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四冊目次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　（宋）華鎮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劉左史文集四卷　（宋）劉安節撰　清乾隆四十四年吳氏古歡堂鈔本	二七一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唐庚撰　清鈔本	三〇九
栟櫚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宋）鄧肅撰　明正德十四年羅珊刻本	五〇八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八卷　（宋）王蘋撰　（明）王觀輯　清鈔本	六一三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

（宋）華鎮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華鎮撰。鎮字安仁、會稽人。元豐二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軍事。鎮原集本一百卷。又有揚子法言訓解十卷、書記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哀文一卷、通一百十七卷。紹興十三年、其子初成裒集刊刻、曾表進於朝。又鎮上蔡樞密書自云有所作王制解一編、而初成所爲狀敘、則不載是書。蓋當時已散佚矣。其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寶慶會稽續志但稱鎮好學博古、嘗著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不及其集。惟焦竑經籍志載雲溪居士集一百卷、而其他著作亦均未載。近錢塘厲鶚編宋詩紀事、僅從地志之中鈔得會稽覽古詩九首、知自明以來是集無傳本也。茲於永樂大典中採掇詮次、釐爲三十卷。雖未能頓還舊觀、然原刻卷數已得三之一矣。樓炤序其集曰、精深典贍、遒麗逸發。又曰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其名之不昭也固宜。然觀其學術、大抵以王安石爲宗、且與蔡京章惇輩贈荅往來、干祈甚至。炤之所云、未必遽爲公論。特幸不爲京輩所汲引、故倘未麗名姦黨、身敗名裂耳。至其所爲詩文、則才氣豐蔚、詞條暢達。雖不足與歐曾蘇黃比絜長短、而在元豐元祐之際、亦裒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矣。

雲溪居士集原序

始余得故朝奉大夫華君鎮會稽覧古一百三篇知其爲好古博雅之士也疑其文采足以竦動時聽而名不昭何哉紹興壬戌來爲是邦君之子初成奉君文集一百卷求余文冠其首曰多矣哉余既得盡觀其文又益以知其人葢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也其名不昭固宜君之文精深典贍而詩道麗逸發其佗泉裂爛然皆有體則非涵養蓄蘊之厚不能發之如此也元豐間

孫覺豐稷在朝皆薦君堪博士不報卒老州縣其治行泯沒不得顯白於世矣而文又不昭焉嗚呼有可惜哉然初成能盡力以圖傳君之文於世亦足以不朽矣君嘗自號雲溪居士用以名其集紹興癸亥八月晦日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樓炤序

華初成進雲溪集原表

臣初成言伏覩明詔搜訪書籍者竊以藏在私家棄火虞於失墜迨茲盛世書方切於裒蒐十行燗雲漢之章六丁謹雷霆之勅朱帛有貴輶軒載奔魯孔壁所藏盡禹穴之探殘編蠹簡片幅斷碑煌煌乎盤盂之銘矯矯若鍾鼎之字下為稗說上極皇墳莫不捆載而來肩摩自列群言入奏不惟漢牆之三千秘府遂盈何止唐卷之八萬曲盡古今之目大增文物之光宜臣激懊氣於

衷賜永孝思於手澤顧惟家學難冒天聰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剖楹發書言徒遺於子壯在枕置藁上緊待於時明事則殊塗誠終共貫巾箱舊矣卷軸紛然殘蝓一開湛凝塵而盡去嬰冠再拜疑遺墨之未乾悽愴移時想見平日或訓過庭間之授或侍執燭際之成因欲傳家儻能垂世處深道遠懼將泯沒而無傳風動雲興欣值作成之有道勉思自竭冒昧上陳恭惟
皇帝陛下湯聖日躋舜德天合至仁曲被於動植大孝

足通於神明慶明良千載之逢華祖宗萬世之業政刑振起號令典行卧鼓櫜弓固已掃除於氛翳横經講藝又將黼藻於太平衣冠之属羣趨弦誦之聲四合如先臣鎮生於遠俗起於諸生係志斯文當哲皇徽宗朝嘗有述矣召試博士如孫覺豐稷輩更推挽之既艱遠業之園尤重空言之托丘山仰止曾毫末以無遺日月行焉苟容光而必照臣是用載在方册悉上送官雖未能裨丁鄧之多庶幾塵乙夜之覧野人屬意獻徒效於美芹先臣有如忠尚期於結草今有先臣雲溪集一百卷

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并目録二十五册謹繕寫隨表上進干冒天威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初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四年六月日右朝散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臣華初成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目録

卷一

賦一首

卷二

古體詩二十五首

卷三

古體詩三十首

卷四

古體詩二十七首

卷五

古體詩十四首

卷六

古體詩十四首

卷七

今體詩五十二首

卷八
今體詩四十五首
卷九
今體詩三十九首
卷十
今體詩三十四首
卷十一
今體詩十二首

卷十二
今體詩七首
卷十三
今體詩七十四首
卷十四
論七首
卷十五
論五首

卷十六
論六首
卷十七
論八首
卷十八
論七首
卷十九
論四首

欽定四庫全書
晚聞居士集

卷二十
論十一首
卷二十一
書十七首
卷二十二
書十五首
卷二十三
書十九首

卷二十四
書十四首
卷二十五
啟三十六首
卷二十六
啟六首
劄子三首
卷二十七
表九首
策問六首
卷二十八
記七首
卷二十九
銘一首
序二首
引一首

題後一首
說三首
傳一首
墓志一首
卷三十
疏四首
青詞四首
祭文十五首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一　　宋　華鎮　撰

賦

感春賦

通微公子玉韞東山淵嘿蘭澤結丹桂爲華寢刋荃荷爲縫掁藝道術之嘉種覓德圃之鮮食擷英葉於藝圃銓朋遊於虚寂從容卒歲泊然自適者久矣一日乘春猶駕華軫歷三川瞰太清出入關河徜徉郡城俛焉有

傾仰焉有營心動象變怫鬱紛紜若有所感而中夫某平於是拂衣整巾旋轅動輪馳鶩康莊造乎高明丈人而問焉即席丈人曰吾聞意態惄如者饑於食也筋節之弛者勞於力也神奪氣頹者屈于禮也膚革萎瘁者傷於疾也精耗神散者老而衰也吟秋賦雪者感節物也蹙頞攢眉者懷憂危也此皆物觸於外志變於內情動其中發與形容故嗜好失常而色理不類今公子胸腹便便其中累然養固豊矣舉措舒徐徊翔容與靡有勞矣志大氣剛柔色孔揚無所屈其衰矣且食息平和既安且寧凝脂點漆又非顇於始槃槃之嘉時詠詩禮於趨庭從事無擇賢之勞出處無荷戈之征奉恩嚴以致養合孺稚以樂生無憂危之懷矣遲日遲遲微風扇和草木欣榮淥水騰波非感慘慄而傷遲暮之日矣然而公子色變意阻頹然心醉若有所而弗得慨所慕之莫致何爲而然乎敢聞其說公子曰若丈人者可謂見其一而知其二觀其表而得其表者也鄙心之私殆若斯

教方將濯塵垢於言泉發聾聵於辯圃辱問敢不敬告僕投跡隱約棲情素樸頌詠前修尋研方策積腐草之微耀映朗消之殘白蓋亦有年矣生於清平無事之日覩芳時之屢更曾未嘗揚眉明目睨天日之佳麗解顏發蠱適物色之榮華前日疏辰下國拭目神皋覽疊嶠之作東歷成周之四郊其山則伊闕轘轅如墉如門底柱大伾析柳洪源萬少維屏峻極於天二嵴闕闕三峰球蓮峻崒扶石太一在前傍引九峻斜界甘泉包籠牛首

至於黃山其水則滎洛經其南大河緯其後温泉鼓其珍鄭白資其富涇渭滻於都中伊瀍夾於左右其邑則都城言言崇高九雉廣路三條通門十二九市鱗差千閭櫛比皇居在中蔚然竝麗其宮則東有永安西有未央前有栢梁後有建章桂宮五柞長樂明光蓬萊大明興慶上陽是業欽艶千載相望飛雙壁以抗門飾威鳳以表闕南端俯瞰於清洸鹿門上切於鷚鶘雲龍神虎左階右列金狄瞰睨仙莖條達神明聳臺以突兀井幹

飛樓而煥爛華甍絣錯於泉流翠微綺結於山半鬱玉飛廉之館平樂上蘭之觀濯龍芳林之園西園上林之苑太液寫景於渼潏昆明擬跡於雲漢列三島以聳峙抗牛女而中判迎風露寒長楊豫章之館三十有六備於圻甸金張甲第許史之廬冠軍寵賜汾陽宴居中通永巷跨坊兼閭綠野金谷裴石所除華堂綺閣文疏綠櫳窮美極觀宸居是模嘉木成林清流溢渠鳴禽馴獸瞻聆可娛於是師尹常伯三事大夫金馬瀛洲之彥蘭臺

麗正之儒宴私夕退禁省晨趨飛蓋纓於紫闥文駟於通衢五公族姓七相華冑邠寧岐薛之客田竇閻梁之友三選州郡之豪五都貨殖之徒朱劇趙張之倫探丸剽敓之醜販脂粥脯之室灑削馬醫之叟靡不連騎鳴珂介鷄走狗揖百萬以呼盧輕千金而買酒攬芳秀於宮籞藍蕙青於禁柳追物色以遊衍既目前之所有若夫鮮介隱伏羽毛細微卉木生殖無情無知亦且揭鬐鼓鬣振迅羽儀含英發秀方藹柔時故王頴萃於龍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

門芳天波而香飛谷鶯遷於上林占喬木之高枝蜂蝶悉集拂蒻穿帷燕雀來往頡頏差池井梧凝露而載華宮槐迎日而合舒長楊飛絮於天池弱草成英於金堤僕曾未嘗躡上林之輕塵依太液之清影沐微和於暖律承末光於麗景是鶯鶵蜂蝶燕雀槐柳之未若又安可鄙馬醫之賤而慕豪右世族之侈哉且難得而易失者明時也既往而不再者壯年也流逝迅激曾不我與者節物之芳華九十忽焉云暮隙駒石火未足喻其疾

方孫壯而遺盛明不得極春遊之歡度覽上國之勝麗
與有生者欣發育而榮驕泰是猶守糠粃於豐年遺大明
於暗室豈不感與此僕之所感而自悼者也願幸承教與
使久其病丈人曰悪有此哉公子不以是為樂則已
美如其樂之何病之有且山川之勝則融結於郊圻
都城雖岐而高門洞開宫闕之麗焕乎天街名園甲第
羅列如棋天子苑園囿之禁如周文之治岐雖芻蕘雉
兎亦往焉而如歸况遊覽之佳士復何虞於禁司彼縈
石之林壑固寓目其異疑雖然乏許生之勝具者狼拔
跡於山水無康卿之大嚼者徒垂涎於屠門君子探奇
索倖必有鼓趨之器貫物覽景必有虞樂之事然後遠
闊廻未咸登而無違美情寓興適極耳目之好而不負
所值遇公子之蓄積諒既美矣子特未之聞也試言其
槩公子曰何謂也丈人曰閩客之綵獨繭飛結修纖縞潔
繹之無纇吳蜀之工經理色素摹借葉於夕烟擷朱華
於朝露丹之青之式改其故如漆如金玄黄間錯胡新

騁工以織以組綺錦縈繳綾紈修娉綃縠虛句羅文交
布綈若丈且輕如流霧素手運刀明眸審度引以南金
之針紉以氷蠶之絲旋員應規直方中矩温清之適與
時無忤此服飾之美也公子有之乎曰婷婷楚楚風人
所刺則不敢為奢儉之間稱時之製亦有之矣丈人曰
西山之楩産於厓石本支碩大有樛有亙根聯絡於匾
砢梢凌摩於穹旻夏則畏日火雲熙射爆爍敲熱脂液
冬則霜風憂擊條拔枝折積雪層氷下冱其側纏理而
堅與石同色於是使吳仲操式輪扁運斤因直為榱合
曲成輪浮沉應準輕重符鈞服以代北之騂騵以涅注
之駰王良秉轡纖阿執鞭駿如流水輕不動塵此陸遊之具
也公子有之乎曰美澤可鑒先轍前史敢不為戒柴車
敘段放遠之備亦有之矣丈人曰江湖之間地極東南
其土塗泥疏而不暵（按暵原本作暎語不可解韻亦不叶當是暵字之訛暵而宜切亦作堧於義正合韻亦適諧緣字形與暎相類故原本誤作暎耳）其氣多陽雖冬寡寒南
風無時四節常暄清泉激石淡泊潺湲是生良材厥名

木蘭理疎而柔輕而善浮在水益堅可以為舟公輸之
徒鳶落條枝以斲以判使其中虛參四載於神禹稽渙
象於庖犧綠以青瑣覆以錦廬魚文鷁首能解陸離判
菌桂以為檝紉貝錦以為維凌文波而蕩漾若鷗鷺之
盧徐此川游之具也公子有之乎曰通達之道水衆庶
其半舟檝不備行路斯難刳剡之器亦有之矣丈人曰
鄒嶧之陽泗水之陰猗梧特生擢秀百尋溫淳清越樂
磬之石負抱而孕育玲琅而激冽鳴泉之響縈洄而浸淫

資所感於朝夕含太和之雅音擬爾孫枝為琴為瑟因
以醇漆絃以檿絲軫以玉珥徽以黄金播蘭雪之絶唱
詠薰凱於棘心息蚳成之哥鼙役賁鼖於高緣淵魚鼓
舞而出没六馬仰秣而沉吟此聲樂之美也公子有之
乎曰君子無故琴瑟不去僕雖不美敢不從事絲桐之
器亦有之矣丈人曰會稽之楮業結杳冥碧叢蒙蘢猛
珂枝撐零露沉澄朝以滲漉雲映煙霏觸而宵凝剡川
之湄蜿蜿垂藤纖根旁引絡莖積層密椅高躡凌霄上

騰剸輕膚之柔柔和寒液之清澄凝若鵠皦潔於層氷
膩比凝脂匀如叠綺蜀麻啇脃而未工箭葉滓滓而非
麗代散穀於蓮𦈢而舒卷於纖滕中山之兎桑林之鼠
褐毛紫穎脩髯勁尾剔以象櫛齊以霜刀沐以蘭湯纏
以繒纊束負筠以就㮝遷埋膠於秋水揮洒縱横淋漓披
靡既大小以成體又愜心以順指上黨之松其壽千年
凌厲霜散枝日雪捲嬰化石之赤心飛脩突之珠煙代
郡之猷碑質素班卧石飲氷使歙能寒結幽朔之勁厲

戴斐珞之石堅液銘端之流書䏻芳煤之脩負發華采於
黿素飾文犀於箭緬良玉推其頴果醇漆憇其未玄瑋
河之涌齊魏故都冰井舊物銅雀之餘翡翠顔色篤喬
規模人世非兮川河未改椽字傾兮理淪路隔霄鴻千
度通煙草幾番枯遼歲月之淹久飽泉壤之霑濡或僅
存於圭角時見獲於犂鋤含精耀黒不頑不移自負方
於珪璧角温潤於珣玗若夫偃賞遇之心觀物象之勝
激涌泉之藻思感凌雲之逸興寫雕章於長牋述妍

辭於流詠維此四物無一則病公子亦有之乎曰登高
能賦昔人所善雖非大夫敢不强勉文室之美備之又
矣丈人曰檿楮如錦生於荆山豊本之角産彼幽蓟参
均六良桂來有體黃澤之撥東南之美金鏃石砮雕鷄
鋼羽和氏聘巧工倕運技樂合嬌殺以爲弧矢鳴鏑朱
紘魚服象弭激若奔星張如流水射遠則起忽中深則
披靡春氣微和可以張弛貫楊葉於偹埒破柔侯於高
時仰虛落於孤鴻傍得儁於雙雉偹賓狙之甘解敵欸

犀之嗃盈公子有之乎曰桑弧蓬矢赤子之訓依仁游藝
前聖所傳僕無負薪之憂寧敢有缺於斯罍丈人曰良
金之壺偹經有度矢以柘棘物因其攷制之用扶投二咨用
禮記投壺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孔穎達疏四指曰扶原本作符誤室室異數偹以
貍首之樂節以魯薛之鼓既慶馬而告賢斯有愁於不
武可以肄禮於燕射可以偹樂以賓主公子有之乎曰
文武之制戴經所記祭遵軍中猶用不廢哨枉之具亦
有之矣丈人曰投壺之熸加以繁筍一聲所吐聯以爲

我見山廬全書

繁凌虛紗於游絲裊風輕於遺籜篦筵荆條絲絲結
屈芒針以爲鈎屑芳粒以爲餌覘輕綸於翠覗式卷舒
於弱綫灑蘆得之以騁鴻鵠詹何習之以制鱣鮪下逸
鰋於高雲出潛鱗於淵水乍聽響以星隕或觸波而錦
綷既偹抑而有觀亦殊甘而擅旨公子有之乎曰弋息
與漁風人所美桐江磻溪有嚴有呂禽魚之罟亦害其
矣丈人曰文楸之枰青石之局縱横溪道猎落金碧綴象
犀以爲叱琢貝玉之黑白呼梟叱盧三行五格華巾揮

拂手斂心恆味陶唐之遺制揆奕枚之良策輕瞭犀之
十萬捲東府之一擲可以忘憂可以永日酒闌樂闋賞
心未適太昊司晨而方舒羲和輟日而未夕以偹樽俎
以宴賓客公子有之乎曰張而不弛道非文武猶賢之
訓聞諸夫子奕者雖非所嗜則亦有其物矣丈人曰公
子春服既成舟車云具有禮有樂既文既武弋釣棊博
亦習之素斯可以窮勝賞於人境之表極餘樂於名教
之内縱目力以遐覩偶九紘而無愧真芳溪之佳客樂

遊之奇侶比吾宿昔願得與之周旋者也子歸而嚴子之具矣吾今載掐載賡猗爲子先矣公子曰唯唯於是乃避席逡巡再拜受賜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

宋　華鎮　撰

古體詩四言

神功盛德詩

神州推美也藝祖太宗宣祖之子太平之業創於二后故推以歸美焉

甡甡神州有鱷有理臧殄豺虎翦夷荆杞人可以群神獲其祀惟宣祖是畀

道有倫極克迪克叙不喪厥猷物有其紀既汙者陸於千萬年施於孫子惟宣祖所畀

其畀惟何篤生真人作之孔武敕則有神通聖嗣德益之以文慶既令矣克成厥勲

神州三章一章七句二章章八句

於皇受命也藝祖以神武受天休命開太平之基焉

於皇武皇帝錫其猷克奮神武應天之求維睠乃顧中

命用休徵訟謳歌旁衆不謀高視虞夏嗣於有周
蠢爾小醜跡天之靈弗念厥顛菑于我經龍析東指淮
海惟濟西狩三城澤路以平皇皇天聲如雷如霆罔不
震驚
偏師四猶露檄旁招斂圉衛壁知我造艱凌江絶嶺曾
不崇朝蜀道炎陬闔烽韋銷
恢恢皇綱周漢之後唐嗣不武實弛其紐自我維之律
比羣醜式相上帝以奠九有

於皇四章一章十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
八句
亨龍定功也太宗佐佑藝祖應天順人啟德
分閫後受厥命克成帝王之功焉
瞻彼亨龍應時而作繼雲維雷以羽以翼大人有徽音
物被其澤德馨孔昭休命爰錫
蕞爾汾晉穢我王路天誅久稽爰赫斯怒文明繼昭啼
彼朝露文孰佽同平平天步

朱干琱戈包以虎皮脫劍髞胄敦說詩書鐘鼓喤喤粗
亘儀儀視我斯成以永丕基
亨龍三章章八句
猗歟體道也章聖䓁天下無為而成體至道
之用焉
猗歟道真厥心希微我則體之萬物紛錯我擇之以無
為股肱良矣心膂則奇蔫萬妙用民莫之知既綏寰中
亦静四夷承休垂裕維君維師

雍雍和聲召彼協氣散為豐年凝為嘉瑞三脊之茅四
海之美惟帝王是備
巖巖泰山升於天中鸞輿戾止玉檢金封汾脽千里靚
飛六龍上下昭報神明以通
在昔圖書出於河洛有龍有龜爾聖之作惟天無親德
侔是格我躬受之靈符神筴
猗歟四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七句二章章
八句

惟天保民包仁蕴有盛德協於上帝能保惠
于庶民增大先人之功焉
上天之戴引之惟逸原民之生天子之職我安其止弗
擾弗剝厥德閎愆寘彝帝則
我征既寛我役不頻息我子孝畜爾刑寛非飲田食日
紓以閑鴻化何為淳風載還
俾爾息而庶俾爾厚而富黄髮稚齒既仁且壽帝歆其
馨介我純祐

其祐維何如商之戊天地其行既長且久寵綏下民克
念厥後取我元良錫之九有不失其傳盍羨三后惟克
舜為難惟我則否
惟天四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一章十
二句
德淵有慶也英皇起維城之地敏明德而陟
寶位見世積之慶焉
世德之淵慶流彌瀾篤生哲后在宗之子其積彌新有

閟不已文考靈之以肖以似人之攸歸天命爰止
天命靡常惟德惟祐神聖有作歷數在躬丕膺東朝遂
成大宗協和萬邦萬邦以雍
沈沈神機其動其時和平以刑克愛以威肅之振之俾
無或懟功則未聞思有宏規
德淵三章一章十句二章章八句
皇猷復古也神考體非常之畧篤見古道能
底不世之功焉

皇有大猷其成落落文武不世千載無作聖人勃興積
厚施博作之新之以底遠畧
既發我明既達我聰合變體經神化無窮長駕儒雅蓄
礪兵戎無思不服物有其容夙夜不怠濟我豐功
濟濟朝廷有名有實多士在服百工勵翼禮樂興矣刑
政既達郁乎有文紹周之則
緜緜句麗按通典高麗本名句驪以高為氏後漢書作高句驪魏志唐書皆作高句驪莽莽
河湟絶彼東海逺於西羅或閲或懷德威孔揚列我郡

縣襲袞衣裳千萬人有九

皇欽四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一章九句

雲溪居士集卷三　　宋　華鎮　撰

古體詩五言

詠古十六首

袞衣自美好無能被猿猱鵷鷺𨽻門列儋臨九牢此物乃異類珍華宜見逃穎陽本無人嗜好非羽毛執心一何苦用形一何勞采薇代芻豢芻豢氣猶腥飲水穿手物飄風聲怒號不恭黄屋尊道之如秋毫道真固所重興乃太爲覺達士各有心非志斯欝陶飲河已盈腹河流自滔滔一枝儻可棲雲構如蓬蒿道外皆長物逐物非吾曹如何市朝人徇生競錐刀顔川無回波始覺素風高

穆王有天下至綱正齊肅亞息來萬邦明堂覆重屋珠金嚴器皿龍章粲華服玉戚副朱干英莖薦清曲窈窕備嬪御芳顔美如玉文章窮制作采色已繁入晚與化人遊清都暫經目夢回顧人世億恨情不足九重深且

嚴視若寃讎衆[illegible]石[illegible]倏起駕八駿
凌飛巖[illegible]九廟荒日

慕歌贄竹

[illegible]秋水通
[illegible]如麻儒墨
及列名[illegible]摘其草伯陽究
宗本為言天地初聰蛇鶩春秋格言落玄座華翻困韋
句強識家人書

長劍奇寶匣往往為鳴虬若針補弊履雖賤不為醜藏
器貴有施斯人自吾偶汲汲出疆贄皇皇喪家狗無泥
三宿行未多沮溺耦營卯執羔客乃是射鈎手鮮緯雁
文陛侁顯亦含垢魯堂品藻中茂實常王後君子當際
會所學問行否南陽三顧日不羨商巖叟相期等釣璜
茲為兆熊后宿將輕少年前席亦何有倀倀王景畧落
落秦關右周旋二十年初心了無負何必遂桓溫廨翩
東南走松栢儻莫依嵩岱冐培塿

昔在戰國時吳生固多奇矜魯偶以將强兵不能支聿
來守西河縱橫各有施賒合樂無厭財用日以滋士卒思
致命官事咸允釐韓趙既來賓秦人怯東窺魏郊昔多
壘中外安且熙當時記其功雖復相等夷讒德乃不器
中智各有宜由余秉國鈞不知提軍要論列設紛結至
當難重遣桓桓益世氣低徊下卑辞
風雲起幽翔霜雪彫松桂修竹實不華猗梧慘憔悴江
漠凝以冱醴泉更蒙藪鸞鳳何所歸增擧真足計岐山

畫禾黍九成困悲戀鳴矣后佳期來儀典幽契烏鳶競
腐鼠仰視鸞高逝泉羽亦可燎雲飛屢回眄猗嗟魯先
生生後唐虞際高華雖雜釋碩果終幽齊幅紙下卿城
片言往泰鋭銛鋩釋紛難未足論明哲按哲讀去聲音制傳元祀景帝
登歌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求勝稽惟賢是況復歷下謎微端本柔脆時無
豪傑士橫議喧鶗鴂按鴂本音玦爾雅鶗鴂鴂是也鶗鴂即鶗鴂集韻桂切音桂本作鴂考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王逸注一名買鶴一名反鵜恐鶗鴂之將鳴兮顏師古注鶗鴂一名買鶴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則衆芳歇而農事興凡入聲韻作衣集韻音桂也春水薄輕綃可

耐秋陽賛

黍稷無惡種方苞藉良農淳化洗無外殊俗詢同風海濱晉未洽盜弄潢池中勝殘無善政刑日勞兵戎龔叟達事變嘉言契清衷鉄犢何所施駒鈕日成功鶏豚被封域桑麻鬱垣墉天子念循良召對明光宫辭容雅整再臨岐頤追從厚意雖重違歸軒相與同終藉哲人語清風儀淵冲小人徇其末所得竟與虞君子喻其大道義在所攷群裾治水衡遲暮何從容

鮒魚在涸轍所志斗升水斗升不可得安望長江鯉鯽登禹門浪回首風雷起高才忽細行脫略外譏毀鄉閭不見容縣令雖難適悠然挹斗酒西遊咸陽市一言悟時主傾注超國待獻納與聞言經綸有餘美平步躡雲漢躡夕致千里資生終如遺資用豈不偉

三聖贊拔茅復并有連茹四始詠鳴鹿鳴鹿嘯其類性理儘可貴微物在所貴矧伊人倫秀德觸自鞚致昔在世宗時炎劉正昌熾蒲輪聘枚叟異人始廣至鄭生何儁既稱為天下士嘉言美且明咀之有餘味當朝尚趣和淳況在承意裁括未足多似否司農位獨以推轂賢千秋仰高義周公親吐握事與田竇異如何大將軍碌碌無所譽功業雖可名風流固多愧

吾愛袁東陽才華自天性注射瀉飛泉玲瓏韻鳴磬儼吟傍牛渚傾寫江州聽球琳鏘野韻磬答臨岐贈倉卒宣城辭韻沛長沙詠辭林騁高步聲華既明盛不為桓公屈高風更嚴勁柴落何足論清衷自如瑩

興平昔散亂豺狼恣吞攫雄才卧南陽盤桓寄雲壑良玉浩善價高情與為莫風雲時會合約束非纏索蕭公鎮蜀中守固推先纔辭彭咼鳴鏑闕內非所度成都偏仄地草昧時參猶顧盼乾坤靜談笑風雲定作東重宗彝公北殺渭濱暑雲添挹會盈其氣磬寥廓明知不自假

高談貴組旨宿昔何所本悉吾勞旌襟

寇凪當九門雨山置鴞巢鴟鴞集上林母穴衆鵰雛蠹雄始基構哲人悔良圖步兵偶叔本楚譽發蕃壹身世

委杯酒不以禮法拘長嘯引鳴鳳新詩綴驪珠慷慨臨
廣武感激慟窮途所志豈方外林下薄瑚璉伋伋大雅
人矯矯真龍駒寧思蘇門士臨刑據槁梧
秋陽爍金石康莊晝如焚乘軒及負荷累足朝市門揮
汗散凌雨騰埃播長雲隋珠彈黃雀貴賤誰復論安知
北窓下乃有羲皇人高臥挹清風脩然遠世紛綠琴寂
繁奏白醪流綸巾井水甚甘旨青蘭困明芬何用結廬
抱塩填走車輪

磨會先天後天步復清平君王圖治定槐棘來羣英渭
水亦投竿莘原猶棄耕丈夫敦志尚不為軒冕輕矯矯
同州守素風獨峥嵘慷慨論十事激切覲王明獻納無
逆言始終歆大節富貴豈不念直道思有明取者信所
學不為嬰奚更況當秉國鈞見利難自傾行己或可枉
乘軒何所榮風虎既相從雲雷庶光亨開元及貞觀當
日乃懸衡至今夸毗人聞風心骨驚
高柳何葱蒨婀娜章臺端眉葉簇翠極條綠拂朱欄何

以謝松竹挽弱越歲寒既乏貞固姿枝葉何足觀小人
徇利慾俛仰如轉丸尚非社稷臣禍患寧肯干蒲山已
歸覲黎陽尚盤桓當時方寸地明明赤如丹飛擧冠虔
煙騰芳臭如蘭一言失其所功名兩彫殘高帝論平陽
劉氏終以安英公負文皇武氏為世患無忌問趙相侯
禍起長數白骨不可保知人良獨難
蘭芷生幽薄泥露寒華姿芙蓉隔秋江扁舟泛江湄丈
夫抱材用但願君王知寧生拏牛角載歌南山詞終

脱短褐緩佩碁委羨人事非有定斯言或難持翩翩李
將軍鳴弦壓由基餘威震戎雩談笑靜邊陲桃李晉無
言嘉聲滿皇扉心知堪萬户乃謂生非時烽火照甘泉
未能包虎皮目視漢飛將棄棄輕如遺頹散已黃土物
切勤細思如何中林士坐視青雲期

古風

瞻彼南山下滿勝蔚相續泉流既清美土壤高且沃巖
壑雲氣多時雨常沾足苦乏知人術所寄非良淑樹藝

本末工營私一何速銚鎒按詩周頌序乃錢鎛傳鎛鎒也疏云或作鎒字鎒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鎒耨不及時終然費耰稷害恐歲云暮蟋蟀鳴我屋良苗不可見何以望嘉穀

讀孟東野懊惱詩

東野不解事强為懊惱詞悲詩皆得官累世不及唼好詩空抱山寂寞無人知詩自有好惡得官不在詩白面無伎能青雲多路岐君無一囊錢姻婭復為難且保珪璧質無使傷磷緇文章古所貴恐非涉世資羽翼聖道術收拾古佚遺此外不可倚倚文諒多奇

小院

小院無經過虛庭窈深幽高堂晝晴永朱箔上銀鈎文砌桐花落碧瓦煙光流文疏靜丹綺飛梁駕青虯原注一作回風楚罷夢疑塵寂其題流鶯自睍睆好音暫遲留

早發蕪湖風便舟中有感

長波西南鶩高風激江流掛席向浦漵凌虛駕輕舟洲渚亂揮霍蒹葭颭颭颭重山捷飛過疊浪紛悠悠忽鶩

不及辨頻吒趣飛鷗舟人爭鼓吹競浪相賡酬調笑西來人掩淚寒沙頭人間此語樂我聞此言憂爾速非爾巧彼淹豈其尤淹速偶所值矜笑徒自偷况余涉世途泰稀否常稠此日雖偶駛來日恐或不駛也僅可矜留滯遲增羞天道雖無常非分非所求但願日日行行路無阻修

汎舟

汎舟涉長川舟巨川且廣檥榜無良師東西逐波蕩左蒸葦多右之洲渚枉中有安流道可以諧所往不習昧其從終日勞蕩漾蕩漾勞可尚所憂波濤長黑雲蔽白日驚颷摧五兩沉浮何足道形生在反掌豈無觴溺人隊純不得貴

題竹軒詩

歲寒青松落落推修竹個無舒青翠風莖戛蒼玉高標契嘉士暫把情已足况復清陰中沈沈有華屋屋下富經史堉笼韻方膛啄食日已肥文緣更繁縛側聆篇

韶奏聯翩起清曲秋色正蕭疎庭宇清以肅且復遠脩
林采采黄金菊莫學山陽客顛倒困酩醁

贈别新渭府椽宜蔡二同年

賈生流落處寒日照山郭江湖行欲盡客意正寂寞穀
弩逢蔡侯攜文究不若立談露底裏自意銷垠埒握手
笑登舟杯盤已紛錯初言叙交契次問何漂泊苦道行
路長春陵亦境殖仲冬繞薄寒秋水雖已落湘山尚重
疊湘水亦浩漢水深莫搴止路遠宜晨作委曲話津塗

纖悉指後托前修共科名分義曾不薄此道久淪替後
生多落莫頌君古人風不為一杯酌我舟尚南邁君馬
方西躍各指天上涯何以慰離索平原古名鎮扼控開
天上涯作各天一涯
戎幕緑髮照青衫從容預經畧從軍古所貴清世尤多
樂已見六翮修行看上臺廊

宿道林寺詩

鉦鼓遠轟填旌旗近淩亂蘭棹截波緩有興傍山轉白
羽映麈衆烏紗倚風岸撥才非阿都詎悉陪中散暎投

蕭寺迤邐入脩林精清談曾未既長夜已踰半周旋仰
陂量畛畷澌瀰斷欲倚青雲披輕歌白石爛高風生夜
壑長松響幽澗秉燭訪陳跡辭墨疊壯觀纓緌雖未濯
心目欣已流文奇楚招此跡異元郎漫初驚冰玉違巴
見珠璣燦臨池名草聖天台待才冠兼賞古所稀薦遇
世尤難琳琅皷餘韻蛟蚪走芳翰語絶雅無倫神變敏
如幻規為到古始氣概起消懦須知趙璧貴祗借秦人
玩吟想情有餘言終屢增歎

汲水詩

汲水苦綆短低回就清淺綆短儻有續重淵良不遠清
淺本無源其涸易見覩重淵酌愈出流波被瀟吠青育
苟願治會須即俞扁所之在萬里磨可策駑蹇白茅滿
原隰刈之何不勉綆索就乃長畢極恣舒卷寄聲汲引
者功微利亦鮮

虚室

軒前列羣山軒後得虚室究若成都居楊然惟四壁清

明照聰牖不待秋月色萬籟悄無聲終年飽吟家

頤軒詩

土木謝琱華結構趣閑敞四座來風月中庭容几杖庭喧海潮至聰暝山雲上蕭散寄官曹欣兹會清賞

寶墨堂 原註堂在新安郡舍後圃

堂有顔公石辭墨真世寶圓闕屈銀鉤浮華拔春蒸忠義昔所服文藝久彌好至今有識人撫卷惜元老

廣達二首

茫茫太行道日側敵彪虎天明落檻井迫失山林阻搖尾仰視人意態已如鼠爲鵲竟何爲俛咪喋而聚高明人共畏鰥寡世所侮丈夫氣如霜所貴摧强梁埋輪斥豺狼不待梁冀死長孺戒李息張湯方遇主古人恥低佪吐茹兩不武真節一朝奮千載蓋莽鹵兹人不可見兹事乃近古三復清風詩永懷仲山甫

飄風入閶闔九陌起黃埃駿還振鳴珂馳驅東西來側足湊高明珠萏爲褰開附會崇岳友沮譽牛李儕傾側競姿媚談笑足取諧朝爲道旁客暮爲廊廟才如何首陽人悵望黃金臺所得竟丹青回首良可哀安見鄭子真谷口日徘徊嘉聲滿朝野何用苦自媒

雲溪居士集卷四　　宋　華鎮　撰

古體詩五言

春日雜興十五首

季冬歲云暮玄冥肅寒威濃雲蔽白日朔風戾天飛霜華盡不消木冰築瓔枝河漢凝以冱松竹慘萎蕤豺虎有饑色况乃狐兎微朝陽汎春光黄雀鳴華榱

鳴禽斷殘夢寒寢有餘溫搴帷覽東窓朝陽汎晴暾晨興不知倦攝衣步南軒碧瓦無寒霜芳露浥蘭蓀東風

苦未競愁見陰雲屯登高遠四望極目際郊原

三眠愁夜久夙興坐高堂是時大火中啟明在東方曉月倚前楹列星掩微芒和風從東來草木有流芳榭花浥零露密影森低昂咸池浴朝日照耀上扶桑輕煙靄簾櫳盈盈斂餘光

韶光入南園芳樹囀珍禽弄月曉煙際吟風夕陽林閒關調巧言玲瓏韻鳴琴客傳青帝意説盡陽和心採之芳林虛置之華堂深願言几席間時聽林中音朝發屑崑玉彫龍飾南金引貯結綺疏弄影高梧陰三句春欲暮寫此如簧琴

緩步出東門徘徊高城隅芳郊曉煙霽極目眺平湖遲日暖潛魚東風汎菰蒲陽和著萬物動植皆昭蘇行樂貴及時流光易云徂五陵少年客燕趙傾城姝憧憧滿金隄盈盈雜錯裾華龍儀上翳冰雪瑩膚膩惟花啓芳筵藉草羅尊壺寥條容相遺巧笑情有餘漆消究本妍

桑中良不如

東風入九門細草有餘緑長楊散金縷綠亂青樓曲綿桃美於錦素馨純如玉名園搜未盡春華已盈目蘭蕙有天香乃在山之麓不與東風媒誰知爾中谷

姜膚曉相攜採桑高城東新粧競姚冶危鬢數櫳鬆桂襛無待製組綺有餘工穿林逐流鶯導渚學驚鴻舜葉朝露晞遠揚戾東風日晏蠶已饑采采不盈籠

虛懷悵秋水拳石枕寒沙上栽九節蒲依倚復欹斜奇

懷曲凡穗發秀終年嘉細根敬荅彝巨柢蟠青蛇玉範瑩故葉劍芒長新芽融怡謝陽光滋澤非露華潔貞究相通吹噓曾不貽乃知元氣符胞合大道涯生生無間斷在在均通遐陰蹊有異禀朗庭無適差故茲蜜藥材見重長年家寧如漆消晴復異洛陽花奥蜀薦高腴夭冶揚芬葩栽培剔彫楮徂謝迅飛霞韶光瞬息移不得

延豪奢

東郊接南陌芳樹綠修隄殊雨歛輕埃十里平如紙雲

日美晴陰煙花淡低迷往來多駸褭騕蹋趁東西紫騮連錢花青驄碧玉蹄軒頭剔秋兔閬聽咮鳴鷄金鏈響珍瓏玉校光高低促鞚合組絺修篆琢玻璃顏影歛逸足迎風鬱長嘶不逢王武子與解錦障泥

晴春厭容處駕言出林坰捨車步衢高綴帶遵蘭汀長林合葱蒨綠陰遶虛明上有遷谷鶯下聞求友聲風和簧舌穩薄暮耳猶傾歸輈俯俄景倚路尚安行華鋪閉深院嘉樹列前庭高梧蔭綺牕媚柳拂朱甍安得谷中

侶晨昏此飛鳴

迢遞長江表崎嶇青嶂間瑞草雜野卉吐秀莫窮看馥郁誰與奇細碎如等閑荊榛共榮悴憮牧幾摧殘殊鄉抹嘉聲千里騖名園輕舟走彫檻文砌薦朱欄芳華未盈枝傾都已酡顏跡叢之蕙蒨薄來媿朱殷珍賞占芳時野客更携觀試問蜂和蝶何如蕙與蘭

江梅綦瑶琨結風未成和紅藥簇雲錦韶光已蹉跎臈寒苦難任秋陽暴如何寧知桃李樹來春蔚婆娑三月

艷陽天兩京佳麗多五陵浮瑞氣三州翻綠波宮槐出華闕御柳夾銀河元鳥雛飛舞黃鸝競鳴歌芳蹊展平綠紫艷簇香羅浥露笑金谷迎風媚銅駝落英紛紛珍賞已峩峩莫詡潘河陽盈城意靡他

織纖蘭蕙甲青青楊柳緣草木有春華園林競芳時粧點查銓次高下有推移連畛已婦修茅蹊盡平治彫欄被丹雘文甃合瑠璃穿薄啓縈紆拘隄汎漣漪安排紅紫樹映帶牡丹枝蔓草既誅鋤秋榮亦芟夷碧蘆斷修

幹丹葵翦芳莚𦱊杞散不收叢菊彙如遺蘆蓼尚云可
杞菊或未宜神功著西河嘉聲謁東籬朱實照金烏黃
華登玉枝暄凉雖異序榮秀各有期商飈掠春蕊摧折
誰能支

春華雖丹素芳心馥椒蘭蝴蝶採其榮文飛客為圖輕
鬢卷緑緒翦翅剪冰紈相栩宛有容飛飛閬可覘深叢
容依倚曲徑恣盤桓日昃芳氣消客晞黃粉乾縈華未
零落幽意已闌珊

中和嘉會日名都肆廣筵華榱蔭簪裾樽俎森盈前主
賓興方諧威儀曾未愆鳳簫客銀黃瑤琴擁朱弦衆優
湊廣庭蹁躚飈回旋被服佪古製咿嗚操方言鉦擊雜
鳴聲促數競喧填歌舞養心耳心耳今煩悁恐非君子
音不足延永年

和孫秀才醉中二首

封人祝多子患寡不患小林慮行且歌自喜身已老五
月日可畏不踐門前道北窓足虛閑清風颯然到況有
樽中物玉山恣傾倒黃河或可斷世事未云了

吾鄉有達士時得問話言寄身林酒間萬事不復論太
嚼音精飯高岸白綸巾愧非伯倫伴辜此羲軒民

瀑布

蒼崖入青冥飛泉下岩頂薄風春雷怒照月秋練迥清
潤冷書幌輕泰竭茶鼎揮美自忘歸賞心意誰並

横山

戶外片山横長蛇勢蜿蜒林隙無翳獸海近多鷗烏雲
氣美晴陰煙光媚昏曉坐中見樵采隱隱下林杪

懷嵩亭 原注亭在新安縣舍後山

嵩高維神嶽峻極上霄漢臨登信舍地庶入朝夕覩晝
簷碧雲低帶戶前山亂何日見愚公神樓夢輕斷

適南亭

子真理熙地千載委榛莽知音久未會遺蹤寂誰賞華
堂始基構皂蓋日來往高風迹已遠拯馬競長想

湖南運使柯少卿用廣西提刑曹司勳遊嶽麓

寺韻送廣西行俾令同賦

昔聞湘西寺夢想役雙脚身境隔楚越攘臂無由還此日醉勝集當年意猶郁山環秀色遠地勝眞興訖赤日朗泥金彤霞煥塗飛追隨得後乘登頓閱芒屩窮幽際高深歷險遠厓巧北斗近在手南溟消一酌天風頓求琳世味甘醴酪避厭想王謝登舟成李郭欣戚走參差去住同紛錯常時惜衆散甯禁貴仮拓契理在相忘言志亦盍各無然結惆悵聊用聆談噱況當擁斧編不類

居椽登金石雖欲流風雲正相薄蕣華夕則隕蟣味淡可嚼照生蘭玉明揮翰珠璣落青嶂綠雲擁紅紗羅螺燭景勝諳難主忝竟與預聞

早發京口舟中

解維去北固掛席指西湘秋江迥似朔物色見毫芒遂窓列遠岫天際插連檣鷗路發寒沙蒹葭肅初霜千里伊此始扁舟前路長路長念行遲家遠情難忘回首東南引朝陽汎滄溟稽山不可見況復梓與桑日月無停

暑星漢迭回光人生天宇間安得戀故鄉徒勞非所願薄言奉高堂念昔楚與越相望若參商山川有分守出入多譏防道泰共家國路夷關關梁勉從四方事及此筋力强爵官眞飛蓬飄飄隨風翔遠近不自我東西竟何嘗君子貴知命世路各有方

巫山神女詩

巫娥美無度綽約姑射倫冰雪照肌骨被服丹霞裙蘭膏沓馥天香有清芬手提瑶華枝乘鸞弄氤氳繡邈

相光彩杳然喪塵紛楚王夢見之三歲情如癡伊人竟何許究在陽臺下宋玉未見稱朝暮自雲雨

襄陽道中望鹿門山

龐公昔避世全家入翠微空遺山下路不知今是非高風久寂寥世路誰與歸山頭日欲落搔首重依依

釆石

夜暗梟狐響天明蚊蚤伏君子貴知幾乘時介多福中原昔不競淮浦波濤蹙高視孫仲謀雄心冀前躅大明

將昇騰氛祲先驅逐周師東南指淮從歸亭毒遺蠛倚
江流熒熒怯風燭真人方逸羣隆結勞君績後星祇馭
蓋先述勲能復時雨動民望逸猷走辰告容筭結浮梁
長驅踐平路敵氣沮飛波軍勢乘破竹觻羽不及張梁
竄駭傾覆百年崖石稜鎸刻猶在目風濤杳不作水落
秋山足留與釣魚舟穿維究相屬由來一帶水未勝長
城曲道梗叛或易時清去遐速何必鑿秦淮佳氣日消
縮

銅陵阻風

常言秋冬交泝江便風多我行已旬餘有風不生波直
道不能往曲港傷遷延昨日始張帆勝陵趁盤渦修途
驛未歷寅日景已俄夜半辰巨纛鶩濤擁蛟鼉天明更
雄厲尋尺不得過寂雨喜初霽整衣起婆娑倚檣玩輕
鷗遐渚踏寒沙羨望東行舟飛帆峭嵯峨回級挽引日
多少唯與阿行止風在天天為謂之何欣歎反自笑卿
為阻風歌來日如未已且用資吟哦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五

宋　華鎮　撰

古體詩　七言

書李西臺詩帖

古來論書如論馬不看皮毛看筋骨赤驥騄駬瘦神彩駿
骨筋强奇氣又兀然畫筋骨生筆端昔人小伎不自忽
用筆臨紙如用兵鼓陣犀攻橫鬬突水墨淋漓無顧藉
鋒毫來往輕陵捽鼻鶚蒼隼搏秋天老蚕長蛟結幽窟

李唐末年天下亂劍戟縱橫文藝缺鐘王遺法散不傳
二百年來更蕪沒卧冢倒管不到紙狐渡春冰輕窸窣
尋蹤覩影見形似坐擬前人已超越兔盡南山千兔毫
妙絶曾無一毫髮西臺老李得古意揮洒工夫直怳惚
昔聞已覺心思啓今見頓使蒙蔽發縹緗欲卷更復開
明牕臨風到華月

次韻和湖南運判司勲曹公衡山行

大山隱隱橫如衛北與恒嶽當天經發奇吐怪無時停

旦一暮生氣凝紫青隆隆翠光照南溟是為朱陵赤帝庭
奇峯八九羅明星真仙宴集通層城飛樓疊閣到絶頂
環回照映真雲屏流泉夜逐銀河傾危石上與攙欃撐
輕輿飛蓋不知峻來往常見林梢盈炳靈獨世動袞衣
儀物嚴奉侍朝廷天童國寶萃神異金華墨彩光崢嶸
提封奄有神仙宅星軺部按經雲扃傳經術可拾青紫
摛華早合登蓬瀛步跨蒸耽嶺頭鶴輕逐浮丘吹玉笙
暫將勝具擬玄度行與大帝調六英溪庭已當思返照

縈摽歸次光晶熒尋源況曾到鶴足根塵洗盡丹臺靈
宰官應世通有識飛雲何意超鴻冥玄珠不獨罔相得
白雪一點紅鑪生詩豪墨妙天許並雲崖薜壁增新銘
紫虛羽蓋飄泠瑯湘源寳瑟鳴蘭汀蛾眉旋顧若自失
霜威一肅春華零琴高踩朓不敢請遺鯉失步奔長鯨
平反犴獄成虛囹叅豪斂衽無爭隱車靄靄留餘馨
千里卷盡重雲暝威形不惜西門豹襟風遠析湘人醒
自憐匏繫致身誤遲日坐費三春晴況無系爵動精授
照乘惟有仙花明日追應許留姓名雲車未間相逢迎
花深深處尋遺跟枕泉漱石窮幽清拂掠朱鸞毛羽輕
朗聽日轂發鈞鈞誰知信舍遠千里賀中浩氣高難平
翰林一想天姥起當年飛夢三更成使欲登臨雲頂寺
俯看綠帶瀟湘橫驚聞佳句得文珮傳寫實祕勝章篇
清新自是文章伯飛聲高華由妙齡吴如時雨恐飛灑
有聲肴物皆欣聽河流萬里勢不息曲折細可為章成
大匠斧斤何經營良實厚藏非力耕鋒鋩銛利新發硎

文彩縈蟠生華纓洗心吟玩曾未再已覺兩腋生羽翎
千巖萬壑句中盡此身如在衡山行

雲溪行

按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皆無所謂雲溪者考若耶溪亦名五溪唐徐浩遊九歎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遊若耶之溪遂改其名曰雲溪即五雲溪也

雲溪發源自雲門千古流注越山根城金河玉雖已遠
南來波浪長崩奔蒼崖峭壁三十里翠煙紫霧龍寒水
往來鷗鷺逐波頭出沒魚龍穿石齒清時有客寄扁舟
長嘯日來溪上遊綴敖霜翮追清曲漫引輕綠下碧流

有時醉卧閲雙槳不知船逐棋風上挹盡千巖曉氣清
聽殘萬壑寒泉響無端側耳鳳凰鳴却跨青鸞上玉京
流連丹桂三秋色辜負寒松半夜聲十年南北何擾擾
咫尺溪頭不成到幾回魂夢似當時夢覺尚疑雲滿枕
今日羈縻江海曲折腰翻為斗升累山頭日落見雲歸
自怪此身何局促皂雕萬里在一飛蛟龍未必諳清池
風月好時心似水嘯歌聊可解人頤

梅花

當年杜老對梅花曾憶何郎淮海作今日江城歲云暮
還思杜老歌東閣春風冬雪三百年中間梅花歲歲妍
清才一往不可見惟見凌寒曉粧面

燈

細風吹雨雪疎暮夜久燈青寒燼落未言金椀伏龍膏
且免鄰牆旋彫鑿淄川老翁牙齒踈四十始欲披儒衣
况是雙鬢青絲好不思便作衙門老他年清切許雄飛
人間萬事隨動顛不獨千枝照羅幕虎洞燭淚當成堆

吾鄉先生少陵後功名爭光半與伊虛齋一盞半明滅
賓主清談到明發

叢玉山（按叢玉山在會稽縣東北三十里與石城山相連）

山中水石有東岩西岩石徑石峯月峯天柱
峯交雲峯落星峯仙人峯仙隊峯露天池合
岩石石臺金櫃峯北岩碧雲峯芙蓉峯蓮花
峯戲龜峯師子峯金魚峯石鶯峯龍吟峯伏
虎石山中寺宇有雙岩亭快覽亭邀月亭迎
暉亭廻仙橋翠筠菴招仙亭晚光亭

石城深沈有神績蒼壁青圭森矗矗榛蕪未雜是圓石
沆瀣初披得蔵玉寒流噴薄洗煩慮翠光斂舒瑩人目
兩岩神化類烟霞一逕天成徧崖谷朝陽杲杲亘東嶺
夕陽亭亭截西陸柱天峻極天為低交雲拔起雲常簇
風箕雨畢列華藻木客雲娥儼儀服虛真示相契空門
洪崖脱身度壓蜀露天池寒星斗繁合岩石暖莓苔綠
石臺登眺多森容金櫃緘封富奇蓄幽竇懸泉歲清淺

碧風如雲日紛郁蓮花風度夏香深芙蓉露裹秋華肅
靈龜戲遊物自壽師子雄騰誰與逐金魚翕欻待時雨
石鷲贔屭依蒼麓滿川雲起老龍吟虛谷風清雕虎伏
主人天與經綸器才名早在神仙籙清時北闕方我須
雅興東山難自遂脩途未須頓長轡勝地何妨褐華屋
雙岩挹秀左右逢快覽凭高心眼足夜遊秋月得丹桂
晚逕冬曦看若木飛渠續徑壓蒼磯投疏圃茅線脩竹
雲軒芝蓋倚可揖水色天光濃溢掬綠野篇章昔未多

輞川圖畫今能續披圖已覺思超越過眼應忘身獨來
華編今日許聯詩芳徑何年客來躅因嗟輕別五雲隱
長思起致三閣卜分知方外學屠龍不及人間謀刻鵠
魯國也欣三釜衆梁園倦遊還憶蜀篤洪平昔志丹鳴
子房雅意捐嘉穀願登天路青雲梯長聽仙翁紫芝曲

徐元立出示李父龍角水壁詩邀子繼作因成

長篇

龍德神變通盈虛孕育乃與鱗鯖俱被鱗戴角形非無
飛潛食息皆時須太上道德體未剖神物咸華天王都
垌林苑囿馴騶虞宮中高閣鳴鵷鶵玄龜負卦洛水隅
戴圖之獸遊廣遠此時應龍如鵾鳧翔泳宮沼何紆于
危纖正位膺乾符是出德水呈神圖彝倫九叙時紛敷
蒼白紀官各有呼皇風綿邈雖已徂下至虞舜成帝謨
豢御世守職未渝節時飲食如哺烏玄冥失正水正棄
物乃坻伏潛天區耳目接識非朝睹疑與驚憂無智愚
葉公好尚識有守真物來止還驚吁遺鱗脫角時可得

世俗往往疑見誣誰上乃有桑門徒曾見得之青草湖
紺鱗兩葉角一附拗津獨見藏塗泥堅質溫潤如荊瑜
含光波亂侵琨珸我疑仙客催盤盂乘興擊破驚鸞壺
又似石尉矜豪奢醉中敲折青珊瑚此物殊覩惟可娛
得名非似齊人竽但恨不見真形軀冥飛杳渺何能拘
昔人市骨求致駒母在文駰交馳驅靈德況與魑魅殊
沉潛非為禹鳴探看岑千疊窮崎嶇鯨波萬里不可逾
驤騰此地聊踟躕有時亦肯遊潢汙悠悠自非真丈夫

無能駕馭登雲衢時注甘雨蘇焦枯六月不用蜀人雩
陛杖一擲生頭顱壁後亦與風雷趨洛浦鳴琴致鮹妹
洞庭吹玉來寸珠豈如螮蝀無飢膚雨餘成象才須臾
當知鱗角非怪迂閒語無用空揶揄

次用劉三秀才瑞香二首

南枝辟玉飄冥漭春光次第海天東柰囊夜發香中瑞
芳谿不用天桃紅開謝忍從風日下形容聊寄蠟毫中
珠玉交輝色璀璨瑲箎迭奏聲和同園林光價孰莫擬

造化機權擬未公會須折向玉峯去追隨鳴珮摇天風
玄機冥運依鴻濛執規處處來司東來時剪裁馭大巧
稍頭幾度鋪青紅匡廬幽香誰見賞直須為瑞芳華中
餘寒未盡已凋殘似領千花修會同貴名皆尊木芍藥
第品應許居上公願分靈根徧四海充塞天地皆香風

道守董公重威冠公樓集宴僚屬因賦長句

九峯翠滴天光曉（原註樓面九峯）日射三川波浩渺（原註滿營沱三水會于樓前）朱門畫戟古城西今樓新駕長林杪飛甍疊棨横

紛錯重覆交疏深窈窕幕開碧落四垂倚屏列千山千
疊遠卧地數馭轉輕轅生香星車回縹紗欺歌微動薄
寒虛樽俎平鋪倚蘿蔦耳前共語得其所目外鵬圖莫
之天籟翻江日酒霞解意度天風香穗裊平昔萊公此
棲止日窮佳麗真明滕雲歸自惜故鄉非日低誰念長
安杳帝居閶闔深難叫世路風波古彌盻飢烏得食嚇
鵷鶵燕母在宮猶窈窕千將莫耶不惜折威鳳麒麟趾
羈鞅北賂曾冠洪辰星南飛却避隨陽鳥彭殤滔滔不

足問榮悴冥冥未易了沐猴縱弁竟非真明玉在塵終
自皦百年同氣妬賢穹扶隱捷遺思遠貂網羅勝貴得
偏多懷想高風情不少紈牆陳迹久寂寞虹摘畫棟重
天矯已知青竹補譽香更看華牓延光改自憐值遇分
虞落重此登臨思懷洄舉目願驚五嶺羽回頭却顧長
沙貌局促可能參庾亮清平豈是依劉表楚天不斷故
關遠危欄倚偏前山小

新開河

淮山畎澮奔東海住作陂池地形改濁水曾無五尺深
驚濤便欲千尋駭人魚鱉網遲留聽老蚌乘陰吐光彩
東風吹斷西來流見爾枯虛當可待

如意院井詩二首

太平興國古佛刹小院得名如意輪何人默識原地脉
鑿井正當甘泉津潤容三尺白銀甃深可二丈青綠絡
夏涼冬覺冰雪冷味美不當醍醐珍寺僧知愛不忍惜
汲引無間郡城人鳴鐘聲歇更漏促天鷄初報扶桑晨

側肩接足負擔者排闥爭湊蒼苔唇綠綆上下摔孔急
語笑嘈雜春雷殷永日迢迢既云暮健夫喘嚼皆頻伸
萬人已喜用屆給一泓依舊清瀹淪
井德本來無得喪居遷乃見井有仁深穿潤覺世不少
閱名索實多非真潢汙方集已登騖驕陽未久先飛塵
盈虛既與陰晴變安用華屋床雕銀崇寧元年五六月
僦居偶在寺井濱曾經旱日躁泉竭亦見霖雨經彌旬
碧痕澄澄古甃上消長不改蒼龍鱗奠媼營置近闤闠
莫厭資取多紛綸深院無人轆轤靜焉知此井常清新

李先道見過贈詩

高槐上拂青天面枝蹊不得驚禽戀槐下官曹何冷落
去馬來牛色多倦春風綠楊暗虛室秋雨蒼苔鎖深院
三見墻頭梅子花一字不書塵侵硯究如太古兩相忘
況復飛蓋追遊宴有時獨詠西園詩想像清風清眷眷
門前忽報華軒過邂逅開懷如昔見目擊便嗟相見晚
更從清談盡黃卷顧我迂疎何所取似君秀穎迺可羨

少壯應須努力時人間歲月如流電

寄贈永嘉鄭先生

榮陽人物世仍有文雅風流傳已久廣文獨步天寶年
才名曾在諸公右新詩高陪屈宋遊神鋒遠與鍾山偶
更覺丹青到微妙獨將造化爭妍醜一封入奏蓬萊宮
三絕題自君王手當時盛事雖云遠今日高風曾未朽
親逢夫子滄海頭重起青芬百年後倦遊不肯依梁苑
尚德自甘耕谷口方外聰明已木鷄人間事變皆芻狗

子雲寂寞守詹石晴窗軒昂費五斗不試惟令曲藝工
久幽史覺機神學詩尚此與江相回盡筆能教兕神走
論工子建已知兒稅驛長康未免貿所嗟藻鑒闕楚越
猶使佳名在林藪屐后雖知近巖壑柄尾尚恐驚塵垢
昭明冰玉長在懷望望烟霞屢騁首何日傾心聽論詩
他時洗眼看揮帚狂歌且寄草堂客佳句終慚杜陵叟

蒙

雲溪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六

宋 華鎮 撰

古體詩七言

陪和守宴城樓宴留望江山懷古

歷陽城樓多好風南來和雨飛溟濛齊紈四座寂不動
六月酒面魚鱗紅鈴齋無訟日多暇時引大旆摩晴空
賓來不問禮數闊披襟倚檻欣迎逢平蕪不斷楚天闊
無數好山來望中伊昔重瞳顧寰宇八千西渡皆貔虎
叱咤風雲五六年蓋世拔山寧不武力盡江頭已蕭瑟
秋風未央亦禾黍亂世英雄氣頗麤當時還羨紫髯夫
箭重舟偏徐轉柂舟中賓主亦歡呼龍驤露棹下三峽
春草不合臨平湖衣帶縈迂寧足倚桃葉渡之勝一葦
三閣香消春夢殘空傳玉樹江南女人間萬事無妍醜
過眼紛紛盡芻狗祇有江山似舊時從來却落漁樵手
懷春悲秋徒自苦浮雲去來我何有鳴絲綦竹間清唱
當軒更有盈樽酒清時勝日臨高明未愧黃金垂六鈕

永嘉趙檢張侍禁解舍關洞名黃石原注圖載孫吳孫岦
兵法六韜黃石公素書尉繚子李衛公對問為七書試武士段居之子將中其選

下邳逋客赤松侶興薄雲天寄塵市五世吃鍾不自矜
肯向人前進遺履素書將領赤精翁羽翼富貴天下士
夜半慇懃授素書歷歷商郊阪泉旨西通陳留得沛公
雲蒸龍躍相因倚剪蠹傾項成帝業廟謀勝筭皆予起
漢家明堂窮壯觀極棟能收真杞梓清塵獨步千載上
名實誰可繼其美居家緒系出南陽世服戎衣登禄仕

器宇益使家聲振新以七書見天子君居無事若山居
退食小齋日經始淡茅塗土完且潔栽花接果盈階戺
風月江山教不取標題黃石寄虛簡應懷祖武日自勵
功名將使旗常紀今日中原久太平蟻聲交作干戈止
南過邽標東界方王卬桴銳萬餘里惟有祈連及賀蘭
朝廷未欲知還理儻推漢徑從衛衍定遠將軍何可擬

又畫南嶽僧仲仁墨畫梅花

世人畫梅賦丹粉山僧畫梅匀水墨淺籠深染起高低
烟膠翻作瑶華色寒枝鱗皴節目老似戰高風聲淅瀝
三苞兩朵筆不煩全開半函如向日疎點粉黃危欲動
縱掃香鬚輕有力不待猋根暖氣回分明寫出春消息
太空發色本無有宮徵青黃隨世識達人室覽徹根源
耳觀目聽縱橫得禪家會見此中意戲弄柔毫移白黑
佳句慇懃致兩番深情邂逅高雙璧不愁開謝逐東風
全勝當年瀧頭驛

咏西施

浣紗溪上浣紗女野服山花照寒水含嚬慘淡不勝愁
猶使東隣效西里山鳥淵魚無定識倚見潛逃仰驚起
矜花賤月春復秋長恐朱顏成暮齒君王掄選入吳宮
吳宮寂寞無桃李王容一笑君意傾宰嚭言行子胥死
姑蘇臺榭游麋鹿闔閭城闕生荆杞蛾眉倩盼庭自成
築宫教習胡能美當時捴抑無人顧今日為君除國恥
君莫怪騄驥監車弭耳時誰人不作駑駘比

次韻和劉五秀才重陽不見菊詩

黄花長泛重陽酒今日重陽花未有莫傷節物此時非
少陵已歎移栽後江梅滿枝春未來紅藥開時春却歸
春前春後各自得化工無私人莫測明日籬邊金蕋黄
未應埋沒隨風霜高堂滿泛黄金盞相陪何用茱萸叢

贈別越帥蔡侍郎五十韻并序

某啟某伏覩知府鈐轄侍郎待制新建月堂
允得卧龍之勝位致滿日清宵益奇四時異

逢賞適無二政成多暇日引賓客登覽東南
之美嘗許踈賤陪侍坐末今當捧檄湖外遠
違樂郊追想前日樽俎之間樂事美景茫然
如鈞天夢回無繇近處雖他年東歸月堂如
舊而玉音永賓當在具瞻之地杳如天上覺
難復親謹吟成月堂長句五十韻繕寫呈獻
雖不足以形容物色寘搆標致聊以達思戀
無窮之意伏惟台慈特賜省覽幸甚幸甚謹
曰

飛甍鼓棠開氛雰玉龍盤礴拒蒼岫雲崖左臂出高墉
環回古書東南秀高踏牛女提封闔下瞰閭閻煙火富
紫青巖巒屏障金碧樓臺錯紋繡城西半規日欲落
天東一縷雲如鏤人間未覺桂華昇林梢先見金波溜
冰輪冉冉經婁斗碧落沈沈失星宿青光不斷萬象呈
印縷廛廛無覆扶桑欲曉天鷄唱玉珮丁東咽殘漏
西南松桂碧參差寒金碎玉高低透春和二月融青宙
紅紫千花簇繁圃香深蜂惺夜不知暗和清影凝羅袖

暑雨晚隨虹影斷炎威夜逼餘輝逗南湖拂拂起輕飈
鑑光千里冰紈皺星河一葉高梧下玉刻千峯曉山瘦
桂子香凝零露溥兔毫冷咽飛泉漱六花無絕平川湊
萬樹玲瓏綴瑩琇凍雲收盡一輪寒光華上下清交闘
明胖湖鑒古難偶許謝登臨亦虛謬勝地埋藏秘自寄
千年林下翁猿狖儒家宗主中郎裔早拔春華甲英彀
量闊難窮渤澥遠德馨未羨椒蘭臭青雲有路早翺翔
要津策足頻馳驟疏康頌衷聆玉振經綸溢耳擬金奏

暫虛法從牧達氏大旆高牙會稽首庖刃從容經肯綮
蝸角無勞鲁鶴伏探幽索隱有餘工逸勝遺奇落精究
意匠經營誰與相壺中風物真天授霜斧晨開蔽日林
虹渠晚結飛雲構軒窓四闢洞無物林巒旁來遠如走
佳名一字既惟新寶墨八法曾非舊鵲返鷺徊美無度
龍跳虎卧雄相湊何地通宵得佳致誰人忘寢臨觴豆
西園物色難重逢東閣詩詞漫三復華堂有月終年好
月下樽壘溢醇酎坐令越絶山水生日添光價高難貿

五雲溪上綸竿手誤指王圻攬纓綬畫虎年多愧未成
屠龍技巧傷難售清時支離逐斗粟榮國凄涼寄主賓
結巢未忍息南枝倚輔何計登華廐片颿隨縣西南邁
塵濤儒衣色多垢文麗難忘反楚騷魂交尚冀親南狩
昔人富貴志已得越吟清切傷微疾今人徒勞情若何
玉壺慷慨臨風叩飛蓋早容陪後乘曳裾屢許登文梵
烟波滿眼始還淩談笑回頭難避逅吳會他年見桑梓
荆湘數稔包霜柚鳴珂應在白沙隄茭舍徒瞻碧雲茂

萍迹漂渺難繫蓬心慳慳紛其就九疑三五夜晴時為
想堂前敞如畫

田園四時　不工服韻合

春

曉來風信從東轉風中春氣生微暖隴頭殘雪已全銷
麥苗漸見青青滿土脉膏腴日舒緩鋤犁但覺勝畦短
桑葉生陰布穀鳴可使流光容易晚
細風吹盡桑黃紫綠暗桑條添蒔蔬晚來逐伴望林梢

三星便欲當辰巳鄰過清明未云遠碎骸新蠶已盈繊
遲日融暖有餘早晚應須候脈起

夏　原闕

秋

萬頃秋來雲葉黃衣田起盡築新場茅簷昨夜微霜下
天高氣爽風日強明星未上腰鐮去歸路不辭乘月光
隴頭薄暮片雲起明日晴陰未可量
階頭露草珠盈縷門前促織分明語日午簾帷氣已清

香肌猶喜消殘暑蚊蚋無聲燈火冷已將紈扇歸巾褚
更合促鳴機月白何妨弄砧杵
冬
田家歲事霜飛後五種收成十分有征輸早了吏不來
柴荆晝掩鬬鷄狗兒童飽腹惟呼走堂上樽罍湛春酒
力耕歲晚足餘懽五陵衆爲真遊手
朔風吹水成冰壑風壯冰堅白於練霰雪還隨密雨來
轉眼紛紛滿溝埋陳根凍爛還爲土土落田中肥一半

霜鐮去手即須耕散望東風待冰泮
粉蝶梅梢粧落蓄雪晴烏鵲聲寒碎蘭堂晝暖浴蠶天
百果流芳噴寒水春事望春須準擬臨風不惜阿纖指
寒日頻添繡線長五百光陰已無幾

題桃源圖

枝頭巧語聲高低波光蔥蒨侵蒼莢烘曬日暖金鱗動
漁舟蕩漾沿芳堤淺紅片玉滿流水中有誰家桃李蹊
刺棹沿洄忘遠近山重水轉迷東西金豪暫見林中犬

玉羽旋闌瀧上鷄桐遮巾屐如圖畫鷲閣有客爭邀攜
穿花行到花盡處華鋪晝啟同攀躋簾櫳炫晃闘金碧
樓閣玲瓏凝紫霓瓊杯石髓甘如醍碧桃瑩膩堆玻瓈
魑魅歷問塵寰事閑說興替聲如嘶自言疇昔避閭左
鄉鄰抱負謀嚴棲入山惟憂山路淺穿雲涉水隨麋麖
山深遂與人境絕回首但見雲萋萋年年桃花又桃實
不聞劉項鳴鉦鞞當時祇恨秦桑梓此日却悟凌丹梯
洒門歷覽煙霞外天風淅淅鸞鶴啼塵寰世網遠必迴

年齡便可乾坤齊俗緣如綴滌不去剃布還念糟糠妻
思家欲歸歸却悔懷路重來來已迷碧砌朱欄無處覓
溪長煙草寒淒淒玉京雲路今何在千年圖寫傳縞緹
高堂衆客一經日盡顧來景驕鼓秘祖龍雷政猛如虎
瘵饑消渴資黔黎霜髮黃口不相保四海慘戚如牢狴
當時人世無居處往往雲壑爲中閨窮身幽側穿所樂
骨肉苟免塗塵泥種桃爲食不如奈豈思芻豢忘烹封
全家避追登金蘇比事勘忽無端倪清時汪流下膏澤

浸潤生齒如孩提日長不使餔糜秋飯炊彤胡蔵駃騠
歲寒豈獨完裋褐霧縠衣裘雲錦衽窮除敗類䍶良淑
宛若嘉穀純無稊秆羽雍容絶征戍春來處處採鉶蜂
今人不似秦人苦寄身何用武陵溪

失題

蜂須萎㩦花脫蕚粉蝶流鶯何處着腹融容卷玉爲椽
一點明星坐中落猩脣血重皺綃薄百出寳蓮金鈿錯
蕙蘭不斷起長烟餘香隨風度羅幕天階漫激鳴鐵磬

壺中不夜春常若何人天外引長絙刖愁日下西山脚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七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五言律五十二首

嶽麓寺

衡嶽到江盡招提嶽秀中麗樓上喬木清梵徹冥鴻鶴
去泉猶在臺存法更雄望終三楚勝清興廻無窮原注寺有白鶴泉法華臺會勝閣

道林寺

疎鐘到城市臺殿隱脩林訪古多陳迹探幽愜賞心夜

聲寒溜碎晩色翠烟深自愧塵埃騎驅駒又見尋原注寺有陶公井

齋無己書堂

驗容高吟地山僧指舊基虛堂非昔搆清景是當時石
梵流泉漫松軒度日遲脩魚有餘樂池上竟誰知原注堂在道林寺己公詩云園林坐清景梅杏濃紅芳即此地也

湘江二妃廟

帝子靈祠古秋風更寂寥門臨湘水迴路指舜陵遥寶瑟知何在英竟不可招年添淚竹遺恨未應消

長沙王廟（原註墓在廟西）

秦吏方搖毒君王獨得名國雖為地小忠亦自天成秘殿儀容粹玄堂草木崇興忘何足道青竹有嘉聲

賈太傅廟

夫子生何代漂流正所宜長鳴那易賞合抱固難施碧蘚封遺井楓林落舊祠日斜飛鵩過依約賦成時

畫眉鋪

湘楚窮愁地何名得畫眉不因啼鳥目應記剪燈時迷客傷憔悴征人困別離風流京兆尹寧復比飛馳

愚溪

瀟湘同瀉處一水亦東傾屈曲游龍勢玲瓏戛玉聲傍城無暫濁當暑有餘清楚俗真懷古猶傳愛客名

無生庵（原注龐老故居在衡陽城南）

大士今何在空山舊隱存百年開蘚徑終日掩塵關砌睃晴添草遠寒暝叫猿當時同坐客相顧竟何言

雜詠

上下契如如忘機示有為室虛遠潔素塵盡地平夷社燕添新土春花發舊枝此中君莫問自有海鷗知

永嘉迷檢廳奇竹（并序）

永嘉迷檢舍中生奇竹數本雖在宇下而扶疎蒼翠倍於林藪又聞夜軟零露淋漓槃盂張君侍禁索余作詩因書四十字以賦之

修竹趣春陽猗猗出畫堂張根穿窓梵高榦倚飛梁色潤臙紗綠煙和印篆香傳聞尤異處清夜露瀼瀼

和孫秀才與希辭飲

醺酣歸主樂趣葉古來賢荊樹同株日蕭齋欲雪天傾頹叔夜玉槃兀季真船孰覽新詩意依稀識道筌

題黃生籌足軒

枳棘從樓遲新齋樂有餘傍垣栽草木踐沼引龜魚外曲遊塵世情高適太虛紛紛簿領退滿目盡琴書

東海詩

誰謂滄溟遠吾家曲檻東靈湖隨月長積水與天通白鳥長沙外青峯薄霧中星槎在何處屈指待秋風

閱韶亭

重華祠宇下危構壓山椒壁石因天設茨節得舊條雲山排翁簇風竹度笙簧想見來儀羽飛飛下泬寥

會景亭

此亭會清景登眺遺襟靈煙瀨鳴珠珮雲峯疊翠屏漁樵分杳靄鷗鷺上青冥原本二句原闕

三瀾翠微亭

虛閣倚蒼巖層巖倚碧岑鮮陰環坐客青靄抱雲深秀遠開塵目清明契夙心帶星宜所寨聊此叩微音

棲雲閣

高閣倚蒼岫山雲且蘇樓冷凝半榻穩濃拂遠燈迷戶轉星樞直意移日脚依登臨人莫歷尋取上天梯

秦淮

渺渺方山道江流一派通寒沙翹白鷺夕靄暝丹楓平感埋金地虛涵建鄴宮六朝乘王氣既鑿竟無功

登澗閣

飛欄跨喬木危柱枕蒼磯石瀨溪聲碎林分日影稀正宜逃暑氣聊用解征衣欲去重回首清風滿翠微

阻風

元祐六年秋夜泊震澤漲潦未盡牽道斷毀仍

四顧水天平扁舟竟日撐孤村聊可艤薄暮不成行雲重魚龍起風高波浪驚無心就衾枕坐看月華生

君山

特秀起平湖秋空照日孤無塵接南楚有路到東吳聚翠疇濃淡長林半有無未能尋勝賞飛夢逐煙蕪

狼山

長江到海處獨秀峙江干平野根雖闊驚濤迹未殘高環僧刹穩翠入郡樓寒千里吳王國臨風子細看

洞庭

滄圃三笛左茫洋七澤西山光千疊小天碧四垂低風便修途近波鷺跬步迷誰知魚樂不復待鯤鵬

孝仙姑舊隱

雲卧人猶近園跡已空秀巖孤海外修竹冷江風篁鶴今誰賞星河舊隱通何當見金碧華采照淮東

客雨

昨夜好風月須明陟路岐陰雲生隴上客雨滿天涯意患泥塗惡難堪僕馬疲愁期會失心緒亂如絲

桃竹

栽竹不栽桃非關閬苑遙桃花半春落竹葉無時凋照水靜蒼翠吟風冷颼蕭歲寒筠更綠雨雪援瀟瀟

早梅花二首并序

余徃在會稽早梅花時雖踩雪衝寒必先采擷置研席間索筆對泥芳盈室弦歌其側飲適無涯迨隨牒薄遊越江而北心嘗一失浸更歲時今茲春初梅榮南國慨然遐想千里

增懷作詩二首姑以自釋

早歲越溪上弟齋欲雪辰雖無十日飲常得一枝春不識霄漢路空總京洛塵遥憐遠巖壑芳秀為誰新

畢竟成何事無端走四方年年思素質歲歲失幽香東國溪雲好南枝海日長何時一杯酒相對淺清觴

次韻酬劉處道

湶泊人間世幾鄰耳順年心愚頗直道步蹇失英躔星列真虛忝仙枝亦偶然雖慚君未晚何歎續韋編

千瓣二色桃花

迎出成蹊類尤深造物功細攢重疊瓣勻賦淺深紅艷質平分異香心一點同武陵溪上樹虛占好春風

慶覲堂和湖南運使程大卿韻

輪奐非謀已標題慶有覲盤庖欣釜粟燕座得言綸集富梅觴容寬容戲綵人遥知聯階砌丹桂及芳春

思歸二首

湖光清似鑑山色翠於眉投老身須退探幽計莫遲河

清不可待頭白已多時誰謂節淡陋未妥過一枝
二頃何時有鄉園且結廬憑軒見岩壑閉户得琴書雲
愧冬爐暖風窻夏簟虛非才甘退縮不是傲簪裾
送道守董朝散
史筆傳遺直經帷起世家一麾分郡寄千里藹春華鳴
阪方騰驥言時已及瓜車塵杳難逐飛夢遶天涯
挽宛守程大卿四首
名賓時方會君臣德正同剸裁周庶物薦擢兆諸公金

口褒揚晢丹梯指顧中榮遊雖未既尋尺自初終
細翊卿寺棘原注公為大僕卿寺丞轉漕楚江舟忠厚臨人大勤
勞結課優丹枝方襲慶梁木忽驚秋天意寧無在于門
必有侯
交遊款从要賞鑒識先容自愧非王粲人驚得蔡邕晏
漫猶在刃舟壑已遺蹤不見星躔處空瞻馬鬣封
憶昨湘江上追風送使帆青雲方備路丹旐忽垂緌燕
舞難重見霞杯不復御原注後堂歌舞之會累容參陪遥憐三徑菊冷

落封雙巖原注公嘗王仙隱巖尤為絶處
壽蔡大資留守
四氣成功月三陽得歲辰昴星還執漢嵩嶽復生申事
業來時會心源體道真燕來新賜第相賀八千春
挽嚴四府君
嵗事時無失先疇手自充家親有養技老意彌勤方羨
高年慶旋驚白日曛可憐墳上土仍上壠頭雲
挽鄭十一府君并夫人

君子言無玷夫人德有隣然桐人世遠寃穸隴頭新鞋
閨閫明鏡吟窻積暗塵西風原上路鳴鐸為悲辛
挽蔣尊師
少服羽人衣年耆道更肥未容青雀至俄駕白雲歸海
上蟠桃熟人間晚露晞空留墨妙在鸞鶴自翻飛原注師善
大字
挽傅仲溫
人是南州老家傳北地雄忽騎箕尾去不待大丹功原注

陸侍郎為君墓誌云常勸諸子為學未能如志嚴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食仙丹今雖未效功後當有證又曰自古聖賢死皆不忘忠義在上社往傳日月騎星辰傳說是也府君實說之彼有華屋
閑歌席長楊慘暮風已符同穴契寧復念孤桐

挽馮際道 名鄉

令德稱鄉黨風流有自來能仁留盡奇善計亦豈財團
羽翮增秀東門既有開祇憐原上路松栢莫風哀

挽周祖文

獨展臨遠日祖奠徹中極寒月銘旌影霜風曉鐸聲夜

臺無曉日泉路斷回程已矣生前事空勞問代耕

挽馮戶曹

千祿名雖晉承家實自肥身全五福美數過百年稀有
裕居清世何嗟掩夜扉芝蘭更盈畹指日見光輝

挽陳剡奉

畸昔鄉評事風流出後生早聯華萼秀先得桂枝榮守
死尊文墨持平御重輕已焉休茹恨三鳳佇飛鳴

挽馮通直

功名早自期策足有餘資世路多荆棘榮途失羽儀書
綠寧復理青眼不勝悲千古泰山路霜風歲暮時

挽毛氏夫人

守義惟賢婦夫人更妙年紛華人自競始卒意彌堅善
慶曾無爽家聲既有傳秀眉歸永夜無愧及重泉

挽鍾氏夫人

虔貌房秀歸稱句有助賓華歎壯齒甘旨慶高年鄉舉

榮良人重家聲嗣子傳遺傍多健羨寧貴一脊然

挽陳氏夫人

純貞謝琢磨報施竟無訛義守三從固身膺五福多有
言貽綠服無限屬顏波行路猶稱歎寧悲薤露歌

雲溪居士集卷八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七言律四十五首

和光道元日書事二首

蕪城池苑盡荒殘春到長思競秀山谷口風和鶯已出
天南日轉鴈初還千家簾幕寒巒上百里笙歌水竹間
記得當年行樂事韶光不放片時閑

急管妖弦朝暮闌翠帘下映當壚君叫呼集盧一百萬

飲酣兜腩三千斤孔座嘉客每日滿楊園細草何須耘
夜長秉燭可為樂春色三分未一分

元豐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季主生徐元立以詩來賀用韻酬之

芳剎堂下兩枝長一本朝來產此旁敢謂他年當似驥
且期今日得如閻顏余已免重占德閻子還思待弄璋
多謝見貽真錦繡歸時應得衒吾鄉

石筍

小窗西下碧溪隅片石千雲一筍巖蒼蘚長時斑點露
老藤蟠處鄧痕紆不須凡木裝佳色自有靈花入畫圖
為美又應勝竹箭堅高元與衆材殊

養竹詩

莫笑青青一兩莖春來次第滿林生露凝鄧目猶含粉
風過枝梢已有聲拂拭且看霜雪幹剪栽當見鳳凰鳴
繁枝去盡生微逕幾為清陰特地行

和光道春日雨寒

細風吹雨冷相添天右餘寒勢未纖漢漢亂絲凝曠野
涓涓碎玉下重簷凌晨預約陽光發入夜先聞霰雪兼（原法世言久雨得雪則晴）蝶夢未成欹寶枕銅壺聲咽凍欹蟾

元豐六年二月檢田凌塘中馬上口占因簡德器主簿

強半春光未足看花心柳眼尚盤桓景陽不放融怡色（按原本融怡作娟怡二字不可曉孔武仲詩云春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暖融怡是宋人常以料峭對融怡作娟怡誤）寒雨猶矜料峭寒借問董工煙沮洳何如騎馬按

岡巒幾番回首自惆悵可借江南一釣竿

和陳尉見貽二首

盡棟塵驚燕子來芳郊時雨歛輕埃須憐好景分明在
爲把愁顔勉强開仙客有情深賞物新詩勸我且持杯
更言留得花王住忍放韶光取次回

燕語鶯啼次第新柳綿花錦曲江濱且將邂逅天涯客
共看芳妍海角春須愛日添隨日緑莫教花笑對花人一
杯隨分休辭訴況有清歌激絳脣

食櫻桃思越中風俗詩

荅荅驪禽欲曉天筠籠輕摘薦芳筵櫻唇深注燕脂紫
琪樹勻排火齊圓醇蜜冷和甘蔗重小梅青近色增鮮
花時南國豪華甚得羃杯盤更可憐

和陸彦則郊外初夏送客

紅英落盡紫荷長野岸陰陰暗緑楊過眼芳菲渾似夢
感時情緒直如狂江皐有客懐雙佩淮上逢人賦柬黄
顧我越吟方自若可堪别曲念江鄉

槿籬詩

移栽野槿密參差束束成時作短籬樹立已教存大本
編維不使去纖枝春殘葉暗青雲合秋至花繁錦障
垂家似長城惟壁立不憂鼠竊夜潛窺

題共亭

駕鶴峯前山氣佳煉丹泉上石如排高低層宇依叢竹
屈曲梯橋跨斷崖仙客昔教人世得賢侯還與郡民偕
春風日落歌聲散蘚時時墜釵

元老十二丈教授就館西城因以寄之

誰教褰步躡丹梯曾見先生振所迷始喜草廬依郡北
旋聆絳帳出城西儀韶久合爲虞鳳伏鵠猶勞似魯雞
却愛春風嘉樹下依然還見舊成蹊

和尤遂喜和叔得雨兼呈和叔知縣卿兄

精誠一念格明神時雨經宵即效珍政屬士龍真有譽
頌成吉甫更無倫千畸土脉三冬起百里根荄一日春
自古移風有美化善良從此在吾民

送左司董郎中出知汾州三首

箕足年來據要津漸分符竹寄兵民雙旌卷霧揮霜日駟馬驕風踩路塵魏晉河山元險固陶唐風俗本深淳銛鋒更鑿清寧且報政應須笑魯人

少壯同看桂苑春白頭相顧等天倫素風凜凜驚頹俗高義偷婾古人邂逅論情槐棘地慇懃分袂雪霜晨封符自是詩侯貴不學河梁話苦辛

蒼狂有感誰非是塞馬無因自去來人見終軍持漢節

世間郭隗上燕臺九門天上雲泥隔三徑山陰夢想開青瑣黃扉嚴密地待看旌旆應時回

和李判官

衡王清操未及門先知和氣襲人溫言高句有精醇味手斂曾無洗削痕一捧絲綸來幕府兩迂舟楫過江村已慙無取叨交契更辱新詩子細論

襍詠三首

相逢邂逅典交場人世機心一笑忘麗藻滿篇堆錦繡清談終坐擊琳琅衣裳不炙公西勝才術當知賈傅長今日故園聊踟躕他年要路看騰驤

風過依稀聽步虛穿林度水得清都地靈自有煙霞勝歲人何妨粉墨篇雙鶴未歸庸晝永片山長在白雲孤無端塹斷靈源地王氣寧知屬後湖

日暖山頭土欲焦全家冒日走岧嶢石田絕澗階千級嶺路穿雲線一條借問東褑朝歷險何如坦腹夜吹簫

原注下逸

鳳凰臺

昔吟太白鳳凰詩此日登臨認故墟丹穴好音今寂寞碧梧秋葉晚蕭疏訪尋池苑無陳迹指顧江山似舊書流影逝波何足恨且聽天籟響虛徐

陪濮倅張朝散江樊觀魚

通守陳魚許縱觀旋開芳宴倚江干合圍緩覺波心遠數獲豈知網目寬何必姬姜當脆板自多魴鯉薦瑚盤歸舟清興知何限湘水無風夕月寒

送史道源往宛丘

與君身世本西東一席虛齋邂逅同張尉寬東無巧訟

陶唐遺俗有淳風座中未閣紅瑤麈門外還嘶白玉驄

來歲金科新榜上當看名字冠諸公

和陳承事喜雨應祈見賀

空階昨夜響淋漓正是東皐渴雨時螻蟻未應能有感

乾坤自是本無私已知協氣通三壤想見嘉禾秀兩岐

更待秋冬高廩後與君同賦譽堯詩

送湖南提刑安學士

洞庭六月暑風長使者征帆掛短檣汲引津塗多肉食

追隨行路有壺漿南洲自戀涵濡德北闕方思獻納良

更識高門延慶事緣來新有桂枝香

節過中秋秋日餘哲人來契夢熊時神澄曉露凝珠彩

氣爽秋風桂有枝歌袴始喧清贛曲使星還照碧羽西

太平天子方求舊但指松椿祝壽祺

龍窟寺

籃輿薄暮下禪扃貪看松蘿氣象清未與老僧張榻坐

且攜稚子繞廊行小堂煙重鐙生暈遠壑風高水有聲

寂寞卧龍無處問數聲山鳥自飛鳴

和純翁新秋夜雨

西風吹雨下天涯還見蕭踈八月期筠簟驚秋初冷後

蘭缸凝暈未吹時謳人摯鄭悲清夜幾處停針念所思

此景多情吟不盡何郎底事最先知

和日登戒珠寺詩

幽尋蘭若已多歡更踏崇山望遠山高閣路餘心未愜

秀巖目盡興初還麗雲凝素晴猶潤籬菊分金暖尚慳

飛蓋不須容易去且偷閑暇笑談閒

重過高郵丁志高道路詩 并序

予元豐中初官高郵出入丁志高道路首尾

三年今日重過見其居民增多人物藩膴昔

之茅茨甍牖往往皆高堂大廈矣惟兩堤槐

柳依然如舊

下脱按序行明字

扁舟平日比東西屋指於今二十期村落平田添棟宇人家碧瓦煥節經過自覺風煙好來往誰知歲月移嵌榔高槐都似舊行人雙鬢漸成絲

壽翁亭郎

鹿鍾司序兩旬時台座光凝照水湄善慶遠歸三從後哲人來副半千期澄陂渺渺漪洪量喬嶽枝枝挺異姿早晚鈞衡調變去鳳池當見老蓮龜

送敘修赴官鉅鹿

蜩鶯悠悠稱可憐搶榆控地已飄然早聞達識無諸叔晚挹清風勝所傳會面已欣渾似舊開懷還肯便忘年渌波碧草芳春日忍詠江生送別篇

題王氏清軒詩

闢亭後圃號清軒非逐豪華効忌園入座馨香惟蕙草照窓清淺只池源暫來自怪塵埃遠盡日元無鳥雀喧况是繞垣多翠竹春風次第長龍孫

題明軒

兩楹間處兩純離題作明軒得事宜計利已居人會地征商還是日中時平持刀尺無心用高倚權衡莫我欺達識主人元有大誰知細故亦無遺

題海鶴

仙翁西過萬年枝人道飛鳴是路岐幾向靜中陪振鷺也曾高處見長離共知天上開聲韻直羨風前刷羽儀乘興便隨行綴去舞韶應自有嘉時

題西成軒

華軒聞在了溪東軒號西成學老農碧玉千峯終日好黃雲萬頃稔香濃天公每接金仙語夜迥時聞紫府鐘祇恐主人為吏去春來三逕綠苔封

用韻謝越郎程給事

大屏元侯重薦論白然褒況匪多聞已當壯齒逢清世敢向南山戀白雲宴以笙簧終永日寵將珠玉煥新文願隨閶闔沖天去黃閣門前拜使君

戲呈程氏老

多才是處走筆攜閒柳尋花九十朝春去光陰祇恨晚
興來行路莫知是謝安攜妓跡雖遠塵外為公奚不消
應是醉魂傷駘蕩大歌楚些句君招

蒙雲叟司戶寵示佳篇若將以功名相勉者再
用韻以呈

來時春半忽驚秋思慮閑心欲破頭符竹徒勞來絕障
輿圖那忍望神州未酬素志終難已欲問皇天肯斷休
樽酒且須澆壘塊不須更作時牢愁

直須富貴在何時到手杯行且莫辭未放況酣千日醉
何妨酬倡百篇詩喜看小雨生新潤要使閑愁破兩眉
景物秋來盡佳句濡毫會看墨成池

和都城春雪

六花飛處九街塵應詩人間未覺春天工樓臺銀作屋
雲中車輅玉為輪三秋獲戾盈倉兆萬國歡呼擊壤辰
寂寞衰門烟火冷未知誰是扣閽人

病中聞梅已放就隣人求之

屈指新春只月餘園梅聞道已盈枝暗香便欲朝三嗅
寒笛愁聞夜一吹病眼未能臨翠薄幽懷還恐失霜枝
從君覔取春消息莫使空吟寄驛詩

次韻和道守曹大夫堂前早梅花

畫堂深處臘前開應笑孤根度嶺隈不比一枝逢驛主
肯愁三弄逐風來縈盡遍窗紗月香重寒銷印篆灰賢
賢守吟看多麗句清新未羨范陵梅

居士集卷八

雲溪居士集卷九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 七言律三十九首

梅花一首 并序

余于花卉間尤愛梅花每遇於園林中徘徊觀覽而不忍去意欲列植成林構屋其間朝夕見之而後慊然貧而未能為此也至其敷榮之日則置數枝于研席聊以慰其所好情未能已載形于言

生來幽意酷憐梅醉眼愁眉見即開案上欲教終日在林梢今折數枝來輕勻素色欺魚網瀟灑清香壓麝煤一嗅一觀情小擾熙熙不啻上春臺

近日

近日英雄夢世蹤不言歸臥便乘興賞操板纔芽滿徑夜燒廬薪閱等書似此小心緒若後何如閑步曳長裾江南若有扁舟便不待秋風始憶鱸

列子觀

日日雞鳴爲之闘鑑中不足少年身倦從客路長程嚮喜得真祠暫攜塵仙馭不歸風官好遺編長誦意彌親隋珠輕用彈黃雀覓汝當年辭衆人

紫薇花

雨餘庭下紫薇芳蘂嫰風清發早涼細葉容攢紅穀皺纖枝交曳彩霞長清都舊許分星躔西掖曾容對省郎悵望日邊承露掌何時相與照秋光

野岸白蓮

越溪深處楚江潯玉刻冰裁一兩枝天借明璫添秀色雲垂清露潤豐肌鮮知潔素風神遠始覺紅鮮品格卑何日曲池亭檻上細看朝暮弄輕颸

高麗扇

排筠貼楮綴南金舒卷乘時巧思深何以月圓裁尺素自多清爽滌煩襟揮來振鷺全開羽疊去栟櫚未展心利用已宜勤賞重更堪精製出雞林

病起酬廷老傳十三丈

既有吾身似老聃却無道術類蘇耽陰陽授氣還非壯濕燥因時豈易堪動戒荒嬉情謾切坐膺消渴理宜甘見遺藥石誠多愧鄉黨無徵只自慙

元祐三年八月初六日得報已有代者歸期可數喜動于中載形歌詠

郡符剩下報新官不覺津津喜見顏但恠鵲聲連日好誰知鴻翼過年還心游象魏三秋後步入庭闈數月間別去祇憐風月夜不聞山溜響潺潺

送邢彦赴闕

士林休復歎棲鸞已向青雲刷羽翰漢殿舊聞稱錦繡燕臺當見握芝蘭張帆正值霜風勁策馬何辭曉月寒辭道此行須特達傾囊却愧乏琅玕

和李子約戶曹四紀權室

主人才術照幾先虛室端居寧利權誰覺市征非往日自知歲課埒當年高梧六月生秋色修竹三冬起紫煙平日紛紛議識地不妨澄寂事經禪

和楊中行朝散別試日院中即事

多士分袍日造庭設經議法與論兵不辭寒夜程文冗喜見明時道化行此日人懷平旦氣他時中有少年卿鳳毛已飽窺金術行聽傳家振大名

試院中聞初平別頭預上舍選作詩二首以貽之

拂曉文闈報捷音傳家始見勝窺金不隨門戶炎涼異須識膠庠德澤深日月光華今際會歲時風物莫侵尋欲知報稱君親處惟有忠嘉一片心

龍頭本是我青氊寂寞風流數百年素業久慙吾未振遺芳今喜汝能傳九光瑞日纔披霧千里修途要着鞭竹素紀名男子事莫令風味愧吾先

出院有日用前韻與諸公叙別

頻年承乏選賢闈自惜生來忝谷寒譽盡加三難自緞聽殘鼓五敢求安家思邇近真多樂已事分飛亦足歡

從此塵勞能脫否待尋蜀客試占看

和林安聖承議別試所鄙事

騷阻文闈塞容閑不堪霖雨作新寒蹭蹬塵鞅閑還好
喜得朋簪靜可安樽俎不陳無過舉笑談相酢有餘歡
共知佳節行相近須把程文總日看

再和

閩家門户本常閑澤室肌膚雅耐寒不惜春秋叅貢舉
（東注余今年正月被差荒徂南廟八月又叅別試所）況闈早脫報平安致陪盛集

無窮樂細閱雄文有益歡未必重陽虛過了黃花十日
尚勝看

歐陽叔向見予試院中詩答作詩見寄次韻酬
之

未歷藩籬見步陵索臺擿埴恍冥行滿懷駿獲連城既
溢耳惟聞中律鳴思巧本懃彫楮手心雄方怯棄繻生
十年世路師良賈今日纔驚利有贏

再酬叔向見謝

詞鋒筆力勢憑凌高共飛雲天上行清夜幾逢康樂夢
嘉時還嗣孟郊鳴人間雅道時無畏海内才流世有生
欲識篇章精密處披奇抉隱語無羸

次韻酬叔向

卞玉塵多氣已低可能符釆歷虹霓晉人自識三都麗
衆野誰教七聖迷設說違時清似水且謀終日醉如泥
奎閣自昔稱天府何事雄誇十二齊

壽潭師李金部二首

慶緒綿綿嗣伯陽何時能夢契嘉祥月低蓂莢光猶滿
風入林鐘景正長出去懷金參九列歸來畫繡得三湘
遙知當日臨佳氣還似茲辰贈壽香

汎汎薰風入舜絃西樓晚月十分圓懸弧門下占祥日
杖鄉相句出師年善謠詠歌盈玉葉壽觴頻舉倒金蓮
紫泥傾詔知非晚行看雙旌上日邊

漸堂

君家仲季樂天長書史優游共一堂雁序此時詳進止

鷗原異日竟軒昂階前蘭菊幽香遠塵上塤箎逸韻長
肅穆清風在華榜可令進躁坐銷亡

春陵聞鴈

余為春陵糾曹夜聞鴈聲因憶歐陽文忠公
有送道州太守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之句
益衡有回鴈亭

擁衾欹枕未成眠歷歷遙聲到枕前十月高風方永夜
三更疎雨欲寒天衡陽亭樹真虛爾瀟水篇章是偶然萬

里天南共為客北書從此喜頻傳

和純翁聞新鴈

出門無緒看飛蓬入夜還驚度早鴻塞外長蘆應已斷
天涯尺素竟難通青熒踈幌遮寒燼悉窣高梧奏夕風
今夜只應欹枕後夢魂隨汝到江東

和都城臘日雪

同雲為瑞上圓清臘日飛花落帝城雙闕漸迷鴛瓦碧
九衢勻罩麴塵輕戴溪有月舟方遠袁巷無人路自平

却愛馬卿詞賦好梁園一座盡知傾

和高郵監稅李光道承務

論交未必須頭白邂逅相逢轄屢投識似方諸能鑒物
言非萑葦自忘憂詩書已見勤追琢筦庫何妨暫滯留
但喜荒齋得佳詠清風和氣日休休

蘭玉才華夙有芳攜謙高韻慕循墻風流自與丈跡厚
淡泊應須氣味長屢見清談能破的行看素業驟成章
日生歎亨雖無盡投隙當來語大方

落帽山

落帽山頭雨脚長消愁還是感河陽勞歌不解淒涼意
小飲難投酩酊鄉共恨今秋辜綠菊相期來歲沃霞觴
須知四美人間少一笑千金未易償

寄蔡大資

巖巖巨鎮儲維嶽落落喬松棟幹姿物外風神時遠鶴
幾先識斷世元龜還逢周寢占熊旦恰是商巖肖象時
顧瞻東溟為壽酒一年一度獻瑤巵

項王廟

劉氏功名未足多謾將帝號指山河楚宫一夜雖虚亞
漢殿百年還藝黍今日祠堂香寂寞當時江水自逶迤
有靈若愧生前事應悔初爲蓋世歌

用韻贈陳縣丞

明明直理與時紛曾把清心子細論百慮已知歸妙道
一塵無復寄靈根時來或可紆藍綬興盡還思杜蓽門
異日儻能追逸駕相忘不必近林園

湖南運使程大卿壽

時來嘉會一陽新慶屬高門誕哲人杞梓挺材周世用
珪璋含徳足天純酒熏爱日凝和氣香觸寒梅發早春
密運陰功方寸地默增遐筭有明神

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天漢橋月下閑步

納來步月上銀潢天宇無塵夜色凉雙闕髙尋佳氣聳
三街平覩緑槐長沉沉琳館東西廻裊裊珠樓左右光
歸去不須尋蜀客莫教知到斗牛傍

高郵張生出所得詩畫一軸求予作詩因書

千巖秀處有扃丹不駕棲鳳欲五秋金味未應甘腐鼠
霜翎時自下崑丘塵埃漠漠長扃户雲月漫漫獨倚樓
好事古來長恨少碧霄淸思爲君投

宿西禪寺詩

湖湘跋涉今猶近淮海漂流昔早曾擾擾未能逃鞅掌
星星祇見變鬅鬙驅車曠野猶飛雪税駕閑窓已上燈
飛錫不移緣思息須知人世盡輸僧

送道守董朝散

香穗氤氲雜瑞烟條風新轉早春天喜逢慶集侯門日
銅竹榮居郡閤年清曉十分圓玉兔歡霄萬斛照金蓮
祝詩聊致宫曹意上古靈椿自八千

錢秀才索詩用韻酬之

新詩字字脱埃塵幾效中郎歎妥辛他日合爲仙桂客
此時何愧布衣身更無狐貉元非耻直有簞瓢不是貧
霧豹南山饑不下未然尺蠖解求伸

次韻和潭州尹卿批陪同年運使大卿知府安撫少卿知郡大夫飲會

一聲渾化未來宮當日聯飛真乘龍策足津途趨要切接庭筆橐獨纖褸青雲榮貫誰同得白首朋儔此幸逢樂事晚生曾未識强賡嘉句想形容

題朱中老宣德墓亭詩

不矜鄉板早爲賓不數恩綸晚及身物識儻來忘世累學隨所遇澤吾民鴻冥輕舉閑刀刀舟壑潛移冷隙塵

今日戶庭皆似舊共知君有克家人

雲溪居士集卷九

雲溪居士集卷十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七言律

贈孫純臣居士

鼓腹酣歌七十餘臥龍山北寄遺廬滿堂常見斑衣舞填巷時來長者車負郭稻田終歲計置家蘭圃足晨疏閑窓終日無餘事時展青囊一卷書

上南都權府提刑孫太監二首

聳華簪紱冠諸公三十年前渕水東造次談經皆振玉從容遇事盡成風心遊迥出奇塵外名品橫飛碧落中鼇鑰憲臺誰重寄方看平步入鵷鴻

摳衣平昔登門下曾許横經近絳紗江上一言冰玉遠天涯長歎水雲賒不才漫忝朱爲綬承學終慙髮已華今日姓名猶見齒尚因提奬衍雲槎

舟中望金山寺詩

小山蒼翠出江流山上精廬空外幽午影樓臺連北固

夜聲鍾磬到揚州客帆飛過未栅角沙禽歸棲碧瓦溝
南去北來長樓樓畫棟何日暫遲留

送徐嚴移光州仙居令

邂逅舊愁無半面追隨今恨只三旬高才鋒穎凌長劒
和氣舒遲歷九春百里莫言猶偏仄三年亦可溥經綸
古丹應有遺方在好使靈功被此民

奉酬劉令見懷

世路差池慚自嗟眼前隨分過年華山中尋藥後青峰

海上將鷗踏淺沙懷舊愛君交態厚題詩寄我素封斜
爭知御物隨人冷十月東籬未有花

臘後感懷和光道韻

達人蔑視千鍾祿曲士驚談五石瓠臘盡旬憐春氣近
月明誰念美人遥鉛華次第開梅蕚金色依稀着柳條
莫問陰山更陰處數峰殘雪未全銷

過魯太師廟

余崇寧三年宰新安四鄰五邑乃河南洛陽
澠池壽安河清皆有蝗獨不入縣境冬部夫
至都城往來經由廟下因以賦之

漢家循吏得民深素業流風尚可尋愧在盛時操短刃
遠來鄰壤效鳴琴敢論異事追前事所喜仁心契本心
棟譽再經馴雉境一瞻遺廟想徽音

題普照寺詩

剛起閑情逐隊行忽逢蕭寺眼前明修廊有蔭僧趺坐
古殿無人雀啄聲咫尺都城塵不到尋常林木境還清

逸居試問輪蹄客過此如何不解驚

高風

一傳肯來忘暑月兩旬輕舉薄雲霄非關漢水魚盈鉤
不為宜城酒滿瓢方外采真欣淡泊人間知足得逍遥
高風可是陶彭澤歸去田園為折腰

陸彦則索詩寄之四韻

辭官才喜此身輕忍以賓樓損性情蹤蹟舊來高叔夜
虛聞今日似淵明願酬美意情難切強綴狂歌曲不成

應有朱侯偷笑我壯年不解請長纓

壽柯運使

九十韶光饒十九高門曾是弄孫璋熊羆夢寐當時吉
龜鶴年齡此日長劉晏已知塵外計曹參行見趣歸裝
更看德善流芳處濟濟斑衣滿畫堂
曉來遲日上高堂珠箔玲瓏錦席張玉斝騰波行旨酒
金爐生穗起真香融融喜氣凝庭戶拂拂歌塵下棟梁
許步桃蹊無以報但祈眉壽獻篇章

趙防禦新闢小齋詩以貽之

隱操真全不倚山小齋新闢戶常關窻延晝白明丹府
聽養春和潤玉顏何必金絲喧晚夕祇將植拂伴虛閒
人間興味元恬淡不見輪飛倦後還

代湖南張運使賀蔡右丞詩

高步英躔恰妙齡曙華相照有餘榮早逢周室尊儒雅
親見文公建太平可但清標稱玉潤共知具體得金聲
廟堂方契千年會側聽康哉語載賡

送傅彬老檢討赴宜興簿

不是雙翎羽未齊天門欲到失雲梯眼前且看神仙府
身外休論枳棘棲百草讓茶先有味一瓯挹水近通携
扁哥避近須乘興細看東風卷畫溪

次韻湖南張運判會春園新亭之什

落落長松滿古園沉沉碧水遶新軒于今人物情難别
平昔池臺跡未昏身外無塵紅入座眼前有酒綠盈樽
更將好樂無荒意深入無生不二門

田家二首

莫笑田家物象微柴荊未肯愧朱扉槿籬花發錦步障
茅逕葉齊絲地衣葭葦吟風環竹屋鷺鷥浴水傍苔磯
蔬菓茶酒有餘味笑看庭陰春又稀
繞舍澄濤玉色方夾堤寒樹儼脩廊霜遲留得穫陰綠
秋冷全無潦水黃獨木短橋通別圃櫝盧新麥出高牆
終年飽暖人生足何必崎嶇走異鄉

卜居

桑弧蓬矢是男兒故園松楸亦重違架構自知惟壁立
綢繆誰敢羨螢飛桑麻地狭妻孥笑堂廡簷底燕雀稀
清世薦才何所用求同鬧舍未應非

詩酒六首

大經讀書勤苦外青來文會盍簪中詛盟吾欲出三物
續社君當國九翁綠橘未題霜降類黃楊還長閏餘叢
後成若援蘭亭例金谷樽看誰罰空

文力猶能草上風後生橫槊關詩中諸君共利先登將
一我甘為左次翁水至細流皆入海材為直木必田叢
筆端滚滚淳于髡未覺膏油炙易空
辭官各歸千里外滿城不出數家中得詩夜共喇驛客
決韻時來寄子翁已分鸞鸞垂翠保尚能魚目亂珠叢
人生閒裏還無此白首光陰過莫空
已在淵明歸去後只消長慶醉吟中詩名未到出藍者
酒德忘為舍白翁刻燭分題吠毎喋揮林多酌指如叢
擱街柏手兒童笑十日醒無一日空

殘醉偶思京輦下戲言堪入和韋中詞因公度李道可
印借夢卿成獨翁荒旌定遊詩律外風流誰筆笑林叢
狠而不死非文武羌爾牛刀未可空
商權文章論安公扨雲千仞將壇中詩人何地可安我
醜婦今朝纔拜翁雕玉苦心為楮葉鯖衣謾服東皋叢
南藩寄謝梁兵部險韻無勞鐲斷空

暖齋詩

至足無求獨處同小齋和氣日沖融几筵已得嘯歌地

赤白何須管畫工況有午簷容愛日曾無北戶名寒風
清心迥出塵埃外詎見高堂敬仞崇

雪中寄徐主簿

出門四幕雲垂地舉目千花雪映天況是光陰猶故臘
何妨時日在新年不辭登頓行長道但喜豐穰屬大田
遥羨風流棲枳客一樊檀篆達誠虔

次韻酬道州同官雪中名飲

千林臘雪綴玫瑰爲送豐年好信來有客倚樓吹玉笛

何人立馬傍銀臺書齋喜白臨窓紙粧閣驚歲照臉梅

清景可憐佳句重為君隨分把金巵

和石太傅錢湝僧含圓爐余將先往蕭山不預

其會

後進多年仰碩膚相逢知恨日將晡惟懷想不辭醇酎

高論應須出大鑪屋藻舊欽梁上客清風今識漢潛夫

初愁不預芝蘭列（原註所謂去芝蘭坤照皆佳士）和得陽春愧已無

題畫鷹

高飛遠走可人憐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展為狙

自甘平野掠紫荊心愛狐兔紛難盡眼看豺狼恣不平

莫倚絲縧金鏃美弓藏鳥盡汝須驚

失題

暑往寒來春復秋東西南北一萍浮吳鈎越劍雖常淬

梁苑秦關祇漫遊場屋同盟多爲列鄉閭小子亦封侯

失題

十年窓下勞螢雪今日明時護白頭

分宜浪跡學希夷豈令將身涉世為無外縱知皆是幻

有中寧免強隨時懶於中散人雖覺貧過原思已自知

若有一廛容定者肯將塵鞅自羈縻

挽張約之

盜跖有年顏子夭千秋此理竟難昭一枝仙果方成實

三葉階蘭已盡彫壯志永違祇自恨清魂一去更誰招

猶勝伯道終身後應得幽冥慰寂寥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一

宋 華鎮 撰

本體詩五言排律

元夕

節物隨時好元宵興味多常年苦風雨今夕偶晴和天宇看氛翳星華浸月波六街紛合遝兩觀迥嵯峨平昔財多裕歡心慮靡他深沉閑閣苑窈窕引巫娥百斛澄瑤碧千枝列芰荷珠咽激清脆霓袖競婆娑顏頳將醉態穠螢命友歌消消催急箭鼓鼓尚鳴鼉縹緲飛華幰丁東振寶珂東西歷登覽南北遍經過不惜雲璽墜祗看牛影俄恨無夸父足擬揮魯陽戈出入心忘計晨昏用有那佳時徒共樂歡事不同科牽率調絃管安排具綺羅有裘虛腹餒那作醉顏酡不見三千屐難逢十二樓寂寥蟾西上誰問夜如何

贈越倅胡郎中

天上元宵夜中階瑞氣豪乾坤扶曆哲山嶽孕英髦識良來澗才華北斗高序遷登丰判清選陟諸曹慶旦回新律邦人爲壽醪椿齡祈永固榮應呂虔刀

寄焦公澤

身世旋遷轉年華激矢忙漂流輕楚越契濶易參商竊祿三千日行年二十霜金聲留逸響玉潤有餘光仕路雖叨踐心蹤未敢荒軒昂遺俗物感激企前芳燕雀驚鴻鵠鴟鳶嚇鳳凰領都無益子適國毀匡章書席雖云遠韓門未見忘餘金頻減價校杼幾銜牆素發微難任流言衆覺强蔑言曾屢轉攻鼓或相將聪思周賓嗇來居爲計鄉一門如旅燕三世寄飛梁何地逢遺束誰垣有樹桑釜魚時有范儲石每矜楊儒術資班見鄉評假寸長芹黎經伏臘菊藻備烝嘗帥絜虧冬蒿丹船薄晚粧晚蟀無重巽濃雪有驕陽唐牧虛曾入齋飛宛未翔十年勞俛仰三釜足凄凉懷刺終思重車塵舊駐望有懸猗頓富徒效老萊裝曲衣求端影奔車倚怒螳力微甘黽勉道拙分推藏好惡鄉人僻風波世路常棘薪今含

重依蔓苦還傷頰舌知無補絲桐或可量未教輕割席
庶復許升堂

送湖南運判張朝散

幽野萋含秀周朝參爲新祇園纔見谷象嵩嶽復凝神鍾
卯天休裔書林世貴人江山勿秀氣珠璧具天直三篋
傳遺緒前籌起逸塵人間欣得琉席上萬爲珍平步將
英毅長驅歷要津星軺卿按指元禹佇經綸熊夢祥占
日斑衣色養辰雲鵰方萬里海鶴本千春

寄蔡大資

德緒先流慶高門早誕賢星杓方歷次義馭欲周天博
大天殊稟高明道有傳逢原從左右中禮任周旋綱轄
提携早樞機委寄專先猷重有作廟筭遠無前避寵辭
帷幄分華出潤壓條流國外事談笑樽中權吏膽銷精
容民心適靜使節閒清落日才聳碧高煙世路觀無跡
神機體善淵絃歌隨絳帳筆削起韋編已覺留司久彌
增注想堅鈞衡終所倚來鶴佇來還今日知祈禱靈椿

北大年

水壁

江南曹生畫壁在高郵禪居寺三壁爲澄瀾
輕波二壁爲驚駭之勢

畫手圖曹霸伊人豈裔孫窮神遊江海遺迹在牆垣發
地驚濤起扶搖疊浪翻來非自昏怒去不爲鯨吞咫尺
重淵險尋常萬里奔氣疑蒸宇宙勢欲浸乾坤但見揮
長筆誰能測巨源江洋須駭膈窒突然驚捫湛湛將登

處悠悠疊細根輕颸掠伊洛瀾岸浸湘沅怒勢功猶熟
飛瀾地欲掀滄溟擁神島窮髮運游鷗槃礴應無顧安
排自有門風威參造化無用巽踵渾歲久人雖遠塵侵
墨未昏依稀逢海若髣髴弔湘魂從客縈多累乘桴特
未援時來觀浩蕩聊用倚塵煩莫使蝸涎篆常令墨妙
存不勞浮渤澥已似涉崑崙

送新廣西提刑曹司勲

勲業平陽重才華子建先高風延世濟大筆得家傳事

全胥游力詳新盡應弦從容登桂籍慷慨躡英躔不下
文彌蔚曾磨盾更堅鵷鴻領義路旒康賞辯綸善誘恢
師範良圖慢慕蓮雄鳴聲閣達高舉勢騰騫中外資裁
制交遊喜薦延入趨蘭省秘出擁繡衣鮮封域三苗舊
江山五嶺連楚風輕有素蠻俗混難銓飛輓歸豐羨經
營出靜便霜威嚴不試鏡照明無前玉石胥中判龍蛇
度外指寘心投至理寓典起新編不羨懷沙潔羞稱賦
鵩賢圖茀方息駕隱几欲忘筌杯水澄朝彩爐香炷夕

煙有餘論墨妙無聞及廷籌筆實淵相外聲名日月邊
沉封俄迅激竹律未周旋畏景明流石熏飈務沉結星
車塵嶺發虎節起湘川雨露恩無外乾坤施不偏遠民
傷側陋天子重生全桂永泰開郡坡璣舜繼年平反須
利器致履屈華纖賤子曾昂首清途想側肩希聲元寂
寞坦履素端蹤世路誰為偶臺階竊備員機心寧及俗
直道尚倖天宜樸為郎被難加出將鞭神棲南郭隱心
醉北窻眠大匠微無棄幽芳早見寒斲輪慙妙手傾蓋

勝華頗英吧王莛馭空矜郗泰船雲移難就蔭蟻慕漫求
羶越嶠暄涼異周班且莫辯行看戕槐棘應紀紹闌基

魚戲新荷動

風日向清和游魚水面多逶迤浮巨壑搖漾動新荷密
倚纖茄（按茄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原本作葭誤）轉輕翻綠影俄參差吹
弱藻斂潛起微波躍躍同盈沼洋洋類舞河因知濠上
意不羨越溪歌

嶧陽孤桐

大樂潛生氣徐方播結融嶧陽鍾異物山木得孤桐特
絫千尋聳清陰十畝豐夜聲通渤澥午影到崆峒雨露
偏垂德陰陽曲致工和音來象外鼓有孕區中不羨樗
無用常畀桂有叢人期瞻舜日自信達堯聰動植悉難
感神明庶可通鏗鏘雖固有翦拂未曾蒙合梓纔知美
絃絲乃見功名當叨禹紀材實待夔攻埋沒如邕爨栽
培異楚宮山禽曾不識丹鳳每來同流塹凝朝氣滄涼
汎曉鐘發揚蓋谷黍球散悅江楓響與蕭韶並寧隨歷草

空儻教承搏拊焉敢避磨礱功用施清廟聲華發大東
知音何以報願為奏南風
送越州僉判徐狀元赴闕
彼美司刑士言辭越幕賓斑衣登彩舫羅袖擁彤輪重
過千年會程捐萬壑春拂檣風習習汎柝水鱗鱗仰念
當朝律高還治古淳嘉猷宵建置弊法不因循食餅無
容畫觀龍必貴真進賢非積累懷寶免沉淪徒步舟黄
閣元台出渭濱昔年書舊史今日在楓宸志士休歌鴻

儒罷泣麟不愁長待價祇恐未能仁盛世當千士明公
第一人詞場無大敵桂苑絶前塵雅譽多材藝雄居要
路津規為真大器薦擢易常倫紺髮年方壯清光日向
親橫飛翔禹禹雖去職絲綸學問功無愧經綸志必伸
善將東海內罩可下天民既得風雲便應為柱石臣已
知材似杞惟貴壽如椿猥以凡質同居晏粲辰問年
雖魯衛語士過齊秦敢謂苗堪揠惟知竹有筠毛公方
喜檄原憲不憂貧春至寧栽柳秋來未憶蓴況逢青眼

見何慮白頭新戮力尋賢軌虛懷慕德鄰願言登左右
無惑棄輪囷
送越倅胡郎中入京
雄鎮揚州域前聞越絶靈天文直牛女地勢壓滄溟覇
業雖陳迹王圖乃舊經遺風終樸素彌世慎儀刑紓紱
宵英發東軒畫德馨迄今無僭濫自古底安寧碩德居
華旦清資應列星司城進新秩（原注時初改職方郎中）別乘舊揚
舲（原注公前任泰州通判）妙譽高藩翰嘉名薦闕廷自堪剖符竹

猶此駕屏星稱替無遺恨平反得所聽威儀嚴肅穆文
雅煥青熒裁決真穿緒經綸甚建瓴屬城常乏守茂績
可書屏（原注公兩攝湖州一守有政聲）一宄士終何感丹心獨觚
倫理脫吳阪知賞謬柯亭（原注公前秋監試錄辛中選郎座恭）述業知
晞翼多開愧識飈風非匠石合舞斲庖丁濫擬寬場
藿叨曾食野萍焉門俄暴鬣陶夢歘推翎捧檄終堪喜
彈冠詎可停未能餐沆瀣安敢臥清冷山藪容樗櫟川
河納渭涇不教長在澗還許預充庭破竹期迎刃提刀

更發硎有緑重畣迟何處復伶偶穩步封崤底長驅遇
并陘放膽丹闕鳳來覩賁晉冀先哲猶明白徽才乃拾
青既雲新籍桂無復故囊螢寒谷逢陽律幽姿得震霆
心誠期秉石蹤跡免如萍矩範茲親覩藏音此寫聆執
鞭欣有自整駕恨難局杯水適擱樂壺漿擁彩舲鳴鉦
發蘭泚疊鼓起蘋汀鹿驥雖云展黃陂未易形度刃方
電發扎栩任塵寘仲見賫人伏行觀病者醒駭心逆旌
拂引頡顒郊坰

送湖南提舉呂朝散

公族流芳遠侯門積慶長玉田收地實蘭畹毓天香岐
嶷英姿妙雅揖徳宇強獄重分秀氣歸宿注祥光世濟居
彌厚官成動有章題輿高右浹持節重西湘二九朝陽
永中秋夕月涼誕彌逆節至嘉慶肆筵芳積篆金爲罍
榴花王作觴願言齊鶴壽千步駐鵷行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二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 七言排律

和通州李判官 并序

晉伯判官年契按行下邑垂示新詩粉飾過
稱固非單淺之所敢當仰服意厚難以虛辱
謹次來韻上謝

憶昔元豐第二春叨陪逸駕預官論循頻州縣從勞職

未報君親罔極恩居與莞蒲依海角出隨鷹鶩走江村
間心秋合尋三徑倦翼寧栖憩九門羊棗章占如志養
萊衣欣有奐斯縣他時未免煩陶鑄只就同年句漆園

送趙師程給事赴召

清華仙殿圖書府原注公職集賢殿修撰 貴近東臺侍從郎寵被
買臣榮過綬來臨安石宴遊鄉下車建設先條教發席
施爲盡紀綱鑑物淨刀聽上水臨機鋒銳喻千將威積
直為椎姦充德惠陰知佑善良意匠經營真有趣軸機

裁處動非常謹嚴庭訟情無失原注公遠謝廳于府西堠下人舊所訟外獄情多世檢察民輸弊已亡原注公創和買夏稅場於寺門左右以絕往日之弊坐使
姦胥難用巧黠令雜俗盡知方淳和只有與廉遜肅治
庭無敢弛攘蓮幕終朝閒筆削鳳扉經歲絕桁楊猶藍
根起都城美原注公重建鈔林寺于前城中縣梁新館增延使者光原注公築館以待往來使者日為皇華館翦拂散材充大匠吹噓寒谷變春陽原注鎮自公薦送部選處奈三年治最騰歌頌千里聲和協雨暘原注府累年風雨時名何但編詩稱五袴已令比屋有千箱原注時年歲屢登

風流自得篇章樂原注公當世詩伍在越尤多唱和閑暇人驚日月長
禾黍有時羅綺繡朱轓到處擁絲簧尋窮萬壑幽深處
踏偏千巖紫翠芳原注公政成多暇雲門蘭亭常得遊從絕唱未饒元相
國原注元稹之在越與副使竇鞏賡和蘭亭絕唱公與僚屬繼之遺風獨稱賀知章原注賀公故宅頹毀已久公命繕之香山圖畫知耆舊原注公與致政步評致政步張二趙公繪為三老圖魏闕心誠想未忘下國可能留近侍妍材白合
在巖廊祥光一夜生台座優詔平明出未央漢殿果深
思董賈越人那久得龔黃丹書東下隨秋雁畫鷁西征

排皖宿不獨飛章留去較原注時安司有之公兩任又況多扶老擁
歸程已知五袴終難借猶擬曹侯且緩裝送日參差看
竹馬傾思惟只詠甘棠既當帝闕臨梅嶼更憶吳門續
畫堂原注公始蒞方成新第前席虛心言注想攘鞍壯氣正康強
七城異績雖云遠原注會稽統浙東七州萬室蒼生衍有望褰步
有心隨軌轍夢魂終夜倚門牆

附處

次韻酬桂陽石知監懷鄉見寄

南北周旋事屢更剖符纔喜慰蒼生表盈無滯錮條密

萑鼠難欺獄訟平樽俎有餘今北海篇章多暇古宣城
桃源善慶時難擬金谷風流世有名榮擁雙旌忘自得
永懷三徑念同情鄉閭分義千鈞重筆墨才華一座傾
官異微之慙未稱叔牙子愧非精折腰寂寞將何遣
旋聽龔黃布政聲

湖南運使柯步卿壽

星杓旋指始回寅遲日烘天放再旬安寢熊羆通吉夢
高門弧矢見成人江山孕美寬為量奎璧騰芒秀入神

學苑遠窮三篋富辭林榮占一枝春分麾閩越閒餘刃
賜筆中臺橘逸塵棘寺入陪鵷列久湘源來著繡衣新
笑談已集金穰最將膝無遺玉石真不渾高才親遠使
吏將和氣裕斯民華資分合歸無已眉壽陰須付有仁
幕下晚生欣庇德强歌精意指靈椿

用石柱陽韻謝左判官陳司理見寄

曾把清談佞屢更解衣聊足慰平生共觀雲物懷虞帝
爲引漁翁問屈平一逕曉風分客路兩邊春雨暗山城
寒林不見遷鶯語古壁多逢逐客名懷寄遠遊[illegible]守句
愛忘深識故人情參軍筆力湘山峭幕府辭源峽水傾
刻燭賦詩曾有意臨池揮帚未能精强將西笠臨風擊
終遜琀璁戛玉聲

挽宗嶽琴師

神仙去住本無家此日人間漫歎嗟華表偽傳歸白鶴
洞庭誰見袖青蛇道山兩拂談經屢滄海頻乘犯斗槎
雙玉佩沾天上露五銖衣識洞中霞林泉投老心猶壯

京國歸來鬢未華短褐從今牽薜荔祿耕依舊種胡麻
風生謝傅團團扇花隱堯夫小小車逸興逍遙舟不繫
新詩妙絶玉無瑕松邊對酒依盤石竹裏分泉洗落花
一自奇賓餐沆瀣更誰黃犢侶麏麚丹初封禹雲猶濕
棋未收枰日已斜每遇竹軒深有恨獨憐溪閣靜無譁
匣中不見龍三尺畫裏空餘雪兩髭回首方蓬歸路遠
五雲愁殺樹交加

宫使蔡太師

天貽真宰輦重熙何日來符命世期五夜讌遊元夕後
三陽交泰上春時緣師事業前無呂先覺心靈世有伊荀
斡化機熙帝載暫休祠館動民思和羹終付鹽梅手仗
節難稽柱石安華屋早開丞相第寮來新賦我公詩細
棖滿曉光風轉棗字咸縈淑景遙為帝具瞻何所頌祝
公眉壽等蓮龜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三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五七言絶句

謝戎都揭匯秀才惠邛州竹杖二首

臨邛石上老龍孫雪抱霜封有舊痕鬚節已知非俗物
更堪來自草玄門

邂逅相逢又别離騤承佳貺意何其應持越絶開雲客
豁似臨邛瘦竹枝

過澗

兩山分處水横流渡水登山趣更幽却憶當年謝康樂
等閑羈束為封侯

河上

沙頭兩兩飛歸鴈水面茸茸長緑蒲知是人間好時節
不妨河上弄泥塗

閒歌

來時梅蕚粘殘雪歸日桃花簇絳羅農事不妨河事了
齊聲連路踏春歌

秋風

秋風昨夜落前林放出千巖秀色深欲結草廬歸未得
倚欄空負季鷹心

上碩侍郎詩并序

內翰侍郎卿丈置酒與錢叔凭同見招既至
獨携錢於後堂出小鬟為侑因成一絶投獻

西溪風流古到今油油卮酒待青衿後堂不許聞歌舞
始覺先生見與深

渡嶺四明山中作

嶺路林梢一線通肩輿直上拔林風眼前遥見東山樹
却顧青衫愧謝公

四海

四海田廬自有餘置錐無地欲尤誰鷦鷯莫歎一枝少
更有寄身無一枝

歷陽道中

江北江南未定時襟喉此地繫安危顛营故壘皆無没
日落寒生楓樹枝

江南湖陽

未俗頹風正正悲當時强項是男兒君王不似南陽日
此事寧教女子知

石磧漢高帝廟

黄屋何曾駐未央十年関外蹀寒霜靈祠今日秋江上
門鏁丹楓似楚王

緱氏道中口占

入閤自有上天梯座時靈標略却迷不見吹笙王子晋
獨乘玄鶴碧嵩西

立春日雪

金縷未徧千門柳玉葉纔分五嶺梅青帝似憐芳信少
更教春日六花開
斜入芳庭沾綠勝落鋪幽徑點蘭芽謝娘子細臨看取
不是楊花是雪花

挽饒法主

緇服薰修九十春法筵長為指迷津忽未冷銅爐火
已作他方應化身

方城道中值雨

重雲三日鎖前山麥隴泥塗尚未能行路春光已拚弃
任從風雨作輕寒

和叔凭惜春

無計可能留永日有情何用惜芳春明年還似今年好
拚作花前把酒人

柳暗曉鶯鳴樹底簾垂午燕簇梁頭東君暫去無多日
且放殘紅逐水流

登舟夜作

一掛天官籍姓名半年歸計杳難成夜來夢覺蓬窗冷
枕底驚聞流水聲

溪行

淥波漾漾日西來波上魴魚撥剌回喬木兩隄連翠幄

春深誰復翦儕救

過牛頭山

千巖秀處見家山東望重江未可還今日馬頭逢翠阜
且垂鞭袖一開顏

贈溫碁張子常有詩見懷用韻因成五篇

鳴玉琅琅振小舟銀鈎婉婉照清流如何漢殿凌雲筆
肯賦寒山水石幽

寂寥不見李膺舟時倚西風欵逝流小吏忽來傳秀句

春容頓覺滿山幽

一來海角繫扁舟兩見天南大火流鍾鼓不聞昏自曉
崇荊常閉冷還幽

懷才自是濟川舟術業曾非西北流禁掖言歸應不晚
海山未去且尋幽

曾乘碧海馭風舟幾抱蒼崖噴雪流想得更當和局重
也應須記賞心幽

和河南府倅程朝散徐氏僧舍題壁

塵機不動有餘清逸靜孤飛在杳冥想得馬頭無限思
碧雲隨處見瑤屏

弦月

人間離別最堪憐天上嬋娟思亦然昨夜廣寒分破鏡
半奩飛上九重天

宣化道上望鍾山

望外江山千萬重此山秀氣冠山東可憐秋月登明夜
怨鶴長悲蕙帳空

題畫

栽松累石吠藤蘿萬物形容數尺間會得秋毫非至細
可能留意羨他山

陰影

昇時冉冉落如飛烏兔由來不自持莫作人間天工語
是中都有一成虧

出南薰門道中詩

玉津槐柳綠成陰歸路春光步步深名宦未多年不少

到家聊綴北堂心 一笑

和劉叔懷見寄三絶句

風前雙鶴舞金衣來逞新詩過竹扉逸響琤瑽鳴玉腕
雕章縹緲朶雲飛

冥冥心地外參寥淅淅松梢掛飲瓢揮麈縱横志孔墨
寄聲遐追得劉蕭

清世儒冠不賤貧一竿誰復釣溪濱看君隻手春條緑
策足應須據要津

襍詠

不言藻繪文章悪也識青𥁋氣味珍春夏已休秋欲晚
明時開口羨他人

自是不耕仍不種年來何處覓倉箱秋冬莫遣還虛過
圖取前春有稻粱

秀色豊肌凝曉露新聲睍睆弄東風芳條已密無尋處
粉蝶雖低往不通

鶯老陰濃晝景遲園林又是過芳時看頭粉蘂年年好
只羨游蜂野蝶知

蘭膏不抑鬢雲垂紫玉拈衣慣自吹西望陽關何處是
寂寥空度杏花時

蓬鬢荊釵映龍頭玉顏猪狗分司游眼前不見昭陽殿
誰復將心望晁蔬

芳年春色五雲車皓腕空留給縷紗燕子將雛鶯語老
東風又是落宫花

駁遝鳴騶里巷喧怒忽來覔孝廉郎千年親見風流事
只是空聞舊史傳

祝爲朱轓接鳴言不愁長吉賦華軒羽毛果是沖天物
領借扶搖上九門

苦竹城

一葉扁舟潋浪花當時兒女亦驚嗟歸來苦竹城邊就
始覺忘家是保家

歷陽試院閣角

英雄領沛亦風流長嘯寒生畫角愁今日江城朝暮引

空教鷗鷺起沙頭

試院初聞蟋蟀

窗前落盡梧桐葉林下新聞蟋蟀聲瘦骨不禁秋氣重
夜深虛幌夢魂青

過永城寄知縣陳宣德同年三絶句

惜別欣逢一紀餘世途惟我最差池當時俠氣無年少
今日青絲有白絲

昔年同看杏園春千載徒勞走路塵試問風前攏板女

何如月下倚樓人

擔葉晚風愁去日桃花春水喜歸時變見猶在隄邊柳
准擬同看兩岸絲

海門道中望山寄知縣朱宣德

一抹青山倚碧虛逢知山下是仙居東風桃葉堪乘興
不畏長江畏簡書

葉縣

變見歸去玉京遊塵滿東風暗驛樓唯有汝墳東逝水
春來依舊綠波流

郊原

分苗刈麥滿平田繰繭聲爭澗水喧我亦方懷三釜樂
暫逃塵鞅過郊原

曉來騎馬出郊原却憶年時此按田流景已過三十里
如何容易又經年

舟中盡復同官陳慰見過從人不報起來以詩
謝之

賴將心緒逐波流欲枕蓬窗萬慮休貪逐化人遊帝闕
不知梅福過扁舟

六月旦有芝生于小廳之南楹連葉七層顏色
黄潤常有露珠附絡其上觀者欲息以為祥異
因作三小詩

金黄七葉句晨數人道曾標瑞應圖我已無心邀世福
不須三秀巧相詆

品彙皆從化育成無根神草為誰生吾皇茂德參天地

好向甘泉植九莖
芝英服食壽能千葉笈仙經每細看久視長生吾不羨
任同凡草一時乾
洛陽橋
壯年已欽洛陽名今日親來橋上行疊石根盤連厚地
凌雲氣勢壓滄瀛
再經西禪寺二絶句
我為人役走塵寰僧老空門不出關身世也知皆夢幻
靜頭忙著不如閒
三時五度到西禪春雪秋風暑濯天試問經窓長宴坐
何如塵路走終年
閒令
閒令當年亦蕭索猶來籬下醉流霞閒門今日無人到
頻得寒叢未有花
起工
龍骨穿雲水上天熊蟠扶地土成川朝來泥掉邊湖處

日落星河已湛然
會稽覧古詩 按鎮有會稽覧古詩一百三篇永樂大典未經收入今從厲鶚宋詩紀事中錄出僅存九篇鶚乃據諸會稽志者每題下各系本事考寶慶會稽續志稱鎮會稽覧古詩百餘篇歷按詩家考傳紀以及稽宦遊俗成見採摭是鎮作詩時亦必自有解題然于覧石筍下乃載及高宗末年及孝宗末年事鎮于元豐二年登時考核其卒其上卒時制書有云四切名第二十八歲老工置余酒書亦云然以年考之鎮生當在仁宗皇祐三年歷高宗之末年當百十四歲孝宗之末年則百四十三歲鎮即壽考亦萬無及觀陰與以後事况鎮子知成方始與十三年以鎮遺集已序于梓始則在高宗中鎮存已久尤難無可證其所集解題或出後人之手成據本有之句生入復門且以時事均未可知鶚初考深考而直集志長錄然謬甚矣然竟刊夫辨題恐無以彌縫姑今仍依訛事本附錄逆下而從付辨正於此
鐵門限
王中令裔孫智永善隸草為世所重求者
弗塡户外之人如市所居限頻為之毀以
鐵固之時鐵門限真草千字文十九年成
一千通柳誠懸稱其書得家法世傳右軍
蘭亭弟子辨才尤如寶秘貞觀中求之不

得至使蕭翼設奇取之山中父老尚能道
其事
鐵限曾旁迹未移千函草字了無遺蘭亭墨蹟何由見
祗說蕭郎即奉使時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列覽刻石紀功故曰秦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路曾臨到上頭眼在眼前終不見
不知登望竟何求

樵風涇

鄭巨君孔采薪若耶山中得仙人遺箭歸
之而復便風之報千載之下朝暮不渝
碧山重疊水溶溶南北暮來旦暮風若坐會稽真勝絕
樵種猶是漢三公

城山

其中山阜四面宛然城堞吳伐越次查浦
句踐保此距吳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
馬池泉中産嘉魚越拒吳時吳意越之乏
水以鹽魚為餉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回去
兵家制勝儲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彼一雙文錦鯉
望望十萬水犀軍

雙筍名

在上虞縣釣台山高百餘丈若人晁而對
峙者其巔有異花每杜鵑啼時開若霞錦
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

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千尺相高卓聳孤而餘雲外露嶙峋昂湖去蒼髯斷
三載叢花不記春

放馬澗

在新昌縣支遁林放馬之所咸譏道人養
馬不韻答曰貧道賞其神駿
春艸茸茸澗水清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縱復雙蹄逸
想見風前蹀躞聲

虞國墅

在虞姚羅壁山襟帶溪山大勢其體金谷郁太宰編遂諸境棲情于此每至良辰携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

山列翠屏圍碧落水流鳴管繞平田郁家池館荒蕪後
金谷形容自渺（一作究）然

燕竹

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因以為名

竹筍黃芽欲老時古梁日暖燕初歸他林未聳千年翠
此地先抽一握肥

孟橋

橋南溪孟營宅也

溪上還珠太守家小橋斜跨碧流沙清風不共門楣改
長與寒泉起浪花

附五言絶句一首

聞酒香戲作

下蚓叙泉腹高垂遥露膓如何不能飲空羨甕頭香

雲溪居士集卷十四　　宋　華鎮　撰

論

論志

按論志一篇批叙著論之旨為目三十有四篇四十今釐併編次以符三十一篇凡以志論初論事論人材論科舉論教化論附見論兵論見事論言等凡九篇

昔孟子言士之尚友者論古之人頌其詩以觀知之所趣讀其書以察事之所行論其世以稽合是非而辨其得失志趣于事變行違于物宜聖賢之士也斯可以友矣志之所趣則悖其變事之所行則失其宜是亦疎妄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論古之人者如此蓋古之有道之志士不虛達事無苟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契行之所從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積盛德而成大功聖神相因雍容揖遜而在上者以征誅應順為嫌德巢許不屈伯成退耕隨光之流深潛遠行在下者以高蹈不返為潔桀虐政如虎生民塗炭莫肯頓恤故伊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說湯以伐夏救民武王援戒湯之義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濟物天下之士知進而不知退故伯夷起而狥潔清之節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夷齊之風既振靜退之俗浸長碩大寬博之人溫純如玉之士考槃在澗策駒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起而尚聖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出潔身亂倫者既失君子之通義隘與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起而以時制行苟合于義無所不可苟非其義無所可也然轍環天下歷聘列國危行言遜畏敬大人後世邪君莫知尊德樂道曾繆友士齊宣召賢恃富倚爵驕輕仁義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為任危言辯說藐視寵貴上稽唐虞下斥楊墨此皆遭時之变而得其宜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傳于後世士無振契之志興利之事而馳騖英華招摭枝葉為無用之空言雖以言智矣鎮退不敢安飽食之佚受無文之恥進不敢志文采之美為無用之辭乃著論以述素志而商畧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苟為或有裨于世道之萬

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年民事者四言
國事者五序事屬辭之所及發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
十篇道有王霸失其所從則事業卑淺不可不先知也
其初曰論道治有純疵純而無疵始盡美矣其次曰論
治勢有强弱制在主人而不在事其次曰論國勢天下
之本心心正而遠近一出於正矣其次曰論本道有常
而無弊知常然後道存其次曰論常法有變而無常知
變然後法立其次曰論變濟功業者必資於人人之正

邪未易知也其次曰論知人帝王之功起于一相其次
曰論相四海之治本于郡縣其次曰論守令去風俗之
蠹弊革羣心之邪僻則美意無異而良法有行志公殉
私依違承程理性異道時命邪說皆蠹弊之甚者也其
次曰論蠹弊事有緩急序有先後不可昧也其次曰論
事仁義王道之本者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勝
本久矣其次曰論本末代天理物綱舉庶事莫尚于建
官其次曰論官分曹設官職用斯異人材無備各有所

宜不可不因其次曰論人材揔覈多士分任庶官銓擇
有方然後材德無備其次曰論銓選任舉賢能君子之
通義懲姦貢實宜有常典其次曰論任舉百官有成庶
士乃治會計詳謹則事無敢惰其次曰論考績功罪必
分懲恩異處威德並建而賢不肖可馭其次曰論賞罰
疑貳失士苟容生奸潤達大度推誠待物帝王之高致
也其次曰論法令監統制舉所以維制天下使官專事
過赦弗糾失其職矣其次曰論監司人主慎聽納而寄

用舍達見正邪之情消朋羣黨則小人弗用而君子安
矣其次曰論朋黨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常少
教養成造實賴王政其次曰論養士寸長片善咸有所
施冕采之道廣則羣才畢用其次曰論科舉設非常之
選待非常之人宜略小道求以遠到其次曰論制舉旱
乾水溢神實尸之嚴奉之道不可不盡其次曰論事神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湯武撥亂身及治平民無淳疵由
帝王之陶冶其次曰論教化名分之除治亂所起失之

雖微其流甚大不可不愼其次曰論法禁民之力役休
戚所繫法有利害宜詳求而損益之其次曰論役法食
貨財用王道之本世變不通經理斯異其次曰論財用
兵以遏亂亦以起亂制置當養其時宜愼其次曰論兵
夷狄異心聖人不保其心羈縻無度則中夏靖謐其
次曰論邊事懷柔以德震强以威文武交暢外患斯弭
其次曰論禦戎帝王之職必彊理天下而奉爲功始勁
終逸文武所以定大勳也其次曰論事業利害不明言

則躁妄躁志之言不足以經世士之所不可爲君子所
不可用者也其終曰論言物變無窮幾思有除弊事遺
利敢謂盡于此哉亦識夫聞見之所知志意之所及爾
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論經世
之事議而不辯辯論也亦經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職
司非己妄敢竊預其議哉析是非之理以論之而已析
之精微議亦斯在

通論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紹周後德愧二帝陸慙文武
不足以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識曰勤曰
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則有六難曰薄曰
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駁六者成王之道之難者也仁以
存厚厚以博愛愛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後有志道之
質材以達心心以趨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資然後有
濟道之具志以立誠誠以致遠遠以圖大有圖大之謀
然後有向道之應識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有知

方之明然後有見道之得勤以從實粹以盡美美以致
一一以爲精有精一之功然後有備道之善由是六者
而圖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趨邑忠厚忘也弱者
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雖循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
大遠業晦矣蔽者識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昏矣怠者
勤之反也爲之弗敏實斯遠矣駁者粹之反也駁雜之
政純德喪矣由是六者而圖王則難矣恭孝文帝恭儉
自克德厚與人輕租叙刑息兵慎罰使天下飲德生民

凡僅四百年間謳吟稱頌可謂有其仁矣忠宗賞罰必
信循名責實吏稱其稱民安其業昭武之後微而復隆
可謂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經欽崇道術興學養士設
科選賢改正朔定歷數講修禮物百度咸舉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可謂有其志而勤于從事矣使太宗抗高明
之志臨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絕世之業見侈大而不感
宣帝達霸王之政脫習俗而無蔽則帝二之絕德文章
之典章盡在是矣惜乎卑以自棄襟而致獻蔽于因循

莫盡其美故文協成康武賁雄大宣併武丁皆三代令
王之比然而漢之聲猷不足以爭鶩商周齊光虞夏亦
三主之過已前史知歎息恭儉於武帝而不知論諫抑
襟罰于文宣其於言殆亦有所缺歟

治論上

凡民養之則庶厚之則富教之則善去患害興功利與
之廛里室廬以居鑿井耕田以食之無殺罰以傷其生
無勞役以撓其安男女不失其時老幼得以相保盜賊
不作水旱有備勞來安集撫循長養至于鰥寡孤獨無
不得其所則民庶矣材之田時教之種息桑麻以為衣
雞豚以為食山林川澤時入而無禁勤者勸之惰者督
之時使輕役不奪其時賦斂以度不盡其財衣服食用
吉凶之費為之節文使無侈靡則民富矣進禮樂之教
退刑法之政暢醇厚之風懲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
子之倫風之以孝悌忠順之義循理者旌異之不率者
放棄之則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嘗雕耗匱乏姦宄暴亂

矣湯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戶口繁衍人民忠厚
至于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昔者秦人許用其民
壯者盛於征役老弱轉于溝壑疾耕力織不足以供賦
道之刑名刻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聞德義之教至于
父借侵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民物耗竭風
俗薄惡未有甚於此時也劉氏革之與民休息十有餘
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時衣食給足興廉舉孝斷獄數百
幾致刑措隋煬帝外事夷虜力役侈心窮生齒之力竭

天下之財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唐太宗因之以有天下大業既定與房魏之徒論平治之術務以仁義之道牧養天下數年之後人民蕃息公私富饒至于外戶不閉門行旅不賚粮一歲之中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三百年間惟貞觀爲盛庶幾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與爲善治亂之時善否之俗何常之有顧人君經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之民也澆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難致則夏之末年商之季世秦隋之民皆姦暴淫亂淪于不類矣湯武周之卒爲善俗漢唐之道亦在淳厚何獨至於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則明帝王之術達治亂之道者必不以古今爲異論亦計其措置施設之方而已措置施設之方誠合乎時宜達乎道術足以庶之富之敎訓之調齊之則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復見于今日奚獨文景貞觀之事業措置施設之方誠不合乎時宜不衷乎道術則庶者耗矣富者貧矣淳厚者變而爲彫薄矣循良者化而爲强暴矣雖有成康之緒業將不足以久其治安況其次者哉周穆王繼成康之後至于末年老荒姦宄不勝而訓夏贖刑周之頌聲于是熄矣漢武帝乘文景之富內外興事費用百出其後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唐高宗繼貞觀之業永徽之後浸微浸昏終以陵遲此居前此已然之效後來之商監也

治論中

治者何事有條理而使民各得其所之謂也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乂者治也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者治也非特此二人之言爲然凡昔之言治者皆以民爲本治以民爲本則人君有能使其民滔息而樂庶衣足而無寒食充而無飢老有以養幼有以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失其性閨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順男女有別鄉黨之

閭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倫智愚賢不肖各當其分為善者必見悪為者必有誅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欺怯人有禮節之文知榮辱之所在輕奉仁義重于有司盜賊不興禍亂不作刑罰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懷德慕義来享邊境無虞兵革不試斯可以播之歌頌薦之郊廟為至治之世矣二帝之隆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宜公井牧其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萬國肉刑三千然後為帝王之事

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略其事甚簡而世不不亂五帝以德其法加詳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以功或損或益事為之制物為之防威儀節奏曲盡其文而人不歎違時之宜而簡者無不足詳者無有餘也蓋有商周之文於伏犧神農之時則贅矣用三皇之法於湯武周公之世則陋矣皇王之迹如圓方水炭不可以相通而為用然後世言治者必已為稱首不敢有優劣之異辭知其事雖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異于成周今以功同而同謂之治則後世聖人不襲成周之迹而有其功者矣獨不可以謂之治乎今去成周千有餘歲矣亦猶成周之時視五帝之世也其應變致治之宜必有異乎當年者將盡其虛文而遺其實效乎將取其實效而遺其空文乎善致治者必將為今日之可為以要其實效與帝王相望于千載之間而並隆矣不知出此必將修往聖之法而用之何異推舟於陸駕車于川雖使羿挽維綽造父執轡弗能濟矣

治論下

昔貞觀中民康物阜盜賊衰熄人知自愛而不犯法至于戶闔不閉行者不賫糧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盛矣當是時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終之漸十亦惟在唐為然也兩漢盛時亦有之孝文帝時海內繁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世稱其仁賈生上書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永平之治號居前代十二後世言事者多稱之鍾離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訊夫孝文明帝與

唐文皇皆中智之君非有上聖之才甚盛之德志慮卑淺未能盡矣馴至偏倚不必無過天下之勢初苟安縱業久大宏謨偉烈擬跡治古亦有所憾適達政體明于世務畧小効而罔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糾繩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純德異於是矣然而良臣哲輔未嘗有指擿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聖德而受天受成大勲而濟王業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緒朝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豊昵之誡成湯因汝國之地一征

而得九有仲虺陳自滿之高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蓋與而當歷數伯益贊至誠之感有虞氏起側陋之地以盛德而踐帝位功業善美至于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皐陶詠叢脞之歌蓋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終始曲折纖悉無所不治之謂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存一物之失所一工之乖理皆不可以為治悪一事之不存故武王之受契在所戒武丁之豊昵在所訓大禹之至誠在所贊惧一日之乖理故成湯之自滿在所

諮虞帝之叢脞在所歌訓之戒之於一過而百度無復過矣諮之歎之于未然而終世無復然矣故三王四代純治之功無有遺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宗大禹遂其過事成湯帝舜一日有缺其成功盛德雖未即虧蔽然不得為純治之時矣由是觀之賈生魏公宋璟陸贄之徒可得無言于漢唐之世乎是故人主責知治之說知治之說則其志高其術遠其事慎其心誠志高則無卑趣術遠則無近效事慎則無過舉心誠

則無荒怠不知治之說者異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漢唐之賢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無志高也宣帝雜霸無遠術也世宗侈大無慎事也明皇亂終無誠心也此四君者皆有過人之聰明不世之大畧小者穀于苟簡甚者幾于喪亂何也則亦不知治之說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說帝王之功成矣

國勢論

世或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弱其勢也後奪秦以郡縣而

天下弱其獘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閒七
國因削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漢鼎
唐重方鎮浸以強大久而不變至于滅亡因謂法有必
獘國有定勢法獘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
不可忘矣是果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
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
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強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
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禍亂之机其初皆已暴見第未

有強者發之爾苟有強者則如范陽之起于天寶矣此
賈傅所謂大未及然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
以為論至于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
強弱定修短入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
任列爵惟分五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
之方維之以法統之以道掌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
侵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凌
奪之漸也後世浸強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

行征伐自專并吞無禁欲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
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
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
何凌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于強不可制厲王
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于東都因其力
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
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無屏
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寄于郡邑無磐石之勢東

京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
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獘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頗
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為繁苛慘切之痛以失
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親諸
侯殆無救于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于孤弱而土崩
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
以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
以底平治而俱無患天下道無封建則凌奪郡邑則土

廟制國之勢果在建侯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進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自治術而卽二漢文景明章主之也仰而過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凌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國成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周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于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乎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漢之匹也至中宗而衰其實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萬物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蓋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嘗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衰亡之所由至也兩漢之主不忘危亂而自知勅輕為興

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勘定大業身及太平綱紀法度輕置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詒謀者罔已跨絕漢唐簡樸之術兼該兩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文教光濟丕烈真宗摠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守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味為戒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敦貴慎罰視之如赤子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明之利病即位之日振推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紀與奮揚聲采炳炳三代之

文物凛凛然中夏之盛致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舉之以今國令强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傾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本論

安治尊榮人主之所同好危亂卑辱人主之所同惡然得其所好者常少溺其所惡者常多此兩者非天時非地利人事之修否而已修者得所好否者致所惡修否之道較然並列如途路之在左右由左而左由右而右知之無難易為之無勞逸然時而好惡同而所由異道者則心有不同故也夫醉者狂走而走赴水火蹈崖壑曾不知避父母妻子隨而告之往往攫臂大呼瞋目而視不可復止僵沒顛墜而已彼宜惡生好死與人異意哉徒以酒亂之也物之亂人者有甚于酒不可不察惟誠正心乃能無蔽心苟正爲不蔽於物則性善是與賢才可得而用政事得可而成安治之功至而危亂之禍消矣昔管仲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入齊親射桓公中其帶鉤讎也厥後相之惟管仲之言是用使桓公不相管仲亦足以有齊國忘其讎而相之九合諸侯一匡正天下為五霸長其心明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與商王受非諸父則兄弟親也聽其言則生不聽且死受卒不聽而殺比干囚箕子去微子以失天下其心亂也夫睟醉捨讎而圖功亂者至于親戚而不避死是何異於任酒之人臨水火崖壑而惡父母妻子之言乎是故人主貴知本本者何養心是也

改天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宋 華鎮 撰

論

常法論

昔三國之雄運深機抉利器鴟張虎視伺釁投隙以相噬皆有并包宇縣剪什敵讐混合車書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意當是時又有荀彧張昭孔明龐統之奇為之腹心而定其謀仲達公瑾關張之才為之爪牙而致其力

書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銳已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吳選士制勝於赤壁得儁於馬鞍卒之徒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羣盜欲闔河冀跨制江峽陸禹之跡而一天下至於司馬文王憑世祿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詐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西既成都東晚江介魏之鼎雖未見移而秉時人事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沒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而奮神武於是蕩滌江湖奄有吳會號令正朔東極嵎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廣土宇人民名聲位號參夏商而紹周漢晉之基業可謂盛矣吳蜀之君俛首在列無仲康燕昭之謀其臣攺心受事無豫子漸離之憤雖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幾歷天下之勢亦粗安矣身四之日四方晏寧投棄扶踐實未有害至於虐后內逞八王力爭誅鋤老成剪棄俊乂戈矛交於禁闥鈇鑕用於骨肉朝為伊周翼亮之權夕為莽卓夷滅之罪爭

弄凶器自相本根忠良既殄黎庶塗炭神祇睨怒人心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劉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槃周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宇文東爭西據使禮義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紀綱陵替自取敗亡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子所廢必若

桀紂惠懷雖昏未有桀紂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廢之
速耶葢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貽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
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續其舊服率由典
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高帝既誅西
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禮
儀光武大盜既克奠論方叔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
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
歷年所夏啟仲康大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之

則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巳幽厲元成桓靈之君
繼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敗晉武亦有經營久大
保國無彊之畧如禹湯文武高帝世祖之所為乎何曾
曰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懷之
亂武帝之失也使武帝照明照事物之先慮周數世之
後則付畀神器當在元良選納后妃必取淑令經制藩
翰有磐石之固無相縣之勢而釁隙不生矣豈至如暴

秦之季魚潰土崩二世而亡乎賈生有言曰立綱陳紀
輕重同得然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誠哉

變論

漢興以來千有餘歲為有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
成周之治為已任然而未云獲者有稽古之心而無稽
古之道也何則建功業者有名有實有跡有心名以物
成跡以事立世殊則事異時變則物遷古之人因時制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
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循
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
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鎛芸秋以銍
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斂之藏
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會其實一而已矣世變
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鎛也隨世之事猶刈藏
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如稽

乃末

古之道矣夫代結繩以書契易穴居以棟宇者三皇之事也更雲鳥之名紀民事之目拾三墳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與賢而尚世及變揖遜而用征誅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屬建三百易貢為耶增助為徹至於文質術環紫關迭用所無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後之稽古者奈何欲盡復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慮不及此謂井牧九州封建萬國三季四學肉辟五刑然後可以為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易修復徒使世主惑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幷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說非宣帝之過激於拘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倭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則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眞之與百姓同樂其本舉雖不得古人之名跡而樂民之心與樂民之實已無愧於古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漢高帝之初朝廷鄙野有綱紀武夫悍將至於研柱爭功安危之機朝不及夕安得百年之餘暇而積德扎高帝患之使孫叔制禮儀取諸生於魯魯之二生尚持以為不可嗟乎學古所以傳道拘文而說使其言可棄而道不興古之聖人何所望於後世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黃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於黃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衷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憸人苗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觀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偽之色分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者尚可以表裏參察而無失也至有靜而無言用則咸
敍言則非巧行則可觀色則未令心則甚善視其初真
忠臣良士也無纖芥之可疑至其終或復心不可保而
違負顧托背忘德義以敗大事者人之難知一至於此
可不慎哉昔徐世勣保黎陽之窟據李密之地西界於
汝北抵魏郡東濟于海南臨大江人衆土宇足以為功
矣世勣不自以為功而使李密獻之終始之際有可觀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
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
記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
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
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己視其所左右以為輕
重於斯時也謂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
不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恡至立武氏高宗迎衆議
而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徇而

圖寵避難不肯正救至謂為天子家事無忌遂良見誣
至死無一言論列依阿徇嘿與義府敬宗之徒相為表
裏與責密何等忘文皇何速歟蓋世勣非本忠義而能
厚李密善觀形勢以要可喜之名者也以神堯之興運
文皇馳騁而經營之密之驍雄猶為降虜入衆土宇宜
勣之所能保哉知其不可有也由己上之實不加厚而
負掠美之名歸之於密義不忘舊而無失實之患文皇
見其一不見其二視其外不察其內未嘗少加意而參

校利害審觀情勢按其跡以為忠義而信之誤矣人之
難知也如此夫利小則捨利而為義利大則去義而徇
利包藏隱慝相時而動奸險之尤音常出於此不可不
知也故人主貴之人夫人之難知雖堯舜不敢易為易
然人主知堯舜之不敢以為易則人可知矣天下時常
失於慢易而得於簡雖慢易則簡略簡略者白黑在前
有所不見鍾鼓在側有所不聞而況深厚之情貌爭艱
難則審詳審詳者體物相形長短必見志趣左右真偽

斯得叅考以似雖情貌之深厚無所藏其微人之所難者終亦可以無難矣昔高祖論平勃之才世宗托金霍之重卒賴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無有僭差嗟乎高祖世宗之智未優於文皇然而所知異效者則亦有難易詳略之辨也

相論 闕

守令論上

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恥而況於民

乎故施德布政有先後之倫者惠澤之所被則內外遠近一而已矣天下方制萬里元元之民散乎山林川谷中異趣殊尚情狀萬態然而利害之端雖在數千里之外必聞於上良法美意雖出於九重之深嚴必達於下者郡邑之官有其人也人情之所難通德澤之不易及常在遠不在近在小不在大遠小之官尤人主之所宜慎近治而遠弗洽內見德而外有受其獘者未可以言功業之成也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事聽于一令善郡邑之官者亦善其守令而已守令善則天下之民受其賜矣守令之官得賢者而為之則善否則曠而不治人主易其事而弗慎況然與人而不加擇則賢不肖並進而莫能盡善積貲累任人人可以馴致世之所謂豪傑茂異之士取而聚之於中不可稱者乃以補外未可以言慎而有擇也一郡之大一邑之小當有興事遺利使賢者為之必將更張興造去其所病而建經久之業上下牽制而不得有為雖有善者無所騁其才無

以異於不賢者也據成法以從事進退之推制於上官宜於民者或戾於法閡於法者或弗當於上官之意後時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牽制而得騁也事有速成而功淺利溥而致遲者賢者之所為寧遲而不欲速慕溥而不事淺數更易而不得久於其事則事淺者或成而慕溥者不致守令之官遠者不過三歲近者一再朞而已未可以言久於其事也人情勸賞懲罰之務以所好則賢者盡心而能者盡力徽之所以惡則姦

儉易慮而偷惰抗志勵節見異嚬者無害誰不解體公卿有闕取之臺省近侍不及乎二千石之賢者賢牧良宰與斷斷自守之人同條共貫疎怯愚闇儉巧姦欺弗見黜罰未可以言懲勸也任人以事得其心篤於所務則堅致而有成心不得則呰窳偷脫無所不至去來有時進不待公人誰盡心守令之官未得者既日而望得既得者計日而思去譬如行人之更逆旅傳舍爾非志意之所止未可以言得其心也五言之獎有一於此不

足以駕馭豪傑經世而濟功而況無有之哉故法不可不慎昔之人以侍從之賢九卿之貴牧養遠民郎官高第外吏積功及得爲邑知不可以非其人也子賤去掣肘之法龔遂奉便宜之詔知不可以有所牽制也漢宣之時守令有勞則增秩賜金璽書勞問未嘗輒遷徙知不可以數更易也刺史課最天下則入爲公三令長政績尤異則升爲刺史高者或以治三輔否則放棄斥逐不復顧視知不可以無懲勸也守令之官非以功遷非

以罪廢無輒去之理不以序進之法誘之知不可以引其心也龔黃卓魯非有大過人之才際會以成其名爾後世豈無其人哉所以駕馭之法異也鞭之良者馬力雖盡轡猶能一取爲法之於人無異御之於馬操良法以馭奇士所就非直龔黃卓魯已而當有可觀者焉不可不勉也自古王朝之官尊者止於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所以重諸侯也重諸侯者爲其與天子牧養下民也古諸侯者守令也守令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

督税租賦力役聽詞訴決刑獄不足以盡牧養之道盡牧養之道者必有宮室戶牖一作牖以居之米穀雞豚以食之蠶桑麻枲以衣之百貨器用以利之教化訓導以善之好惡禮法以制之使民無凍餒之患而漸仁義之訓入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上下之義不冒憲禁而有恥且格然後及此租稅力役詞訴獄訟乃牧養之功也然守令不見尊重則牧養之功不立何則不尊王其勢卑不重者其勢輕守令之官人卑而輕之則吏民不訓

不尊者人弗榮不重者人弗懷為守令者弗榮而懷之則賢才不盡以不盡之才臨不訓之民牧養之功無時而立矣又況非其才者乎故守令之官貴尊重若計任舉以為令積資考以為守長才雅望擢臺閣列為監司循默之徒分處郡邑依資補授守令高第未嘗褒進清要不稱出為外官或報政大臣盤淵進退者悉與上郡為小邑者既以疎淺而廢功業據名都者自謂流落而不事事中下之郡上中之邑因資馴致者苟用歲月指日待去不以吏民為心有肯為者或牽制上官過壓連代謀不得遂制置如彼風俗若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執政大臣重勞以事者留之京師奉朝請可清要之官有不稱者置制散地亦沮勸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長吏宜一切選才去資考任舉之格稱職者使久於其事展盡底蘊監司上官董領大略勿為苛細如漢刺史六條之制使得馳騁小節旌斥善令長高第擢補守倅郡守尤異入為公卿則守令尊重而牧

養之功立矣茲數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變守令之法以圖治皇然求天下之平難以言智矣夫公輸子工之巧者也無規矩斧斤則雖有梗柟豫章不能成器械無目力臂指則雖有規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梗柟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規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領宣之何異公輸子而無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縣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時以六官之屬分治鄉遂中郡之吏猶足以訓衆千里今宮城之外則尹之職也國門之外則令之人也人主宜亟亟朝廷之上雖百司之事而已我必將協和萬邦使黎民於變時雍也天下方制萬里州郡以百數縣邑以千計星陳碁布徧於海內遠去京師數千里近者亦百餘里川谷異制風俗異宜雖堯舜為君不能家至戶曉而裏其善伊周為相不能身為人給而致其惠亦選賢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綱領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於一守百里之俗寄於一令使賢者為之則正心誠意書公廉

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地遠而弗致識慮明達周知
利害情偽事至必斷動無過舉姦黠險佞不能熒惑術
業贍富政事淹練足以長善懲惡宣明教化勸相勞來
撫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法則悉心盡力達之於下雖
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之俗必使受其賜有不便者
請之於朝不以撓民敬君之事如父之令愛君之民若
保赤子苟利於國苟便於民雖觸忌諱冒威怒不敢顧
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是則戶口滋息財用贍吏率

禮訓德而有恥且格矣使不肖之人為之不肖之人狠
瑣茸淺陋輕脫已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偽
立政立事勝殘去殺矣加以無向公之心挾狥私之意
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無恥思慮經營不及所
職朝廷雖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於下具為虛文
使民不被其賜有不便者民雖屬病顧望畏避不以上
聞專務以趨為時尚辦治則肆為慘毒殘剋生齒而不
顧齊以寬孚則法之所禁者一切縱弛敗壞綱紀而不

問以謂不如是則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趨時變之宜彼
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
迎時事干譽纂進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
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善底於平治其可得乎唐
元紫芝為魯山令明皇大酺召郡縣聲伎將較勝負時
守令人人爭飾倡優為瑰麗之玩紫芝獨將樂工數十
人而歌于蔿李德裕觀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盝粧具索
索盤縧繚綾千匹諫而弗進陽城守道州職貢矮奴奏

而罷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賢者無傾望趨和之心者也
故當時頌其德前史載其美使為守令者忠於國愛其
民皆若是三人何慮不治魯國之政未及於善子賤為
宰單父之民彈琴而化漢宣之治不為無術龔遂未用
勃海盜賊彌熾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為急守令
善而郡縣治則天下無事矣乃世或有謂兩漢多循吏
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俗易訓而政易成此殆不然
試粗論之夫民猶水也水之為物疏高以注下則隤崇

壓轉巨石無所不至潴之以為淵則湛然澄寂寄遺籍氿脱羽而不運是豈水之不同哉驅制之勢異也故桀紂在上百姓夭殤武因之躋於仁壽若曰古則偉厖世既遠浸以彫喪自有生民以來迄至于今不識幾千歲矣天下之人當為魑為魅詭譎變怪不可復治何今日之好惡取舍曾不少異於古之人是知民無有不善亦無有不惡世無有不厚亦無有不薄視訓導者何如耳

太上示之以德故淳厚之風立季末猶之以刑故佻薄之俗成使今以商周之政治民雖使為商周之民可也何但兩漢而已哉循良之績盛于二京後世守令鮮或可疑有自來矣昔秦人以煩苛吝察吏民罷瘵喪其大寶劉氏得之以秦為鑒矯枉使民道崇寬大政尚簡易故雖建守令以分治郡邑而駕馭維制之方不異於古分符竹者擅一郡之政綰銅墨者專百姓之權賢能之士得舉以自輔姦猾之黨得誅以正法久於其任民吏服習雖丞相遣吏分部按刺所問止於六條糾其大過而已法既美矣加以閱規吏職禁網疏闊期會簿書自不煩數郎吏賢者始得補令郡守高第入稱三公兩漢之盛其制若此故龔黃抗青麾於前卓魯振高風於後其餘英猶茂績應時而遵者不可勝紀咸足以光華帝載表著方來夫魯邑為政光慶掣肘勃海勝殘終以便便宜郡邑之勢古今之情未之或異後世馭縣以為漢之術則兩漢之吏出矣不由其術而冀其效何異指燕

然而駝轅庶游目於七澤乎

守令論下

心不靈者神志昏亂腹不寧者血氣淫衍目不見者不識日月耳不聞者不知雷霆鼻不通者羶香不分口音嗚者疾病不言手不遂者食飲不執足跛躄者跬步不前五官四體心腹六臟皆得其類不失故常則生理足而無憾一物有一疾一事委廢雖未遂殂殞不得為康寧完具之全人生生之意無聊矣故君子內外並受其英小康養然則世言手足之病可發而心腹之疾不可不

養者非歟曰存性保命運臟榮氣以立生理涵精養神發揮思慮以役手足者心腹也此身之本也經營往來傳心腹之意達於事物秉執踐履采物游之美以養心腹者手足也此身之末也心腹手足不幸而皆病勢不可以兼治則先心腹而後手足急其本也若心腹和寧靡有疵癘手足之末或失其平又惡可緩而弗治乎此養生之大略也古之人覩養身以養天下斯可以言養天下之術乎夫朝廷天下之腹心也郡縣天下之手足

也腹心安而手足病者不得為完人則朝廷正而郡縣有不治於理者未可以為純治之世郡縣之本繫於守令守令之才何代不生弱魯之微而有宓子童子之智而有子奇龔黃張趙卓茂魯恭之徒皆非有大過人者而名實之美後世若不可及何哉今畎壠之上圭蓽之人有一畝之園環堵之室必索綯乘屋葺理藩垣畜雞豚殖桑麻雖勤而不舍者己之有也非此則無所歸也乘軒服冕之使簪金懷璧之賈更傳舍過逆旅視其室

宇之頹落垣墉之圮毀器用之弊乏草木之荒蕪如曰不見難易而莫肯為者暫託宿之地也曉則舍此而進於彼也此豈人心之不類哉物使之爾故驅導之勢君子慎之使為守令者視郡邑如野人之視一畝之園環堵之室無若使者之吏傳舍商賈之過旅託宿於此而希進於彼將見宓賤子奇龔張趙卓茂魯恭之才續續而出矣不獨稱於齊魯二漢之世矣

雲溪居士集卷十六

宋 華鎮 撰

論

盡論一

聖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風俗齊爭治之功者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後世亦嘗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平治之功未云獲者則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氷炭方圓不可得兼狥公則志私營私則背公夫志於公者惟君民之念苟益於君而便於民則為之不以恩怨踈戚好惡利害之情自惑謂可進者必仁賢也謂可退者必邪枉也謂可振者必衆之所欲也謂可革者必人之所厭也故仁賢在位衆職咸舉邪枉見黜而庶見無曠良法必用而上無遺善宿弊必去而民無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修平治之功起也志於私者則不然計其身不惟其君顧其家不思其國苟利而已雖負君而賊民為之不疑謂賢而進之者非厚親戚則善故舊也非報恩德則媚貴勢也謂不肖而退之者非復仇怨則傾素望也非嫉違戾則茹寡弱也謂遺而振之者非趍世之所向則苟異前人之事也非謀己之私利則狥私智之所好也謂弊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則迎時事之變也非避己之害則持偏見之所惡也故賢者未必進不肖者非必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弊故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修而平治之功未云獲也夫進賢退不肖者沮勸之所在人主操之以馭多士振遺更弊者利害之所繫人主審人以定理亂士有進者天下咸知以親戚故舊恩德貴勢援而見進也未必賢也士有退者天下咸知以仇怨譖愬違戾寡弱毀而見退也未必不肖也事有興者則以媚時苟異謀己私好之人獻計而興之也未必利也事有廢者則以嫉善迎時避害私惡之人自謀而廢之也未必弊也若是則所進退者尚足

以立沮勸之權而廢興者尚足以定利害之幾乎非惟沮利害之幾敗沮勸之權而已貴者為之賤者斯效之矣大臣行之小臣斯從之矣有諸內必形諸外發於近必達於遠貴賤大小內遠外近人人背公家而營私利蠹莫大矣昔蕭相國與參曹不平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齊桓（案原本作威係避諱）公還管仲於魯取之桎梏之下位於高國之上鮑叔之力也管仲病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奇而舉隰朋

漢昭帝時宮中嘗夜驚霍光疑有變就郎索符璽不與將奪之郎按劍曰頭可斷璽不可得明日光荐郎詔增秩二等郭子儀與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儀為使有詔光弼中分其兵光弼匿詔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儀下堂執其手曰今非令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義執手相別至於泣下天下之士言必稱姬孔視蕭曹管霍汾陽臨淮猶碔砆爾至好惡予奪之際或有愧於二三子者何哉豈書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乎

蠹論二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濟寬以猛則弊於刻核而其善與寬同不可以為治救猛以寬則弊於縱弛而其害亦無異於猛不可以為治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難治而世之法令果未得善歟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見而弊隨以至者何歟者則亦

未聞持衡之說也果聞持衡之說則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難成不足多怪矣何謂持衡之說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則權之所屆動與物鈞而衡平心知輕重而指無準繩則終日進退而不得其正銖兩之物莫能權矣何則夫前仰者心知其輕則引其權而進之進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則仰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復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終日進退而兩銖之物不能權矯枉革弊圖新治功者心有法以成其政然

制法在上而推行在下人主雖知弊之所在則寬猛時用各有攸取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遂方迎合朝廷郡縣趨向監司上下風靡徧甚抑法則洗垢索瘢慎罰則輕縱有罪理財則雖刀必取厚下則閒用不慮闕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尚寬厚不得不爾也聞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得不爾也不知謹嚴不在刻核寬厚不在於縱弛刻核縱弛則過於已甚而害治失寬厚謹嚴之意矣忘公狥私不顧忠義之責者早夜思念自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容身固位希進苟得持其說甚牢行其志甚篤恬然自以為善謀而得計不可我異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從事無俯仰將迎之意者不見惡于儕輩必見怒於上官甚者或加以擠斥以朝廷雖有良法美意無與推明而奉行之皆轉而為弊故下不得受其賜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勢果有異於持衡之人指不應心者乎由是言之經世者未可謂法令雖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務去蠹政之人草

承望之風而已

蠹論三

昔者聖王不作道術雜散天下之言不歸於揚則歸於墨當是時也儒有孟子者負命世之才傳聖人之學懼邪說之誣民悼王道之不昭於是騁仁義之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謂揚墨之害併於洚水猶夷蠻夷猾夏猛獸禍物亂臣賊子懼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聖人之業也蓋楊子以為我而無君墨子以兼愛而無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治安之綱紀也立言設教而率天下之人滅大倫亂綱紀同於禽獸之非類矣是宜君子力距痛詆而滅息之也故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釋氏以理性之說倡導天下謂至妙之理本無名物善惡思有患使妄起之人靈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於外七情感於内心之思慮道不足引而于物致靈性彫喪而至理遠矣惟為佛者乃能外覺萬有之為妄内覺一性之為真真妄已分則

契至理為佛之法去妻子之屬棄父母之養絶祖宗之緒捨君主之事兼忘則事形骸如糞壤兼及則視草芥如君親以楊墨之道觀之其為絶滅綱紀廢亂大倫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於盡理性之說則儒不如老老不如釋知謂小民不畏刑誅而畏報應之說刑誅不足以懲惡報應人懼而不敢犯是為有補于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誅而畏報應者為刑誅僭濫而報應不可僥倖也使世之刑誅

如報應之說無僭濫而不可僥倖則小人之畏而無待於報應之說矣不知正法以為治而恃無形莫考之說以冀萬一智者弗為也舉天下之言不及仁義忠信而惟理性之說不稱堯舜姬孔而惟釋氏之稱先王之道不著而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復起不識在所取乎將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則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則天下之風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鮮衣美食溺妻愛子耽賾玩好奔走勢利祿數事者釋氏之所先去者也天

下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我理性我此釋字之罪人遵其戒律盡其宗旨如其書之所謂佛者本不足以經世又況未免為其罪人者惡足以濟王道乎從捨仁義之學而論理性托名教之習而談清淨使志意墮隋辭氣爛漫至於尊主庇民忠義名節之際往往遠避而不肯為所至之地庠序不領兵刑未省聯鑣方駕慇懃塔廟與一二緇流促膝劇談側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遂情則遽舉借群便同佛祖從使無知

小民觀望承效競先奔走破家廢業棄妻親毀刑骸捐性命者多矣蠱弊風俗其有大於此乎夫楊子取為我其義失於無君非捨君也墨子兼愛其情失於無父非棄父也然昔人距之甚力釋氏棄君親滅此義過於楊墨遠甚天下之士惟不以為怪方且譽之不暇尚距絶之何有我昔兩晉之風所以不競者當時士大夫非奇無倖磊落之才經世濟功之術徒以承漢末之流風習曹魏之遺韻祖述柱史宗師園吏尚清談貴名理翕然

叢林下之風氣以禮法為桎梏視政事為塵垢士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謂之拘儒俗吏及風俗既靡而禮法壞敗政事頹弛於是魚爛氷釋不可支維鑒晉人之流蕩視清談之敗俗理性之漸殆不可長

蠹論四

仁義禮智孝弟忠順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謂之性死生壽夭富貴賤貧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謂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凶者凶天人之理根於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順受吉可以無愧以不幸而或凶可以無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順受凶自取之也能無憾乎幸而或吉非可宜也能無愧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聽之而已商王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祖伊述之為以為戒武王數之以為罪天命之說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貢不得聞古之善言天命者莫詳於孟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知天命可聽而不可閑可閑而為之者修己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貳其心敎修其可願也知此則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盡然後可以言天命人事未修自貽伊戚未可以言命也如此則在我者君子之所當然也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盡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則知物之在外者雖出於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內者雖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子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重也如此則知求此而不求彼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在者也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則知志於道而不惑於物者其所遇也自得之窮理盡性而達乎天命之極致者也盡性命之說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顔回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内外之分素定榮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

以貴知天命者貴其能與此也天下之人亦貴知天命矣然不合於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時推日約消息滿虛以求吉凶禍福之期計死生夭壽之數也謂有其期者積日累月時至必應賢者無所補不肖者亦無所失有其數者修短疾徐物無僭差仁者無所益不仁者亦無所損以功見賞以仁致壽則曰時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預以罪見罰以鄙致夭亦曰時命然也非愚暗過惡之所召夫賢者貴不賢者賤仁者壽不仁者亡

聖人之訓也有功者賞無功者廢有罪者誅無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兩者相資以為用人主操之以勸善懲惡礪世磨鈍濟功業而杜暴亂者也舉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數則是賢才不足尚事業不可為德善不足勉罪惡不足戱爵賞刑誅委為虛器而沮勸之權不行矣人主何以誘善良禁姦宄濟功業止暴亂乎天下偷脱苟簡陵厲恣肆不以修飾篤慤敦厚畏敬為意其獘起於命說勝而人事輕命說之為蠹亦已甚矣王者將大

有為命說之蠹不可不去

本末論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疾膚腠之間攻以砭艾心腹之内滌以湯劑善矣然俗醫知之有曰我能診脈理視顔色聽聲音審趣舍知陰陽虛實淺深緩急之變而識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醫能之有曰我能以私寡慾節情養性飲食有度起居以時俾血氣不亂於内而衆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則善莫加矣然非有道

之士不能為之蓋識砭艾湯劑之宜者未能知疾疾之所在故俗醫不若良醫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無疾故良醫不若有道之士善養生者必從有道之士耳舍良醫之術良醫之術猶在所舍而況於俗醫乎養民者猶養生也刑姦誅暴稱情定罪上下輕重不失其中斷獄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觀色參伍以事情偽無爽曲直必明聽訟之賢也師尹任之和以樂節之以禮漸摩仁義之術使民陶陶然日遷善遠罪教化之善也王者尚之故聖人道德齊禮不先政刑道之有弗從齊之有弗一迭相陵犯或失其平至於獄訟然後師尹聽之以要其情有司明辟以治其罪斷獄聽訟既非聖人之職又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無訟者禮樂教化之功非深律聽斷之所能與然則善斷獄者識砭艾湯劑之宜者也善聽訟者知疾病之所在者也善教化者能使之無疾者也養身則暴有道之士養民則用有司之術是所用以養民者或未盡矣律令之書有斷獄之具也士學律令而得利祿與經術之人俱進吏通律令而見優擢與敦德之士並升上之所求下之所向令之所學後之所用以律令之選取律令之人任以養民不謂之以有司斷獄之術養民乎善斯術者不過於張湯趙禹聖人之治豈直使一世之士為張湯趙禹哉豈直以湯禹之術養斯民哉何士而無德何世而無才顧上所以求而取之者如何爾汲水者以杯則滿杯以罌則滿罌臨鑑者在西子則美形在嫫母則醜見世之才如鑑有士之德如水以伊呂之事求而取之則士學伊呂而伊呂之士出矣以申商之術求而取之則士亦推申商之學而申商之士出矣律令申商之遺術也申商之術安足以美聖人之政者

官論

事非官不治功罪事不立設官以治事立事以齊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業也後世官冗而事不治無以齊功

適以為蠹其勢必有興於先王而為弊者不可不察設官不欲多多則冗者而不善其事亦未免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則事不舉置官而不因事亦無補於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懦邪枉不與為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務并官者吏復古之名以要成效其為術亦已疎矣并官省吏不審則事有闕復古之名名同而實不至故疎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慾不務興造則事簡而不冗隨時度置趣於無缺則員少而不冗為官

擇人不求備員則當賢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則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當賢則治事有功則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吏無蠹二不治去而功業可濟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幾乎昔太皥氏以來紀官以瑞物故有龍虎雲鳥之號高陽氏而後不復遠紀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歸然則官不在名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獄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刑罰厝而不用頌聲交作有以告

於神明帝王之功業何異哉然則官不在多寡漢世因循簡易兼用秦官不聞有二世之弊宇文氏盡復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聞有成康之效張洪靖并省官吏時多缺事天下洶洶李泌行之利歸縣官士論無恨然時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為術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故先王馭吏之大權有四曰官爵祿賞旌以車服厚以金繒所以勸有功也故賞以功加國君單十卿之奉大夫倍工士之秩所以稱其官也故祿以官

制列五爵以辨王侯之分設六等以異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進明水土者使為司空善播殖者使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則命之德雖未純無害於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雖有甚盛之德不強之以其所短以德進者才雖不完無害於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雖有高世之才不假之以其所無以官制者居其官則食之功雖未立無害於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雖有可賞之功不給以

常慶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則與之雖能非所官德非所爵無害於以功受其賜也苟非其功雖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濫賞爵號旌勸之虛名祿賞役使之實利虛名人貴而不懷實利人懷而不貴先王以是四者相權而用之故賢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後世沿革有散官有勳官有職事官有爵有祿有賞散官尚名猶爵也勳官尚功猶賞也其所以分職蒞事立中外之政者職事官一官而已此則古之所為官也夫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時與官以事設名稱不同則職業相矣矣仲尼之門淵騫二冉以德行德宰我子貢以言語顯冉有季路以政事達子游子夏以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事也久矣黃霸優游於結課而寂寥於論道者道近務而昧遠圖也管仲事糾則糾敗相桓而桓霸者拙於用小而巧於用大也故戾於天者不可使潛於淵翔於夜者不可使奮於晝班倕妙絕於械器使之調絲竹則曾不若鄭衛之伶官

曠見致分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則曾不若三尺之童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者用之不倦短者強之不能粵人巧於為鑄胡人巧於為車使越人為車胡人為鑄久於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職終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皋陶之徒皆負聖哲之才負該明之術然猶官有常職不能相代況後世之士乎故選任必因其能得必常其任然後百工稱職而庶事咸舉矣若夫有功見賞假以

顯要有好見寵置之清切才不過於中人而職兼數官居未閱於歲月而驟以遷陟者謂之為人擇官可也如曰代天理物緝熙庶事則其致遠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設官分職臨蒞天下者無違成王之言然後可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宋　華鎮　撰

論八首

銓選論

士貴多得多而非賢不如其少而賢也取之不慎則賢不肖必並進雖摇以流品限以資序終與賢者並官官有大小若代天工治民事則舉相似耳一以賢任者之一以不肖者為之民之幸不幸何相遠哉仕進之門不欲雜夫承學之士雖穎悟敏慧超絶倫類必十年觀書及史講明道義考合古今漸摩師友之訓涵泳庠序之教然後能應有司之程中升第之選閥閲子孫雖生而見任必既冠然後蒞官聆父祖之話言視先生之行事漸漬名教之益由有知以來亦十有餘年矣此兩者猶或愚不達事佚而敗度彼誦經而不知音論法而不見德刀筆儉巧之人奴隸奔走之徒農桑百工輸納金粟者其人可勝言耶果無異於承學之人世胄之子則流

品可去而資序不必用流品資序賤彼貴此則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與不足任之人並流交騖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載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入材未富務博選以集事如彼等事或在所録然猶當較短長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濟濟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閑冗不足使之徒積勞循格指日任事而奪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選任選而不盡其才無以異於不選聽言語則有言者不有必德易言者常以敗功觀容止則禹行舜趨無顏閔之賢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勞効則積資累日可以得常人繩墨委曲不足以致奇士省過失則庸夫以循嘿自守儉人以機巧僥倖此皆不足以盡人才故選任之法欲精漢之世士為善於家然後召於郡邑著名郡邑然後辟於公府因鄉里之選而察舉之其後也士無三代之才非選任之法未周所以教養之者異也李氏專委曲吏部以四事選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勞效其弊也士無兩漢之

人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擇之者異也舜之稱堯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故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臯陶之戒舜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堯舜聖之至也以舜之濬之濬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以行觀德智愚賢不肖果身言書判之所能察乎以堯之聰明不敢以知人為易而憂畏凶人千萬人之心果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術固已疎矣若夫視拜起觀書禮問年齒其法不過察乎足手目耳之有

無疾痛而已凡無疾痛者皆在所用曾不少問其才否視李氏之四事又何如哉觀人之術觀之者衆而所視者寡則審而無遺久與其人游則心術可得故先王之建官也慎選其長而已若其屬則使官長自擇取焉朝廷之所選者庶官之長官長之所擇者一官之屬則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將合之以為長取之以為屬非久與之游而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無遺才而官無匪人先王盛時教養致舉人才致其選任之法猶精慎而不敢易後世教養人才不逮先王遠甚而吏部之官至則擬設為之銓選其術亦異矣

任舉論

世之治亂生於事之修否官得其人則事修而治非其人則官曠而亂由之以生今仕出不由鄉黨黜陟不由考功外官委郡守監司保任之所官則令司長官保任之吏部據其所任而受用其人任以為令則因以為令任以為幕職則因以為幕職任以為京官則因以為京

官其人苟無大過皆得序進至其賢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則吏部第為出納之地若銓擇審察之權則舉在於郡守監司與在京諸司之官長矣執銓擇審察之權者果聰明足以識別賢否於取舍無所蔽盡心公家惟才是任不以寒素貴勢親疎德怨貳其間則歲舉之數誠亦足以得天下之賢才矣一有不然而歲舉之數不可損則賢者未必被舉舉者未必皆賢雖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奇出於寒素或無一日之

雖或有纖芥之怨則必擯弃而不顧貪汙之徒冗末之類或有所挾將冒薦論與賢者同升於上矣況齗齗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堯舜所難貫識之闇鮮或無蔽又高貴勢下寒素厚親薄疎欲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盡天下之賢才乎雖朝廷約束舉非其人者有從坐之責然秉權藉勢挾親怙舊者儻有過惡例相為隱苟至貫盈罪不可掩則舉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舉而僥倖之徒得以公事營私也今天下清寧多士並用郡守監司與諸司官長皆一時高選然習以為常其來有素弱者撓於權勢慈者溺於私計非見善明用心剛者未能不混於流俗今膏粱子弟資考未盈薦者數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勞纔或登格豈賢才皆出於彼而此無一介可貫之善哉誠所居之域不同耳今歲舉有限而選格三五為約及格之外乃為虛器忍遺寒素之可舉以益貴勢之無用則在彼何優而在此何劣今則制科條俾舉則令者不得過四人舉京官者不得過六人已及

格而闕者聽舉及格而止任其終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則人知慎其所舉而朝廷盡得天下之士矣

考績論

庶績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業固卿大夫盡瘁於內五侯九伯致職於外內外庶官人人治業赴功不為趨競故庶績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業備矣夫登三邁五比隆前聖者世主所願得於身者也治業赴功不為趨競者世主所願得於人者也自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欲治之主可為之時多矣人主未嘗不以此為意議臣未嘗不以此為說所以講求之意甚篤然而趨競之風及成赴功之俗愈遠庶績無咸熙之效兆民無阜成之利帝王功業未足以擬唐虞成周成之者豈無說乎試粗言之夫天傾西北而七政無左旋之象地缺東南而百川無西傾之流非天地之類有然則勢使然也由漢以來人臣急趨競而緩事功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豈皆人材行義之不逮爭亦驅

慕之勢異也故人主法制施設用舍之際不可不慎夫唐虞之際黜陟幽明本於考績成周之隆廢置誅賞詔以會計漢興以來考績之法不行會計之術不復黜陟幽明廢置誅賞一出則舉資序矣由考績會計而無則舉資序則有功者見進而知勸無功者見退而知沮沮勸之典必行積累之資不用進退兩端取之自己不制於人無事請託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趨競由任舉資序而廢考績會計則進不待而無勸勉退亦以罪而無畏忌勤勞職業者息數不獲積日累月者寸進有序馳騖躁進者爲狡常及恬淡廉退者趨赴是處故漢興以來人知趨競而不知赴功由是觀之累人才行義之不逮乎亦所以驅慕之勢異乎今吏部授官有給以印紙者猶務期歲則所屬以一歲之功罪書之謂之課績代日持紙赴部攷其所書不能盡所攷不以詔廢置進官增秩者皆資序任舉合然後擬授謂之判成有意乎考績之術矣然所書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

唐虞成周之效誠恐不復攷績功實不可致不去資序偷脱不可變不廢任舉趨競不可息古之慕人者如彼後之慕人者如此而望治業赴功不爲趨競如古之人亦異矣

賞罰論

士有由義而行者動則出於義非見利而爲之不待賞而後勸不汙於不義非見害而避之不待罰而後懲罰賞之典可以厝而不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爲國之廣百執事之衆恐能盡得斯人而用之亦選賢任能材德並建振長策以馭之而已中人之性見所好則勸勵而赴功見所惡則懲戒而遠罪人人務赴功而知遠罪天下之官治矣聖人之中道以爲民極寵錫之利雖小所志所功實者未嘗辭賞所以術已而立經制也故雖堯舜之聖不能去賞罰以爲政而況後世乎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賞罰之謂也賞罰之權經世之砥礪不可不用試之不當猶不用也夫有賞無罰則緩而

懲姦有罰無賞則簿而遺善賞不以善則民惑而不恭
罰不以罪則不疑而易戚公厚於賞則矜而少恩罰輕
於惡則懦而不勝以上賞而加小善則費貲而難斷以
重罰而責微罪則失士而浮才此數者皆設之不當者
也不當則沮勸之法不行賞罰用而沮勸之法不行何
異於不用人主所用以為賞勸沮勸者非名器廩秩㑹
置予奪乎後世官吏積日累久向下升高名器之尊榮
廩秩之饒厚不待功善而後得人人可以馴致庸惰邪

狂之人苟過惡敗缺僥倖不暴於外非性不見廢奪亦
得與賢能之士交鶩而並進夫名器廩秩所以為賞得
以馴致不必有功庸惰邪狂所宜加罰得以徼倖久從
而序進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賞罰沮勸驅策孰
不務逾廃而緩事功忘畏忌而輕義乎若然者不可以
為設之當也嗚呼建官吏以圖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雖
言治矣

法令論

禁姦先防詐偽使人心一出於中正誠實者莫尚於法
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漢世法出而姦生令下
而詐起者漢之法令不美於先王耶漢之人心㩳巧而
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異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於漢
之法令先王之人心不淳於漢之人心其用與漢異效
者先王之治不本於法令而漢本之也先王之人不發
其巧心而漢發之也何則人主正心誠意率得而用道
以臨涖天下輔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子義敦禮

樂以粟和睦示好惡以明避就則中林之遠兎罝之賤
皆知好德而有賢者之美又況在位多士寡傑美材莫
不興起而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行則法令
可以無用故先王之法令大為之防不勝德教人無所
用其巧而㩳變之心不發漢之德義不足以風動流俗
人無善教以振發多士之性而輔成其美及其弊也忘
公狥私違義死黨佞勢倚法蔑棄廉恥風靡波蕩日趨
於罪戾矣不務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綱目積設科條

專以法令籠之不知法令有限而智變無窮故防禁愈微而機巧愈出卒之姦詐不勝而法令為虛器然則駕馭豪傑臨涖士君子德義教化而已非法令防禁之所與能也德義明而教化行則君子盡其德能者增其才蔽愚不肖之人有以發明善心而變易志慮法令多而防賊密則士義恥於見疑不為用智者迫於繩墨而不得為小人投隙伺便騁其巧而賈之能禦是教化行而善否兼得防禁密而君子小人並棄也夫善否兼得與

君子小人並棄其放遠矣為政之術可弗慎乎天下名川三百而河江為大江無一夫之役塊土之費而自昔無患者得其性也河防之用歲以億萬計高厚如丘陵堅強如鑄金然而決溢時報其未決者惴惴然不能以一日為安失其性也夫水有東傾就下之性順之則行逆之則決得其性者雖無隄防之備水行而不為患失其性雖隄防陰固水決而不可遏天下之性猶水也法令之禁猶隄防也知江河之性知為政之術矣

監司論

記言三王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官載成周之法小行人以五物書邦國之事而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監統刺舉之術三王四代之所用也夫四海之內九服諸侯地方五千里錫土數千國大者制一州之廣小者亦五十餘里近則王圻之外遠則荒忽之表逆順敬慢能否淑慝何所不有王者有所弗知而誅賞廢置之政弗加焉則紀綱法度將

遂淩遲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雖盛世監統刺舉之術不敢忽也漢制侯守務治則丞相遣吏分部按刺唐悉天下為郡縣則十道置使巡省觀察此皆廣覽遠馭防姦杜微憲章先王圖久安長治之業者也蹟前世制置施設之方雖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時適變各有攸趣要之皆刺惡舉善錄功紀過察微伺姦陳利明害領畧維綱振舉法度而已未嘗與邦國之事奪守令之治繁苛細碎牽制肘腋使賢才不得為而則功以廢也今州

郡有觀察鈐轄之名而無監統刺舉之實監統刺舉之實一切委之憲漕兩司兩司之任總一路而監統刺舉之由郡守而達名位雖異於商周漢唐而職守則三監行人刺史巡察之使而已其可拱手緘使監統使舉如三監行人刺史巡察之官不為苛細不為郡邑之事而奪其治則所以幸天下者甚厚夫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如仲山氏者常少柔弱之地苟在所茹而事見侵奪剛强之徒雖有罪惡畏而吐之不敢

繩糾是曾無補於天下而遣所以援之也朝廷尊其位命厚其祿秩崇其事服重其推寄期有以補於世非期援之也然事行而與朝廷之意異者宜制置之術有以使之歟抑選任之官未得其人歟亦在所宜察也

朋黨論

昔之言朋黨者多矣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則是小人然後有黨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則是君子亦有之蓋黨類也人之德志萬殊要其大致兩端而已不出於義則出於不義出於義則義者之類君子之黨也出於不義則不義者之類小人之黨也君子有黨而無比故無適無莫惟義之從而不害物小人有黨則比周故志公狥私惟利之得而惡直醜正是故正邪不可並進而朋黨在所察也雖然膏壤不能無稂莠山林不能無樗櫟治世不能無姦憸要之增収倍穫之田良苗無稂莠之害明堂路寢之材杞梓無樗櫟之襍光明盛大之世君子無黨朋之患何則良農早使而不使滋蔓大匠精

別而不使参錯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嘗舍舜而引共工矣堯識其是非而小人之數不售管蔡嘗比霍叔而謗周公矣成王悟其姦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嘗與燕蓋桑羊為朋而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狀而妖欺自息惟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抉世憾之私立黨相軋文宗聽之不明擇之不審斷之不果執之不固而使德裕進則去宗閔之所善宗閔用則去德裕之所進四十年間為搢紳憂觀文宗吒宗閔

之辨揚虞卿拒蔡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否之所歸卒使二人更為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必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單辭卻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營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為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斷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為也小人能有朋黨而已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予奪之權不為小人竊取以援己之類而去異己者則朋黨無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義相與猶小人以私愛相暱跡似而情不同禹稷皋陶相先以官蕭何曹參相許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孫房喬決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跡似為黨者也小人欲售其姦者必託君子之事以熒惑世主君子進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進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間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便雖微然察之則得以文宗之不審猶足以知宗閔

深巧之情而況明哲之君乎是人以主貴察之明既明矣貴擇之審既審矣貴斷之果既果以貴執之固明則君子小人辨矣審則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則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則用者必終而去者不復取矣四者備而進退予奪之權不見竊於小人矣下之為黨者雖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齊赴急如朱家之與季布死交如齊楚趙魏之四豪慕義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將彫落潰散而無所聚其類又況俯仰隨勢趨競錐刀佻巧輕脆之人又安得膠漆之約金石之信堅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勢而為國患哉人主務明察以謹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黨消矣

養士論

天下道術不明文章誕漫工行彫薄人材無取議者必曰庠序未興師儒未立教養未善謂州郡雖有學校文具者多講教者少學校雖有師儒時聚時散創無久計教養之具不嚴經術而先辭偶近歲京師廣大學設祭

酒司業博士總閲分授聚而講肄仰食縣官者以千數通國大都特建教官專領學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之經置論說分徒傳授去聲偶之小技專經術之本業議者之說所欲興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罷革者悉芟夷之矣行之幾二十年亦可謂久矣宜乎道術隆顯文章温雅士行修潔人材衆多史據春官應書郡邑者以千萬計士不為少矣然識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者乎見義明用心剛不畏禍患不淫利慾有如何蕃者

乎播經論議則採摭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為繆悠文章誕佐而無紀輕薄蕩佚險巧汙下之行為之無愧事佻薄為俊邁指禮法為迂踈流風既彫碉德甚鮮故浮泛之弊未異曩日至其浸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衰世之士門人高弟名升德行者大可以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為萬乘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

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講之居吳興吳逵道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聳人心張設綱紀皆衛華之勢章布之人講修孝弟之中偃息鄉閭之內徒以行義高潔學術該徧取重於士類見知於公侯故卑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摳衣詢函丈至於千里之外羸糧裹粟雲集磨至一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為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

沮不齒諸生之列咸自知咎無或敢怨約束條教後來資之以為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隱然為國名臣者多矣今以殊科俊人任祭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權典學聚徒分經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離散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修潔之士不盡趨向預籍之人類多悠悠緩而優足而遽教急則譏操而不遜訓導不行綱紀頹弛而人材無益者何哉其弊蓋亦有所在矣昔孟子有言中心悅而誠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學如顏淵學之不能罷如仲由畏之不敢違雖如子貢譽之不知已之如子夏辟有不能措故者道尊而教行教行而人材成朝侍講吳道逸之風歆雖未可以比隆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絕倫類亦有以使人中心悅而誠服者故為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禮之者故令行禁之而教訓有輔令誠得天下之士為祭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相為表禮殆可以革天下之獘居制國子監尚書者補祭酒統之郡縣之學官長補長史主之制置之方似為近者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　　宋　華鎮　撰

論七首

制樂論

世之言馬者有三曰駑馬曰良馬曰駿馬皮緩而骨疎少筋而多肉左之則右前之則後雖有良樂不能以進退者駑馬也服輈銜順銜轡履規中矩馬和有節不窮其力無有奔敗者良馬也朝刷燕薊夕飲南海追風逐影絕塵殲蹤過都歷塊飛歸疾驚鴻者駿馬也駑馬之材可以為脯為醢用以以養人非人之所養不足論也良馬之材師行不過三十里書行不過五十里步驟馳騁窮之則乏矣亦不足以盡致遠之利盡致遠之利者惟駿馬能之然馬之駿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駿馬者視其所視而略其所不視至於牡而驪者謂之牝而黃驪黃牝牡物色之易見者也視馬而有所不見則其所視者微矣不在乎物色之間矣輈銜之下銜轡之間進退規

矩之中焉知御奏之内求天下之馬天下之馬遠矣士之材甚有似於馬也人主知馬之說則能知士之材矣知求馬之道則知取士之法矣逖而自專曲而自用攤鈍不足以赴幾會疲憊不足以齊功業與物則迕遇事則廢者駑馬之材也有為之世如駑馬者無所用之智足以致一官明足以見所察學術道有於古事業有濟於今陳力就列職無曠敗者良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而不可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應變幹大事啟大

議深謀遠慮宏辯碩論出衆意之表定利害之幾聞其言者心開目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觀其成者心悅誠服如入宗廟而見衆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後能也非常之人或不習常人之業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罷亦猶天下之馬不馴於車下良馬之材不足以格騂騮人主不可不知也制舉之科自漢設之至於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論議施設之是非為中否而先以隱僻疑似之題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以記

德之多少進退之應詔者雖無深謀切議高才碩德俛俾六題識其四五則獲奉大對矣智如鼂錯直如劉蕡純粹宏達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論目之所在則遂從報罷不得攄發所蘊獻達於上矣所取之法與所求之意何相戾歟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術貫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辭令溫厚爾雅者道之末也奇謀偉畧經濟世務者能之大也博記隱僻開無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呂成湯武之業書傳不稱其強記博文稱巫

平一覽無遺筆不停綴而智不足以自保設制舉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記隱僻博記隱僻者謂必能道濟天下與夫制舉之設務求博記隱僻之人而不必非常之士則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誠恐所取之法未稱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舉闕試雖與進士殊要其實則殆相似爾

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綱紀不振惟鬼神之事

徼倖福祐者其風巫躬桑為衣力耕為食衆時分私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返始逆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主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權也一曰尊天事鬼神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溺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廢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籍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親蠶以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況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時是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豐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溥德孔而民氣和樂

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置社今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令廢矣大社壇壝牲牷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固無愧於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

壇壝所在垣牆不周扃鐍不設平日則登踐穢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諠汙褻慢瀆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為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為沴貧食不阜入羅孔瘥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不備者弗可弗思也

教化論闕

法禁論

管敬仲鏤簋朱紘塞門反坫功被天下而不免為小器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位列大夫而不得為智人晉侯金奏三夏穆叔不敢拜季氏庭舞八佾仲尼謂孰不可忍古之人致慎名器其重如此何哉蓋治亂之幾常生於細微細微者衆人之所忽及其著也聖哲之才不能圖救故智者慎重於未然之前不悔于既著之後此所

以常治而不亂昧者慮不及此細微之失不可近患則怨之故欲治而不發名器者事物之細微者也一得一失固無益損於目前及其流也未嘗不致於異日此所謂治亂之幾不可不知也夫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名義位分人道之紀也賤者畏其義而不亂名則貴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則尊者立尊卑貴賤各安其理而無僭擬陵犯之意此之謂平治反是則為亂矣先王所以等尊卑單貴賤表章名義藩飾位分者宮室車服禮樂制度而已故聲名文物細微之間下人不得僭擬上人不以假人綱紀或弛侈心一啟則莫不可禦故古之人重之周道衰諸侯尚攻戰而重兵食秦人任私智而謹法令出納當否會計疎密聽審詳簡斷決輕重利害止於目前損益不過財徵者當世所先務朝廷所慎重者也至於經紀人倫維制上下安危治亂之所繫者則恬不以為意故期會簿書斷獄聽事之政重而聲名文物節制分守之道輕矣於是僭竊不禁侈靡無藝而

風俗大壞其弊也小則費財大則陵奪漢興頗風弊俗皆在而上不知變故庶人之賤而田宅服食有侔於封君徹侯者僭亦甚矣人臣玉食淫縱猶曰害家凶國此殺為之其害可勝言耶法禁不立而下無所畏守故雖孝文恭儉至於衣弋綈履革舄而天下土木被文繡倡優為后飾自若也又況武宣明章之君自為靡麗乎故五侯恣肆田竇侈大至於莽卓卒弄神器躓其俗習名義素輕位分素玩而不以僭竊為事故也有唐經制之

術無異於漢上勢下僭競為淫侈則又過之厥後祿山亂華朱泚犯闕易如反掌曾不旋顧豈惟凶悍之悍所固然哉亦紀綱縱弛侈心素擾馴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後之所輕後之所先古之所後其術亦相遠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圖楚越西向秦關者不可以及齊魯所由異道則所適異歸也後世舍先王之法而冀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異居室華器皿美飲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幾飾珠玉出於誇大美好而犯分陵制者多矣故能少多意於此而不獨以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為事則漢唐之患消未於善先王之效見於不日非惟變革侈靡還之淳厚愛惜財用趨於富足而已可不講歟

役法論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聞者以差役為善守後議者以免役為得紛紜而可利害相半未知所從邃夫用民利以辦國事更輕可施而

歲月更代則差之未為不義古者府史胥徒不役不民庶人在官代耕有祿則免之未為非是農時役力不取其才工有肄數不均之弊下有破家失業之害朝廷患之故議免役則差之者未為良法近歲歛財不役其力復苦重輕失稱不免將錢家業為折人民從死朝廷悲之故復差役則免之者又非善計雖然方免役時下民有思差之為善者及差役矣又有思免之為便者何哉蓋利害相半而互有得失也以差役為盡善則今無差役之議矣以為盡非則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則弊均有所善故革之則思惟所善不勝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為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雖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則人情之所安法之利於人者也利於人者如是則害於人者必異於是爾以其所利推其利害因所利而究之見所害而革之則經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見矣

差之為善則以差為法免之為善則以免為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廢則銖長遺短捨害取利相輔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於私而無缺於公則役法之美實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為姦强者幸免弱者數及野人市買不達官府之事失陷違謬貲倍備償不肖子弟一當役事放蕩驕佚糜費財賄募人承代私約無藝須求百出故當年不以為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財力貲物産多而緡錢少者一人從役事

未乏人而家無驟貴迺則休息募人者布帛絲麻米粟百物九違於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責其緡錢人丁無用而家有驟貴多者數十萬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須所須非所有且歲歲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為善者也免役之弊皆曰物産利薄增價虛估見緡息寡計數貲筭農田本業竭無贏餘商販末流多寡不盡廬舍宅居與邸肆同計什物供用與貨財並數厚薄不實輕重舛迕役用之外更謀寬剩百物不用必取見緡

布帛米粟賤貧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為便然民有財力富而人丁少物産寡而緡錢多者歲輸之數未稱其實一夫從政家則乏人廢事失時甚於課役雖吝募人資給之費或多於舊一旦役之下無首財之利而有乏人之患故差役既復而有思免之為便者此二端之大畧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為害晦而遲照不可復救免役之治其弊在上故為害顯而速然可以更張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為姦可禦也若貲倍備償糜

費財賄非上之所能制故曰不可復救去物産之虛估詳商販之實數邸肆財貨平計其直廬舍什物不以為筭役用迺足無求寬剩布帛絲麻米粟緡錢九違用者皆得輸納則二端之害既去而利兼得矣故曰可以更張由是言之力役之法其良亦有所在矣惟上之人慎思焉

財用論闕

兵論闕

禦戎論

戎狄信義衆寡伎能器械非中國比昔人論之詳矣漢興以來屈義禮之邦下荒陋之俗術蔵大之勢援微弱之國蓄精鋭之才縱殊情之敵堰犀利之器避鋩鏃之鋒與之交聘結驩抗禮通好賫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息戰代安邊境銷甲兵全生靈以厚中國不結識驩通好賫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則邊境

之備兵屯之衆可去矣如邊境之備未易輕撤兵屯之衆不可或去則是未能保之也萬有一違約棄好將引弓之民臨彊埸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責之以信誓所能禦矣必興師動衆折馘執俘決勝負而後解若然則亦何為而屈威靈費金帛以交無厭之敵乎絶好解約去賂遺之利不過侵犯邊境而已未必能長驅深入為腹心之憂也無事則修備以待不虞有警則興師以禦侵軼彼小入則無獲大入則不能其費與結好通賂之日或未有加也且兵戰之勢無必勝亦無不勝視方略何如耳豈戎狄有必勝之兵而中國無必勝之戰哉何憚而不興之較爭守賂遺之議而重絶其好者不過以秦始漢武之兵為戒然秦始漢武之兵惡得謂之禦戎哉彼將盡滅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國多事民投而無聊以至於亂若侵軼則禦之以兵守境則置而弗問慕義則接之以禮寬伏則棄而勿追計義則威靈無屈論事則金帛不費此堯舜三代之長策也何秦始漢武之患哉

夫深征遠戎不若和親屈威費財不若驅逐故嚴尤謂秦不如漢漢不如周三代禦戎無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為中策則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者然後得以為上矣故楊子雲亦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聖人為可求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心素為德在我其來在彼干戈不動而遠人咸慕固為上矣而不可以為常舜之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賊姦宄治之

之以刑蠻夷猾夏禦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蠻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為常而以禦之為常也猾夏然後禦之與秦漢之兵異以此舜之所用也後世何疑哉彼和親之計可暫而不可久若大業初造中國未緝兵力罷於戰定財用急於內務攄以應變用之可也故婁敬效奇於高祖太宗定計於汴橋全歛陸乎之日尚惡足守哉

事業論

列星辰運日月分陰陽用寒暑節序四時變化消息絲絡冒被達於無外者天之職也荒忽幽遐而暘舒慘有不違其序則生覆之道未能無憾結山嶽融河海孚五材毓九穀吐納萬寶維持紘野博厚廣大契於圓靈者地之職也支流拳石肖翹喘蠕有不得其性則刑載之道足為有缺故動則行健而靜則無熄咸所以謹其職自然之道也若聰明之純懿應顯休之靈寵幽契歷數明帝圖籙富奄海宇尊臨黎獻者豈徒駢百善璧衆美

私一人以為逸豫哉亦必有以忝承上下寵綏元元夫百工致巧則繩墨無遺美商賈善貨則市廛無佚利農夫受田則田野無汙萊列士效智則庶官無曠廢恪守守廟則謹都邑之事敬保社稷則善四境之治大小雖殊各修其職而底其業故能飛聲騰實俯仰無愧帝王合德天地配功三五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已憂豈循常守故牽制譎習而苟從乎委瑣齷齪之事哉必有以經緯天地彌綸六合柔遠能邇仁民愛物傍洋周浹達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已故黃帝七十戰以靜蚩尤之亂神禹十三載以平洚水之患成湯十一征以濟王業武王再出師以順天命此聖人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跡所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二方聲教咸暨唐虞之際昏墊既遠蕃殖滋茂海岱之壤列為青營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書曰肇十有二州記其始也此中國土宇衣冠之俗襟帶之民正朔所行聲教攸暨三五帝王萬世之所守不可

失者也故湯有天下仲虺稱之曰纘禹舊服成王即政周公訓之曰陟禹之跡至於幽王失道四夷交侵中國微弱不能修城王之業經理天下以奉禹公故信南山詩作而刺之昔人傳禹之跡久矣守禹之跡重矣今流沙之東賀蘭靈武幽薊之地盧龍范陽故熙提制倚為巢穴驅除稜逐帝王之事業今日之先務也其可後乎議者往往置之度外以為不足經營視兩地之土宇人民如陽關以西大漢以北是亦未嘗少思舜禹之功業

商周之訓誥與幽王之所失南山之所刺也彼果可棄之而弗議則祖宗無親駕之勞矣使建隆開寶間三川不征五嶺無討晉陽舂土江表獻圖內地不分于割據兵力不勞于戰定天下無事財充賦溢如今日之盛二方酋長不消磨于磧北則梟首於槀街久矣豈容偷生假息於封域之內哉寬赦罪之誅度境土之咎詳明內治不事開拓息兵偃武阜財愛民以安中國以幸天下固可謂忠厚之至矣恐非所以承祖宗之意致帝王之美也執事者宜若少加意焉

言論 劉

易論

張鎮上蔡左右丞吕白言著六經論六篇今僅存易論書論禮樂三篇又祭論二篇餘皆散佚

道有汙隆時有治亂業有存亡功有成敗勢有強弱事有利害德有善否行有是非物有得喪民有從違名有榮辱有身安危此數者吉凶之類也不動則德不崇業不廣動而吉凶隨焉君子不以凶而廢動務善以動以

之吉也夫時變無常情偽萬狀芻豢輕於富足藜藿美於飢人則豐約之情異也投曰流金而狐白見遺祁寒凝海而絺綌在御則寒暑之適差也見吉凶之幾咸天下之務者無他通照時變曲盡物情而已矣苟得其情雖大必舉失其時會雖小不行古之人禪神而器弗亂革天命而弗危放居上而不失其忠誅兄弟而不失其聖者得也交朋友而弗與撫妻子而弗順則招憂動則招辱而四體不能保者失也得者動而之吉失者動而

之凶吉凶者失得之效也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事物之宜無失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會通之理可違惟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此聖人之獨智也古之智人不以獨智自私而與天下同患雖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聖人必使言立而意達物得而道傳是故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變通以盡其利鼓舞以盡其神而易之道與矣易之所謂吉者遭時之變者也易之所謂凶者逆忤之情者也易之所謂悔吝

者纍未著而可圖者也易之所謂无咎者辨之早而不遂於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時消息則無所不順於時物動則之吉而凶悔吝斯遠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靜起居罔與道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之至者天且助之而況於人乎所謂得而吉之者順而已矣夫剛柔之材生於氣屈伸之變制於數物志雖深不出覆載之外幾務雖微不違進退之節有天

地然後有六物有六物然後有萬類天地者六物之父母也六物者萬類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象之天地之蘊五行之奧道德之性命之理皆囊括而包舉矣則萬類之宜無所隱其情數始於一成於五合於十天地之數萬物之命九六之數天地之成也命五十以致用參天兩地而倚之鬼神之幽變化之妙無形之所形無情之所成者可逆數而坐致也則會變之理無所畸其遺是故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作而象數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至乎商之末世政衰憂患時變既極情偽多而聖人之憂患深矣於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觸而長之以極天下之能事是故道顯而有得德神而不測酬酢萬變曲盡其極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易道之成也

書論

易繫辭言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

自庖犧氏至堯舜止矣夏商周不與焉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蓋聖人制作王帝之法度自伏羲氏以來歷神農更黄帝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堯舜氏則成矣後世雖有聖人亦無以加焉夏后氏以來通世之變趣時之宜利則因之弊損則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質濟質以文文弊尚忠循環無窮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變

帝王事業萬世之理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書也將以載帝王之道達之於後世者也故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夫六事設而天下之物舉三統備而百世之變盡唐虞之時羲和奉天司空平平后稷足食契敷五教皋陶典刑以糾慝龍作納言以防姦文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垂若百工而虞諧上下觀親以及物修身以平天下有德者進有罪者誅黜陟不違而幽明無僭足以亮天工熙庶績帝王之法可謂成矣禹湯周公本之內敦忠質之尚美其外致文采之飾忠質用而誠素之德形矣文采明而衣著之道盡矣世態之興又安能外於此哉是故聖人基典謨淵源貢範援英華於訓誥垂誓命之清流其善于斯尚有遺逸昔周平王失宗周之業依晉鄭而東遷扼險河洛之間下等列國故黍離之詩參邶鄘之列帝王衰微莫甚於此而文侯之命在焉伯禽魯公列國之位也繕甲胄完城壁庤糗糧禁越逐諸侯之事非善之大者而費誓在焉秦穆衰世之諸侯

五霸之微每悔過自咎未為純德而秦誓在焉盛時之嘉謨聖王之典訓盡矣季世之君有可觀者斯取之帝王之言朝廷之事衆矣下國諸侯可可觀者斯取之明昌之時邦君之美望矣衰亂之際彊霸之主苟有志於善者雖微而不棄由是觀之前聖後聖德義事亂有在於帝王之道者寧復有孑遺者哉故足以為萬世之實訓揚子曰仲尼多愛愛義也愍於定書見雄之言為不誣矣

詩論闕

春秋論闕

禮樂論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唐虞之君與三代之盛王所以涵養生靈同治善俗德與天地並氣與陰陽和風俗渾然躋於仁壽刑罰措而拂用者禮樂教化之功也昔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夫周禮周公所資以致太平者也制作之道備矣故宣子見而美之然魯秉周禮而國不加治非特不加治而魯之削也滋甚韶樂者后夔所作以來鳳鳥者也其感物之意微矣故孔子悅而稱之齊有韶樂而人不及和非特不及和而齊之亂也滋甚禮樂之術未更而功用不效者何也豈昔人之治有他術以致之而禮樂不興即抑後之用禮樂者非昔之用禮樂者耶聖人之言天地也天地窮乎不妄觀今昔之

事有不合於聖人之言者當詳抑其本而議同其歸極其言於無所蔽而後已不可或差也禮樂之說試粗言之夫養天下者無以異於養口體口體之養莫美於芻豢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氣血流榮膚革充實疾疢不作而體日以肥矣若五府動於內六邪感其外二氣紛逆而嗜好失常者雖食以芻豢稻粱方且惡之而所嗜豈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軀哉此非芻豢稻粱之不美也則病亂之而失其性也禮樂之術其養天下之芻豢稻粱歟聖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財民有安富休佚之樂而無勞苦凍餒之患知利害榮辱之所在而訓其易從法令雖犯故禮制而上下安治樂行而風俗移風彼齊魯二邦上失其政下無常產重役以勁其力厚斂以竭其財貧者困於飢寒而救死不贍富者溺於僭侈而殉慾無紀外物迫切而善性因喪正猶病者之失其常嗜矣雖以示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聲容利不濟於所之物不勝於所美適知蚊虻鵰雀之過其

前曾不為之辟目留聽少介其胃次又奚足以啟廸聰明感移志氣萃淫僻而起德害亂是無異於養病者以芻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禮無益於魯虞氏之樂不效於齊俾兩國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則人知為善而樂馴其教禮樂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不貲仲尼之聖然後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形乎文物善美之德無見於聖容禮樂之教不足以鼓舞天下則宣子無在魯之辭仲尼無三月之感矣是知胥梁無補

於疢疾禮樂不效於亂邦庶政其修百度咸理然後可以達禮樂而要太平之功矣

樂論上

樂者何聲容之道也昔之言聲之道者微矣管子人情而道乎志氣物采而心感之則喜怒哀樂之情必發於聲而動於容聲有文采容有節奏則剛柔緩急之變斯格其心而移其氣故達其微者可以觀政而通其用者可以變易風俗夫太猛者偏於剛太寬者偏於剛柔

勝則和不足而多怒柔勝則强不足而多懼此哀思憤怨慢易流蕩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慎而君子之政貴和細其者弗堪思深者憂遠流僻邪散則狄正促數噍殺則失中此和平條暢之美所由喪而憂思淫亂之心起矣故聲容之形必出乎道而樂文之美不可以為僞古之聖人發音以德肅斂以威厚之以仁制之以義陰陽相成而剛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不密强而不怒和而不懾故其政和其音安以樂而樂

之實無疵癘為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叙合四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五物之和道四氣之正使之莊而不哀安而可樂謹節而無犯敦本而不流廣不容姦狹不思欲故足以感動善心滌蕩邪氣而樂之文無忘滯矣故惟聖人為能作樂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此六七君子皆以聖人之德據崇高之勢者也其政平其公茂其道廣其制明充樂之實而致美也知樂之情而致微也制樂之文而致精也故六代之作其身足樂而不

況其文足洽而不息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動天地感鬼
神諧鳥獸格異物夫孔子之時有虞氏之不為政久矣
然猶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況以甚盛之德紹於
受之世極制作之美而后夔之賢而鼓舞之則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此聖人之
所取也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湯武之業猶有慚德於前聖乎何聖人之不廢也
蓋樂者象成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時變不同則所

成斯異故黃帝以道堯舜以德禹以功商周以乂天下
之美莫全於道天下之善莫美於道德故而尊事功征
誅之推事功之極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
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道德以本之事功以濟之推
受以通之皆帝王之時應時而造者也聖人何所取去
哉嗚呼陰陽之道未息則四時之正氣常生矣柔剛之
材未毀則五物之和聲常鳴矣仁義之性未滅則和平
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

以和聲合五音之中象四氣之正雖六代之聲容不傳
於今而黃帝堯舜之制作可聞也

樂論下

夫作樂者何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聲本四氣之和因
八物之音以歌詠祖宗之功德而告於神明動化天下
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創業垂統經
世濟民不出於道德則出於事功雖揖遜征誅異世殊
事逆取順守若天與人莫不本於仁義循之道德故雲

咸英莖章韶護武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蕩滌流湮召
集移辟移風易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語曰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末世遺聲
其感人也猶若此之盛方重華在上后夔典之則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記曰禮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
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由是古之帝王之道本以之禮樂
榰之以刑政而已矣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百吏之職非所

務也後世置禮樂為虛器藏在有司社卯之間宗廟之事時出而用之下民未嘗須聞也自朝廷達于郡邑日所由以為治者期會簿書斷訟聽訟而已故有司不能通其敎君子不能達其義而況於下民乎況於庶物乎因謂禮樂不足以致治風俗不可以移易誣矣國家享天休命神聖相繼百三十餘載天下乂安繼周之後未有若此之盛非漢唐之比也然百年之間大樂未作和峴之器尚失之高刓埏之後更不可用至主上踐祚而

明聖之事始克有就祖武宗文神謨聖烈揄揚顯暢與休聲和氣洋溢乎乾坤之內明白乎日月之下可謂盛矣若革近世之樂踵三五之事頒之郡邑達之黌序以先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不特藏之太常則和神人舞百獸庶幾復見于今日非直移風易俗而已昔在黃帝命伶倫吹嶰竹之管協鳳凰之鳴而造律呂於是貴務上鼓廢矣後世作者必務高然聲隱於微器久則敝聖人恐其敝而微者不可得而察也故寓之以法度因其積

以為數因其容以為量因其長以為度因其實以重輕重六物者相為表裏一物亡缺可因所存而補也六物皆亡可推聲數而造也故聖人在上則推歷生律後世祖述則推律生歷上黨之黍卯戰之鐸先儒之所用也雖然仲容識荀氏而契周尺大叔吹斷竹而調啞鐘聲數之法周隋之所傳荀氏之所用也何獨不然若是則卯鄭之鐸未可以得土中之器上黨之黍未可以定一龠之作益有獨見之明獨關之聰然後能用先王之成

法求天地之鐘聲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然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非獨易象為然必有夔曠然後聲器可得而定矣夔曠之用蓋亦不違於積乘也夫觀晉之際而有仲容貞觀之初而有文叔五代亂離學者所喪王朴之術尚或有成天下浩浩熙洽百年豈知夔曠之不世出哉亦求之而已矣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宋 華鎮 撰

論

渾天論

漢興言天體者三家宣夜雅無師説其狀靡考自洛下閎營渾天而妄人度其數壽昌俲其象則周髀之術遂寢不用至于今千百歲矣其間通達精博之士作必稽焉未有能外之者是其術果得天之體而不可以外歟抑亦後人之智窮出其下而未足以窺其缺歟請試論之言渾天者必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則渾天儀也今考之于書而有之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日月五星謂之七政然其制不傳當是時舜相堯攝其事因堯之器而察用之不言舜之作也則璣衡之法尚矣而經傳無述夏商之際亦未有聞焉至于成周建六官典三事而地官大使徒有土圭測景以求地中春官太史職抱天時以從大師馮相氏掌星辰以會天位致日月以辨時叙保章氏志變動以察吉凶辨封域以觀妖祥夫土圭之所測必有度數太史之所抱必有儀式馮相之所掌致必有常次保章之所辨觀必有名物由是言之舜之璿璣玉衡理亦當然爲渾天者言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平天中平之上下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而經南北有極北極出于上三十有六度南極没于下亦如之北極之南五十有五度而當嵩高之上嵩高天地之中也北至之日去極六十有七度二分之日去極九十有一度南至之日去極一百一十有五度天道西轉日月五星東行一晦一明天行一周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用以度天體辨星位定辰次考七政之進退而其知躔離盈縮調璣衡之法若此故漢世爲璣以象天爲衡以望之謂之渾天儀宋在江表錢樂之製八尺之衡于元嘉唐有天下淳風造三重之儀于貞觀至明皇時浮屠一行與梁令瓚始作經緯四環赤黃白三道設擂象地

藏璣于中引水轉輪遲速成序模象繹蘭攟思精粗雖
或殊遂至于度數星次則同歸一致雖然言璣衡者謂
璿亦玉也聖人貴天象故皆以玉為之或云美珠為璿
至陰生珠至陽生玉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用陰陽之精
也用其精以參其象制作之意理或當然以珠為璣則
漢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器謂渾然足以齊七政
可也加直以為璣衡而未之攷鄭氏言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穎寸陽城謂夏之景尺有五寸則南戴日

下為萬五千里日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内半
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
之景三寸劉元測之復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陸回折
止于九千里則三萬里之說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
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天家以為常没地
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之星則見鐵勒之地
極高五十度則二極出没三十六度之三貶矣故議者
疑焉以謂古之八尺圭景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
在于辰次之周徑重歷數將以恭授人時欽若天象不
在于渾蓋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則無以正圭
景渾蓋不參則無以定歷數圭景不正歷數未定而能
能欽若天象恭授人時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者未之有
也通天地人一氣也一氣相應如桴鼓影響陰陽不調
而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癘疫夭於失性人物不和
乖氣上達陰陽感之則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氣
繫于政事陰陽之變應于人物聖人謹察其變所以驗

人物之和否而知政事之得失也陰陽消長而變化成
五行運用而萬物生日月者陰陽之精也五星者五行
之發也二十八星經其體而七政緯之以致用日月進
退有時五星躔離有度遲為不足疾為有餘盈縮疾徐
皆其變也不知其常無以知其變考其常者合度數何
或天道縣邈非耳目之所及思慮之所盡渾蓋是非辰
次周徑未易輕議亦考之于經驗之以事而已考之于
經而無違驗之以事而不爽則不刊之良法利用之善

器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度數有定矣斗以時移昏建月辰則天行可知矣四星伏南昏以昏見則日行知可矣朔不東見晦不西明則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後景日以北冬至之後景日以南則三道可知矣此渾天之說合於經而驗於事者也合於經則不妄驗于事則有功聖人之作要人有功而已矣夫浥虛而望無翳于前則天體四垂與地相際空中物近高而遠卑者自然之勢也十里百里千里萬里

皆然而地易則差故近北則極漸高近南則見未識之星不識日月星辰果依天而行卵抑亦自運于空中而無所附綴卵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善言天者謂無所至極如蓋如卵悉非確論雖然天體之大不可測知日月星辰四遊升降則不出于三百五十五度之内經渾天者據中國之土中極目力之所至蓋占驗之所用以為法故北極在三十六度極南于于地中因南北以聘四維故渾儀之狀如鳥卵矣後世據朔南之偏方用土

中之定法執運動之大體求不測之儀形因天體之差殊忘日星之不忒乃以渾蓋一貫善否不分何不通之甚耶蓋天者謂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遶行遠之交州去洛九十里近于鐵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北而夜不見于鐵勒之南則是日月星辰出沒于地之上下非遠天旁行明矣此渾蓋之尤舛者也孔子沒後之儒者精極象數通天人之蘊者揚子一人而已矣或問渾天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像之

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又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渾天之術其殆忝乎哉又云通天地人一氣也天氣不和而鴟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札瘥夭閼失性人氣不和憤怒愁怨陰陽感之則日月錯之星辰離次故聖人善政事以和人物變陰陽以弭災變觀天道之順否以察人事之得失故聖人重昔在有虞用堯之道在璣衡以齊七政所以正天文也成周之隆太史職之馮相保章分典其事制作法度不見于載籍漢世以來渾頌之論

範銅之儀有可言者蔡中郎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名而無說周髀有說其無驗近得其情可以施用者惟渾天焉善後臺銅儀渾天之法也古渾天者謂天包地外地居其中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居地之上下者皆半其兩端北極出于上南極入于下自北徂南爲度一百八十二有半而強北極之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嵩高天下之中也去極六十有七度夏至之日所行也九十有一度二分之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日之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運晦朔弦望進退離合序有常時時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見有數有度縮爲不足盈爲有餘遲速滿虛不失其故則陰陽和風雨時寒暑平化生序而黎民康厚百穀用成草木鳥獸莫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見政事之修矣故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故平子作渾憲以紀其狀蔡邕王陸著義論以明其旨宋元嘉中太史丞錢樂之鑄銅爲儀至今猶在其法衡長八尺璣圍二十五尺蓋爲璣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極計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紀則渾天之說也職本羲和太史典之聖人在上百度修舉考齊七政合驗庶事究天人之際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豈不偉哉

列子天瑞論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諸翅月而生水日與燧未嘗生火也而火自燃月與方諸未嘗生水也而水自達其所以映而迎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諸與日月之未光則雖有祝融玄冥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萬物其猶日月之于水乎火爲物于大道其猶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虛無之强名至無也故爲有内之以生至虛也故爲類内之以化生者似生爾而生生者未嘗生之化者自化爾而化化者未嘗化之如其物其生之物而化之則力有所不給而道息矣雖然生者不能不生化者

不能不化由之以生而不可違生理盡則不得不死由
之以化而不可已化道極則不得不生生也化也有數
存焉而無能外之者也既已有生化之理矣果可以謂
之無乎既已謂生化自爾矣果可以謂之有乎言無非
道也言有非道也立乎有無之間者其去道之遠不可
勝筭也故曰不生者疑獨直謂之獨則有所離矣本有
無也亦有無有也孰為獨乎孰為不獨乎詠獨而已矣
此大道之體也知大道之體生化之理則知流俗之所

好流俗之所惡者遑然而來其來也莫之禦遑然而去
其去也莫之止去來之間或徐或疾或久或近皆有制
之者也我無增損也因其所遇亦直寄焉耳復何所去
取于其間哉人事之大莫大于生死也猶將以為夜旦
之常而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況其細者乎夫世之所以
至性形于人偽至真奪于外物放而不知返者蔽矣末
流而喪其大原也掇拾茉華已去根本又況認其翦綵
者不亦悲夫故是篇九明大道之體次述生化之理道

體既明生化既形申之以達人之篤論貧之以昧者之
疑義皆所以既其文而究其實也夫不生不化者大道
也太極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也變而有質質判而三
才列位者生化之見于大者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生化之見于小者也夫達生之運天地雖大不能不
生會其化時蟲魚之微不能不化則生成之数孰逃之
哉彼小大修短動殖氣識皆生之一物無好醜之辨也
故榮啓期踊林類之言而不以貧富生死易其樂子貢

晏子達至人之論不以死為兩途彼昧乎順逆之理而
安于流俗之常者一有所遇則切切然認而之曰此我
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澤喪山大壑亡舟而弗知
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懷與不壞非我之所能知也
寄乎天地之間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把罔之
人無故而憂之憂其憂者無故而曉之彼二子固已大
失矣而長盧子又從而笑之夫天地之與人遠矣愚者
獨槩乎胸次得喪于季貴賤窮達之在人非天地之比

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幾希是皆未覿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達觀之士乘而沉行無所抵滯捷也斯鈍也錐也斯銳化其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求時夜化其右臂以為彈則因以求鴞炙物無不可理無趣舍故丞之語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體以生者也今不得認而有之則天地之間是固無可有者知萬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而皆為之盜向氏認己而有之故踰鑿垣室探其所以及罹于罪雖然彼已之分辨而公私殊途公私之名立而罪富異故有公私者固出盜無公私者理亦未實故天地之德則不然公者自公而吾不知其為公私者者私而吾不知其為私公私兩忘同乎實一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此道之極耶夫道存乎大極之上則生天生地行乎闢闔之後則無為而自然者屬之于天有為或而使者屬之于人故推生生九變之序曰先明乎天而道德次之是篇明大道之體而謂之天瑞蓋道不可見言之

析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則大道得矣彼孫叔敖三為令尹復三去之而無喜之容不見于面者此覺乎天瑞之理譬之夫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天下畏其賢百世高其風是乃人皆百歲而以彭祖為壽也

聰明論

字術删去 字倒置 水火知

綱目雖衆提綱則畢舉衣體非一攝領則咸會盛德之美不啻綱目衣體之多也雖偏以具舉必有為之綱領者提攝其大而衆美不遺故善言者得以約其辭而不失其詳矣聰明德之綱領也冠域中之大妙萬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聰明惟聖明憲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蕩蕩乎難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堯舜言堯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又曰虞舜則徽克聞之聰明而已非獨言堯舜者之為然不及二代之令君九有見稱于書傳者莫不以聰明為首故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

殺者夫聰明誠聖人之德者試粗論之昔之所謂有德
不失失己之性與物之理者也泊然無感則彼己兩寂
而性理之美無成與虧感之則得失是非吉凶禍福投
接萬緒交搆並起而無所不有紛然擾是象有易而端
而已發乎情斯見乎聲形乎物必麗乎色彼己之用性
理之真無能外乎聲音采色之間君子聽其聲不失其
情視其色斯得其物以無失我之存而虧物之成則德
德之事已天下之有聲有耳者之所同聽聲之情惟聰
者聞之天下之有色有目者之所同視色之物惟明者
見之聞其聲而察其情者謂之聰見其色而識其物者
謂之明故聰明者聖人德之盛者也是故冠凡思之首
列五事之終君子進德以成己莫不由是而入施德以
接物莫不由是以出伊尹責之以訓太甲之不類孔子
舉之以語顏淵之為人夫聰者聽之善耳之德也明者
視之善目之德也耳目之官所以司視聽而致聰明之
用以能窮彼己之情盡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

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為精腎者精之所舍而水之
所藏者也其竅為耳故耳司聽而其用可以為聰火之
在人其物為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竅
在目故目司視而其用可以為明夫水火之德所以為
精神而形耳目以達視聽之用致聰明之美者何也天
地之至粹陰陽之本大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氣之陰
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材之陰陽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性之陰陽也即散殊而定之則萬物之微莫不有
陰而有陽而況于三才乎然而非陰陽之至也即始判
而言之則至陽為天至陰為地中氣為人數始于一一
為奇奇者陽也其類屬于天天一生水則水者天之至
粹而陽之大本也一生二二為耦耦者陰也其類屬于
地地二生火則火者地至之粹而陰之大本也水火二
物得天地之至粹為陰陽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
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陽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冬其音為
呂其律為黃鍾皆陽類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

未未者二陰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夏其音為徵其律為林鍾皆陰類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聲之變惟宮與徵取之則息舍之則消雖與金木同為五材合為六府獨有氣而無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無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嗚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陽者儇得陰者凝天地陰陽者萬物之所入出而無能日外之意者也資天地之至粹散陰陽之大本以盡性理之實而窮彼己之真何所往而不得哉

西漢論 按鎮工章行制書自言作西漢三國晉唐論六篇今僅存西漢三國唐三篇

昔有虞氏明哲自天行義高世致誠以服孝友誠至而禎慝允諧潔修耕漁之地名聞天日之上歷試有績言用無爽進拔元覬翦夷凶人雲龍相泥濁澤四海二十有餘載然後天人並與而得其位夏后氏號冥九州荒度三壤建皇極以敘彝倫使形載不虧而生覆無息鱗游羽翥之類雕題交趾之倫皆受其賜功德極矣加以戮力在庭舊用句牧都公相之地而無德色兼天下之善而不自有稍居澤民幾二十年然後當曆數而成王業契為司徒承克事舜敬敷五教冥成人倫以啓茅土傳十餘世至于成湯布德施仁誅暴極隆然後臣妾萬國充有大賓后稷思天下之有飢者如其自己服勤播種粒食生民公劉篤之遷居遜康務以厚下古公亶父忘皮幣犬馬珠玉土地之利事戎狄以全生為王季因心為善服勞世業于天祿而篤其慶文王秉積累之緒昭明德以濟鴻烈憂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漢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復受天命而成厥志王三四代神功聖德皆積年累世而後與何其艱哉漢高帝豐沛之地阡陌之間耕芸樵採之人跌宕不羈之士也提挈一劍奮起徒步三載而滅暴秦建王國五載而平强楚成帝業德茂當世善美兼盡未若諧禎罶遜萬國之賊也道濟而表澤流後世未若平水土叙九功之大也承祧繼統豊梁之緒業無天乙次

國之土西伯專征之勢世德洽慶固結人心范氏以來至于太公無公劉篤勤亶父仁至季歷保乂文王徽懿之美也蕭曹平勃之才未賢於伊呂之時雲合響應之師不武於一心之主然而八年之內麾斥蕩滌天下大定英雄豪傑稽顙頓足北面請命奄有禹跡以傳子孫又何易邪蓋周道衰而天下亂幽王之後聖人不作析為十二合為六七三百有餘載狼奔虎逐鷹鸇四擊奮鉤鋸以攫噬決裂横目之民淋漓披靡於爪吻之上其

幸存者鵠鶴顛仆於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拯承堀撫之德不加而聚啓甚力呻吟匍匐以從事而殘餘息熾矣項氏横決沸流烈熾炎火焚蕩玉石而獲四海蘇載之內鞫為墟莽濯濯然無萌肆之意高帝為之條達天經緝續地維挈領盡振衰哀飲食而衣被之使宇宙再造斯民復生夷剗之德於是為厚夫飢渴裸露之甚者則蔡莚有餘甘而斧組處美又況飽芻豢而襲衣罽哉彼韦又誅罪狄邑無犯約法三章屏除苛娆未多湯武而姒文王故謳歌懷歸天命允膺卷蒲塞打拉趙魏平齊翦楚而九有敉寧矣昔孟軻氏之時去王者之迹未遠也戰國之暴非若秦項之甚也且曰事半古人則功倍前烈又況百年之後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所以應眷顧而有天下也前史專以斬蛇聚星符瑞之言稱述受命偏矣

東漢論 闕

西晉論 闕

東晉論 闕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宋 華鎮 撰

論

三國論

小言可以喻大鏡衆可以見形明目者果知道術之方則視所遇而得其藴凡覽興壞之間惡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盜亦有道乎三國之雄秉資投隙緣義飾詐借忠營私公擬而陰奪皆穿窬之類也觀其識見時會

審識物形并跪避堅擬强援隘都勝勢以圖帝王之時相軋以力相靡以謀抗衡數年無克為一者鼎峙之業者蓋亦所謂有道者也試粗論之漢末凶醜弄兵豪傑蜂起恃亂徼寵者壁壘相望鉦鼓之音相聞當是時曹公以一郡之資鷹揚虎視風號霆激而大者夷滅小者受事挾天子以令中夏威矣曹公操作新書以指授諸將由之則有功違之則敗績雖司馬懿之才不能過也孫郎殘破之日吳人徽緒不絶如線仲謀招懷撫納輯睦士民披剃榛驅麋鹿而定社稷遂包楚越之地魏人嘗以百戰之師數十萬之衆輕車樓船水陸相輔因鋭氣鼓餘勇順流乘勢而下而㧞其境有飲馬長淵蹀血武昌之意吳之君臣色沮氣奪不知策之所從出思毁基以委質而聽命者多矣權獨知先聲之不實後原之可投奮然釋衆疑屏羣議挈偏師以授周瑜於是乎得偶於赤壁申威於曹公吳之基圖遂以磐固是當時適然情勢謀無異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奮創成業以貽子孫者也蜀子先主殆其不然曹氏嘗

與論天下事揚搉郡雄之材汎言及備備臨食曰失喪其其筋氣不足以敵曹公矣况宗室之望據專城之勢數年與諸公周旋卒無一民之衆尺地之富流離轉徙無所歸宿其才不足以擬仲謀矣至其西趨巴蜀舉梁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諸蛮之命而役其力與孫曹二公東面而折天下與之能固社稷既定師旅已和於是北窺關輔東略荆衡雖功用弗底有并吞神州混一文

執之氣與覆曰寵身寓食之勢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雄耶非時有否泰智有昏明用有工拙勢有廢約先愚而後賢昔怯而今則勇也蓋曉得天下之才以為情耳使先主閒孔明而弗舉舉而弗用用而弗試將其身之不保尚何蜀漢之有哉觀其忘勢屈身披露肝膽君臣之際有可言者雖湯武伊呂之相與弗是過也使天假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則魏吳之臣不及其君故操亡而魏微權歿而吳不振武侯之才雖于先主故備死

而蜀自若亮死而禪不克守蓋臣主俱賢明良相輔則道濟四海格于皇天或主德弗競克任哲輔臣用雖微攀附大人上下相資亦克有就故曰不有人焉其能國乎蓋人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得於此則功業歸之此三國之所以立也

唐論

藥而瞑眩劑於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廢藥而養疾知疾不可養而治疾者必資於藥也食而致疾因藥以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棄能安之廢食而嗜藥知藥不可嗜而養身者必資於食口世有戚瘍眩之毒而微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則愚夫愚婦知其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涇師之變而懲戒用兵姑息方鎮創自志正之失而去兵閹寺棄遠正人曾無異於畏藥而養病舍食而嗜藥者也德宗雖中智之主顧不賢於天下之愚夫愚婦哉碩悟然出於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遠於

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於遠照於顯不蔽於晦利之所在雖大必觀害之所倚雖微必知惟賢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懲忿反覆致論於大邑美錦者也德宗之智不與能於此則亦何以振隆祖武貽裕方來故貞元之際事失其敵後世雖有雄英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略終不能刬夷宿弊收攬權綱而復興王業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誅鋤天下翦落枝葉封殖本根殺不掉之勢奮陵夷之緒經國之達道也建中初承肅宗

右上高宗德宗

豢養之後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强藩悍將犯分陵制質罔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徼倖一切至於虛環衛以濟師剝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援賊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卽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爲戒蕃臣跋扈一切不問是戒瘡疣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貿販

所職以射利乏國家之事貽君親之憂誅夷之罪人也自至正德憲宗經營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備軍籍涇師爲變威畏匿而不得使倉卒之際六軍無人藉宦官竇文場以左右扈從冒犯艱阻僅免於難是宜用士之過哉選任之術乖也不知慎簡忠賢得人而後用以腹心以本兵柄禍難既更用同謂士不可任舉神策之兵悉委閹夫小人而不疑是含飴肉之味而嗜苦口之飲者也其禁亦甚矣昔文王所以底貞觀之平

紹周漢之盛者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産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內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强悍之術其後驕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搭人適主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衰復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曆宦官之寵啟於開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殷藩臣罪惡多所含宥然

未有倚竊陵犯如朱泚田悅者也明皇安於無患輕用爵賞寺人若彼裴朱紫而參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權如竇文場霍仙鳴者也貞元之後方鎮則擅帝制者非討委信閹寺則付利器而不疑使叛臣賊子輕冐犯律無所顧忌刑餘腐夫竊弄威柄不可復取明君哲輔勞於征討莫克勝定庸主恩相指爲故常無翦除之意憚於明之資則拱手不問無爭的之隙則非欲無勢由是外陵內奪至以天下之尊而威命不行於國門之外

倘首帖息受制於家奴使胡越起於㢠圻而羌夷滿㓔
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
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勲勞論

大禹有帷蓋之施布衣重一飯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
義猶貴終始況人主資賢能以共功業安可以忘勲勞
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棄也故古之人生故寵榮死與
享祀祀諸祈常銘載彝器不使饑阨捐棄纖芥而待報之

是以君子懷德小人欲寵而思奮唐代君集之陷于叛
逆文皇不忍使對吏而自訊雖寘于法不絕其祠念其
嘗有功也中世以後憂患方起則用英傑以弭亂中外
無警險人間之則曾不省察甚者至於從死孰得顯著
如郭汾陽猶或不免況其它歟劉巨容曰朝家多負人
有危難不受惜官賞事平則忘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
當是時巨容力能制巢賊之命特是縱賊禍及二京此
人主不慎聽用而輕待士之過也方無事時去一上國

下脫文字

未見其害急難之際人情頓然悔可不追矣蓋感義自
奮施而不求其報惟君子能之人主所與共天下之事
者豈能盡得斯人而用之哉是不可不慎也

主師論

海內之理可以力致夷狄之力不可常保昔之人以三
代禦戎不及上策謂其猶用兵也然舜舞干羽有苗來
格至於命九官勑皋陶必曰蠻夷猾夏則是盛德之世
未嘗保其無犯兵武之備不可暫去今北制強胡西撫

羌虜南懷蠻獠東接島夷要害之地扼控之會守郡宰
邑之官非特承宣詔條撫養吏民而已又當經設方略
完葺兵戎謹關徼之守探伺姦之變礪疊誠堅器械試
利士卒誠訓戒信誠著則遠人殊俗聞聲震讋懷德之
心固而干之意銷矣士無有弗勇亦無有弗易時無有
弗利亦無有弗否顧其用之者如何耳上下一心三軍
同力而士無弗勇士卒鼓勇則兵則無弗銳士勇兵銳
以守則固是地無弗險也以戰則克是時無弗利也不

然則其效亦異矣此四者雖其制之制之者將也樂毅用燕勝强齊所未滅者二城而已騎劫代之一敗塗地李牧用趙北逐單于走韓魏東威穆林西抗强秦顏聚代之不能自守二國之地利未易也天時未遠也士卒器械皆其舊一用之以强一用之以亡則是勝負之勢不因天時不以地利不在士卒不自器械皆主將之所制矣今邊境之上誠得樂毅李牧之徒統師一方經略屬郡將爲制二虜受命下吏宜挺周邊傷禦便軼而已若夫

究城池備器械訓士卒儲財用四者之事皆非邊境之先務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師守之吏誠得良士則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經制而畢舉矣苟非其人雖經制之四事無缺不足與有功昔者吳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而侵魏不聞魏人有良術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韋皋守劍南内撫八國外控吐蕃二十餘年無西顧之憂不聞唐人有長策也任皋而已矣委任責成古今之效若合一契故知邊境之務莫先於選主師主師得而百事修矣

世卿閹寺論

甚哉世卿之害國而閹寺之不可使也何則世胄之才不必盡美心志困於富足筋骨惰於無患德禮不由而殉物甚篤思慮不足以周遠忠義不足以自將保身承家猶或有缺況於秉鈞軸荷丹臯之重而均調天下乎因其父祖之資滋漲蔓而竊有威柄門生故吏偏於海内周親佈交蟠錯挺要根幹强大枝葉扶茂傾天下

之事在己而無所畏忌緩則盜弄威福急則起而爲變矣刑餘腐夫大質已虧苟得無顧甘言令色善營視聽曲謹小慎時有可喜狎侍左右習而不戒猶懼爲患況於以攫噬之才付以事任而參預功業乎故一朝之力以自結於上世主之心日昏其斷國之威靈落其掌股則殫凶慝以濟姦利矣故自書傳所記未有世卿擅政閹寺用權而無凶國害家者也昔東漢世祖以雄武之略驅策英豪左威右德兼尚權數衆餘澤被機會潤視

高安經營大業披荆棘而平王路振墜緒以續休命叙年之間天下猗謐於是息偃矛甲陳列籩豆剗夷壁壘闢闔黌序介胄之士雍容弦歌載戚武暢文德而平治之功成矣顯宗明照情偽至誠自强憂思而服勤百度具舉振維綱以隆主道備文物以飾治具政刑清肅而之禮樂興矣孝章帝知明察慧人謂其猛本寬仁之術推忠厚以濟之於是政平人和協氣條暢珍符靈貺雜然竝出帝王之德懋矣若光武之立綱陳紀維持王業明帝之敬慎緣飾增光先猷肅宗之寬人爰仁寵綏四海皆足以固結民心垂範後世保元命貽大業於無彊者也然而至於順帝輕用國命世寵梁世成逆冀之禍孝桓臨事鮮謀任使匪人起五邪之姦凶醜姦贊眩祿秉貴反易網紀竊弄威柄淫刑濫罰禍及黨錮險巧姦回是爵是賞廢錮時望封剝生靈施及靈帝之時天下不勝其憤袁董投隙奮臂而無劉氏矣是豈建武永平之澤未侵而天下忘漢之速哉使逆冀無及之寵則梟戮

之罪不盈五邪無誅冀之功閹寺之寵弗啟雖有靈獻之主亦可以蒙藉累閒餘澤而保無患乎嗚呼漢之亂亡成於袁董袁董之釁萌於閹寺閹寺之寵由誅冀而啟之劉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業開建安之隙以誘曹氏者順之尤也世御閹寺之患可不戒哉

隱者論

唐史言古之隱者有三蓋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從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以當世取舍以爲唐世見於隱逸傳者皆出於下槩其說似有可疑試粗論之夫古之人未嘗無意於世時或遠引自放於隱淪者皆有爲爲之也或全身遠害如箕子接輿或須時待價如伊尹呂望或抗節伸志伯如夷叔齊此隱之大者也若放情虛寂不以世故自攖如廣成巢許之徒特其一由不達理勢之分如申徒狄陳仲子之介則與夫子槁薄樂山林者人何尺寸之間彼以挈

治其弗得伸者為次則是身隱而德不晦者乃廣成巢許之徒歟上廣成巢許之風而以伊呂箕子之節為次是驅天子之人高蹈遠引遯世絶物而獨善其身也人人持獨善之操則天下之事其誰任之廢大義亂大倫傷敗名教獲烈於此厚之陰者如武攸緒宣識貲擣薄樂山林終不可以當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於武氏之族明智通達遠周前後知禍敗之必至務為防禦以保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紈綺之胄生所見長所習惟聲色

勢利而能割情違俗長往而不顧安於寒素之所難者則攸緒之操加人數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乃以與王績之徒同出於下槩可謂厖矣

復讎論上　[illegible]

復讎之議疑生於亂世而不起於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有司雖陵弱犯怯而殺人者必得而責於法無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復讎之有哉然殺人者周法之義不至於誅而臣子兄弟之義不可不讎者治世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復讎之制爲調人之職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卿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禮曰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之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此書傳之所與也後之斷是獄者多矣或殺或赦適時予奪靡有定制明君達士殉其所執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詳唐明皇謂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其律人子孰不

傾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陳子昂謂仁而無禮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義其節而弗誅則廢刑也釋罪利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柳宗元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唐憲宗詔曰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眾之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
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
以禁止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一斷
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
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或為官吏
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
于士若孤穉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未可以為斷於今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其情處之明
皇憲宗形於詔陳子昂柳宗元韓愈之徒咸著文議則
經無失指矣子昂之議旌誅並行懷禮瀆刑宗元駁之
明矣不復叙言也其餘辨議雖詳未暢禮法之意有足
論者夫所謂讎者非謂彼殺而我殺之也謂君父兄弟
見殺於人不以其罪而國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義
不與戴天同國也故復讎專殺而情不失義事不越法
聖人不以為罪是故禮經無共天之義周官有執殺之
法父不受誅子復讎之春秋之所可也後世不知原聖
人之意通經傳之旨以端斯獄據法律之闕文因汎引
殺人之例以自疑貳及既旌且誅情理不安遂至旌誅
並君公其法不計其計法之所捨則釋之法之所誅則
誅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復讎者未嘗顧公法之可否而
徑行志其則議復讎之獄者奚必計私心之所志而輕
重其法乎明皇謂殺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
奪其德此皆私心以議公法者也失議法之體矣雖愚

夫愚婦出於一介奮不顧身以死為得者人主猶當宥
之以正法又況閔義知方之士內敦忠孝志在報復以
伏冤憤之心非罪人既得冤憤之氣銷則其志成矣初
無意於得義之名必死必生之事又烏可以贖刑而濫
殺乎韓愈謂殺之與赦不可一宜集議以聞而酌處之
是亦不明禮法之意故欲取裁於世主也愈言周官將
復讎先告於士者未可以為斷於今時也至言百姓相
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

不可行於今則脱矣何者公羊之所謂父受誅者周官之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其所謂不受誅者則周官之所許復讎者也徒行瀆亂彝典禮法不明一至於此豈不悞哉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入刑者必失禮失禮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誅禮之所與者也復讎而死則是與于禮而誅於刑矣何其戾歟法之所謂殺人必死者非謂人不可殺殺則死之謂人之無罪與有罪而不至於死者人或殺之者也若以讎為無罪則既嘗殺人之父

兄不得為無罪矣讎而復之不免於刑是殺無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殺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專殺專殺者必死且專殺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是殺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無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於人主人可以登時殺之者有侵害於人之理也有侵害於人之理者殺之無罪既侵害於人之親者讎之有誅此又非用法之意矣論殺人必死之法則讎者先在所誅而讎之

者孟為無罪憲宗謂禮法之說有異張九齡不知論禮法之意明其無罪徒稱孝烈之為可貸故不能勝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濫被誅戮則孝烈之行發於人情人情之發有義有不義合於義則為孝烈不合義則逆以孝烈而實為桀驁法之誅釋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以讎也讎其所可讎讎之合於義者言其行則孝烈也論其法則無罪也無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舉孝烈之善後然可貸其死也父

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讎也讎其所不可讎讎之不合義者言其行則桀驁也論其法則有罪也有罪法之所必誅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而已矣春秋則之所謂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貸之死豈不違聖人之意屈公議之法長暴亂之風乎夫公私異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議上之所操以為一世之平者也志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終身之操者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為則為之志之

所止則止之不以旌誅貳其心知適之以其辭因伍參而發政為之誅誅者上施下之名也誅之與殺其實一而已矣上之誅下苟以其義下之所當受不以其義則亦所當讎不許讎之則為人上者將依勢作威倚法以剬不可制矣亂之大者莫甚於此在百姓而許之復讎在官吏則不許是法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官吏非聖人周禮法之意矣為知周官之所言不兼於官吏公非之所言不兼於百姓乎又曰律無條非闕文也以為不許

則傷孝子之心許則人將倚法專殺不可禁止夫不許而傷孝子之心則是許之而人將倚法專法則非何者讎之合於義專殺不為亂讎之不合於義專殺有常刑不為亂者釋之有常刑者誅之尚何無禁止之有哉由此觀之愈不達於禮法明矣宜其所無折衷也故曰其餘辨論雖詳皆未暢禮法之意苟明乎禮法之意則復讎者可以無罪矣

復讎論下

唐自貞觀以來復讐者甚或殺或貸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韓退之之議達而近於理至柳不設懸禁之科韓謂公羊之說不可施於今者未能無惑若張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貸而不能陳禮法之義為政之體以發明時君卒使擒儀見售無辜被刑贖濫典章傷敗風教是為可恨夫禮法者先生之所以禁暴止亂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禮有所不能制則待之以法故失禮然後失刑安有禮之所善法之所誅法之所存禮之所去者哉夫人

有可殺之罪而人殺之周官所謂殺之而義者也為人子者不問其父之罪徒以人移其父從而殺之則是不義不畏法桀驁暴橫肆為徒殘之人也若是者豈得以為孝烈而合於禮者哉此禮之所去而法之所誅者也若人可無殺之罪而殺之周官所謂仇讐者也周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彼人子者從而殺之則是內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強暴之人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獨宜貸其死又當

旌賞以激風俗若曰殺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則是恃强以殺無罪者見容而徇義以殺有罪者償死汨陳禮法黷濫刑誅孰甚於此哉苟徇周官之制而責其專殺則人有何便投會勢不及告者自當録大遺細以善補過未宜以不告而致之於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顧命殺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議法者當計其罪而不當用其志知不殺爲虧律而不知殺之乃甚虧於律知爲人子者孰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而不知立法以抑其獘

使復讐而義者既從原貸讐人之子復讐者死自不致於轉相讐殺遂無已時矣使九齡持此以爭之則禮法之義著爲政之體顯而人主有所發明矣彼謂其孝烈可貸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論哉子厚駁子昂之議辨旌誅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盡其禁暴止亂之術退之探深律之深意析經旨之微文其說詳矣而不知官吏所誅不當於罪者與百姓相戕無異夫百姓相戕故爲過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誅不當罪者亦有故失之辨爲官吏者故以公法殺戮無罪則亦法之所誅矣法之所誅者人子讐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說行於今日不見其悖此所謂未能無憾者也若陳子昂者曾未識禮法之旨刑賞之體妄肆胸臆以亂大義所謂未可與言者也

蕭曹論

古之王公者以天下爲已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替軫君之休戚猶其身之安危進當事任不知以爲榮

退之散地不知以爲悴顧可以利國家幸天下則爲之名位功實其在已如在於人出於人如自其已不私竊以爲利不苟亂以爲廉故能樹建丕績光輔時主載休聲於無窮曹參之事漢其志有在於此故代蕭何以爲國遵其約束無所請事雖家人疑之天子問之而所守彌固此參致公之義而賢於漢之庭臣者也議者或謂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盡其美不可或改參知惠帝之材弗逮高帝則宜有以輔成之知已之賢不及

蕭何則宜自引遠以避能者惡得久居其位持循靜默而貴曰予使漢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參之過也愚竊以為未然夫孟損昔人之制作必賢於昔人而後能智均而術相似者未足以有為也參之賢非過於何固無以異何之術矣求其人代參而為之則必得賢於何者然後可當是時果有其人歟抑亦未有其人歟有其人而參蔽之參之過矣未見可以代已者而不自引遠乃其所以賢於衆人者也豈得指以為過哉何則漢承

秦項之後人厭塗炭而思息肩呻吟顛頓之餘可以撫養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約束雖無伊周之美經綸藻飾明備王道至於簡易寛厚滋牧生齒深有宜於時者得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潤色之固可以極制作而致太平苟非其人徒紛更前人之成事豈惟無補於治或召禍而速亂矣觀高帝之語曰后蕭公之對孝惠與參之聞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則當時之士未有賢於參者又焉得賢於蕭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參於是時自謂不能而較引遠退避則是忘其君而全其全殉小廉而委大計顧視召賈屑屑然有彼己之辨非公天下者之所存心也參與高帝起布衣成王業尊為相國位冠羣僚則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已之所當任顧其身而不思其君殉小廉而輕委大計非劉氏之所望於參非參之所以事劉氏者也故奮然以天下為己任違至尊排羣議而不疑參之大節蓋出於此進退之際尚惡得而議哉

李勣論

史官咎王重榮不殺朱全忠以壽考之未足多罪方全忠以同州歸一降虜耳未有跋扈之漸顧天下多事惜其材之可用而活之非知其必叛留以為己責也第不若王夷甫張曲江之前知爾安足多咎若李勣之不爭立武后是為可誅太宗託勣以高宗之貴使高宗惟勣之聽勣曰不可則高宗之意定矣乃追禍要福求固恩寵為自安計卒使孽后得志流毒社稷罪莫大焉然身

以幸免纍鍾子孫覆其宗祀勳之負唐誠深而天之報勳亦稱矣

鄭綮論

昭宗以鄭綮為相綮曰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綮所能辦則當時賢於綮者相繼在位亦安能勝其亂唐之季世禍稔運遷人知其不可支矣雖有賢俊未如之何使綮竊冐權利苟歲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顧才與望雅不逮此避迹而至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饕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知自以至於憤乏綮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歎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二十一

宋 華鎮 撰

書

上越帥程給事書

某聞古之賢郡守其成功利當時遺風激後世者載籍所記多矣考其立德制行措置施設之方則未嘗蹈昔人之遺跡滯泥於一端或闢其田疇緩其刑禁寛慈惠和優柔容養以鎮撫其俗然為此者人亦未始解緩散慢而不治事亦未始頽墮委靡而不振悅德懷惠人人自愛而不忍犯休然日入于治當時則謂之父母或勅其法令謹其督責威嚴剛毅明白辨察以繩治其下然為此者人亦未始憂愁逼廹而不安事亦未始繁縟細碎而不暇畏威服義人知自勅而不敢犯肅然日遠于亂當時則謂之神民此兩者其趣向不侔甚相遼矣然皆底于治安之域而能有補於世者何也明燭物表息冥道本通乎世變之異而達乎時措之宜也且夫習亂

之後人始見治兒塗泥水炭之困而新得休息則人心
自喜雖于犯上當是時教化亦未明習俗亦未成紀綱
法度剝弊壞缺者亦未盡修復而補緝之故為政者可
以寬養難以嚴治習法之後上下之心久安而驕矜則
機務易忽而下亦輕以冒法然當是時教化已明習俗
已久綱紀法度莫不完備而待人為治無所不至為政
者不以義治之而猶欲用優柔容養之術則政事廢弛
姦宄不勝而亂作矣故變通盡利不主故常之君子必

達于此其為政制事與時遷徙隨世俯仰剛柔緩急寬
猛之變不倚于一偏今天下承平百餘年德教道化薰
陶漸漬乎四海九州之內非一朝夕矣其綱紀法度則
自朝廷達乎天下尊卑上下小大緩急之事如絲有枝
如枝有條莫不具備所謂習治之世當以嚴治者也今
閣下來治越其未至則威風凜然預襲于此人心竦動
震懼莫敢或易既至則舉郡之事帖然條理日有餘裕
官曹謹勅庶務修舉奸胥猾吏屏偏無詐無所施機巧
頑惡悉盜寇銷晃畏不敢露影跡朞月之間濟濟然可
觀非嚴以為治適乎時宜威德之風照耀人之耳目感
動人之心意有積累之舊者其為效不能如此之敏也
閣下先進之碩德朝廷之宗工今以侍從之尊荷蕃宣
之寄其德行道術文學辭命見知于君上垂照于天下
者積有年矣某　何言哉故道古今之理以頌閣下趣
時之迹而已閣下承流宣化居師帥之任且數十載若
某之所頌者豈特嘗施之一方一郡乎其飫聞熟見與

夫深被其賜者蓋不可勝道然贄見之禮士所不敢廢
故書此以拜于麾下

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聞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為甚不養則不成者
物皆然而材為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
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
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
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

君能以道制典其臣能以典布教使天下之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得其性而道以顯之者惟唐虞三代之盛時為然由此以降則蓋亦寥寥矣其間非無興學校置師儒以養天下之士者也然位乎上者智不足以顯道而倡先王之教仁不足以盡性而推成物之德使人之所自得而固有之者終鬱鬱而不伸然則當時之士亦何所得于上哉故下之人無落落之材而上之人無赫赫之功至于今千數百年矣道隱既久天欲平治而

聖人有作又得豪傑之士以為輔相故超然特起乎百王之後越漢唐而追成周之業文武之道在方冊者則訓而釋之著之簡編以摘于天下性命之理在人心者則作而成之設為學校以委之師儒此豈後世養士之比哉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于此可以致之矣雖然事物之理由中出者外無正而不行古今之所同也聖人之教雖盡善美不得良吏致之于民則亦晦而已矣故文王之教所以顯于南國者召伯之力也伏惟閣下挺經濟之才究天人之學以德行節義冠冕乎先達以文章道術軌範乎後學者積有年矣某雖賤微未嘗一登門牆而承謦欬之教然聞閣下之令德休聲而向風傾慕者非一朝夕矣至閣下之來而政事修舉行義卓越益有加乎所聞者乃知居今之時行今之政作新長育使永嘉之士內有可貴之質外有循成之文者在閣下而已士固以此望乎閣下非某一人之私心也抑閣下亦以此為己任歟又況今之外臺則古之方伯今

之郡守則古之諸侯方伯諸侯正上之所委以教人者也以閣下而居是任肯不顧于此哉自閣下蒞郡以來事無大小罔或不謹則學校之間道德之教尤所以為先務者也某既幸而為士矣又得齒乎學校之間被服閣下之教其樂可勝言耶敢誦所聞以贄于閣下伏惟閣下録其誠心恕其鄙賤姑以一言進之則某他日之所有立者皆閣下之賜

上越帥徐狀元書

其竊惟今日之士其躡青雲居盛位秉鈞當軸尊主庇民而得志行道者必自高選進故挾道術攜華藻而來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然國家承平百餘年文德之教陶成風俗雖海隅蒼生混然與中夏為一學校之養既久而又申之以經術雖五尺之童子其言上之則究極乎道德性命之理下之則盡乎形名度數之末居今之時乃欲步驟馳騁獨先等夷實難其人非夫才不世出學無倫伍者莫能與此伏惟閣下受天秀氣為時閒

人深造聖人之門夙成治國之器決勝大敵冠乎羣英向所謂得志行道者于是有其資矣惟閣下之所以自致于此者豈適然幸遇而一出于不可必冀之閒哉蓋其術業誠有過人者也夫居有道之世而得位青雲之上挹聖人之道而得加乎天下之民此仲尼孟子之徒所識欲而願望者今之士焦心勞思彌年累月以求知聖人之道豈特以私其身而獨善哉亦將欲以惠利天下耳欲惠利天下而不得閣下之資莫閣下之資而不

求閣下之術業是猶不利其器而圖善其事雖曠日彌久何所致乎故閤下之榮名一出而天下之士思見其風采者不可勝道蓋有如閤下之術業而得此青雲之資者數年之閒一人而矣雖京輔之地清華容通猶不可以多得況方國之遠必曠年然後一遇以曠年一日之會不出境域而得天下思見之君子此天借之而成就之資也其可自棄而不登於門下乎唯閣下姑進之畀以緒餘之末則他日有所興起而建立者亦閣下之

賜矣

上發運蔣龍圖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荊浙發運使

某聞市必立乎法言以之豹音有翼不飛眞侶為之太息何者作書以載言書成而言有遺立言以建意言窮而意不盡若然者言固非盡意之具書固非盡言之器然書契之用自虙戲氏以來百世不廢蓋言雖不足以盡意書雖不足以盡言而善探索者尋其所書有以識其所不書攷其所言有以致其所難言故前聖後聖代

有所造而幾深之理窮經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來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進居大寶妙用格上下善政周動植民自黄髪迨于齔齒漸仁摩義周旋禮樂薰陶涵養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說于道而咸可以從政故其書曰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當是特也豈徒尋章摘句考詁釋訓求魚兎于筌蹄之下挹酒醴于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沒聖王不作仲尼以上聖之德栖遲旅人其志終莫之

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墜于是作六書以載之後世言情性之真辨正變之理則存乎詩記已行之事明帝王之制則存乎書示節文之體通損益之用則存乎禮備制作之文達和樂之情則存乎樂窮大道之蘊極變化之妙則存乎易辨善惡之實正誅賞之權則存乎春秋古之人釆其真以内游藏其用以役物至于輔引誘掖翦裁駕馭妙微闡幽之術舉在是矣則斯六者何異乎嶰谷之斷竹嶧陽之孤桐衆人作之不過音響必得

倫文然後能協丹鳳之和鳴起玄陰于炎夏前世流別家殊徇其所察以自名之士莫不著其書矣至乎粹純而不駁中正而不詭無愧于聖人而可以爲孔子徒者蓋亦鮮焉楊子以爲我而絶物墨子以兼愛而喪已鄒衍以談天而廢人惠施以雄辯而悖理申韓以刻覈而不中莊列以詼誕而詭論是皆失其師實徇其私智蔽夫一偏一曲而不能與于大全者也漢世師道雖立樊生專門人矜家學不碩其本一經之書所授或異則互

相詆訾浮言濫論枝葉扶疏生已白顛經或未畢故子雲有蹔悦之嘆太史著寡要之論自茲而降人述章句家有訓詁千載之間雖干戈閙起俎豆時寢而講解述作代不絶人歷世既多浸以增衍窮經之士往往繙繹街談薈萃巷説閉門却掃取足於緗簡之上偃蹇傲睨無歉然之色人人自以爲游夏家家自以爲軻雄羸糧裹足踊蹻擔簦之風不復聞矣謂衆簡可以盡至言多言可以達微旨不知言簡有所不能盡而師道不可廢

也故後世之士守經制行緣飾吏事揚立名節炳然可
觀有如兩漢之風者鮮矣某讀書至乎禮記見其言殊
駁不經未嘗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雖雜四代之
制而其言有倫其事有理可以為後世法乃極智盡思
攷合經傳訓明厥旨以備遺忘然不識有以少當昔人
之意否耶且患論溺于流俗之褻謹繕寫一編塵下陳
獻夫進思可與耆闊里之洪制來者不距鄙人之典訓
則嘗與之脫驂借譽解頤而言者想無譴其狂簡而緒

餘可賜也此某所以敢進于門下

上崔學士書 按宋史崔公度傳字伯易高郵人閉戶讀書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鎮書有云明公崛微淮海之上以推誦自適衆足惟判不將高門一言之出入樂傳誦寰以先達于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高郵正當淮海之上且所言出處大槩正與公度相合其為上公度書無疑也

某曩日讀司馬長卿揚子雲傳見其出處本末咸以側
陋之跡居僻左之地非有茂良父祖之鎡基仲尼四友

之羽翼曾未嘗褰糧結綬投足王畿負祗拜塵附尾貴
勢徒以雄文麗藻邂逅上達遂使世主傾心求之如弗
及鶴書鳴騶遠湊進輦于是易緼袍以文采代藜藿以
以珍羞優游乎金馬翔泳乎天禄高文大冊朝之盛典
必出其手而後定增光前修垂映後來貴名不朽彌遠
彌著竊嘗計之西漢自世宗以來至于宣元之間天下
無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侯枚皋東方曼
倩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

學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當是時也天
下非乏士也然而傾二公之求之如此其急者豈昔之
人尚賢貴士之意篤歟抑二公之德有大過于人者歟
至此每疑而未識其所在第恨千百年之間此事寂寥
而弗續後見先生長者道明公進擢之始通知人主莫
不篤于尚賢貴士而思得非常之人以光華邦國宰相
莫不欲旁延俊乂而使潤谷無考槃之士豪傑不作放
缺然無聞非置而勿用也恭惟嘉祐治平之間明良在

上庶事緝熙濟濟多士於斯為盛非若兩漢繼亡秦之後急于得人以風天下故當年取士遴柬慎選必得真才而後用未始輕名器以假人時明公備徵淮海之上以弦誦自適裹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浸以先達于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而無疑色非誠有以大過人者焉能與于此哉故密詞偉論瑰麗之華纂有足以發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無愧乎泰谷西河之士非曩時所謂竊

處士之虛名遺仕宦之捷徑者也某不敢自棄思一拜於門下也積有日矣參差數年乃今始得執以不肖之名干下執事雜文若干篇隨此為獻以備暫見之禮伏惟少加善獎幸甚幸甚

上揚帥呂大資書 宋史呂頤浩傳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軍

某嘗謂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善馭者之所急至于翕然繁奏師曠過而勿問必遙噬之濫吹衒鬻都市伯樂去而勿顧必不才之駑馬宗工大人莫不以推賢樂善為先務清世之士幸親遇之而不在題品者則斯人也豈復有寸長片善可稱道者哉四海之內亦必以為迂疏闊略無似之散人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古之為士者遠則擬舜近則師文王今衣帛食粟與人同而立身揚名不得比于一鄉之善士可不自悲也耶恭惟知閣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世公輔之位聰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

加以世德淵源中外揚歷論之既孰所閱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苟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日之循彤而自忘其鄙陋某也不肖竊寓下風慕劉昇之日久矣何幸備員小邑之佐屬在使麾之末雖拘文有地不得時望副車之清塵聆謦欬之餘訓然分官効職亦幸從屬吏之後今代者已至將遠旌麾而蹤跡踈賤未預親炙之列天下之士其將以某為何如哉此夙夜之所愧恥而不自

得者也竊惟趨事鈞嚴及茲朞歲固非日月之未久也然而台光縣邈未燭衡革之下者豈致身踈遠自取棄遺耶將材質駑散無所取於大君子之門耶今不敢默默自棄輙一鳴於旄節之下儻在所進願揚鳴律之餘聲激洪河之溢流俾寒谷栽吞涸轍生波少見於清平之時無愧於天下之士豈勝幸甚

上淮南提舉黄都官書

某聞厚德者多士之所歸憂道者宴安之不暇故有席

不及暖突不及黔贏糧裹足百舍重趼而不知其倦者是豈棄父母之養賤印墓之國恬於勤勞惡於安逸而心知支體與人異哉彼有所慕此有所不足而勢不能自已也夫有被褐之士貴隋侯之珠抱卞和之璞而行于都市則人必奔走竭蹶側肩累足而往觀焉何則物之至珍世所希有也然隋珠之美不過形圓而大光彩照乘卞璞之奇亦渾脩五德純瑜無玼而已彼照乘之明非足以察微而燭幽也五德之美非足以化民而易俗也則物之為世所寳者又豈若人之可寳者足尚哉今有鍾天地之秀氣負聖人之道術德足以砥世礪俗才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實可寳其人可觀豈特隋珠卞璞之比哉則聞義如方樂善不倦之士必爭湊門牆景慕風采以先見為榮以未見為恥矣故孔子適衛封人請見雷子舍曾魯人屢斷禦寇反齊戶外多屨李邕入朝門巷填隘恭惟提舉都官閣下以文章學術由公道而決科清世以德義公忠致誠心而緣飾吏事處出

人表才周物情分國家斂散之權制一方綱領之重則其道義才術固有遠過于人者此士之所以樂從而願見也某方從一命為下邑之佐治己之事尚有缺然而重以從事之責則先達大人之門尤宜汲汲以求其教益故不敢以踈逖鄙賤為簡而輙自進于門下庶幾無尚柴伊何之謗而得子奇利其器之善惟閣下始與之某齒髮方壯知自鞭其後冀將有及于遠也則他日之所至亦閣下之賜矣

上沈舍人書

某聞三代而下兩漢爲盛孝文明帝尤爲盛時然賈生以王佐之才栖栖于長沙伯鸞以高世之德遁逸于吳會論其世則亦足有爲也語其人則亦可謂賢者也然參差而不齊齟齬而相違者豈無故而然哉宜有制之者也古之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蓋言有道之世則野無遺賢抱道之士則必見于世以梁賈之事攷之此特君子之道其常者也合以事變殆或未然夫

數有奇耦氣有盈縮幹轉于冥冥影從于昭昭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星辰之著消息滿虛無能外者而况于人乎然則大明之世士或有遺盛德之士時或未遇者無足多恠也故唐堯在上元凱未聞帝舜有爲五臣並用伏惟國家之盛非特兩漢之比君侯之賢出乎梁賈之右景者宫商韶頀凫藻勢協方將振金玉之聲奮騏驥之足登吾君于堯舜之盛躋一世于仁壽之域孰知夫天之真宰未相厥猷暫屈俊乘來任藩屏是豈出於適然者哉殆所謂數之未偶氣之未盈時之在所安順之在所委也歟某童丱之歲誦君侯之文則知當世之聞人有君侯矣十年之後得侍乎縉紳先生又聞君侯翔泳禁掖雍容侍從居盛世之達仕矣當是時也某方弋高雲之鳥餌重淵之魚與耕夫樵叟偃仰乎長林豐澤中嚮仰覩聞想君侯游處之地迥然縣邈何異神游既寤爰思化人之宮不謂今日邂逅作小官漂寄江淮闊疎遠之地乃得瞻奉聲采飲味芳流追思曩

昔欣幸交至然區區之心有所不足者亦朝近矣勢當奔赴天官別自一命闕三釜之養不獲久在下邑祗服教誨爽塏門墻豈勝惓惓仰惟車馬此無滯留之理名竒總闕恭注雅厚朝夕退步屬蟻進登釣軸某異日倘未能挹李萬之清風躡安道之高躅岸幘吟嘯成長往之計使當趨寒蹇步蹤奔走于門下惟君侯亮之

上淮南運使直集賢院陳學士書

某聞由君子之道不失于正而期於有常者士之立德

也趨時變之宜不主故常而期於有成者士之制行也
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塗或過門而不入或簞
瓢以自娛或五就而不違或三黜而不去飢餓乎深山
窮谷之下而不為固鷹揚乎干戈師旅之際而不為屈
是以業成於當年風流於後世名聲彰明彌久彌著而
不可泯滅此得失之所係是非之所在義不義之所自
出智不智之所由辨為士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之勢
由三代而上分之以六官總之以冢宰三歲大比以詔

誅賞而使智愚受情貴賤稱位居是時者智足以効一
官而無曠其所職斯為善而見揚於上矣故為士者可
以獨治而無事於其外由兩漢而下設官分職異於三
代考績之法廢而不復其所以綱羅英俊淘汰姦吏則
一切委之守刺之官俾察舉所部之吏領將之所及則
坐躋青雲威稜之所加則殄擲溝壑居是時者雖德行
偶于淵騫政事侔于冉季非攀龍鱗而附驥尾無不能
軒昂雲霄馳騁千里矣故為士者非徒務成其內而所

以修于外者不敢廢也今國家爵以德進官以能授現
才偉望方駕並馳而雲征于要路其所以宣力四方按
察列郡奉明世之法握外臺之權者皆當世之豪傑朝
廷之宗匠聖人所委以奠撫多士者也其雖不肖亦嘗
薰陶聖澤被服義方累玷鄉人之書例占進士之選蓋
髮方壯纔登仕途遊于盛時屬統于賢者豈能默默
固守自棄于埃壒之間乎亦欲駕長風而涉巨海馳遒
驟而登泰山以覘四方眄睇天下伏惟運使集賢學士

閣下天資粹純學術宏博才德之懿簡在于宸衷事業
之美照耀乎當世歷更清切茂著嘉猷綱領一方鎮肅
數郡智明之所燭而能否之情必察仁厚之所加而疎
遠之地不遺待物無私惟善是與如某者蓋嘗承溫厚
之顏色被和易之辭氣故不自揆量而顧于獎尊之賜
者積有日矣然則閣下下車行甫二年而區區之誠未
達于左右何則勢有所未可也昔侯生有言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夫虞卿以匹夫之賤掉三寸舌而干

萬乘之君一見而取其璧再見而位其上卿至乎急
魏齊之難全朋友之交視棄大國相如棄敝屣則其才
術之過人行義之高世蓋已暴于天下而魏公子猶有
疑焉如某者視虞卿遠矣乃欲于閤下之見知于傾蓋
半面之間則是其不知分也今趨走部下二年于兹為
日已久幸無大過冒閤下之威嚴庶幾異日亦無累于
閤下敢布悃愊以干聦聽之末惟閤下布卿雲之蔭而
不間于荊棘擴楊舟之量而兼載于浮沉使寒谷生春

驚焉增價豈勝甚幸

再上陳運使書

某聞昔李翰林有言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
物生白人也安可以不言乎雖然言論之出亦未易也
言未及之而言是以言躁之也昔人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是以不言隱之也昔人謂之隱人可與言言可以
出矣與言者顏色未在而驟與之言昔人猶謂之瞽至
于語嘿之用皆合乎道然後謂之智者則人之于言豈

易為哉此東方生所謂談何容易也某少讀先聖王之
書長慕士君子之行若人之所謂不以富貴淫其心不
以貧賤易其守道之所非雖千駟弗顧義之所在雖萬
鍾不辭者嘗竊高其風而願從事于斯焉故自棄名天
庭委質下邑惟勤心勞力不替夙夜以効一官之事冀
無曠敗而逃其罪自職守之外不敢計其餘二年于兹
聲跡日晦況味牢落雖斂衽執板進退于上官之前時
自頋盼泯然若無形影他人視之亦何堪其憂矣豈心

智思慮筋骸支體異于衆人而不知貧賤之可惡富貴
之可尚安榮之佚而勤勞之苦乎誠以幽則有命明則
有義而不敢不自安也自謂淡與泊相濟迂與拙相會
日遠世故月疎事情分無紛飾之幸矣乃不知達觀之
士高明之識逆世異俗而不棄其疎拙之材前日猥辱
賞譽許以薦引不間虚薄方為知己此某之可以有言
而不失于躁隱之時也故敢洗滌塵慮裁染翰墨上塵
聦明惟閤下抗特達之知擴兼容之量俾寒素之地早

受賜不勝幸甚

上淮南張提舉書

某聞昔晉史稱衛叔寶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夫才短之士識暗蹈機人之所同惡也與物無忤逆情暴至世之所必校也人之所惡我則矜之人之所校我則忘之故能澄寂妄情全盡庶物泰然自放而無所芥蔕蓋君子之妙達道微確持德厚智識視聽曠然游泊于大同之域而不

以彼已汩其真者其持心待物皆若此也某生禀頑蒙之質長就疎闊之才自親師資日在庠序友一鄉直諒之士考前世已行之迹志惟古人不違世故先生長老往往假借許為令器依倚桑梓栖遲進範幾三十年自謂可以濯舟樵風把釣蘭渚與安道稚圭相望于千載之間乃不知任重道遠者無復揀擇惟捧擻之是書其抱闇之為愧遂兩塵鄉老再于宗伯蹉跌於青雲流浪於黃綬命途多舛事與願違秋高夜長撫已自歎曰嘆而雖瞑心恫恫而無依豈徒中宵時或至達旦加以恩慮閤界吏塗關萁千伏萬態交亂目前視左則或遺其右務前而不見其後日慮家旗歲虞攸缺方保窮之不暇尚何稱職以干進推餘以庇民之圖哉仕宦若此豈足為榮適可羞耳某頃者從事既踈虞物又拙刻木之算投隙生姦巧為辯端以逭罪負搆結不肖之迹付之有罪之地察其愚衷惟曰無愧外視迹狀若有可誅俾微眇之資冒犯尊嚴之威夫羈孫之人不寒自慄寡端

舋寸則恐懼百倍正猶以雞肋當奮臂之拳倘一揮掉亦何堪其摧折矣賴閤下抗高明之鑒軫惻隱之心矜其誠素之無他察其過尤之可恕開霽威怒貸假日月使得黃綬救脅卒為完人德戩之優何厚于此身非木石能無感激于衷爭謹書其銘篆之言以拜謝于使麾之下

上淮南監司書

某聞良木在林匠石過而弗問人必以為無用之散材

一加翦拂則雖以文章被以寸莛大者為棟梁小者為
榱桷小大之材咸得其用騄驥在野方皋見而弗述世
必以為敖毀之駑駘一稱君前則牝黃牡驪不在所計
而當耳後世齊待以為天下之爲是理也非物則然士
或如之非今日然其來尚矣故栖鳳割雞之地枕泉漱
石之鄉士有種回獨之德行善干賜之言語精有路之
政事備商偃之文學退而燕居其雅望之高偉素風之
優長足以砥世礪俗進而從事其道術之宏遠功實之

豐茂足以尊君庇民者必假翼翔鸞附尾逸驥然後騫
騰乎九霄之上而步驟乎萬里之外不遘青雲之士則
德斯潛光斯幽泯然乎塵土之間一閭巷之匹夫徒勞
之賤吏耳故王貢得之華藻芬芳槃若明星仲元失之
當時無聞而後世無傳爲槃天知命者雖安時委順無
憂喜于得喪之際而大人君子據尊高之位執久大之
業以成人美為心以得人才為事所當惓惓而留意者
也國家監兩漢之制推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羅

英俊非特委之郡國而憲臺漕府督發轉輸分領大農
之使皆得糾察下吏而推轂後進夫翔泳清要之職採
特外臺之權耶今日之俾人刺建之妙選至于為官擇
人使人以器者乃其素講之政術所急之先務有志之
士求為可知而已不患莫己知也恭惟某官閣下雅量
宏大厚性粹純造道既深成德惟盛無驕之言不能泊
其聽似是之迹不能蔽其明與物無競惟善是主由眡
事以來皆自强能者知勸姦吏欽祗庸人效勉諂佞

以明事功茂集不耀聲采而數郡之廣翕然就叙此懷
奇挾術之士所願竭力盡智而出于銜轡驅策之下矣
其生乎東南困于寒素少之無人之資長無自立之志
徒以父兄樂善俾指其衆獲親汗簡從先生長者之後
進退乎庠序閒若古之人所以存心養性開物成務之
理蓋嘗講聞萬一而有意乎其事矣每以束心淡泊接
物疎濶恐非涉世之具故嘗仰目千岩之秀俯窺萬壑
之幽徜徉乎東山爽猶乎蘭渚閒逸少安石之風而樂

之重以無斁外之田以供廿旨無郭内之田以為布帛庶幾三釜駢可及親故而竊鄉書再閱春伯崎嶇一命潦泊下官每求初心飲水不擇所賴致身榮土秖事治封行及瓜時幸無大咎且仁心賢範雖得而易失苟為默守固陋恐使操刀之士嘆其不割秋陽之中旋即西邁用是自鳴以塵下執事賢竊之道昔人所愧時然後言夫復何歉

上潤守朱龍圖書　按宋史朱服傳直龍圖閣知潤州

某昔聞趙事好敏而惡緩治己先行而後文者至理之所然聖哲之攸訓也以敏赴事而有功以行傾言而無作者君子之所難智勇之所長也非夫賢陰陽之秀韜鍾天地之粹純而聰明識量邁越倫類則才之幾敏不可以強為信道不篤執德不弘而紛華盛麗有以汩其靈府則截之行事未能無所憾道之不明也久矣鄉送之選廢而有科舉經術之學興而有雕琢士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汎濫乎文章之英華而去本忘實者蓋千有餘歲矣異時朝廷復用經術求天下之士詔書之下未及朞歲閣下起而應之其所以副有司之求者博洽經傳探賾索隱得魚兔于筌蹄之表挹酒醴於糟粕之外使老師宿儒無以出其意宗工巨人驚嘆傳玩若賈傅從生士衡初至遂度越多士中貴為名斯可謂以敏赴事而有功矣道之不行也久矣試功之法壞而有蓋進原省之制廢而有苟容士以名勝實以利累義淪喪乎得失之外誘而悖棄聖言庸行者有矣蓋非一朝夕之

故也曩時朝廷與拔賢俊頒以不次閣下進而居之其所以檢身在公者端方篤謹奉法修職樂善不倦有緇衣之風節儉正直多羔羊之化使懿德外馳貴名上達天子虛心聽注其美遂乃翔泳臺閣典職成均斯可謂以行傾言而無作矣某雖不肖生于偏方嘗能景仰逸駕欽羡高風然往在田野役役私計每欲籲登婁足掃塵拜門了不可得弋釣多暇灌畦有餘時于邃岩幽壑之間蔭長松之清陰弄鳴籟之流響與枕泉漱石者稱

紹其一二而已至寓祿仕則官守有地宿昔之心復未
克諧今被命東州道出治部可得叩棨戟之深嚴隋水
玉之清潤敢不詞其所懷秖造麾屏古詩十篇隨此塵
獻蕪音累句不足以歌詠事實動回眸睞聊以將贄見
之禮

上兩浙運使書

某聞聖王代天牧民其誠甚至其法至曲開國設都
布列郡邑統之以侯守析之以令長承流宣化經綸四

方亦已至矣猶謂未足以察治忽之漸于是躬省方定
禮而不以為勞遣使之役而不以為煩雖世變不同事
為或異要其圖治之心則一致其成功亦足以相侔而
不相歉也上世明分簡易而大文未雕淳樸之風尚完
而利欲未勝元黃文采之飾兵戈警從之衛蓋質畧而
未備天子省方雖數而勿擾唐虞之世是也故其書曰
五載一巡守時則無待于遣使而天下治至周則不然
監二代而損益之制作既備而文采多矣歷夏商之季
末民心澆漓既嘗啟之矣省方之禮不得與上世相似
故其書曰十有二歲王巡守然天下之故不可不知也
于是行人之官出焉行人為五物之書辨異邦國之事
以復于上天下之故天子不待巡守而周知之矣後世
使指之原濫觴于此漢有天下總括州郡為十有三部
部置刺史一員以六條之法廉按州郡盡歲奏事京師
唐分海內為十道使監察御史分道巡按以六事察天
下當是時也官吏之能否戶口之登耗賦役之不均農

桑之不勤猾宗豪右越禮犯分凌弱暴寡長材懿德遺
時利用藏器未達至乎訟獄之冤濫倉庫之減耗必達
于上故四海之內方制萬里雖偏州左邑介乎山川險
阨之閡遠日月之清光寄孤絕之海隅而上之德澤必
及于彼下之情偽必聞于上公能者無遺罷姦慝者無
幸免兩京與唐方其盛時其致治之美庶幾無愧于三
代豈曰小補之哉國家稽古驗今參攷事變所以經理
天下之制密矣謂聚人莫如財故謹財用之轉輸則制

使以臺灣事謂為政莫要于獄訟故俱刑罰則並使以
專憲臬兩使之任寄重矣而部封之內由二千石至于
銅章黃綬之吏有善在所舉有過在所核賢能之士可
得而達之豪猾之蠹可得而去之風俗之厚薄戶口之
多寡徭役之緩急豈山之發歛惟公及私利之所當興
害之所當去咸得以達之于上而已施之則周官行人
之職兩漢刺史之任有唐巡按之權舉在此矣故祖宗
以來百年之間重其事任難其委寄必求朴茂長者聰

明愛物通達道術究明吏事之君子而後用之故能教
上以忠接下以禮事致其徳為之有功威德施海內指
為聞于上恭惟運使某官閣下愷悌粹純識量宏廓文
學優遠政事開明以先生之長才居名世之重任事業
甚盛英聲洋溢天下之士向風欽慕某不肖貪緣太學
旁祿小官雖筦庫閑冷之弱在海隅僻左之地得居治
部祇以為幸而不自知其官之閑冷地之僻左也邇覲
之初祇請所聞拜于麾下

上温倅朱朝奉書

某聞越石父得晏子而責不告之理甯大夫對管仲而
歎浩浩之詩甯戚高二子之賢而未喻其求人之詳與
自見之晦也如此退而然思之乃知古之人其所以與
人者或詳或畧或顯或晦無所苟而已矣夫以大國之
卿親脫所驂贖人于患難之中與之同載而歸非有一
日之雅也徒見其賢而好之豈惟德厚禮亦至矣不遣
而入未為大過而必由此以求絕者謂其既知我也知

我則可以不詘負霸國之畧而困于布衣飯牛擊角以
干時君其求仕之術勤矣至使國相審所去就其用舍
之分在乎一言而必以微辭自達者謂其能知言也知
言則可以磯激由二子之事以觀之則士君子之交際
相與非特在上之人難其許可而急于得士其在下者
亦莫不審求所託而弗敢失之何則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謂之失言失言者喪己而詘道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謂之失人失人者喪物而敗功失言不智也失人亦不

智也道之興廢迹之窮達夫得之機榮辱之主是非之辨利害之本名聲之顯晦功實之成敗凡在乎智不智之間而已可不慎乎此二子所以得管晏而慷慨激昂弗敢自棄也古人云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者其二子之謂乎某少長江東最游淮甸攜明哲之芬清仰長才之銛鋭蓋有日矣爵員治郡朞年于茲未敢以一言請教于門下者誠慮僭竊過分近乎躁進或見誚訶無以自釋故欲為而輙止前月猶軒按行下局得伏謁道左承

言坐未明公不知某不肖問以述作自非廣覽遠聽表收並取錄其所長不求備于物不至於此以某嘗誦古聖人之書稍聞前言往行操觚秉筆頗事屬辭或有可觀則言不及于此矣某自承義方泐叨祿仕雖王事鞅掌未嘗不游心方冊玫誦經傳誠無所設施推及于物然默以自治無愧分陰非敢有見于述作也而明公獎借不以俗士遇之雖非虛薄之所敢當乃綠驥可以長鳴之秋也其能默默而自棄乎敢錄所為文若干篇隨此專人塵獻於門下斐然狂簡固不足塵洗清眡姑以致區區之意

上溫倅張朝奉書

某聞鷙鷚不鳴寧脫韝下鵬鵾迅擊乃出烟霄壯歲明時清鑒在上雖能默默甘自棄捐某結髮事師講明先聖之道術措來耜於東皋之上不復顧視者非輕三河潁畝之地而嗜六國縱橫之權徒以幼承義方知道義美於稼穡之利也至於勝冠襃裳接跡從造投綈緒於

黌堂結組綬而登圻甸耜文揚術掞高華藻者非敢顧卷一獻之約而歆猛寨十萬之富徒以行道之人常汲汲於盛明之世也當是時便謂可以闊步青雲翔泳華庭發乎昔之所志豈泐挨於海岳矣昔人青紫之談以為瑣細失言不及大體安知人事不足以勝天命一隨沙礫蹉跌在後奔走淮海甸北十年若綬尚黃跡蠻將白乃居荒散之任復在無人之境日與山鹿野麋為侶江山盡處滄溟渺然颶風經天則雌虎夜嘯薄雲掩日則

鶡鷄晝飛澤畔長沙想不至此雖然浩氣方剛壯心未折鐔咐延想叩鋏長謠尚欲馳騖豪傑之場芬芳竹素之上嘉期未與良圖斯然時弄柔翰綴空言以自適雕蟲琢刻固非壯夫之事計功博奕抑又為賢猶以海鷗潔白警悟有君子之象此地類海日在目前嘗感而賦之敢録以塵清聽不勝惶恐

上兩浙運判書

其聞嵩少終華之間高峯薄青雲長林蔽白日則豐狐

文豹嘯羣命侶而窟其上長河之滔限大江之匯曲澄洄萬頃波瀾千里則鱷鮫鱘鮪振奮鱗鬣而泳其下名山通川有容物之量無却物之勢毛羣鱗族蹶蹻泳游之類恃之者可以享利安而遠患故雖無辭氣以感召於物而物之有知者咸循以為已歸理勢之自然也恭惟達官敷慶雲之蔭操壚錘之器以薿虎吏屬鎔成多士使賤襮者亦懷所恃得驅策者坐馳千里豈直山岳川河之比哉此天下之士願自致於門下者不敢後其

竊自念主藁之地樗櫟之材行伍之微班竟庫之小吏徒以觸忌避远羽毛聯籍武成兵壘奏牘地既遠矣分亦甚微然而猶官海隅取道大府伏蒙運使某官閤下敦厚澀以忘貴勢而俯為尊嘉援加存接溫顏潤玉芳言與載笑氣回旋被以明訓自惟何等獲此異數斯時隨遇觸發鱗毛之類依川岳而竊餘澤恨無可致之階竊伏承賽詔畟至榮命拜錫即符竹之舊城總金穀之重權行人直擁來越疆境而輶軒使節已按部封于是

二浙之人同折踊而相慶某輒不自量寓勵驚寒圖成宿昔之志誠願洗心滌慮服勤夙夜效分寸于武林榷酤之地庶几蹤跡于窮卯下依末光沾餘潤而瓦礫有輝涸鱗起蟄豈勝幸甚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宋　華鎮　撰

書十五首

上揚帥章待制書　按宋史章衡傳拜寶文閣待制書中有云冠秀異而登甲科而中第謂衡以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也

某竊揚子雲之論李仲元惡之不彰也因與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遇乎聞夫西山之餓夫伯夷也東國之絀臣柳下惠也昔商周之初聖人遭罹事變尚權宜以濟世道故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呂望佐武王以翦商弭亂後世不知其義姦臣

賊子竊名據以營私紀綱為析而不可救伯夷惟不義于武王之事恥食其粟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春秋時衛鄭之衰而王畧墜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賢者過之而放於善高不得不行甚而溺於高隱非避亂高抑慶虎於偽種於山林江淮之上則世言令色脅肩諂笑浮沉俯仰於當時驕人之下畏季籍之嶮者既失而隱者亦未為得於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進不溺於汙隘之俗退不失其高潔之節二人者咸以聖人之清和行然顯稱於后世立為教化之故孟子謂之百世之師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雖鄙薄貪懦之夫化而為寬厚廉潔之士矣清風峻節蓋已如此其亢上高跣峻拔出於列星之間衆人之表不可得而從已然而與仲尼則猶未免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絀臣吾桀溺沈溺乎塵垢之下又況鄉黨衡茸間以

行義自任刻飾文彩而求乎為君子者苟未獲顯品於師儒宗主之門則安能接武英躔與據文之園度越寅等光映人表哉此古之懷奇抱識之士所以仰青雲而慷慨嘆息乎高明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閣下茂識少成廣譽夙著當右文多士之際以行義修潔進於高妙問學雜博文章温雅英華名馳宮步驟乎俊造冠秀異而登籍對甲科而中第入更臺閣出鎮麾節公清温雅之望著於朝廷中和樂易之化洽於州郡慨然以儒宗碩

德有特老成能言所欲言識其名雖附驥尾而致千里託鴻毛而遊太虛不足喻其高遠也某材非翹秀識慮不徹幸賴父兄姑善勞承義方之訓生七年使誦書又七年學文又七年而應於舉連兩應鄉版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心思弊疲牿于討慮不能周畢多寡封殖貨財筋骨不及中人趨步跪起少遽則氣亂而色動不足以勝甲兵備行陣性復不善飲而不知博奕從仕以來從勞之餘無所用其力夏日舒長寒宵滿永官曹事隙

筋骨未疲性弦歌詩書琴閱傳記稽其成敗攬其餘芳而已每謂慕學而不知道則雖勤而無得或溺于異端而無所折衷雖多而無所發之今未足以適事任聖人之道者莫如六經六經論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聖言之詳矣兩漢以來得失之迹成壞之由史氏雖備有可言者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凡十二篇謹款閱管見固未能深探道真攟摭前古亦記其所傳而已輒繕寫贄左右惟閣下矜其苦心槩己姑察其所為如左所教無惜咳唾之餘而成就之使無與燕雀之徒困于碌碌某之幸也不識可以望此于門下乎

上吏部尚書

管見作謹閱管見

某聞把幽潛之光者必有名位聲勢論撰褒貴之君子遇以特達之意為之依永而薦拔之結高明之知者必有誠至切到勤心懇欵之詞言其大縕袍之素為之表襮存薦擧之莫為之主下之人無以自致莫為之表上之人無以自知此二人者世未嘗無之然而未嘗必相值

者則士以士之衣智致老死鮮政也何則嚴廊君神聖烝不脩高明只視窗如重門微與者實避飲勢利中心恝然不以顧盻寵書从引後進為責者人之不可依者也值而二之不見其並於取辱而遑遑三色樂善無厭若言如蘭欲然不倦勢亞尊高禮遇疏逖至誠確然務成人之美以報國為心者士之所可主者也後而遇之不見其高縣失時為夫眠其所依未益而取辱不可以言習失其所守後時而與歎不可以言敏故農夫以春

作為良商賈以奇貨為富士以智敏爲美苟雖不才竊顧從事于此恭惟吏部尚書閣下雅量自成全才異稟術高經濟學通天人任已以伊周致君以堯舜貴名茂實夙著于儀倫膺德望成日高于朝右年彌尊而志彌篤位益貴而禮益恭嶽音華采如雷霆霹靂震驚遠邇度雲景星高映天外有耳目者莫不聳聞其難睞覩非止依門牆者炙善誘者然欽餘棻仰不光亦有日矣去歲浪栖上京道出淮海仰叩龐韶獲睹儀型行李有程依戀徒切前日伏遇禮封東下哀衣西歸躡文昌之高躍冠天官而為長休務之日剌字一通敬集舊文敬修贄禮又蒙前欽一言之遠誇言屢校掌治之緞許睹衡鑑登大人之門而得見禮遇者甚斯此士之所以宜主以為己歸而不甘失者也其也歲讀書務猶潛而括鄉啟遂獲成名是寫祿仕十有四年善不敢廢惡不敢為然碌碌無聞與衆人進退若東高舞孔冥勤勤然莫得其津涯而無所歸宿今四十歲矣偏親氣白室如懸磬

鬒髮禿肌消弱可憐仲夏月衣高秋夜長撫己自憐不無慨歎念寒素之迹無可依之地復自棄而不鳴而得為數年用是忘其任哥寫情言來到于門下非敢為利也惡不敢也伏惟矜恭少加憐焉無使望煌煌之堂而興嘆于赫赫之光也幸甚幸甚

上國子貢祭酒書　按錄于初成狀云量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貢公以先君應錄縣序亦云元貢間歷覺量授為君保持士則所謂貢祭酒者必授無疑而宋史貢授傳乃與授為祭酒之人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莫闕天下有大物者默潤達至于無外亘古今而不變貫三才而兩之者武同其賦而妙徹其則達之者不可離郎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為能盡其事古之人謂之道術儒者道然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寔章文武之法待以不世主而齊萬民垂于罔致之器深天下而不售退於朱門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惜覺存之無傳于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道使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消虛奇耦

逆順之變災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德而廣大業者
存乎易頌文武之基發幽厲之戚察禮義之存亡觀情
性之邪正因王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
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承東周之
一得錄序著于賈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帝
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具五禮之制等三
千之儀謹度數之末辨隆殺之典訓因襲明文物華
質詳簡以為節文道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成章

之律述發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道美因舉
容節奏疾徐疎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
心者存乎樂據周公之成法新魯史之記事誅竊寺之
已死拔元凱于無聞別姓明微于奔襃貶以成一王之
法正詠實而罪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
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于人而
自得焉然孔子沒于夏退于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
未久也從之學者擬於文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弟

子也視夫子蓋百年耳進退乎教學之間親而師之者
亦數百人荀卿出于孟子之後亦未遠也老于蘭陵李
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
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恠若董相之出于西京馬南郡鄭
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于煨燼之末起禮學于咸絕之
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乎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
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遠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
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處挾而不以為勞跰

足而不能自已跋涉河山之險遑棄桑梓之重束脩而
進者無用千計豈以久次授業不得見其眉宇何哉意
可書而言不足以盡意言可書而書不足以盡言也雖
言與書有不能盡者則道術之傳雖發口耳方策而口
耳之問方策之上終不足以得道術故誦詩讀書不若
親其人質疑問難以發模範之益雖有聖人之才而師
之道不可廢也雖然董相當景武之際黃老之習方熾
刑名之俗未革馬鄭在漢中世之後世卿種政閹寺用

擾而天下多事皆非崇儒重道清英晏粲之時也此三君子者以道義私淑諸人尊嚮天下當是時士猶背流俗而獨行冒黨禁而不顧彼而學之若是之盛使聖人在上儒術尊明進無實過之虞退無異端之蔽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術當天下之選居宗師之地四海之士向風而影從踴躍而輻湊宜有甚於兩漢之人趨董相馬鄭之門者恭惟國家肇祖以禹之盛德當天意而契人心撫運雍容光受大寶大宗承之遂以儒雅潤色帝

業如成王之繼文武制禮作樂揄揚歌頌而生盛之顯不復日干戈而耳鉦鼓矣是後更五聖歷百有餘載而道術益明儒者益粹光塗盛大由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至非兩漢之所敢擬也先生居今之時昭然推明天子之休命究成切之長而當宗師之任則先生之德義道術為何如矣四海之士仰而慕之又當何如矣某不敏生也七年而讀書又七年而學為文又七年而應科舉造而處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平治之世身無運甓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事于文學苦不能探幽窺奇致遠盡大業者修之當躋躡奔逸之流塵真自棄也同是意其愚且賤竊有意于道術宗師之門心焉斯在仰跂論儀積有日矣謹錄所業文三卷古體詩一卷修贄見之禮俯伏仰候進退之命

又

某聞君子有三樂富貴崇高之美不與存焉而得天下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

內也富貴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內不樂其外樂于義不樂于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親云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內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道術而傳之者得之為愚雖之於人行於國曰有報於君達於上思利澤於下傳於今思傳載後世士有能此四者則中心欣慕無窮得英才而教育之不備善其身

而道推於人矣英才有成見道者衆皆多可進之士而有報于君矣羣材致用道化普達政教修明而利澤覃于下民矣英才相成爰以流遠道術不隆而傳載于後世矣能成四事之美者又何以加于此哉是以有道之君子莫不以是為至樂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孟子曰予之設科也來者不距教者之存心若此故學者樂歸之百舍重趼忘跋涉之勞躡蹻擔簦赴千里之遠伏惟先生長膠庠之官在京師之地不獨以是為存

心又以是為職業矣故天下之士允指以為已歸某前日不揆其踈愚之累輒以拙文為贄叩墻仞以蘄見先生乃矜其所以來之意序受名于典謁俾歷階升堂瞻拜德表又辱賜覽其鄙文又辱温顏撫存過言奬借瑩若冰玉芬如椒蘭是何穢蕪獲此異數退而思之似容受教于門下狀榮積中不知手足舞蹈交會然事有其可棄者雖中心慕義無窮不能脫然忘去不少為之營置其家事甚單儉親垂老桂薪玉食久或難繼甘旨之奉時亦可進勢來能久居此地親炙善誘輒不自量願籍屬吏之末所畢六升以庇私計庶幾朝夕扣金聲之餘擬聆三様之益抑竊窺堂室之奥沾華實之餘滋使居明時不以無聞而竊躡其林無似自固非天下之英才不足以當先生教育之樂然異茶其篤于道義之意曲加矜憐而成就之

上侍從書

某聞古之人平成天地粒食生民捨耕授竿以說商武

功德懋矣猶謂不若賡歌喚吳雍容廊廟贊舞干羽格有苗又況撫鉞斫臏屬辭比事修空言之文垂于雖訓原淑程叔君爲偁名科于聖人之門猶在宰賜之後不足以尚與參乃等訓爲矣故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又其次也雖然竟之言不僅言非天下立文章之與與天地至致序為之美對曰其辭文辭大天之喜則曰登高能賦此言有取乎聖人也古之文章載在方冊至于今不忘者若舜五子之歌禹皋周之謨仲虺之誥伊

尹之訓箕子之洪範周公之詩書仲尼之春秋是也此
非聖人則皆大賢者或有髙明微妙深不可識之道其
次亦皆體純全精粹之德通乎天人而達乎理義兼衆
善而無適不至故其言簡而備肆而有當直而皆達多
方而無所不期乎文而成章粲然若日月星辰之在乎
天蔚然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不雕不刻不施丹素經
萬世而不見其敝此有德者之言也盡切以祭士之碑
聰明畢思慮妙鈐楷心敝乎皓首以文為事而不知倦

者多矣至于駢結二氣發為英華混然天成小大具體
意新語工不踐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渾深温雅之質肉
凝而傲采雲異遇響玉振者二載之間數人而已在六
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兩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
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
衡蔡中郎在魏下則有若曹氏父子應劉陳阮在晉則
有若機雲張華左太沖在唐則有若燕許李杜韓退之
柳子厚其餘如邢盧顏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

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
于誥命或絶塵于書檄或敷揚條暢達乎政理或青娩
詳實妙于紀傳兼善衆製者蓋亦尠矣而又屈原㵎于
怨思宋玉蕩于荒淫子長雜而荒疎孟堅靡而辭費長
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難者也然猶
未能無蔽睨于識詠況其次哉文章之道醇其妙者未
易為力其不自量竊顧從事于此然家貧無資日迫甘
旨之養務徇時俗以歷科舉繫名以來復為小官奔走

州縣塵勞萬狀膚作一意于文十餘年間雖較事之隙
志力有餘未嘗一日棄業常以鳴畢律品嚴等縉絕不
足以入變態之聽推宗弦而屬情處合班孟之巧結重
屋而為明堂故勤歷陋聞見閒若誘每恨未能周旋四
國歷造王宗匠之門會有所遇不敢不勉其自進也恭
惟某官閣下以純德雅望為時名卿文章之美宗主當
世士經甄裁而獲品目者天下信其有得而士亦不自
疑其所為此某之私心所願登門墻望堂寝而致緒言

之逸響也許試論若干篇謹繕寫贄塵下惟閣下矜其
進而與之人或詬其曰予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予此
兩者皆不世之珍也舉以授人鮮不按劍者無因而至
前也予之所為果珠玉耳且有無因之虞苟非至珍吾
恐人之報予者不特按劍而已如是而進孰若已之為
愈也某應之曰不然某之所為雖未敢自比于明月夜
光之珍若所謂無因則非某之所慮也何者大君子之
門其所受者士之賢者也非以其有所因也所不與者

士之不肖者也非以其無所因也若有因則見與無因
則見斥是以所因觀士而不問其人之賢否也何待吾
先生長者之為教乎亦不聞夫造父之相而與匠石之
度材乎造父登吳阪之上闚騄驥長鳴乎鹽車之下知
其為天下之馬也脫而取之顯其氏于當世達其名于
後世是豈有所因哉直以其材之美也苟非騄驥雖使
王良攬轡纖阿執鞠方皋持策先後而譽之造父弗顧
之矣匠石過曲轅之社見櫟木觀者如市弟子稱美匠

石不顧遂行不輟是豈有所因哉直以其不材而棄之
也苟有杞梓雖未及百圍之大觀者不如市弟子莫之
稱匠石斯取之矣惟閣下發造父匠石之慮而無饑按
劍之逆某之幸也

又

某聞工人飭五材以作器木為梁棟玉為圭璋埴為陶
冶鑠為干將長短大小方圓平直必稱其物而宜于事
時號善製而世貴之式雖有班倕和光之奇不能異其

所成者則亦以其斧斤利也繩墨定也規矩端也鈞範
正也甄董追琢皆有常識而不失其令也吏士刮摩庇
厲攻飾各就裁制有餘穠續不及華狂猾之偏介要中
和之合則用成性以達美材彬彬然儕君子之文質使
華貫高映于物表而芳遠出者蓋亦有如工人之所
資者焉不可不飭也恭惟某官閣下生有淑質世濟其
美賡繼文周高步要津蓄積在裏英華煥發士材總領
叔之鑿窺青瑣之表被緒言之與可承一顧于餘光者

皆有以瞽既明發思慮刻琢美實斷敷紋文脫身燕雀
之困追鴻鵠千里故好善自力切磨不厭之士所願
巾麗節而不敢後也其不肖生七年而讀書出入州閭
游息庠序服師儒之善誘聞縉紳之緒言研極異同攷
驗今昔探賾削牘彤飾辭章幾二十年然後再塵鄉書
竊取名第從事以來雖棲遑勞役于塵泥坌冗之中十
餘年間未嘗一日自廢夜暇閱卷焚膏續晷庶幾觀作
者之蘊與異前修之萬一未棄天爵不見識于子與

之翁每謂鄒璞非寶遜柔未嘗序言半字不敢通于宗
匠之側由是履品未加吹噓佛逮日月云邁今四十歲
矣此人生强力之時也過是則朽不可用天下有道庠
材並騖豈宜鄙棄犧象之青黃恩雖菁莪山上與澗松溝
木待盡二寂寞之地哉謹錄五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
百有三篇雖為三卷詣門下塵獻非謂足以稱頌上風
動回蕙蓁所以倚不腆之藝瓻冀絜已之進者庶見與
于數仞之門

又

恭聞舜有甚盛之德善美兼覃后夔象之為作韶樂樂
成奏之朝廷則群后德讓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笙鏞
間發而鳥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其遺聲行于
有餘歲至孔子時久矣一聞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其為
美可勝言耶然為稷契陶之徒曾不聞有稱贊之辭蓋
嘆之聲者非不知其美也習以聖人之事為常也舜作
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文武增宮徵之變以極聲律鋪繹

陽之特軼宋徐羅之際然期體之妙極其用本郊丘
薦清廟召感陰陽鼓舞和氣格異物於蟲豸導心術之
潛機其施用切於鐘鼓管磬遠矣至使君子無故不徹
其為樂可勝言耶然陶元亮諧之徒或去弦而無施或
雖抱而弗鼓者非不樂其聲也蓋以大音之全為貴也
夫心飽盛德不飲和聲則簫韶雖美而不復稱述叩商
而遺宮得律而喪呂則弦聲雖樂而忘之以求其全此
今昔之常情天下之達理也豈惟聲器之君是言語亦

有之說者不可不知也昔之人進見于尊上者必有物以為贄贄至也執之以至者也或曰贄致也致其所能於上者也故公侯以圭子男以璧公之孤卿庸之君與諸侯之世子以帛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書所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者是也物贄之禮不行于時久矣人或為之則嫣散而近名近世進見于公卿大夫者往往以文為贄或搜摭經傳援古驗今以示其識習或論天德獄紀載事業以極其稱頌或摘英吐奇以來售或含淒茹懷而日備人情萬狀雖偏以一二舉也要之動有攸趣無或妄作則善矣若其之所呈執於門下者擴英吐奇則不敢含淒茹懷則無之性當援摭經傳援古驗今論次德獄紀載事業而已然余經傳之微言今昔之事變則閣下飽閱飫見者也其復言之得無熟爛而不足采乎是猶鼓韶樂于禹稷皋陶之前雖美而不在所述斯既不可以為己若德獄之高明事業之宏大又非草見茂閭之士所能窺測而形容者也其則言之得無

識其近不見其遠知其一不知其二昧闊庸畧而不能備悉乎是以論殆搜而諸之精微之旨雖樂而不如兩志也故又不敢徒從所為雉文一十八篇紙一卷古詩一千五首為一帙以備贄見之禮乎庸其說以進伏惟少加矜察如賜觀焉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聞志意內修信道自得指天爵為真貴視金朱如浮雲之士有時乎以貧賤為恥者則以居乎有道之世也夫有道之世聖人在上明哲為輔不治如不及好賢如或遺畜想與人而渴聞讜議思與一世之士同底其治以利澤天下雖片言可取一言有益亦在千里之外今居巖穴之隱必旁搜口引羅絡而成之入況通邑大都之間宏碩魁壽之才正含英負奇特達懷寶之士不吝磬采發越于外而有接乎耳見之表者朝至則暮取之矣暮至則朝取之矣必不使之敷居遺逸于下者士于是時而不免夫貧且賤焉則是吉之可擕行非所紀道

術庚倂文采寂寥無以當君相之意而不足與乎掇拾陶鑄之地矣故君子以是為恥然則君子非恥夫困衡蓽之類頹望軒冕之盛如此恥夫道不足而才無可發宜棄置于明時耳恭惟方今蓄叡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薰沐之成協氣歡聲充塞四表清明與泰天下謐如聖人明目達聰虛心于上相公尊忠竭誠秉鈞于朝多士有造而濟濟羣賢連茹而彙征含今日而論有道之時則與時矣士生于茲而名實不載于高華文采不表于當世與有生者碌碌乎塵土之下併盡而已是真可恥也夫鸞鳳之音和中律呂故聖人以為瑞蘭蕙之芳貴為國香故君子以比德使和音不鳴貴香不發則丹穴女牀之两野禽深林窮谷之一微草耳尚何以知其為瑞而比德哉士有銷聲晦采自晦於礦璞之內使君相不及知者亦若此而已矣雖遭有道之世惡能脫乎貧賤而逃君子之所恥哉故偏介一曲之鄙疎逋之士不為也某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文又七年而應科

舉迨乎兩塵鄉書叨竊名第二十有八年矣筮事以來知信道修業恪居官守而已不知其他也十有餘年事業無所成名聞不加遠今五十歲矣蒼髮將改有向乎退暮矣誠懼為丹穴女牀之野禽深林窮谷之微草與烏蔫俯屏同盡于寂寞無人之境而抑負休明徬愧往哲輒取舊所為文錄其可者若干篇離為四卷合為一帙謹拜詣鈞屏塵黷如狂斐之氣不可翦裁訂而謹之俾知其罪亦其分也或姑在所可屏賜覽焉幸甚

上司業書

某聞觀水者濫觴于岷山濯繭于盧涓況九派匯五湖浴泗而東浮游千里之外雖續舟扶桑弄影日底不自謂其達于滄溟也驀見汪洋浩瀚天光四垂淼然無涯與曩昔歷覽之地殊壞異態三得其若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東海仰而視之則兩眼如跳丸東西之所近在左右三山如浮萍合散萬里不異咫尺于是駕長風躡巨浪徧往問得始覺所見之大覩山者登降于徂徠周列

于蒙汀歷吳父越原隰累足奮猶躋攀方仞之上雖登
迹雲封曳裾日觀不自揣其眇千岱宗也第見衆山迤
邐環視無對杳然特出詩他日登臨之勝未有盛于此
耳見天孫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泰山迤而望之則天下
幅幀表裏可視如在指掌迤而察之則洪河之流曲直
千里無異縈帶于是聆天鷄覽日馭能個縱觀始覺所
至之高講道之士閱習禮樂敎明詩書溯源清流潤色
菲薄雖質的孔姬聆道顏冉敢自謂其與跂于道乎敢
自謂其果造于果乎必得宗師之言指而告之然後可
以無憾而自信也伏惟司業先生在尊儒隆道之世以
德行術業受明天子之壁命越諸侯而執成均之政此
士類之海若儒林之天孫也慕聖人之門墻趨道術而
馳騖者所宜宿舂晨餱求先至于前列而審聞緒言之
逸響焉某不敏頗從事于儒林者有年矣竊慕先生之
高義思預前列而來緒言之益用是不自知其愚且賤
而勢在所距也輒自飾以幸獲進于門下謹錄所業雜

文二卷近體詩一卷塵次左右非敢以為文也以給蘄
見之贄也伏惟秉規矩之大匠撫棄曲木體醫門之洪
濟不屑病者某之幸也瀆冒台嚴伏增恐懼

又

其嘗讀前史見昔之人有欲觀秘府書于上官未補其
職而得之者竊有疑焉夫職位朝廷之公器也設之所
以待能者濟公家之事也非為人便私計者也觀書一
人之私欲也得之不過資學術便其人之私欲也非為
朝廷集公事者也千公器以濟私欲在下者不可求在
上者不可與求者不得為義與者不得為忠此苟有識
者不為也然一求之而不顧一與之而不疑何哉以為
寡廉鮮耻而不知義歟則求之者非寡廉鮮耻而不知
義者也以為忘公殉私而不忠于上歟則與之者又非
忘公殉私而不忠于上者也于是掩卷而思之則蓋有
說焉夫職位誠朝廷之公器也觀書誠一人之私計也
用公器者誠不可以便人之私計濟私計者誠不可以

干上之公器然在下者度己之材足以修是職而無曠因求之以濟其所欲若是者雖以私計而干上之公號未為不義也舉上者顧其人之能足以任是官而無疑因舉之以徇其所求若是者雖以公器便人之私計未為不忠也故古之人為之不疑行之不顧而前史亦不以為非是其自竊不自量輒以鄙文修贄見之禮于門下資論因之蟠木扶無因而至首進退請依方懷刺謁先生不聞其鄙陋姑與其潔而以禮進之既辱受名

于典謁使獲瞻望函文又辱賜覲扶文委曲惓舒若可采者術王潤之溫姿吐蘭芳之逸韻猥加存顧過與稱揚榮幸之賜所得多矣又辱回以尺牘委以教誨真蹟飛動溫言過勤伏讀再三感激無已退惟屋漏屏此異數似容踪跡可在承教之列欣懌內切不知食寢之可味而安也竊自念狂易之罪顧獲齒于房官之末庶幾可以久依門牆終承教育之賜昔人求觀秘府之書者其事與某頗相類故敢誦此為說伏惟少加矜察幸甚幸甚

上顧侍郎書 按宋史顧臨傳臨字子敦會稽人元祐二年拜天章閣待制歷龍圖閣學士而本書云為侍郎然錄書有云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不肖而頻侍詢嘗即臨也

某嘗與山程不同而高下異塞紛華在目而事夏心戰其無高下之才而用其事其能底于無悔乎故夙夜循省以執觴而不敢自棄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不肖許承教于門下當是時雖天機淺微識用不敢未

能升堂入室鑽仰堅高覩其文而食其實至于朝夕與諸生並進而式瞻儀形親承音旨與夫索居獨學誦詩讀書以求古之人者不可同日而語已邇離以來二紀于茲雖翻經讀史之間從事敵躁之場乃心道術莫敢或亡然未知果能不習于異端之習乎果能少進于聖人之道乎朝夕思念此焉是虞今謫官下寮至輦轂下幸未獲仰向教思之識榮乎饋啜之諸復容進拜于座側是終可以親承善誘也謹錄所為雜文一十二篇離

為四卷古律歌詩三十首合為一卷詣門一處獻或文昌銓綜之餘華光論道之際時賜覽覺察其語言之當否被以玉音俾知所去守豈勝幸甚

上中書張舍人書（按張舍人以狀及序考之蓋張賈也而守史亦不言覺晦）

中書舍人

某聞四海之內形內天地智靈萬物壯巾而履并飲而田食皆男子也或貧賤而不足或乘軒而有餘者則有得乎道與否也德義中積容服外脩剟典謨以飾辭

稽聖賢而行已有道之士也或雍容於廊廟或顛頓於山林者則有遇乎時與否也堯舜在上五臣為輔虞聰明之示目闢四門以招足可進之時也或飛英而傑征或寂寞而不變者則有知乎人與否也向異洞明清潤區易款速丁之衰善嘆難毀之虞心賞鑒之地也或異尺而見收或待遠而不録者則有示乎人與否也故士生則貴有道以自立道待乎此則思始明時而進達之會逢休明道與志合必是鳴閣步發據蘊積使微文逸響有及乎先達之耳目以查賞鑒可也是得生覩事會與歎後時因名絕而不售能笑智者取譏聖人乎

某不敏不敢自以為有道者也然生七歲而誦書十四歲而學文二十一歲而應科與方隅文鬭試多士如林偶于是時再玷鄉版頂籍春官超明庭奉大對雖不能取先爽等冠出其類亦于衆人之間叨竊名第則前聖之道術先王之餘緒嘗與聞其畧矣干戈鉦鼓之事不及乎耳目繇運斧斤之勞不役乎支體連鋸棘園共談

王道者往往起登表者翔承清切則休明之時莫如乎今日矣閣下以術業儒雅搢紳履端方挺然立朝光被為注而從容侍從之貴則賞鑒之地莫過乎門下矣某從事以來知其道自供服勤識業而已不知其他也且采以文格銜警而不鳴十有餘年有不為聖人之所譏智者之所笑今四十歲矣誠恐視明時而自棄違業鑒而背時沒世不稱終懷有道之恥昔之未遇乎在位之前者多矣或以器而役使者或借門以要舍人堂下自且

斗先至其勤甚矣然猶為之而不倦者不敢即安也如某即不然業程仙里書閣緒言比伏高刑尚厚紀姓字進謁之際曾與昔人之勤矣如是而不知修禮容望墻仍以蘄題品之賜是真可識笑者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萬塵污几席如賜覽觀借之片言假以光采華衮之榮何足示喻贖浼台嚴伏增愧畏

上陸侍郎書（按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山陰人哲宗時遷吏部侍郎狀書中有居同其邑云云蓋佃與作者山陰人也）

某聞篤志之士期無有然不以旦暮自棄宗匠之門受所可教不以先後為閒此兩者非勢所然道固爾耳昔人名儒顧德有恨不得與之並時而生者幸而並時以生有恨不得過其邑里者幸而過其邑里有恨不得瞻望威儀親聆音響者故有誦遺編於千百年之下而追想其風采於千百年之上者有去丘墓遠父母離襁褓足百舍重趼從之於數千里之外者有因其門人久次受業潤益累月而不得一覩其眉宇者昔之人可謂勤矣若某之望先生之門則不然生同其時其歲月之先後無十年之間居同其邑其道路之往來無一里之遠當先生登歷宮御石多士其後得奏幕復當燕居逢預門下諸生之選然為二十年南北東西竟未嘗叩公三之玲瓏被馥馥之葉錦茵言欲啄之微心有密濡豈獲宗工之緒餘聞妙道之奧蘊自有期會斯非偶然耶抑天假歲月俾有所養異其識慮開明有以受至人之言耶何獲見之早而受教之晚也今某受職湖外偶未整裝幸會台旆出撫江左歲遷鷹麾歸省親庭和易雍容交際和黨雖得苟失殆錯此時輒書所懷伏冀次雜文六篇古詩一十首以備贄見之禮塵瀆台嚴伏深惶恐

上越帥蔡侍郎書（按宋史蔡卞傳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書稱知府加龍圖閣直學士正指其知越州時也）

某聞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者何德全而幾乎道者也故天之高也地之大也鬼神之妙也帝王之尊也山谷之幽清也萬物之微渺也咸以得一為貴也此可以與達人言未易為曲士說也古之人出而有為秉用權勢以名實為尚而樂之者君子謂之朝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處以自放憔悴枯槁放乎高遠而不返者君子謂之山林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不出不處浮沈俯仰于流俗人之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于隱約者君子謂之塗巷之士未以為有

道者也何則尚名實而樂之者俱喪之際未能浩然欣戚萬遠方且殘生傷性徇外物使所見之縈道為身之累幾而不可既矣果有道也豈欣戚於得喪之際哉豈殘生傷性以徇于外物哉豈使物之 來如寄者爾絕其身哉此必不然也故朝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放乎高遠而不返者願天下如涅金水炭之不可處顧其民如魑魅魍魎之不可與居方且銷聲匿響既棄于異人之境使泉石之幽邃為當性之膏肓而莫之治矣果

有道也豈以天下為不可處哉豈以其民為不可與居哉豈必銷聲匿響于無人之境哉豈以耳目之所貴自病其心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山林之士未可以為有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于隱約者徼可為之時忽可避之世大不足以兼善天下小不與以保全其身悶然與橫目之民並生而俱化果有道也豈視可為而徼之哉豈見可避而忽之哉豈無以兼善而自全哉豈碌碌不異于凡民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塗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

偏于顯著既未之得入于隱者又已失之不隱不顯者若其為近而去之益遠然則道果不可以小成一果不可以一端盡故鵬鷃質差于小大夫知逍遙之遊達人倫至妙之微中道與二邊俱棄道之體一道之用果何如哉古之真有道者其處如槁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淵名九變而性源常淡事與時會則袞軒服冕馳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世未我與則漱泉枕石笑傲乎寂寞之濱而君親民物之念未忘也

俗士之爵紲不得累其身介士之膏肓不得痼其性若
人者不出則已出則以道德之緒餘利澤天下與夫叨
勢利啫聲名假尊王庇民之迹以濟利欲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恭惟知府鈴轄侍郎待制閣下負高世之才達
妙道之蘊當天下有道明良相遇奮身軒冕之間而心
潛寥廓之外如靈犀居塵了然不染良玉堅白因時成
器方且以柱史之高情揆孔顏之道術博稷契伊周之
事業措置于談笑之間跂蹠之上相成二帝之純德亮

湯武之令猷挈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其負用德矣
今則韜光斂鍔臨照千里剸裁一郡之事猶挑劍導窾
奉勞芒刃而受其賜者蓋已獲不貲之厚矣其不佞夙
聞盛德之美竊高閣下之義為日久矣欣鄉人之幸會
傑瞻拜之可圖敢以綴閑冥趣大道頴達人之梗概備
登門之禮以薦進于麾斾之下若夫英才碩學冠冕俊
造鼓吹文場純德雅望簡在帝心光華邦國惇悌之政
為民師帥表儀列郡此閣下之餘事人之所稔聞熟見

者也某亦尚何言哉干冒台嚴下情悔慄

上發運蔣龍圖書

某嘗聞昔之僧徒至京師寄閭閻之外首叔所為文見
韓退之皇甫湜二公可之然後敢入當是時國家豈無
科舉可以自奮文章豈無公議可以自信然而若是之
自勤者何也寒華之士為善信人而功緒半之非得所
託則不足以見於當世而傳之於世故士以修身為易
聞道為難聞道為易立功為難然夷求仁於西山展季

直道乎東國微孔子則餓夫黜臣已何淸和之有彼
皆聖人也而猶若是況其修潔之士不具實德而立乎
其閒者可為道哉此昔之人所以不附青雲之說也某
海隅鄙人也三傳經傳未敢嘗以士為累周旋學校間
二十餘年但發先生長者之後誦往聖之遺訓謀先民
之行實嘗競競汲汲然大道之萬一以無忝其所生分
際之外未嘗有所在而說情嬌欺者亦羞為之故舉世皆
進不敢苟退衆人皆往不敢獨已乃向竊擬書羨塵吏

版然策命以來六年於茲碌碌塵土之間無以異於俗人者夫學先王之道居有道之世而無以異於俗人安在其學先王之道術莫善於儒而某既已知為儒矣非術之不善也然而若此者豈爲未至耶將無所託而不足以自見耶夫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甘受其疾而不以為意者某之所不敢又況有大人於此不以勢貴格人不以道德絶物推轂後進樂育英才門牆宏敞無元禮之峻寸長片善皆得銜鬻其下而庶幾與之游此

夙夜之所仰望而思見者也是用飾鄙陋之容于下執事以俟命焉倘在所進顧被一言之教庶依末光沾餘潤而少見於世如其朽木糞墻不可彫飾使當習郁乎之蕪追欣之事與農夫老圃從事乎東皐之上不敢有望於明時矣惟執事少加意而矜察焉謹録其所為詩論合若二篇以獻伏惟台慈特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温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柳下惠終身不去魯國者所遇之時異也仲尼遜言以自保而孟子傲睨齊梁之君者所居之地不同也故時異則事異地殊則行殊君子非期於不同趨亦莫而已矣何則時異而襲其事功必敗地殊而循其行身必辱智明照乎事變而通達適於機會者豈為敗功辱身之事哉此古之人所以論世而友士也夫兩京以數路取士而察舉為盛功業齊於當年貴名列於簡書者多由此途出後世雖或更張不能外其大體國家因之以網羅天下之士其權

一切委於州郡與憲臺漕府之使士於此時在流品者必見保任然後得以敘進無累乃以取貴積久以致官之勢矣然某事有與兩京不同者士不可不知何者兩京之時憲臺漕府之事則在刺史與二千石郎官久於其職而不數改易是以習知部台之人物州郡之吏由上佐以下常守寺丞之所吉畏非經明行修習其習事有聞於世者不在其列故上之人不勞而可以周知屬吏之才否而進退之下之人不待干請而寸長片善

皆自見於上今日州郡之上官與下吏率三歲一易先往後來參差不齊其間二年在治統之内者無幾復東西南北之人雲聚尾合曾未識其面目況所謂素行之修否與才術之短長者乎此事之與兩京不同者也居今之時栖遲下僚乃欲退藏於密不自少見其文采與碌碌之徒並首而趨事希蹤兩京之士以求聞於世何異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劒雖有曾史之行而在孔孟之前亦不如之何矣某不肖備員下屬稔在屬吏之列者朞年于茲幸無大過竊自忠其疏拙輙肆狂簡形于詠歌上瀆燕覽非敢謂之有文自嫺以干進庶幾逢時變之宜而不爲固陋之事倘在所賞俾出門下豈勝幸甚謹書所以自達尊人詣麾下陳獻

再上温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采和氏者必即乎山探驪頷者必存諸淵山岳壇曼施靡偏衍宇内叢聚修迤谿谷雜表林木苞積蘙薈蔚崢淵泉縈迴窈廓託幽依遠崖溪崛崎峩嶭峻削淺深靡度澄湛窈冥人能審珠玉之所在求而必獲者有諸内而形諸外察其表而識其裏也何者玉果韞焉必有瑞氣發於昧爽之交皜皜乎如白虹上屬於天珠誠生焉必有圓折見於清澈之上環環乎如轉規下動於淵仰觀晁采俯察旋洄則琬琰可得而夜光必致士之致身涉世必依藉上官見稱大人而後有獲而上官大人勢責之高明威嚴之雄毅非直山林淵泉之比不察其内而擇其外殆有甚乎緣木索魚指燕求楚者矣

此事之所宜審動之所當慎者也某抒朴素不雕之質寄寂寞冗長之地雖攬莉餘芳歎味溢流三年于茲爲日已久然自始至大府一拜清塵爾後竊制文墨未省瞻望旌棨非有類𣪘之文玲瓏之聲以悅目傾耳感移心意而閤下施寬其銜轡假宜曠弛又書以不肖之姓名措齒牙間以其所以爲瑞氣圓折者多矣然連城之寶徒韞照乘之華未瞻宣仙靈跨蹐新固珍物殆鏡槐咨之勤有所未加耳然默思竊觀惡乘昔人必割之訓而

貽農夫良安之幾歟冉思味見斗下執

再上履侍郎

其嘗謂孔子定書不遺秦誓子長修傳兼載刺客聖人尚義則原善必收良史愛奇則一介咸取是以植別之法著沮勸之功戒共規遺矩其界備矣命世之士用為己任恭惟侍郎先生以開明之資齊顏原之學振黄鍾大呂之音律同以為准淳雅藻蹈蹴之文采辨以為正序言與奪百世佛疑書圖出若有其蔽採想先生當亦

以是為任某鄉有處士趙君萬宗在至德樣符間養高丘園不求聞達道行於宗族化及於鄉黨清操峻時德名流聞太平夏宮外郎康公表薦於朝其辭界曰趙萬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莊和雖居丘園之中稠行鄉曲之譽論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富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祿養遠謝茅茹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止清天立素抑亦廉士歸風和而不奉則臣獲蔽善之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戾鶴書雖下素心不回

求為羽人是推潛世曾皆之賀公以來一人而已然作道雖賢系親無立貴原填之既日俱湮沒無以傳無窮兵於世觀以程史序手終始勤成私傳非敘以述作為功蓋獨詳其事實也僕言野語恐不足垂信於後願以其人未盡餘論况遺民隱操振古所欽處士先生甲令收重備辱銀賛宣特恭稱改遇曹本投盟之地我則先生尚義愛奇過仲尼子長遠矣謹錄其所為傳及鄉閭先達詩為別卷上呈伏惟少賜顧視遂此下懇不勝

幸甚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華鎮　撰

書十九首

上道守董大夫書

按宋史董必傳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與之謀亶卒必加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此稱道守當即必也

其嘗謂昔之人即物以觀文因文而索實會致道術采摭其真取諸外以自牧使良心不喪而正氣有養身加修而行成善無遺而德日進資之既博積之富矣則乘時而從事推其餘以成濟民物故心之所營皆經世之業行之所施皆襄時之學雖有長才不越識以自盡雖有盛德不曠官以為高天子聖人也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故天下皆有用之才在仕多可書之功後世則不然學以為人仕以為己平居之所取者既其文未既其實溺于博不會于心前聖之美意不得其傳固有之常性無所養而彫喪出而從仕大者取貴小者爲貧拙者守古而不可售

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卑官冗職指為托宿假途之地苟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尚何有本道以推庇于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事之成弗逮于古某不敏幼忝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生進預聞前言往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為或疎非遇高明之鑒闊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伏惟知郡大夫閤下術業貫古聰明自成厚德秉忠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願依後塵而托末光某備員下官役在麾下輒錄所習謹詣堦墀塵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何者昔之人世道相得時可以則非特不自寘於寂寞之濱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有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於世而已方且委贄受爵

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質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在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賤為耻某居可見之世抵可仕之資幼之所學長而肆之偶當有司之程式直能傚明主之禄爵自放于長林豐草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駑節緩羽翮劣弱不能高舉濶步度越羣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析獄古之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為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徽輕

重淺深常在一字猾民嚚情挾偽倖一切機變百態横出黠吏高下其手依倚以射利金穀繒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輸者求少而受者願多人有覬覦之心而主守勿虧簿書叢委罔欺妄罣至朱墨之用適為盜資耳目之察智力之用容有不至又學古信書不熟世故意之所不恠謂人亦然直行肆言不復顧慮自涉世接物鮮偶多迕每思挂冠東門拾穗南畝要自適於野性以全其真而私計有未便者未可辦爾嗟乎挾此具以進于世則已殆矣又況竊禄武時分曹郡守乎非上之人明眎物表寬能有容録其所存不鄙其短殆非可以無悔恭惟知府大人閣下孔門德裔公族華胄生服名教克世其美剖符爰來為此師帥聰明駿發盛德並用于里之内方受其賜得竊幸備員掾屬託芘節下敢諱所聞以修贄見之禮常思古之人覿晤之間不忘其本前吏以為美談謹録平日所為會稽覧古詩一百三篇隨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車塵馬足平昔

宴遊之地干凟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暹日清露散潤敺怡以申句發萌出潛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雷飛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剔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欵于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搖落之日萬物權輿矣

威如焚則時清風朔氣栗烈則畫有愛日冲和之德歸于仁厚故能兼燾並載無棄于物屈伸往來變化不息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天人一氣也三極一道也君子善否不分好惡無用務為含容和裕者可謂仁矣然常失之不武而難以濟功直指曲直深計利害秋毫之微不假于物者可謂義矣然常失之剋核而未冥于道惟明照諸理恕通于人情備是非在物必得卷舒施舍依乎仁厚用之詳而無遺當而有禮乃能體冲和之德而不詭于天地之道故至之者鮮而今昔貴

之伏惟運使大卿閣下以高才雅望膺名世之妙選入恭府寺出分使寄秉金穀之權當一路之重寬以待物簡以從事不動聲色終日溫然而百吏赴功列郡就緒此人之所鮮能而德之所可貴者也某備員小官幸預屬吏之末可得望清塵而覘餘光秉沐高明之緒餘誦管見并撰舊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繕寫詣閣下塵獻無音累句非敢以為詩也姑慕鍾儀楚奏莊舄越吟稱道土風庶歎未忘其本也

又

某聞昔晏平仲遇越石父于途知其賢脫乘輿之馬而贖之與之同載而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夫見贖之德甚厚不辭之失未大石父輕忘厚德而重責苛禮君子賢晏子而不以石父為無狀者謂士之待知己者詳也某之在閣下之門非姻婭之餘非故舊之末非鄉黨之近又非素所承教文席之間者一日輿櫬偕來為部下吏片言隻字聊記姓名輒蒙品題指為令器雖遠

在數百里之外被以辟書引為台屬撥去目前之英俊鬱而勿問不可謂不知己矣心有所欲言寧吞而勿售難自外而不盡縱某之不肖未敢以石父自處寧不以晏子待閣下乎伏惟少迂聰明使畢敘其說夫求薦達者大則近名其次近利名利之際君子鄙之然下之人不以是為嫌而不求上之人不以是為鄙而不與何則以道故也以賢故也某之求者其說有三而皆未近于

名利之際何嫌而不言夫大人之門士所願及麾節所在天下想望不獨湖湘數郡之士其近在左右而不知求于門下是不敏也傾盡之間有蒙任擧親被禮辟子然獨遺人其謂何自致疑貳是不智也偏親戴白年在喜懼倚門之心視日如年漂泊數千里之外安其日前不圖分寸以報罔極之德是不仁也迫此三者尚當默默于知己之前乎某新被辟書復于鷹牘其求無已有越石父之為故引其說以自達伏惟矜憐特賜收采幸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柏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衰微之世乏非常 士非常之士不汨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遲彛倫勿叙金玉之質困於無作疑明勿闕而與瓦礫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閑之地而不以物自累當是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郭隗登黄金之臺陸玩踐鳥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成異人並生茅茹彙進四海之內賢人衆多肅肅兔罝可以為公侯之用而況于在位乎當是時龍驤鳳翰超絕塵軌被特達之命居不次之選者咸有高才碩德所能自致故周召之徒貴極富年而名載後世國家七聖相繼神化方行百有餘年鉦鼓不聞而天下惟俎豆之習薫陶涵養漸磨淬礪仁義淪于骨髓文藝熟于耳目風俗之美不異于成周之盛時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今之時信乎其為濟濟矣君子非有大過于人者惡

能自奮于高明哉伏惟運判大夫閣下識明踈通資術閎達量極溟海氣干虹蜺入踐諫垣出分使寄坐取貴士不以累日度越夷等平步高華天下之人想望風采某備員小吏獲在部封得瞻拜堦墀專聽教令輙謂管見諂節下塵獻

又

某嘗聞漢高帝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如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言天下難已平為之者

不可以乏士也又聞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言明時少而暗時多君子從事不可緩也何則内有百官之富外有四海之大上之則經綸變理道術之微妙陰陽之變化待焉下之則形名度數有司之所守者一不可廢雖有堯舜之聖其心智思慮股肱耳目之力不能徧爲其所當爲必得天下之士因其材而任使之然後無曠故明主以是爲先務而急于得賢誦先王之言傳聖人之道者俯仰徼晚

自達于丘壑畎隴之間與鹿豕同盡孰若腰金鳴玉揖遜朝廷之上使斯民沾沐其緒餘然而非治世不能用也唐虞而上書傳所畧無得而言已夏后氏以來可述爲三代之盛然二千載可爲之時六七君而已繼周之後莫盛于漢唐七百年間惟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際是爲平台而未足以比隆二代也自昔明時何其鮮歟故君子競之伊尹幡然于莘野甯生叩角于齊郊斷非偶然蓋有爲矣今天下爲一明聖當陽堯舜之道而經湯武寸短尺長咸在器使網絡四海蒐其英髦近自執戟侍從之官以稱旨爲賢遠則部使者郡二千石以察舉貢世此昔之懷奇抱術之人思望于千百年間而不可得見之會也其可失乎某幸生斯時粗聞先王之道齒髮未變筋骨方强駑蹇之材庶足驅策備員部吏既數月矣賴寬厚之芘尚無過尤閤下以高才雅望簡在宸慮銜命分台綏一路之重寄司貢士之權某于此時乃蒙賞識引置左右得剩多瞻望餘光在

其所求不可以走越之南燕之北可也惟當俯伏門下而俟命焉伏惟矜憐特賜采録無使歲晚抱遺恨于盛時幸甚幸甚

上湖南運使書

某聞古人有言荆山之下以玉抵鵲非惡玉而不知貴爲其多而輕用之也抵鵲以玉羽矢取之以爲璣衡圭璧環珮璫簪所以占稽天象鎮撫邦國表異容服薦和郊廟爲人主治天下之大用者亦連城垂棘之美不在

此選已恭惟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爲輔異人
並出多士布濩奇偉特達之材朝廷何啻荊山之下當
是時明公春秋方壯擁使者之車總神州之重非有脫
穎之才逸摩絕倫見賞于君相宜達于時用則何以跨
越等夷平據要津同能風采駿發名實時茂眷注依在
士論歸重真當世之奇才一時之偉人已好善之時莫
不想瞻威儀而聽教令言動之際期有所獲以發蒙礪
鈍成所未成其雖不敏幼蒙義方竊嘗有意乎爲善之

益嘗棲湖外幸會旌旆之來曾不離于戶庭而旦暮預
聞緒言瞻仰行事親炙之地孰逾于此與夫贏糧裹足
躡屩擔簦歷千里之遠嘗重趼之勞者不可同日而語
矣敢不誦所得斷見于節下拙詩一編以備禮贄無
任逼塵瀆威重伏深愧汗

上湖南提刑安學士書

某聞舜有天下舉才子十有六族以自輔而天下治皋
陶才子之一也傳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在舜之
時以舉皋陶云者以其賢之大者云也皋陶之賢在十
六族爲尤故智足以爲守謨與大禹之言並存言足以
賡帝之歌雖稷契之徒不與焉韓天下獨稱其爲黎民
所懷皋陶之賢大矣命九官而使之爲士者慎重于用
刑也以皋陶之賢而爲士猶咸之曰惟明克允舜之用
刑可謂慎且重矣孟受命當極子養生宜者其德天合
而中心好生先春而後秋尊陽而抑陰斂藏肅殺之氣
時以成歲而不主于用者天之行也故聖人佚之以致

其庶子之以致其富斷摩誘掖達之仁厚壽考而後已
積罪不悛寇賊奸究越明教而敗善良者然後從而刑
之猶謂文客而易深情微而難得曲直或違則輕重誅
釋之施不稱其物而民失其平故尤慎重而不忽自有
虞氏以來世選其任而高華茂實代有作者在成周則
蘇公表於前呂侯司于後在漢唐則釋之振拝守之譽
藏胄著于允之時國家明德慎罰尤致其詳省有司寇
寺有大理欽恤之意已盡而猶以爲未自圻輔達于海

偶復分設憲臺董司綱領長才偉望著有成績之君子乃在其選公卿侍從清切之地須才則此焉是取朝廷所重故搢紳貴之伏惟提刑學士閣下挺英人之資濟世德之美夙登英轂歷踐繁途言用有成選寄攸在入參天府出揚使命天下之士想見風采某備員小吏獲隸部封得瞻拜堦墀禀聽教令敢誦管見詣節下塵黷

上湖南運使何少卿書

某竊觀自昔分朝廷耳目之寄總一路之紀綱維制郡國尊合中外以成一家之治者皆當時偉人乃在此選受命之日登車攬轡則莫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權奸扶弱因革興廢必在大體小節末度往往置而勿問故風力如霜千里歛肅德侔冬日善人好慕磊落之政照映當年晉名書于竹帛雖千載而芬芳彌新今國家析天下為數路設使臺而鑒統之雖以全轂為名其所以委而任之者非直轉輸而已一路之內政事之修否可論也風俗之厚薄可觀也官吏之賢鄙可察也人

才之遺逸可以見也自郡太守而達于民使者之權行焉任寄已重故妙選高才然後付畀恭惟運使少卿閣下以懋德淵儒揚光發輝於多士之際高視闊步度越倫類夙登要路歷踐外臺稟然有昔人之風節識鑒閎達豈惟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間為哉必將收其大者遠者有以震動風俗裨益朝廷以稱任寄之意某不敏嘗承學乎搢紳先生而聞道術之萬一咸明之世當髮方强未能自棄于林下幸偹員屬吏可得望車塵于典謁敢誦所聞修贄見之禮瀆冒嚴威伏深惴慄

又

某聞察萬物之情偽舉百工之事為以成濟天下之務者必有聰明耳目之才為之視聽經營以備其用傳前修之道術通今昔之變故達當世之用者必有輔翼斟酌之主為之掄揚陶冶以達其才故欲治之君勞于求賢藏器之士務乘時以自致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陶太庶官而用之故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家

宰三歲大比詔王誅賞以進退羣吏而選士故兒昌九
牧皐成於庭漢興唐虞既遠而考績之法亡家宰當廢
而大比之術不復于是建察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
三府光祿主其內守令刺史奉于外故四百年間亦號
得人後世因之莫能改造國家以執政之官侍從近列
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于是重藩宣之任尊外臺之權
委以選掄尚無遺逸閤下以至公存心嚴奉朝廷之意
期乎得人志于報國膏粱寒素疎戚之辨不以間于胷

次惟其善之是取此千載一時人世希闊之會也士幼
力于學長成其名仕籍既占榮途可致當有遇之感世
會至公之大人不知先鳴而自獻揭價以求售其自棄
者可謂智乎某不敏困于小官十有四年矣非敢後也
求所歸而未獲今則獲矣不可以默輙叙所聞仰干下
執事伏惟矜憐曲賜采擢塵黷尊嚴不勝愧恐

上湖南運判張載啟書

某嘗聞物有欲之而莫致事有任之而自致者雖違從
之理陰有其宰倚伏相因聖人莫違達識之士詰之自
己可以泰然遺放而無所欣怨然齟齬所遇之初拂其
心志則雖有寬衷不能恝然無感邂逅相值之際適其
所求苟非木石莫不欣快此有心之所同然而古今之
情相似者也某誦是言也久矣而乃今見之何者子長
傾平仲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昔人有好異世相求況
見而知之可親炙者蓋有甚焉某曩在會稽常得曳裾
崇閎客際德表而閤下粹容和氣溫如其玉話言厚禮

譴以接下忘勢貴之重使人自畏而事務舉某竊不自
量輙高下風之義願親執鞭之役然于斯時被命淮甸
不在封域之內思一瞻拜車塵曾莫可得此某所謂欲
之而莫致者也某雖不肖幼承義方之訓長竊師友之
益窮經學古掞辭綴文亦有日矣而言行才貌與之兄
弟者往往躡等踰級步趍要津而某策名七八歲從仕
四三年曾不能高足闊步取先等夷奮修羽儀翔鶱聲
京方且側翅俛首卑飛緩步乎左僻閑冷之地徒乞三

金以給甘旨其所以自謂可仕任之而不較矣而某職所属乃在使臺皆之願望積歲莫致者一朝獲之此某所謂任之而自至者是雖天實為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圖強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之所欣願某今豈得若木石然哉竊聞昔之人有見于尊上者必有贄贄者所以自致也某方得從屬吏之後趨走麾下敢誦其所遇于事者以為手實而羞于下執事伏惟少賜省覧干冒威重戰灼之至

上潭帥李學士書

某竊謂正性之美有生之所同得安榮之行有身之所同願親睦之懿有家之所同欲官事之成有位之所同求此四者天下之常情今昔之通好也然為之而可獲者嘗鮮望之而未見者嘗多則亦有道故也有之者易無之者難夫弓矢在御質的既張求中于百步之外有力之所宜可然而羿特以妙閑繩墨誠陳斤斧先利求善于一輪之上有指之所與能然而輪扁特以名顯此皆以道然也射小藝而斲賤工必有道而後善成性以修身正家而從事德業之大豈無道乎故君子貴知道道烏乎在曰道至虛而無形萬物由之而不由于物故無乎不有而無乎不在其上在天其次在地其次在人其次在物動者植者有情無情有形無形昔之人知其然故觀象于天觀法于地明盡于人物幽及于鬼神陰陽往來四時變化山岳峙結百川融流木刻金鑄林生風偃泥行而草伏雲飛而川泳有可觀者無所不容又

況六經之微言百氏之高議方冊所載道術攸在乎故積厚而施博器大而用無方感物而動必中于律孔子聖人也曰我學不厭盖知道之不可盡也伏惟知府安撫學士閣下挺高世之姿挾通儒之術生于華冑俯拾貴名才猷美矣出分使寄右宣王靈專方面之權兼仙殿之貴仕又顯矣然而好善如不足嗜學而無怠歌舞之伎不畜于内毬馬之玩不閑于外鎮撫多暇則優游辭林偃息文囿夢想姬孔詠歌顏孟以卒歲非知道者

烏能與于此哉故善無遺而德日新長才之施無適而不可高華茂實歆羨中外頎然為國之器某偹曹屬獲在大府得拜伏墀揆稟聽教令敢誦所聞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判曹司勲書

某嘗讀傳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夫富貴貧賤外物之儻來時命之適然者也無益損乎德君子何與之有蓋世道相得則賢者必進而不肖在所棄當是時獨困于衡蓽之下則君子恥之非恥夫乏財而無位焉恥己之非賢者也今天下清濁異流白黑不混坦夷公正之路杜絶羣枉之門俾君子幡然肯來不務晦遯而自遺于下可謂有其道矣故任天下之重者不耕于有莘之野負鷹揚之畧者不釣于清渭之濱雖偏州下邑寃庳之微咸得賓材隨器任職有足觀采則夫仗節將命分方建臺朝廷遴簡為天子之耳目使之聰聽明視于四方萬里之遠將以周知天下之故者非一世之偉人不

在此選古之人有誦其詩讀其書想前世之遺士雖欲慕與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幸而與之並生則有燕越相逢貴賤異勢無緣裹足而含羞蹈門夜半執器堂下而後覲者可謂勤且汙矣古之人不以勤而不勉不以汙而不為者以道故也道難得而易失時既往而不再故君子競之某不敏早被義方得從搢紳先生遊竊知道義之萬一再塵鄉書獲綴英㲉棲遲禄仕踰十五年審思會時咸明盍毅未晚期有所立少見于世不與鄉人共盡于碌碌故不敢以愚陋踈賤自後于賢達之門庶幾品題以成其志恭惟運判司勲閣下宇量高世術智徧物冰鏡無隱權衡甚平以望寔華茂而富盛時之妙進有志之士想見聲采為屬吏者得在部封已足欣快又況其承乏使臺日占節下被教令之警策觀威儀而象之曾無昔人之勤而所得過倍不宜自棄而後衆人之進也伏惟矜憐幸甚幸甚古詩一通備贄見之禮卑汚蕪累免瀆臺嚴惟愧惟懼

上邢龍圖書按宋史邢恕傳參市富國經營湟鄯欲使恕立方略之數起鄯延經畧安撫使改涇原擢生龍圖閣學士

某嘗謂事有初非而終是物有遺細而收大理勢或然乃今見之某去歲調官選部被命吞陵出國門而來延首長望雲天萬里莫識所在訪其地則三湘之南五嶺之陰屈指而計道途之數則十分萬里之三爲驛五十有九由會稽絶淛河而西泝流長江過重湖上瀟湘之源攜幼負弱陵風波出于蛟蜃之藪登坂躋行於蠻貊

之地三月而後息回首桑梓相去七千里而遠親戚故舊音問之好非累月不通然而官不過尊祿不過斗升言名則僻不近人言利則世之人所通得兼享者此皆無有也其處事可謂非而于遺物亦多矣今沿檄衡岳之陽已事而旋直出永上竊聞之行路咸曰閤下厚德恢閎有容無阻凡潔已致敬于與引速姓氏者皆得循牆歷增膝奉聲欬輒自忘其疎鄙無不齋心滌衣敬造門下以俟進退之命某竊念假寧之初方在童丱西遊上國獲侍搢紳先生竊聽長者之餘論稱道當世豪傑之士固已聞閤下之高名碌碌塵土間東西南北二十餘年曾未邂逅然而願見之心未嘗忘也倘於此時不以其不肖而棄遺之使識君字而獲聞緒言則某之處事初自以爲非者恐知其不爲是其于物初自以爲遺者恐知不汝其大者事適于是而物收其大則是行也庸何悲此古之達觀之士理早見而神不驚者所以淡然與物委蛇所值無憾而欣戚兼遺者也謹文古詩

若干篇以備禮贄免瀆聽覽伏深愧汗之至

上湖南提舉梁朝奉書

其間雖得而易失者君子之時好爾而不可已者君子之言何則時以立事而言以達意也言不出則意不喻意不喻則時不得時不得則事不成事失其成功斯遠矣古之人或歷聘于列國或五就而益强涉履艱難彈智力而不倦者所以乘時也或三書以自薦或叩角以長歌激昂困窮勞筆舌而無愧者所以致言也其有時

之難得者三而易失之機其追不少自力則俯仰之間已後時會故言之不可已者亦三盛德在上其道大隆三代以来乃今始遇此時之一難得也使其筋骨少衰志力不逮雖在盛世欲何所為此言之一不可已也今某四十一歳矣未定之器已凝強立之志既就積養而後至日化而不停此時之二難得也使歳月浸移跬步不進則強仕之期斯遠而駑鈍之資將隳而無所用此言之二不可已也依使臺之下侍至公之側親承重言

矜恤濡滯此時之三難得也轅下不鳴伯樂他顧則陶成之地不周而羇散之跡無以自振此言之三不可已也秉難得之機據不可已之勢言而有獲斯為智默而自棄斯為愚愚智之分在此一舉使五尺之童居此亦將自勉以有言某雖不敏嘗從搢紳遊預聞長者之餘論其敢自棄于不智乎彼往昔之微言俞修之陳迹閣下攬拳所飫揮麈常談者寧敢復言仰煩聽覧若夫髙才雅望英華茂實士論歸重下民懐之者亦不敢稱揚萬一以顯大成姑叙所懐仰干下執事伏惟矜憐特賜采拾塵瀆尊嚴惟深惶畏

上湖南提刑書

某嘗謂聖人因時而制法故弛張詳簡無一體君子觀法以制行故隱顯語默不同道堯舜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成周之時歳終太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誅賞修舉斯榮廢惰斯辱則士之進退在己漢興考績之法不復于是因察舉以蒐獵人才中都之士委之官長

郡縣吏屬部使者二千石總之見知者升不賞者下則士之用舍在人在己則求之己在人則求諸人事若殊途其趣則一知之者智昧之者愚時變何常理勢或異君子不可不察也國家本四代三王之美意修兩漢孝廉之遺法遠師治古近切事宜天下之士由掾屬裨佐之微達于刺史倅貳之貴雖積有歳月閲其勞效必資保任然後序遷加以百年太平七聖相繼陶冶漸漬賢人衆多英邁無所騁其長不才知勉而有建立談皆宰

賜之耦從事多冉李之良不知先鳴上於朗鑒悠悠歟
月未易有聞恭惟提刑某官閣下以器識宏洪雅贊高
華簡在清衷分總使寄求士以報國為官而擇人朝廷
之所望于閣下閣下之所以為己任者也下車之日有
志之士莫不仰首伸眉思戉長裾于門下齒下客之列
夫牛角之歌不發則齊人無以知甯戚之賢堂下之言
不聞則鄭客無以識鬷蔑之善某不敏不敢自比於二
子庶幾先鳴不失時會伏惟少加憐察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庄作李

其嘗聞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
猶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猶己
推而納之溝中昔之大人得志澤加于民者其自任如
此之重其周物如此之勤何哉道在而可以為也已能
拯人而人有溺而不拯者何異乎自我溺之也已能食
人而人有饑而勿食者何異乎自我饑之也已能澤人
而人有不被其澤者何異乎自我推之也故曰道在我

而時可以為也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有
當獲散適門墻微名絡介許侍坐末時承話言者其視
之當有加矣恭惟僕射相公抱禹稷伊尹之器位堯舜
成湯之朝言聽諫從澤加民物四海之内一有不得其
所者咸跂踵延望引領長鳴有待乎盻睞之重矧如某
者分雖疏賤然早獲忝侍履承顧遇之私中心有懷不
貿默默自棄于左右輒叙私悃上瀆鈞嚴某偏親在堂
年踰八十啜菽而歸養則家貧無以備菽水之奉迎侍

乎遠方則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條格例得便地然
到關數月桂薪王食擔石待薦便家之地曾未獲見使
或值之當見辱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計也兩地老弱踰
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進退之勢無異乎饑溺溝中之
人今竊見吏部監當闕有越州稅務注監當資叙人在
格親年八十者情願折資監當則許不限本貫指射某
雖思赴部末擬必為前列見辱不可必致伏惟僕射相
公體禹稷伊尹之志軫饑溺溝中之念特賜化筆由加

陶鑄俾獲祿養不失其所爲幸甚屢瀆鈞嚴下情伏
深愧恐之至

上蔡左丞書（按崇寧元年蔡京爲尚書左丞）

某嘗聞自昔當歷數而登大寶發揮其真善利萬物光
臨四外格于高深餘澤覃于子孫猷訓學于後世酌之
不竭久之彌新者必有明哲爲之輔相同心一德協于
謀謨相與經綸而濟之故在黃帝時則有若力牧在帝
堯時則有若四岳在帝舜時則有若皋陶在大禹時則

有若伯益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高宗時則有若傅
說在文王時則有若閎天在武王時則有若大公在成
王時則有若周公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是故黃帝
堯舜三代之令主世異而道同事殊而功相若雖步驟
馳騁頌簡質文之迹應時而造者猶樝梨橘柚之味若
光輝謨烈之善美則莫得而異已秦漢以來聖人不作
于上而名世之士亦無以見于下雖文景武宣建武永
平貞觀開元之隆號爲君明臣良近世之治要之德澤

事功未見有以比隆三代之盛者此君臣所以有千載
一遇之談而道亦有千載一隆之論也嗚呼熙寧之初
元聖當極撥去近習獨見高治取天下之真儒付以鈞
軸當是時荊國公應時爰集奮然以天下爲己任祖述
堯舜之道德憲章文武之法度新美治具以迎太平十
有餘年庶政具修中外底績至于元豐天人交通協氣
允塞時和歲稔黎民於變醇醇乎三王四代之盛際已
紹聖之初今天子始親政機悸繼先帝之志而述熙寧

元豐之事舊德元老志在四方首詔閣下歸居近輔論
道經國荊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
乎惟荊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
惟古之聖人由周公而上其道皆見于行事以利澤當
年而傳示後聖至于孔子不得其位始作六經以寄之
微言後世知書言之要得聖人之傳者由揚雄氏以來
千載之間寂寥無聞惟荊國具豪傑之材不待文王而
後興秉燭智之明不汨流俗之近習攝枝葉于大本據

長源而觀流合異歲同一槩諸聖昭正色以發瞽之
蔽振大聲以警聾聵之塞使學者復見天地之全古人
之大體此不世之會矣某于是時迫切賤貧不得裹糧
掃門親炙善誘每一念此則痛自咎恨達于夜旦夢寐
勞役而不寧雖嘗竊取其成書而誦之適如瞻仰昊天
睥睨滄海第見日月星辰晦明出入長波高風飄蕩無
畔曾莫觀其運用而識其際量古之人不務追其往而
務圖其來者追往無益而圖來有補也來而不圖重自

棄也恭惟左丞閣下抱古道術為時儒宗宣明大猷不
拒後進天下之士有志周孔之業者莫不趨望墻仞想
聞緒言夫鈞衡之地非洙泗之上燮理之日豈有道之
時州縣卑品蓽門晚生忘其越禮而輒自敢進者誠以
往歲會稽嘗辱禮遇近叩典引復容通名隴坂峻嚴未
棄跡賤錄善寫舊所為六經論六篇上汙几席倘恕其
僭易矜其好修論道之餘惠賜觀覽敢期他日必至于
巧匠審過大臣之目歷規矩之下或賜隱括遂幸知方

祗伏門閫以俟進退之命塵瀆鈞嚴下情伏深戰慄之
至

上林樞密書 按宋史林希傳紹聖初章惇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抱璞識者錯聲而不出晦迹而獨往則不玉不石
介乎才否之閒全吾真而裕諸內苟涉乎世必有所立
以成身善名貴白當年而託于不朽傳有之曰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君子所以成身

而善名者也德出乎道功成乎事言也者論道德而濟
事功故等有上下序有先後兼之者君子之全美得一
者所遇之時會世平政成天下泰定中外大小寧安故
常則曰新厥德以益其厚事變蜂起利害交搆新故不
並厭慕異情則時底厥功以濟世道或勳德事物可頌
可記或役已勢隔指意不通或道散法亡理藉傳載或
懷才篤義失職離愁必發乎聲言雜為文采及夫成濟
政事潤揚聲教糾合上下協和神人形為簡書貽訓後

世使斯文不墜大猷有傳覩之者因之以會心聞風而
興起則言之所禰秦愧功德致君子因時而成業易地
以計功優劣之差不主于一某也不敢妄意作者之業
狂鳴無當同知尺度常恐引費歲月不及門户恭惟知
院樞密閣下以純德通才宗儒碩學秉文章之律為世
師範權衡所逮錙銖不遺片言品題天下咸允晨歲台
掄蚪制東吳某才是時嘗持所學上浮凡席猥蒙激賞
謂有古風星霜變移逮茲五稔中心銘藏靡日不思感

知音之既遇識文藝之蹊隧雖塵勞空冗每加鑽自萬
問敢或棄嘗思典謨存而唐虞之德明歌頌作而神禹
之功著商周之世頌聲並興迄于漢唐咸有稱述然惟
舜禹為盛爰致大寶尚武之業奕世業高光唐文經
營哉定備嘗險艱成功彦基用力甚厚而子孫傳之為
數雖多肯堂構者或三四世或一二君而已世平道隆
曾不百年恭惟本朝受禪創業同符虞夏七聖繼作善
美濟增光大安榮踰百三十餘載彌昌彌熾功德之盛

度越前世遠矣某不自度量忘其鄙賤輒螢竭卑淺冥
萬哲鈍作裨功盛德頌一篇聲采甚類間見寡陋不足
以識其形容揄揚大烈備國史之美庶可與耕夫樵叟
擊壤鼓腹吟咏于畎畝之間亦尚念綆短汲深力少任
重荷不備物狂遇乎中斐然莫裁塵瀆威大謹繕寫詣
鈞屏虔獻伏惟睢睢睟容嚴霽譔餘暇俯念既學常在所
賞特賜盼睞俯蒙一言之教俾知當否使毀之重實踰
邱山伏惟矜憐幸甚幸甚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　　宋　華鎮　撰

書十四首

上蔣樞密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

某生十有一年知學為詩二十歲而會朝廷更科舉之法以經術論議取士八年之内兩上而後成同舍釋舊聞以成風昔之習當是時集賢學士給事中程公守越之三年被召赴闕程公近世詩人之宗匠也於是越之能詩者皆有篇詠以餞其行長句短闋盖以百數某亦勉强援毫與賓客旅進比閲衆製獨見稱述殆及終篇屢蒙歎賞謂有作者之趣許以他日之名誘掖諄諄俾毋廢墜其嚴大君之訓感知音之遇早夜自力庶幾有成雖苦心甚勤而未能自信日俟師範訂其是非曩歲樞密先生總六路之大計建臺江淮之上某幸備員鄞縣適在封域之内時得望使車承教令每念當世鴻儒鉅公提衡鑒主宗盟於翰墨之林使後進可以辨惑釋

疑見堂奥之所在者莫先於門下輙懷數篇進干典謁先生擴敦大之德以誘進為務忘其疎賤借易之貴與其好學脩潔之誠借以重言為之榮觀既辱許可又剪拂之遂以名聞收置諸生之列某於是時心地了然無復疑滞德賜甚厚常思有以為之報稱雖綿力弱未能遐舉遠至困於塵勞東窮滄海南薄沅湖崎嶇道路之終涉世私門之變憂悲勤苦無所不有自違門墻屈指于茲十有八年亦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初心舊闕未始一日而暫忘感物興懷必自勉率以成篇什今取五言七字古律歌詩自兩韻以至五十韻合一百篇謹繕寫為一編詣門下塵瀆伏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樽俎折衝帷幄多暇對近鈞重少賜省覽為勝榮幸之甚非謂有少陵驚人之佳句吉甫穆如之清風可以生賁冠冕刑動四夷斯以見門下甄生雖離教誨為日滋久知服明訓不忘本心自强汩没之中少稱平昔賞遇之厚耳干冒鈞威伏深惴慄

上參樞密書 按通鑑孝宗元年參十知樞密使

某嘗聞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功與鬼神相似紀綱世道其用大矣故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六經載堯舜文武之道遺羅秦燹詩書春秋易皆有見於今獨禮樂之書不傳其所傳者雖非前聖之完書蓋有所受而後作若中庸王制之篇其言有倫其指可述無詭異於聖人之意諸書春秋之類也惟先儒之訓好詳其末而畧其本不能

深探遠索以發其妙微為可嘆息中庸近世言之者多王制之篇可得而考也某不揆單淺冢隨簿書之暇覼為自案將以管見貫其微言書之簡編以備遺忘然未知狂易妄作果有當于理耶果無當于理耶想見守郎贊其是非積有日矣恭惟知院樞密閣下體孟子之淑質傳仲尼之道邈起于百世之下獨見聖人之心片言所稱天下汲信來輙錄所為王制解繕寫為一編詣鈞屏呈獻伏惟樞庭豐暇籌畫之餘特賜省覽倘蒙貸其

僭越與其好學寵賜一言之教俾知義禮之歸永釋決疑有見乎道則名藏心骨沒齒不忘伏惟高明曲加幸察

上通守林大夫書

某聞主大器者不継持以一手足之強委作以一耳目之力不經營以一心智之慮仰掇俯拾旁搜遠采合大小併戚疎而駕馭之故優游無為而名實大集然內有百司庶府之夥外有四方萬里之遠其左右之宜長短

之稱愚智之異寡賢不肖之狀焉得人人而識之委而不問則病斯民而落吾事適而强之則殫我力而斃不勝君子至此則何以異哉亦加之原者而已故三代而上教考績之法兩漢而下重察舉之制雖步驟殊時王霸異效至於為官得人因才茂績千載之間咸有可觀國家列聖繼作俊哲來相討論建設由盡變通稽古以為經覘時而備物上因唐虞考績之曲下采兩漢察舉之法中外官吏歲書其成賓序有遷必責保任尚學

寺盈有長貳一路之重付之外臺州郡之權在守在倅此腹心耳目之寄朝廷之所取信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圖回太平之基者也故選命所及皆一世之偉人風采英華磊落相照恭惟知郡大夫閣下抱任重之碩德懷周物之長才止水操鑒權衡有辦雲陰河潤數及下僚剪拂吹噓受賜者衆某幸以不敏備員部封訓迪矜容久私餘澤今兹則伊邇代者在郊歲書之成已賴寬假獲逃貶罰保任之賜敢不自量竊有望于門下伏惟

高明曲賜垂鑒察

上淮南提舉書

某昔嘗誦詩見行露之篇美召伯之聽訟其智明之所燭至于雀角穿屋細微之間無所不察固已善矣迨其進也又至于穿墉幽隱之地必得其情僞或有違每揜吝遐想欣慕斯人而親事之彌歷歲月乃今始得因知邑時盛世賢者並生臨遇事物然後獲見見其不敢早緣末學叨竊名第積以累日實緣知音遂階寸進備員海隅託庇下邑雖未嘗瞻望旌棨親承教令若飲芳味醇則蓋有日矣常思奉法謹職以逭曠弛故上不敢失明天子愛育下民之厚意下不敢徇姦細民撓棄國家之良法孜孜終日盡誠竭愚以補不及極短拙之力而後已前日不知闒茸不能輯睦小民俾之有言上于聽覽閫教之際惴慄無地非畏人言得事之實第愧蹤拙獨煩裁度伏惟提舉奉議閣下德宇恢閎智明旁達視聽所及情僞不遺灼知僉言誣構非實斂秋霜之肅

借春律之和付畀州司究其虛實使部屬小官奉法謹事之誠得達于上姦猾細民肩戢僥倖之心不逞于下循召伯之美又何加于此哉傳言人告曾參之母曾參殺人三至而信投杼而起其不肖砥身礪名曾無赫赫之譽竊祿部封未嘗拜塵道周望履門下愧非曾參之賢而提舉閣下不疑之義得越分稱幸甚幸甚區區官守無緣詣使臺稱謝輒謂所懷叙致誠悃干冒威嚴下情惶恐

上門下許侍郎書 按宋史許將字沖元進門下侍郎

某嘗謂唐虞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為得人者莫盛於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為座主謂登第進士為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薦鑒之德揚揄品目至於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為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超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府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

抱屈而陸沈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為不然而病之國家剗近世之蕪穢要治古之真淳乎昔弊訛一切罷去宗工拔衡鑒以取士進退以文而莫知其誰學者應詔以干時務善其術而無待於外所取則天下之選所遇則至公之鑒其明之可榮其德之可懷視李唐之盛時益有足貴而可尚者恭惟座主門下侍郎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之士以德業居元老之重秉朝廷之大政為邦國之光華踐二十年天下士民蒙被德澤名實之美可謂盛矣元豐初以戶京之暇蒙主文衡某是時寔出門下奔走州縣漂泊四方二月如歸幾二十載竊念當世之士以才安居善被錫隂之德者二十年間四海之內為不少矣若某也不敢冒以試藝猥中銓衡嘗蒙薦名朝廷竊祿仕籍蹉跎歲月後於衆人退省其愚直自棄置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於伏門下簿書之隙知惜寸陰時學為詩浸盈

卷軸謹錄所為古律歌詩若干篇繕寫為一編詣門下塵獻瀆犯威伏深愧畏

上安福密書 按宋史安燾傳參古為相累遷同知樞密院

其間士有辭令則班文采溫麗博洽而多善敏達而有功可謂英俊之龍矣然而言或悖理行或妨義不可以為君子之徒者未可與適道也識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尊所性之固有揩措而師之可謂明乎道矣然而利欲得以猱其中夷險得以變其行始若可述終或二三不

可以要歲寒之節者未能守之也山岳不能得其視雷霆不能亂其施天下皆蕩而潛然不失其常可謂能固其守矣然而操脩淳利動則進物得一世之所棄衆人之所足不可以致事功之實者居非其時也聖人在上公議無壅賞罰嚴覈位賢不肖磬情可謂有其時矣然而碌碌徒勞坐費歲月功實不加于當年而名聲無述于後世者未見知賞也故抱全美之才者貴明道知義之美者貴守節節義固矣得盛明之時遇知賞之地高飛

濁聯如縣驥之馳坦途鴻毛之倚順風平步青漢而坐致千里豈不偉歟揚子雲曰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夷齊柳下惠聖人也待仲尼而後顯況君子乎故司馬子長曰非附高明之士爲能自致于青雲哉斯言也說于知己之前則當而有功說于未知己之前則易而爲尤是不敢不敢嘗以爲美才而知道明義而有守者也竊嘗有意從事于斯焉茲惟知院樞密閣下亮直端方介然一德踐揚中外久而彌新其最歲備呂湖湘畢吏趨事樂誘成就稍開緒言寬假保全容庥餘蔭雖日月不久飛躍遲鈍參蒼薦論俾預門下諸生之列許可之語銘藏心府至今不忘不可謂不知己矣伏惟樞機近密待註日深選掄人才登廣大廈正明主之所重閤下之所自任天下之所想望況如某者敢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欲屏深嚴許容進謁敢冒所覬祈伏門下伏惟高明曲加鑒察

上執政書

某聞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豈以貧賤爲恥哉恥貧賤于有道之邦也天下有道則野無遺賢賢者必在高位而享有重祿貴而不賤富而不貧矣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之微必以道義若敢易其取予又況受世主之高爵享縣官之重祿極人臣富貴之勢者必有其道而得之然後安處而不疑也秉天下之大政分微廢之真封富

貴之資孰加焉凡古君子得之于盛明之世而處之者其出乎道也明矣古之人巖穴窮處足百舍重趼從老子于河洛之上求修以上三千之從事孔子于洙泗之間者以道之所在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天下大亂時君不能用其道盛德隆無所施于世老子官不過柱下史孔子仕不過攝司寇四海之内知其德樂道者猶從之如此之勤事之如此之衆則夫抱經濟之才含光華之旦

膺明聖之眷注參機政之大權士民出于甄陶幽顯貧其利澤天下想望而依歸者宜如何哉恭惟某官閣下德業茂明器識閎達利用周物紀德格天中外踐揚名實光大進武鈞軸益茂時雍搢紳悚瞻思見眉宇以為榮觀其不俟竊附盛德而仰遠業須登門闚望履舄以玉音之緒餘亦獲有已矣從事南北凡七年未獲夙夜馳驚不寧今之當路是道也都城政府多餘閑習待士龍版深嚴許容進謁敢謂所聞我欲門下謹繕寫拙詩一編以備權贄塵瀆尊嚴伏深惶畏

又

某聞王者營宮室建路寢其宇霤且大矣不得公輸匠石之奇則無以底其成公輸匠石操斤斧運繩墨其器利且習矣不得楩柟豫章之材則無所施其巧楩柟豫章杞梓端直大小適度其材良且多矣不在揄採翦裁之列則亦老于澗谷行于風霜與樗櫟同盡于人化毋故梓須以成事者常相求以為用而不能相忘于一世之間若然者豈直人之情也哉此天地自然之成理聖

人之所不能違者也是故聖人寧神天之休得大賢之位據崇高之富貴圖久大之德業必求命世以為股肱大人爲注所歸位在丞弼寅亮天地協和萬邦亦冕屢才於然庶績永學士欣逢盛時片善寸長皆思自効庶幾有立于當今而不負于後世是道也非戾今之時為然禹湯文武之所以盛成周之得伊周之所以格于皇天上下三代之士所以立己而行者皆由此途出也故上之人不以干禄之士為得下之人不以為人

之行為恥上下相濟以立人之道以輔天之事可謂達矣恭惟某官閣下識見高明德宇恢弘才用世用道為儒宗茂實英聲發於中外純誠至評簡在上心入秉政機道化彌遠宣從寬猛御勤心術自勤一己之聰明以濟事功之美哉蓋水鏡之明立明照旬墨權衡之運坐分重輕參証者不能藏其中機巧者不能偉其得有以鑒裁人物收而用之故能不勞而成事丕績某不敏不敢自以為可用之才也然生始光華之旦初被長育之教聞先生之餘論睎往哲之行事淬磨策礪積有年矣頗私淘治之德與多士周旋于盛府實有心焉漂泊江湖末緣自致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嚴密許容進鈞慈因加幸察古律歌詩一編繕寫塵獻以備禮贄瀆鈞重伏增愧恐

上蔡樞密書

某常謂普照孔子以天縱之聖固於瓶人無其位以紹隆先聖之大業閔周室之將墜使王道之不明後世無所稽若而前聖之緒不得其傳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六經大旨以載其道於百世之後有聖人作因其言而會其實則於儀以登至于周公孔聖之能事歷世之良法可與而行其道甚大其功甚茂不可誣已百有餘年而處士並興橫議蜂起楊墨雜會私智倡邪說以簧鼓天下塞仁義之達道賢時見之大明孟子懼而闢之振雄辭以息邪說教一本以正人心使孔子之道明萬世之下得所考信復見天地之心全古人大體者孟子之力也故議其功者以為不在禹下嗚呼文武之後聖人不作于上孟子以來真儒不起于下亦已久矣故歷漢與唐千有餘歲雖苟安粗定而功業卑陋無足觀矣恭惟神宗皇帝體堯舜之聰明秉湯武之勇智慨然有為修復治古荆國文公推孔孟之道術齊伊周之事功同德一心遵行言聽稽成周之法度酌當世而變通以利萬民以厚邦國以光祖考以事神祇紀綱具舉貽謀孔嘉可纘可繼以詒後萬世無斁元祐間二三

異意盡毀而紛更之按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青苗免役諸法曾不旋踵揭抵偕去使上智抱膝于寂寞之地下愚波蕩于奔競之途中才之人皆眩于兩間而莫知所歸猶先

皇帝息之首召知陳福寮入參政柄明國典以昭示天下振丕緒以纘熙帝業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于世者閤下之功也按紹聖元年哲宗始親政首召蔡京權戶部尚書復免役法繼所謂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於世者也然考宋史京未嘗以樞密崇寧元年京弟卞為樞密使亦非首召且書中所稱乃元符以前事與京行事皆相合疑京召為尚書右丞其樞密大偶有誤文耶元符

末年橫議復興籍籍譸張圖壞成然主上天錫睿智灼見是非羣言孔多淵衷不惑復侍元老入綜樞機謀謨嘉密朝夕啓沃神考之志有繼而無墜熙寧之事有述而無廢文公之道益明而利澤施于無窮按元符三年春徽宗即位向太后臨朝以范純禮等言罷蔡京等所謂謀復興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復召京為翰林承旨崇寧元年以京與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尋晉尚書右僕射中紀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籍元祐元符黨人禁元祐法復紹聖之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復方田法皆京所為號謂以為辭焉嘉密朝夕啓沃文公之道益明者也仰惟閤下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天下有識莫不稱誦願

登門瞻望伏惟膺於今王之際來以觀一新之隆治況如某者果在含稼之類豈思諛於奧侍竊私德賜之尤厚某敢黜黜而自棄乎今之宅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祇誦所聞欲伏門下冒瀆威嚴惟深惴慄

上蔡僕射書

按宋崇寧元年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大觀元年為左僕射

某聞昔蔡中郎南遊得爛竹柯于郵亭之上旅愛之下翦栽削穿剔而絃徽之皆不世之奇材雅樂之良器極天下之選者由是貴顯于當年傳寶于後世至乎

今千有餘歲其物雖遠其名常存而不亡夫南方山藪之國地宜桐竹林簿之生暢茂而衆多由中郎以前不知幾數千百年矣未聞有笛材琴幹如是之美由中郎以來又千有餘歲未聞復有見于世者豈天地之氣獨為中郎而并生是二物或隨世歷年如是之多豈無或得其粹和之氣以成夫廚幹之良哉然而無有聞者中郎不世得而知音難遇也柯竹之微樂器之末知賞之遇其難如此又況于人乎此懷才抱識之士所以殷勤

歎息於斯欲萃惟僕猶粗知以道義尊人主以經術斷
國論以文雅飾吏事以識鑒掄人才頗勤有加惟生華
卷經言所及然近大雅之作翔無越門下棄去窠轍
以從詩修贄見之禮初恃惕懼不自審洎獲進謁乃
蒙以獎勵曉譬殷勤後進之音優加激賞謂得少陵之
格筆家之聲不啻一言之價廣坐搢紳改觀駭懼幸甚幸
甚夫以手得失國史之良登高能賦大夫之事文章粹
美五字尤難河梁以來善者無幾元微之元和長慶間

以詩鳴者也其稱少陵之作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天下
作者以尤為知言少陵閎深博達無盡衆善若斯之難
其格在騷則又高矣如某之寒淺豈足循其涯涘而測
其淵源哉然合文章宗主邦國鈞衡輕重所加天下取
信許可之際斷非偶然自陳所學曠遇知音雖勤苦有
年而初心不頓蕃甚幸甚當日即圖修禮敬伏門下拜
謝屬有中音樂明舊章某以官卑不在請謁之例尋緣
思邑樂東歸行次私心奉致終夜惕懼不敢今之官洛
邑道出都城將致幣於左右某之所懷得遂致于
門下幸甚幸甚重念一時得知音不易遇天下顒顒執
不枉望殺後陶鑄之端況如某者蓋以片言誤蒙激賞
立說亦然無心之容也平亦猶之所謂分潤休末光庶
幾少有千萬之一也況乃不分今所不及某者也伏惟
高明曲加矜察度賢乃展下情瞻惶

上西京漕使李龍圖書 按宋史李宗諤天禧中加龍圖閣直學士

某聞太上之治不可忽於五常為民之政不可行於二
代故二皇以道五常以德夏商周尚功是數聖人其道
甚不同其趣乃歸於一致者達時措之宜不狗其虛名
而識其實致也故古今之勢事變之理君子不可不知
夫國家綏靖在兩漢啓時去古未遠已不得比于成周
矣況今日後在兩漢千載之後其可以膠柱之談以
應日新之事乎正今日之事言官之象非古之比也兵
屯之制非古之比也河防之費非古之比也邊境之備

非古之比也此特舉其大者其餘小者又未易以一二數是皆不可少損而暫去也古之人制國用也量入以為出今之財用因其為出之方與古不同如此則其入安得守古而不少通變乎說者多以摘山煮海鼓鑄榷酤之法起於後世則謂之不得于古法之興損于治此乃陋儒所以見譏于遠世使文武之道隔千載而不獲者也夫關市譏而不征司禽人而上皆然至周公則征之雖凶荒札喪乃弛周公之政豈亦未得于古而

不可以為王政乎故君子貴達乎古今之變也前日國家去一二掊克之吏削法禁之甚苛者未為中制使公私兼濟君與百姓並足而已官司乃億度朝廷徒仰觀望以為國家方以寬弛為務我當起而應之庶幾有以動上官之耳目得朝廷之深意一切觀望以濟私欲乃不知朝廷更張務以厚民於務縱之以為好也上官所求必欲公實求哀迎合觀望以狥私也其常自謂茶鹽酒稅經費之所仰國家法制無所措蓋豈容置此而勿顧所以去貪冗窮姑欲革其已甚者若其中制必徐有處置今日官司所為恐非朝廷之意未幾果有賞捕減價之法前又觀朝旨約束勸勵上下俾協力奉法務登歲課皆如不問所指前日官司縱弛之風果非朝廷之意也一季間茶務至上官檄行而又反覆而辯詳然不知所為果能一切遵用之否苟遵一時之果能持久而無所違失否苟免目前得多人狥所見未必能遵用之也假有用之者未必能久而不違也人或有不用用之不能

久則君相勤勤之意上官推行之力皆為具文而公家不獲其效矣明公孫一路使命之重豈有推行朝廷之美意而使天下之人委為虛文不使君上獲其實效哉必不然矣必欲使人人遵用久而不廢則莫若立法以制之夫法者所以制小人非所以待君子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法制寬以中制為準則君子易以俛而就小人可以跂而及今茶鹽酒稅監考之官法已詳矣登格者有賞虧損者有罰人亦各知誰不自勵所未備者進

捕官司也巡捕官雖捕獲有賞而賞未始常得透漏有罰而比折每可以寬至于歲課或虧則得罪咸于監當之官是其所以不甚致力于巡捕者也巡捕者已不甚致力矣而又有所屬官司抵塞之每見犯禁物人必曰情輕法重而先爲矜恤之辭苟有可以推移變易原情狀者無所不至也甚者反至詬辱巡捕官司謂之驕民生事雖情狀明白不可改變亦必減落數目逐就輕法大巡捕官員不能獨以一身從事必須衆力方能執獲

爲弓兵者皆遊惰之人唯利是嗜捕執之際亦有鬭敵人人用命亦身幹公家之事未見毫末之利而反爲所屬無辜詬辱或被笞箠人各有心詎復盡力是則獨責巡捕官亦未足以集事今出納盤造雖在場務巡邏捕獲雖有司存至于條約令之縱使人畏不畏則在縣令協心奉法使人人懲戒而不敢犯然後巡捕者可以禁過監當者可以設法縣令亦協心不奉法則監當捕之官雖有過人之才無所施其巧矣縣令之所以不協心不奉法者不過以其增虧無與也今明公請之朝廷使令與監當巡捕官一般比較賞罰則人人不待戒而勉矣今朝廷既去縣令之許容以法不寬厚矣又新賞捕之制則又致其謹嚴矣下至于吾民而立足以集公家之事奉而行之何損而不濟民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書曰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所謂禁物者上之所禁使民不得私有者也君禁之民違之是不聞君之令罪莫大焉安得謂之情輕法重乎凡犯禁物者率非良民縱之

適足以長姦不縱未失于苛刻明公識度高遠詳達政理必有精密之畫以推行朝廷之意若門處或在于此與有以大過于此者皆非某之所知也第以區區所懷如此不敢自隱輒以獻于下執事

上蔡司空書 按宋史本傳卒二年贈司空

某嘗讀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昔之明王賢君致于天下者多矣孔子獨取文武以爲說者度大備而後世無以加之也蓋立之法自然懷

氏肇始開端而後世聖人代有興造更神農太昊少昊
高辛而至于陶唐氏之時其體乃底於成全故稱陶唐
氏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雖然體則成矣底變通
待之而後來也更虞涉夏踐商迄周事與時移人非物
改汙隆從俗繁簡序為有簡有繁一文一質而世故之
變始盡矣在變之用始備矣後世雖有來者不能外乎
此也故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帝王之制物無不備而足為
後王法者莫尚于成周故孔子祖述堯舜而憲章文武
成周之政自都城以達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國本末小
大莫不備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務尤在所謹是故天
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絃誦之室遍于海内教養之術
備及畜數庶首之制詳以歲月故能成人有德小人有
造周備成之會成文武之業以躋太平之盛俾後世無
以加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
成王周公不能底其績故古之人稱成王曰太平之君
乎能持盈守成稱周公曰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夫乘備物之運遭非常之會而後成者必待
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時聖君賢相同心一德然後能
舉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髣髴孔子贊述其事載之方
策非不明且詳矣然而曠世歷年如此之久曾未聞有
作興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漢明帝為之勤矣既其

文未既其實唐文皇崇之篤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漢
唐之盛莫能庶幾其彼驟又況苟安姑定日不暇給之
時乎時之難遭而道之不易見也如此數千百歲之間
一遇而見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國家自
建隆以來列聖繼作積德累功昭事上帝寵綏下民日
月光華百五十餘歲矣雖三代之盛未有若此其盛也
熙寧初奮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時則有若荊國文
公祠之辨以汰俗弊明封徽神謨聖烈丕顯光大崇寧

故先審讀駿發遐邇韓國累襄大夫司空僕射相公以
高才碩德茂勳雅望簡在宸衷入秉鈞政修邦國之舊
任周公之重朝夕獻納以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而
先務方策所載文武之政罔不修舉故庠序之教達于
海隅鄉邑之選以備戎之政至于奇書圖書之致曲所
謂千載一時不世遇之嘉會也其不撥籌書莫不本之
性命而原于道德能達絕理然後盡其妙因集前人之
餘論參以所學作書說十三篇書之簡以備遺忘俟博

達君子有問而求益焉作惟朝廷關貫宇建官可以足
訓迪士類作新人才此有識者所宜夙興夜寢專心致
志以副上之長育有闕者所宜竭盡底蘊致其術業以
備上之採擇之秋已而為默默給于陸落之地而不知
奮是自棄於不世遇之嘉會也可不懼哉某前日不量
疎賤輒善寫其書恭詣闕下投進謹用編錄副本并諭
所以進書之說仰於鈞屏庶獻伏惟高明時賜幸察于
冒威嚴下情戰懼

上蔡大資書

某嘗謂昔者周公相武王繼文考之志而述其事誅受
有商修復成湯之舊奉殷后之盛續偃理天下通道于
九夷八蠻由九經九緯而廣之開遠之徑畛塗路由六
鄉六遂而衍之九州之邦國侯甸男五侯九伯之境以
達于四海八荒之外莫不貢賦往來流通武衛文教震
疊無不至于如也至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
已至自外者梯山航海重譯數十必達于輦轂之下天

天下如一而無有內外遠近之異以極夫唐堯光被之
盛何其偉歟故曰王者無外其後數百歲文武之道散
佚勿嗣或在于野或在四方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內外
離散道路痿塞天下不通而本末始異矣孔子出習周
公而師之參叩王道以求世立教車轍馬跡周流乎四
方陟夏禹之所至觀文武之光烈三千之徒勇若仲由
猶不及從唐虞之學獨能與之周旋致失于步亦步
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也瞠乎其後然而

未始或相失也道路之四術山川之險易物之剛柔風俗之厚薄食飲之嗜好服用之宜制遐陬八荒之外顏氏之學皆能言其形而達其所識其故而知其所自夫子之徒遊魯衛弟子三千而四之二論内外之事物春秋之書狀觀究極之盛大學文武之節作以修周公之教文學之傳如子游子夏言語之辯如宰我子貢未始得聞其緒餘言之所及惟顏氏之子一人而已回也又常習知夫子之事聞其言則達其音曾無疑異之辭故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不發纖綴集前人餘論參以所學爲書盡也說心亦趨之勤蘇之經營之東遂之西一都會之說也先生匪精神動心解於廟朝之内從事乎高明甚大之業久矣固嘗以其餘暇游戲于四方萬里之外覽觀乎本末小大之致爲恭雖不足窺有心于顏氏子之事自念私門下獎誘之深有辰矣庶幾許在與言之列得遂達所習而不失其初心爲勝幸其書說三卷凡十三篇謹繕寫爲一編從以塵獻千里釣屐戰場無地

上趙參政書 [illegible]

東國在昔寓居察院領州之後縱呼角之歌而裹其政虞卿之至乎趙也一見賜之黃金百鎰白璧一雙而

又封萬戶侯列而上卿以相其君近世馬周之遇唐文皇肬章布結章綬亦不閱歲月而致公輔古之人何豈遇之待達而進位之超拔數窮嘗以謂強霸之主微横之世得士者安棄失士者危處二國之時也有能揣摩短横捭闔利害者皆能尊俠信君重輕諸侯俾有國者忘萬乘之貴以下匹夫之深信其人而聽寄以政故齊趙雖大其遇二君子如是之厚也唐文皇統一海内以隆周美雖外施敦國之寬士無紛離之勢與齊趙之君不類然

除隋之亂彫弊猶在晞古之治法度未完想見異人欣
聞篤論故求如是之急也由今日觀之事殆不然天下
方制萬里奄裔之跡勢異乎齊趙之國遠矣神聖繼作
祖唐憲周道隆法具有新無弊事異乎唐文之時萬萬
矣閣下翱翔臺省垂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付畀
重寄簡在淵衷人何如是之際邪乃明聖圖治日想俊
哲苟得其人不待積久高步驟徙遭遇盛時政猶良樂
登車騄驥在馭周旋易道馳騁坦途一日千里故非虛

語其往歲備員湖外得瞻識鈞衆前日台旆暫撫民部
某又得在屬吏進乎典謁預聞教令今茲參贊大政甄
陶人物天下莫不延頸想見風采況如某者承教有日
復得備員近在聲欬之下其敢自棄不圖進于門下伏
惟鈞慈特賜矜察仰冒威嚴悚恐無地

上中書侍郎書

某聞昔者樊遲問知乎孔子孔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子莫不貴以明知己以
智知人然得天下之英豪而因不失四海之多士則知
人之智莫大乎是故大必以帝王之事言之大有為之
君常引一世之人成一世之務其盛德之事常善救人
而無棄人又進賢者而貴之使不負其心而好德擇智
能而任之使君一當勤於始施於事甚簡其道甚易人材
不勝其用而天下之事不足治矣之理至於大功成大
業者莫不由乎此故子夏謂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伊尹不

仁者遠矣舜湯知天下之務待人而後成多士之材有
作而後就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而取之
也故發大智以察群才既異英豪而付以政事賢愚奮
愚不肖革心而無瑜躐敗類之人矣明哲之輔夙夜在
公旁求俊彥以副君上委任之意故至於一德天下又
寔寧茂實而名萬世咸知欲後人君于茲必輔之尊舜
湯之奇德伊皋之心以事其君者其不欲致以推轂人
材為己先務故天下之士皆知歸宅心求義崇惟中

書侍郎閣下道興之貌世濟其美六丁相門綽有公望
其乘歲儀取詞源獲選鈞屏常蒙顧示新詩許令贊屬
賴人無顏形於言咨散判也處盡知公望在衆賢時見
慶源世之白雅世帳樹將被林倍當時識者咸謂知言
今日衞祈雅若合符契忽霜嶸移未踰一紀閣下統司
寶澧揚歷總劇入握樞臂出臨大府再登殿閣踐履中
外歷歷所至名實益闡眷注彌深遂恭機政歷綱轄之
要切陝西要之深慶任遇之隆此虞舜成湯所以待皋

陶伊尹之衆也故閣下亦以伊皋之事業效於朝廷利
澤天下嘉謨讜論啓沃之餘究聞人材經營大政盼睞
所及寸長片善咸被寵使靡或有遺四海之内懷奇抱
術之士莫不延頸傾首想望風采况某者獲膺殊縐
親承教令積有年矣今茲備後在筆數之近敢不奮勵
進乎其得以報其於鍾鉉之門雖駑鈍不足追逐多士
御副人才之求苟冀以乎昔嘗得瞻拜濟康逸其所能
衣或遇勤伏惟對愚特賜矜憐幸甚冒瀆嚴重下情畏
懼之至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五

宋 華鎮 撰

啓二十六首

賀新恩狀元二啓

右某啓伏審丕承淵文遂登榮係榮名秘府首冠稱儕
進之賓殊爲盛識所聞與時共慶新恩先覽秘稱技極淵
源而道契真功表以輸忠周旋允迪於中庸博洽妙窮
于藴奥顧伏遺而彌久累拔擢以推先若紱青青慶流

儀之有漸修途坦坦須騁足之無前某早叨高闕夙承
善誘漂泊三湘之遠邅逓五斗之微當是無以何緣跋
桃蹊而弟切

右某啓伏以高足先登會五齡之聖丹可竹兩籍拔二
級之龍門遠振之一段淡鵬圖于萬里以有國士取
先世發於聲新愿先賢品題后語文采發揚淵源而
道學宣燦色以稱華顯從秀異之名榮擢英雄之彀大
高氣爽然欣一鶚之飛風急星馳更冰五雲之既成銘

增以欽致冥禧

賀曹守薦文學啓

右某啓伏以解薦師儒承道館選復賢之異教逸老
之貴既大洛於多錄群國儒之見受歲之知公道光前哲
某望賢顯四仁義以承詩綠雷雖以錢學之表儀可辟鎮
拯四方髦俊以贊[illegible]委名而猶淩雲豈不苟進退
領儀想乞之陰以其流經之重清風益遠素志彌
高顧伏卿以獨殷想安車而就逸琳宮錫葛哲申和理

之休玉鉉調元終翊老成之用某夙塵陶冶邀闢門墻
緊想增勒狀[illegible]

謝解啓

右某啓竊以謹摩始規輪而之觀大匠無棄乎尋尺
之長擢作者之遺照物於節以太常奏籍必登秀異之
倫卿老獻書務擢賢之誠意惟良賤論之重實于治忽
之幾振古所嚴盛時尤慎盛舉於茲又克先卯
曾萬邦康七世與人並出豈光兩漢之隆多士以寧

益邁岐周之盛務稽虞可對之洛術術付入教之貞式
新詔條所請一選印書舍言之試道明載道之經根本
藝文英華音律金聲玉振不夸擇悅之遠雷發雲興詎
弱碰窮之士蒙受菁莪之育人成魁英之奇馳騖儒林
呼鐵遺術接卿雲之風流追班孔之淳源掄材翰林自
益決勝之美能焉蹈而前多驊騮之良允惟俊人乃稱
公惠好學者澄心往哲之業晚生步雖歷于庠雅識未
通于堂奧作謝家人閒玉之右假之淵源一日未忘三

餘句勵奉過庭之訓雖夙聞於義方撫滿籯之金尚有
愧于世業曩齒上庠之列獲參造士之聯悅擢秀于郡
校椒類切于胸夢性靈之尚少撫志氣以方剛會逢
見際之期恥作轅駒之容欲聞丹詔載曳長裾效主鳴
之能鳴異叢雖之穎脫桑林合舞雖操游刃之餘牧野
誓師尚惮如林之旅致辭奈昌粤有畜緣斯蓋伏遇某
官先生識量恢閎德明照晰藻包士類習賢帝獻鳴律
吹噓不間鄒生之黍運戶鶴標英容遇石之撈爰俾散

材林發先甫鳴某微而初學殖時味道腴銳朝氣以
無前見大敵而致攻當其微勢既已屈於一旅今日焚
膏晝夜戍守孤城庶能恭命亦各思私

謝解啟

右某啟今月一日伏蒙給牒可貢舉者文闈校藝
乏無競與之屋三錢深采焉競揚之列循涯知愧撫
已自慙窮以貢得人實本在庠之縣三代取士必因
州里之書故爲吾於家老方見任于朝而未優於學者

不敢進于仕賢能之進既廢言語之科事興摛華多畫
餅之言論道解成章之業非慎妍強之鑑難忘救麥之
孫操衡石之稱者苟無至當之歸事技業之辭者難足
不刊之論所以取士並進騫驤爭馳決先家人宜必八
記之廣聞不可合稱一覽之才若某者幼承義方長
被明訓未經衣之就某亦元召命之貴莫際無三匠之寄
常異乎前之得蜚老於學衆忘寒暑之還捃古無儲不
起紛華之悅有意古人之學絕笑俗之同文恥雕龍辯

辨盡多穀不顧已人之和衆嘗憐郢曲之調高屢歷明
哲之知敢圖續叅之守龍從三春樓進數年證無朝夕
之渝嘗有丹書之變屢評借譽嘗居多士之先鄉版爲
名胄路之經之首自愚涇渭之易辨豈期鑿枘之相違
兒爲方物之先幾作溝中之斷還覩前列且非刈楚之
精謏退處後塵從起積薪之嘆秉捐便脫既承有階
此盖伏遇知府給事先生青瑣巨儒黄扉元老暫屈鈞
調之器來專屛翰之權志重提衡務先推轂曲直兼取

尋尺不遺致蕘散木之材預此充庭之貢敢不淬乃鋒
刃括其羽翰之權志重提衡務先推轂曲直兼取明之
再戰忍毛遂之備行度河焚舟誓刷函關之恥捧盤歃
血決成楚國之盟庶俾款段之資仰答薦論之賜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又

某竊以求賢用寳明三尤重於得人發策決科君子宜
先於盡道取之苟且則不能使士得以僥倖則祇自貽

羞上當嚴論辨之經下必盡修明之術核之匪實能無
濫之人應以有餘方免過情之謂國家百年累洽六聖
重熙文風暢于四方聲教覃于九有操衡石之權者宜
有至明之鑑擷菁華之文者有深省之心求之盡公
進必以禮珉玉難渾駑驥自殊

上海門交代知縣呂通直啓

右某啓鄭錦當裁礪鉛鋒而試請曾塵方總策駕步以
求前雖知仍舊以圖敍尚冀告新而爲益交代知縣通

直道軼充實吏術練通綸效智於官發浸履華於表著
鳴絃結課已登優最之科馳馹揚庭行冠選掄之首陽
和在候福履惟休眷清時以前進勤析虛而弗切

謝湖南知縣啓

右某啓茲者叨寵宸序俾貳博臺已及綱刖祇覯箋領
馳短章而太息貢榮微以先臨作服搞勤術博悅揚伏
惟知縣某官人推世齋長才成製鉛鋼以致工運庖
刃而多暇服禮遇學殺謙有光增鍛興敎之先兼幸餘

陰之庇

代回知縣交官啟

右某啟尺牘見詒兹荷無數禮緣情而可貴辭盡美以非宜恭詣覲山之期已拭勤新之意伏懷緬企教叙奚殫

謝交割湖南帳目職事啟

右某啟竊表綸旁聯所如綸言俞允暖膺成命鹿徒勞於屬郡當妙選於使臺秦越既多驚棠惟甚惕以不

求其傳乃烈子之與人慎簡乃僚亦前工之攸訓況潛臺之雄府領全楚之舊邦下豐真種上資調度轉輸維寄籍記宜詳叙自曉人之中俾開一路之事並可期會參贊經營宜得琳瑯之才庶裨金穀之政如某者術知好古識偲道詩第聞詩禮之言惟略搢紳之訓則明設戶無廣常號元試守經我至成辦廿蜀人之寂寞恥季子之揣摩出擧蓋弘至儒唯閱東山遠引德被襟被安石之風鑑水浩攝心醉季真之味鄉評賜膺世道彌跡

既淡勿而不華遂寂寥而莫吁須以涵觀及養三斧可欣篤摩秀異之名獲睹英雄之欲虎從心蔵俯仰馬綸一碩哉是三叡雖遇八八秦賦氣後賢于雲凌太玄成書用奉逸于寰誠浮源廣之艷餘遷蒼梧之窮取經指有限之深入無人之境庶石合舞蕩遊以於越離隋珠為丸誤射於黃雀吳毬吳絶於斷髮咸池莫享於鶢鶋涇渭同流不見涅櫻之客薰蕕共器會達逐臭之人念前之之坐勞惜庶節之徒貲自顧數奇之跡分無濫吹

之私是何多士之名都獲傳一臺之下屬須蘇幸會宜有緣緣此蓋伏遇運使大卿先生德宇粹成道源深造識縣物表義薄雲閑脫流俗之常規蹈前修之高躅神浴水鏡研觀不遺用契權衡錙銖無爽千里之修舒在握一夫之情偽必知正肩平心物無吐茹仲衆有作志在澄清見無根之令人愚兩手之不潔貫享音於桐爨認聞折於璇淵致費疇木之微蔚此山鸞之寵幽幽谷寒名會知向於遷會漫漫夜長歌客欣逢于將旦某敢

不策駑蹄駿礪鈍求鋩莫貪之慮心寓朽木之余節
遠象犯啟揚有立工當時施不叙功庶無辱於所舉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謝河北運使王大夫啟

右某啟切以患餘贏可濟許汲桑沒還于舊物吹虛
獲於知音佩服居多瞻依彌切運使大夫毅德殷大通才
敏明周無不宜致有成績天府贊治時高理劇之長楚
服詳刑下有不寃之譽起十年當平之墜緒有秦庸公登

三路廣運之外臺時戍茂賞行膺竹詔歸步紫垣屬使
指以方達吅閽闕而未逮

代謝知郡大夫啟

右某啟切擁使卑從分漕事撫湘之中剸部遂江左之
名都投刺則邈向風甚邇聰融怡之賞始想煩治以多
餘知郡大夫愷悌近民恩明燭物推誠心而臨下勤夙
夜以在公條教惟明訟盡察蠹之務奸欺不作無煩鉤
距之機厲貫不飭代舉頌遺居有依仁之庇坐康從事
之勞職尺寸以無辱其實有光況永懷韜抱周既言
隊

謝改官啟

右某啟祇承寵靈增深思惕竊念銓衡之選陟中都
之官每事進功遂蒙褒於廉稍積久累曰又馴致於班
聯勞踏級階公朗貫重是故簡冊歲舉之數修明時朽
之科行欲奉康既詳嚴於保任事思核實復數計於平
勞陳法惟精求人匪易必有連城之瑋質兼昇剸兒之

良才有用斯成無瑕可視致事功於下列拒賞覓於當
途春惟多士之盛時豸亦貫進之雜事寒素何有覬覦
孔淑如某者涉世鮮謨抗塵容術偶參差而在後遂濡
滯於徒勞未能喜捧檄之欣為敬邵抱關之嘆芸芸獨
靜汶汶好修戚戚之曲自高下里之歌方知貫音浸潤
投跡偏殊雖瓦釜之間時聞霹靂遊泳之上亦見風
波居當涗軾以遐觀聊為解嘲成一笑敢希席上已分
溝中河潤谷之東時偎家庭而競秀永惟吞月雅有畜

緣茲蓋伏遇某官才全器識以躋宇量閎達體至公而
在服於平施以與八蠻戚不遺浮沉汲引曲假吹噓之
右[illegible]階進漸之津某敢不增飭素修益敦初學不替保
堅守之節[illegible]編摩之[illegible]終之[illegible]立於甚盛
德之世庶無辱于大君子之[illegible]此以還[illegible]知所措

[illegible]致政[illegible]奏議啟

右某啟叨被恩綸獲[illegible]郡事抗塵容而切錄託仙而以
庇私未遑馳文首煩委記屈峨冕之[illegible]數借粉澤之妍

詞感琢銘心兒慚無地伏惟致知郡奉淵源學術藻繪
辭華久擅價於名場使騰英於朱路雅敦止足之分夙
揚高尚之風多士嚮時不合朱金之貴名都故里獨懷
泉石之奇敢[illegible]矯[illegible]恭承有自欣忭之甚敍序奚殫

許親啟四

右某啟以男下[illegible]天地之常經禮[illegible]所古今之達禮
倘有以庇某妻[illegible]以爲此[illegible]第十三女雖有勝
笄未聞主饋薦[illegible]行人之[illegible]得合好之助伏承令侄

秘者天[illegible]粹和[illegible]八[illegible]好[illegible]儀同居同
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家[illegible]之和感悅惟深
鼓[illegible]奚既

右某啟二[illegible]大正人倫
[illegible]人[illegible]女雖已勝
笄[illegible]令[illegible]令啟既叨
伉儷之[illegible]欣幸曷既敷宣

右某啟將承嫁女[illegible]惠誠題不問卑平俾聯姻婭禮既

勁至義在遵承欣幸居多敷宣奚既

右某啟某第二女[illegible]令姪之文
尚[illegible]命祗服私惕[illegible]之深敷宣奚
既

賀[illegible]交代[illegible]啟

右某啟伏[illegible]令[illegible]字南
楚之翰[illegible]伏惟[illegible]交代[illegible]洽吏道詳
明[illegible]何[illegible]之

遠揚領後則奇想鮮儔之高處增深欣頌罔既敎宜

賀盛秘教及第啓

右某啓伏審拜命楓宸升華桂籍伏惟慶懸新恩秘教淵源問學藻麗詞章眾收拾芥之青紫躡瀛洲之計方圖奏記先塵飛文處屈尋深敘宜奚既

代謝人賀子及第啓

右某啓星郵戴路適當聞喜之辰桂籍騰芳切有承家之慶念箕裘之難荷頎蘭玉以多慙宣聞入彀之英允

屬過庭之子年彌強仕智未越於禮經名籍賢科尚斯遺於世業方矜既盛之應敢希益美之談進服彌沖增深感戢

代賀河北運使啓

右某啓伏審分符北闕建節南州總外計以建臺消剛辰而接部伏惟慶懸運使大夫風標峻整器宇恢閎譽望以彌崇摩事功而克敏清衷所恭妙選攸歸攬轡登車暫著澄清之志代言優草佇聽有異之聯其祗使牒封奏先佇照望賓剛而雖適覯慶詞以未緣欣頌惟深言陳罔既

賀福建運使鄭貞閣啓

右某啓伏審獻奏恩綸榮膺寵數遴直龍臺之秘就增計府之華韜論允諧輿情欣慰伏惟慶懸恭以計度運使直閣器資瑰達學詣淵源談鋒藻之詞華挺莫干之鋒穎夙參英彀浸陟榮塗副當宁之旁求分外臺之重寄爰膺斧繡言按甌閩足食足兵措八州於康阜示威

示德底千里於澄清既敦厚下之誠彌邀拱辰之志夙宵無怠本末具修藝土地之物宜嚴嚴時之職貢春芽寵鳳先時物以充庭秋實丹青徹九門而當御不貴寶斜之塵驗金錫陽吳之貝闕專煩討求于心豈特錢流於地上癸實既不在數鈞陰暫稽鄉序於遠民退召佇膺於三鉉北門衛樞當諧以恭鞍兩掖東臺寧越隱而歸命梟限拘官守莫遂使騶欣頌從深數宣奚既

謝湖南程運使辟叅司帳句兼管句文字啟

右某啟星馳下飛文于大府雲章上達採微善於屬城俾叅考察之偷周越衛當之選猥叨塵與第切感銘伏以金穀重權朝廷大本民天所在兵方攸資煩非簡而可從難非易而能任方茲際多事之日豈乏要津之士之時宜得亦當之資以當不次之舉如某者智未周物力匪兼人分符雖進於曠瘝推莅誠由於寬假自慚劇晏未臻地上之錢才愧桑羊素乏心中之計偶然

叅胃學有寅緣此蓋伏遇運使大卿先生劇望高華夙神邁遠清有集仙之貴重分全楚之權篤厚與人至誠體國務重邦家之本不遺尋尺之施凡有善人可収在所知而必錄故雖疎遠亦預薦揚某敢不荷德知歸銘心加厲誓幼學之無負壯晚節而益堅庶無悔尤用答

顧遇

謝湖南程運使同啟

右某啟伏以鈞鯉一變溢轍勝於魚緩金枝五采泛墨录於雲容斯異欸予使其貫餘光於吏屬仰惟勤拯退積鷗萊坊惟在昔大夫推府屬袁依仁厚以自克顧微賤而不遺言猶敘載之間勿見飲食而已寧廷坡霧偷答望塵蒲而與之往養發飛騰而酬列惟珠賤素是支雖士藝無聞官成求效方底德之云始驟踰分以忘圖獻書自媒雖昔人之有在藏器而待顧君子以當然退惟狂簡之謀宜在訴訶之列驟蒙嘉報莫喻所從蓋運使大卿閣下玉質溫純陂量閎達執謀柄以毓德被

體脈以華身言無垂而不雕文以進而爲主故孫蒙問亦造下官某敢不董未致嚴細繹求旨攬凌雲之逸氣玩入木之奇蹤神怳鍾書用作起居之戒囊箱是實永爲子孫之傳

謝太府董大卿啟

右某啟伏以鄉等無倫工謹朝廷之制尊殊少長下伸鄉黨之私豈號達尊雅爲通道禮有緣情而起義世因習故以爲常昔人嚴上第之榮遺俗有同年之好分兼

州里契君損麗人二尚賢之惟貿宜篤成事契施及子
孫歷世不到進人不至將來列寺大卿之資淑質夙挾
辭文爰在妙齡入學發詠威称之譏爽歷省寺之顯
嚴名實彌崇任遇益親鎮撫之德厚尚風義之人雖
雖衆稱以征戍所居累散當世之譽參于籍末今日方私
于庇餘致以下官鶴當異數爰錄賓筵之選追朝旅執屈
上可推先右庠雖振驚而失色願辭避而莫容人而無
議益重庸大之累俾以自牧第增長者之光敢賂奚安

循惟非據謹奉啟詣門下陳謝

謝及第啟 元豐二年 時考榜

右某啟二月二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蒙恩賜進
士出身仍蒙已釋褐者大常奏籍既參秀異之倫司馬
掄材復預塵論之列錫綸言而寵飾紆文綬以增榮荷
寵惟羅承恭知覩竊以登之天府周家崇重于賓興辟
以詔書漢室尤嚴于科擧蓋欲發之體貧宜政教之
本要使若文之盛以崇經術之大本則道光華之旦

旋任龍鳳之姿翔泳游于不在鱗羽敷于治古刻草澆
漓之餘澄清淳厚之源況我帝王之道暢儒風于九域
肆啟麟之劾亦懸賢荐于鎬京廣四人之選列邵虞同
于時碑碑作君之仝錦闢高等之賢心以望乎六藝之
文全五帝多士之傳良度之侍進其人並生每丁大比之
期將降一試之詔若六卿之內退迫四海之選脈前探
竹素之微言以預賢能之清選大鈞廣播良器實繁進
多趾日之明名絕齊等之溫應書而起焼焼均類菁莪

與升棫芃萬為無作起楚刻奉闢之技藝委大匠以掄
材考衰致精未留推允揭合萬人之際未求一日之長
術仰雲泥錙銖輕重一經硯玲價登十倍之高偶躍毫
雁大退之也之遠及丹墀之登進陛青閈以微名吝其
經濟之才其次以決所之術顧惟樗士方稱賢科如某者
尋尺小材支離末學雖嘗游于藝苑而未及于聖門斷
斷一書聞熙之疑荷遇遇于廣之莫于智囊直逃昊錦
之幾卿衆群賢之林實合雙孤從老吻世鮮進稿希三

釜之覩恥在一瓢之賤仍于知機輒與竹作雖知尚猶于鉛刀捏筦一割自愧矛鉄于鴑蹇不越九門比力振于羸功難不忘于致步勉惟見不可嘗惟啟斯再鼓而不衰偶也飲墨之羞復還拾素之忘此仰天之翮雖已愧于擬飛翼抱爲之八弃無懟于慶賦此蓋伏遇某官評明治本聞繹皇猷映雲漢之章務先作士詠菁莪之什志重得人猶資徒律之吹寄借長河之潤爲鶴書之捜訪叨鶚表之薦論致奔十駕之倚玷此一時之寵某

敢不益敦儒操恪守官箴恭從政于子張勤遵五美效接人于楊震居畏四知仰酬天造之恩次答已知之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汾州知州董左司謝監司啟

右某啟叨奉璽恩叨分符竹祇用剛日已見吏民依守蔭以有階祈諸言而可幸切以民社之寄治忽所基自昔攸嚴在今惟重方有爲之盛且壙無外之偶規宜得循良克甚師帥如某者智未周物材不逮人猥被選掄

膺叅驅策濫竽爲之未缺扸人言之多尤尚賴君相之矜憐獲叨虎符之榮寵藉居甘地託庇使封恭惟某官識度宏深經綸茂業望隆雖高於古論思績茂簡於淵衷此受外其任權長白八季淸嚴劝蔡之風尚賁教留之私庶逭稽遲之責

代上廣西諸路監司擬啟

右某啟叨以愚拙就吏使指偶以涸蹄之器猥當欽恤之司竊分非宜依仁有生某官累擬粹遠質號該明副

衆職之掄材列部封而执節瞻星甚邇將諧聯事之歡披露有期預肆臨言之想欣愉增至叙致奚殫

代駙都尉錢節度使

右某啟叨膺除命分領詳臺顧虛薄之奚堪知恩榮之有自伏惟都尉節使太尉分符世載榮館地親兼武子之風流體叙之之標致德施惟善治濡蓋表於洪河言出有章爽借增光於蓋家藉運吹嘘之力曲成進躐之私感服增深致實奚既

代謝衆守程大卿啓

右某啓叨膺宸揀分假使軺得言老之攸封見乎時之令譽知府大卿秉心毅然蒞事敏明入更九棘之繁出使三湘之重轉輸有緒康法不苛某早以道門畏縱心實竊頌光華之寵實緣題品之弘

代賀刑部楊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驟膺宸極榮貳秋官伏惟欣抃判部侍郎德宇恢閎道源博洽夙從華望優踐清塗某振代言炳

詞垂手三代印垣宣化善政事于四科果未久于雄藩遂進聯于需依輸資欽恤底五辟于惟明行持變朝同四方於於變某屬分使指遠遠賓庭惟欣頌以徒深在言陳而奚既

代賀戶部孫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宸極榮貳卿曹兩民部之樞執邦財之會要伏惟欣抃判部侍郎才猷敏達飛識閎深延閣升華清流歸重茂庭秉律方西度寧累參常伯之聯

行正府司之任某屬將使指遠在嶺陬莫敢賀於門闌徒增欣於情素

又

判部侍郎器業恢閎風猷敏達濟而後更於要劇飛英孤茂於江漢庭閣宗老聯彝驪而居方武翰重奇抗遠兼以優為卷身方國之維兌士兵家之慶

代賀戶部李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溫詔榮貳司元伏惟欣抃判部侍郎

負周物之才藴兼人之器歷要津而彌久底遠業以彌光伏郎建臺至有澄清之實總戎分閫居多鎮靜之猷遂入副于卿曹佇升華於宰府某屬將清事遠在湘源阻修擔賀之儀敢重得贊之樂

又

右某啓伏審顯承恩綸榮參常伯式經儀於教典攝會要于邦財伏惟慶慰判部侍郎器業恢閎風猷敏達獻可深更於要劇飛英孤茂於班聯轉渠定邊觀使臺而

推重總戎開府分將幕以居先裕如足食之謀隱若折衝之器恭聞詭貞進陟要津民部貳卿寧久稽於敷采陽司東國行茂於于豈於其施任遠方明分使指其修儀于慶瑪第積頌於高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六　　宋　華鎮　撰

啟四十九首

代賀中丞啟

右某啟伏審祗宸訓命於府庭擢清衮名端乎僉前溫詔特遷於儲班贊潛林下感民情恭惟御史中丞衎業冠今器能高世出更藩屏入踐言臺心印聖哲之微言動識朝廷之大體紀綱中外方賴重厚之風翊贊陰

陽行觀經綸之效某遠從吏役久閱台輝隨賀燕以未緣望朝烏而弗切

代賀大名判府留守鄭資政啟

右某啟伏審暫解政機近思宮鑰得剛辰而頒誥道協氣以宜元恭惟慶懋判府留守正丞資政直諒深醇淵通博洽稱更雖要益茂言猷進贊惠國之權居有庇民之澤王特異數代亦重于依鸞金鉉元功寧久精于調燮兼遠侍使領久閱嚴闕敏德宇以有年望臺華而繫

想

代賀發運修撰啟

右某啟伏審誕膺制音丕綏使職進直仙殿之華增太
計臺之重歡忻慶慰竊賀發運修撰璉璋毓德注石呈
材韞康濟之良圖底經綸之懿業輶軒攬轡糸八使以
觀風華省分曹貳六卿而卿事式暫勞於國幹庶茂理
于邦材坐執六路之權行富九年之畜導餘使節久當
金穀之煩惻聽除書榮戔均衡某之某叨聯仙籍黍玷
清塵獲盼睞以有初沐光儀而甚厚壹華雖遠雖修度
謁之勤使部未遑欣抃沾濡之淨

代賀許左丞啟

右某啟伏審繇思可禁進秩左綱揔樞憲于天臺端本
源于聖化四方所仰欣亦同恭惟左丞閤下賢業設
明德猷彌邵入參大政既底煕凝必貫紛藩稱騰英茂
致右丞時之緒猷兹爲國之寸會閣舊之日期協入新
之盛德畢應反位復秉政權忽臨宫占視時庸之漸

陞華工宰佇觀當軸之歡

又

右某啟伏審顯膺湛渥恩光誕秉貳陞三事之詳總一
臺之綱轄伏惟左丞閤下經綸遠業表著宗工體儒行
以無違赴事功而克敏早居國論挺直諒之風規歷踐
帥垣暢中秋之條教益華茂實藹簡淵衷乃眷舊人陟
是具瞻之地行登工宰式資于變之訓某叨寄便華尠
居湘楚阻修慶忭於賓館徒積傾於恩綺

右某啟伏審頒奉制書進登右轄總綱維之要地肅撰
政之大原中外所同歡手惟共恭惟右丞閤下英資毅
敏茂業恢宏夙參侍從之榮稔著蕃宣之效當大明之
繼照冠舊德以先來暫陪兩掖之清華旋進北扉之有
密中書事急求經濟之猷工宰詩衡方衣變調之績

又

右某啟伏審顯膺明命峻陟崇班參秉政之機提樞中
臺之綱轄伏惟歡慶右丞閤下輔凝德宇俊徹神機造

姬孔之醇深該淵奧之與麗絲綸潤色昇參侍從之華
符節承流久次藩宣之重屬聖神之圖舊率訓典以維
新青睞方於旋垣復登公弼之路參斷國論方開經世
之猷燮理元功式底洽天之績某猥分使節式遠鈞闈
莫陪賀客之聯徒跂魏材之館

代賀祭酒啟

右某啟伏審顯奉綸言入典胄子發通術之素蘊美教
化之大源有職所司與時共慶祭酒閣下粹鍾淑質允

蹈大方所養甚高其成則茂宜冠師儒之選克專膠序
之權遠在盛時果膺榮命質德甚重暫貫學行之師樹
傳才高自有公輔之望某夙蒙獎誘獲荷品題漂泊旬
陬羈縻祿仕去門墻而益遠親杖履以何時賀燕阻陪
傾葵第切

代上中書舍人啟

右某啟伏審充膺制詔典絲綸僉議惟諧輿情均慶
恭惟中書舍人閣下冀質異稟茂識夙成學窮游夏之

淵文欽班賈之麗我窓英敎人傾注揆之方發策賢科
登瀛亭選之對可冀已成時識明金玉其相而莫直淵
京峻陟于臺諫路更于歷盡華從業頻遷要津
六路轉輸集豐餘于營鎮三陽統制收要靜于笑談克
懋舉幼鎡開天聽果膺神檢歸旅掖垣法從清華暫屈
湧泉之懋廟堂憂選佇觀和羹之動某夙在雲陛早塵
飄衣隨牒浪遊于南北登門浸潤于陽秋大廈則遲雖
莫陪于賀燕故目可見切自效于傾葵

代謝廣司提刑曹司勲啟

右某啟澤沛禁嚴職分漕計總重湖之劇郡踐逸篇之
清塵為儒孔多圖工匪易提刑司勲器識惟茂德義甚
高早更要津揚歷仕矣官列職稔聞練達之政閩嶺
分臺練有卓然之效衆即三之使節縣陞五管之兼車
當吾經畫之成庶習步趨之塵

代賀福建轉運判官秦朝奉啟

右某啟伏審顯奉恩綸就更使節體中邦之調度總外

符

許之轉輸伏惟歎什運判殿業器識閎深規爲敏達早列光華之選茂司金穀之權江西分臺沉底澄清之績闕中攬轡益華豐羨之成莫屬往雙封叨分使事莫展趨承之禮第傾欣頌之懷

代謝廣西轉運判官啟

右某啟訏謨叨寵挂服分華涓吉日以有初辱慶言而未既循惟則愧拜捧斯榮伏惟運判某官藻色冠今謀有經世宸衷簡在使寄推先南海亂行已識寧親之志桂林馳傳更歌許國之風挺忠孝以兼明藹聲華而並茂某早傾高義晚託隣封燦燦餘光雖有依于東壁翩翩振鷺當無間於西雝鼓觀褒遷之書召即深慶之也

代賀湖南轉運判官張朝散啟

右某啟伏審錫軨出使擁節臨封即遂疇顧增與聯事運判朝散才華卓茂識用疏通攬轡神州早馳俊采分符制郡益奉膚功暫迂淵懿之轉輸行竣拔垣之清切晤言尚闊珍養是祈

代賀湖南轉運判官張朝請啟

右某啟伏審榮被恩綸就持漕節涓辰初上接壤同休伏惟運判朝請韜宏博之器蘊剛明之德天圻日域平皇辰曜之華江澈雖清而猶倚櫂之詠公言久鬱士望攸歸衆從入使之求衆膺三輔之詳知能況應已開樞得其環中資必亨通將見鈞瓦於地上某常瞻大旆復預隣封自惟孤根雖賴河流之潤但虞茂水雖留海運之程行見召書別膺要用

代謝兩浙府啟

右某啟寵應二星部分八部擁光華之御傳握飛輓之樞机鬱登東曹凡十年之舊觀風入境適當三楚之逕撫已自憐彌涯知幸國家百年累洽七聖紹隆道德一而風俗同禮樂興而刑罰中郁郁乎周家之文烝烝濟濟然堯日之人方今全盛之時期爲非常之治具仗寧容于濫吹人心趨於驗情又況總一路之紀綱參八使之風采幹旋金穀而國用豐羨識別功罪而天下澄清宜

資經世之才兗勝外臺之任某早緣識擢叨備使令當
興寧之鈎衡將神州之便事夙夜祗謹涓埃粗副如戰
方叙公家職謀身於私室執人詞牒更議素癡散地何
傷衣歎焉敢之苦辭公退不替終待安閒之再烘旋府
綸綍之私恭係龐龍之任念鬢髮已侵于晚景頑筋力
予遠於當年方求便於就閑庶寓安于簡易淮璫衡要
尚虞割永之雖湖於㫖猿隊泰分臺之重寄盡其官閣
下克調鈞昺平運机衡務求舊以取人助惟新於置施

不問數奇之踪國官已試之城某敢不尋繹前聞經營
來效皐時利用忘貴來之勳勞扶殘推袁想埋輪之風
槩

代賀兩府啟

右某啟恭審以舊轉從役於襲繡衣之舊物撫全楚之
守封畿果飛綬管綰處於一路揚清激濁孫臧否於八
州去國雖遥受寄則重切念某早緣儒術濫歷官聯傅
經無博洽之聞從事愧彰明之效遭光華之盛旦賤中
外之要津湖數公喜遇是澄清之地天官列職夙當勳
績之未偶血器之失來方麾尚求便地分號畧封邇
鄉祈體行況高可免銓揚之路治驛膺殊詔遹叨宣室
之召還帑繼九陌之履旋于三河之節懸詞雖至成命
必行某不是之人每與寔冕之於步虎之以禮直同一鷄
之莫知界益某官閣下秉直道以經綸體至公而翼亮
密運縱然之奇趣為鱗散之先任賢使能遣是有為之
際術名責實頓逃無補之幾庶協先猷未虛鴻造

代汾州知州董左司謝兩府啟

右某啟入錄在轄放致人言出守西河尚私郡寄荷德
之厚揚衷所然念某逢亂散材空疎後學涉世途而
雖久樹勢寔以[illegible][illegible]條品題謬廣驅簽成者寺之要
刺推節待之尤羞一[illegible]感睠睠私德遇遭聖朝之多士
㳂宰府之近依乃從頸領稍加後引叨假就列雖於鷺
貽言時計功曹跬蹈於毫髮正貢高頭之貴旁招添冒
之獻以甘棄捐望絕又乘敢竄化筆擢異州符此蓋伏

遇某宮鈞衙乃心海嶽共德體至分而平施廓州大廈以兼容俾叨教養之權更借優安之地某敢不祗勖郡政宣布詔條上承乃聖之休下究斯民之瘼庶逃曠用答矜憐

代上發運待制啟

右某啟伏審清秉春恭延閣華資煥綸授以惟新即使臺而還舊伏惟慶慰制置發運待制英猶嶽峙俊承霜飛齊魯觀風早擅澄清之美江淮總計蔦騰豐羨之休

進參法從之榮職是元鈞之漸某屬分使事邈在湘南莫修慶賀之儀徒極欣瞻之意

又

右某啟伏審茂簡清衷載揚明命既話雲臺之要地還延閣之華資伏惟欣賀制置發運待制幹理長才經綸遠業昔在齊魯克茂事功今總江淮復饒邦賦果延登於法從行入秉於政樞某承乏部封為光德宇致賀闕而雖遠望使節以惟欣

又

右某啟竊覩假守德宇承陰符華衮之褒揚勞仁心之教戴難迷撫於潤部曾未逾于使封有潤漕歷尚治餘潤制置發運待制長才周物茂業冠時鼓名實以彌華再班聯而益重總轉輸之要當途謂獎之資將使事之云初致賀聞而方遠

又

右某啟澄被恩光遂分漕事雖有江湖之阻尚居封域

之中切遇使華共同邦計制置發運待制踴課遂遠駿采疏通早登綠綸之業延茂集劉錢之優最會達明盛揔攝於轉行無不旦之進然有九年之畜前席之召翹足以須願於紫宮居視莫登於屢次

代上謝發運啟

右某啟昨叨被恩寵得預言方臨部寓高學慶言綢繆眾為之歎實獲多儀之親蔵錫叢收歎叙奚為

代賀西府正旦啟

右某啟伏以辰正孟陬律成交泰履祥端於四序洽慶
禮符三朝某官歸衣至僚會謝萬國一德二同於宸宁
九功時序於寰區歲律新發大蒸而穀有神休源茂協
令序以來綏某叨寄使華屬逢封屏徒積望塵之想莫
修獻歲之儀祈頌增深言陳莫既

代回廣西屬官啟

右某啟叨膺恩旨擢投憲臺積進秩以躐優懼登車而
未久枉辱携謙之意遠貽溫美之詞感篆增深敷宣罔

既

代回秀才獻書啟

右某啟伏承自己組製特貺華牋文高片玉之珍意重
兼金之贈增深厭服罔既敷宣

回楊子蕭舉議啟

右某啟伏以深源變悟沂流以將縣牒郡舉雲駕南
風而先孚眾望綢繆之意並荷勤渠之詞諷味再周欣
愧兼集竊以知郡奉議郎金貴質秉桂仙科道本有而

符

莫窮欽無德而不可及詩賦吳冠閭里之勝流嶽比書
功穫出外之優最能寄雙旌之重佇觀三即之趨某叨
戴郎僚獲居仰望未追修叱貫愚能文表異數之過勤
撫媿鄙而增愧

代回湖州知郡李朝散啟

右某啟伏審王奉宸綸來懷郡紱爰因數日已換治封
伏惟權撫知郡朝散吏道惟精官成特著分一麾而作
守提千里以臨民未瞻片玉之姿首獲朵雲之彩欣銘

兼至叙致莫殫

代回全州知郡王佐藏啟

右某啟職在薦賢叢問報問遠辱緘縢之貺曲貽華箋
之詞綢服携勤增深悚戢知郡在藏早從戎往通識事
機尚贍分閫之善譽喜韜洽之治謀遺令序允集多祥
誦詠徒深敷宣莫既

代回衡州撰官啟

右某啟遠叨寄命今藥在茨鷺攬處集之眾蓄識謙光之

聖意增深感戢之既數宜

代回閩南檢官推官啟

右某啟遠勞專使曲致崇題稔聞聲實之華亟列封章之薦庶有光於公道敢圖謝於私門愧戢增深叙宜罔既

代賀吏部林尚書啟

右某啟伏審顯膺帝制榮正天官冠六典以經邦統百寮而掌治伏惟欣於吏部尚書聲猷夙茂望實彌隆久

忝侍從之華歷著薦宣之効入陪西掖既潤色於王言進陟中臺復增光于邦治行撫絲綸之詔茂登鳥鳧之聯某屬使江湖兄將努衆莫趨陪于賀客徒結想于臺閣

代謝發運侍郎啟

右某啟叨奉綸言出將使指繼在三湖之甫地未踰六路之提封聯事頗寬依仁可願制置發運侍郎聲猷朝右稽洽世資武卿列以分曹冠文章而騰越定茂膺恭

淡丕慰翰苑登翔許之豐餘存霞釣之調燮分封者他眷劇無嗟跂行應以甚遲念徑莅而第功

代謝知州知府王侍郎啟

右某啟叨蒙恩旨叢假使疑顧留淺之何堪寶吹嘘之有自欣愉彌至感慕惟深知府侍郎學究在民先望居朝右欽爲馬華之遠發揮膺敘之猷提計漕臺分三路之劇部飛英菁閣貳六卿之近聯惟推鳥鉉之資亭久江城之守某方違台屏阻造鈴齊欣桑梓之有依賤永玉而係想

代賀內翰啟

右某啟伏審拜命治朝陞華內相承制詔之密寄預軍國之深謀惑世所崇清塗莫二允當公論慶洽輿情恭惟內翰道傳孔孟之學文擅淵雲之麗早登法從歷踐雄藩瓻聲聞以彌休時事功而益茂卓有高華之躅必居清切之聯使寄久居士論未厭屬聖人之有作收舊德以圖勳肯還西掖之資旋進北門之邃銀臺秘直方

貲賦門之奇工鈺吳隱快觀燮調之朋某道依泉作宿
覘旌麾但台座以管覲德金釐石時戒以將使事言遠
門墻退處莫以翫追兹海鶴而增抃

代賀蔡大參啟

右某啟伏審拜命於朝陞茂內相兼綸誥之要職總金
甌之任嘗欽惟雖度內翰洽下試歲奏之資濟該明之
術器業獲於制誥論議達乎古今天府治穢剸戟多暇
邊隅控制指顧有方會逢同衛之辰沒被惟新之命分

曹民部總計邦財既登豐美之動益茂荷叱之春玉堂
視草式贊宥密之謀金鉉調元行看變和之鼎某屬將
使指遠在湘源莫修慶賀之儀徒積傾瞻之意

又

右某啟伏審拜命治郡坐登內翰伏惟撫拜內翰則下
淳深毓德欽濟成資威臨英疆碑飛要路天府之聲華
籍甚疇垣之望實蔚然民所列尚允奏漢餘之績金甌
堪貢盂觀有吞之抗行軼彌于倫綠茂入于均軸原屬

漕使萃兹茂湘濱欣觀渭濱瞻依愈切

代謝顧內翰啟

右某啟近者進職上庠登賓席分麾荒裔旋去門墻
致龍階以頒易俟叅以而奠捐於秘閣翰閣下秀分嶽
發奧毓泉府既發注江臣翰晚苦義經術允惟天子
之邦嘗贊禁居密大猷之行可鈐辭方在斑絡騄
掀鐫威之求嘗知對魯之居安御惟果收退切驚榮
戚篆增深序宜奚既

代賀邵州知郡陳朝請啟

右某啟伏審顯膺宸獎剖郡符式涓剛吉之辰肇布
中和之政伏惟慶慰知郡朝請性成懿德世濟令猷浸
更表著之崇亟鶩器宜之譽拘文有限未舒拔霧之勁
望履非遥切喜依雲之便欣瞻第切敍叙奚殫

又代賀邵州知郡張朝請啟

伏惟慶慰知郡朝請葉茂宗儒名光世德浸登華於朝
著猶聽貢于魔符何幸屬城親承善政頌慶言而未致

辱華翰以先臨感藏禮深亡陳奚既

又代賀衢州知府黃觀請啟

右某啟伏審光被綸言榮分麾守恭風謡而問俗數條教以宜民伏惟欣拭知郡朝請職齋强明政先愷悌没陛華於表著繪馳聲於蕭維千里致民側聽中和之頌三尺執政頌職褒表之書慕屬後塵阻修賀禮欣睹第切叙欣奚殫

又代上宰相乞移淮浙一郡啟

右某啟伏念去國歲久從門迹稀戀德雖勤瞻顔未遂恭惟僕射相公偉略博碩先朝老成茂協庭僉進陪國論秉至公而待物展素蘊以濟時海角天涯既恩歸于化筆鴻長息短當不棄于元功一介俾循而策歲華瓜期已過疑聚未顯孤蹤不揣冒瀆失時無補公家虛隳私許己叙短奏上干清覲訪祁浙近郡或真慮使郡僑蒙矜恤而賜陶成荷德之深舉族知記

又代邵州知郡藍皇城啟

右某啟祇服訓詞進膺陰揚五管之遐服陟三章之外臺願已分以有踰咎愈言而未與知郡皇城成人惟吳執德恩頌過形外羅之錦貴致緘縢之既銘言第切叙慕奚殫

代賀倅從冬至節啟

恭惟某官純應清高秉化清切操清文而華國經遠業以宜民氣宇斡旋萬物當從於天統道諒消長大人斯介於神休某叨使遐陬屬邇台屏莫致捧觴之禮從傾

望履之誠祈祝增深名言罔既

代賀廣南提刑冬至啟

右某啟伏以景影迎長葭灰應律亞歲儀而展禮對天運以承休衹視具臣視遠因明好生協德復陽來之令序定神介之繁禧某忝吏部前為壽僚依第切頌祝惟虔

代賀吳存冬至節啟

右某啟伏以爰景迎長新陽來復探三微而叶律觀五

物以書宗[illegible]其宗二雍周元視庭[illegible]通協對惟我之

務[illegible]成至文之動數業與前聖大猷而可類天元貧配

時序以承佑其呼使[illegible]源偶遵對揚紀踐紹禧之館莫

與亞歲之慶伏須俟度名高對越

劄子

[illegible]

莫敢[illegible]寶[illegible]德[illegible]二帝以成德妙道

付界聖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身特託以成天下之

民也惟庶民不能以自治故作之君以治之惟一人不

能以自為故術之相以輔之受天錫之勇智得斯民之

先覺君臣[illegible]或以大功定寓內或以至德善天下者

皆定成於天[illegible]功成治定禮當告成故治世盛

時莫不登封[illegible]皇帝堯

舜禹湯文武[illegible]周海內之事自

秦歷漢魏[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二百有餘載

至[illegible]太宗真宗三聖相

繼以神武平僭竊以仁[illegible]之功既成海內

之治既定[illegible]修大典

不[illegible]帝王之道[illegible]成周失文武

之緒[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德法度

敗亡[illegible]智継繼

承[illegible]成于先正

文公[illegible]世之弊相與豈

之政大功未既横議有作紛更沮壞天下切當紹聖修

復未及者多崇寧之初爰立賢輔同心一德協謀大政

設當講論內外百作修明修紀小大不遺六年于茲功

德明茂人[illegible]時和歲豐政舉刑消禮制樂作先或

歆附人神[illegible]嘉瑞[illegible]自近輔遠及邊陲日月進

獻考無有[illegible]聖人之能事既備帝王之功業

皆[illegible]修[illegible]成[illegible]特賜留

神明朝廷振舉大典天下幸甚

乞[illegible]降[illegible]劄子

某聞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三代盛時雅頌之樂皆自郡圻達於邦國故詩序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以道德一統而風俗大同國無異政而家無殊俗近者伏見朝廷下大樂府製造三都四輔大樂將以播越仁聲通流善教鼓舞都圻躋之雍和此大惠也某竊以謂今之三都四輔即古之鄉遂矣今之州郡即古之邦國矣誠以國家之盛大樂既作頒之州軍俾歲時以祀享學社講修鄉射使四海之內皆得稔聞仁聲服樂善教孝恭益明而人倫彌厚無有內外遠近之異斯民為幸甚伏惟鈞慈特賜採擇

湖南轉運司申明茶事劄子 代運判曹輔作

某嘗謂天下之事有存之無補於公家而有害於細民去之無損於公家而有德于細民者理之所當必去者也某幸蒙叙足職選備位部使者部下弊事不敢不言而使弊習闕焉而不聞也一二歲以來伏蒙詮總徵賦衰息蠶桑安適覺不驚一職歎足歲稍饑饉賈糴獎調之

賜甚厚所以奉華藝惟歲和茶色其茶一十五萬斤五撰受其弊數條具利害已先從聽潭民有茶園者十無二三每歲納茶則又私相繼為皆納與茶園者迫于期會以高價買茶受納之所茶商舟子諸色公人復多方邀阻乞覓錢物不與則留滯退換與子則資陪無藝每茶一斤費費數百錢民力不便深苦其弊唯停塌攬納之家與茶場公人市廛游手之民以此為便元祐初朝省以京庫茶數有餘權住科納三四年只令送納價錢每斤三百七十二文省人戶欣然咸以為便遂有茶場角子安慶往京師計構舊日市易司買茶勾當人戶陳介令弟陳愈詐為潭州人戶投狀乞納本色省部不知遂下潭州依舊科納元祐八年湘陰縣人戶陳璘探知上件情弊經州陳論潭州備錄申本司前任轉運判官張琬遂具利害乞依舊折納價錢具奏聖旨特從人戶情願推行以來一一[illegible]人盡納錢無有一戶情願納本色茶貨若此以驗之民皆便于納錢不便于納

錢不便茶火然可見矣昨來茶司所遂申乞今後京庫遇缺茶貨卻令殿前撥付本司于球遂時月置場收買去年四月間雖准省部令科納一十五萬斤如過限違將兩路限至今年豁事納畢緣至去年十二月間却准省部指揮將京庫茶已有一年及一次大禮支給准備所有結聖二年茶貨權住科納令本司封樁起發折茶價錢并糜費錢本司遂便不科納至四月間雖却准省部指揮令科本色茶貨本司為已過拔遣時月遂再

具京庫有備及本路續起去茶數因依申省至六月間省部專委轉運副使柯述催督科納足時民間所有茶貨散賣已盡人户送納價錢亦已過大半矣雖欲科納茶貨已無從為攢援已申省部乞限來春科納稅茶緣有上項情節理合具說非敢故違勅旨庶蒙聽納則有利細民耳茶場公人官吏亦不能更使小人趨利不顧憲禁僥倖苟免肆為欺弊引刻細民置場和買亦無勿當諸般公文緣買納兩綱事體不類投官中賣者不售

則拘而不作與私為市無何所貿易復有求于公人小人知其既自貪不敢欺為無節一行科納則理勢相違科之不敢納之有限缺數逐限追呼刑責實用百出雖有良貨與遣與更置所户之事求備了足納茶人户豈不無求于茶場公人小人知可以乘勢而邀厚利則肆為奸巧無復顧忌此本司所以欲人户納錢而官自置茶也茶數不缺與科納無異折價有數與納茶不同此前所謂無損于公家而有德于細民者也伏惟經國

之餘少留神慮儻蒙采録畫為定論則一方之民豈特特身受其賜世世子孫蒙被德澤幸甚幸甚

和糴子 附

況潭州方茶每一歲斤權以省秤得九斤之重歲科一十五萬斤略為茶一百三十五萬斤矣水磨茶所歲得增貨一百二十五斤為見不曾收乞照會本路今歲起發過見缺見錢六十六萬八千五百餘貫茶七千餘萬石銀綾絹綿布茶蜡雜物共二十一萬九千三百六十斤

而條至任職所在敢不自勵更乞鈞慈以賜寬假庶效
尺寸圖報萬一幸甚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六　　宋　華鎮　撰

表

賀天寧節表

臣某言伏以律協陽於冬八索寶誕彌之穀旦屬丕
基之運即及符無疆數可有截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聖心天縱俊德日躋纘述先猷緝熙
成業道文為而建謨進武烈以增華舟車所通聲教咸
暨屬臨誕節舉率土以同歡深作清光指南山而獻祝
臣遠違北闕久依西州望日來以天遙跂禁庭而地遠
第慶綴班永望莫已

又

臣某言伏以三燭和當氣序成之辰電樞星瑞產
一人慶誕之辰文執所司歡欣交至臣某誠懽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體休聖繼道啟四圖配雨露以
涵濡體乾坤以覆燾東封三殿典之無偏魚躍鳶

獲得同仁之道作豐功不宰謙讓難名每逢誕聖之期
咸慶後天之壽臣屬將使指迹遠班聯漢殿稱觴莫預
虞庭之列華封祝壽徒傾懇懇之誠

又

臣某言伏以灰管宣和乘六陽之舒氣璿璣紀候數八
葉之祥符光標出震之期允屬體乾之正華書所至玉
帛交馳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篤實
輝光聰明睿智體一德以嘉靖總萬物而協和天施地
生運神功於無外雷聲淵默藏妙用於難名爰臨星電
之辰均效封人之祝臣屬將使指迹在湘西莫陪北闕
之朝但切南山之禱

又

臣某言伏以夜明合朔爰循四時冬日周天經纏八度
本社鳴之穀旦協繞電之靈休嘉節重芳福員同慶臣
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戎丕緒繼述
先猷稽古道以增華圖舊人而熙載有政有事惠康小

民不識不知寔承上帝混夷夏以懷保達神人而協和
四海擊心盡傾融於茲日齊齡景箕咸祝頌於昌期臣
屬參遐陬叨分省事擁二麾而遐逸仰雙闕以天遠漢
殿稱觴莫綴鵷鴻之列斗對獻祝嵩頌葵藿之誠

代湖南監司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璿璣端始玉律回春行夏正以示人協漢
儀而獻歲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克
明俊德率由舊章能持盈而守成善繼志而述事惟睿
可享此有格於鬼神帝書不遺既克成於人物肇開月
正丕御治朝享萬國之歡心備三元之慶禮琛珍在列
知聲教之無方圖籍盈庭見幅員之既廣叨分使節守
官湖英莫陪鵷列之趨從効嵩呼之祝臣無任

又

臣某言伏以歲月更端乾坤交泰備漢儀而講禮慶禹
踪以來王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正
位居中體元建極遵文考而繼志揚武烈而增華神化

難名盡帝王之能事天臨無外得爽變之歡心丕御治
朝肇修元會萬邦玉帛光裕侯伯之勤四海圖書屢有
山河之大臣叨分使指屬遠朝班莫趨魏闕以稱觴徒
効光封而祝壽臣無任

代汾州知州董左司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辭宮省闕分五西河榮兼師帥之嚴重有兵
民之寄蒙恩踰望循分增慙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竊念臣跡本微生人惟卑品偶緣末學獲齒清流徒更

積久之歲時曾無可書之名實屬緣論薦叨預詳延寮
寀咸頫悅之高川之論觀承温詔綴叨訓撰之私遂以
卑乎巖階識擢掌分部司府二卿雖任使之屢更卒涓
埃之無補仔命北圖策進蔚府之先采走都司未著彌
綸之効因專古論眾致人言忝冒頗多設遠是分敢謂
斗筲之器尚塵符竹之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
臨乾坤容覆灼見隱微之遠不遺纖介之微念此空疏
嘗加策勵付之殿寄俾總官戎臣敢不勤撫吏民祗宣
詔令免必殫力外式興基願從瞻育內滋昭知俯免曠
瘝之責仰酬生育之恩

代湖南諸監司奏乞故知兗州程傳文致仕恩
澤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故朝請郎新差知兗州程傳文志
力精敏篤於公家知無不為至有成績在熙寧間先帝
修明法度王安石薦其才者當條例司選任穀處半年
司利害經畫綱紀革絕冗費先帝知其可用後因開封

府判推官遠擢任之由是歷兵部郎中太府司農少卿
權大理卿周旋省寺二十餘年頗著勞效昨因使事北
庭在路遇疾比及湖南服勤二年失於治養近蒙恩差
知兗州行次江寧府遂以不救道路之間不及時致仕
雖嘗於江寧府陳乞一日之後即至捐館有礙奏
薦恩澤欲乞朝廷原其平昔宣力最多以其生前嘗曾
陳請雖已身亡特賜指揮許令奏薦臣等知其本末今
謹奉使在其前所治部故敢冒昧奏聞臣無任

雍州謝賜汉和二年紀元歷日表

臣竊以書成歷正知天道之有常賜及海隅見帝猷之無外藉思既渥撫已知榮臣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日月並明乾坤合德履三元而端始協五紀以順時視民無內外之殊與物盡阜成之利臣叨逢聖日攉奉郡條夙夜頒宣敢失彝倫之叙雨暘時若庶奉蒼康之休御奉宸慮俯厭遠俗臣無任

策問

問歷代巡狩制度因革

問巡狩者前世之大經百王之通法也書傳所載其詳可考故舜有天下五載一巡狩歲徧于四岳夏商因之其與不廢雖周監二代郁乎有文六年五服一朝而申之以諭言語協聲音同數度修法則足以協和天下至于十有二載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漢魏而下中智之君經安之世猶或射蛟江流耀武朔漢存問書文賜庚若作盛典於當年追高風於治古而況聖德日躋正學祇固禮制樂作與頌刑措之世乎則斯禮也在所當講國家因五聖之承綏紹百年之治蹟法度修舉庶續熙凝四隣無犬吠之警中原講休和之氣斯可以振清蹕於岱宗觀群后於太平協時月於南岳同律度於朔方東修岱臺之改封西申汾陰之典祀揚藝祖之大烈觀神宗之景光方賀商周並驅虞夏垂訓後昆永永無極豈不偉哉然舜用五載雖數而不費周十有二年雖疎而不缺其出有時其適有方其所以告神祇之禮

覲群后之儀同乃制作一乃度數覽觀風俗之變而考察治忽之故慶以旌善削以黜幽有政有事載在方册諸君考古之制度今之宜孰在所因孰在所革幸詳言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漢宣孝元王伯之道優劣異效

問昔湯居亳地方不過七十里纔莅於內淑問四馳天下理之若寶甕之在畢歲遂及其身享有大寶傳五六百載其遺統餘緒微而不絕武丁因之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周文王之治岐也方百里之國端本正始載
於閨門德教道化遠浹江漢雖大勲未集而三分天下
有其二武王始與克殷百年後世厲王失道天下板蕩
幽王荒廢廢弛極之然而德澤之美風俗善人心者猶
春秋斯政風雅之變尚知止乎禮義民之先懷未能弭
忘乎孫繼承復五百餘年然後已何其懋哉五伯桓公
為盛桓公以元侯之重據十二之地扶王室以令諸侯
周旋數十年而功名止乎九合故辱於曹沫見欺於陶

欽定四庫全書

塗智力之強盛年有所不伸寧足以傳無窮而庇嗣續
乎王伯之道優劣異效甚矣漢宣帝持雜伯之說鄙成
周之政元帝言之憤然不以為是其為論較矣考之前
史宣帝之超覽昭帝強明俊發漢道復興為政之效
優於文景章元及四宗之後專儒重道有意乎商周之
為卒之優柔不斷綱紀弗振漢之衰微乃自此始王伯
之效何其悖於世歟諸君試詳言之庶有以廣前世之
事

問列爵經界五刑

問帝王之道盡於堯舜天下之治備於成周故仲尼修
經祖述二帝而憲章文武蓋惟其廷深測先聖之微旨
體堯舜之道遠修文武之政法以治天下雖熙豐以來
至於茲三百餘年踵祖宗紹述而無遺美是故分
曹設官六卿之職也保甲隸武卒伍之政也農田水利
溝洫之制也歲考月試庠序之教也居養以厚無告屬
澤以及淵泉皆岐鎬之所行王政之先務固不畢舉雖

欽定四庫全書

偏以一二數茲可謂千載一時大有為之世矣武成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既正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此三者四代所共由三王之不改王者之政
莫大於此今廟堂之上將議之不輕為之有序神明之
用發於妙微不躁以示於人歟抑古今異宜通變不一
師其心不膠其跡於其治不於其同一代之制等其名

實足以光隆前王貽訓後世歟此承學之士所知也諸君詳言之毋隱

問古者肉刑封建

問昔者三王相承而起質文迭用或損或益不相沿襲至於建侯世守井地肉刑雖封域異制助徹殊號刑辟輕重與世升降而二者大法未嘗易也聖人之法有盛有衰以立之理豈夏商之季百度皆弊而此獨未壞哉必其法盡善而百世不可改也楊子雲曰井田之田田

也肉刑之刑刑也夫魯人什二而孔子有盍徹之誅秦人罷侯而漢世有孤立之戒孝文用鞭笞代刀鋸而當時議者已謂名為輕刑而實重之由是以觀先王之法此殆不可變已何新室為王田而天下怨叛東漢議肉刑而孔融異議貞觀復世封而鄭公不然豈復之者未得其道耶殆議者不達先王之法耶今國家兼視漢唐苟簡之政無小無大必師成周顧此三者法之大要而今之務在所宜講諸君究明其術蓋有日矣試先王之時所以用之得其利漢唐之世所以復之非其道若孔融肉刑之議鄭公封建之論皆一時之偉人必有可觀其悉陳之毋有所隱有司將以獻焉

問宅都

問蓋聞先有冀方舜都蒲阪禹宅安邑成湯居亳咸因起兵之地體國經野以統諸夏至於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業然後以土圭景考天地之中作洛邑以會諸侯俾朝覲貢賦四方遠近道理均一當風雨之所會得陰

陽之所和極制作之美以盡帝王之能事考之前世秦之有關施之方柔與以成加何則集衆聖而大成監二代以損益人文帝制於是乎備故也恭惟朝廷繼志述事敦古善今法無遠而不陳物雖微而有制刑政典樂禮樂修明郁乎成周之隆也營洛之盛宜復見於今日況藝祖之豐沛章聖所駐蹕關河宮者城闕孔修生齒繁滋田疇墾闢儀六飛以動翠華時巡三朝令辰臨御太極以覲群后王帝在天圖籍充庭一人高拱以宅中

四海竣命而亟而遂前人之美意觀乃聖之景光豈不偉哉諸君承樂育之德久矣盍考周之典度今之宜增新補還務適其中以俟二帝之採擇焉

問鹽鐵

問鹽鐵之税代並用之矣其來久矣自管氏銖量寸計而務用富強後之言利者以以爲稱首自西漢以來或弛或禁不常異法而經制之方未盡善其弛之則利歸豪右厳去公朝而下有朐邴吳濞之擅權之則民失其利

罷多若寂而上有卜式仲舒之議然則山海之藏必在所禁而私革之術未易推行今國家制鹽之法既致其詳天下奉行爲效已久而治鐵之利尚在所畧議者謂其材可上達大農之調度下道百姓之器用宜有制作以究其利此治古之所當行而當世之所宜講者也然謀安宅者務厚下設王道者戢富國利雖足以當國而術未便於百姓者立上之所不爲功雖足以益世而道或詭於先王者朝廷之所不取爲今之議必取散之而上不失權利之重收之而下無受其敝者然後可以稱興造之意而在所行也諸君講貫世已行之事考當今時措之宜熟矣何施而可以與於此乎盍三王之盛時所以取山海之利者宜有良法可考而行管子以來興利之臣計議之臣其所以措置施設之方辯析利害之説多矣必嘗窮其在所去取幸辭言之

雲溪居士集二十八　　　宋　華鎮　撰

記

杭州西湖李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為江河蒸而為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為物也方其出於幾崖穴石之下則秉舵之力韜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壑蔽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況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沉涵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蓋其源大則其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躁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以蒙果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內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懷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時也發為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觀時容變以應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君某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如壁北當岩罅有泉一眼實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所酌泉咏其所以命之之意進而目其室為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觀其旁俯以鑒其淵而朝夕之間以足存其心而養其性以成昔人之志也

廣利侯廟記

廣利侯自東漢時發跡于會稽郡之上虞縣積旱救潛祈禱獲應德施于人久矣雖以時祭祀而邑人報施之心猶有未恢皇宋熙寧七年十一月天子郊見上帝澤覃幽明有善必旌無文或秩邑人沈文亮等狀論列侯之功德上告于縣本縣尉權縣事張其送聞于郡郡守張某乃為之奏明年七月勑封今號邑人沈臯等詣郡請記其事郡守大資政趙公遂為之文知縣事方某以其勑刻于石主簿施某篆丹其文易置其題額工石之費則本州鄭知錄之侯黃謚同衆心而募成之以今年七月十二日建立鄭庶幾得其始末以詔于後時

元豐元年五月望日會稽華某題

溫以永嘉鹽場頤軒記

余元祐丙寅五月來監永嘉郡之鹽場秋海風大至發倉廋館舍二年二月始得請于郡俾繕完之因以其餘治廳事之東舊屋三楹為小軒既成名之曰頤用易頤養之義也其屋南向背接廋室卑不至於下濕而塈茨足以待風雨門闥洞達疏牖虛明夏多好風冬有愛日有以養其天和左挾巨海羣山西來帶以飛泉叢以嶝

道翠光紫霧潮汐之聲日在觀聽有以養其德性官無二事復一歲出納不過五六萬緡在閑冷寡客罕至居暇日得從游于古策改前世治亂興亡之本觀先民出處去就之義察鬼神變化之妙稽禮樂法度之制有以養其道術月給之秩日給之廩仰究古昔俯庇妻子談所多寡不以養其家人環蒔芳樹間以怪石因坎為池芰蓮出焉冬華秋英亦足發綠篠媚水碧蘆繞簷鳴鶯鳴啼噪倉庚覺語樹籟正起將知等逃有以養其耳目

鱻鱗香稻漉酸黃雞無待城市山谷之實水之有以養其口體懷古撫往漠然而行者此實可以盤礴放情雲壑不肆於言者此為可以自適世路多奇資祿以生者此為可以餬口而無營祿斷斷自守者此為可以卒歲彼致養之實雖殊而為名則一故揭其名而題之若其實則居者領所取而得矣暇日設于楣其中列琴書于左右開黃卷接聖賢之雅言叩朱絃得太古之遺音倦則起而徘徊於庭散髮曳履閒視廣望挹山海之勝酌

風月之秀攬劍華之流芳尋濠濮之游歸杳然自放于埃壒之外曾不知歲月云暮齒髮將改跡與世疏情與世間因述所名之意并以其所住書之斯言也雖不可陳于經世之君子庶俟乎野人隱仰之間疑若未有所悅元祐丁卯四元日雲溪山客記

通州錄事廳遁齋記

元祐壬申余忝為管通郡幕越明年冬十一月葺舍館之西頭廡設戶牖以為室既成目之為遯齋客有過

而疑之曰吾所適當也物有萬不一心而無定于意或從
違之久溺於杖履道術之途平于川之世行既久而步
不進而何適而豈知其立身所寄于放逸傲人之地俛
首高拱與衆進退足下跬步不異厚史組綬不足以為
六尺之簪纓而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續短裨闕攟摭
橋方有風雨飄濡之虞曾何物之有當而無適也而謂
之適也乎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廣氏之二子乎昔求氏
與廣氏同里閈也求氏家富而官達日患失其所有而

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廣氏窶困也食其力僅免其
凍餒不羨渥傍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
高位厚祿金珠華屋為可適而卑官薄廩蓽圭之門青
綠之品為不可適也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
于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
足則有待而不適己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
己無入而不適世之適不足者視名位祿養車服室宇
之麗媚紛然以為己之所宜得而不得去其樂也乃
所以為吾欲人之所惡也夫軒冕宮鑾者謂其錮縶而不
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適以處之而累于物則高位厚
祿華服美宇曾何異軒獄宮鑾錮縶之地邪至于欣捧
一檄折腰于所奉祗四居頌自得者曾不知乎疑之
為勞散殆之謂謹捨於燕然以行止所往則其憂也乃所
以為樂欲物之所貴乎春臺太宰者謂其賞心饜腹也
今徽戚之士有道以自居而忘於其所為則卑官薄廩
蓽圭之門青綠之品曾何異于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

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己不在物而吾之為是齋
不妄言卑容斷而退

高郵縣廳芭蕉軒記

昔有東南野叟孩寓於大江之陽長淮之陰居室戶南
北方數步治乎如砥一物不載惟植芭蕉叢芳藝生清
陰密合或朝陽未昇夕照俄景噉蔽既斂塵紛不起時
則策杖曳履逍遥乎其下伊吾豪士過而見之踵門而
告野叟曰噫嘻乎叟之為人何鄙陋褊迫之甚邪且人

生而耳好和聲目悅美色口甘珍味體便安佚天之性也今叟既不搆沉水之樹列山藻之飾塗丹於楹粉椒於壁以爲廣居便其四支又不能求錯海物陸搜山珍前列方丈庖遺萬金以爲飲食養其氣體澥谷昭華雲和綠綺綷騈韺城國波激楚不在左右娛樂其耳今有隙地欲步何不取百金於洛浦遷餘容於溱洧培以膏壤殺以翠珉繚以丹楹覆以紺綸青陽欲暮煦日遲遲柳綿盡而綠陰重黃鳥鳴而巧言微於是時也奇葩間

出異色雜呈繁若錦繡煥若明星輝映戶牖凌屬雲月豈不悅目而娛視乎何獨植此野卉嘈雜翳薈黨天地長養之氣虛霜露沾濡之澤叟乃挹豪士而應之曰子獨不聞夫錢盖朱紘乎施於天子以爲美管代服之君子不取舜禹稷也僕非伐冰與黃紫之位祿不過代耕居不過環堵若乃強己以爲肩胑約而慕泰鴻一朝之養以資奇麗之玩何異乎抱甕灌畦假修太古穿穴渾混強生聰明無乃取笑於達觀之士乎予特見夫芭蕉蕃生人間所宜皆有無美色以回少年之目無甘實以悅俗人之口放心縱目不視爲殆矣闡其善歟請試道之夫秋露初冷蒲萎衆芳猶長先汲其英則有似乎大雅所云明哲先幾而擇足也層冰結海密雪封屋廣葉猶德其心而死幾有似乎常德之君子困而不失其所守也積梅繞芳江柳未黃靈苗緒抽先物而出則有似乎機神圓通復德不遠而居仁在先者也雷霆鼓物他無可觀一遇震驚此獨頗茂則有似乎好善之

士從善如流而漸摩易入也理疎而柔若不能立而修幹特起高出檐屋葉廣而薄宜易以敝而夏日流金鑠疎自若花凝甘露味超楚醴湛若津稠於蘭膏可以鑠瘡疣之蠹盖如雲之蔓甚美多菌滋而色清滑信夜光座凝而影海得其漾而澤則潔素晶瑩若蚌胎新剖象觳初脫鄰筑當爲吳越之綫膚受而不潔枝其苗而滌之則色邁春雲光亂秋月猶始離於杼軸則芭蕉之爲物非特本支昂昂宗蕃其類而且有善可述材適

於用又況舊枝旁午綠影重疊秋陽晝昳如翠帟高張
不漏可畏之色飄風颺至則動搖上下若青鸞鬪韶鳳
尾而鼓舞自春徂秋歛芘之間僕有其得而自適為至
乎歲律將改撞户而窒庭亡則退處於厚地不蔽我受
日曠然無礙詩其所長與子之春花遠無十日之觀近
無一个之用其可同日而語乎吾其默矣無汩吾聽處
士聞之若闓於齒而不得下從沉于胸不得収赧然色
喪惕然氣奪逡廵而退余小齋之前先植芭蕉數本得

斯言而說之因目其齋為芭蕉軒記其言於壁云

越州修住宅靈籤記

予卜居會稽山陰之東洵里九年當紹聖戊寅歳西鄰
殷氏棄安莫居來質于予家五月二十有七日除闢墻
垣合以為一工有鋤者得竹簡於始斷之下漆塗如新
筆畫無缺執而閲之則道家施真君第七籤其詞曰鬱
爾紫雲與使來霞我家勿妄則不盈致之五馬車籤雖
人為非俗居所有世所崇奉不應置之土中適在始事
之地一發而得之殆非偶然疑出神貺永惟詞旨稟曰
吉祥及論營繕之初合以方爽之度顧在涼德曷以感
格惟祖惟父惟我先世德善累積功利陰崇澤流子孫
施于前裔庶幾由茲克承其緒遠踵前武以闢厥户惟
華氏其先蓋出於微子開國于宋更八世至公考父食
采於華子孫以邑為氏世為宋卿士周衰散于四方寄
在北以舍人從高祖起薛封朝陽侯無害在南為越將
從高祖入漢封終陽侯孝宣世龍以文章與王襃之徒

備侍從書魏承漢歆位相國安樂鄉侯子孫相承更兩
晉為世家其後或仕或隱數百年間未有達者豈物不
終否窮則變通會為有符則會斯在歟何寔其之詰
古與事契洞若此之甚也謹冀以崇終襲以重綿闓
諸銅匣寘之神所夙夜薰燭祇奉寔觀於戲惟天無親
惟善是祐福履常其承家德若子若孫逮于後昆勤
之敬之無怠為善以成又類無忽為不善以辱神休時
皇宗七葉元符紀元歲在己卯孟冬之月十有九日宣

德郎知通州海門縣管句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華某記

新安縣威顯靈濟公受命廟記

皇帝御寓格于神天動植蒙體百靈受職無善不録有功必知明洽萬邦覃及幽晦四年癸未詔天下州縣長吏山川見神在典秩者飭完廟貌潔嚴祀事若禱所有感方策無文者悉以名上將加爵號德施甚原河南府新安縣隋上柱國韓莊公墳祠久列典祀丕有休應福

兹邦人多歷年所是歲春暘爲沴農圃望雲奉議郎知縣事呂希復親禱祠下應如所期歲用登稔上之留府祈達于朝庶沾王靈以荅神貺方幻奏牘會廷詔書封章既閲廷復命吾太常初以顯應廷擬特示綸言更錫兹號鴻名懿亹亹而無遺六年乙酉自正月不雨至于三月承議郎知縣事華某周視境內靡不致虔惟饗公之旦悠然四作須臾之際如絲如霰凝陰不舒三日而雨足之況敢於影響見者聞者起敬起愛罔不思報愛列事以詩加旌封爵府許墨闕貫以上延頌綸綍廼錫節之數極九命位冠五等綬珽錦祿金華貝軸致嚴盡飾寵備貯制命下之日適邑離呼實七年丙戌仲春旬有四日望日備威儀奉引六酌之禮告獻廟庭遂襲以重藻扁以文墨藏于縣寺於戲山川勝地二崤隣封南望微山北據青要東瞰九坂西岐闕門澗穀流其前龍淵躍其左紫翠環合清光交飛龍翔而虎馳金鳴而玉漱佳麗之會靈明攸依是宜神遊遐方千里來饗

福厚敵國歲夕薦馨盈年滋多施澤益茂爰及明世薦沐優恩俾竹素增華流芳彌遠偉矣邑人來請願刊翠珉贊述寵光昭示萬世用既其實以慰厥心崇寧五年歲在丙戌九月二十有五日承議郎知河南府新安縣管勾學事管勾勸農公事兼管勾竹園可賜緋魚袋會稽華某記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九　宋　華鎮　撰

銘一首

清照臺銘

萬物並生惟人知覺發慮經營游機應形世慮紛錯體之貴清天機是感用之貴寧惟清惟寧萬福之庭天道昭昭地道冥冥不失其一動靜有經登之歷覽可書可銘

序二首

送新江東提舉常平蔡朝散序

某故必審提舉朝散光膺民命就易使臺伏惟曉慶某嘗謂野人有百畝之地歲時耦耕以爲食終日無事而毫秩有饑色蓋爲其疏蓄泄足溉盡地之力而取之雖額然經營奴隸苦勤終歲竟給于上下所謂夫百畝之地未多矣一家之用至然不知爲之則是田一致力則有餘天下大物也邦國至計也忽焉漫不省而能保安

欽若哉古之稱與名而出於勞之勞之經堯舜之政二規已墮下撫於獸設及至太宗發四夷誅亡人平治水禮樂法度紀綱大繫與焉中興豪傑而復夏三宗勤而繼帝王之功修撰經學之迹絕及唐漢之世雖得有粹駁算不一大要其成功必歸於賢才莫不相似可指策以數先生吾觀修文武之政功未既而橫議勝天洗兵智援起其緒以幸天下搜英扶奇相與周旋而濟之此志士今成揚發舊德之秋已嗟乎庸夫常愧於

之才高才多困於時會明公以磊爽之資挾練達之術方明天子修復治經首當選擇綱領一路將見發揮餘緒潤色大猷使政優之民舉受其澤彼畫繡來里高車于門呈其華照映鄉黨不足爲明公道方益懋明德而就丕績充一路之成以曾潤四海是行也何其偉歟聞之者莫不欣歎嘉之始於是經世之得賢而爲蒼生賀某雖不敏當竊私門下之思以所之旨之不能自已既序其事又從而爲之歌以祝天之道以則昭昭淵

木之遠兮流汨汨接之淵兮闌吾歸爲廊兮濟中流鉦
鼓疊疊兮旌旂靡靡鴻鴈之遠兮鵷鷺之道
按方時發尚書名數索至序略曰此編舊出於
路闖又曰余自秋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
得其傳因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鎮此序亦云
比閱贊闖諸公取書中應該名數者夷考意指
名曰索至則是書非時發所著特經時發重訂
而刻之耳然鎮亦云謹鋟諸版以遺同志而不

言及時發或鎮與時發同任鋟刻之事抑時發
已刻於前鎮後爲重梓耶是書著録于葉竹堂
書目題曰無名氏經義考云未見蓋亦不傳矣
謹附志於此
五經皆聖人之言獨書所載者帝王之事渾渾而全灝
灝而明噩噩而察虞夏商周所以垂訓幾無餘蘊後世
學者特書以道事之說遂謂書不過語語不過事爲知
事本於道道散於事謂之者無非道也嘗試稽五十八
篇若二典若禹貢若洪範雖史筆紀出治之事今求其
極共數篇蓋天地陰陽之妙道德性命之精尤所難知
虛心以讀之自有紛如蠶多絲之無餘謨訓誥命言皆詣
理理宜窮鞠者非研精究微斷以遠識孰能即倫類而
通其義幸此閱賢闖諸公鉤索之下取書中應該名數
者夷考意旨綴緝要證曰曰索至余觀其析理摘要辯
疑釋惑平日所以用心固非淺學之比況又探黃卷之
至言取時儒之成說旁搜遠紹具載無遺即此以求書

之事即事以求書之道豈不猶操刀以經肯綮大𧧻將
見迎刃而解矣謹鋟諸板以遺同志庶資討論之益云

引一首

雲房引

太虛之中有物焉生天一之精爲正北方之氣觸堅石
貫巉巖出乎寒救之層巔遇八之運際以上薄乎無窮
而行無盡者之人視其油然而作也則其容而強爲名
曰雲雲之異者有猿猱發聲紫之垂凝空千呂以表異

人而動殊俗者也有雖淑比粟如金如玉重輕濃淡近
類烟霧而為世瑞應者也行乎四時周乎旦夕呼吸萬
變彌覆紘野混合天宇𡧍為一色坎應龍擁雷風飛雪
霧隰滃而爽夏祀樂歲之協氣禳既禍之旱苗雖吞畫
閑飛憂月數變飄若群鶴結為奇客人亦好觀有見稱
述彼爽天光之幾因陰陽之會合散消息偶與物值別
者別之美者美之而雲曾莫知已然出而忘歸客而不
雨浮游斤斷固結重陰蔽日月之大明點太清之虛碧

世斯惡之指以為醜夫無心者情無自而生無情者用
無自而作情心兩喪則趣舍雖在而愛惡可消若夫雲
天地山川之氣也可謂真無心者一與物際則愛惡之
變交至而況於人乎況於有心乎余在蒼梧蒼梧多雲
物其態朝暮見疑累月會新舍館之西頰廡戶牖之以
為房引其說而為序元祐癸酉十月望日

題後一首

題鄭石二詩後

鄭都官石學士二集得之治平甲辰歲越十有七年至
元豐庚申以㯻𥳑解脫因加校訂遂分為一帙又二十
有二年建中靖國改元之初歲在辛巳再綴緝之二公
雖皆長于詩然所稱謂非顯榮以編纂不廣惟有散
失故以誌其中元日會稽華安仁題

說二首

俞誘子克字說（俊遠子有功政和成二人又有李壬克綿元豐六年李壬生詩而此說列克明克從克勤克儉四子之名而不見初平初成事壬疑其說當為他人作然原本直題曰命諸子武平成壬之外復有此四子附見子之中有平成壬原名後從更名即均無所考附識於此）

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克明峻德者道之所先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
之人倫能從五典之教然後不失其倫矣傳曰人生在
勤勤則不匱然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勤
於財者不若勤於道也董子曰儉非聖人之中制故與
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儉固異矣然聖人之所

寧也克現可守之以勞克克從可受之以勞倫克勤可
守之以勞遺克儉可守以勞守

研說

世言十魯公嘗得玩而甚寵致愛傳端溪石硯取刻士
之博雅者二為無紹述之銘與無語圖審與之論研石
材盡出所藏以示之夸已博識叙其稀絶公曰此常材
不足錄顧臣定君獲佳者必償黄金五十以為市致之資
守受辭而行踰不知所出至郡盡集研工俾道其聞

百餘輩皆碌碌常談無足采者最後一老匠遲遲不言
若有所待引而問之乃曰研石之美衆工言之詳矣史
君猶以為未必得千石而後可然子石奇材也未易聚
致之有術非衆人之所知請試求之庶或有待第多
取溪石聚於灘起曾就擇焉用其言得石幾萬枚工乃
結巢石傍窮歷其上越三日砍然告予守曰得之矣請
分其石為三築更二日輒去其二以其一從三分之其
後率三日又去其一留其一以為三築如是久之所遺

纔三枚乃於晴霽之曙晏陰之際引守就視其一蔚蔚
然有雲氣出其上衝之溼潤若霧數寸許為二研模如
玉堅而不頑潤澤之氣蒸然常在此真所謂雲根也致
其一於魯公其一守自留之多歲藏公文房四譜有子
研石端州不研匠識嚴之又經廣鑒之至七里有一窟
自然有石云石乃紫色謂之為研故謂之子石研所言雖
小異而端溪之石有子無研材則不誣矣

權說

權衡度量先王制之以平物天下所賴至今信然執度
者約之則分寸不差操量者槩之則龠合不失權衡二
物或異於此權之所措動與物釣不勞進退而重輕立
辨者當少推移逮心進退有節者能之嘗過市見持權
於肆者為術可得聞也知其為輕之是乎引其權而進
之進之已過而又之術者乃變而為術矣既術而權仰則
如其所重於是執而知其輕而退之退之已過而之術者
又變而為術矣一進一退或抑或揚變才移日而不能

平銖兩之物稱量權衡之制未善哉豈心智之識未明哉則亦猶掌之序與謝故退而思之乃爲變法救弊之說天下有二弊不矣之寬則失之猛濟寬者莫如猛救猛者莫如寬寬猛仁義之用而先王之道也然濟寬以猛者或弊於刻核救猛以寬者或弊於縱弛何則制法在君而行法在臣君者人主固知弊之所在而寬猛時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齊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方迎合朝廷郡縣趨向監統上下風靡偏遠彌甚雖法則

求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用不廣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務寬厚問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知謹嚴不在於刻核寬厚不在於縱弛過於已甚而害治失寬厚謹嚴之意終不足以稱濟是何異於向之持權者乎此無它殉利而不由道務承望以徼倖一切務也余懼承望之傷義次其言爲權說以自警云

傳一首

越州鮑融先生遺墨後

嘗竊異夫騷人墨客之言曾謂山水爲勝絕故地靈氣殊而秀鍾靈與人佳士多所寄出暇日登高探深俯仰巖壑之勝千里之內清光秀氣浮蘊靡漫濃浩可蔚雖春夏秋冬朝暮晦明之變千狀萬態而異趣同美信佳麗之會也自賜與悟藏方之斷遺鳥咏之害增擊雲來而後藏器待時高絕邁往之士代有作者故更倚浪遊於方伎于真鴻飛於塵市嚴陵陸沈於絲緡梁鴻潛

嘿於舂杵鄭公遊養于樵風逸少高舉于蘭渚謝傅韜光于東山安道采真于了水玄度慕永興之勝稚圭尚蛙鳴之美迫乎季真鑒止足之分脫塵土而登希夷千載之間流風遺韻綿綿不絕是後幾三百年得先生而不顯于世先生姓趙氏名萬宗字仲淵會稽山陰人也少時敏銳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極書傳窮經術之術因進士應詔籍春官氏賓素蕭散涉世故淡如也家累千金委季氏一切不問壯歲

築室居南鎮名秋平湖前挹秦望蕙帳棐几以居畜一鶴號丹砂矛以爲侶人跡不及于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嘉遺逸郡守兵部外郎康戩薦之曰逸處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闤闠之中獨得鄉閭之譽諭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富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榮祿晝跡衡茅若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止儲夫立素抑亦厲士歸風知而不舉則臣蔽蔽善之機舉而不徵則臣負欺天之咎既被召

則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求與赤松子遊因獻政體傳以自見有詔賜其家緋羽服後十餘年而終家君先生之外孫也建事之家君言先生神宇秀徹識度夷曠終日凝淡若嬰兒真方外之士然取舍去就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遍諭扁之術或碑歌尊氣嘗爲詩以寄懸金印心難動屐列春山眼暫開豈其志也歟所謂蹤躋傳者莫言大概言古先帝王皆先舜以來至于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問以自所謂能

言之而莫之發術蹴蹵然改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立有意于世天命不極遂以自放終于山谷治嫗嬰而不食者也造物者之于物也或始寡而終豐或始薄而終厚非奪情也歸無情也惟其于先生也與之以其道與之以其器與之以其行而已然不使之乘其時載其道于天下安以窮居終身何寘也故能直而往之曲而任之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昔荀卿有言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賀公

以宮寮之貴由禁闥歸故鄉是以當時稱其賢後世高其風華芬芳實灼宇宙彌久彌著先生之地異于賀公積德實嗣之而名不彰是知潛德幽光委骨于下猶良玉在璞騏驥倚輪非遇高明之士惡能自致于青雲哉先生之志未六十年郢人長老尚及見之猶能道其畧然系緒弗續鄉評漫遠將無以示于後世故論次之庶幾先生之名庶或云古會稽之無愧風不墜元祐元年正月日會稽楊杰傳

題趙先生傳後附錄

傅崧卿

袁德民出其先大夫所撰趙先生傳示崧卿先生名萬宗字伯與當五季之亂生會稽弱冠為錢忠懿王俶所器藝祖受天命忠懿籍封內有十四州之地若其名數獻諸朝先生始為王民嘗以進士貢禮部後更太宗真宗天下益治修古禮文之事祀汾陰封泰山先生時年甫六十餘氣力壯理州舉遺逸詔書召先生辭不赴獨持所著政鑑書上之且請付託於道者流願不奪其志賜以道士服終于家嗟呼先生生亂世幸不死遭時承平以才行見推州郡可以仕矣而卒不仕豈其言落落難合或者誠有得於黃帝老氏之學慕其說而不獲者耶德民要予賦詩謹為賦二絶句

生長兵間接太平到頭凝觀見昔功成茂陵遺槀猶施用政鑑如何獨未行

鶴書來召竟辭一去騎鯨世莫追會有丹青遺像

在誰將配食季真祠按題傳後二詩原本不著姓名考寶慶會稽續志載其第二首云傳崧卿作本序中志云德民出其先大夫所撰趙先生傳示崧卿則為傳作無疑今摘書其名於題下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政和五年進士官給事中書錄錄會稽英者詩有云詞意古閑新與深遠足以垂觀來者

墓誌銘一首

黃子受墓誌銘

君姓黃諱鎰字子受其先剡人也移籍會稽家于大雲里至君始三世矣曾祖諱仁福祖諱承霸父諱瑀君初娶李氏前二十有七年卒生男一人曰景仁女一人既有家而卒繼室史氏生四男子曰孝先孝達孝能孝述孫男五人曰寅察宏寵宙君幼以端敏見器曾大父早被付託因前人之業無所改造生七十有九年足跡未嘗踰州里之閾而所致殫裕華屋大閎鮮車美服飲甘茹珍便習左取于以養老長幼俯仰啓傳而為越之富室子孫詵詵進止成列社强司座紡𦈼服儒博帶峩冠左右就養長者車軏時及其户燕有完美幾二十年蓋

其所以致之亦必有道昔先王疆天下之民為四付以
分職勸其勉戒其逸以養其生而底其裕後世維敵縱
弛人徹之殉其私欲若狃於苟安不克有利以失其時
利爭發好犯義違不悟亦亦以殺其身及其家有而饒
足者稱不勞而久豈發歟君異俱先民之遺風能自力
而怙者歟貴於世不迷人若盧之識量香之篤行霸
之吏事族之雄才稱載前史咸有遠適於人者君豈其
苗裔耶何不學而德性之懿近古也紹聖三年歲在丙
子十二月初四日庚申君以疾卒于家祿年之日甲申
葬于會稽縣五雲鄉之漁義峽既得卜其孫察狀君之
裔事來蕲銘君之長子與余僚亞也故為之銘曰
雲山之麓雲溪之澡有吉宅兆良士攸安在君成家弗
後弗毀積之斯光茲安以俟

雅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三十　　宋　華鎮　撰

䟽四首

興龍節道場䟽

右伏以鳴鳳律時序正歲成之月興龍紀節祥標聖作
之辰四海同欣萬齡是禱祇修妙勝虔祝延洪伏願皇
帝陛下當在帝心式和民則寵膺天保坐擁神休錫羲
丕圖遠有同於箕翼兑昌壽算同無異於岡陵

又

右伏以千齡慶會祥凝星渚之時萬國驩呼語協華封
之祝爰躋淨界恭啟法筵集真釋之洪因讚聖神之慶
[illegible]以克隆格神
天所眷[illegible]乾坤
而齊久

又

右伏以太冬[illegible]標聖人之

誕節啟同□寶上壽祝彼天□敷法筵式祈慈蔭聿瞻玉毫
之妙相□竊□□之□然以□勝因□慶祝伏願皇帝
陛下天地長久益增□永之□日月光華益衍無疆之
算

請□禪寺□疏

右伏以一□無□之□天地□形根分利鈍能仁
出世□多□奇□於□路□明於言象見□識
影斯頓躡於上乘尋流知源亦漸臻於覺海微言雖在

妙趣惟深然照者誰先知是賴某人闡揚傳天台之密
旨契鹿苑之真乘為法津梁作時船筏隨緣赴感孚頤
踐於道場□劫□當普沾於法雨崇報舊寺會稽名
藍講席□傳□夢□歸□規錫之遙至副□素之翹思

□詞□疏

□請□設醮□詞

伏以元功沖邈□與慶以無私□感通□至誠而有
格用□□之□之□式延景貺

啟□之□修□之□伏冀飈馭丕臨素誠上
徹□□之□□之□延□都精祈純祐

臣無任

代□□設□詞

伏以鴻□無私□含□之□至□通象諦之
先□以□經□潔□而□報□旦祇啟蘭場
按金籙之科儀崇□之□聖靈念天休陰隲王澤時
承解淮瀛之塵□湘東之節傳汎岷山之江水涉洞

庭之湖波大席高張行旋追風之駿鷩濤不作艤舟如
練之澄瀾自難託於扁舟舉族如居於安宅實賴真蔭
獲保畏途式傾如在之誠允答何言之貺伏願齋明上
格洞鑒丕昭默□昭□之為永錫有餘之慶民安物阜
□王事於□凝□往□保私門於泰定臣無任

代人為妻建醮青詞

伏以神功不測發□以無私天聽甚卑致純誠而必
應用□齋□之意仰祈沖漠之真□獲感通克膺眷祐

臣某以妻某郡君某氏當孟冬之令序會誕日之佳辰祗講醮儀上延飈馭伏願濤真路鑒妙蔭潛扶薦五福以壽休備百祥而錫羡

為妻仁和縣君王氏設醮青詞

伏以無感不通惟道虛而善應有誠斯格謂天高而聽卑爰稽秘籙之儀虔飭上真之禱式陳丹懇仰叩清都伏念臣某妻仁和縣君王氏丁酉四月八日建生資二氣以成形依五行以致養居隨人偽動逆真機味庶衆之滑滋召災危而自熒星逆伏逆運遘屯衆致氣血以乖和及神形而不適求醫療以雖切更晦朔而未效願人理以冥施惟神休之可賴恭念福善禍淫之地當開首過謝罪之門敢披竭吉之純上瀆虛真之聽伏願皇天降鑒仙聖儲休宥已往之深尤察方來之精意真風明饗廓清禍患之蒙道氣潛熏茂介壽寧之祉仍願室宇靖謐少長安諧時無夭札之虞世有期頤之慶

致語一首

管待漳州權州判通直致語

伏以名都樂土居多聽斷之餘勝日清時宜講燕游之好况在題輿之府克延剖竹之華一咲有儀四并可頌恭惟權郡通判通直叅龍華冑去虎名家時敏厥修世濟其美恢恢雅量文饒取重於洛中榮榮彤章公幹擅奇於鄴下暇延平之半刺補漳浦之二天游及有餘飛英莫逮通判大夫言同郡政喜覩時和適當復之陽來飾需雲之燕樂但某等叨居樂部獲造公庭上樂尊顏敢陳口號

龍津暫駐副車時來為漳南作二天萬井已知歌善政
三農又喜得豐年豈惟曉日無詞訟况是隨時有管絃
莫惜巖巖玉山倒且酬風月不須錢

祭文十五首

代高郵縣祭先師兗國公文

惟公先聖之道著如日星萬世莫不尊親者豈惟其道

之髙明柳宗諸子號稱之功也見而知之有功于先聖
者莫如公聞而知之莫功于先聖者莫醇如孟子荀況
揚雄韓愈皆宗師之而無謗定國家求善不倦紀功無
遺推存及亡遠追先哲比尊孟子以上公之號分社于
鄒配享于先聖列位于公下從俾荀況食蘭陵揚雄食
成都韓愈食昌黎皆加以三等之爵從祀于先某肅承
詔條將塑繪其象謹以元日祭告于廟庭惟公聰明歆
國休命尚享

又

惟公昔尼父修文武之道于鄒魯天下之士心悅誠服
而來學者三千餘人孝若子騫辯若子貢勇若子路文
若子夏皆當世豪傑之士也莫不惟公之賢服公之德
先聖所與亦惟在公是誠具體聖人文特儒術功扶名
教澤流後來故能存契行歲沒同薦享皇帝初修郊配
誕布鴻休咸秩無文列伊常祀式嚴詔旨敬款祠宮惟
公有神歆我國命尚享

新安縣到任謁諸廟文

某奉天子命來宰兹邑視事之始禮有典常式展菲儀
祇款祠宇威靈攸臨鑒斯通尚饗

新安縣祭威顯廟靈沛公文

惟公粹禀天英挺生人傑存都無任沒為明神歷載滋
多炳靈彌卻攝雨暘之妙用禬禳桿之舊邦有感必通
其應如響靈休累洽嘉典升聞極九命之崇賚扶萬年
之典祀威顯錫號嘗稽疇日之英推靈需進封更表當

今之德澤某躬膺綸綍祇薦几筵上嚴天子之休下適
邦人之願惟公根揭精爽膺受龍光等天地之久長為
民社之依賴尚饗

新安罷任辭廟文

某往設衮綸來司邑事百里之内二年於兹時和歲豊
民安物阜私門綏靖公府清夷不愆于期以禮受代皆
神之賜丕德甚隆今促裝在途離邑有日敢嚴箋禮祇
詣靈祠式謝乃休并告其去尚饗

代高郵縣祈雨祭諸廟文

惟神旱乾水溢天實爲之雖有良農無所致力欽惟明神克殄時患高郵下澤水田萬井踰月不雨溝塍皆涸吏民磬磬赴愬無地惟神降靈邑有祠宇歆此血食豈忘我民敢致恪恭仰俟降格時澍甘雨俾民有秋尚享

代高郵縣祈雨祭齊淵聖公文

惟公今以時雨愆期水泉涸竭仲夏之月農功弗施境有明神敢息精禱惟公昔在周末一匡天下遵隆王室

今茲小邑廟貌所在一雨之賜寧或忭之敢罄乃誠仰俟靈貺尚饗

代高郵縣祈晴祭東嶽文

某承乏三農之功下脊政事上恃雨暘不愆不謬乃克有成某自被命來尹茲邑農之政事不敢不勉今麥田告成霖潦爲沴縣令之力無所致巧惟用乃誠祈于明神冀回時暘俾民有秋惟神奠位東方尊魁五帝乃神遹聖與天齊功雨暘之權實在掌握謹與僚吏躬款靈

字庶資菲薄昭格休貺尚饗

海門縣祭龍王文二首

惟王潛升自得通用無方蜿而經以分都奄百谷以居長序臨長夏巳庚初蠲式展[illegible]欽修祀事剛鬣既腯柔毛剪肥酒醴維旨凡先有造罔或不虔庶致微誠上關昭鑒伏願風濤安息雨暘叙時隄防固完水泉安宅人無沉溢之警歲享豐穰之休伏惟尚饗

又

惟王每歲上春興土功修水潦簡書所載今之職也今茲興事奉修故實惟神宅靈重澗當此漕路河防保固默賴神休役事之初祗款祠宇庶格靈貺相我功夫尚饗

代淮南運使到任謁諸廟文

某肅恃王命來總計臺視事云初敬脩有典備儀物以虔菲款祠宇以惟寅仰冀明神默歆精意尚饗

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惟靈某昔初仕在公之里時公燕閒識公眉宇淡然往
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别寒暑八遷門闌邈矣音問缺然
幾至相忘如江湖間某進選曹公在西掖見公言貌不
異疇昔矜某蹭蹬勞公剪拂伊何人斯不厚分義執視
其困忍不見譽公鄙其為形於辭氣朝堂之上慷慨與
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顔倉黄出力為之羽翰乃知大人
惟義惟忠然否之際跡戚不容矯然持操古之遺風嚴
巖太山介如其守千將鏌鎁不可矯揉妍媸必分寧悔

塵垢念此寒鄙自公吹噓毋忘奮勵庶酬眷私公既去
逝知役吳為出不餞行菲不執紼愧此匏繫歲月忽忽
豈惟宿草隴木是拱翰墨長在緒言莫析隻雞絮酒昔
有成規未或鄙絕歆此菲儀尚饗

代道州祭九疑帝舜文

皇帝嗣位初郊昊天禮洽百神慶覃四表凡載典祀罔
有弗欽矧惟濬德升聞受帝甚盛盡善盡美惟時惟幾
功茂百王名高四代陵寢攸在威神所依祗若詔書敬

修祀事惟帝降格歆國之儀尚饗

代道州祭鄒國公文

惟公三代而下道散法亡横目之民不放於被髮左衽
越數百世聖人有作堯舜之道從隆文武之法不墜今
天下去古雖遠炳然與三代同風二帝共貫者孔子之
道不息而儒術有傳也闢楊墨之邪説消處士之横議
使孔子之道著而後世不失其歸者惟公之功故昭配
孔庭分茅邾國皇帝初款八陛大需萬方凡曰有功咸

舉典祀敬敷昭音恭薦嘉誠惟公有神歆國之德尚饗

祭温州綏判官文

惟靈標璵璠以為質兮挾青苹之呈鍵寧蓍國之蕣華
兮徛道山之豫章秀榮緻於璧芝兮高價埒於河房撫
修翮以自放兮方卑飛而未翔蘭則發夫幽芬兮天曷
為之早霜顯鸞影以俱逝兮合桐陰而併傷嗟造化之
推移兮敦厚薄而靡常既有奪之不究兮胡岩業之允
垓粤千步之踸踔兮適公遊之彷徉庶頃蓋之靡素兮

魯非白首之所望顧良樂之在取兮將觀要津之騰騤何白雲之難期兮奄言還乎帝鄉鼓鳴鐸於江皋兮抗丹旐於歸艎惟敘職之有地兮悵靈輀之莫將奠酒之約難無兮徐雞之禮所當引慨嘆於北風兮菲薄於椒漿尚饗

附録行狀

惟華氏其先蓋出於商二十九世微子歸周開國于宋又八世至子戴公考父食菜于華子孫以邑為氏世為宋卿仕兩漢魏晉暨及江左遂為世家其後或仕或隱數百年間未有顯者至先君以儒術有家經史諸子與夫陰陽方技之書罔不口誦心惟未始須臾廢也及登仕版頗有經世志元豐末嘗獻所業于朝召試太學博士會革試法以奏舉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即

以先君懇詔兩上不報先君平生亡所嗜好惟喜讀書至老不倦故能力致前聖之微言深究昔賢之蘊蓋發為文章諸體兼備雖詩與詞皆典則非雅言不載也其書則真行草隸篆盡其妙小篆尤工作吏州縣奉法循理以利澤民物為心不為奇以買名故亡赫赫顯功而所至稱治特書讞遵平反忌多賴以免於死者甚衆鳴紘洛邑化務愷悌嘉禾甘露皆致其瑞四隣五邑有蝗害稼而獨不致其境歿課為京西第一為郡淮南政尚

中和惠民以德馭吏以嚴革諸刹主者請託之弊易之
以公舉探籌而補鄉邑之閒州以大治然卒不得乘其
時行其道于天下識者咸惜其不偶而先君未嘗以為
意嗚呼失君已矣所可傳者惟文初成念欲鏤板行于
世每以奔馳簿宦汩沒簿領未遑編綴比緣待次里閭
遂得裒集遺文躬自讎校幾四十萬言離為百卷儻非
宗工鉅儒為之冠序曷以傳之不朽茲者幸樞密資政
樓公來帥會稽敬以先君之文求序焉獲遂所請昔柳

公權唐之偉人也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
孫為不孝今先君之文得樞密公為之序親染翰光耀
簡策丟之無窮而初成區區積年之志一旦獲伸不特
無媿於唐史臣之言而先君亦足少慰於地下矣豈不
幸哉謹并以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
古詩一百三篇小詞一卷會稽錄一卷哀文一卷鏤之
于板以廣其傳焉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望日男右朝
散郎新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

跋

先君遺文有雲溪集一百卷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
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
卷并附見者哀文一卷定為一百一十有七卷孔子曰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先君嘗
於藝能頗有經世志徒以不苟合世莫有知而用之者
其閒雖或用之亦不甚力要惟不能深知之故耳為郡
漳南未幾而沒嗚呼悲夫漳南所欲設施者且猶未盡

而況生平之所欲耶求之行事固已不可多得所從託
於不朽者惟空言而已今取世所通知者不過神功盛
德詩頌書說嘗載之先皇朝與夫會稽覽古詩近稍流
布於士大夫者有餘方藏之篋中日月寖遠卷帙散漫
其能免磨滅者幾希夙夜用懼奈何遺孤人地凡冗念
非假借於名公鉅人則無以增重其價而鏗鏘震耀斯
人之耳目屬者樞密大資樓公來帥會稽敬以遺文冠
序為請乃蒙矜從仰惟文章翰墨絕妙一時將全來者

失聲嘆息誠不待披先君之文而先君之志可知也嗚呼盛與樂道人之善非公殆不能與於此是用鏤版而傳之然紙墨可具也其文四十餘萬言繕寫抑末也重念弟弼弟親則無以稱平昔之勤而伸罔極之報者若夫體製則初成不當言及已見於檀公冠序矣至於世系之遠近出處之前後則有墓狀云紹興十三年九月旦日男右朝散郎新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初成謹書按寶慶會稽續志鎮子初平登大觀三年第爲太常博士靖康初卒此稱紹興十三年云云以年考之距初平之死十有八年矣是初成乃初平之弟而鎮之少子也

劉左史文集四卷

（宋）劉安節撰

清乾隆四十四年吳氏古歡堂鈔本

劉左史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起居郎，權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還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行己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又祗言其氣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為失倫。又次以慰辭請敕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曰：漁樵問對一卷，皇朝邵雍撰。按此為讀書志之原文，故仍其舊稱，謹附識於此。設為問荅，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邵氏言其理之旨也。當考云云。則漁樵問對有謂出自邵子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節所撰。不知何人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寺僧壽涯，以先天圖歸華山道士陳摶，儒者皆斷斷爭之。以此書歸於安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亦疑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平略見卷末附錄上蔡語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祭文墓誌中。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為儒者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太學之程式，後來八比之權輿也。凡周禮十一篇，論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中，蓋繕寫偶失其次。周禮第四篇前闕四行，以文義考之，其題當為時見曰會。其佚文三行，則不可復補矣。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為之本

皇帝陛下詳延俊良列於庶位挾張綱目細大畢舉實社稷無疆之業乃者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為之輔導獨出宸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天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蔚日慎柬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蓋諭教之官雖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於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為較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熟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同於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苟摩柱欒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論尚同之弊

臣伏覩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〻承〻至於今日斟酌損益克底於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〻否〻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𡇹務希合以濟其私往〻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近年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元文庶政惟和遑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徇私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効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〻百祿是遒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開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罔天肆羣后之在朝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穆典備令〻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謙沖不伐維紹休於烈考以欽命於昊穹正月始和歲對乾元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演號之孚受羣獻儀臣鴻烈奔趨逢之萬國儀執玉之千官坐短敬容審符祥祐臣逢將使命出按學官去國滄時望不逮於一咫承鴻無地頌徒極於萬年

賀天寧節

雷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貫坤維凡居二氣之中咸仰千齡之會歡然萬口端若一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綱守丕圖旋膺明命無疆之曆如日初升有慕之年與天同久五百餘歲逢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肏受

四方之賀臣幸逢休旦叨被詔恩兼使者車雖無禪於晉
鄙祝聖人壽竊有慕於華封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謨獨運坐憤羌戎沙幕一空頓爲臣妾捷奏交播驩聲
四馳中賀竊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必克宣王之征玁狁
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於三年而闢國僅聞於百里功著
二代言垂六經矧我掌後臨洮遠連積石極司空伯禹導
河之所首枕博望張騫尋源之所窮坐收斥地遠境之功
遂無亡矢遺鏃之費戎軒所至簞食相迎不逾浹旬之間
奄有千里之遠夐然上古邈爾難倫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排浮議紛紜之氣運沉機
聊忽之先顧言有苗之征無遠弗屆迴順淮西之勳惟斷
乃成自衛國謀畧遠時休運靖玉關之柝複閣郅置之傳
上金殿之觴獨遠搢紳之列

賀九鼎成

鑄九牧之成一代之寶聖謨有作國勢益隆中賀竊惟
神器之廢興顧與天時爲消長周遷洛邑爰開卜世之祥
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號或製於前而非作或得其一而
虧全尚能對天闕休作圖書鎮著左右播爲美談邈去
千古僅戴之間而成九鼎萬鈞之重煥矣龍文之章巋炳
然金鉉之相驛貯之神宮名曰大寶蓋歷世所不克爲者
非聖人孰能 欽恭惟
皇帝陛下以寬沖撫下之德大養羣賢以聰明周物之智
取新百度且欲銘功於不朽又將保祚於無窮質鬼神而
無疑配天地而不恥孝思斯格固無飛雄之來升神物所
存想有黃雲之在上臣獲聞緣禮屬使一方聽望漢遺雖
莫預吾丘之對稽參夏鼎猶能頌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特操散材一無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顧雖煩言排擊
之餘猶玷千里臨蒞之寄嚴寵深厚撫己兢慚中謝伏念
臣叢兩近蹤偶然遭際龍墀賜對初無可採之言烏府備
員猥曾不次之選脫身冗散俯和清華所宜效畢少報知
遇而乃攝承言路未及建明究省覩虔遽烏雞舌以至記
言左史荷備奉書朝廷進退之恩莫非曲折臣子辭受之
義獨枝幾先是將臣罪之書謗敢容人言之可畏投閒置
散謂曰非道宜化承流始望不及遇蒙優假於荷恩私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用舜之中則堯之大謂日觀象當擇宜有機忘
餘臣久侍清光特留矜念少遑邦刑之峻稍從郡職之旁
有社有民敢辜江湖之遠惟忠惟孝如天日之照恩可
起於萬死身願輕於九死

謝賜曆日

舜璣仰窺簡知七政之齊堯曆下頒特謹四時之序正朔
新建舉表率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之德之純惟天不已一動一靜與時偕行乃曆
象乎日月星辰以布治乎邦國都鄙調乘軺之雖遠與承
詔以在莊俾俊雲章來從帝所臣敢不夙心多士勉力百
爲期推　於上恩庶少裨於洪造

謝集謝賜錢

命拜玉墀戴瞻黼扆慶流衆府更沐深恩祗奉寵靈伏增
震悼中謝伏念臣等服疇賤士佔畢腐儒幸逢清世之右
文常欲赤心而許國雖沉沉九重之邃無籍可尋而區區
一介之微每懷靡及比緣討進獲以名聞入造嚴宸天威
咫尺退承休渥命服光華顧惟踈逖之身荷此便蕃之寵
未能一日少輸犬馬之勤更畀千金愈重丘山之施諸生

卷一　五

咸集多士有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深宮龍飛寶位持羣才而點眼序百福以
先施柱石以成不貲梓櫨之用駕駘將駕復推五銖之恩
臣敢不云云永念戴君之賜何日而忘楚彈報國之忠自
今以始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千載應期逢聖神之嘉會萬年稱祝賁臣子之至恭輒攄
微誠仰干慈祐
皇帝陛下伏願瑜符錫羨寶祚延洪嗣曆無疆新又新而
不息降年有永耕復期而惟休大數皇極於黎元以享大
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吾國之上貢出粵泮之幣餘伏以虹電流祥
於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貢交修臣子之恭期遇昌辰叨膺
明命董儒宮之多士將使節於一方雖山呼者三莫預上
騰而稱壽然適賁茲百宜有內金之示和輒馳虞庠之餘
少効楚芹之獻誠非物稱愧與懼并

又

右前件物虞庠之餘禹貢所載竊以握符御極違啟運於
聖神奉幣獻琛爰輸誠於臣子莫不翕連海嶠駢集梯航
翊惟一介之生親逢千齡之會蒙恩已厚論報惟何上萬

卷一　六

年之觴獨違鵷鷺之列致五官之貢敢忘螻蟻之誠願莫
擇於情文第猶深於祝頌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遠丁一遇
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棧谷輦賮航琛莫非
率土之毛曾何臣力之有顧以一介遠遇國恩嘉與諸生
講明學政上纏綿壽悵莫綴於朝班內金示和頗違充於
庭實情非物稱愧與畏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聲昏國之土毛充侯服之祀貢竊以唯聖爲能
饗帝允屬熙朝而　孝莫大配天肇修偉禮濟濟參支之

在廟我〻左右之奉璋莫非王臣各揚爾職而臣猥以一
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使臣有命莫隋執豆之
恭王祭不恭宜獲包茅之譴椒輸不腆之賦以叙無能之
詞顧弗稱於情文第殊深於赧懼
啟

代賀林掘宗

伏審榮被宸恩擢參機政十行錫命奉鼇禁之新書再拜
揚休識青鐘之舊物華夷交慶朝野共瞻恭惟某人學邃
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於素履嫉謨多見於庸功賓賢
與能六卿之遺典制禮作樂三代之宏規凡曰制度云為
之經必資討論修餙之力以要入持從橐出擁使節尹衆
大之臣雷武一人之獄典銓衡之選各書羣吏之能非過
聖根安知刮絕如遊餘刃不見全牛可謂周才蔚爲成績
久著聞於輿頌實簡在於上心進登樞機入奉帷幄朝廷
之勢已增重於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於千里某夙蒙床
范今荷陶鎔材館非遙限官箴之有守龍門在望悵班賀
之無從臨風從劇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朱右丞

伏審拜中天之綸誥提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華夷交慶
恭惟某人養剛大之氣挺瓌瑋之才射策龍墀光生葦布
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鍊而更剛松四時而不改禮樂
載疇夔籍遠猷學校中興悉資碩畫力共持於國是心自
結於主知果副簡求益隆眺委朝廷既臣安若太山而四
維社稷無疆壯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最久去德猶新緬
想玆古隱然在耳遠慶官守邈爾承顏望風常極於再三
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
恭惟某人識量淵深才猷穎拔早歎許國發自結於主知
洪業在民顧久煩於典憲頃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
當時所難不日而理綽若所垂登九歲之儲積於之間
曹我一人之獄方頌皋陶之風績異聞虞帝之念功進總
憲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於金城和氣致祥時逢
調燮玉燭某蒙恩最久聞命雖何大慶以成書罕深爲燕
雀廣廈所芘惠益喝於荆榛願以稱賓之資終歸陶冶之
賜永言依奉傳百年矣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如斡之勢益隆寰宇之瞻
恭惟某人傳學究乎古今秉氣貫乎金石方罷旗之鼎聽
職臺諫以盡規遭時中更矢志不易雖風雨以難晦松冬
夏而自青抗章辨明引義懷慨發然語默之異休有忠讜
之風在廷諸儒無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定國
是於紛紜之中結主知於啟沃之際夕郎批勅力可回天
版部理財政開富國雖皆不次之舉未究非常之才及此

綸言握之柄任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以寧狂
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諂久闕命維何幸膺鑪錘之餘矧
是門闌之舊撫躬何有欲自附於青雲企踵為勞嘆未破
於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屆使軺爰將王命越從辟水之峻進直金鑾之崇
德道有光士林相慶恭惟某人儒宮柱石學海舟航方雍
泮之肇新環橋紳而登用入陪經幄出正師模三物教民
庶比隆於周室四科取士未專美於孔門幾及成功俄更
前意雖風雨以雞鳴於冬夏而自書言必據經事皆師古
力掃久陰之宿霧還我大明遂迴既倒之狂瀾復古故道

天巫中命雲漢成章黼學政更新無非極一時之選惟儒
宗雖他是以致三年之海士論亦平上心方 懃展入
日影亦移蓮燭夜歸溫馨頻轉豈止接芳於三傑直將比
美於六經某拜置諸生充宮一介戲陳組豆嘗為兩壁之
魚景迫桑榆獨作空齊之鳥仰飛黃之騰踏笑斥鷃之翱
翔箇席甚疏尚幸故人之不棄牆門在望未知何日之可
登偏容附驥之蠅一振蒙雞之鵝誓將碎首報以終身

代賀朱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分薪為諸路之先
實聽甚優師言惟允恭惟某人美由 濟忠以孝移覲難
備歷於百為險易濟持於一節驅馳奉事久矣賢勞懇惻

抗章還以疾請方聖主進為之日豈賢人退處之時果爾
綸言起之琳館矧大方千里之內畫為王畿尚以三十年
之通制此國用外建四輔自資藩垣無不足之憂休有
已試之効雖曰泰身而退豈舍王哉維是度才以居無易
公者都門一出御史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舊典道
父老悅若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懽悅某領依芘覆每
荷吹噓屬守官蔵猶妨賓謁惟仰聆於召節當亟展於慶
函尚札餘輝少安歸力載惟所幸為究數宣

代賀盧營田

伏審光奉宸綸寵更使編擁行軺之左通與屬部以交欣
恭惟某人德器魁梧久騰士論才猷明敏承詰主知方皇

家需用之才復厲堂鄉兵之漸出持使節往按邊封自陝
以西已輸賦當儲旨之舊史嘉虎為大修充國之屯田廣
募蕃兵之武卒兹惟上策允屬全才方圖慶福之修先屬
占書之說永言感刺曷究敘陳

代賀徐營田

伏審被命而來按兵剽部周才獲試公義攸歸恭惟某人
茂著風猷雅宏孤業詞章藻麗久播儒林政術設施方隆
實聽爰自對敭之美寵將出使之權矧當借據因古強國
蓋好武出於天性自昔而然而教兵藏之民間於斯為盛
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年可使有勇望今二虜罔不
畏威即拜優恩以彰成績顧惟不敏實仰高風欽頌之誠

啟言略究

代王漕賀馮提學

伏審先膺詔綍榮擁使軺蔚為多士之依歸允副一時之
遴選國家遵時定制稽古建官賓興賢能周鄉師之手職
循行郡國漢博士之觀風無非慎簡於宗儒於以嚴將其
使指恭惟某人士林擢秀學海資深絳帳橫經已變賁游
之習繡衣持節更收化育之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之地
文學宗子夏之西經術淮仲淹之竇今古相望願流風之
未泯庠序之教方盛必先作觀摩轉軒之行一開未雲
又化異人間出髦士被過顧賁譽材叨同大部偶攝官而
承乏徒益奔以在公況宗衆務之非專焉有藩政之可告
仰高深久曠德未違傾頌之私敬宣网究

代吳提學見執政 若以翹誠言事繇學事

判章矢當自抵刑書議貴從寬止還銓部罪深責淺恩重
命輕伏念某樗櫟散材久知無用斗筲小器終愧易盈頃
叨三命之文誤膺一介之使雖更異意不負初心萃聚箴
與事負雖於取長望章奉盡每相戒以遵承而識慮不通
矜持太過謂權貼之賦有添助之酒錢攝邑於時定賞鈞
於學事既違明詔輒設細民知而弗言罪咎不免殊不思
法嚴分守事有司存適討私憂乃至為她而盡逐使官雖
局舞同越俎以代庖況有常刑著之甲令荐煩審覆申徵
官聯言在耳以未忘罪擢髮而奚數伏蒙某人深通下志
明燭事微察其所言蓋止泓於循習諒其所犯在奉於
丁寧姑寬薄懲以為大戒退慙昏昧上玷使令於學校興
織而罪失伍之誅方朝廷清明而頒黜幽之罰杜門引咎
有愧友朋引鑑照形可憎面目某惟當追循往昔祗服厚
恩未追桑榆償前愆之可贖誓竭駑馬庶後効之是圖

代吳提學舉領學司謝監司

伏奉詔條中嚴學政承誤恩之下侍由菁莪以來歸側指
半年僅如前日舉頭全晉愧吾故鄉顧疲駑之無堪職吹
噓之有自溢蓋伏遇某人哀識許國身範及人樂與一方
之秀民副三代之美俗留情泮水蓋常言必揖之加意
子衿謂是政所先者按行所至奬借寔多肆令澄汰之餘
復董賓興之政春河之左俗號少文建學以來士穡知化
必將遠期之歲月始發彼副於朝廷豈謂 才可觀成効
所𨂵司身而濟淹獲所依顧令廣宣之光以實不違望風
良切瞻依未望傾嚮之私敬宣网既

謝免省

比年課藝率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於桂籍
行待問於楓廷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
本以取人君子脩善於身國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
能言必也能行詩書所謂豈有異致公卿之選皆由此途
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莫非六鄉時書數孜之多士
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為至治

之極陸及後世獨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上庠所急務
太常受業徒誦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
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縛之爲
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
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
恢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周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
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有中年
之攷及闢贊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
春誦夏絃而悟以師授月書季攷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
尋常復試之於會年且譽擒者屢薦不已多乎及揚解之
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逮乎紹聖之纘承雖有

卷之一　主

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
歎新法之大成如某智不逮時學方爲已徒以便親孝養
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
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須從公選再程斐文
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如其非幸詎以從新方懷
再鼓而衰世爲殿後不謂遠矢復希優入數十退懸蹤瓦
之無功進身望雲之有日續其所自歉不如歸蓋伏遇
某人云云須膺明命而董學官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
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伋也何如試許片言之是
待以殊等出於衆人雖若塗逕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
壁水龍門蓋峻獨許再登鶩爲方疲幸叨一顧譽餘光之
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敢不遵揄誤被收錄力探聖賢之閫
域諮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禮樂改官

竊文論舊方有賴於二天北海萬賢謬見推於一鶚顧藝
能之無取辱聲譽之過情豈其所宜祗足爲愧竊以保舉
之法古稱至公請託之私今爲後患以言故不若親之近
以論才不若勢之嚴捨此二端未知一可僅非大賢之特
達自拔流俗之卑何以爲清朝舉一寒士如某者服膺冷
族佔畢腐儒須緣三舍之謬登擢預外臺之屬吏芙蓉連
水幸朔英游松栢成林獨慙弱植坐見飛黃之騰踏今世
年逸之翩翩自知非才每以無怨郡泮宮之長貢異寂筆

卷之一　占

之丁寧官各攸司職簿書之可畏言非有補用掾屬以何
爲漫空師以爲歸依舊巽而是託左車餘膏爲足與謀菅
仙國時固多不刻所宜恕者而詩責乃復借譽以片言豈
有溺懈可有寸進此蓋伏遇某人秉心近厚平行有常范
州蕃賓學有一日之雅而晏嬰雖久不忘平生之言曲僻
留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爲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祗
服官箴益勤士檢至所未至聞所未聞非曰能之倘遂古
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國士之知

謝司業改官

膺門餘地雖幸登龍融帳多賢敢希薦鶚省躬有愧荷德
無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即郡置學環水爲池

淵然道德之流遂矣詩書之府維時宗匠作我主盟凡厥
鉅材咸希推轂刻虎司於象泮志隸籍於黌庠顧之偉人
以光清舉如某者門闕業勤湖海散材偶緣三舍之游生
擢預外臺之屬吏遲隨使命褒疲緣骨之山川痛寐師承
徒夢辟雍之鐘鼓每惟疎逖久此畫捐命賦自天人孰為
地不謂大賢之時遠曲綸小己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
進茲蓋伏遇某人善惟引類長務成人謂其少學藝文謀
中程於上客雅知規矩容侍席於先生曲矜留滯之餘加
异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益進初心力修
舊學遠探聖賢之旨趣上承師友之淵源非曰能之儻遂
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為府備員方慙非據端拘危蹟致幸見收謹雖擬於師言
巳迫還於成命遇蒙矜恤預賜褒揚義不敢當愧無以稱
儻遇餘庇之及獲安舊職之常荷德實多敘言奚究歲云
暮矣物不終窮賢者履之福將自至佇膺異數式慰輿懷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墓誌

宗國寶墓誌銘

永嘉宗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於郡西寶
博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披潛羅錄張輝子充曰某不
悚不能答厥兄天降之罰以不畀於我家今葬有日儻不
得賢者銘以圖不朽是重某不悌之罪也況兄於今監察
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君因叙事以請必得銘一
日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君國寶銘無愧矣余既知君又
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諱之珍國寶其字也先生
九嵗喪其父家貧能自謀學不為異業奉比長益砥礪為
節行非其義不以一毫取於人撙身約用以取給有餘數
班其兄弟之貧者平居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人若不可
得而親至於與交必傾倒為之盡情胷清氣肅望之可知
其人也年三十六始以進士選為台州司理參軍有告坑
戶疑其匿官白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
在法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反坐之恥固爭之壓之勢
竟不為變獄無小必躬問不專諉胥吏所平反者甚衆歲
餘丁母憂徒跣扶柩旋葬某鄉倚極哀毀廬於墓者三年
服除調君天府叙勲縣尉所部民兵獲强盜或請以躬捕
為名可增秩君曰以欺冒賞不忍為也亦聽初君嘗上書
言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越俗率以春月競渡其

費用一切皆官為取之民歲病其擾而在位者苟覬娛嬉方務極奢侈府丞意喻諸邑〻例以尉皆辦至君獨詣府條其不可者三一府聞然皆為君難之君不顧其事訖不行大觀三年詔削黨籍君曰吾罪滌矣庶幾伸其志者明年夏至京師以五月丙辰卒於逆旅享年五十二君性勁特義不苟所當為必挺然以身先至於不可介如也不以貴賤貧富大小衆寡二其操其居家也動以法自律如在官府其在官府也事無細不察如居家焉雖勤瘁不以為病未嘗求知於人〻亦鮮能知君者卒無悔恨意曰義如是如是足矣又何求自初仕至歿蓋二十年而官止於此故其事業不甚著見於世識者哀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娶陳氏生男四人曰敦仁敦義敦禮敦信皆修進士業女三人皆嫁士人季未行其葬也實從母夫人兆其年改元政和銘曰

介而通寡而恕儉而能施勤而不怨在位常患不得若人而用之而若人者又卒不偶以死其命也耶

祭文

祭婿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為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如何五年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襁汝遂往矣彼將誰親嗚呼哀哉予復何言灑酒告誠涕泗漣洏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於人是倚嫁也倚夫〻沒倚子嗟爾母兮初喪爾父家事多難待子是付子復往矣母將疇依二男尚幼嗚呼母悲嗟我衰時婚嫁初畢謂已無累笑傲終日如何至今百累猶存踽然之翁而哭諸孫嗚呼老矣為累滋多未化之身為之奈何

代賈道祭姪立之

天禍我家降生百殃歲在癸酉我兄登之期月之間再罹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憶昨與汝侍翁之側論言從容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其歸息年未及壯已入老境且以身有嗣為幸時余與汝雖聞此言親〻之心亦異不然孰謂今日天不汝假遽念疇昔我淚如瀉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汝為不選人亦有大汝為可嗟汝母斑白汝兒呀哇汝弟汝妹曰未室家逝去之夕對我欲語氣出如線矣不能吐余曰吁哉汝冥〻我親予豈敢忘猶有鬼神領以應我去無及矣骨肉在前累其返矣嗚呼哀哉汝其無可奈何兮予亦無奈汝何兮

立之殯夜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使於生惟死是卹予之去已日近三七尚未及寒與置他室抑又聞之子之於親惟命是行豈其死也而異於生吾親苟在亦予之情往以安之勿怖勿驚

祭丁逵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扶
聖護四患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
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苟趨咸謂長者信我匪逃越歲
戊辰開多士塗群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買網之踈
臨川太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與歸與笑指東郊先子
舊廬詩書可樂琴碁可娛盡往著焉子將隱居命二三子
無棄是圖以講以間則余與侶季也畢逢調官海隅緣服
役侍式歡有餘天不相人家事云阻慈懷孔傷積憂成瘵
竟以不救吁已已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寃窆告期永隔
幽墟重是婚姻君之葭莩今此長往心焉何如侑祭以文
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也人之負材終有一施昔者范蠡霸王
之師運籌於功退隱於貨唯公之初家事未治日與其季
出謀所為不有倦者執營余私治盡往學余為汝貨吾車
所通於江淮馳鷗歲發何各獲其期季以學顯公以幹推
俱爵於朝同功異宜公既知足歸然致思卜居東嘉養氣
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歲推其餘以界宗支鄉黨族屬
服其義惠感謂五福有全不斷嗟公平生未嘗問醫一旦
遘疾乃以弗支逝去之辰神魂欲離猶能妥然與諸孫論
嗚呼壽矣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典載笑既相
諧燕願託婚姻以永不衰通好未幾公疾已危遽云逝矣
迅衆何逃再拜柩前奠以一卮想公精神死猶有知

祭王正翁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赴
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因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
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頗宜力為公曰吾仕矣又何家
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者公憂我盡為我營之予曰
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正治宮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奇
日予因夜夜望公之歸以享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
其誑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
之子將以公之柩葬於西岑之原故惟公之不復見也致
侍母親姪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
文以審我哀

祭方推中

昔公妙齡秉筆學文朝謂白屋暮而青雲如何十年挾冊
求仕抱璞以泣窮然知己我初見公謂才可決公亦自信
學以日循迨其不遇謂命之使公亦自疑學其已矣吁嗟
人生各有所營退必獲利進必獲名公之營身豈云不力
云胡二者而亡一得我惑天理否大則通窮有如公竟坐
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恃公之長才命止斯爾日沒復出
公歸不還登公之堂奠承公顏我酒既清我者既潔哀以
送之終天之訣

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天道之行維圜求賢往〻其君擁甚以先後世多私維賢求國俊首有司以率一得偉哉先生則異於是曰予之學初不爲利胡爲去親千里決科巧祿升斗其獲幾何出耕東皐入奉北堂夫豈無他而行一鄉孟子居鄒國人矜式王通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是亦正人矣其有爲先屛其身誰此禕經將聖之志諸儒角牙莫究厥義微發大旨析其異同一時諸公含已請徒嗟余晚學曹愚不肖曾謂先生肯賜之教誨我諭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敏惟是頑庸莫堪鞭策先生之教夫敢不力尚期終身佩服不遠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凡我小子孰勸孰綏考曰惟良葬車東馳訣祭一觴誰知我悲

卷之二 六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壽卒從夫人夫人之初逮於夏氏有子而妻寔我兄子陳爲吾姊夏爲吾姪春好之再敦夫人親嗚呼哀哉昔我往鄭拜夫人壽今也則亡來哭其柩我酒既酌我殺既陳聊以祭之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欸乎前年之春實喪厥夫靈柩在堂未克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室家堂〻維君子經之營之實夫人爾承之嗚呼今其往矣將誰使承之惟夫人有知其福爾子孫以慰我親姻之思

青詞

爲子孫保安設醮

天聰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賤息之質病蕃滋再誠而叙懇幾神之賜欺無有瘳是涓嘉辰共陳法會玉虛金闕仰投晝角之誠鳳馬雲車想見翩然而下有酒維旨有粢維馨雖蓮豆甚微物無以將者然精誠所至神其吐之乎

經義

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之於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王行法於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遠則易忘法之行也久則易弊以易忘之人奉易弊之法苟不有人以稽正之則禮法亂於僭擬法度壞於因循異政殊俗莫之統一而先王所恃以維持天下者將不幾於廢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於十一歲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國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者凡以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蓋瑞以合驗節以示信而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若行人禮九牢之類用之以禮賓者也數器者若與命各眡其命之數用之以爲儀者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則〻凡擬而制之者也大邦國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雖曰褊地猶小然所以交四鄰平百物外之禮賓內之飾已與夫制而用之擬而制之一

卷之二 七

皆有類於數者之法一法不舉弊之源也則欲撫於邦國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則瑞節所以為失也瑞非其瑞則朝會有辨節非其節則門關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困矣令也六瑞之用辨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也度量以為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穀多寡同而量不相若則量子有違市之歎矣令也五度之則正其分寸五量之容辨其命合所以同之也牢禮之具所以禮賓也諸侯九牢則疑於公而不成其為侯矣子男七牢則疑於伯而不成其為子男矣令也牢以命而為之禮使之無嫌焉所以成之也數踰之節所以辨等也侯伯以七為節而僭於九則異於侯伯之禮矣子男以五為節而僭於

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令也踰以命而為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今見其弊昔之所得今見其失弊者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有不可已者所以備之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踰也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而變易也故建之成之可之法則也此法之小變所可得而損益也故備之大常者使之同而不可踰所以存法之善小變者與之備而無弊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變而邦國之法盡在是矣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雖然先王之撫邦國豈一日之積哉存省及於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於三矣書命及於九歲則諭而協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為未也於是有十一歲之書〻之患矣於是有十二歲之巡守察之不若諭之為盡諭之不若考之為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為大故自脩法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於巡守則王往治焉此先後詳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考之於先然後王乃巡之於後考之於先不為煩令巡之於後不為罔人是故變禮樂而不從者可得而流之也革制度而為叛者可得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憚者由有行人參正其事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謹爾度以承天休無戒亂常以干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雖然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以聲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於前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留於德儀物少而用度省則巡之五歲為已數矣王者之政留於業儀物多而用度費則巡之十二為已疏矣數者易治疏者難察則行人要正其事以為之先尤周致之不可忽也至於來歲則王又考之矣書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於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為患者蓋達法則同數器一度量諭禮禁而正人合方氏掌交之官歲時往來既諭之矣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及將巡狩則職方氏又戒之以其法脩其官眾故也逮夫法壞於後世而行人之屬亦廢而不脩於是諸侯之政亂矣衡請繫環數踰亂矣而國為

之之贄何有於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於法則是數法
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乃廢弛如此宜乎惆亂
於後世而欲行政於四方者猶以權量法度爲心焉嗚呼
使之得行其志則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爲甚重以一人臨天下則用力爲
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下如必身親而後爲
之則列土至廣列侯至衆吾之足力有不給矣萬民利害
庶政得失吾之目力有不周矣足不給目不周莫爲之恤
耶則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二爲人上者奚何不畏天下
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爲小行人之職以巡邦國之諸

左奏二 十

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國之故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
時之變人治之常一皆載之書以告於王焉是以執要之
君子不必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爲之巡行故
也不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爲之稽考故也
得其人以載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職曰
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天下之理
物無常是亦無常非是非代更與時無止先王之治豈以
有涯之力而窮無止之時萬民之事利而無害諸侯之政
得而無失四時之行順而無忤而皆出於常然者先王於
此亦無所用知矣王頒常法以授之諸侯〻（當書諸侯字）奉常法以施
之民可也柰何民無常利政無常得時無常順而乖戾之

變有出於所遺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
基於此乎是以先王之於邦國也必因行人使於四方以
致其察焉弔發恤貧補灾贊善行人之爲使也萬民利害
庶治逆順凶荒悖亂康樂和親行人之爲書也奉使者行
人之職而書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之五物皆曰令
者所以遣其出也從之五物皆曰反命于王者所以紀其
歸也其出也於以同休戚王之仁也其歸也於此察政治
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仁智兩得焉豈不曰法之善
哉雖然行人所書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職方
氏之書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職方者九州之圖一
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

左奏二 十一

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於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待於
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略耶竟先王既以其身當天下之
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於此疾疢之不知
視聽之不聞而人以四體爲不仁矣況以天下之利害而
爲人上者曾不聞知而加恤焉且得謂之仁乎孔子曰致
五至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言其道也小行人曰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
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紀事先王之時所以
雖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豈特其道足以自致哉
行人之書抑有助焉後世堂上之治遠於百里堂下之治
遠於千里披其一堂之間且不及知況欲知天下乎

師氏以媺詔王

任己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好大者不足積微者有餘天下之理也君子於此有貴於學者豈以人固有餘於己微固有餘於大哉己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己矣大者微之積也積於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隆德備而必資於師氏之官以媺詔之者豈不以資人而積微者有在是乎媺者充實之謂也充實而未至於光輝之大則雖媺也猶謂之微而已蓋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之始然一撲之可滅也若泉之始達一障之可塞也有能充之則燎原之烈成淵之量自此以成人之爲善何以異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於光輝之大則吾王爲大矣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化則吾王爲聖矣自化之之聖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爲神矣夫進王於神道雖非師氏之所能而詔王以媺爲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苟非其人則讒諂日進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不保其前者矣一齊人傅諸衆楚人咻之有不能任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之時旣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之王舉則從者爲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之職也有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以師氏即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異者爲公德之中者爲大夫公與王所論者道大夫所詔者媺其職之小大固不同矣故稱公以師則曰太師稱大夫以師則曰氏者義可見也然而師氏卑矣不嫌於稱師者蓋善之所在無貴賤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爲貴賤耶觀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其詔王以媺蓋無有一言之不聽者矣爲師氏者而有隱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時見曰會

先王之正名實禮豈苟然哉因時以制禮因禮以定名如斯而已矣蓋禮有出於四時之常者朝覲宗遇是也禮有出於一時之故者時見之禮是也禮之常者在天有時在國有經不待鎮圭之命而四方諸侯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已至於無常之禮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素期焉者也當是時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則名是禮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焉可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其意如此何則朝覲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一歲之始猶日之有朝焉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焉以春爲朝則秋爲夕而衰氣衰矣於此而見可謂勤矣故秋爲覲以夏爲相見則冬爲相辨而各歸根矣於此而見是邂逅也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哉因時而已若夫王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變於是將合諸侯而命事焉苟俟四時之朝而被罰之則失事之幾矣於是爲壇於國門之外而集四方之諸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

命征伐以脩詛盟是皆出於一時之事而非諸侯之常禮者也會非常禮唯上之命然後集而為一則命名之義不可以他求也其唯會之云乎書曰會其有極傳曰會之有元會之為義言會諸侯而歸於一也此必有以會之然後彼來會焉亦猶歲計之會凡以會衆要而為之總而已矣昔者孔子作春秋也內為志則曰及外為志則曰會時見者雖諸侯之禮實天子之志焉書會之義其亦本諸此乎雖然會者君之禮也一人之事也故歲計之會唯王者之時見之會惟王用之考之於經蓋未有諸侯而言會者而春秋之時得會者一何多耶故聖人列之於經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觀晉侯召天王於河陽則聖人之譏深矣昔者惟王者會今則諸侯而會矣昔也惟王召臣今則以臣召君矣故欲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於會見之矣方其中興也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及其浸衰也會不行於天子而行於諸侯又其極也會不行於諸侯而行於夷狄嗚呼周至於此不復振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後之記禮者狃於所聞方且以諸侯相見於郤地亦謂之會是烏知先王之禮耶

左史一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先王之制祭祀夫豈一端而已哉無事而祭者禮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禮之變者也禮之常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職矣欲以祭之則即其常位可也若夫禮之變者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若無事之時為裕也舉尊而不及卑舉大而不及小則非所以祈福於百神於是即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夫會而祭之則衆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為義猶卒旅之為旅也昔者先王寓軍師之法於鄉遂之中五家為比則合五人為之伍焉五比為閭則合五伍為之兩焉四閭為族則合四兩為之卒焉五族為黨則合五卒為之旅焉自卒而下其人寡矣自旅而上其人衆矣則旅也者可名為衆也自其無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散而為民有至於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而為旅有至於五百人之衆矣夫先王之制祭祀固有異用而同義者矣今夫一歲之常祀無事而祭者也祭青帝於東郊祭赤帝於南郊祭白帝於西郊祭

左史二

黑帝於北郊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於其位而祭之亦何異於五旅之民無事則散而為一人之寡耶及其有故而旅於上帝也則神不可偏祭力不可偏及於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乎天者舉會於上帝而祭之亦何異於五卒之人有事則聚而為五百人之衆耶惟其百神之旅於上帝非其常位也則又與夫旅之為逆旅者合矣陳而成列也則又與夫旅之為陳旅者合矣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然而已哉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於三十有二人而謂之旅者以其衆也六官之屬雖至於十有六人不謂之旅者以其寡也豈而天神明而下士而取名於軍旅之意一皆以

衆為義焉則夫旅之為衆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多端矣致道以祭謂之祀〻昊天上帝是也備物以祭謂之祭燔柴于泰壇祭天是也盡情以祭謂之享推聖人為能享帝是也類其禮謂之類〻于上帝是也造其所謂之造類造上帝是也禁衛其神而祭謂之禜日月星辰之神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禜之是也祀祭享無事而祭也三祭而異義類造禜有事而祭也三祭而異名禜之祭止於日月星辰而已類造之祭止於五帝而已惟類于上帝然後百神皆在焉謂之大旅者以其大於類造之祭故也記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則者故而旅又未若專志以享於上帝之為大也嗚呼先王父事天神其道盡矣無事而享所以報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報之所以為仁祈之所以為義祈而旅焉則帝將百神而為之助又所以為智也舉祀典而三善從之則先王之祀上帝其義深矣則大宗伯之典其禮典瑞之掌其器掌次之設其邸職金之共其版烏得不各致其職以為之輔耶

善溝者水漱之

順則通逆則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為性其勢則趨於下而已矣順其下而導之則通而不窮逆其下而壅之則塞而不達是以善治水者必先度地之勢而後致人之力以順導之故其勢若建瓴焉沛然莫禦雖有將逆之者亦將蕩然與之俱逝矣曾何壅塞之患耶匠人之職曰善溝者水漱之〻之謂也蓋水之流行於天地之間猶人之有血氣也運而不積生以之遂鬱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衛生者必先運之使疾不生於身則夫善經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於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勢也我則因地之勢而導之使下廣深者人之功也我則致人之力而後之使深遂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溝焉溝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洫焉洫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澮焉自澮至川則為尤下矣此之謂因水之勢遂為淺矣溝則廣深以四尺為溝四尺為淺矣洫則廣深以八尺為洫八尺為淺矣澮則廣深以二尋二仞為自澮至川則尤為深矣此之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是皆決高以趨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無滯雖有淤土不可壅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已久而溝之為利猶日通而不窮孰謂不善溝者能之乎嘗觀禹之治水也始於冀中於雍卒於兗率皆因水勢而導之下故書曰九川滌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河淮漢水之大者也治九川如此則浚畎澮距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商周承於其後雖其授田之法出於一時而溝洫之法一本於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為溝也特施於下地者爾然其職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為義散而去之〻謂也大之為江漢小之為下地為溝之法出於一

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亘不能違水之性而治之况於
後世者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
先王之政施報而已不施於先則野人莫治不報於後則
君子莫養經田野施職事君子所以治野人也勤四體輸
百物野人所以養君子也夫物之生於土地之間未有不
資君子之法以立野人之力以成者夫既相資而為用矣
則吾䝉地事以施於先而責其供地貢以報於後不亦可
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旦有地斯有事有事
斯有貢事者地之治也故治法不立不可以任土貢者事
之功也故地事不舉不可以令貢昔者明王之經理天下
左史二　六
也知夫仁政之本必始於地法之立是故經土地耕井牧
晝為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則民有分土可致其力矣故經
之以任地事者所以為治野人之道也任農以耕任圃以
樹任牧以育任虞以山任衡以澤分為土牧園圃山澤之
職則民有餘財於是乎可責以貢矣故又繼之以令貢賦
所以為養君子之道也地事治下之職故任之貢賦者上
之政故令之夫使民任其事而上令其貢然能使樂從而
不厭者是豈出於會延苛制之盖有道矣土宜之法教之
使知土均之法均之使正任土之法制之使辨地利之肥
瘠人力之多寡適當其平則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勝
矣大司徒制其征均入土均責其貢或裁地里以達於均

或當邦賦以從其便則貢賦之令不患乎民之不從矣仕
仕是任
之以事而勝以民財所以裕也令之以貢而從此國所以
充也裕民充國非仁政何以哉雖然既謂之貢賦又曰凡
税斂之事何也盖上以致取謂之賦斂財賄是也下以職
供謂之貢若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税其物謂之税若
縣而不税是也撩取其物謂之斂若春斂皮冬斂革是也
析而言之其義固異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閭師考之農
貢九穀圃貢草木皆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徵其賦則
知貢與賦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職九政九事
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曰凡税斂者受法焉則知貢賦與
税斂之用同也大抵理財之義不一而足有曰貢曰賦者
左史二　七
所以辨所取所供之義曰税曰斂者所以辨所税所取之
義也貢賦之正大故司徒司書皆以貢賦為之主税斂之
物微故司徒司書以貢賦又所未盡者特言凡税斂以該
之而已周官之時貢賦税斂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過乎
什一者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欲莫之知
止以區區之魯而税畝丘甲田賦之法相繼而起其為經
界於斯甚矣故聖人勤勤筆之於經者其亦欲以正名而
救當時之失云耳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城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唯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為物之所居歸也孔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為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家之為也不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為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於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

家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於國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其歸愈衆王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豈非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之所歸乎冒圭之制刻之以鋭以驗圭也刻之以圜以驗璧也四方之諸侯大者執圭小者執璧各以其時而見於天子天子於是乎秉冒圭以臨之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法故能受諸侯之來朝也昔者文王小國之君脩德行道天下歸之書曰我咸承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也逮至幽王暴害無親雖其兄弟之國猶且叛之菀柳之詩所為作也文王雖小國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雖有天下而行匹夫之行然則諸侯之從違斷可知矣先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小之至也於是乎又昭之以謙也老子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一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傳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名器先王慎之不敢以假人者以信之所出禮之所寓焉者也公卿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實者然後得其名宮室車旗衣服禮儀此器也有其名者然後得其器名器雖人君且不得而私也況於臣乎古之王者考實而定名緣名而授器立之紀律藏之典策信以是出禮以是藏使天下之人不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絶覬覦之心而滅凌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

故也周官設典命之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命而曰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凡以是而已命者君所令也謂之命則君天之命萬物長短小大一成而不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稟而聽焉人豈得而私之哉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也人君故也諸臣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也人臣故也邦國之制既詳於諸侯而諸臣之命尤不可廢是以公之孤四命眂小國之君且既謂之孤矣其德能衣被人則不可居之卑者視子男之禮不為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之命稍增而不為過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亦煩而縟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或以再或以一或不命則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
臣之命數稍降而不為原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殺而
畧可知也夫惟尊者煩而縟卑者殺而略故堂各有莚室
各有度或高之為貴或小之為美而宮室有制也乘棧車
者不敢以乘墨車乘夏篆者不敢乘夏縵旗各有等游各
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毳冕大夫之服不
敢以朱襮小人無赤芾之賜君子有繡衣之章而衣服有
別也尊卑異等貴賤異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
禮儀有數也若然者非各賦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粗哉
成周之時正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九儀辨宮室車旗 左又二 三
之用則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載其命數而藏之
有司若有辨則賦焉此邦國諸臣所以無敢違命以犯上
者也逮天王室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惡其害己
而削之殆盡當是時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節藻梲
有如臧孫塞門反坫有如管仲宮室之制亂矣美其車有
如慶封請繁纓有如于奚車旗之制亡矣殺服離衛有如
子圍瓊弁玉纓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專以肆夏享卻
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
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儀之制壞矣其始也諸臣僭諸
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夫以諸侯之卑而上
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尚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
君子思為政於天下則曰周公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
正之也惜夫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傳
遠云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設為治法所以與百
官治人於明者也設為吉禮所以與百官事神於幽者也
百官之治才不必皆聖智不必皆達而怠墮昏闇之政有
不免焉然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於廢弛乎是故
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法八則之法祭祀之禮一具其
文以藏之使夫遠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
事者考焉所以為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 左又三 四
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
法也莫非事也簠簋之設內外之位前後之序凡以事神
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事也典法則之法太宰建之小宰
司會逆之此無非以法為任者及辨法焉則以大史考之
蓋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
之肆師發償相之此無非以事為任者及辨事焉則以太
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蓋史之為
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夫為之又其贊治之大者
也百官有辨於此考之焉求而不可是故邦國有治辨乎
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書
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考之而其辭

不信則是姦僞以侮法者也故於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
之序考之禮書之所次可也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禮書
之故常可也考之而其等不信則是怠惰以從事者也故
於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誅亦各有
所 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國人民之不信者
大有殺小有墨則先王所以待不信之罪亦隨其事之小
大而已故祭僕誅其不敬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與太史
所言合者其以此歟嗚呼刑政之不明常始於書籍之不
存故政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猶得而正之矣觀孟子所謂
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臣下之所憚實有在於法
事之所存也然則大史所掌烏得不為之重事耶

以六律為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也聲成文
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止乎禮義其文能足
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
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於性情
者固已盡矣而聲音之末亦不敢苟焉者非以是為美聽
也蓋將以納世於太和而乃不能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且
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太師之教六詩
必以六律為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息之聲調
之以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非呂
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出乎心之無所傳而然者
雖師曠清夜傾耳以聽曾不得其聲音尚能以律呂而為
之節奏哉夫惟存於心而為志宣於口而為詩既已存於
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聲乎形聲者度
數之所域也域於度而求越於度域於數而求出於數則
將與物為特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不能舍
六律而正五音有待於太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黃鍾為宮
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此黃鍾之為宮
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大呂為宮
夷則為徵應鍾為商無射為羽南呂為角此大呂之為宮
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非特黃鍾
也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
大呂也應鍾夾呂林鍾小呂夾鍾凡屬乎呂者莫不然焉
夫惟六詩之章一出於六律而為之度數故能播之金石
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鏞章而與堂上之歌相和為一
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從之也繹如其樂成也曾亦有是
聲之差者蓋其所歌出於一律故有以協求之六詩之音
雖不可槩見然觀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〻之二
又歌南陔白華〻黍之三終之以合樂烏鳴南陔詩之
風雅也而鄉飲以之合樂非夫六律之為音亦能若是乎
以至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之義所
以用之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群與樂同其妙
用者太師之教為之闡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教詩以律其來尚矣於舜之世而夔之樂乃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者豈特徳化之所由致耶律呂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顔淵問為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者必求知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期於善已而已也必將施于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顔子者其知聖王之學乎此所以有為邦之問也蓋問也者心有所欲為而未達者也非其所欲為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為則教者不答昔者孔門之弟子其有欲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處心積慮特不出乎一國之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為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顔子之志則進於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中寧甘心於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淺也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既與聖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為邦之問所為發也然而為邦之道亦何曰三代之時時也而夏以忠為善三代之輅輅也而商以質為善三代之冕冕也而周以文為善至於功成作樂也惟舜之韶舞為盡善焉蓋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以為行者也百王之訓誥三墳之爻象國史之春秋太師之雅頌吾集之以為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呼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之言政所以特告顔子也

實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累之耶取道有量夫有量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則彼其所以為善者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為善則尺尺之錙其所容幾何哉雖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於世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大於是者其亦何由入耶嗚呼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乃其未得之也汲汲然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亦汲汲然若有所不足非固為此謙損以要夫君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謂天之與我者與天為一天不窮於道而我獨可以窮於道乎是以愈實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己造大以為莫己若者哉此實若虛曾子所以稱顔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於夫子子路則行行然勇者也子貢則侃侃然辯者也子張則堂堂然莊者也而顔子獨頽然於其間獨恂恂然若無能為者孔子乃與之夫豈其中必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顔子曰願無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己者也為善不有其己則以天

下之善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
其進未見其止也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人而
化之則舉萬善而融於道庸詎知吾所謂實者非虛耶所
謂虛者非實耶虛實兩忘聖人之事也噫衆人則空々者
也賢人則充實者也至於聖人然後虛實之名忘矣若顏
子者其亞聖者歟宜乎曾子所稱如此　一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勞
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資勞力之所食々人
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
以兼焉者然則君子於此將安取乎亦曰備其大者而小
右文一　九
者從之而已矣又焉用稼為哉子曰焉用稼所以闢樊遲
之習也且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小民之事以譬
則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體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
任而已耳司聽目司視手司執足司運而心居中央致思
以制四體之用焉不視不聽而耳目供其用不執不運而
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於若心之制四體焉
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則四方之民望々焉襁負其子而
至將為我保豈不猶耳目手足之於心腹者哉故古之人
有脩孝悌忠信之道雖不獲用於世猶傳食於諸侯不以
為素餐者其道素備也又況得行其道乎後之昧者不知
察此有若許行為神農之學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所以
闢之者宜矣然則孟子者其孔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故能
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之至神有主於中可
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則存亦其意也且心無形
也君子於此何以操之乎一主於善則歸然而存一念於
心則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之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
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坐如尸立
如齊其處也若思其行也若遂瞿孟有斂尸秋有戒視不
雖於衽帶古不離於衷著聽不惑於左右斯須之間未嘗
敢忽其所操顛躓々則存也々所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
右文二　十
其倚於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揚子曰能常操而
存者其唯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學至於
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
則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體而不違何有
於存亡即而不離何有於出入而孟子云爾者特以操舍
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
者哉謂狂聖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爾噫耳目手足人之
所謂小體者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
知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至於心不若人
則未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之不全足者天下
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

莫之尚能充其類者乎

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既分於道矣而仁又出於性與仁與道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於仁則有方道無數也分於仁則有數蓋宗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於方而麗於數人之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未於陰陽之氣以有生雖曰於物為最其出於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為分不失吾一合而為一不遺夫萬物夫人之於仁猶可以自多於道乎蓋不合於道累於形者之過也人能忘形以合於心忘心以合於道則天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為一不知吾之為天地萬物邪天地萬物之為吾邪進乎此則天而不人矣且渾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為心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亡猶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之哉窮而在下則道固不可行也善己而已矣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得不推所以善己者善天下乎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此之謂也嗚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所以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惟恐懼不敢以不善加焉以謂天下之所以與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非義不由以禮善其身非禮勿動以智為身之燭以信為身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且於達而蒞天下豈他求哉亦以夫吾所以善乎己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天下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則無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為憂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善其身之為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之而不就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自樂以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幡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爾若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君子以為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為苟祿犯分不義苟祿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為也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曠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日言物而不及道。道與物離而為二不能相通則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蓋有道必有物無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無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之論得矣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以及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於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已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之所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今夫仰觀乎天則天積氣也然其日星之四旋雲漢之卷舒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縮若有運轉而不能自已者是豈積氣之所能為哉道實行於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之興雲藪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者是豈積形之所能為哉道實行於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聽口鼻之噓吸手足之舉運一靜一動一作一止若有關鍵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豈積氣積形之委所能為哉道實行於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其中焉舉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為道可觀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也即其所行於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為三焉號物之數謂之萬以一為本三以三而分萬則物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害其為一者萬物之生本於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萬物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知一之為萬而不知萬之為一則並行而不悖於道豈不昭然矣乎嗚呼道之行於萬物也如此而疑者昧之謂道在天耶仰而視之見天而不見道是直以形求之爲胡不反求諸身乎彼其食息視聽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尸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求之則廓然心悟曄然自明向之所見無非物今之所見無非道矣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於道者也嗚呼論至於此聖人之於天道之事也學者可不勉哉

一、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合二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明而聽聰貌肅而言義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所以為人者盡矣雖然天地能畀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主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於道飢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羣而不亂者得無自而然哉君

師者所以化人於道者也故荀卿以為治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後以為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於天地之間其不能無群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於外則必草木治宮室紡績蠶麻以成之饑渴男女之欲役於外則必鑿井泉播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黨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與是數者之衆相與為群於天下紛紛藉藉亦易以億萬計於斯時也法度不立則力強者軋弱強者智獨者詐愚何而不趨於亂乎仁義不明則居陵於所為行迷於所之冥然無知以蹈禍機亦何而不底於悔乎禍亂並作雖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將無所案何則夫秉法度之權循仁義之教以相維治以相訓迪者是乃所以輔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不及之恩君師之法豈不大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同也其功同則事之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命之恭著在禮經略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於古者有若齊女之從奔者聞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喪師視其父則其事之之禮為何如哉雖然禮有三本其道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理而孔子於魯則去之事師無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教之逃墨何也蓋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師者合以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為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耶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孔子亦將去魯矣師道然耶而陳相背其師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雖出於禮之變然其所以事之之實蓋無異致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事之如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則荀卿之論其亦至於事之之禮乎觀其名篇鄙可識矣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義勝利為治世

好義欲利之情人之所兩有也二情交戰於胸中義害難持於所守而利害易溺於所奪此人之情所以輕義而逐利而爭亂之禍自此熾矣先王知之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絕其欲也必將肅義風以鼓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納溝中之汙常思逸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矣義之與利猶陰之與陽也陰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陽之道常饒陰道常乏然後萬物生也利可使和義而不可使勝義義必常重利必常輕然後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此以古者之營國前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也市師所涖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也士之所受之田謂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人以相糾受職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

以義之爲重利之爲輕是以天下之人知義若是之重故不敢棄義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而犯義閨門之内子盡其孝而無好貨不顧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無好貨不顧其君鄉黨之間無利合之交闤市之廛無飾僞之爲出而田野無爭畔之失遠而道路無拾遺之人舉天下之大臣皆趣乎善惡之端凡不以義而得者有所不爲故無爭奪之患無禍亂之變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著獄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亂之原存乎義利之間區區躍地於自奴任掊克之吏頭會箕斂以啟天下好利之心當是時盜賊並起直指使者僅能殄之

故史家譏其形獘雖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謂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昔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呼義利之心人無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狗利者常多故孔子敢無驗以塞利欲原孟子譏宋牼以開義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策

兵

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於冉有曰子之知戰學於夫子耶性之耶冉有曰即學於夫子者也夫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執徒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一理而已儒者明乎一理之變以措萬事之繁殊乎居無事晏然自若應猝者變則亦何異乎溫遜之間而左右周旋以應之耶夫武事之於儒特其政事之一爾求之仲尼之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學之乎仲尼之徒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爲仲尼之徒第不若後世之論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則害民其弊也常至於忘戰忘戰之甚養延讀患其難也常至於好戰此勢之自然所不能已者是以聖人未嘗言兵亦未嘗好戰顧其所以爲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爾後世之學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執兵相加暴骨乎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弁去武備以召不測之禍此皆非得爲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或進或退或示之弱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機制變之間爾

可預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平之敗房琯用古車
戰而有陳濤之衂此輕言兵者也是故古之善言兵者必
先觀天下之大勢而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一
邊吏之事而已何足為君子道哉儒生之言近於迂闊然
久而不勝其弊惟執事者擇焉

君臣同心

蒙嘗觀文王之畫卦既後知君子小人之道不異其畫奇
者陽也君子之象也其畫耦者陰也小人之象也君子之
心主於義義則周周則一是以陽畫似之小人之心主於
利利則比比則貳是以陰畫似之一故同心協德貳故猶
私阿黨同心者治猶私者亂此泰否之名所為分也雖然

君子固同心也而不能使其類必用於朝廷小人固猶私
也而不能使其類必退於草野盡德者我也而用不用者
君也故欲有同心之臣必先有一德之君乾之九五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孔子釋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
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夫欲平治天下則必
生大有為之君以為之先有大有為之君必有一德之臣
以為之助類之相感所必至者也是以堯舜為之君斯有
禹皐陶之徒同寅協恭以為之臣故唐虞以帝成湯文武
為之君斯有伊尹周公之徒一心一德以為之臣故商周
以王觀其一時君臣相與以敷圖治之盛也有一新命必

再拜而遜之有一言必再拜而師之有事則相戒以不
怠成功則相推而不居周公則曰惟汝奭召公則曰惟我
公一唱一和相應如響若七十二子之於孔門欣欣愉愉
無有異志必期於輔成而後已嗚呼盛哉是豈禹稷皐陶
益契周召之徒所能至於是歟蓋唐虞三代之君實有義
以使之爾方是時也伯鯀方命而圮族共工靜言而庸違
管蔡之徒挾三監而並起其小人之異意思以讒說流言
以惑其君者亦有之矣夫惟其君始察而終信之是以稷
契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理以贊其君於帝王之盛詩
書所載後世無加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
德龍飛於九五之位兢兢業業日念至治遂拔一二大臣

而用之此臣稷契皐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之時也而廟
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德協謀上副吾君願治之意自招徠
考列於庶官可謂合於泰之象征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
以承功勳者矣承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竊
嘗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
事君意其無以過於今日謹因閑誦書以為獻焉昔者
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夫以禹稷之相須未宜其果意與有也而舜猶戒
之故禹得以暨益而奏鮮食暨稷而奏艱食難阻父而與
子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而相戒之著
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公之為師也召公之為

保也而召公不說夫召公豈疑周公哉以成王中材之主而承難繼之　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至舉成湯文王皆有臣鄰協力以助期於相勉以輔成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與此大臣求治之至誠而相勉之效者也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之治一本於君臣之相與如此則為今日獻　姑舉諸典謨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唐實錮之事此則不如成昔之稱也業故不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一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貢舉為不足視科舉為有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則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為愈也三舍之法屢試而後補私舉之法一試而得以則取人以習者不若久之為愈也昔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才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法於太學是豈苟欲救當世之弊而以成周之制為不可盡行於今日哉蓋嘗觀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未致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井田廢則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爲公遺行者是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必欲舍衆人之私心而一取公於法則三舍之制其賢於科舉不亦遠乎故自元豐以來九州注意天下之士望風鱗集争趣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蓋有

相學而足相踊也雖然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之員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於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限以二年則教養之道無乃或未廣乎道之不廣則擇之也不博擇不博則取之也不精此明問所以欲郡立其學學立其官而下問於諸生也愚雖不敏切竊布一二為昔者吳起嘗母辭以請從師於魯子曾子薄之陽城為國子司業一日令於諸生去而覲親者嘗不書數千人夫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也太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積歲而後可得切恐有孝如何曾者亦不得預薦選矣昔者仲尼設科於魯從之者蓋三千人至於七十二弟子之列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衛魯之鄰國也夫裹糧千里以從師古人以為難事也而他國之士從師於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况乎四方之士遠京師者或數千里終歲裹糧尚懼不繼則雖有賢如原憲者切恐不能自致於太學矣故為今之計者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於天下使近者不得施爲疏之賤而遠者亦得承請據之化顧不善哉若夫欲無勞民費財爭制不可為之弊愚竊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進之得其當愿顯明賞罰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有學焉因之可也其或其待鮮少數不滿百併之可也如必路立之學則一路之州固已多矣亦大體舍則為攝氏併遠就近則為勞上必郡立之學則附隨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

師則為貝位士徒不足無以充選故莫若酌其負數之多寡因其黌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勞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賄胥有請託之私千金之子多假援之偽私偽並行而望進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文大法嚴則循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不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於先既不為擾民考之於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遞而升之於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鄉升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豈特見窮荒僻陋之壤亦將賢賢然齊齊然無以異於輦轂之下矣惟執事者以人才為念而為上陳其說焉則天下學者

六

章旨

名節

愚嘗謂天下之節有二致焉有上節者有下節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間說帝王論仁義雖其君不說至於怫然變色方且雍容閑暇請以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冉有仲由親受業於聖人可謂知義矣而顓臾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之曰夫子欲之而已果欲之而得不為之救乎其後由雖死於孔悝之難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噫節義者君子之大致人君所恃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也上節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也下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也欲進

其所長救其所短以至於大全蓋亦為之勸沮之方而已何則中人之性提之則上排之則下進之可使盜跖為伯夷排之可使伯夷為盜跖此勢之必致者也胡不觀兩漢之世乎西漢之士非固不好義也而拔名節者一何少耶排之故也東漢之士非固好義也而挺名節者又何多耶進之故也蓋嘗考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首尚功名而薄仁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遠商山而不出矣逮至孝武所謂好儒者也奈何孫弘自任恥於見屈一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雖全以終其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詼諧而止爾其君所上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趨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廉

七

節道喪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於下執事以希升斗之祿篇然無復自喜之氣雖賢如揚雄者猶殃於不免況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無復畏憚得以誑惑而攘取竊其所以致此豈特恭顯數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有以抑之於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相與戮力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若冠鄧耿賈之儔其豐功偉績有足貴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獨勤勤以身先於故人之子陵而又侯霸卓茂之徒亦非素有顯顯之功也一旦加之列侯之上曾不少靳於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為卑而道德之為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以遠而其風不衰下至於儒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甘心於斧鉞鑊鼎而不悔者

而況耿介者乎漢祚雖已衰微而姦雄熟視不敢竊發誠以仁人義士所與維持者甚衆故也蹟其所以致此又豈獨陳蕃數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於初而然爾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上其開端也曾不出於旦暮之間及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之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爲今計者奈何亦稽諸兩漢而已稽西漢所以失則柔媚之徒沮之可也稽東漢所以得其廉節之士勸之可也何謂勸曰廉節之士介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懼不速其肯脅肩諂笑以自擢於人哉不用於朝則亦去而之山林而已耳爲政者必得若人而用之優之爵禄崇之名譽豈徒也直之言曰聞於上而天下之士亦將欣然慕嚮然

叢四

八

從而日趨於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諂媚之士望風希旨以求合乎上者有志於得而已無復其他也由茲亦然吾不知其實然乎否也曰不然亦不然吾不知其實不然乎否也止之人一不得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轉於爲他日之不然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往究之以所從來則信誕見矣其不信者薄加擯斥示不復用而貪得之士亦奚肯舍所守而犯所禁哉此勸沮之方也雖然天下固有所謂豪傑之士招不來麾不去如孟軻之自信者矣殆非勸沮之所能動也苟非其人則必畏誅而慕賞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吾勸沮之道行矣及其久也漸以成俗則天下之士又將有不待賞而勸不待誅而沮者

觀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誅戮而畏天下之清議者此又其教素所敎然者也今也誠能本之學校以鼓舞之而輔以勸沮之法焉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者如文王之時者矣區區黨錮之禍又何足道

用人

古之制爵禄也五等公也孤也卿也大夫也士也先王豈以是等級天下之士哉以其德不足公也故命之以爲孤以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以爲卿以其德不足於卿也故命之以爲大夫以其德不足於大夫也故命之以爲士其貴承於天子而無嫌其德大也其賤列於下士而非居其德小也夫小德之於大德相去遠矣求小德於衆也猶

叢四

九

什伯也求大德於小德猶千萬也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又則以萬計豈不以德愈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公者止於三而已猶曰無其德則闕之況孤卿乎然孤卿之求則不若三公爲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治古所以爲可尚也文王之時小大之才皆可用而棫樸之詩作薪之槱之是也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 薄言采芑是也夫才之大者爲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焉豈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宣而肩乎文

矣國家之多士尚於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
廟堂之上每以乏才爲憂侍從之列省寺之官闕者幾半
久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疑於斯竊愚竊思其故矣朝
廷以資格取天下之士才以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於
下列固有之矣而識之未詳知之未盡亦未之被舉也故
必擇其優爲之者然後啟用求於俊足而已此君子務名
器之道也奈何前日選薦之人但爲以稱斥是皆由於大
至侍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用者尚試之未詳也是
其所以闕員者乎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此言才之難也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此言舉才之道也夫今侍從以至於省臺寺監之官

其員衆矣吾君猶恐盡知之乎是有賴於吾相也吾相亦
猶恐盡知之任是有賴於侍從之臣也昔唐太宗謂房杜
曰公爲僕射以助朕廣耳目訪求賢才者也比聞日閱訟數
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夫聽訟
事之小者也一勅致失在一事擇而擇人一失其敗事豈
不多乎趙宗儒擬郎官於元宗元宗不 其語乃曰大事
吾與韓休郎吏小事亦煩卿不能重煩我耶夫擇人任官
真宰相之任也以謂百執事之衆乃臣以徧知亦使侍從
省寺之臣薦其才而已陸贄請於德宗曰左右丞郎中御
史大夫中丞使宜也陛下擇宰相而可擇天下之才可耶
柳渾亦曰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等當擇賢能尹以

洪大化尹當擇令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大
之明不足以偏知天下之賢則亦上下相要以廣求之之
道也已所不知人其知之矣必欲懲妄舉之失則察之可
也孟子曰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既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特在吾君吾相而已昔前所降之誥許侍從之臣
各舉爾所知以應任使者臣爲時擇才之大法也鄙生無
知姑敍所聞焉

雜著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於磐石之
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非釣
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
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
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
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
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
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魚
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
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
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待烹而食必吾薪濟之乎曰
然子知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濟吾之火也薪

乃能濟焦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無寒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是故能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書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乎人萬物之道備乎身衆妙之道備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亦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為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殉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殉名故有實喪焉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何害生實喪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

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故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何足問)間哉樵者曰有為善遇禍有為惡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利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千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舍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千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千斤乎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之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道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

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

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貴不妄也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淳
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
有根因指庭前蘇蘇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成如一
年何以見他進未有進處不遂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
却亦早是好乎如康仲之徒皆忘知了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亦錄得數册

高齋伊洛錄

伊川先生議論不書文父嘗有意於中建家然猶班班可
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爲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儼含國南門巷
相望把酒遺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
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騃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
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堤歲月如馳
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東奔發軔千里伊誰挽之而止
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之貽公葬荊川
千夫臨穴而我何爲薄祿羈紲架酒寫辭以寓耕素贖彼

大江日夜東注

墓誌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桑
事借紫金魚袋劉公卒於州之正寢其弟安上安禮護其
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壬子葬於所居永嘉縣仙桂鄉
之外學山鄉人戴述狀其州里世次遺學歷官行事之實
而安上問銘於攜塘許景衡景衡曰墓有銘非古也誰當
彝鼎者人功善以示不忘今不復用則賢人君子可傳於
後世者殆將泯然矣無已則銘乎蓋惟劉氏系出彭城其
家於溫也久矣大父諱瑩積善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大
父諱發以公恩封宣義郎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
免時已有志度及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
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世欽俟安上相友愛皆以
文行爲一鄉所推稱既冠聯薦於鄉同升太學秀出諸生
間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而元明名儒見其
文蹟其爲人皆嘆服元符二年擢進士第越州諸暨縣主
簿國子祭酒章某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冀州州學教授
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文之同時學校者皆
進顯於朝廷獨公奔走小官未嘗爲進取謀識者指之改
宣德郎受代來歸當天子勵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
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
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鄭僑及君子小人和

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歔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擢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公之為察官也謁告省親於鄉亦既陞辟矣而殿中命下謝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赴闕公迎宣義府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以為朝廷厚恩宜備職報效且吾志安於閭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有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又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撤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必取諸民公曰歲饑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且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鼓為在官者擾至晝日閉關致逃散郊外公躬揮以廉儉屬化之又闕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偷而民病公為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碍俾就條理夫羨錢者以充之堵以濟逃者以復凡為民弊害者悉除去於是與之更治賦出裁制貢案奉所須俾屬縣先期式民無倉卒之擾民既知樂愛戴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輙應人以為精誠所格也冬祀貢鑑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公語其屬曰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罷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之其得人心如此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涕淚不忍別者壽以為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亟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流

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甚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不聽其後御史疏江浙不賑貸以聞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夏五月己未公得疾精爽不眊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哭於庭民哭於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無遠近識否皆為之嘆息嗟何以同郡人愿之女封崇德縣君公貳太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躬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易鄉習者幾日多比朝廷續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宜人仁孝可擬人以為宜相君子者先公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不成聲後二日亦卒生子男曰鑒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上之子誠為後部使者表其治績及勤民致死狀天子閔然惜其才未及盡用特命誠將仕郎公清明坦夷雖近於道當從當世先生長者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於是有得其氣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畧不見其懟色恚辭也其在河東條有交惡者一日辭后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靜然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也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未嘗辯還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敏於從事臨處黑白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為避就鄧公浩以古臣

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退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甫治送行者退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播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臨百口上下驩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晦匿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以善遷之安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　之於是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拔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心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其

省文曰

於窮理盡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為於世則吾未知與古名臣為何如耳觀其為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剖析之俾無再犯內有關者將懸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輙中輟以是徒無可治之事而或險詖不施鞭朴其為政效見於此公之講學常攝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歧轍可望而進而景嚮也實與切磋之孟令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於此而已蓋公之潛德隱行雖予親厚善亦不能盡知之也然因其所當書而詳其所不言以其所已為而究其所欲為庶幾後之君子有考焉是不為略也銘曰

自明而誠　大人學兮　聖門授受　其來邈兮

孰濫其源　末流涸兮　紛紛百家　益偏駁兮
後學專門　衹穿鑿兮　上下千載　嗟殘剝兮
溫溫劉公　其美璞兮　斯文有傳　與斵琢兮
始乎致知　物斯格兮　沈涵充擴　卒自得兮
衆人巧智　獨敦樸兮　衆人趨隘　獨恢廓兮
衆人利欲　獨淡泊兮　洞然無礙　油然樂兮
造膝有陳　其利溥兮　御史左史　帝親擢兮
出守二州　愈民瘼兮　江河　哉一勺兮
天命在人　孰厚薄兮　氣之所鍾　有美惡兮
會元亨粹　良不數兮　素而得之　欵寔漠兮
滂滂九原　觧後作兮　我銘其藏　詔後覺兮

省文曰　王

乙亥年八月借青芝張氏本卷首有王刺府已吳士大紹
香忠貞閣、林間吳里盦鈔不及校

辛未之秋廿七日為永嘉林琴南屬鈔劉青相寄回依
小漁祥葬隱里鈔本於汴州也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終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唐庚撰

清鈔本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唐庚撰。庚有三國雜事，已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均載唐子西集二十卷。宋史庚本傳亦同。文獻通考則作十卷。此本乃明崇禎庚辰福州徐𤊹從何楷家鈔傳。

國朝雍正乙巳，歙安汪亮采所校刊。凡詩十卷，文十二卷。文末綴以三國雜事二卷，共二十四卷。前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庾三序，俱作於宣和四年。又庚子文若書後，作於紹興二十九年。總序但云太學諸生所錄，鬻書家所刊。榮義序亦言非完本。庾序則稱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因併取其少年時所作，隨卷附之。與文若書後均不言其卷數。惟紹興二十一年鄭康佐序，乃稱初於鶴城得文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五首。續得閩本文十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又續得蜀本文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屬教授王維則校讐，勒爲二十二卷，刻版募之。則此本實鄭氏所刊。晁陳諸目所著錄者，殆即所謂閩本蜀本，故卷數不同歟。強行父作唐子西文錄序，稱大觀冬日旅舍及留別二詩，集者逸之。而二詩今在集中。信當時非一本矣。又汪亮采序稱其論三國事，雖別爲撰著，亦史所稱精密之一。則三國雜事二卷爲亮采所增入，故又與二十二卷之數不符也。書錄解題稱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賓諸論皆精確。劉克莊後村詩話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文獻通考引劉夷叔之言，亦謂其善學東坡。今考庚與蘇軾皆眉州人，又先後謫居惠州，宜於鄉前輩多所稱述。而集中詩文自聞東坡貶惠州一首及送王觀復序從蘇子於湘南一句外，餘無一字及軾。而詩中深著微詞，序中亦顯示不滿。又上蔡司空書舉近代能文之士，但稱歐陽修、尹洙、王回，而不及軾。又讀巢元修傳一篇，言蘇軾斬借名譽太甚，民以是失士心。似庚於軾轍兄弟頗有所憾，殆負其才氣，欲起而角立爭雄，非肯步趨蘇氏者。二劉所言，未詳考也。其詩刻意鍛鍊，而不失氣格。劉夷叔稱其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按此語見文獻通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則稱其佳句不可勝舉。黃徹䂬溪詩話則稱其巧於用事。三家之評，各明一義，而均得其實。至於白鷺詩之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

求恐到君。詞意淺露，而鶴林玉露稱之。湖上詩之佳月明作拓，好風聖之淸。墮於惡趣，而詩話類編稱之。則舍所長而譽所短矣。集中有別永叔詩一篇。考歐陽修歿於熙寧六年壬子。宋史稱庚謫惠州，遇赦北歸，卒於道，年五十一。據集中黎氏墓銘，其北歸在政和丁酉。上距熙寧壬子凡四十六年。是修卒之時，庚方五六歲，斷不相及。或他人所作誤入，抑別有字永叔者，如唐庚示聖俞詩，乃其錫郭聖俞而非梅堯臣也。疑以傳疑，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眉山唐先生文集敘

奉議郎太府寺丞鄭總撰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導名分易以導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守而詩復須韵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竟

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繼少時嘗進不擇所附以至于僨然能學道自勵矯咎前非其文攻砭世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

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于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寔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

以箴世或以自明体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澁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闕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終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奕棋于一橘可謂小手其胸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遲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歸退

之謂柳子厚作不久窮不極其文學
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于後使子厚
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予西謫官七
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益類子厚
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
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
重人爲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

因而後傳如予西則不待三者惟太
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
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巧
其本而刊焉壬方留意于時李萬音
同律始得爲醇化文若不適用不足
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
予西真豪傑之士太李誠賢士之関
哉予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

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
同好出世：間法余常謂予西金屑
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
雕琢肝腎徒勞人耳予西戲答曰吾
寧盡此生筆硯閒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坐客噓然而笑嗚呼行成
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予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机爲是

故也李若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爲法
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序

予兄子西自齠齔發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胆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

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呂祭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詩故相呂公微仲為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若夫吾兄子西之文其名之布于天下為楷鉀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淺深則覧者當自辨之固不待予言而後知也宣和四年六月日弟

庚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溫陵呂　榮義　德修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覌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

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难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為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為博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尽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于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為文願嘗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辞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丏而去也予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没不求人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不待

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歸去来顯盧仝則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其人而三子独得顯于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索其文以来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幾他日必

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
日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總目

魯國先生唐庚著
教授王維則校

卷之一
賦二首
古体詩十六首
卷之二
古体詩六首
近体詩三十首
卷之三
近体詩三十四首
卷之四
近体詩三十九首
卷之五
近体詩二十三首
卷之六
論四首
卷之七

論五首
卷之八
記六篇
卷之九
記五篇
傳一首
卷之十
傳一首
贊二首

銘三首
卷之十一
銘二首
三國雜事九則
卷之十二
三國雜事十則
卷之十三
三國雜事十四則
卷之十四
三國雜事三則
表一篇
書五首
序二
疏二
卷之十五
書一首
醮文青詞祭文五
墓誌四篇

卷之十六
行狀二
贊一
銘三首
賦二首
卷之十七
賦一首
古体詩二十九首
卷之十八

古体詩二十七首
卷之十九
古体詩二十二首
卷之二十
古体詩五首
近体詩二十二首
卷之二十一
近体詩四十首
内挽詞二首

卷之二十二
近体詩十五首
記四篇
卷之二十三
記二篇
書四首
卷之二十四
書五首
表四篇

卷之二十五
表四篇
啓七首
卷之二十六
啓十七首
卷之二十七
啓四首
序六首
辞一首

卷之二十八
序一篇
跋一
檄一
諭一
跋尾一
雜説五
箴二
文九

卷之二十九
祭文八篇
策題三條
卷之三十
策題十六條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目

唐庚　子西

賦
南征賦
省愆賦
古体詩
内前行
長沙示甥郭聖俞
張曲江鉄像詩

湖上
双榕
大熱行
蜑兒歌
蛮果
圓蛤
白小
瘧疾寄示聖俞
示蜑

夢泉
鳴鶴行
採藥行贈梅蟠
鍾潭行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

眉山 唐庚 子

賦

南征賦

始攝提之孟冬余負罪而南馳雪盈尺而更傾風三日而猶吹体凍極而若無心怖甚而忘悲凡再信而至許覺驚魂之稍歸訪景福之遺基指空郊之荒榛曾禾黍之無有矧棼梁之丹雘國已挹于三馬臣不聞于一鴟豈當世之無儒抑此病之難藥道昆陽而俍嘆淡悲風與愁雲陷一夫之僭竊於萬鬼之煩寃嗟世祖之論功忘王章之曩言既直鉤之不食終曲突之無恩過叔子之舊邦登峴山而痛哭方閔右之放貫盍眼中之拔鐵独何心而表晋卒養癰而潰肉偽遺灵之猶在當衆白而相訞盡荆門之犖确瞰蜀江之湯湯念故人之久別覔良晤之甘香稍回翔于澧浦忽凌

乱于瀟湘時廓舒而浩蕩還収歛而凄凉
咏九歌之餘哀閔三閭之孤趋豈公子之
足悲寔舉國而無與内不懌于女顏外見
非于漁父特此道以奚歸亦各安于所處
自是遠矣行人漸稀水愈激而愈清山益
削一作刻 而益奇造柳嶺之窮處云達關
之故基客至此兮迓頑雁至此兮北飛眷
炎溪之毒淫吊丈淵之嬰銖射參狼于隴
阪覩跕鳶于浪泊奮身出于萬死騰口喧

於百悪信老子之是哀霓少游之差樂经
韶陽而再宿舅石上之遺声悟聖神之在
宥如天地之生成彼禽魚固自有理而日
月未常不明雖吹萬之不同吾得一而皆
正捨真陽之短策放清遠之孤舟覿碧落
之灵秘嘲峡山之媚柔承懸崖之滴乳摹
象岸之垂椽探羊城于浩淼發蒲澗于深
幽窮一時之詭觀渺萬古之清愁蓋明年
之正月矣始税駕于羅浮

省愆賦

唐子謫居嶺表既已半載杜門時省愆而
慨曰身耶心耶孰貽吾于罪乎吾將求之
身則身非我有四大所會也水火風誰為
之宰吾將求之心則心不在内復不在外
不在中間是將安在晝夜以思寢食皆廢
骨為之出髮為之毀夢有告余曰甚哉子
之蔽也罪性本空念丶滅懷及須尋繹秪
益咎悔道逢臭腐何足眄睞玩味不已適

足自織阱是妄而况始榖猶無而矧稗磨
之身体本自安泰或作病想便 嬰瘵讖
此病之誰受尚何施于砭艾譬之手足伸
缩無礙忽作縛想牽動掣娃悟此縛之無
寔即無絶而可解方聳听于妙語失胸中
之結礙若春動而氷坼若秋至而葉敗回
視無始以来歲千萬世所作罪業悉消散
而崩潰矣豈独今之所以流落頗沛者哉
霓而思之曰嘻此殆俳學詰也攬衣而起

正冠束帶稽首西望作札而退

古体詩

内前行

内前車馬擁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
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頭非夜
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箒明日化爲甘雨
來宅家喚作調元手（右相視事明日始得雨上喜甚書商霖二大字賜之）周公礼樂
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恶向來兩翁當國
年民間斗米僅四錢

長沙示甥郭丕俞

我昔宮闈中子時趋長樂相遇日夜飲肯
使笑語亂但知醒復醉誰問餅與酸攬衣
步中庭仰首羨飛翰誓言早歸休慎勿貪
高官時未有添丁眼前惟木蘭甥舅一分
背日月叟跳丸那知十年外相見西江干
拜起未寒温悲來各汍瀾我鬓已秃翁子
顏非渥丹相從海上去爲事人所难陜行

白漭〻山宿青攢〻人烟小歲後草木深
冬完昨日次長沙扁舟掠湘灘中流遺恩
風滿衣潑鷲湍舡如旗尾點天作車輪團
怖畏目斂側禱祈指頻彈向非鬼神助幾
作蛟龍食忠信時可憑聖賢豈吾謾勿畏
嶠南熱我清物自寒勿憂海邦陋心廣身
亦寬磨刀斫鯨鯢隱几看鵬搏努力近藥
物明年理歸鞍得之两鳴鵠龜筒不須鑽

張曲江鐵像詩

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拍就令乏賢人何
至相仙客直道既彫喪曲江遂殊作汲黯
罔後薪貴生羅前席金鑑束高閣欽貽空
數尺妙處难形容英表良勞驟摩挲許國
姿尚想五朝色同時及棄置異代長嘆息

湖上

佳月明作想好風聖之清湖邊得二友夜
話投三更烟露两相濕水天參互明散衣
色蕉凉叟杖枕柳軽星乏抛餘光山空荅

處声帰笑不可留過幽思神勢

浸榕

水東洩榕間有叟時出遊清風衣屦古白雲鬚髯乩吟哦明月夕欺弄寒江秋鶩傳里中兒不泊岸下舟君看鬼趣中有此風味不安知非黄石但恨無留侯此生錫梨手誤入磻鉤流與功拭毫髮負罪平山丘政尔求添濯閑之欸徊徬㧜衣倘可覩跣履安敢望得閑半偈語一解終身憂性不

喜伐國兵書非所求

大熱行

去年大雪埋尺墨水北荔支遭凍死共嗔北客帶寒来我欲分疏誰受理今年諸峒十分熱東江不下龍川来南翁北客两欣然孰與忍飢喰荔子

嬰兒歎

瀘南二子天一邊思之不見今三年阮咸已老得逃集白髮自娛還欣然未看顱骨

并頬顴啼中已有過秦篇諸田何得戰庶孽會斬莊賈摧強燕

蛮果

臣聞失旦雞已號枕强鳴書生坐口窮掀死输血識嶺南貢蛮果海道趋彤庭黄蜂樂受戮蔡鳳助楊於忠勤雖云至思慮急未精由来虎癘御不識霜雪清土風不待講氣象昏如醒秔稻々丶熱水泉々丶腥而況野果寔豈足奉聖明未論体性殊已

覺面目生食之偽有補勞者甘如錫致恐無裨益所出非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杜軒轅嘗百毒上古雜神灵武王嗜鮑魚歜䵷伏老成芻莞復何有癸䇂但白傾

圓蛤

黄犢鳴水中相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旁舍翁云此號圓蛤夏潦漲渠溝喧呼自酬荅卒然聞其声謂當可専車既見一拊掌寸莲量有餘物生元氣

中小大各異趣娃演黄牛鳴村北欣誰附
我居同已陋尔鳴良亦村鄉蛮蟀黄鸝我
今思故園

白小

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鯛
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烹莫辛芥蓼咀嚼
何所得鱗鬣空紛擾向來若魚戲海面橫
孤嶠噞喁噴飛沫白雨散晴眺終然不省
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衣

泰山不為多毫末夫豈少詞誰兩月讀理
足三語妙人生一渥發誰作千歲調安能
蹲會稽坐待暮年釣

瘧疾寄示聖俞

体中初微溫末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
撼如掀鑼良久交戰罷項背如釋傅尚覺
頭涔涔眉額如錐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
契約伏枕兩晦朔枵然如空橐平生十圍
腰病起如飢雀裒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
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稽聞五嶺法有
此萬户瘧而我自儋寓了不蒙閭暑況予
又持養何丕亦倒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
所托請作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示婁

先君捐館年六十晦三弟我今四十三始
得幼子婁餘齡徒荷獨婁也僅及冠況復
未可知弟年積憂嘆矯發豈不欲義事覺
已後但愛眉目秀体質淨如鑑頗聰既精

神懷抱亦氣岸今者新剃髮亞若珠未貫
見之令人清面推疲手脫揪然攫吾鬢霜
雪落几案豈惟不肯嗔更對一笑粲骨肉
今遠矣情汝慰衰窮行當從諸兄誦書喧
里閈而我于經術粗能分句斷發家要師
資心孔為開鍵許慎孝偏傍張韋休史漢
吾家業儒久捨此無别路不應緣一噎便
欲廢炊爨及親三釜足未用萬户鄭人生
百年期我今特未半

夢泉并序

潮陽尉鄭太玉夢王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因作夢泉記示余命作此詩

入道肯蓄桐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護意山之巔四人躡䟫歘數里閑潺湲猶声到峽他滿意流甘鮮蛙深石可數太緊魚碓釜分為鎬煉去濺作珠璣圓一窺宿酲解三嗽沉痾痊恍惚尚疑夢映呼欲成顛山間短於井海飲鹹生涎那知道在通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共物為知己妍誰陪藻上游踪攀空中天蛙無十丈花中有一滴禪名因覓珠勝宜茶定常煎蘭亭羽觴冷魚腹青簡連新文未遠矣開卷猶儼然柱欲抱琴去臨流聽未全不但受以耳庶幾神者先寫為夢泉孫第入樂府編將前瓶復卸萬事付有緣

嗚鵲行

篝前群鵲鳴相呼法當有客或遠書吾今何處得書尺而况賓客來軒車平生眼中林况塗泛愛了不分賢愚卒為所責罪滿貶放逐南越烹蛤蜍百口寄食西南隅三年莫知安穩無家書已自不可必更望故人双鯉魚故人須來他能殊况復萬嶺千江湖雖朋曾是安拳餘至今畏客如於菟宜惟避謗謝還往此日誰肯窺吾廬杜門却掃也不惡何但忘客兼忘吾喧〻嗚鵲汝通矣局不住渠權門未

採栗行贈梅譜

順遠行歌醉者誰先生採栗山中歸昨日攜籃入山去今日出山香滿路先生年來飯黄精俗眼但白髮但青得失乘除適相補勿取談人畀豺虎

鍾渾行

君不見惠州城之西永福古寺鍾奇夜瓶古去恭明歸萍沙蓦糊水淋漓山僧初

驚父恰嬉一夕徑去不返樓父老嗟惜僧
壹陝明年夏旱江水低此鐘居然水中坻
奔走往視空城陴挽以巨縆牛百蹄牛喘
挽絕鐘不移度不可得乃去之江花開落
水東馳到今過者猶俯窺刻舟記劍真自
痴不應此物猶沙泥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目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秋水行

採藤曲

冬雷行

贈談徽之

游使君諸子歌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近体詩

南遷

渡沔

武陵道中

長沙道中

晚步

次泊頭

到羅浮始識秋馬

初到惠州

謝人送酒
水東感懷
登栖禪山
收景初書并示藥物
九日懷舍弟
收家書
瀘人何邦直有爲安溪把截將有功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貧甚吾呼與飲爲作此詩
除夕
人日
栖禪暮歸書所見二首
白鷺
六言
又
有所嘆
其二
舍弟書約今秋到此

跋道德經
夜坐懷舍弟
送外甥之廣州
九日獨酌
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天氣始寒以詩記之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

眉山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秋水行

僕夫取水古龍塘水中木佛三肘長隨波
俛仰如鑱糠並流拯之置道傍衲衣着帽
僧伽裝里人觀者如堵墻相與築室臨滄
浪荷蓋奎壁平爽梁三日屋成小而香野
草紅花薺芬芳炉烟晝清夜灯光乃知是

相無立御人〻性中普照王

採藤曲

魯人國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戚調
紅藤百萬計此古一作無窮時去年採藤
藤已乏今年採藤〻轉竭入山十日脫身
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況有年越
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責犢明年輸
藤波及屋吾皇恭民如恭兒鑿空為此謀
者誰

冬雷行

百虫蟄處安如家阿香夜起推雷車一時
枝蘇不忍復撼動尺蠖掀髭蛇〻〻尺蠖
踞已久亦欲奮迅舒頑麻夢中一震忽驚
躍發破壞戶排泥沙〻〻已出雷遽止錯
愕欲去難藏遮虫蛇狼狽莫知數間有伏
龍吁可嗟

贈談微之

去年絃歌程水濱甑中生塵范史雲今年

講李楊賦衰閔西孔子楊伯起昔人論士
观心期時人論士看目皮只知黃鵠矜肯
介不識騶虞避生草

游使君諸子歌

大游落〻如長松說易妙合韋編翁胸中
蘊積入眉宇筆下言語驅頭風小游躍〻
如春柳十八書生過秦手已將文章呼大
兒更與長源為小友是家諸郎都幾人傳
聞一〻連城珍未識龍川五袴守魏似當

年萬石君

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

歸心如躍馬奮迅不可駐別情如放猿已去猶迴顧三年孺子社數借柱史書好在五噫孫善保千金軀舊來談天口老去尽地力萬里不相忘寄声問眠食

近体詩

南還

去々寬鄉札此蹤鬧中無地損衰翁未誅倚語猶輕責更賜羅浮有底功擬築蝸時皆內々事榮美處即邪荀者鞭要及春前到趁賦梅花庾嶺東

渡丐

崔歸邊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時惟有沙鷗今好在往來休並水边行

武陵道中

明持漢使節春作楚因奔路入離騷國江通欵乃村垣墙知地濕草木驗冬溫寒實桃源路行人衹斷魂

長沙道中

古々今々路朝々暮々行橘林香處斂衫木翠边程山帶湘灵憐川含楚吟清江湖無限句還客要才情

鴨步

伏波江面瑩如磨忽尔崩騰作沸渦橫笛未終竿似桜此中端有萬蛟鼉

次泊頭

何處不堪老浮山領孟親湖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灵藥漁樵或異人迫前端有得丞相未宜嗔

到羅浮始識秧馬

擬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季從此馳君四十年

初到惠州

盧橘楊梅乃尔甜肯容還請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亦謗若為

家一喙著書不直字三條老師補敵吾何
敢改為宗風不敢誅

謝人送酒

世情不到海边村載酒時來餉子雲使欲
醉中藏㵒倒已將度外置絃絃細思擾〻
膠〻事政生奇〻怪〻文喚取鄰翁傳杓
飲漸令安習故將軍

水東感懷

往事孫峯在流年細草頻但知其室通邇誰

識所存神碑壞詩無敵堂空德有隣吾今
稍好黙終日酒边身

登栖祥山

海雨山烟撥不開眼前遙定一作尽望鄉
臺如何借得維摩手斷取西南故國來

收景初書并示藥物

乾坤心腹友江海翼毛斑藥補他鄉闕書
開故一作去國頻何時來下澤此日仰高
山會是歸耕耦由來有賜環

九日懷舍弟

重陽陶令節單閼賈生年秋色蒼梧外哀
顏紫菊前登高知地尽引滿覺天旋去歲
京城雨茱萸对惠連

收家書

西州消息到南州骨肉無他歲有秋驥子
解吟青玉案木蘭堪戢黑山頭即時旅思
春水埒昨夜燈花柰穗抽注此歸田應生
事故山已為理荒衰

濫人何邦直者為安溪把截特有功
不賞反得罪來惠州負甚吾呼與
飲為作此詩

楚人季布以勇顯魯國朱家用俠聞馳馬
彎弓且好武吹毛洗垢更深文王孫此日
誰憐母卿子前時號冠軍為引一杯齊物
論白衣蒼狗任浮雲

予在惠州作謂二種其和者名养
生主其梢勁者名齊物論後禁主

守遂去其一

除夕

患难思年改龍鍾惜歲徂關河先壠遠天地小臣孤吾道恩溫回時情付擁爐南荒足妖怪此日護桃符

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與晚細草夢魂春挑菜年々俗飛蓬處々身蓬顧頻語及騶鬚到東津

栖禅暮歸書所見二首

雨在時々黑春歸處々青山田失小寺湖盡得孤亭春著湖烟臟晴搖野水光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

白鷺

說與門前白鷺群也宜從此斷知聞諸君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

六言

幾年持鉢天外晚歲結庵海隅頭白覩逢

孔墨眼生初識楊盧

孔雀墨魚楊梅盧橘

又

烟合家娘老酒風腥船過鹹魚丁米獨遺還客峒夫不數僑居

有所嘆

林中寠生老沙門豈願臨年觸怡象正恐先生不得飽欲令後死與斯文近逃台粵居東洛開道衣冠兩比軍須信此塗天一

握人問護說有孤雲

其二

耕田俶仰兩徒然憶想平津只去年怪底功名稱地獄誰將官府到天仙是非已付漁樵判疑信難憑黨與傳杯酌豈能通大道床頭當得酒如泉

舍弟書約今秋到此

此日方收信前時已具舟開頭今幾月軟腳定中秋宗德為兄忝实荒為尔憂從今

西望眼應到見時休

敬道德经

關智饒君三十宲著書述我五千言只將
淳一覌天下钓法劉公已太煩

夜生怀舍弟

無雲仍露坐有月更江皋況陸傷吾道浮
生憶尔曹扁舟應夏口此夕數秋毫不見
今三載當時已二毛

送外甥之廣州

由也从送我牢之真有甥時情為客老秋
色進舡清撥剣朝〻味鈎軜处〻声越臺
休弔古旅鬼向来勞

九日独酌

登高無老伴引滿自高歌欢意天边少重
陽野外多黄花空歲月白首尚関河他日
號山與吾今在網羅

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天氣始寒以詩
記之

朝来怪底冷前此已重陽漸逼袴襦節犆
關厌火杳烟嵐向冬凈欃柚得霜黄嶺表
雖多暑天時亦有常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目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十月復暄
送客之五羊
又
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寄潮陽尉鄭太玉
次鄭太玉見寄韻

船居
壬辰九月不雨至巳年三月穡事去矣今夕驟復沛然喜甚臥作
舍弟既到有作
收景初趙所書
次勾景山見寄韻
夜聞蜑户叩舡作長江檛欣然樂之殊覺有起予之興因念語上所作招漁父詞非是更作此詩

及之示舍弟端孺
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潮陽
即事
又
又
遣興
又
送舍弟幹事廣州
春日謫居書事

大觀四年春吾與友人任景初舍弟端孺自蜀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食吾三人相與戎服遊九龍池飲酒賦詩樂甚是歲吾遷嶺表明年景初亦謫江左忽忽數歲皆未得去寒食無幾念之悵然作詩寄任因命舍弟同賦之
乙未正月丁丑與舍弟棹小舟窮

西溪至愁絶處度不可進乃歸
溪側有兩株甚奇清陰可庇數
十榻水東老人常飲酒其下云
有感示舍弟端孺
進廣州悟性寺〻有趙王墓蓋尉
佗時所築有井〻甚奇問之號達
磨井云
舜祠 韶州
臘嶺戲書
長沙竹笋聞于天下大者可十斤
重食之甚甘而不氷脾昔渡湘
欲作詩未暇也今日復過之乃
酬以此篇
雜詩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

眉山 唐康 子西

近体詩

十月復暄

誰會世間事即今冬復秋殘年仍御袂先日已重裘地勢失州冷天時北客愁此生桑蓊内及復任吹咻

送客之五羊

不到番禺久繁雄良自如江山爲貢外域郭漢與餘圖折明珠滿旁行異域書五羊雖足樂奴鯉未宜疎

又

建國今陳迹遊人合賦詩參臺樛女後遺井鮑姑時客去通星漢僧來自月支憑君黄木口爲致海祠碑

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漢入尉他宮撑舟門復通梅花吴蹕外萍定楚謡東方策他時執圖扉到日空天涯一杯酒叙別意無窮

寄溯陽尉鄭太玉

又種羅浮一熟田江陽未得返耕壟書來似見眉間印別後新增鬢上年下澤有車人誤矣上林無報雁徒然去歲引敢自陳無报越巫雖卜聞之久爲問行藏若箇邊

次鄭太玉見寄韵

度外佛期未要論故山石笋自高蹲他時名譽平心矣晚歲窮空犢鼻褌君有詩書并画絶我無德爵但年尊音塵不絶應相老萬事而今付默存

虹居

憑誰牽此闘體墨已絜虛空作小庵維摩經虚空作室元有是處不但燕閑光泛宅亦堪來往寄浮豚江湖有理吾將老魚鳥無心客自懈非復雲安憂斗水本頭壺手得清甘

壬辰九月不雨至巳年三月編事去

矣今夕皈復沛然喜甚卧作

老夫生涯白木鋳脫達艰食更何堪春深野色覺年思夜半蕭声覓雨甘睡外莫听泥活々想中已觀麦含々明朝竹徑添齒事上枕堂頭作小恭

舍弟阮到有作

武陵龕卒记他時我独南翔子北飛觀过幾多婦後事相看仍是别時衣歷躬老矣惟心在便服依然但髮㛹尚有苦吟三十載與君同飽蜀山薇

收景初敗所書

信斷常怀信斷覺得書还有尋書愁未應宿業都相似縱爲餞声不肯休見說胃中卷雪梦奐特皮裹貯陽秋而前有道知兴廢不患無詞詣播州

次句景山見寄韵

此生正坐不知大岂有豨苓觧引年但覓嚩喉都是諱就令搖尾有誰怜賸金已付

况曹佩心印還當我筆傳他日乘車来問道葦間相積共延緣

夜闌螢户叩舡作長江碣依然樂之殊覺有起予之兴因念滬上所作拾遺又詞非是更作此詩及之示舍弟端孺

當年無奈氣狂何辭檄滬翁棄短蓑晚落炎州磨歲月欲從諸螢弓烟波與君共作長江碣况我能爲南海歌身世即今良可見不應老子尚婆娑

北風累日不止寒甚寄鄭湖陽

山前臘雪想依々風到南詑尽處村氖面不容存酒子本頭發欲靈桐孫園林呼舞知襄怯寃户奔馳覓眩昏咫尺湖陽五袴國可能令我一襦溫

即事

歸心急似瀧頭水華髮多于嶺上梅正是尭朝猶落此當時湘浦亦宜哉

又

還家久近書難寫破屋陰晴揖屢移吾道
非耶來曠野人生樂尔復何時

又

業頭行掃塵隨起寒服終封兩又梢更力
窮空沽白餅莫將夜露開黃茅

遣興

僧寺借經使大字鄰墻喚酒及新芻三年
于此得其理一飽已還非所求

又

酒經自得非多李詩律深嚴近寡恩田里
歌呼無藉在朝廷議論有司存

送舍弟幹事廣州

欲罷婗決策擬行愁索居人心旱魃後旅
色颶風餘擘拆秋江夜開帆曉霧初他鄉
伏神理澄膽奠扶胥

春日謫居書事

四十猶成未清明緑勝紅形容千慮後門

館一貧中白日時、別青燕處、同此生
居舌裡啼鳥暮春風

大觀四年春吾與友人任景初舍弟
端孺自蜀來京師至長安時方寒
食吾三人相與戎服遊九龍池飲
酒賦詩樂甚是歲吾述嶺表明年
景初亦謫江左忽、數歲皆未得
去寒食無幾念之悵然作詩寄任
因命舍弟同賦之

居今行古任定祖底事還延亦未歸我生
力田傷地脉君緣搜句漏天机故都回首
三寒食新歲往心兩淚衣孝道一生九幾
化不因到此始知非

乙未正月丁丑與舍弟棹小舟窮西
溪至愁絶處度不可進乃歸溪側
有兩榕甚奇清陰可庇數十榻水
東老人常飲酒其下云

楊梅溪上柳初黄刺竹同頭日正長杜木

小舟輕似紙一尊從席穩于木樹從坡去
無人識水出山來帶藥香處有居民群泰
語爲言昭代好述仰

有感示舍弟端穤

一出鄉關五見梅愚心幾欲伴黃埃弟兄
手足窮孤竹母子肝腸泣老萊好語忽從
天上落行人直向一作卯海邊回此生報
國無他事力穡供輸莫待催

遊廣州悟性寺々有越王臺蓋尉佗
時所築有井々甚奇問之號達磨
并云

崎嶇之上方浩蕩取秋光臺上任摎女江
天入夜卽棄爽懸極遠與廢引盃長衆脉
來何處中含定慧香

舜祠 韶州

謳歌率土性之也號泣旻天孝矣乎何惜
扁舟葉韶石憶曾萬里叫蒼梧

臘嶺戲書

上世有鞭能走石今人無鐸可驅山一回
憑滕一修足老盡行人未老顏

長沙竹筍聞于天下大者可十斤重
食之甚甘而不水脾音淩湘欲作
詩未暇也今日復過之乃酬以此
篇

也入長沙莫嘆平竹萌拴尺舊相知九重
終後金門籍萬里先參玉版師契濶累年
眞負口腓細孫月來妨脾渭川風味那能

对中有離騷九辨辞

雜詩

其一

屛跡含人巷灌園居士橋花開不块壁草
雞復楪腰蛤哭明朝雨雉鳴閣夜潮未能
全獨樂鄰里□招邀

其二

已絶紅塵筆仍開盡日門身謀嗟翠羽人
事嘆榕根蔬食風揪市棲居水破村嶺南

霜自薄何得鬓邊〇

其三

便歸良不惡未去亦隨緣戶口知無厝語
歌覺有筆麻牋得句後挂酒抱愁邊經術
吾衰矣猶堪筆力田

其四

不死良難孝全生或可幾茶隨東客到樂
附廣舡歸暮倦收成敗書墻巻是非関心
無雜慮鬼夢入精微

其五

兀坐且如此出門安所之手香柑熟後鬓
脫草枯時精力看書覺情懷筆盞知實州
無過雁二子在天涯

其六

飽食為茶地深耕覓酒村翻泥連鯖歺汲
井得飛梅湖畫舡頭轉山窮嚴寓四田閒
良自苦清興亦悠哉

其七

壯歲日千里晚達天一方花鏝聊傲世白
拾亦隨卿圍扇使時令古書遠晝長此間
吾所樂便擬卜林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四目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雜興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閒居
又

聞勾景山補盩厔丞仍聞李道有得以詩調之獲萬里一笑
遣興
又
甲午元日
春歸
春日五言
又
春日七言

又
鄭太玉送子魚
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鄭二領試五羊久而不返聞之廣人云已失解送海道歸湖矣聞之惘然信以此詩
颶雨
江漲
代書寄鄭二

八月十五夜月
夜久睡覺不復能寐凄然有感
立冬後作
𥻗𥻗羅米龍川得粳糯數十帳以歸作詩調之
東鄰
又
謾成
聞鄰二村夫五羊
東麓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四

眉山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雜興

白日消諸妄，青山對孝空。著書防惡客，孝國問隣翁。織貝流肌滑，仁頻入頰紅。丹砂落吾手，秋至任飄蓬。

其二

多事定何補，寡言聊自溫。蟹黄嗔止酒，魚白劝加飡。濯足棲舡岸，高歌抱朴村。愧無穠可絮，只益負君恩。

其三

開窗良難入，閑寬足見容。竹根收白疊（謂竹布），木抄得黄封（謂柳酒）。門李兼儒釋，交游半士農。行歌村落晚，落日滿勞節。

其四

高農沙子步，附保水西鄉。隱几江天遠，開門佛土香。時情荒稻草，世色淡（一作少）漁

梁欲從高秋目東倆短作墻

其五

舊物盃中酒新街海上翁百非無一是顯
過岸撒功引水江分岩宗丹井為紅鹵居
六多事度日不全空

其六

小市江分破連簿水巻翻到今佛跡在千
古鶴峯尊浮嶠來何處豊湖入數村登臨
有何好秋至數清龜

其七

已分詩臨使牢肆酒过岸南宗人鈞蛤北
信客占鴉年事使膚理憂端宿肺家向来
功業與到晚詠餘霞

其八

覆載宜然苦寒膛乃爾殊雲曾前歲有地
過此邦無煮海鯨鯢動宗山虎豹呼南来
何所得詩語帶嫩隅

其九

夜語不覺久最與良独難加之得卯酒晚
久恰朝淡萄蔌春生箸魚蝦海入盤南方
禁太飽茗梲直須寬

其十

海氣東南上野烟申酉間草平連别洞兩
轉入他山道路魚鹽去椰蘇竹木還西江
并比路相对各蒼猜

其十一

水通魚村浬沙寬收地平片雲明外暗斜
日雨边晴山轉秋光曲川長瞋色横摩鄉
人自樂耕釣各浮生

其十二

浪迹蒼梧外放怀黄木東人情双鬢雪天
色屡顛風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為儒
得愁思一笑賴兒童

其十三

萬里非吾土三年失我常只愁蔦跕〻敢
作雁帋〻白竹連關趨黄雲入夜郎何時

迯栖息誰爲閙挑娘

閒居

未許出人曉夢長朝〻親灶佛前香有詩
爲愛袁家渴無病緣抄陸氏方身雜蛋中
誰是我食除蛇外堤隨鄉白沙翠竹門前
路疑出西郊向草堂

又

細〻敲門細〻應老翁方由晝眠肱魚陂
舊種千頭鱠桑柱新窠十畝嘈菓足尚堪

分地主米餘翻欲供鄭僧平生雅有条梓
與咫尺滄溟去未能

閒句景山補監屋丞仍閒考道有得
以詩調之获萬里一笑

人言監屋似江湖莫对丞我嘆負余別後
耳根無正始向來紙尾得黃初可憐鬼谷
縱橫口今讀神溪標白書臣朔許長錢許
少何當天子念公車

達興

南來不覺兩秋砧覧燕鶯呼雪滿簪平日
不堪文館冷暮年更賦武溪深敢緣三已
有慍色自笑一生能苦心安得袁絲隨里
閉閣雖走狗任浮沉

又

八千岐路愁何補四十光陰老亦宜此去
只堪垂首飲向來都是虎頭痴逢時有道
其如命得意無言所根遅詩債即今渾得
閒新篇惟有爽相疑

甲午元日

非賢幸脫龍蛇歲上聖應憐鼎虱臣權與
改和同度嶺朝來已點四年春

〻春歸

東風定何物所至缺蒼然小市花間合孤
城柳外園禽声犯寒食江色帶新年無計
驅愁得還推到酒邊

春日五言

啼禽邊夢寐芳草过比隣睽迫花期促愁

牽酒量坤

又

去就慚雲雁浮沉羡海鷗妄心花片落豪
氣柳枝柔

春自七言

更與何人共寂寥竹君時引到溪橋是家
大似東郭子能使人之意也消

又

尚有小桃凌姹女豈無大杓飲衰翁老来

不復誅堅白辟去猶能愛淺紅

鄭太玉送子魚

便當权闔太常齋藥灶于傍手自煨須信
子魚藏妙理坐令毋蟹媿凡才刀頭定何
何時得飫脊䗊將好意来老去少陵雖病
肺尚堪持此薦寒醅

兒曹送穷以詩畱之

世中貪富两浮雲已着居陶比在陳就使
真能去穷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別
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前此半癡今五
十欲将知命付何人

鄭二鏁試五年久而不返聞之廣人
云已失解送海道歸鄉矣聞之惘
然寄以此詩

望君抱取衰然首為我迥四長者車璧玉
已聞歸關道足書那復念迸廣平徹宮職
係親层晚縣情懷粗涸除改使登名似韓
子十年曾不補遺餘

驟雨

黒雲驚小市白雨沸秋江声入家〻樹
傳處〻窓乱流鳴決〻疊鼓閙廠〻蘋末
清風起斜陽覩海邦

江漲

秋来雨似澆雨罷水如潮市改依高岸津
喧救斷橋雲陰哭鳩婦池溢走魚苗天意
良难測前時旱欲焦

代書寄鄭二

別後定何似此中雖具陳倦憎秋氣還老
怯曉烟寒帶議今方尔帰期覓愈仲頃煩
三絶手時復倘清新

八月十五夜月

應緣人望々故今出遅々幾歲一相見浮
雲寧別時吟掠雅腦牌玩覓免迷離此夕
登樓與兆関有所思

夜久睡覺不復能寐悽然有感

無伏更殘暑夜深請欲飢叢飛魂梦數露
重諳青知月色到秋若更声臨曉遲平生
憎墨瞿老去亦悲縁

立冬後作

喻蒸入佳境冬来幽興長庠鄉得好語昨
夜有飛霜雞下重陽在酩中小至杳西鄰
蒸向熟時致一梳黄

端糯糧米龍川得粳糯數十帳以掃
作詩調之

倒拔孤舟入庠烟帰来百斛馮豊年炊香

未數神江白（米名）釀消偏宜佛跡泉飽去
定知頻梦與醉中何至便妨禅憑君為比
長安米者直公車牘幾十

東鄰

即今樂事屬墻東戊晚何曾酒盞空白㲊
巴輸仍郎近紅蓤未動况年豊

又

背聰寒極暖々清笛声夜々到溪橋怪生
不似閑山月新向城中得撒梧

謾成

雲暗便窓破山寒藉屋低往還天外少早
晏雨中迷書冊開仍閣雁声東復西何常
有所賦得句旋安題

聞鄭二对吏五羊

舊友年来暑散亡新收鄭子亦遷々嵗云
暮矣無以寵我所思兮在五羊獄吏事权
先自貴書生蹤跡况能狂風流人物今餘
幾何忍群兒浪謗傷

東籬

經旬不見小籬廬忽爾相逢喜欲呼自入
秋來更韶潤卻迷瘦裡帶數腴人間信有
傷心碧生上那無滿眼沾可是清暉解娛
容能令腸斷到愚儒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四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五目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西溪

野望

獨遊

醉眠

故將茂先大夫元祐初為唐安守豪逸喜賓客能劇飲談笑蓋陳孟公之流余唐安往索之歲甲子西蜀自游使君始後累還至秦鳳蓋以年既二十餘年而其子旅遊嶠南相遇于惠州乃為作此篇以贈之

閔雨

贈傅士承議

次張天覺見贈韻

重陽後一日從無盡泛舟游處士

臺故詩人秦龜從所居
和韻
江陵逢故人宋德粹自播守罷歸
南陽以詩見貽依韻和酬
走城西別處學居正二宗兄會居
正出独與處学笑語終日頗有
卜鄰之興因属買田江陵作此
詩
和觀文相公立春日示詩
生还至宜都逢李六
舟中
此夜
何執中挽詞
王元隱挽詞
悼楊隱之承事
題覺勝閣後破佛
將赴闕有感示講
次韻強幼安冬日旅舍

次韻幼安留別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五

眉山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西溪

西溪霜後更沆涇溪上愁人雪半髯市散争帰橋納納櫓揺不進水潭潭利傾小海魚塩集味入他村酒茗甘百里源流千里勢恵州城下有江南

野望

頼有澄江在專供倚杖清水栽偏岸直雲截乱山平耕鼓知農隙雞豚覚歳成却縁揺落後木杪得孤城

獨遊

是日遊于独乃情知者誰時光新舊歳節物浅深枝鴉攖春祠鼓蔦窺野燒痴田園有妙理吾悔得之遲

醉眠

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犹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簟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

故游戎先大夫元祐初為唐安守豪選吾賓客能劇飲談笑蓋陳孟公之流今唐安倅宗之盛甲于西蜀自游使君諂後累迁至泰鳳憲以卒既二十餘年而其子根旅遊嶠南相過于惠州乃為作此篇以贈之

唐安千指録琵琶故事猶聞蜀叟誇樽酒何人陪北海媖裾今日見西華予帰未得頻芳草我老無成孝種瓜萬里相逢俱白首班荊長語夕陽斜

憫雨

老楚能令發壘豈此身翻累越人窮至今無奈曾孫稼幾度虚占少女風孩事会須星有好他時曾献雨其濛山中頼有柴粮足不向諸家託寓公

此首應低一格寫

贈傅士承豫　　無盡

南歸還客氣平和磊落胸中所得多白日
過從惟陸諳清宵夢想適維摩排徊未忍
捐雖助寂寞猶能領莚羅好與鄉人敦薄
俗莫因哺啜負岷峨

次張天覺見贈韵

別公歸去養天和見說清朝士已多摇捨
登門何處覓頂缘受記昔曾摩幾時傳鉢
重調鼎去歲成湯已解羅會引鐵湖為故

事要從英主乞三峨

重陽後一日從無盡泛舟游處士臺
故詩人秦龜從所居

包河經雨水微沙舡帖臺根日未斜三逕
就荒懸白土一樽相屬对黄花已將遠眺
收平楚更遣清言到永嘉要見仙翁頭似
漆請看醉後落烏紗

和韵　　無盡

東湖水落露堤沙舟過湖心蘋荇斜野逕

小橋穿竹巷烟村疎柳間蘆花新秔炊熟
胭脂白活鯽珍于丙穴嘉飲散肩輿乘皓
月燭龍何用兩行紗

江陵逢故人宋德粹自播守罷歸南
陽以詩見貽依韵和酬

昔別方初鄧相逢各素秋君歸卧龍國我
脫墮葛州霜髩含多事塵容帶倦遊行藏
端可見嵗晩莫登樓

走誠西別處厚居正二宗兄會居正

出獨與處厚笑語終日頗有卜鄰
之興因屬貫田江陵作此詩

舊交零落半存亡晩歲荆州得兩唐臨別
眼中無小謝再來天外有他楊預行後日
誅茅地要近先生避世墻會與幽人歟晨
夕何能結客少年場

和現文相公立春日示詩

閑把流年指上輪朝來七十五迴春一杯
願葬喬松壽四海方依社稷臣血氣未嫌

辛來冷顏容枕稱彩幡新清詩小字傳硯
處雨庄鴦呼覓有神

生還至冝都逢李六

更把餘年著酒澆莫誅前事廢灯挑地緣
有語封還止印為無功鑄復銷贖是詩書
能却瘴到今魂夢亦閑潮頭西歸去君休
怪尾段無多不索焦

舟中

去楚及梅落過變逢麦秋既非就國若判

作賈胡由心力盤雖盡年光拋復休移書
故山友慎勿獻枷棲

北嶽

双鬢莖莖白孤舟寸寸移北嶽方守劃南
獄定何時無最謀春酌他村慱晚炊頻年
卧江海寧卹一雖遲

何執中挽詞

白壁就黃壤忘情良独唯觀生六十化兀
殘九遷官筆下無時俗胸中有歲寒雅懷

唾不遂欲掛死前冠

王元隱挽詩

雙鬢絲經老千金食客貧由來户外屨不
故顱中屋惜此凌雲手終于入幕賓何人
禪家李崔蒙得崔翢

悼楊隱之承事

忍能揮泪讀豐碑平昔修為我自知一日
不癡無此理五行並下記他時肯教灵運
先成佛未信王家敢畫兒書舊即今零落

畫鵝歸空嘆家纍纍

題覽勝閣後破佛

塵侵面相遺金暗雨入眉毫白玉休此日
爭看大垂手遊人誰復小低頭

將赴闕有感示晌

老畏高門地情便下澤車終然嬰世網難
作愛吾廬白首趋行在青袍奉起居平生
誇好手到此不如玑

次韻强幼安冬日旅舍

殘歲無多日北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氣孕孟頻桂玉黃金盡風送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

次韵切安留别

白頭重踏軟紅塵独立鷄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犹勝衆衆冢卧耕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归老錦江濱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六目

唐庚　子西

論

名治論

存舊論

辨同論

禍福論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六

眉山 唐庚 子西

論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爵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

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伯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

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于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宋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于此是以有慕于彼愚

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雖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

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呈為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

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寵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予之今郡縣之权不過鞭朴尔通此以往則相傾而試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

慮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于此矣蓋自
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臨名易書瞎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畧如此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他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称此

國朝受命百五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効也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于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歟然不足争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
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独不知
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思慮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畧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于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

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弃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欢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唯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庙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謂非有周公之旁術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圣人

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躄者復起如流泳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于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于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于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

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于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之陳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習之以馴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于民也亦灼然矣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乾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奸人搣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陞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辨同論

道至于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

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于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知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于周末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

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文論孝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沒孝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孝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當有所合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于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〻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為誅賞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時者亦人〻各務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慍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宜人布筴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强哉今為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是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

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議臣之異己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建然近于人情通于物理忠于王室而推王公于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正在此也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常歸之善惡矣然其効可睹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于天如探左契于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効則遂就

其說曰為善者非遲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遲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待其熟于是天下之人惘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姦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者大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乎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

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亦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効則民益解体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及得禍為惡者及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奸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致亦可覩矣吾意以謂禍福出于天善惡出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此不可謂合

于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禍或為善而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則善乎揚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証易称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六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七目

唐庚子西

論

辨蜀論
正友論
察言論
憫俗論
議賞論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七

眉山 唐庚子西

論

辨蜀論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阻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独蜀也以劉氏常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述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数何独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吴越劉崇稱東漢而馬藺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劒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姚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于蜀者矣而議者

又謂蜀有沃野之饒塩鉄之富是又不然史称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塩絲麻戰國最為強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吴人鼓鉄煮塩通天下天下之富有甚于蜀者矣江左冦盜不止于譙縱山東藩鎮十倍于刘闢并陵之圍难拔于均順江津之謀易敗于達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独施之于蜀則吾不知

也

正友論

庚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鄭况之説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肌隕首覆宗绝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禄之椎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又又劫脅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安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弯弓于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禄比之夫莫重于金莫輕于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于

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于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后一变而相証再变而相告三变而至相証峨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謀之盡矣患不深考耳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赦則赦之可

瀆則瀆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于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匡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于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

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于天君臣夫婦朋友出于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于君臣者惟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于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于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独友哉嗟夫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缺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僥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猶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于時不戰則貽患于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

之形了然于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卻掃無所用其奇則瞑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逞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車一動則金錢寶帶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

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焉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边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权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边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送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淵聖御名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説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戒哉

閩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常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徒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强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

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体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孝治道通大体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于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適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社稷計也孝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豈廣夫者是之時惟恐其跡尔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告相遠而更痛其隘是必有説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万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

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濶步而血氣不逌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不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耳積不可使之大乎

議賞論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无取焉以為上意所向天下靡然而從性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勸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于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覿賞宋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傑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

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凟道之旌蓋始于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

有閒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重豈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泰其所狥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也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过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

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欲求益封則是以親戚 受城而乃以國人計功也其可乎哉世皆以龍之說為知言吾嘗聞之留侯晚節決策建都關中為說又復出奇策而取馬邑皆不思求所以益其封由此觀之留侯之處于己者不以功名利祿為心而出於流俗之表自待者不泰重乎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体漢世君臣惟此為近古哉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七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八目

唐庚　子西

記

遊越王臺記

卓錫泉記

遊湯泉記

佛迹記

寄傲齋記

鬬茶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八

眉山　唐庚　子西

記

遊越王臺記

政和元年春吾南遷惠州道出番禺明日與客遊越王臺臺據北山其高數百尋南臨小海而瀆溪橫浦牂牁之水輻輳于其下左右瞻顧則越中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蓋可彷彿于冥濛青靄之間吾遊天下多矣登臨之勝未有先于此者此其所以巋然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言此臺興于漢初廢于元鼎之時以吾觀之不然昔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蓋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于高帝之

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既已言之于
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
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
本非一時之所能爲至其變成亦非一時
之能發業漸而成既淬而敗其所由來遠
矣世无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
者蓋足名得道哉彼不通以數知之耳蓋
萬物本于道故通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
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于數故知

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言也
邈物之廢興妙矣吾何足以知之然于廢
興之理則吾常論之熟矣豈偶然哉至如
士之所以成敗得喪彼亦有自來矣豈云
云者所能权之哉　正月初五日記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
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偕嘆可以
決石而況于得道者乎諾安既除表裏皆
空一真之外无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
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
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
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荅已而庵
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并山中
近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嶺南而自梁
以來未有記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識不可
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古之
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全慧則

流通以深全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
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
見于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
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
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嘻
唖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
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
精多至于神明方其困于絶域之中感奮
激發于万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出精

進一体唯其出于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师之順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于思慮聪明流于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于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于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独不得之于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凡物盡有然者矣而亦無不可立

也年月日記

遊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湯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尋為浴者計我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黄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然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黄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求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横絶径过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凉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于一口此其

証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宝最為知名思幸魏遇宸動一時然自是以来是非口語亦終〻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迁客之所嘯詠而排徊也魏乎何自而至我為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同遊者三人

佛迹記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闊称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巖印于苔石之上深者二寸

許前此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寔始見之自是稍傳于人而或者以為佛迹噫此真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候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人為長生不死之計身唱方士唯其所欲為李廣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為樂通侯汲黯晚節顧為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郊勞五帛金錢車服之盛莫知紀極而賜之隆如此甚者乃至尚主夫利之所在好偽從之故今世所謂晝法寶鼎仙人迹之屬大抵皆詐今此迹出于窮海之濱臨映于黄茅白葦之中以故不為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此其所以為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偽焉不求而獲者乃真耳謂之佛迹雖若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為帝武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理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于其間者既已薄福而故遂居此

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產出此以警悟而調伏之此理亦無足疑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迹其梅至數寸而栖禪寺亦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叔者不得不力缺不然何其多且數也

寄傲齋記

吾謫居惠州掃一室于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笑曰此非取淵明之語乎予居京師時何嘗念淵明能念淵明當不至乎逐今既至此然後區區擬寄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曰子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閩中時嘗考論晉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于吾心時年三十便有歸歟之興求田問舍視友皆怪之自是以來俛仰十年雖未即去然田園之樂未常一日不係于心而歸去來辭未嘗一日不諷于口嗚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

不能從兵後逃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以故不果嗟乎吾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云誰復信者信與不信此復何有顧惟鬼神知吾此心爾雖然吾今適四十尔天允吾于此乎復何言哉設不吾允得脫謫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年之身彰淵明之樂園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關之齋林吾名之以飲々之林谷吾名之以消々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寄傲之語名一室而已哉惟詩不逮淵明雖迹亦不敢作然得其讀書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收之桑榆猶足以補東隅之失也傳不云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豈欺我哉年月日記

鬬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鬬茶于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

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齎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絶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而不遠數千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

公從容談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吏數千里之泉繞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爲之者直愚民尔豈我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八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九目

唐庚　子西

記

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水東廟記

易庵記

書大鑒碑陰記

傳

資政韓公家傳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九

眉山　唐庚　子西

記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于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大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噪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家順國者邕州边人以趫捷自矜短衣踊躍挾數十

矢射之中項皆如蝟毛象屹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矢走未數武象以鼻鉤其膝盤之于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徐〻引去少焉走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脅腸胃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箸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里閭有邑屋吾民聚落也我為万人排難而以一身死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

聞交趾捕象必用机穽未有直決者吾常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嘆也然向使百數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于此〻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〻之志以排難救人為已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脅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

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歎也作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伯陽有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為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為伯陽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于中上列范武子于上中則一人為二人矣此雖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

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爲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舊有不遍睹而況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城南李氏之山園〻爲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爲特盛吾兄弟嬉遊無日不往來道

遥于其下而笑舊說之謬益常以比伯陽甫花武子之事而爲之嘆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常遊戲于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斈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有失而審所取云

水東廟記

廟中神像二其一介冑按劍而坐者曰吳祚王其一烏巾紫襴端笏而坐者曰泰民王觀吳祚之名疑南漢時所封而不敢遂以爲然者蓋無所考也吾始至惠州屏居于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夜有灯煜然里人曰此水東吳廟也吾聞之悚然竦焉自是感于精神發于夢寐者非一以其事近怪故不復志書而要之靈應卓然有不可不信者然吾嘗聞之易矣凡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禍福與人之好惡大抵相似吾今以無狀不肖獲罪于世至于中原之大無所容

其軀而竄伏于五嶺之南羅浮之東披黃茅而居者五年復而歸則其見惡于人也可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吾之心亦復自思而神独眷〻如此意者鬼神之中亦有異好者乎抑亦捨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厄而忘其罪戾亦如吾君所以寬而不誅已棄而復收之意乎不然何其與易相反神之威德始于神江被于瀕流數百里之間故神江鉄步水東皆有廟而水東廟爲特

盛然皆不在祀典故或者以為疑夫以祀典而論鬼神猶以閥閱而論人物也使謂之盡可乎此亦無足疑者政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庚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

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豈亶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〻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以資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之為尤唯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禍幾死今幸聞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後書此記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示二子焉某年月日記

書大鑒碑陰記

曹溪大鑒禪師碑元和中柳〻州文銘丞中蘇定武書前長老辯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今長老和公更書而刻之

唐子曰大鑒之道不以文而重柳州之文不以字而隱顯辯公以大鑒之道柳州之文定武之書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喜書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其意以為更相發明而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于字者見字而不見文志于文者見文而不見道安在其為更相發明使去其一而二者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今子復以柳州之文配大鑒之道雖無前日字畫

之累亦安能免于所謂和合者哉雖然是間蓋有理焉文寄于字是字而非文道寓于文是文而非道三法雖和合体相各差別眼色合爲見色雖去而覩存耳声合爲聞声雖亡而聽自若也既不能相爲用矣又烏能相爲累哉和喜曰然請書子言吾刻之碑陰

傳

資政韓公家傳

韓公諱粹彥字師賢相州安陽人魏忠獻王之子故丞相儀公之弟也春秋之世韓献子大有功于趙故宋有天下而韓氏爲特盛忠獻有勲勞于天下先朝著令世述韓氏子孫一人官相州故公弱冠以述監相州酒税秩滿復監相州倉稍遷國子監光祿寺主簿衛尉寺丞提舉京東常平寺事尚書司勲員外郎接伴北朝賀天寧節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

主上即位以公改左僕射公避親改少府少監遷吏部員外郎丐外補得陳州儀公罷相公亦罷郡主管嵩山崇福宮五年許自便主管西京留司御史臺爲章興德禪院有感詔韓氏子孫在吏議者悉除之未幾主管南京鴻慶宮丁母憂服除拜光祿少卿上言原廟攝太常卿接伴北朝賀天寧節大使使还賜出身拜秘書監二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俄擢定州路安撫

馬步軍都總管知定武軍府事還朝拜吏部侍郎主管右選求外補拜龍圖閣學士復知定州年五十四薨于中山公名重北方而聞于契丹故聘使往还公未嘗不在其間而北道謀帥公未嘗不爲選首其使契丹也王師方西征虜意不自安公既入境館客交口問西事公對以使事有指不敢及其他公既慎重其事不敢從言而虜亦順適其意不敢復問而雲中館送捧箱事

例客省使不肯拜受香藥酒皆反覆論難卒正其礼得其所守而还公始授館虜主戒館中勿生事公射于館中虜主乘小車與其孫觀焉因解驂以侑射且命畫工兒之以帰其為遠人所慕如此公為侍郎者再而吏部之政為最勤其殿大卯者三而定武之政為最逸蓋吏部分四選而侍郎右選至為繁冗公承積弊之後釐正簿書遣決滯務增損裁置五萬四千一百余事髮為幾白然後慈譽謗譏化為驩謠

上聞而嘉之公進秩一等官吏賞有差所謂最勤者如此中山魏王儀公舊治也遺民故老猶有存者聞公作世濟堂固已感悅而公之撫軍治民悉遵先世規摹故雍容談笑无他施為而軍府肅然所謂最逸者如此余嘗讀公奏议以考其為心大抵以愛民為本始公知陳州作護城堤自是無復水患人至今便之然至定武時议者

欲決滹沱河水注塘濼中而界保州來寧之間作限水堤則公極論其不可始公在武定時詔訪以備边之計公畫四策以儲蓄為先務然河朔均糴則公復有所不從所謂以愛民為本者如此余讀公奏議十卷至論致仕官復起免追所得恩典以勵風節喟然嘆曰大哉言乎有忠献之風矣始公貌類其父世人以為忠献復出而號小魏公

神宗哲宗亦以是深究之然終不至大用故余所書止于如此世以忠献比周公旦召公與太公望今考史記世家周公之子伯禽太公之子吕伋皆顯顯膚人無事可書而召公之後九世無聞至燕惠侯與後稍見于史則余今所書如此公可謂不忝其世矣

贊曰公子保之謂余言先公在武定

時有說先公取幽燕者先公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彈丸土耶比方無事百有餘年兩朝之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養育其子孫始之者寇準而成之者公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所謂仁者果誰歟非公孰能當之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九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目

唐庚 子西

傳

陸譖傳

贊

羅浮二賢贊并序

張曲江畫像贊

銘

益橋銘

史南壽墓銘

亡兄墓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

眉山　唐庚　子西

傳

陸諝傳

陸諝趙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仕太常商君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諝方辟青州為從事壺商上疏曰臣等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

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趙城陸諝者命世英能剛其為人以為剛又無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為醇儒王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諝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生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覆族呂須譖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諝戲婦女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効也河間修德為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命諝作樂而河間幸無他此治國之効也曹參為相國賓客以百數參悉謝去獨召諝問計連日夜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効也臣聞王者尊有德歆有功今諝既賢聖而又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昏聚會諝未嘗不在其間功効不為後人而位青州從事薄宜置臣等先盍上

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諝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諝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諝數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諝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諝輒并召二人諝卒謚懿侯子淳嗣至曾孫瀹不肖以罪廢國除諝既沒二人亦踈作屏居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辯說游公卿間名声藉甚為太中大夫以壽終而

請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贊

羅浮二贊贊并序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為鄧岳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灶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數百決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

作道開贊然宏嘗為淵聖御名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于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陋　無復標輝　翔而不集
翩然南飛　鄧岳細兒　處仲餘黨
豈有識知　亦復睥仲　吾緣外丹
遂居羅浮　豈以岳故　而議去留
所就者大　寧恤其小　吾與岳游
如狎鷗鳥

右贊稚川

世人茹葷　剛則吐之　匙抄爛飯
口如牛呞　至人忘物　剛柔一致
其視食石　如飴餅餌　北平飲羽
出于無心　食石之理　于此可尋
我雖不能　而識其理　庶幾徼之
以厲其齒

右贊道開

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大觀四年冬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為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亟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明皇奔蜀始悔不用公言于是遣使度嶺吊祭以舊史驗之良然然吾嘗

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剪爪
甲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雛若拔齒然此
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踈尊卑之序
一切倒置陵夷至于天寶之末人倫天理
滅德敗壞悵怕其嗜也而先殺永王其子
也又殺太子起兵靈武則又殺雖微祿山
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
皇嘗嘆公沒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
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甚多而斯

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
墓識其子孫以永其遺風餘烈時方迂仵
勢有所未暇独得其遺像流涕焉因作賛
曰

親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
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晋武
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于父子莫貴于
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
于疏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

噫先事則未有信已事而悔則无及爾
世之敗未有不由于斯也可勝道哉可
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慨然而嘗
嗟也

銘

益橋銘

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
何哉以為自利耶則非可以為德之裕以
為利物耶則非所以安困之時教以問易

郎易帥皆不領政和元年謫居搗城以暇
日遊豊湖偃仰于橋亭之上閲其款識欣
然而笑曰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
兼濟而有所謂独善者得非得已也顧力
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時而適有毫髮便
益可以利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為可以
致力彼未有弃而不為者即無可為矣犹
思所以為利于後代而況于當世乎吾將
游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橋而為之銘曰

過晉而悲　至燕而微　一至之情
已過則移　真悲不移　生死由是
云何能然　有本所致　吾觀此橋
日度方廢　積而計之　巧曆莫數
以窮吾時　作利僧事　乃知困中
有益之義

史南壽墓銘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于家其子卜葬地得至孝鄉善听里山地之原卜葬日得十年十一月乙酉于是達使來請銘銘曰

公之宗　太原史　九齡后
南壽字　阜祖灝　尉臨邛
居唐末　不復東　居吾鄉
為著姓　自克恭　丹稜令
曾祖瑾　祖正辭　父大同
世高貲　列甲第　名上田
居鉅萬　僮指千　公少時

習于富　捐金錢　如糞土
朝游誰　韓王孫　莫過誰
左阿君　居擊鍾　出連騎
盛而衰　亦其理　時既異
事不同　客益落　家屢空
自困約　氣不衰　捧咲腹
仲談眉　里人子　表所怙
尸在地　貧不舉　公聞之
時方食　棄匕箸　起太息
主解衣　易緡錢　我其孫
衆翕然　賙棺衾　具飯含
賻畢集　尸乃斂　性嗜書
多所藏　尤喜医　受禁方
公為方　紿天浮　請生鄉名
起死鑛　欲為書　施無窮
草未就　以壽終　壽幾何
七十五　陰種德　莫知數
德既熟　穫者誰　娶王氏

生兩兒　長易簡　吾故人
有氣節　能苦辛　次行簡
尤所畏　孝已優　時未仕
女二人　皆已行　宋師錫
泊孫宗　孫男一　孫女二
男耆卿　女幼稚　穴故鄉
為新坟　近先壠　利後昆
中有銘　文百句　句三言
信萬古

亡兄墓銘

先公奉議有子三人兄其長也少時受書為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寔易量哉已而病肺不得盡其力以學然天資孝友所立有絶人者正使力學其得亦不過如此元祐三年秋先公遊廬南予兄弟持母喪于井山兄半夜歎乎曰吾夢牧尊書樸之得亟來二字何也尊得無它乎吾心動矣汝侍几筵吾今趍廬南省尊予未有

以應兄舊曰吾決矣是夕裹粮黎明走陝川特徹舟而江水盛怒声撼數十里客舟布岸皆相顧不動兄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據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用二日半至廬而先公果病甚見兄大驚詰其所以來兄具道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兄具大舟迎侍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嗚呼方是之時非兄孝道足以

通神誠足以知幾其禍可勝言哉兄元符二年冬弟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兄臨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捺治無完膚而其詞確然不及康以故獄久不具卒会赦除之其堅忍如此兄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乃大服以為不可及嗟乎吾少兄十有五年〻二十五即去為吏四方五年十年乃一歸〻不過旬月復去此其中寧能無軼事乎然其大節可覩矣兄以宗寧

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家而貧不即葬殯僧舍十有三年然後得歸葬于ム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銘曰
兄諱賠改伯虎始字望之今長孺氏子唐望于署五十二年卒歸土夫人范前物故葬有周制以花樹男子二絕一女男業儒釋女猶處墓用銘家有諸後世參之考其素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一目

唐庚 子西

銘
船娘銘
蔡氏權厝銘
三國雜事序
三國雜事篇上
諸葛丞相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通

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
華歆郗慮管寧相善時人號為一龍歆為首慮為腹寧為尾魏畧云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裝州

曹公定鄭祠表銘墨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改元建興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一

眉山 唐庚 子西

銘

船娘銘

船娘吾幼女也政和五年吾發惠州次番禺艤舟滄浪之亭而女于是乎生明年至江陵寓居于沙頭而女于是乎死是夕瘞于鶴鳴寺之南其生也以十月初三日其死而瘞之也以五月二十六日凡居人世二百三十有三日其始瘞也其母黎氏持而哭之曰兒玉也捨我安之乎吾即其語而為銘曰

空空如谷何以得此玉終非作福未幾而毀于櫝

蔡氏權厝銘

侍女蔡氏楊越人八年隨吾遊海瀕丁酉北歸至江津一疾即死不及仲月望丙午日壬寅葬之未可期矣因權厝于此有子

存何以識之考斯文

三國雜事序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偏伯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備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與奪尚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為蜀猶五代稱李璟為吳稱劉崇為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稱之使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荊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可更為之文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三国雜事篇上

諸葛丞相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通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主不論撥亂守文要以智畧為先後主寛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权畧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权奇計管子貴輕重权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对病為妙万金良藥與病不相値亦復何有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一飡之德睚眦之怨无不報復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損孝直為輔翌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諸葛氏

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仇朕之所望于將軍也復何疑我國初鄭進為山西巡檢民訴進略奪其女太祖思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殞不可耶黜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若採葴之所見其亦

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絛曹公興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憂死論者曰彧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欲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 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致窮困之禍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為一龍

歆為首原為腹寧為尾魏畧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辨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揆則歆決不得為賢

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曹寧倶以操尚稱初不及歡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歡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歡独無操尚乎朋友出処不齊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呉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己踰年君臣無間前此呉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係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荊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変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謀如此至是天下寧有変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裝州人問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尒所知

也即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辞聘于袁氏而辟于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荅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于呉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及從驃騎遣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尒疇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而言無不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誅賞將以懲劝而盡哀于逆臣之冢為政之道虧矣匿悲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道卒好绝何哭之有漢祖失之于項氏曹公遵謬于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于市下車而哭之况刘頊受命

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舊好絶至于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孫氏之論非但悖孝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後書即位而称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称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君者如隱公之末年既名之爲十一

年矣不可復名爲御名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未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称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踰年而後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唯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于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于彭城以三十萬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于昆陽黃巾以百萬敗于壽張

苻堅以八十萬敗于合肥隋以九十萬敗于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甚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于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也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則水軍六十萬必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固宜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二目

唐庚

三國雜事

曹公征下邳擒關羽以歸禮之甚厚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貞持節策权爲吳王加以九錫权受之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爲正

先主攻劉璋所置郪克置酒大會于涪

黃初四年魏華歆王朗等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于九江漢不能制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荊益保

其廢阻

權欲令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

晉漢春秋曰孫皓聞羊陸交和以詰于抗

三國雜事篇下

操征柳城備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其計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二

眉山　唐庚　子西

三國雜事

曹公征下邳擒關羽以歸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終不可留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賞賜公悉封

還拜書告辭歸先主于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之也

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待之厚而因用其力亦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効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

以矯其婦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内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悪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悪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貞持節

策權為吴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歳吴蜀相攻大戰于夷陵吴人卑辭事

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畧以為權有借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吴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為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邉閔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急甲士從徴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庸闇固然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既而魏責侍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為天下笑方其急急之時群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句践竒之句践事呉則嘗聞之矣受呉封爵則未之聞也

魏明帝問黄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為

正權曰當以天文為正往歳熒惑

守心文皇帝崩呉蜀平安此其證

也

權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〻權初無他説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悪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晋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强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宫然以載紀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

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
也晉庾翼與兄氷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
無亡故而季龍頻年閉関此復是天公憒
憒無皂白之証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
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于
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
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
也先主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非

仁者耶

儒之識陋矣何足論哉至于樂與不樂之
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
歌又曰戰勝以喪礼居之二義孰是吾聞
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戰也本所以
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
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
後德〻失而後仁〻失而後義〻失而後
礼道至於礼其去本遠矣而況于兵乎故

戰勝以喪礼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
樂皆本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
内以喪礼居之

黄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
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
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
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

魏之群臣可謂不學亡術而昧于識慮矣
使其學術識慮如漢蕭望之者不為此舉

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
客礼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漢不為叛臣宣
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
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
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
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
之時待以不臣之礼非獨示以謙德蓋將
將為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
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

齋猶當待以弗臣況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不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時荊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

議不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〻祀之禮聖人之所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爲大盜

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楊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祀白時周不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楊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楊子惟知疾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雁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若矣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

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寔難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劉備敕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

按其子登世以權倫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時切于事者而已權倫之知識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漢春秋曰孫皓聞羊陸交和以詰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為德則是非為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為羊陸推僑札之好殊太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責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教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林羊陸之美也

三國雜事篇下

操征柳城備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其計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于齊御名晉文而齊御名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効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正以昭宗幸鳳翔發號制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于諸侯則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

表能勸王如御名文耶雖不褻許何害其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褻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卑與戎正是也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二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三目

唐庚 子西

三國雜事篇下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響應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操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引軍還蜀

孫權稱尊號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体弗順宜遂絶之孔明以爲未可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伷权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擒伷因論伷可破狀權奇其言遂將五千討

平之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使著作
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
事為二十有四篇號諸葛氏集
上之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
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
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為開
府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
為九州
龎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
吾水火者操也操以急暴吾每
事與相反若失信于天下吾不
為也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人以為魏晉
之符
蘇則為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

悲哭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
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
惡太分明也
魏文帝賜群臣没入生口惟歆出
而嫁之帝嘆息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三

眉山　唐庚　子西

三國雜事篇下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
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
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模目之民皆漢赤子
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牽江以東而
授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

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
亮不能守則亮負于民而民不負亮方是
之時國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
遣之使啼號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
之舉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
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
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遷徙違其宗
族去其坟墓豈三郡所以嚮應之意哉此
雖邊鄙之常然于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
吾所以爲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
付獄侍中刁玄奏曰基法應死然
魯王早終惟陛下哀矜之亮曰法
者天下所共柰何以情相邑耶當
思所以釋此者玄曰赦有小大或
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隨意所及
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

侯王有罪當誅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
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
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
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
朕不忍致法其赦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
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
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玄有司也而論
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周瑜言備梟

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荊南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于是備有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衆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引軍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辦此信乎天命之有所在哉

孫權稱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体非順宜遂絕之孔明以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敎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敎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敎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伷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擒伷因論伷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討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臥不屈权與致之濬伏牀而泣悲不自勝其于所事

何其厚也既而樊仙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為權畫策乎自將討平之其子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聞樂毅去燕適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為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使著作郎

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為二十四篇號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楊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仇恨而亮亦晉室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乎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為開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為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耶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卻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令長文亦為

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三御名諷魯作三軍合周礼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

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吾與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爾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吾不為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强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不如稊稗非謂

寬仁忠信不能勝譎暴急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圖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尺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若鳳者有若鹿者有若牛者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孛彗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為魏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農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蘇則為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是不是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閭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梟音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

分明也

善惡太明識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毋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群臣没入生口唯欲出而嫁之帝嘆息孫盛評曰予路私饋仲尼則為之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亦著以為譏拏戮之家國刑所肅縱使在哀矜於理亦不宜偏有欲既以已居股肱之任則亦當公言之於朝宜也而乃默受嘉賜獨為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季于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名為偏宥哉使盛為廷尉于魏文之時則欲當以私饋盜

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三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四目

唐庚　子西

三國雜事篇下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若此之類乃猶未周焉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為正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四月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中卒先主每言則為之流涕

雜文

表

惠州謝復官表

上張覲文手書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答合守程元老書

上張覲文所業序

書姑蘇張自強教授所編貢中錄

祠三使者疏

香林疏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四

眉山　唐庚　子西

三國雜事篇下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若此之類猶未周焉

札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札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職是時諸侯皆

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絶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証據有絶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為正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為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為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為正其說非

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于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于已以為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為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多者以為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吾于論

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為正吾于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隕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為正于經既無所見于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為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為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中卒先主每言則為之

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于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蓋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勲舊于是乎盡羽卒時年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明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材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
聖恩復臣承議郎臣已于當日祗受訖始以為夢既而果然俯伏拜恩嗚咽流涕中謝 伏念臣身逢堯舜跡雖步于仕途性嗜老莊口不談于世事自知無用非敢有求適遭學校之興累冒師儒之選傳經天性已負愧于面顏奉使日圖固難逃于指目果緣佻倖卒至顛隮命察如綠罪幾擢髮

奮空拳于嶺表不保朝昏托衆口于江陽莫知存沒莫居萬里烟瘴六年賴稟賦之異頗得保全于視息雖簡編度日益堅國爾之心而兄弟謹圖已作家爲之計豈期仕位復齒朝紳共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日正中惟天爲大曰生曰殺得馭臣之方作福作威有惟辟之道建元良于震却均介福于坤輿舊惡宿愆悉皆蕩滌前使放將咸被甄收而臣憂悲摧傷

志意衰落雖受再生之賜終無一割之功惟作頌声以歌聖治臣無任

上張觀文手書

其一

△頓首再拜△違遠教誨忽〻累月暑中未審鈞侯動止何似△六月初五日到廬南僦居安夷門外無屋以帰無田園以耕以植雖不及陶淵明帰柴桑時然老弱具在無所損失勝杜子美帰鄜州矣以此自遣不敢上煩諠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依之至謹奉啓起居不備

其二

△惶恐再拜△既至廬南廬南邊人知△為門下客也争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具言相公年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無一莖白者今雖翹然獨與道游而願力深重不忘利佗之心父老聞此悉以手加額至于感染流涕寄謝相

公為宗社百姓厚自調衞

其三

△惶恐再拜△昨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帰二子皆通経諸女亦復長大見父遠來相对憮然貧中亦自有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者至數十載須業成乃去△自奪道未有証處而遠去師席不得朝夕請業請益以此胸中忽〻不樂今冬了却木蘭一事便當復走門下卒業矣絲

侍次遠此不縷〻
其四
〻惶恐再拜〻昨舟中無它所爲頽惟有
讀書又無他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及覆
讀之見公仲一事適有得于心以爲兹事
粗善有益因漫錄云趙烈侯欲賜歌者田
二萬畝國相公仲患之未有以制也番吳
君曰君寔好善而未有所持亦嘗進人于
君乎公仲曰未也番吳君曰牛畜荀欣徐

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烈侯以選
任又明日徐越侍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
謂公仲曰歌者之田可止〻愛其不犯脚
手而功効捷疾如此謾以爲獻伏惟聰明
幸察

答合守程元老書

〻頓首李元應到廬出示所賜書伏承暑
中動止萬福眷聚無他良慰〻雁田野間
亦復自適不足垂念但廬南前日小旱二
麦已不償種今又甚而復憂麻豆矣仕進
如此退耕又如此豈但人力耶婦雅病肺
比老益甚五月中垂死後治今幸無事然
以此都不成家計閒居既無遊從而衰晩
亦不耐煩游處既久已自成趣聞人足音
乃更不喜九月間送女到丹棱因于放脚
一到峩眉危層霧中青城諸山至春末可
歸向亦添器令納二十引去守號開此寛

相憶爲抑復好音人生五馬責莫受二毛
侵伏幸檢收合陽通客絶少公幣有餘日
生事想見不多〻亦不勞餘及政當薫衣
理契努力行樂自愛不宣

上張觀文所業序

〻惶恐頓首〻欲焚弃筆硯之日久矣而
時〻技癢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
日暫止明日復作如間日瘧不斷根本昨
既至惠州便用趙廣漢法爲鉤篇每一篇

成輙投之鉆中不可復取比其還也始破
鉆出之得歌詩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
所歸必歸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
寫但寫古律詩百篇雜文二十篇以獻僻
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着其所愛習
而已隐几一閲即投之大中幸甚千冒鈞
重悚愧無量門生厶位序

書姑蘇張自强教授所編寅中録

吾平生取名以此其招謗亦以此頃謫惠

州過扶胥此書失手墜海中舟人皆失色
予獨喜幸名與謗俱息矣不謂今日復稍
見于士大夫間讀之惘然似他人文思之
茫然如隔世事而姑蘇張自强復持此六
卷示予是名與謗持未已也然自强嗜吾
文必知我者也必愛我者也想能為我深
藏而慎出之庶幾可以免矣宣和已亥十
二月眉山唐子西書

祠三使者疏

灘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世莫知其為何神
其原出于雅安漢嘉盛于戎瀘被于巴峽
之間民不敢斥以三指相示敬恐惧变色
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筥食其所持
蓋狭矣而灵應捷疾有不可掩者吾聞昔
沅湘間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
雲中君山鬼等神為歌舞以樂之而詞不
雅則屈平為作九歌声施後世今神不可
視其他獨不得比山鬼乎而客非其人無

文詞以發之嗟哉

香林疏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
靈寶一枝子〻孫〻在〻處〻正眼周于
法界真身葬于寺中隻履具存莫記星霜
之変精廬漫蔽卒皆風雨之餘丈演道人
慇此就荒勇于必葺欲使當來末季識前
人魚鼓之音豈惟過去祖師俾後世箕裘
之業冀其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

十方共成此段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四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五目

唐庚　子西

雜文
書三謝詩後
生日設醮文
生日青詞
焚黄祭文
祭家氏文
代内醮文
墓誌銘
淮陰賢婦墓誌銘
徐夫人墓誌銘
史子深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五

眉山　唐庚　子西

雜文

書三謝詩後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于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

書

生日設醮文

切以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乎多財富者期于不死賤者志求乎顯達貴者思保其久長人既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冥不然雖亦有禱于三清惟乞無灾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歷歲不寧齒髮變于艱危精神耗于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庶幾天高而聽卑所謂物窮則反本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食康寧便為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微冝必從于所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营之至

生日青詞

上界高高非人間世衆生擾擾如海中沙以如此之至微求自通于至遠亡何得達惟有至誠臣稟生雖愚奉道有素謹因生日特啓醮筵雖濁世溷淆豈降臨之敢望

而至心齋潔庶慈憫以來歆止于禳灾非敢求福臣無任

焚黄祭文

嗣子承議郎□敢昭告于皇考承事先生皇妣孺人五十二娘之靈通籍于朝逮今十年遇大禮者數矣而負罪流落久隔贈典乃者蒙恩復齒朝著始贈皇考承事皇妣孺人蓋自孤苦垂三十年然後能取一命以追榮父母而少伸人子之心其不孝

不敏之罪無所逃矣雖善文其過者莫能為之詞也區區之心考妣其鑒之尚享

祭冢氏文

敢昭告于前母冢氏孺人之靈國家恩德厚矣士人列于朝者非獨榮其父母又并其前母而封之上以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實聖世之彌文前代之闕典也然非平日為善之報亦何能致之哉尚享

代內艱文

頃歲以來多難相繼今茲遇疾猶異常時雖生死之有期冀神明之可禱漢親皓首殊未報于生成稚子弱齡尚未離于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得畢此心外無所望也

墓誌銘 附狀

淮陰賢婦墓誌銘

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蓋老矣貧無自資以洴澼絖為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飢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劍彷徨水濱婦私獨怪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而有飢色婦哀其困館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嘆曰異日必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東豪傑並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

過淮客仗劍楚君麾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月始以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自亡出至是歲餘而奉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客從王楚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于是下令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

而多婦之長者有知識客韓信也婦卒葬泗口南岸銘曰

項王喑嗚　亞父謨謀　信來不呼
信去不拘　坐視信遁　及啞其軀
匹婦區區　而知信乎　吁

徐夫人墓志銘

夫人徐氏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遂家于眉州丹稜自考以前蜀人悼遠仕進者尚少故曾祖某祖某考某三世無食祿者夫

人幼穎悟年十二喪所恃已能順適繼母無毫髮不滿意考為人嚴重左右莫敢仰視獨夫人侍側怡怡然為之解頤家人因以白事年二十歸劉氏舅姑得之喜即委以家政方是時劉氏累世好施生事蕭然夫人既專內事雖細務必親之規畫處置悉有法度可守未幾劉氏復振舅姑既沒父母春秋高嗣子早喪夫人奉養喪祭能盡其道姪有少孤從其母嫁者夫人取置

諸子間摩頂撫育無有輕重厚薄至為婚嫁能自立乃已課二子讀書甚力既而二子以次取進士第元符三年長子汲為合州司理參軍奉夫人以行是歲六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二少子湜登科時夫人沒五年矣惜乎不及見也汲今以宣德郎知鄖陵縣湜以通仕郎行蜀州晉原尉女適楊ム孫若干尚幼大觀四年十一月日葬于ム鄉之原其特葬也鄖陵以行狀請銘

于予、交鄖陵二十餘年朋友之情既不可違而夫人之善又不可廢其事父母舅姑也如此其治家立門戶也又如此收卹孤窮而成之又如此教其子問學連年取科第流聲聞于時又如此是烏得不銘也哉銘曰

大兒來歸　里門下車　小兒來歸
擁股以趨　宦學成矣　繫而母且
而母不留　可悲也夫

史子深墓誌銘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為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珣皆以文學知名于鄉年十七以貢奉不中遂退居于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耆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礼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子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或曰是知古矣其于時事未

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机務十卷留苑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非草茅布衣之士所能言之至于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事者不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于行事未必能也已而君起家尉通州遂能使人畏己遇事輒斷號為强明至作磐石令則又專務寬厚和易撫字功課如古循吏所為蓋二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亦異名声大著諸公交章薦之而

君已卒縣人哭泣悲思至今父老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為哉悲夫君學足以知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其志官止于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于如此〻吾黨之士所以嗟悒嘆惜為之請銘以葬而吾亦不得而辞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

杜陵唐末入蜀遂家于眉曾祖〻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州尉資州磐石令年月日卒于官舍先娶侯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倪曰旁時女五人長適厶次適厶孫男二人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月日葬于厶山之原銘曰

子深之書　學者多有　雖不銘之
自足以久　既足以久　而又銘之
子深之傳　愈久不疑

史夫人墓誌銘

夾江縣孫公諱厶之夫人姓史氏眉州青神人故任嘉州軍事推官諱者明之曾孫故贈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余外祖諱及之季女也余少時嘗至其家矣公長不逾中人語音如鐘喜談前言往行亹亹可聽蓋嘗约家事勿復相關悉聽夫人夫人明敏解事而入情其規矩措置有絶人者孫氏歲入不貲用度亦廣矣而夫人治之皆

有法内外親戚姻婭之間冠婚殯祭慶弔之事殆無虚日而夫人處之皆有体公三娶男女九人而夫人待之皆如己之所出余固嘗陰以察之矣未嘗見其有毫髮輕重厚薄也方是之時長子昌齡時年四十餘歲而喜從予游幼子昌裔時年十五六晝出從师受書及抵暮夜方歸甫歸夫人必親自以教之使無倦惰之容及垂首誦讀至夜分之時然後乃已女有適羅厶者有適王厶者有適于魏厶而早卒者有適于張厶者又有適于宋厶者有未笄者及有他幼者是歲乃紹聖之元年甲戌也今二十五年矣公先卒既葬夫人又卒今及葬矣而予昌齡又卒矣有孫七人曾孫則三人也昌裔今又改名衍亦有孫七人矣向之云未笄者今則嫁承議郎鮮于厶而有封號矣向所云他幼者今則為厶人之妻而且亦有子矣流光如過隙耳而欲無

老得乎詩云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以有德者所行所為身雖没而音容不隔儀型常著而常新百年之間若旦暮也夫人貌類先妣孺人偏卒然聞過之幾有不能辯之者先妣既没時余以畫者失真恐無以示後人因取夫人傳神以臨為見之者無不隕涕其兄弟之間蓋如此斯亦奇矣然然則銘其墓者非余而又誰任之哉夫人享年七十有一其卒也以政和四年十一

月五日其葬也以八年十一月一日乃銘之曰

崑泉之原封君祔而合之蓋從吾其甥銘之固其所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五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六目

雜文

唐先生行状

史夫人行状

贊銘

先君真贊

又次齋銘

家藏古研銘

有翠亭銘

謝雨文

古体

惜梅賦

平臺賦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六

眉山　唐庚　子西

雜文

唐先生行狀

唐先生諱厶厶字彦通眉州丹稜縣人曾祖諱厶祖諱厶考諱厶俱不仕皇考之捐館也先生始六歲是時鄉人未知官學先生孤露自奮卒為名儒其孝慱而不雜其制行和而不流輕財好施出于自然蓋自堯舜

三代以來理亂廢興典章人物莫不考論旁至諸子百家天文地理方技醫卜之書莫不通貫其博至于如此然特深于經術著四經微旨行于世而專用春秋名家為講義三十卷辯三傳七卷大抵以春秋為無褒其于傳注取二三家而已此所以見其不雜也性簡易不作崖檢與鄉人處油油然無貴賤皆得其懽心比其沒也遠近聞之俱出涕嘆息逮今二十年思之不忘

其和至于如此然議論剛正無所附阿負其所蘊非其友不友亦以是見惡于不善者此所以見其不流也平生用財不問其數嘗至漢陽其尉丁憂貧不得去先生雅不識其人傾橐贈之空手而歸其好施類皆如此而未嘗有矜色此所以見其自然也自嘉祐治平年間先生已有盛名西南學者爭宗師之授經者累數百人然應進士舉及不中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薦

之亦不報浮沉丘園無復仕進意熙寧初罷詩賦以經義取人士論喜其必有所合既而春秋不為經先生亦老矣始終不遇蜀人惜之然余考其行事以求其用心則平生所有良而可見族本以治產富饒而先生專業儒士方以声律進取而先生独治經此其志豈為利祿計也哉命雖不偶于今而其蓄具在是以傳于後世無窮復何憾焉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前娶家氏再娶史氏男五人女四人適厶皆士人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卜以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葬縣之南二十里鼓面山之原以史氏祔予頃出守咸安道過閬中而先生之子厶適寧是邑傾蓋如故遂定為忘年友然則狀先生行義以告于士大夫者非厶職耶謹狀

史夫人行狀

夫人史氏眉州青神縣人嘉州軍事推官諱著明之曾孫大理寺丞諱昭吉之孫進士諱及之女魯國先生諱厶之配也先生喜賓客重然諾視金錢如泥無分毫顧惜不論多寡發盡乃已竟坐此貧而夫人處之怡然自得其為善之樂也先生自言吾六歲而孤勤苦自立取名于時豈有兄弟教我嘗持是說未嘗督責三子以孝而夫人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夜乃寢率以是為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然蓋性之所嗜如此夫人不逮事舅姑事先生如事父治飲食以進必立侍須徹饌乃去或者以為過元祐三年春先生過疾幾殆夫人焚香禱祈願以身代死家人止之不聽俄而疾暴作擲香炉于地扶掖就枕已不知人後六日夫人病篤而先生疾稍間先生竟愈而夫人遂不起時二月二十日也初夫人之祈死也先生疾革不知

夫人既卒諸子以事告先生哀甚為詩以哭之聞者莫不泣下夫人享年五十六厶其子也厶其壻也厶其孫也孫女二人尚幼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從先生葬于丹棱縣鼓面山之原先生道雖不行于民其行于家者蓋如此非先生何以當夫人之賢觀夫人足以知先生之道其子庚所以必欲狀其行以傳于人予所以不得而辭也嗚呼誠亦可書也哉謹狀

贊銘

先君真贊

嘉祐熙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〻出游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游喜談易詩春秋辞旨達遠雖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飢寒解衣〻之推食〻之人有所求則蠲衣責履與之無難色緩急輒陰救之問其姓名則嫚罵不以告達人無貴賤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為有道之士

相與强　為先生然竟莫測其果何人也元祐末遂不復　法不復出耶抑出而人不見也傳者以為卒矣是殆不然先生游無何有之鄉獨與道遊者也道在與在道亡與亡使道而果亡則先生信死矣道未喪于天下則先生烏乎死紹聖初有姓唐名庚者畫先生之像而事之為先生作真贊自稱為先生之子云而書此以贊之曰

軒然其頎幅巾布衣清風肅〻在人目圖此豈先生者耶孰能援筆一揮摹其心中之精微也哉

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　自誠而明　學而知之
自明而誠　困而學之　又其次者
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　吾少也狂
自以為稷　出而接物　然後知困
今雖老矣　幸其未衰　陳書于齋

以學以思

家藏古研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体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為体以靜為用

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畢
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
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体不能動因以靜為
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有翠亭銘

山不遠人〻自遠山見即為易有之為難
隴上牧兒林間樵叟雖能得之而不可有
貴戚貢園竊侯賜宅雖或有之而不可得

惟吾放浪與是有緣得而有之蒼翠滿前
為亭北牖其高三級目力所到闔山皆盡
客來登亭勿嗔吾貪子如欲之兮為君分
半

謝雨文

農事方作雨不來稻畦夷墟飛塵埃神哀
此民賜以雨脈溝支澮流青乳穀肥酒香
答神休神終相之俾有秋

古体

惜梅賦

閩中縣庭有梅株甚大正當庭中
出入者患之有勸予以伐去者為
作惜梅賦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時蔭一畝
其疎〻香數里其披〻侵小雪而更燁得
臘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混其間
姿前胥吏之竹芽撲因縶之嬰呼雖物性
之自適拂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薦嘉实于

商鼎効微勞于魏卿又不得托孤根于竹
間遂其性于水涯悵驛使之未逢驚羌笛
之頻吹恐飄零之易及雖清絕而安施客
猶以為妨賢也而訕予以伐之嗟夫吾聞
幽蘭之美瑞乃以當戶而見夷於昔人之
所短顧仁者之所不為吾寧迂數步之行
而假以一席之地对寒艷而把酒嗅清香
而賦詩可也

平臺賦

平臺梁王劉武作也班史稱平臺唐杜甫稱吹臺也以謝惠連嘗為雪賦也則又謂之雪臺舊說在大梁城東北如淳晉灼云在大梁城東二十里今在城東南蓋漢距今且千歲城郭凡幾變則聞見之異宜哉作平臺賦

予與客遊汴都之東南登梁王之平臺顧草木之黃落懷古人以裵回客慨然嘆曰

吾聞祖龍失馭楚竊其柄漢鑒其孤矯枉過正齊楚趙魏燕韓之郊荊揚兗豫青徐之境蟠城千里星散碁布原田溝澮不知其幾千萬頃瓜分幅裂以王一姓于是擅爵人而赦死罪戴黃屋而私蹕警鼓銅破山煮海絕流修極奢窮然未有如梁之親偉者也井畢煌煌寔沈之疆比界泰山西抵高陽帝子出閣有煒其光金錢布幣子女玉帛錦繡寶器車馳轂擊轆轆繹繹挽來于梁爾乃羽翼鄒枚腹心勝詭如閔之囿三百餘里萬甍鱗鱗樓閣橫斜擬于未央之邃也峭築峨峨蔽景干霄擬于漸臺之峻也靜影潭潭日星泳涵擬于太液之深也麋鹿呦呦禽珍獸奇擬于上林之多也旌旗棊布前騎後乘擬于五柞之游也驚擊虛馳躡景追飛擬于長楊之獵也千金一擲斷璫錯瑰擬于武庫之藏也游談之士濡毫後殯曳長裾而從之遊擬于公

車金馬之待詔也夫修極則疑勢偪則離弱幹強枝安能久而不危也耶予曰噫予知其一而未覩其二也勝詭之亂喜于詹祭呂霍之變危于吳楚三馬之偪甚于燕與王 渊聖御名 之禍深于齊趙子曷不較其輕重哉周室東遷晉鄭焉依朱虛叱咤祿產殲夷五葉之後宗國陵遲洗始求癡吹毛索疵剪刈肘腋棄絕藩籬墮犬牙之形勢壞磐石之宏基故長沙峯袂而不得

逞中山感音而涕泱濟之墟拜柱生枝以饉饑食卒死十飢可不悲哉客憮然為間曰然子言諒之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六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七目

眉山 唐庚 子西

雜文
悼歎賦
古体詩
陌上桑曲
白頭吟
結客少年場
五雜組
公無度河
明妃曲
舞馬行

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謂之其家嬌其曲謂之傾盃樂天寶之亂於馬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已而承嗣大宴軍中酒行樂作馬聞樂声起舞承嗣以為妖命殺馬予讀其說

而悲之作舞馬行
風樹吟
子路有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予三復而悲之
故作風樹吟以終其意
戲題醉仙崖
古生
走筆贈仙姑
醉後怨筆

雲南老人行
憶昔行
午起行
張求
擊劔歌
茶城酒
題崔令曲海後
畫寢効魯直
城上悲

別句永叔
春日雜言
又
覽鏡
客至
寄題張志行醉峯亭
聞東坡貶惠州
寄郭潛夫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七

眉山　唐庚　子西

雜文

悕歎賦

悕歎先生悕歎先生坐講六籍立談百氏突姬孔之堂與劌軻雄之心馳遊說天子間闚千里射策万言押闔乱理葩吐奇霞散倚拔犀渠攉象齒曾不能入事為律片言竊旨傴僂一命攉折委靡窮騏驥于捕

鼠困干將于補履血鵬而肉鯨兮尚不能逞刀机之殘濕兮又何足詆昔薛丞相置東閣以親士朱游拂衣而起奧㒺舟之不泛豈洞庭之無水先生笑曰嗚呼噫嘻予言小哉病者嗜于土炭餓者甘于糠秕醉者安于遇虎怒者恬于染指万法非实皆由心起狐尾見于疑目牛閑闚于病耳宿瘤何悪犂眉何美狐裘何崇牛衣何耻吾謂戴安道破琴而不肯作禾若宋之遜隶

㫺而唱吟闖立本沮氣于畫師未若禰正平遺形于鼓吏抱関擊柝兮亦悠悠弹冠佶發兮亦悠悠吾忘情于彼此者也悕歎先生

古体詩

陌上桑曲

蕭疎陌上桑寂寞採桑女蚕老葉轉稀羅敷泪如雨斂袂壓双蛾奏箏一曲歌殷勤謝郎意其如義命何

白頭吟

秋風團扇情夜雨長門意高鳥既已逝前魚自當棄賤妾白頭吟知君怀異心秖知伐改女不憶臨邛琴

佶客少年場

佶客少年場男兒尚氣須激昂朝從魯朱家暮過秦武陽飲酒邯鄲市膝上横秋霜明年従軍入燉煌金印紫綬輝路傍貧中知己慎勿忘

五雜組

五雜組水中魚去復還天上兔不獲已轅下駒五雜組各利地去復還塵埃嚮不獲已貧而仕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君不見吳兒秋悲小海唱湘女夜怨招魂歌抱石沉清流弄酒奔素娥忠血醉蛟蜃義肉飽黿鼉暗中水弩貫七札魚龍百怪垂涎津吻牙相磨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平地猶恐生風波

明妃曲

生男禁多才長沙伴湘纍生女禁太美陰山嫁胡兒長沙雖歸如不歸陰山亦復歸無期絳縫通侯延壽死琵琶休怨漢天子

舞馬行

明皇時教坊舞馬百足謂之某家嬌其曲謂之傾盃樂天寶之亂此馬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已而承嗣大享軍中酒行樂作馬聞樂声起舞承嗣以為妖命殺馬予讀其說而悲之作舞馬行

天宝舞馬四百蹄綵床躞步不點泥梨園一曲傾盃樂躁首頓足音節齊幾年流落人間世挽鹽駕鼓不敢嘶忽然技癢不自禁俗眼驚顧身顛躋後生何嘗識此舞謂之不祥固其所

風樹吟

子路有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予三復而悲之故作風樹吟以終其意

樹欲靜兮風不止子欲養兮親不俟歸飛及哺八九子我曾不如畢逋尾樹欲靜兮風不休子欲養兮親不留旦自悔兮暮豈棘當年飼我如鳲鳩

戲題醉仙崖

誰家翠嶺高亭：白崖隐起仙人形仙人
昔尝爲酒星乘興痛飮乳比溟五湖一吸
耶解醒江妃袁媿鼇失灵上帝震怒呵出
庭酡然影落秋山青行人幾見頹表零醉
仙醉去不復醒何須荷鍤隨刘伶河沙刼
壞歸冥：

古生

卷地風来怒濤起驚散沙汀双翡翠誰将
仙匹鎖金籠孤飛吟叫烟波裡古生開鎖
放珍禽春江日暖重相尋巧舌相和蕭風
軟綺翼交飛蘋浪深壯哉古生真任俠義
氣肝腸何激烈功成不復更偷生一劍揮
霜楪戟血世間美事多參商白馬青梅人
斷腸古生埋没在何處江山流水空茫
茫

走筆贈仙姑

仙姑八十春秋高兩鬢墨黑無斑毛鹿胎
冠子青紗袍神風清俊真仙曹人生皆忽

如銷膏是非海裏翻波濤五斗官來令人
労安能俛首事錐刀領仙乞我黙裡一丸
藥武陵溪上抖擻世俗腥與臊不然教我
蟬悅羽化秘訣之一二海山深處摘取王
母千歲不熟之蟠桃

醉後怒筆

厭寒大冷燈微明虛簷溜雨如傾瓶酒酣
耳熱身体輕搔膺大吼黄鍾声怒目直視
如流星拔劍擊柱傍人驚丈夫寧可五鼎
烹安得容此呑舟鯨

雲南老人行

雲南老人老無力藜杖支腰撐頭立道逢
蜀客話平生時復仰天長太息自言貫屬
瀘水湄瀘水边徼濱獠夷：人之性類蛇
豕頻肆蠆螫爲瘡痍十五年前多致盜一
境騷然不相保民禾收刈虜人家戎馬偷
喇汶江草邊來風俗多變移眷却旌旗飛
閭旗牛羊村落晩晴霞烟火樓臺日暮時

兩眼皆花兩鬢雪喜見升平好時節茅屋
橫吹一笛風野店携歸半瓶月問翁致此
何因緣道是江陽太守賢鼓琴絃歌不生
事十年靜治安吾邊鄭國〻僑去已久誰
信人間凖前有異日刊為德政碑請問雲
南䶂頭叟

憶昔行

憶昔方東來亭傳荒荆棘風庭紅葉亂雨
砌蒼苔溼飢虎撼門開哀禽向人泣十載

却西還亭傳已完葺青鎖擁江山朱欄起
階級行旅糧不費大路遺散拾蜀道無難
易人心自寬急寄言守吾者勿使狐狸入

午起行

細藤簟展波紋綠瓦枕竹床殊不俗白日
寥〻午眠熟起來只覺精神足萬緣寂靜
敎甌茶千偈消唐棊一局此間真味有餘
清未羨珍〻厭粱肉

張求

張求一老兵着帽如破斗賣卜益昌市性
命寄杯酒騎馬好事人金錢投筧賭一語
不假借意自有藏否雖肋巧安拳未肯怕
嗔毆生此益寒酸餓理將入口未死且強
項那暇領炙手士節久凋喪舐痔甜不嘔
求豈知道者議論無所茍吾寧從之遊聊
以激衰朽

擊鈸歌

三尺光芒耀霜雪長安使氣為任俠鬧対

要離壯泪垂髀叱荆軻恐皆裂天下承平
猛士閑夜半無人自彈鋏會須東海斬長
鯨歸來倒澁腥膿血

恭城酒

恭城酒貴如金汁解盡寒衣終一吸獄曹
參軍到骨窮傳書吻燥何由溼夜來細雨
落簷花對客惟有茫春茶明朝蹋月趁早
衙免使路中逢趣卑

題崔令曲海後

崔令飮酒五七斗崔令唱歸一千首時〻
浪飮輒高歌剌鎖名韁捴無有人稱崔令
爲顚狂我知崔令非顚狂承流宣化有餘
力高歌浪醉也何妨

晝寢劾魯直

雨餘熱喘殊域呼坐翻故然腰足麻鋪陳
枕簟麥青紗倒床不復知横斜夢裏飛揚
遠還家故人見我一笑譁須臾睡覺街鼓
撾墻頭暝雀声楂〻

城上怨

雨似懸河風似箭風號雨馳寒刮面何處
迴城老健兒城上謳吟自哀怨不知底事
偏苦傷声高声低哀思長戍邊役重畏酷
法去國年多思故鄕城上秋時夜方半正
是孤齋醉裏斷和風和雨兩三声推枕投
衾坐長嘆傳聞點虜動㴲河戰士連年不
解戈今夜風號雨馳處城上哀怨知我
何

別句永叔

巴江艷〻巴山空十里五里蕉花紅少年
銳意立功業破烟一棹輕如風却思三歲
相吹發謔叙論詩輕李杜平生不作兒女
悲今日爲君重回頭

春日雜言

官居双海棠何年植庭中風流二月間照
耀一室紅渾家惜此花共飮呼乃翁〻雖
怯盃觴意难逆兒童觴醴十分深白眼一

引空醉時忘華巔浩歌滿東風

又

庭前楊柳枝春來蔚然綠老翁契迎青已
去不可復傘盃屬春風此理竟如何轉首
飛楊花春風自蹉跎

覧鏡

昔我先君子德與形氣俱褎衣佩長劔軒
昂眞丈夫我生困多难乃顇山澤癯頭目
頽黧黑愧忝虎豹駒太倉五斗米足恭羞

尔舡誰能向天子號飢鄭侏儒

客至

山頭竹萬箇風來玉相戛下有屋數間蕭然如佛刹門無車馬喧出徑芳草茁隔窓識君声遠起投筆扎黄雉未啄柰環堵無可殺園蔬煮淡泊山泉啜茸滑何以樂嘉賓舂禽日嘲哳

寄題張志行醉華亭

先生鏡醞藉表裡皆純粹独推糟與粕施

之為政事百里欽其遺陶：有欽意餘醺落嘉陵一江醇酒味況酣到山骨頹然僵蒼翠亭中時把酒坐对青山醉：鄉在何許祇此中間是先生況多文為續醉鄉記

聞東坡貶惠州

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輙有碍低頭不能仰閉口焉敢於東坡但坐老而促因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遥天地外

寄郭潜夫

我昔遊瀘江泛舟奔楚宮黔江自南來胥會涪之東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碧不相入分流如卧虹群游激湍濤泃湧成戰攻頃史尽変濁混：類色同清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閒牛李爭長雄要之賢皇子不勝太宇公物理自古然排細嘆無窮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七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八目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病鶴行
寄郭廣卿
題温泉观
題洪川驛
食笋行
題史廷直郊居

棕花
送王觀復交代
戲贈王推官誠中
送趙元恩司法
送庵大夫端叟
到任後寄家兄
送鄉人下第歸鄉
送趙安道下第
代先狀寄孫熙叔

郡人獻笋守以分餉郡寮而吏独不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篇
友人还鄉有感
哀賢
讀邸報
訊囚
程使君生辰歌
寄杜遂州

中秋遇雨感怀呈世澤彥直
通判蘇君俞見和復次韵荅之
喜雨呈趙世澤
遂州杜使君洪道屢稱我于諸公聞之媿甚為詩謝之
嘲陸羽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八

眉山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病鶴行

鶴兮〻〻何處來秋江靜兮蘆花開波浪
淺月白暟〻千声萬声鳴哀〻不飛不翔
不飲啄骨脊稜〻瘦如削氷姿玉質僅生
存雪羽霜毛半零落崔兮〻〻何囏〻我
知爾是冲天物芝田就養孫高情瑤池洗

出神仙骨傳聞仙島冥〻中水晶焚作蓬
萊宮祥烟瑞霧常濛〻好將六翮搏天風

寄郭廣卿

讀書老益苦瀟洒比元澹直行不由徑慎
獨肯欺暗如何已鴻冥猶復見蜉蝛寡和
郢中曲忍辱漁陽撾斗背彼常態義命吾
何慽屈伸固有時佳境當徐啗

題溫泉観

溫泉宮裡行人宿溫泉池上行人浴人自
多情感慼哀東固無心任榮辱細路蟠〻
入蹊竹萬年泰山一作万里晴川皆在目
吾皇高拱九重深一作不若雲青山 一枝
松蘿為誰綠

題洪川驛

倦游征人眾欲綠青車秣馬東南馳出門
四顧迷路岐閉户却生愁支頤魚生釜灶
眾果枝尔哇千里成陂池吾皇致治方無
為陰雨破塊天何如功君飲酒君勿疑行

使止尼良由時未逝形數皆有涯此獨未
信無窮期

食笋行

半夜春山試雷雨驚起蟄龍初出土野人
不惜蒼苔古掘得嘉食自燒煮滿盤明玉
遠飄風一箸鱸魚味差苦竹齋食罷竹陰
午竹裏行吟傲箸狙君誇食肉君固畀我
誇食笋我亦痾阿蛮豈賦飛燕瘦意態雖
異要皆奇君不見天隨先生貧食杞又不

見闕中客卿肥刺齒豊儉不簃皆有理彼
此相忘腳尔耳

題史廷直郊居

黃金轉手畫郊居掩清畫山容凉肺腑竹
意凈怀袖入門綸簡香無復史銅臭君看
道南院豈識元德秀

棕花

斫破夜叉頭取出仙人掌敛人滿腹珠䱥
魚出新網

送王覌復交代

文正活國手頗恨見不及官道識其孫想
像高冠岌豈但為交承自是賢友執尤喜
談性命撒到鬼神泣吾書飲滄海百川資
一吸失腳沙土間卷舌祇泥汁焉依既云
久臨別百憂集去々自護持兩荷終不澀

戲贈王推官誠中

乃祖賦混成津涯極深遠家孝到諸郎文
字復清婉今作勁鼠吏于理誠未穩怨草

三千牘馳驛奏就家上問今安在幕戰禱
閒死名賜教剗对歎息相見晚鍚未置青
瑣亦應校黃本九萬里扶搖忽若馳峻坂

送趙无思司法

誰不從王事風夜独匪懈休沐猶坐曹伏
日不歸解平生熟大法餘事工小楷自称
癖麼手作縣真癖疥鮑宣雖强項臨事中
罣駭從君季吏礼稍々識起拜今當告別
去何以贈行邁二十罰自親此理須少戒

送扈大夫端叟

平生未識韓不願封萬户方幸得依劉未
幾公已去三年此留滯一味惟忠恕江水
倒隨人劍頑横遮路那知黄門手就寫碧
辭賦空閒甝上兒拏娩欹五袴

到任後寄家兄

君子所銚三為食最為下起家仰寸祿此
寔下焉者南山無敵廬千里就官舍但使
食有魚敢言曹乏馬同寮皆故人無事相

假借洗復官長賢醉帰息不罵

送鄉人下第帰鄉

閉門誦詩文已讀萬卷破養氣塞天地不受一毫姓名声落空廓蹤跡長坎坷塵埃相邀追歯髮嗟老大文章心未死功業手猶嗟世事看循環天理猶轉屠朝得暮或失俯平仰瞅質行見風雲會驚起南陽卧

送趙安道下第

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君不見

前日宰相令海涯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為誰又不見州県官折腰事細兒尚受一語不中治敢対西山笏拄頤大官危小官卑君不得官君勿悲願君酒量如鴻爽勿作瓶罌君并層與君賭取醉為期明日烏帽風披々

代先状寄孫熙跡

嚀昔曾行邁別酒月中把贈燈我已帰緋細君尚且相逢怨鴦怪已覚都幻假但當

呼阿素預遠置君下略聴誦昊光未敢賦換馬一醉洗塵埃萬事真土苴

郡人献笋守以分餉郡寮而吏独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篇

生穂脉生蹤凝塵澤藍般出少顏面生來熟城市眼争席人相忘饋内礼非簡本自無光彩不必更埋錢自知吾老矣置酒具瓶盞起舞属細君相対一笑莞

友人還鄉有感

飢烏啞々枝上啼秋風蕭々吹客衣儒冠誤身不得帰女痴妻寒病乳老帰來髮首貧亦好我固知之帰不早來書十載遊長安一官遠謫匡卜吴記生長鋏真可怜君今別我还故里想見親朋問所以為言憔悴京城裡

哀賢

仁廟乃文考裕陵真武王先帝幾于成主

上吳于康時亦有二子採薇登首陽其一猶行歌其一今云七功在百世外爀夫心胆張齊侯但多馬名滅身未殭

讀邸报

當今求多聞取士到蓬華時々得新語誰謂山縣僻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諫官立朝無負漢思學論事不妨晁氏安臺省諸公登衣々閑門熟睡黄紬穏

訊囚

叅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因口爭喧譁叅軍氣益振声厲語更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鑰反窃以自私人不必誰何如摘頷下髭事老恶自彰証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有内奮然出請與叅軍辨叅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叅軍在場屋薄々有声称只今作叅軍幾時得騫騰先功食國禄去窃能幾何上官乃容隱嘗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叅軍宜猺分寺是為貧計何苦独相困叅軍噤無語反顧吏卒嗟包裹琴與書明日吾帰休

程使君生辰歌

使君来分銅虎符喃養百姓如嬬雛設弧在旦人奔走争首争為使君壽但願使君如乃翁福德種々皆圓融官至大中年九十諸郎鳴玉左右立

寄杜蓬州

閬中勝事不妨奇舊来僻佐人誰知祇緣乃祖腸斷句名與江水東南馳閬人德之不敢忘遺祠今在南山上壁間畫得太瘦生想是當年苦吟樣寄時模本博新詩為我落筆揮珠璣君家自是箇中腳会道春從沙際帰

中秋遇雨感懷呈世澤秀直

初遊東都年二十清欢趁得中秋及高陽會中酒徒集惠和坊裡携鞍入蟹螯尝新

左手執雞頭未老搓玉粒盈行到手不待
擇明月清風供一吸饅頭不惜傾箱給侍
賴決科如俯拾誰知得官及拘繫此景此
欲那復得今歲中秋雨如泣穷山牢落秋
光遲孤灯焚々照書篋屈指流年如箭
急

通判蘇君俞見和復次韵荅之

公才过人真倍十詞藝即今誰跂及萬卷
收藏富編集詩人闈域稱優入西川書生
學窮執竭来東游為禄粒十分折腰敢長
揖欲吐壯怀还自吸朋從調笑閑提給狂
言偶發惟收拾語意作諧韵幸禁不敢献
公々啓緘報章大是歎人泣一一珠璣落
圓遲自惭思竭如空篋口吻愳吟知窘急

喜雨呈趙世澤

去年雨多憂水潦今年雨少憂枯槁却緣
縣政失中和水旱年々勤父老前時雲起
雨欲落夜半風来还一掃明朝引首望雲

漢壓上最瞰仍杲々賦輸百萬未破白簿
脚何緣得句倒上書白劝欲帰去老婦挽
衣傍奪藁技穷性許北山神是夕沛然償
祈禱稻畦羅亜势已活竹裏蕭疎声更好
故愿神意閔孤拙尋免歲中書下考便安
枕臼伺秋成雲子滿田行可擣

逢州杜使君洪道屢稱我于諸公閒
之媿甚為詩謝之

去天一尺古逢州年来除守得勝流渠家
本是城南杜詩律賢我三千等礼記投壺ム夫于ム若干如此才高却解事入眼人
才皆可意他邑猶分刺史天片言每為將
軍把故應怜我退無田力相推挽令向前
傍人閑說皆撫掌竹竿那使黏魚緣

嘲陸羽

陸子作茶经竟為茶所困其中無所主後
者毁茶論簡賢傲長者彼自愚不避茶好
固自若于我有何根便當脱野服洗琖為

一献飲罷斝奈去謦彼浇哇唲君看攔正
平意氣真能健達與不達人何曾相千萬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八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九目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代內

答

戊子大水

又

除鳳州教授非所欲也因作此以自寬

登越王樓

芙蓉溪歌

富樂山

將家遊治平院

遊天池院

遊雲峯院書所見院在開元寺之西越王樓之東蓋小院也

十月十八日與舍弟同登越王

樓後道趙開元寺上天池
得句滿紙顛倒雜亂幾不
可讀明日詮次成二十二
韵

六一堂
綿州司户廨舍舊為推官廳歐
陽文忠公生于此近歲陵井譚
望勉翁為叅軍葺一室于廳事
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予聞而嘉
之為賦此篇

蘇時中惠茶

天馬歌贈朱庭玉

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权

與舍弟飲

又

受代还眉

赴闕

綿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

有序者

武興謡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九

眉山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代內

翁娘嫁我時本以君能文謂當得所托致身到青雲覌今天下事勝負方紛紜英俊肩相摩料理不到君何妨採藥去相與登鹿門著書示後世千載猶清芬

答

世豈無高人刻意在枯槁昔為恩愛累有志莫能保君能喚我歸衰鬢及未蓧何非有此荊那得有此姥君本使得羅事非是著書吾豈能庶幾獲幽討何必登鹿門是山皆可老

戊子大水

蹋歌喧、雜鐃鼓潭边呼龍令作雨龍嗔揮水十丈餘千村萬落幾為魚寄謝龍神且安處熟睡深潭不驚汝

又

夜半傳呼河入室攬衣下床深沒膝舊来水不到謀門老巫婦告西門君西門君去老巫舞明年却娶河伯婦

除鳳州教授非所欲也因作此以自寬

人生飽食須何處分好弱刑獄郎道場兇庫有真樂故紙終日翻毛錐幾年闕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著今承李校乏顛訴名字錯宿業豈無恋得治不敢羅骨肉遠難俱囊裝貧易傳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腳憂盡識美空袖窮知薄後生端所畏人材若為作豈唯嘲孝先便恐因有若行路固知難得地幸不惡柳拖千丈綠山集五色崔鋒抄諒無有苜蓿聊可嚼况聞豆積嶺中有不死藥

登越王樓

左綿城北長安道馬足翻、人自老越王

高臺藏道边道上行人迷不到樓前西一
作落日墮江紅一見如逢鄭舍翁々來何
處識面目應在少陵詩句中

芙蓉溪歌

人間八月秋霜厲芙蓉溪上春酣々二南
变後魯史筆七國戰處郎對談人間二月
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
枯漢室陰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縱窮幾
回枯朽还芳叢只應人老不復少有酒且

發衰顏紅

富樂山

富樂之名誰所留建安年中劉豫州擁兵入
蜀爲貌鍬孱璋送國來迎頭軍中釀酒推
千牛炙如巴山酒如浯酒酣握手登高丘
極目蒼芋鐏春時富樂之名此其由君聞
此說还信不當時兵起四十秋折屋不足
供誅求生灵嗷々蜀中油山中何爲乃尓
傻想今富樂爲倍劉蝸能容我迯窮愁山

偕笑言客罷休

將家遊怡平院

蓋老杜所謂東津也

年来官職如氷樣只有登臨作酬賞好山
一々如佳客令人欲作傾家釀昨日西樓
吊王孫今日東津悲逐臣江边勝事慕尋
徧不見海棕高入雲

遊天池院

上方細路蟠如縮下有晴川平似坂近水

遠山皆可人踴躍來供捿句眼小池中有
江湖春秋洲便可呼白蘋園々何檻看清
潵不敢洗耳山僧嗔

遊雲峯院書所見院在開元寺之西

越王樓之東蓋小院也

東家既崢嶸西隣亦棱層那知齊魯間有
此蘖尓勝僻路少人到掣鈴小童譬松扉
迫窄入石磴欹危登迎門老龐吠盡壁蒼
龍騰庭除靜如拭几席不受塵青熒日々

杳明脩年〻灯土盆养幽花古木缠枯藤雖小亦自足無虧豈須增憶昨苦盛夏救來避煩蒸每借安祥榻曲肱晝眠日月當幾何霜雪遂發凝苍竹猶跡〻思風遂朋〻作詩書屋壁掃滅聰寺僧

十月十八日與舍弟同登越王樓使道趙開元寺上天池得句兩紙顛倒雜亂幾不可讀明日詮次成二十二韵

休浴羅趨局幽居愁杜門重登帝子樓共弔詩人宅凭欄參井天隐几西南坤冬深一水瘦歲晚千山斃豈稔徧川陸太平到雞豚江城水頹雉市廛迷鴛坐対仙雲宮衹隔斜陽村樓臺白水外松栢蒼雲乜天垂望荒山空汁融朝嗷誰為四方此招此千歲鬼便進訪古寺策杖尋靈源上到山椒窮轉覔天池尊行疲犬馬力下視烏蔦翻不廃水性高疑有神物噴肯隨秋漲落况遂夏潦渾瀦通八角并散入千家盃漁村喚欲磨釣石諒猶溫似聞叩船歌想見持竿蹲吾曹本山林朝衣累狙猿只息遁野聿使作忘憂畫詩兼巧拙对酒雜醇醨吞閑吏况解事不妨盡餘樽

六一堂

綿州司户廨舍舊為推官廨歐陽文忠公生于此近歲陵井諱望勉翁為恭軍葺一室于廨事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予聞而嘉之為賦此篇

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雖不及摳衣每願為执鞭手弹醉翁操目覩廬陵编床頭五代史屏間七交篇詩常諷思頴曲每歌帰田辭界西舫様酒法水堂傳此志自弱冠到今已華顛嗟予又晚輩讀書慕先賢即彼生處所能之興周旋時对文章姿稍息簿領肩賢者果不死聰之猶在前似揮

誅奸筆猶努學佛拳誰當羂前現時為易
蠹椽勿毁魯恭宅中有夫子天

蘇時中惠茶

三年泮宮苦幽独中有宜人惟睡足虫魚
注疏真廬靜午枕鳴雷撼窓屋故人蘇子
半幅書餉我閩漢一包玉親題更屈調鉉
手遠寄來澆飯蔬腹故應疑我夢得宮誰
信吾衰已無復空令半夜忍飢吟搜到池
塘春草綠

天馬歌贈朱廷玉

貳師城中天馬駒眼光掣電汗流朱將軍
出塞萬里餘得此說種來執徐朝踏幽
燕暮荊吳歷塊一蹙傍人呼伺來價重千
金壹一朝不值半束芻千馬萬馬肥如
猪

受代有日呈譯勉翁謝與权

老來忽忽流年繫三見洛江秋葉隕祇緣
二子日相從便覺一瓢窮可忍東津晚作

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文字能令酒盞
寬江山未放詩才窘分題踴躍誰避席得
句歡呼同破準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
年傳不泯醉歸半路飛蝙蝠餘興中宵伴
蚯蚓那知鬚與免于筆但見兒童長如笋
留滯甘為西域胡家遲更結東遊覲故山
咫尺未成歸坐使蒼顏摩如盻

與舍弟飲

篇篇皆有酒世疑淵明詩佳處正在此俗

子那得知哥跡杯酒中序者為之辭詩酒
吾家事何用哥跡為疑者既已陋序者良
亦早酒殊醉味同勿問醇與醨

又

溫酒澆枯腸戢戢生小詩詩中何等語酒
後那復知黃菊遂行遠徑去不復辭拒霜
猶屈強其勢何能為但問酒有無勿封官
高卑江邊捕魚郎教我當啜醨

受代還留

久客念吾土每嘆江山非及茲受代去亦
復無家歸仕宦幾半世奔走遍九圍竟無
置錐土安此容膝扉还當僦屋居况有囊
金揮處卿亦何有去國空依依

赴闕

十年食苜蓿步踩長闌干徒果自不飽朔
虀豈辭酸饑無汗馬勞幾作蠹魚乾自知
鈍沙手未辦扶揺摶此行敢僥倖政尔求
便安恐或得所欲丕主天地寬

劍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
存者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顔色不應
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来開處
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即今已是丈人
行肯與年少爭春風

武興謡

去年山中無黍稷只有蕨根并橡實蕨根
作麪如食蚕橡實炊飯如刮栗東家有錢
食橡實西家無錢惟食蕨今年蕨盡橡實
貴山中人作寒蝉枯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九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目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會飲尉廨效八仙体
古風贈謝與权行
其一
其二
其三
程羲父挽詩

近体詩
謨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于不能此殊不可曉也媿而作詩
既以前韵贈勉翁復怀庚玉因為次韵
峡路十韵
清明日示弟姪
赴益昌六言
又
上益昌守李大夫
上漕使
石漕生日
瞿提倉生日
家提倉生日
錢憲生日
張嘉父生日
送宋袞臣赴任浙憲

送趙世澤供奉
遊仙雲宮
直舍書怀
又
書鄭撫幹詩卷後
哀詞
又
爲筆鋪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

眉山　唐庚　子西

古体詩

會飲尉廨効八仙体

尉公不忝東吳英生上柏滿樽中盈令尹
孝道眼目明作佛肯後靈運成戶掾句法
令人驚登壇抗臂從我盟法曹靜如不自
鳴胸中自有百萬兵會稽少年富才情墨
竹中含楚辭声泮宮老人駕虚名賦詩飲
酒畏後生

古風贈謝與权付

其一

錦囊琭、奇經罰便、腹幾擬問天公如
何飲不足鳴鴉愛好音璞石琢良玉為報
採詩人文翁能化蜀

其二

我有無弦琴無絃亦无徽志言乃能解得
意心自知山高流水深尚笑鍾子期為君

奏此曲改調作別離

其三

生逢堯舜君四門方穆、賢俊日登庸不
聞澗阿独碩君標賢業邦方有道穀毋縮
袖間手軒車遠行役

程義父挽詩

門戶全張貴規摹鄒魯儒平生冰玉姿不
受紈綺汙肯顧博餅印耳為小兒呼喚來
便劇邑下車成袴襦暮年賦從軍隻箸安
邊隅予識墓中人永怀屋上烏

近体詩

該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于
不能此殊不可曉也媿而作詩

高才乃尔信虚名句法時来就考評投社
得君真恩客專門知我有先生文章已遍
三都賦行輩猶推四海兄细看刘侯詩自
好不應使伏老弥明

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怀庚玉因為次

韻

千金駿骨買虛名騏老逼衢價未平逐去定知窮不死向來元以句為生東風又見一本作嘯鶯朋友比信難憑庭弟兄欲寄此懷惟有月天涯分與故人明

峽路十韻

上馬復下馬羸軀不暫停鈴声今古道椰色短長亭亂石波翻雪洪崖岫破青羊焊淤絶壁鹿飲入寒汀兩岸潭邊月中天暑

見星雲來逼玉壘江去背滄溟春少花難析霜多葉易零愛山猶看物畏棧未忘形事業知安在艱危已備經匡遊方此始何日逐鴻冥

清明日示弟姪

歲華怱々又清明憶與諸生試集英金瑣掣雷開右掖約欄披雪照升平立班雉尾身疑夢戎对瓿顏目乍驚百拜起居分左右十年胸臆展綴績愧無長策稗千慮敢昧初心苟一名三道豈能窺董傳乙科今復愧匡衡始吾進取恬無意有汝光華便是榮他日當求田二頃杖藜自足過浮生

赴益昌六言

豈有登臺哀々讓今去國遲々南越纓方欲請北山文莫相移

又

樂戰如含酒美判司敢嘆官卑會待薛蹤供帳歸從朱老裁檻

上益昌守李大夫

標致自清流知名二十秋諸儒堂上席群客帳前籌南塗衣拖繡西來幕建油食蔥遠届突封户識荊州儒衿三巴國隸棄九郡侯(故事牢武單即刺諸郡)道與期變魯文盛擬從周(主曾李事)訟矢雖閑聽賓壺不發投(本府訟牒至冗公處之有餘地)未妨登哀々暫屈布優々望府多奇士華顛媿晢卸崎嶇緣底事憔悴此重遊牽目江

山是蒯身歲月逼客愁移帶眼鄉思詠刀
頭技癢論文在心閑觸事休那堪趣冉冉
祗是判悠悠揣分宜長引憂貧漫少留長
揚何处曳鋸閣倘容鄉

上漕使

持節三千里提封一十州天文占使入地
上覺錢流吏有言前信裏無賦外求事技
餘丞畢政本大綱休患澤坤維閫威風井
絡秋利源亂復隘民瘼痛还瘳德以剛柔

濟才兼臣細求道異期東魯文盛擬從周
即恰中臺筆行抛外計籌孤生真自幸徼
禄每容偷未可長閑去須為寸進謀祗愿
青白眼能為辭黨猶

石漕生日

夢斷維熊夜祥呈饋鯉初固應賢有後誰
謂慶無餘為國家相似憂民子不如待分
四任虎金佩十年魚未補三公袞聊分八
使車权衡公選格陵阜𥨊軍儲閑閱穗猶

在朝廷席正虛称觴勤祝壽二十考
中書

瞿提倉生日

杏苑夜騰輝英灵出帝畿陶門八翼俊御
桂一枝籠使斧今持鉞丝編舊绝韋政将
儒雅飾季進道心徽士論宜金馬君恩且
繡衣德純渾可飲才俊不容晞盛世方連
茹孤生耻食薇初從隊雕仕全拙漢陰機
蘇古猶餘苦尊心未得帰大椿祈不老烏

鵲正求依

家提倉生日

銅梁蜻地角此日誕英奇世路方欽側心
田自坦夷著書楊子宅講季仲舒帷庠序
声名久朝廷議論推受聲才賜对攬皆便
逢時誰道儒官冷如今使節持章全陳瑞
杜壽遇紫芝眉更祝灵椿壽鶩烏托穗枝

錢憲生日

何處產英奇河南定鼎基珠傾鮫室宝蘭

長謝庭枝事業堪臺省功名智海所業成
張説口德兩紫芝眉知氣真堪掬清風凜
欲吹每因怜傳薜未甚責書痴盛德雖忘
報私心寔自知遐齡何以祝華表宜歸時

張嘉父生日

靈光不自藏今日誕忠良揮麈雲騰陽義
冠崔虔長彊明心似月動幹吳成霜赤縣
鳴琴安清朝攬轡謗推衡公調選陵阜留
餞粮除悪維云切憂民只恐傷行看星使

動已覓省闈香辭考何須祝傳家辟穀方

送宋衮臣赴任淛憲

絲衣入蜀記當年金紫重來抱使权擁鉞
止奸民奠枕楊皺畫計地流錢汝南評論
嘗相借把上文書独見傳攺日告成绝五
月歲頭未攺恰三遷秦雲條雲趁朝路吳
雨肥梅按部天名位愈隆人愈遠從今帝
席為誰專

送趙世澤供奉

君豈蹶張手是閒聊自戲兒童歌楚些娵
子誦靈光契分詩交忝形骸酒遣忘方依
益者友邇理含人裝雖忝它年约 君尝约
予卜居常潤山河白日長陽關那忍聽哀
老易悲傷

遊仙雲宮

出郭三竿日横江一葦航雀飛田有麦蚕
繇野無桑下馬危梯滑開門古殿香雨餘
丹井遍苔入醮壇荒畫老星辰動碑殘歲

月古鐘声落城市符祝走村鄉楚鳥啼巴
蜀山崖刻讀唐碑歸更回首惜此一襟凉

直舍書怀

寸杜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黄披終日卷青
对十年拎風眩藥囊 两昏茶枕深楊雄
名宦思都向草玄况

又

簡處本來冷此時仍更清擁炉成久坐曳
杖却徐行瞑色侵書帙秋陰入鼓声悠然

素馬去祇此是功程

書鄭榧幹詩卷後

本合金閨去翻来玉壘遊邊塵凝不動詩債索相酬自得清新庚咏閬鍛鍊周雲臺家体格文館祖風流異比雖豪頓邊東祇自羞好傳江上女歌向竹枝秋

哀詞

雲霄才業逝川東孝易年齡一夢中春殿昔抽蟾桂綠夜臺今隕幕蓮紅殘章斷稿塵埃滿別院珠簾笑語空千古邑山原口墓暝烟蕭索白楊風

又

文章泮水動英遊玉殿騰名十四秋蓮幕未平臺省志羅歌潜引古原愁青雲義氣千金薄綠綬恩綸一命休科第不窮餘訓在鳳毛森秀紹箕裘

籌笔鋪

會寡欺孤罪未訶先生此意竟蹉跎謾令

鄴下痴兒女駐汗鶯惶欲渡河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目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獲蛮賊代主簿賀張安撫

書齋即事

題所居

夜坐感怀

述怀

秋夕書懷

過湖縣

過田横墓

其一

其二

過潼関

題廬州縣楼

蘇君俞通判思齋

又

題春帰亭

和鄭大夫荔枝

雪意二首

其一

其二

閒悶

俞和叔庄上賦白鹿

寓精進斋有感怀家山

又

晚春寄友人

其一

其二

春日雜興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張祖同挽詞

任太君挽詞

送太李李生歸鄉

送蘇教授赴闕

別閔中許秀才

送朱元素歸省

贈盧伴丘朋若

又

謝華陽尉

天寧節口號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眉山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獲蛮賊代主簿賀張安撫

詔書頻促馬蹄來吏為迎民肆筱童三箭不煩仁貴手七擒自得武侯功梟雛已去古巢冷狠子不歸秋穴空何用声名達朝聽恐妨辟穀伴喬松

書齋即事

書生不事〻書齋春晝長竹色笑語綠松風意思涼箪瓢樂仁義圖史被具乜此間有佳趣此外皆茫〻

題所居

軒睡失青春昏〻尚欠伸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捷句工雖淺看書味頗真徽來端不喜毛義已無親

夜坐感怀

声断鐘樓月文書对坐時破窓灯焰之凍

研筆鋒遲名利髮將霍風霜手欲龜何當
一簑雨披曉剪蓴絲
述怀
名字維云繁列書儒風門户只蕭疏頭顧
自揣宜藏拙指目何妨笑豕高本以食貧
來仰祿豈于王事更鋒旁老來精力堪驚
嘆一紙文書鍬數遣
秋夕書怀
壹〻歲華侵垂〻老境跕時光自風雨寒

色到衣衾萬竅號秋杪孤灯殘夜深蛩声
亦清苦唧〻伴人吟
過湖縣
狼虎犹知父子仁人生安有不親〻武皇
況是聰明主却恨初無一諫臣
過田横墓
其一
成則爲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
无際何妨死却死東都未耿光

其二
九江梁楚竟誅夷自古才高先見疑脫使
鄭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爲
過壁関
鐵衣十萬擁胡雛手釋棋喉計亦疎闖外
不聞天子詔將軍未甚讀兵書
題瀘川縣樓 六字
百斤黃魚鱠玉萬戶赤酒燒霞榆莢渡頭
客舤荔枝林下人家

蘇君俞通判愚齋
人間爭以智相高底事伶〻祗自旁頑覔
宋愚真有味莫將佳處語兒曹
又
三年清遣琴書在一室清虚枕簟涼却怪
齋名渾未盡過來愚智已兼忘
題春帰亭
沙際春光又早帰亭前景物故應奇綠楊
雅與清江稱殘雪偏于碧嶂宜流水無憑

何處去東風有準不吾欺芳菲檝檻無窮興消得新愁入鬢絲

和程大夫荔枝

家在岷峨飽荔枝十年遊宦但神馳側生流詠今千載（左思蜀都賦云側生荔枝）入貢稱珍彼一時定自不將凡果比（曹子建云龍眼凡果非荔枝比）如何偏與瘴烟宜白頭莫作江南客辜負山中故友期

雪意二首

其一

壁根拭脿臘閉門雪正濃客來迷舊徑虎過識新蹤偏遠渾無寉林踈只有松惜琴如不鮮酒昇君爲供

其二

揄閑書不到雪又滿平蕪指吟頻呵玉胸寒屢撚酥綠嘗冬至酒紅擁夜深爐塞上風沙急征衣到也無

閨怨

芳草遠池綠天涯人未歸春來更消瘦渾欲不勝衣

俞和叔座上賦白鹿

洞中千世本無求（取白鹿洞）一落人間幾見秋和月看時迷濯濯隔雲聽處認呦呦未容霍客矜風韻應許猿翁作品流莫把奇毛驚俗眼恐妨歸去舊山丘

寓精道齋有感懷家山

論兵作賦兩悤悤人事光陰轉手空五一（作半）夜夢飛山色裡一年秋在雨聲中楊州騎寉非無意上蔡牽黃信此窮書有林泉未歸去欲將清興問征鴻

又

悤悤功業苦堪憐舊事憑誰可共論直欲酒中餘快樂尚能花裡覓寒溫詩書娛我成何事歲月侵人不見痕汾水年年秋雁到度郎何處不銷魂

晚春寄友人

其一
眼底春愁惱殺儂楊州往事旋成空風流
只合稱狂客衰颯何堪作病翁水國春深
梅子雨江南日暮鯉魚風何時執手同樽
酒收拾清歡笑語中
其二
滿眼蕪菁斷送春多情饒病兩閑身只知
老去人心改不覺愁來酒盞頻霜鶻空拳
知有命渓魚𥗽水恐傷神丈夫出處端無

據猶恐餘家再入秦
春日雜興七首
其一
羲陽瀟洒燕臺詩誰解知音似柳枝寂寂
閑庭春色遍露花無語背人悲
其二
愛梅常恐看花遲日禱東風莫後期及得
見梅还冷淡東風全在小桃枝
其三
茸茸小雨弄春晴已有狂花未見鶯便使
一年惆悵在曉窓寒夢别輕盈
其四
春衣初作舞雩歸手展常編畫獲絺鮮使
芳陰快幽意飛紅零落逐窓扉
其五
短帽輕衫信馬行郊原春色太牢情兔葵
燕麦渾閑事最有蕪菁到處生
其六

月團新碾破春酲賴有歸鴻寄好音人在
天涯莫回首恐偷華髮上瑤簪
其七
故人不見空凝睇过眼全殊只斷兎犹有
野梅臨水在一枝無語伴黃昏
張祖同挽詞
西南失望郎天理信茫茫豪逸陳驚座風
流馬季長才宜分竹使恩不自椒房清白
今方著群兒勿謗傷

任太君挽詞

賢婦古亦少任、何况今柏舟全美志操
服慰幽心舊邑虛湯沐新阡祔藁砧子孫
門户壯誰敢啇諸任

送太學李生歸鄉

挈笈來東序经年亦倦遊却辞同舍去聊
慰倚門憂顔子進未止何蕃誰為留到家
席不煖隨計又皇州

送蘇教授赴闕

三年泮水振洙風俯接諸生屢改容嶺霧
因時难隐豹岩雲有便得從龍从欽才調
無双手今喜声名達九重拂袖溪陽休更
問丈夫事業出心胸

別閩中許秀才

臨岐長嘆息此嘆意深微浮世年：別初
心事：違捫参蜀道遠犯斗海槎歸故國
有餘樂黄雞秋正肥

送米元素歸養

事國日猶長歸寧計亦良泉熏他孝味菽
啜自然香失馬君何患臨河我独傷從今
千里夢夜、到江鄉

贈盧倅丘明善

吳頭楚尾秀山川一分才華占得全和氣
暖敷冬有日清風寒壓瘴無烟分麾共領
南門鑰簪笔終歸北闕天寄語江陽吏落
道安排春織待新篇 貫井夾人織盡亦為了叔小其大性格冬會詩

又

可曾為客到江陽塞上蕭條斷旅腸歌動
竹枝終日楚笛吹梅弄數声見仰天太息
愉脚憤披髮驚呼不為狂校尉自能清白
眼青敎牛尾一般黄

調華陽尉

家世傳儒素平生李古文三年思故國一
命荷明君折節甚黄版歸休許白雲吟詩
無廢事薄俸不禁分 孟東野尉平陽詩子

詩會務盡廢郡置倔尉以代之分其半体
焉

天寧節口號

九曲昆渠拱碧流挺生英主冏千秋謳歌
萬國傾帰為楫益三年便繼周南畝晴便
山色盡西陲展到海边休不知誰是秉樸
谷為採蟠桃薦冕旒。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目

唐庚

近体詩

書新堂

自笑二絶

其一

其二

除夕感懷

金牛驛二絶

其一

其二

春日郊外

嘉陵江上作

自笑

率諸公飲開元寺勉翁有詩因為之次其韻

直舍夜坐

上張安撫

春日
任為未聞除代
次勉翁送客韵
記
重修思政堂記
愚齋記
陳子美竹軒記
箕踞軒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眉山 唐庚 子西

近体詩

書新堂

蓋茅重葺一堂新設榻聊安簿領身落枕不知驚樹曉汚書長苦燕泥春獄官何預青苗事野意新一作深便白葛巾能向此間時得趣何須分外拜車塵

自笑二絶

其一

案頭故紙如撥山三年於有馬上閑貢官眼高不解顔繁推不去何其頑

其二

平生所學盡虛談為吏文書百不諳喚作參軍真浪漫軍中底事更須參

除夕感懷

永漏侵春已數籌地爐猶擁木綿裘無心豈畏三尸訴愛日還驚一歲休故國二千

空醉眼新年三十恰平頭光陰未用相數
迫領取衰翁兩鬓秋

金牛驛二絶

其一

秦人虛餌方投釣蜀國痴魚已上鉤天與
中原通笮馬人間何處有金牛

其二

由来仁義行終穩到了權謀術易窮縱見
詐牛收劍外已聞真鹿走關中

春日郊外

城中未省有春光城外榆槐已半黄山好
更宜餘積雪水生看欲倒垂楊鶯邊日暖
如人語草際風来作藥香疑此江頭有佳
句為君尋取却茫茫

嘉陵江上作

多士數卑舥誰令汝去家坐紅腰已折持
劍手新火雖未能空寐猶然恥攪琴江流
何處去憑伏弔懷沙

自笑

已白窮經首仍丹許國心那能天補綻更
欲海填深兒餓嗔郎懶妻寒望藁砧世間
南北路何用爾霑襟

率諸公飲開元寺勉翁有詩因為之
次其韻

三伏光陰過初秋宇宙新一杯桐馬酒千
古竹林人坐上七人山入永嘉屐蛾浮彭
澤巾悲歌送落日為我少停輪

直舍夜坐

强仕似幼學細書仍短檠月来吟處白風
及醉時清坐久露微濕更深秋有聲不知
愁底事終夕自悲鳴

上張安撫

一劍縱横敵萬夫少年功業負雄圖時平
不佩將軍印任重来分刺史符膝上細絃
調雅操塞前蠻栅長平蕪自慚子美詩才
妙難咏花卿絶世無

春日

今日天涯又見春與春事契合相親君看四十年來事只有東君是故人

任滿未開除代

已愧千名佛何堪一卷師千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館下諸生笑門東稚子飢賓僚眼前換歲月鬓邊馳子舍行將去吾車亦已脂謂當魚縱壑猶作鳥黏黐宿有詩書債非關造化兒岷峨吾故國自合去遲〻

次勉翁送客韵

仕宦方誇四十強江山那復戀蒼茫征鞍過我橫春色別酒斟君醉野芳青史功名時執手紅塵岐路一愁腸神錐可是藏鋒物要使兒曹看脫囊

記

重修思政堂記

並嘉陵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閬中最為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為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郛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綵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閭閻凋疎弥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于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囿至廣而亭榭至少賓

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曾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illegible]暇堂壯大華好為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猶覺蕞然無復氣槩公頓而嘆也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徹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歲某為

閭中學廣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爲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礼今閭人以儉爲俗久矣恐其流而入于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变而合于礼歟是眞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于前守董公所記彼固又自有説爲故吾之所及不復論次之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陵治書室于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爲之記某言于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顔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楊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顔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爲當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時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爲高柴之愚其才亦不及于道以爲甯武子之愚則生亦不逢于時以爲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变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厶將處公以顔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

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于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聲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眞有意于謂盛德者歟傳曰睎顔之人亦顔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爲記

陳子美竹軒記

君子之所好有不可以常理詰者珠玉犀象世俗之所共好而必争者也未嘗一日介意而竹之爲物扶疎抗直亦有妖麗嫵

媚可以移人之意此草木之閒静淡泊者然自晉以來賢人君子皆有是癖以此君為一日不可無雖假館托宿必種而猶以為未足復以墨象其形容置之屋壁寢食必对作為賦詩以稱道其風節以誇耀于世前世之士如七賢六逸之徒皆有英偉絶人之才而一接于竹則脱去世故終身與之周旋而不迭嗚呼是豈可以常理詰哉予友陳子美超向高遠于世味甚薄凡世俗之好者畧不經意而特蔽于竹所至私居官舍常養竹以自適自謂性與竹合不知其所以然前日始到官周視廨宇而書室之外竹軒森然虬騰蛟拔得其所好驚喜失聲葺之踰年軒檻一新而竹亦愈茂時與賓客僚友飲酒笑樂于其間方其得意于竹也凝神終日玩味吟嘯忻然相对而不知其隱几者其所好如此宜其求文為記愈却而愈勤也夫捨俗之所好而

獨好其所好是亦蔽于物而已雖然苟未至于無物則予美之所好與夫世俗之所好者蓋亦有間云

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蹈縮其圜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于賦詩便于閲書便于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扶竿而流者蓋長松之下雖石之上放然不拘礼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若皆卸而不為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于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帝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謗畏譏兢兢然從視于礼法柔声和容斂版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悦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

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々獨遊于此鮮衣盤薄箕踞于胡床之上含尒賦詩曝背閲書以釋其忽々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畏雖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々意年月日記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目

唐庚　子西

記

顔魯公祠堂記

新修勅書樓記

書

上蔡司空書

上鄭左丞書

上席侍郎書

上監司書

眉山　唐庚　子西

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剥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强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為記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于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濵起士會于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赳然相慕于數千百載之後而況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既以絶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强叔登離堆探石堂覩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文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年月日記

新修勑書樓記

始余未至閬中聞其為劇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諸事有体稱古子男之邦既至入門見其所謂勑書樓者庳屋數楹椽腐瓦疎將過其下者則必却蓋俛首鞭馬疾馳凜然惟恐其欲壓頹而疑之以為縣治于此不知幾何年今之從者亦不可勝數樓在廳事之前非思慮之所不及然皆更相因

仍無改作者何也既而究之乃不足怪若始實德郎孫君磐既新厮堂嘗議及矣未果作而受代去奉議郎李君覲繼修庫獄復有意于是矣以饑而寢其事至余號為愚憃無知銳然直前而不顧利害者也然猶尺寸積累二年而後有作親董其役數月而後有成蓋自二君以迄于今更閱二閱然後得以一變其舊嗚呼何其難哉而况興利除害立事建功規為措置有大于

此者不又難哉以余成之之難有以知二君欲為之難以二君欲為之難有以知前人吏相因仍歷年滋久而無所改作者彼非安于如此也蓋勢不足以使人力不足以行意舉手動作左窒右礙終日憂畏而不得以遂其所欲為此人之為吏所以無功天下之事所以不立而有志者所以永嘆也何獨此哉何足怪哉樓屋上下十間餘材為吏舍十有七間始于元年之六月

成於十二月而余去以二年之七月云崇寧二年正月十五日記

書

上蔡司空書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厶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厶為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厶為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厶為督郵

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厶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于刀筆之間而處之于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蜀厶遊太學閣下還朝而厶已歸蜀一迹不涉于門館一字不通于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于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為何如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已來日夜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孳術止于如此

所作講義率皆數衍前輩所說無一言一句能自立門户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勅令格式周悉具備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籍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下少加意焉迩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畧文章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于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辭

何嘗不合于經其旨何嘗不入于道行之于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畧都不加意乎竊覩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筭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為体立意造語无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而散語之中暗有声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茍然而已今

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逾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々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体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々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々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否惟閣下裁之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々學術空虚不能盡知前

世事自建隆以来數之蜀之先進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跡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于慮患不得不爾天聖中閬人陳鴻漸以文章知名于世制策入等以李父當軸不得名試牘棄沉落飲恨至死引嫌之風其由来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沿襲前事每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于蜀

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錄者老成宿德後生晚學隨宜錄用各當其理至于甚愚無知如〻等輩猶得備員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為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〻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仕于此勤苦于簿書獄訟而不以為勞奔走于卑塵馬足而不以為卑十年之間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為貧而仕正當如此既無以取知于人

遂不敢求于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閣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于採聽而好事者遂有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〻自到此忽〻歲餘事稍閑不廢讀書傳入差學足以為養比之流輩最為僥倖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〻思蜀而輒布腹心于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閣下留意焉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〻備員學校三載于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旦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遠棄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

報為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于古人者惟閣下裁擇〻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為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

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猾于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于功

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毫具備無有毫髮未盡未使一部周礼舉行畧遍但不姓姬尔窃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増廣建置歌呼于吏舍者勿問醉吐于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闕説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惟取通大体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ゝ在其中矣厶之所得于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倘閣下以為然若歸見何丞相時亦以此

説告之

上監司書

厶聞管氏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為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服人若蓋如此厶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荐遂得補資作邑于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無有然有民有社亦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誣謗

移文紛然遠今未已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稍執事聰明不以為過在于微賤無復可言者然念朝廷責成于監司ゝゝ責成于郡縣ゝゝ乃朝廷事也今奸人大姓敗群乱法刺史縣令不敢近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重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責其奉公嫉惡不屈于勢噫此特職所當為不得不然尔責之實之皆過也使今世人親見漢時何益董宣輩行事當作何等

賅栝耶ム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削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為怪潁昌寄居彭傑歐縣尉張讀新繁百姓歐縣令李注環州監押潘寅歐知州种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漬染至此ム、所以言之于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為侍從首當論此尔非獨為今日設也區區之心執事察之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目

唐庚　子西

書

上憲使書
上翟提舉書
上俞漕書
上監司書
答陳聖從書

表

賀天寧節表
謝曆日表
賀立皇后表
賀降皇子表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眉山　唐庚　子西

書

上憲使書

厶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縉紳士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宦于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眉吐氣求出于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

意者閣下亦厭而鄙之否乎厶嘗思之此非獨士人之罪時使之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與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說至于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群吏日考其成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先後之叙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焉嘗有此奔競馳騖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所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于保任薦舉嗟夫保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騖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至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祭出疆則載贄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論其正與不正爾厶迂昧

寡合衆所非笑獨閣下惻然以為可教獎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遽聞閣下有使吴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妄有說于左右伏惟閣下覩先王所以進退人材與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寔繫于時而寛假之厶之所不勝幸顧

上翟提舉書

厶瞻塞不通世務獨于諸書粗知首尾而

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為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于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于得也所謂求有益于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為仁義為礼智發而為浩然之氣散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

生者遂至于梏亡而不用之心不免于茅塞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于斧斤牛羊而終歸于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于得也所謂求無益于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偶來者也是物也如游塵如野馬如蚊虻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于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于得者孟子求之無益于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于家事師于鄉求友于京師從李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倦之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茫然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騖以求孟子之所不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為知道者所非笑哉然切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豫故有鳴豫之凶六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恭惟閣下負俊聲二十年今為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明鑑止水而某于此時効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真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期矣若不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机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之悔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

諕于左右幸閤下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
顒幸

上俞漕書

△以章句書生俗負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法令簿書錢穀芻秣市井無所不隸而兼領權攝者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之表有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

宜開口求進爲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忽半載每以職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似見知于左右者昧冒自陳而執事試觀焉△自少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寔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群俊並馳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危己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于此平生相知零替略盡一落遠調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寔胥校市評尔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寔大言妄想爲造物者所憎以至于此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閤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道德之氣

見于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亦不能無望于門墻也昔騏驥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鳴△非騏驥而聞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
幸甚

上監司書

△宦學四方從縉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爲賢者前日黨事起

朝廷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時執事由某官謫為某官洎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大臣與夫賢人君子者皆起于嶺嶠荒遠之地以次收叙甄復錄用落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由某官擢為某官昔之觀人者必于用舍進退之間以求其背向去就之志蓋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為賢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厶自領疎賤不敢造次奉書猶冀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既除代恐其遂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既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名耳文字不工初不喜示人往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于不知己者其出可謂不偶然矣澄按有暇試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火干瀆尊重慚汗不已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不可得也忽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面熱汗下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說耶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聞見既廣然後收歛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醫書而不能為醫者有之矣未有不讀醫書而能為醫者世人徒見嘗讀醫書而不能為醫便以醫書為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決此其殺人常毒于挺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經上語為殺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于不可言傳之際聞厶此說當見詔然佛言無有一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真實語也公試思之切磋琢磨乃是朋友之

常分公有問難顧得反覆講究亽有所疑
亦當質于左右師範之說祇作笑端置之
勿道千萬〻〻

表

賀天寧節 代程守

穹旻儲休將永熙朝之祚聖神應運丕承
大定之基鳴社在晨際天共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寅恭克己孚惠得心自然尭舜
之仁故能濟衆醇用成康之化幾致措刑

政已遠于中和國遂臻于康靖爰祀誕彌
之節宜增逸樂之年 臣 承乏遠方於逢瑞
旦身縻符竹空馳頌聖之誠目斷觚稜莫
綴稱觴之末 臣 無任

謝曆日表 代瞿提刑

四時既定然後允釐于百工七政已齊可
以肆類于上帝蓋祈因夷隩之本寔裁成
輔相之厚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貴餙觀天革孚治曆俾歲月日
時無易故金木土穀惟修 臣 承乏外臺復
瞻新歲日惟不足豈小善之不為時不再
來嗟大恩之未報誓圖寸效不費分陰 臣
無任

賀立皇后表 代家提舉

徽名宝冊表正宮闈叶氣慊声飛騰寰宇
中賀 臣 常究觀典籍灼見古初雖聖神特
起而有為必內外相須而致理立朝立市
共成建國之功親耕親蚕同底化民之道

故周 姒得恭于十亂而虞 媯有補于重華
恭惟
皇帝陛下德進日新合由天作載初潛邸
已諧窈窕之求入纂丕圖乃眷夏勤之助
誕敷渙號式正坤儀承九廟之烝嘗奉兩
宮之定省緝熙陰教功相民彝 臣 承乏遠
方與聞慶幸免置美化將形四國之風皃
蕃盛儀莫綴千官之列 臣 無任

賀降皇子表 代宋運判

前星騰耀麗日重光允在熙臨舉傾瞻仰
中賀臣竊以漢室之尊冢嗣遂立高禖克
封之祝聖人俾多男子益承祧之至重任
主器以非輕恭惟
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作新聖治奉天以敬
恪勤父事之心養物以慈摩撫子來之俗
蓼蕭被澤行葦霑仁穹昊駢禧元良誕秀
為社稷久長之慶承祖宗積累之休遣使
告期重離明之有繼飛郵肆眚達解雨于
無垠臣承乏遠方欣聞吉語震雷虩虩知
匕鬯之克堪螽羽詵詵期子孫之浸盛臣
無任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目

唐庚 子西

表

到任謝上表

賀進築表

同前

慰國卹表

啟

謝蔡太師啟

賀鄭太宰啟

賀劉少宰啟

賀右僕射韓相公啟

賀門下李侍郎啟

賀蔣樞密啟

賀安諫議啟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唐庚 子西

表

到任謝上表 代

嶺表觀風已慚治效坤維按漕復玷寵靈引組知榮撫襟增愧 中謝 伏念臣單平冷系迂暗帶才雖懷許國之孤忠非有過人之奇節偶緣冗官被遇先皇擢任監司猥承人乏出分使指益愧食浮終自脫于殿

刑蔑可書之最目繆膺洊遲重忝皇華鼠能已盡于五窮鉛刀何堪于再割鴻恩未報俄驚仙鼎之成濬哲肇興尚念遺簪之舊遂容尸素未即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健行天大明出震開並採兼收之路隆太平極治之基致此冥頑獲蒙委寄粹表未瞭于天日殊私已佩于丘山敢不續短俾長勉循為正登車興嘆雖微孟博之才叱馭遂行姑勵王尊之節誚銖

可效糜粉為期

賀進築表 代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塞收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震悚 中賀 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 西羌久稽天討當元豐之顛

治將議剪除逮元祐之偷安務送姑息養成其悪以迄于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壘漸迫其腹心刀斗相聞于巢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武勢孤自有唇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

皇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裒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体成周之四征終于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間大復

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斷乃成ム稷以空
踐誤蒙妄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
手歡呼　上萬年之壽

同前代

百堵皆作三旬而成奇速之功古今未有
中賀臣聞王者無外天下為家凡声教之
未通必討平而後已粤兹夏虜久盜西陲
虐彼一方逮今累世宝元慶曆數叛服之
不常熙寧元豐屢剪除而未盡比與進築

出自睿謀大師雲屯萬杵雷動山河克復
埒堞相望封疆遠跨于流沙刀斗声聞于
瀚海天都巨險猶俯拾于纖毫靈武孤危
諒不勞于餘力恭惟
皇帝陛下湯心勇知堯德武文建一勞永
逸之謀成萬世無疆之業據祖宗之舊情
壯社稷之靈威臣迹遠天顏戰縻使指効
官有守惟懷懽忭之心抃舞無因徒切葵
傾之志臣無任

原宋刻少
凡兩行

慰國卹表代

伏惟遺誥皇太后以正月十四日上昇者
發聞驛訃宣示郡人狂號失聲震悼喪魄
恭惟
大行皇太后家瞻以巽坤柔而剛决大策
于禁中指麾而定成治功于天下退托不
居有姜任婦德之賢非漢唐母后之比向
嬰疾病本自憂勤瞑眩弗瘳彌留遽及伏
惟

皇帝陛下深仁賦性純孝因心方攀慕于
宝慈諒何堪于荼毒然以宗祧任重軍國
事叢願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忝
郡寄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啟

謝蔡太師啓代

始緣力請得辺郡廬終

絶進陛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于晉宰父已飾巾志意自同于陳寔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霶霈之恩猶悪宿痾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賁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閑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羞之憂絆受之間莫知所措

賀鄭太宰啓 代

伏審拜恩中陛進位元台允在陶鎔實深慶忭竊以虞刑未措選于衆而舉皋陶商鼎將調求諸野而得傅說倫見載籍號為美談然皋陶之術非本于民情而傅說之學不由于師錫坐起迥古允屬聖時恭惟某官識照幾先學窮繁表棄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樞極運籌見真儒之無敵既延登于掞路寔蕭斵于輿情以舜事堯意其在此維申及甫茲豈偶然必將盡攄胸臆之奇庶幾大慰邇遐之望▲側聞誕告寔副願言徒深賀廈之情阻與掃門之役永懷欣豫未易名言

賀劉少宰啓 代

伏審拜恩天陛進位台躔允在陶鎔奉深懽忭竊以國家安治何嘗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于後省冠僕射于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

主上親行裒輪追述先猷作新二宰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上副旁求進膺大用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于聖人故嘗合稷喻必根于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未數年稗萬乘者蓋非一事遠

故爰立定副具贈所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名公右年登可待刑措爲期方此投閑閒之起立阻遠潭〻之府莫趍兩兩之階欣躍之誠寔倍倫等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 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轄席擔勝九有懽慶一辭竊聞考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世臣才猷夙著于廟堂名寔已隆于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欽禀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蔚揚令聞恒涉事途頃任樞機謀已深于漢幄出臨閫寄澤未溥于南霖政地久虛僉言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輔相以述衡名還三遷遂宅百揆革平盛事固無愧于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于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蘊庶幾大慰海內之心〻承乏遐陬側聞除目

阻遠潭〻之府莫趍兩〻之階叢什寸誠雖形尺牘

賀門下李侍郎啟 代

伏審拜恩中陛秉政東臺凡與生成奉深欣懌竊以明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君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逮于如此而唐政亦終于闕然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奧學臍聖涯經天緯地之文得之性稟尊主庇民之略盡在術中早躋華途夙著時望西垣潤色燦追典誥之風右轄論思薦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耆舊以逕衡名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曾未閱時而入居左省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攄胸臆之奇庶幾大慰遐迩之望〻久依琳館嘗奉鈞陶激懽忭于重衿难叙陳于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

賀蔣樞密啟代

伏審誕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総服于重名人共欣于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廉濟志切經綸文章秀鍾于妙齡器業養成于晚節中外薦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横應變之才無施不可出而頒牧入則鄉雲先帝深知欲大用而未果嗣皇愛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而帰直禁林會未閱時而延登右府參裁机政

寧穆邦猷朝廷取決于坐籌邊鄙折衝于燕俎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蛮行見止戈之武ㄙ側聞除目阻遠鈞屏莫伸賀慶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歡忭罔喻端倪

賀安諫議啟

伏審光奉制綸推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聳聞竊以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遂時遇主古今之至難當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諍之任得伸其志寔係于天恭惟某官蘊藉深醇謀論辯博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横適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未幾别有九遷之榮還事鄉言安佚七年之久ㄙ荷知有素欲慶無緣欣忭之私寔倍衷寺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目

唐庚　子西

啓

賀馬秀才啓
賀楊運判啓
賀楊提刑啓
賀新提舉啓
賀王安撫啓
賀侍其鈐轄再任

賀王安撫啓
賀王尚書啓
謝兩府啓
謝楊運判啓
謝許提刑啓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
謝翟大夫啓
謝吉文州啓
答吉文州啓

到任謝兩府啓
謝家提舉啓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眉山 唐庚 子西

啟

賀馬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册府除目流布士類懽騰伏惟某官望重賢關名高英轂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之微簡在上心重已千之省李延登客省正門五之闕文益朝廷以待于清流而鄉相多由于此出娓鄉

傳之飲晚致慶牘之稍稽

賀楊運判啟

伏審寵膺宸命榮抱使權爰擇剛良已諸札卜允叶屬部奉切歡悰〻眾任斂東粗知民俗雖人資地瘠預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亦年計之足用倘貨源之不適宜利孔之並興則致羨餘式資經畫恭惟某官才猷強濟術略疏通入埀省闈已振望郎之譽出持漕節用昭煩使之能詠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〻方隸旌麾敢論夙篤雅故未忘于一日庇庥尚賴于二天懽忭所叢端倪曷喻

賀楊提刑啓

伏審光膺寵渥移尒祥刑使選愈華僉引允慰恭惟某官道心蘊粹德性稟純氣有養而益完術無施而不可以才自進容無待于後先中道而行時不分于彼此逮茲顯擢殊慰輿情乘傳出關已嗣棄儒之志

過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肅〻方欣迓其利害塵凂聰明若使還延朞月之間必能聽用芻蕘之說遲聞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懌

賀新提舉啟

伏審祗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僉同伏惟交代某官真性稟醇道心養粹李造天人之理識窮性命之微蔣發儒官夙著朝望德為橋門之士景仰餘輝三千

閭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于
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々偶緣幸
會忝作交承即諳傾蓋之歡愈切望塵之
意

賀王安撫啟

伏承令嗣新恩祕書崇登者光賦外臺已
居前列茅名冊陞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
紳共慶切以西漢觧䏁之士止得丙科元
和大手之文猶須三上况天下承平之後

寔人材並出之時俯拾巍科不妨談笑非
有源流之慶詎由堂今上御名之基伏惟
其官文充標名將壇授鉞碧油建幕維尊
千里之權白首窮經不改一氈之樂遂推
餘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家名鍾一門之
盛事々方圖称慶首沐騰緘仰認謙冲惟
知喜愧

賀侍其鈐轄再任　代

伏審寵膺褒命再握中權伏惟惶懈伏以

々官兵機練達將畧雄深緩帶輕裘鎮壓
千里綸巾羽扇指揮六軍上寬當宁之憂
乃眷捍城之効知其難繼許以借留詔自
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寓命于書郵占
輸布勤首勤于記室方永言其傾戴夫孰
喻乎端倪

賀王安撫啟　代

伏審令嗣祕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案
素高貫綃之詞唱第殿庭衆叶青錢之選

士流胥慶儒道增光切以間歲搜賢本朝
廷之故事一經肄業復
神考之新科人材一出仕路四闢非有過
庭之教焉克入彀之英恭惟其官俎豆儒
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氣一時請南
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將
片玉于崑山復青氊之舊物揮毫洒翰寔
高董賈之才幹蠱克家行繼常平之盛々
未呈展慶先辱飛文感媿之殊敷宣罔既

賀王尚書啟

伏審光奉宸恩榮膺閫寄允居屬部夅切權悰竊以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寔資重望坐鎮浮華宣忠爰于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謀論共推長者之言繳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柄綸巾羽扇曾覓憂煩之懷閩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備負屬部託成下風忻懌之私敘陳罔既

謝兩府啟 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迁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便于私計出自洪麻切以運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于十州銓曾復歸于八路負多缺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征輸之窘急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李術迁

殊更能短薄少年氣銳謾有志于事功晚歲數奇已冥心于造化偶迷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遇某官陶甄士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採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欽承厚德爷介樗散少酬培植之恩益策疲駑期盡馳驅之力

謝楊提刑啓 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將攬轡于鄉邦因取途于與境開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崗墀至珍天麟異禀夙負彙儒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講周官之班飲過家上冢為桑梓之光衣錦還鄉覺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翹企

謝許提刑啟 代

幸托下風尚未瞻于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于門墻在于閒然何以称此伏念△忝

分郡寄生易歲華本自空疎無可稱于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于涓埃當此遷延居然尸祿椎樁未去固已荷于并容剪拂所加尚敢期于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和格物不以所長動為可意待人必出于恕不復求全致是寘頳亦蒙比數雖袞褒一字足為哀朽之光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携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膈

綿州謝監司舉辟啟

命敘之始置師惟稚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厶一離國斈十閱歲華忝而任之鄉軍自云得趁頁三年之令苟未始辭勞止于為貪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于儒術復咫尺于御枌便于婚姻得以數斈有幸如此歸思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

風才地非堪固難勝于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鎖于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瞿大夫啟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顏過承論薦伏念厶幼而學字少識偏傍長而屬文使知平側久服聖時之化青窮開經術之儲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有可取技之猥冗無所施為豈礼樂云乎哉亦會計當而已苟卿以為仰祿孟子所謂為貧不

圖登門使許推轂此蓋伏遇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悅難嘉善矜不能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日窮途自激昂于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于事功庶幾終身不負知已

謝言文州啟代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速運之才較藝詞場大振机雲之香士流縮手衆議歸心共推黄絹之辭果叶

青錢之選三刑已秀双劍橫飛豈徒几案
之功盖有箕裘之業伏惟某官詩書將術
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倜洒輕裘
緩帶有元凱之風流宜俾慶門壹膺盛事
未遑稱慶遽辱貽音惟有欣荷之私即此
數陳莫盡

答吉文州啓 代

仁不可失常恐拾貢民欲必從果諧借冠
恭惟某官道心粹性養淳循吏袴襦

安一方之民堵將軍裏帶萬千里之塞垣
方松茂之共依慶爪期之亟至欲薦才美
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卑果朝奏而暮下
此寔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牋
益深慚德

到任謝兩府啓 代

五嶺乘軺已慚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
榮踰望端感結情外伏念厶奮身仕版通
籍朝儇擢自冗流承乏水衡之屬繼膺異

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于寵靈而
隨事職幸于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異命出
按坤維地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豊事
簡曾無施設之勞內省空疎一何僥倖此
盖伏遇某官才猷絶世名寔在人定策兩
朝炳若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贊禹之
功由憐孤單未遑遐棄曾易遂夤小器
之願隮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坱圠永懷銘

佩有激肝脾

謝家提舉啓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叅未知拜起
心勞意拙志廣才疎績未考三責將滿百
抱關擊柝真為貧之所為毀尾畫慢歎無
功而坐食寅緣厚幸依托下風惟憂鼠技
之窮卒賴爲曹之庇逮今三載雖每侍于
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于左右豈有意于
為異盖自恥于無厭遽辱見收实過所望

兹蓋伏遇某官賞信罰必事易既難其交物也深以醜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碩悍亦貫陶鎔敢不祗畏簡書服勤簿領一立一埊既未遂于初心三浴三薰具敢忘于學德感佩戦越不知所裁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目

唐庚　子西

啓

謝陳使君啟
荅解元謝啟
謝及第啟
荅通判趙承議啓

雜文

送苗師顏序
上錢憲雜文序
李生方書序
送王觀復序
鄭默字序
上任德翁序
招隱辭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眉山 唐庚 子西

啟

謝陳使君啟

剖封七邑歲薦二人首及庸虛良深感愧伏念ㄙ備員百里至是再期因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而未肅姑敢去刑惟其守拙以無他所以見称于不擾李未事簡非聽斷之無留適值歲豐致賦輸之僅

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蓋伏遇某官以鄉先生為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宝三教義思恭有君子之道四惻怜椎魯植録羈單所學背特雖不倖于枘鑿此身未世或有望于桑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

荅解元謝啟

篆刻舊人望徑郢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鑒之能精偶為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修㕘廣爵之宗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藏珍

謝及第啟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惟知感慨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國之休戚不係于文章士之進退莫先于忠義方

天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瑀摛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讜言少禪膺

聰如ㄙ若少不好妄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壯心浸銷寶性成痂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虫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声唯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莫猥呈言顧為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與

時而高下誠所不爲姑盍卽以俟々率抱關而祿々夫何敵白亦預拾青紫蓋伏遇東官臣石群材鈞銘衆爲與人不求備嘉善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辞雖鄙訥論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衆尸于馬革寘之言論必 碎首于龍墀薛亦甄收或堪器使敢不氷霜志操金石肝腸儆諂簿書豈辭勞于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于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爲國士之報

荅通判趙承議啓代

伏審寵膺眷遇崇佐郡符伏惟畏慰恭惟某官宦路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祥刑已資口衆贊六條之善治豈勤心机首稱慶之未遑遽貽音之見及何承謙抱惟有銘藏

雜文

送苗師顔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貴誣者走益昌上變告誣救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元捕反虜卽日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誣函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首據係獄窮治反狀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遣其獄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顔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也誣旣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誣不能自白而誣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

八日而獄具誣無毫髮罪卽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竄海外誣之出也感慨悲泣覌者頗指欺吁道路喧傳一日萬口而師顔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誣之不死其所繫豈小哉向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得以脅制其主非
朝廷之明白師顔之俊偉則縉紳之禍豈獨誣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

誼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為治中得從之游每服其為人而異元之事昔常欲作傳而未果于其婦也因以為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ム獻其所為文意將有以教之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難淪失存者無幾其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天下利害非

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為故紙糊窓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体詩一十九首并序為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ム不能自鬻以取困于時然亦以此得出于門下而公亦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咲以為不急之務也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遺之輒以感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鵂鶹之類而昔人所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冞清而已夫硩蔟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之出于斯

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驅而出之于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為害斯周公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于事也嗣道衰二官之職廢物之神奸遂得以滋息涵養于天地之內數千百年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夭鳥之巢往ゝ有之而世終莫之識雖識亦莫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專門名家于秦隴間其功利豈少哉生出論數十篇示余而求文以為序

宋刻少此几字

吾聞扁鵲入秦為小兒醫生豈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　年月日序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作其後四年相會于南陵復得其文讀之遂竟雅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予方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　觀復以　書相切磨涪翁之相與反覆論　書柳子厚放淵明古体詩十數解示之　文章低昂跌宕之節疑其有得于此是未必然觀復比來日益就道益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氣掃滅殆盡收斂反約断有歸宿宜其見于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于琴而幾動于心則声應乎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況于文

乎文生于氣〻熟而文和此理之决然無足怪者蓋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又日進于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于湘南過涪翁于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于文豈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于余〻為之說曰韓非作說難竟以說死其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之难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蘚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于泮宮者數百人矣俊豪傑往〻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厶者

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々落々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摶三寸舌草衣麻屨摸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礼貌之三見而怜惜之功成勳篤教諭欽啓△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于客曰公于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抉匕首有忠辭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辭鍔度幾超騰奮躍高飛遠擧于天下指之曰斯人也出于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々是國士之報也△因書以爲序

拾隱辞

出左縣城南度浯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爲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藹然幽深圖經號漁父村蓋昔時浯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然遐想慨慷嘆息徘徊不忍去世言前代隱士大率多虛名少實効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槩以此量天下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浯翁河上丈人二人之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翁々々々教樂瑕翁々々々教樂臣公々々々教蓋公々々教平陽侯曹參爲漢相國而高惠之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已奇偉卓絶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處其君堯舜乎河上丈人之齊當

一顧于時而浯翁之後獨無其人
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
為長言以招之其辭曰
子誰友兮浯之雲出為雨兮澤斯人予誰
親兮浯之水朝於海兮日千里趣予之駕
兮捨予之舟予不我信兮與雲水謀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八目

唐庚　子西

雜文

書朱尚書集後
讀巢元修傳
諭山燕檄
誡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思庵記跋尾

雜著

自說
名小子說
客至說
失茶具說
異箴
直箴
雜說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謝雨文

又
祈晴文
謝晴文
送[illegible]文
釋廟祝文
祭諸廟祝文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眉山 唐庚 子西

雜文

書朱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于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擯廻十數年間故其文特多持奇兄弟于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誦者往〻不識其將殁也又命其子慎无刊類文集故甚秘而不傳于世元符二年其子豕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與獄益昌始得尚書所爲文讀之犂然衆彼所謂字〻照縑素詎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在曾子開家豕臣謂予他日當取之并以授予云

讀巢元修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

政使邀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猿亂嶺外邀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蹇蹇有大体然新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亡其敗也士大夫誠之又過矣現其書巢元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啟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

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臣妾措函生于壽域躋寰宇于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向因悖晋割貽孽胡邀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為異域文人奇士秀民永棄無知之俗蔑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作李陵之胡服謳謡未改豈忘莊舄之越吟

朝廷哀爾無辜淪于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犬織羊羶薰吾故地爰整干民之旅不遠綏后之情復千里之關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齒益寒灵武撅牙虜臂皆斷狐危之勢顛覆可知倘能用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録可用之新此捐無名之暴歛庶令陷溺復覩太平

誡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民所以阜財知理財

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掇民其害有甚于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飢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史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

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强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累敲撲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嗚呼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確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毋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讀讀無謂朝廷不汝聞知往盡乃職朕言惟服其聽

無怠

思菴記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思無邪而不出乎其位

雜著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若悲吟累日然後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逐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貴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

下先持是道以遊于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注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其所以為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窮家無酒食待客惟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嘗有賴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比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也宜

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慎吾對之不與也而窃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宝之惧其沒而秘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噫是為得不貧

異箴

道喪俗獘非惟今日捄而救之須自有術汝既無術欲救不能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于理方春鄉社未害于正礼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独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為世俗尤嗤况汝之捺拐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犒同污均失乎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為的

直箴

直乃一節未為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節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径尺之顙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胸臆汝不能仰冲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不擇內戲悠際談笑之間遂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早自責何以安汝迹耶

雜說

桓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

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相继誅死漢室于是大乱天下四分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為一是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秋四千五百餘萬矣嗟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舍其所繫豈小哉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眉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願力上祝慈闈恭惟

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孚始佑思齊之
聖惠于宗公逮恭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
軫邦家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諮多方恭
修勝利思無量佛作大医王早臻勿藥之
瘳益引後天之筭永均介福敷錫群生和
南謹疏

謝雨文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亟覓能仁勇于利物
遂獲沛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無得之功

莫知所報

又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虚妙于應物
遂獲沛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不宰之功
莫知所報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于
有秋雨不止而弥旬將磨鎌而刈穫復閉
戶而曠呻人自懟于屢禱神不倦于為仁
民之所籲神惟有憑

謝晴文

叙利旨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特賜以雨
雨既過多厥害惟均令復還之遂禱于神
拜手未起雨声遽止婦未及家霽色千里
令有何德感于神明將何以報之惟牲肥
酒馨

送湫文

視之冷然可濫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

罌缾雖勺破驕陽兮椽穡以蘇民小康兮
功成不迈失其常兮作歌以送之以示不
忘兮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于時來長此民得
以理去蒞賴于神〻以為然餘無足道戒
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

汸蚕穀以登賦輸以時穎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翔叶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享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目

唐庚 子西

祭文
祭祖妣文
祭宋承之文
祭程公儀文
祭陳戶部文
祭孔明文
南行祭江瀆文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代路次祭文
策題
問尊儒
王制
用賢
兵賦
儒異
言語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眉山　唐庚　子西

祭文

祭祖墳文

嗚呼吾族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于後昆皇天祐善篤生我先人夙有淑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惟我先人丕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

功至于小子〻〻不肖愼忝前烈早夜祗惕畏愼雖荐更多难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頑蠢不能承我祖宗之志

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俟罪于益昌非〻小不能安惟我祖宗之休嗚呼〻〻生不良不遠事于祖宗夙夜持怙則犬馬之養有所施惟是勤劳王事益盡爲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志緒不至于隕越嗚呼酒醴荐羞雖則不腆以告其臣〻〻之心祖宗其格思尚享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于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頭角軒昂入握省闥出持使斧有煒其光西極岷峨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易如探囊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尔淪亡炙手之勢亦陰未移遽冷如霜號莫道左

咸念曩昔揮涕其滂尚享

登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挈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襟云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别将止于此我謂不然願公加飡秩滿即還弭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于岸眷〻不去回首永嘆我官于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墓木蒼然一作墓柏森然永懷往事泪落秋草爲文寫哀以荐蘋藻嗚呼哀哉灵其

尚享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于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郎署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正始之音遂絕豈無札樂預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刑嗟老成之愈遠況我小子受公

深知拊棺長號有泪如覆嗚呼哀哉灵其

尚享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漢祚將傾公抱器棠南陽躬耕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周爰諮諏協力合謀克贊伯圖嗚呼智哉帝念　戰戰兢兢牽國托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服膺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扆泣政

爲伊爲周燕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雄哉步卒數萬吟然北出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爲之反席嗚呼壯哉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盧川乃禱公祠冀得生還神醫孔昭生還故山嗚呼灵哉西蜀遺民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嗚呼歆哉

尚享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祝曰僕草茅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備耕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荊楚以遊大梁鄉里親戚笑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攬挽而擊鼓發棹奮然不顧其志蓋將有所爲也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垂瑞珥筆昂軒峩冠亦在于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朋友養活妻子亦在于此

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泯亦在于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累重矣神之有靈鑒其所存爲我拘黿鼉縶蛟蜃驅遂鯨鯢俾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人所自致詎敢以祈于神尚享

代程信瑞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邈然二孫誰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

魂兮何之豈復念此

代路次祭文

殯之于室猶在目前表既即路遂復寂然音以歎交今以哀別痛如之何兮有泪如血

策題

問尊儒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巨儒皆得與于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閱漢興之初六經出于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小大戴之礼支分派別並立于天下非獨爲說不同而經文亦異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氏之書小戴之礼獨行于後世此四人者其于經旨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寔此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

與焉議者將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

王制

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爲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爲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爲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王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于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國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

之尊而列于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于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居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于他經不為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

以疑而問也

用賢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夫賢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于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賢貴亦未離于服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王用人亦有流品之異耶

兵賦

問政必本于財ゝ必取于民賞必施于功罰必加于罪此為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為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関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関市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以為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力而孟子以為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歟意者其自有旨歟

儒異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

意合同者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其制行之異類如此孔子称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称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為合歟抑其所以為異者乃其所以同之歟

言語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于世其來遠矣内有朝覲会同辞受送勞之礼外有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東帯立朝與賓客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專对之才不可謂無益于用是以聖人雖以德行為先而語言辞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得齒于顏閔之后而公西華所以得與于由求之列也子恥巧言後世遂以訥貧為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議之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十[redacted]

唐庚 子西

策題

為己

道德仁義

史官

兵制

六韜

道体

治道

治法明天

同俗

征斂

耕讀

李易

老莊

程材

言信

人物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十

眉山 唐庚 子西

策題

為己

問為己之甚而至于絶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義兼愛之甚而至于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仁外不至于絶物内不至于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為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者謂之不仁為己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為得之矣而又謂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三者而後可以為道乎抑所以謂之道者亦不離于此乎

道德仁義

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礼樂吾無取焉耳夫道德

仁義一也道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剛柔在人則爲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于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于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爲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于諸君也

史官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爲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晋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況於王者乎以爲置而不録耶則羅春鳥除鳥鳶去黽黽除水虫之類至纖至悉無所不載而況于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耶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于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焉

兵制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爲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煩也合無刀斗之衛務爲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爲將也居則正部曲出則正行伍晝治簿書夜擊刀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事蓋不可以爲法于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六韜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内謂之文自發啟以下治外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有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畧至于壘虛而

謂之虎自林戰至于公險而謂之豹自分合至于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聞乎

道体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權量以為平城池以為固車服以為勸斧鉞以為威符節以為信

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既涉于有則不免于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六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于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為体以無為用雖涉于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治道

問以道治天下者其事畧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隩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為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為

者也堯與以道治天下而舜謂之無為者何哉無為者天也有為者人也舜既以無為、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治法明天

問為治之序始于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于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

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為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裂滅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既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者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為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于古歟然則明天者治法之本也此學者之所宜知也

問俗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為禮無所統一家自為法無所視傚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或抑其所能而强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說乃相反且如此其可以相為用乎

征斂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尽休息倉廩府庫未至于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述可知也天下既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之積不患乎不足當

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有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立法初不為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耕讀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卿之吏而其所謂士者乃六卿之民故為士者未嘗不耕而為農者未嘗不學周官以九職

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為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詆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害其為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願與聞之

學易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揚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之書大抵皆得于經其傳稱詩書礼樂蓋無所不有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独不好歟揚子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于易其言天下休咎既已詳于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于易之數豈揚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果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歟

老莊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闚而其要本于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于此以為道術既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目鼻口各

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于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辨之

程材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于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名益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于後世而卒能以

其所長得與于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此夫子所以慇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㳟也東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于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而不與于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体與游夏等矣而不與于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常嘆之矣幸而有焉又棄而不録圣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言信

問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要必歸于五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在物則為五味五声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為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圣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礼智而信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土五事之無思至于五味五声五色皆闕其一謂尽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也

人物

問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于經而不雜以諸子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于聖人一間耳而以綠秦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常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恵聖之

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聖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諸君其以告之

四庫提要云唐庚與蘇軾皆眉州人又先後謫居惠州宜於鄉先輩多所稱述而集中聞東坡貶惠州詩深著微詞今讀其詩似有所諷然謂集內除前詩及送王觀復序内稱從蘇子於湘南一句外無一字及軾則不甚然今攷集內祖文書朱尚書集後及第三先生贈詩己未四月……六二七律一首均皆及坡語提要蓋未深攷之也　壬申秋九月校補一過并題

禮遂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終

後跋

紹興二十一年仲冬左朝奉郎
權發遣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鄭康佐題

政和中
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
博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
往來與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

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尚之同
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九四
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唐公
嘗云吾以是得名亦以是取謗不欲
盡傳之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
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蓋東坡先
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
九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首一首與

吾
先君所傳頗有重復既而進士彭
年以所藏闕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
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
多矣而篇秩殽亂句讀舛訛殆不可
辨未幾又得蜀本于歸善令張匯躬之
家文九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
十首較之闕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

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偬遂屬
教授王維則磐校旁搜博取凡所辨
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編
因其名類勒為三十卷命刻板摹既
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必有至
文而先生之名可以不朽矣且以成
吾家
先君友之之義而後世之尚友者愈

無窮矣書成矣謹題之篇末

書先集後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諏諓達於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不仕不隱不以萬物之好易比意之亦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声色哉

先君自幼承學于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說政宣名称益高身日益困折

先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楊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没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

且
先君視予當年與位皆未究
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存而書不
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貢之父兄見
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淺多
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寧
間皇大父俺有盛名于西南學者爭
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

薦之于
朝不報其徒益興蜀先張氏蘇氏中
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書始著
亂中君臣夫婦之正礼楽藏諸用春
秋謹其變繁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
秋之作盡獲麟無衰獨推原孟軻氏
而挈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
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而還五十而

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于
文率皆懲世澆靡多所矯拂扶雅黜
鄭不爲苟作當是時如滌南風之絃
以遺北里雖嗌吹雜然衆寡莫敵而
平和雅淡之音承服于人心者且久
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舊如韞同是
然豈以来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
是崇觀以来邊募以之宣和中朝京

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作
其非哉以身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
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殁其言立叔
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
先君挈東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
皆怜其窮惟其身方禄仕且死而其
言率憂深不怨如賀曲江論慨俗君
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徵也

先君没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〻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

先君子雲之嘆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

紹興歲己卯立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栟櫚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宋）鄧肅撰

明正德十四年羅珊刻本

栟櫚集十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鄧肅撰。案王明清揮麈後錄，稱宣和壬寅艮岳成，徽宗御製記。李質、曹組各獻賦。獨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圖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啟其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於當日。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詩附集中云云。即其人也。今本僅詩一卷，詞一卷，文十四卷，與三十卷之數不符，殆散佚不完，又經後人重編歟。當張邦昌之僭立也，肅間行奔赴南京。其擢右正言，即在是時。大節與杜甫略相似。其靖康迎鑾行、後迎鑾行等篇，亦頗近甫奉先諸作。在南北宋間，可謂篤勵名節之士。又唐宋以來學者，皆尊揚雄。熙寧中遂至配享。而肅書揚雄事，獨指爲叛臣，無可容於天地之間。與沈與求疏論王安石過尊揚雄，未知孰爲先後。然均在朱子綱目書莽大夫之前。考陸深谿山餘話載肅與朱子父松相善，有醉卧冠帶以質紙筆之戲。肅有寄朱韋齋詩，即道其事。然則綱目之斥揚雄得無傳肅之說乎。其識如是，宜其立身有本末矣。

栟櫚文集者集宋正言鄧先
生之文也先生諱肅字志宏
栟櫚乃其別號歷官高宗朝
左正言既以祠祿卒於紹興間
而乾道淳祐中斯集已一再刊
矣顧其版以遠莫存鄉進士永
安林君思齊得其冊於故老家
既爲定次而邑大夫南海羅君
廷佩請續梓之思齊且來徵序
予惟昔宋中葉登南劍號稱
多賢而沙縣尤多節槩之士今
之永安割沙縣之半置邑其名鄉

墟里丘壠遺臭之存多入永安樸
櫚乃其一也故思齊爲先生鄉後
進不肖先生生當諸賢倡明學
之際趨向甚正由其立朝行已無
愧古人若其訓範石留李忠定劾
匡僞楚士者其風節凜凜可想也
方其在位盡瘁王事若是意於
詩文者而所作又以宏大見稱若
其奉之有素故皆施而可耳語
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歟
今廷佩思齊皆有志於古其愛
斯集也不惟以其言則廷佩亦曰

以自寧守其下豈思齊他日可
以同之字其親者殆知所措矣
因書為之書首
正德己卯季夏望郡後學胡
續謹序

栟櫚先生文集序

節義人之大閑也文章人
之才藝也二者皆士之不可
缺者也然有節義而無文
章不失為君子徒文章而
無節義其餘不足觀抑備
是二者則百世之下邑里增
光後學仰式人之思慕誦習
之不忘而其人又豈易得哉是
以兼之者其惟我栟櫚鄧先
生乎先生丁宗中葉其憂君
憫世之心寄之發於章奏之

聞忠義之節昭于史冊先正
已有定論不待贅矣時出其
緒餘肆為詩文辭嚴意正
類其為人至今讀之毛髮森
竦神情奮激視彼軟靡諛
媚之詞豈不當為霄壤爾

其可使之湮沒無傳乎舊板
刻于沙陽兵火之後久已泯逸
致自幼景慕其節義思得其
文以服誦之遍訪諸士夫家
或得其前帙或得其後帙又字
多磨滅訛復鋟諸梓以傳永

壹力不能副久歎於懷近方搜
求全備遂命書人繕寫親自
校正分例定式庶幾足為善本
以俟刊工者日矣適縣尹南海羅
侯廷佩涖任激邑雅重儒術
尤篤節義首以古之忠臣義士

下詢致峯先生以對侯慨然
曰鄉有先賢盍表彰之以為學
者勵邑欲遂為之立祠以祀之遂
索其文集命工刊之於是人之
獲覩其文欽而仰之矣嗚呼物
之顯晦固自有時況先生節義

與日月同照不間今昔而其文章星終隱哉羅矣斯舉因看功於先哲之功於後學亦天以斯文授於吳也而豈徒哉則孜孜風頹亦因以僕矣吳會述其刊之由敬以是復之云

正德十四年己卯春三月既望之吉邑後學林孜書于慈江草堂

耕榈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絕詩

進花石詩狀　花石詩十一章并序
巖桂　梅
泛江　黃池綠廟二首
靈應寺二首　偶題
靖節先生祠下　鄴川道中早行
寄張應和運副二首　詩史二首
戲題　訪故人

題枕碧閣　次韻李狀元送酒
次韻順之奏雅四首　鳳池小飲
落梅二首　和鄭成村五絕
南歸醉題家園二首

卷之二

律詩

凝華閣陪李梁溪次韻
謝見招者　謝宋喬年
哭陳興宗先生三首　無題
西庵餞　喜雨二章

再和宗公二首　次韻龍學丈
和姜季實　雲際嶺
和鄧宣教
仲子叔明二郡君兼濟子安德和文明四使
者同過遂客於文殊偶食無肉客既滿意
而主人略無愧色作詩一首
送邢履　遣妓
遊山　謝呂友善見和
謝吳少綵和　次韻茂實之才
秋日白蓮　訪故人

瑞鷓鴣　羅知縣挽詩
次宋左司韻　戲彥成端友
寄張子猷　自嘲
偶成三首　次韻王信州三首

卷之三

律詩

和李梁溪春雪韻二首
送春　分歲
鄭家翁挽辭二首　洪昭祖乞糖霜
避地過雷辭灘　偶題

次韻謝明遠和　題步瀛閣
子安提舉二首　次韻二首
次韻郭宰兼簡丞尉三首
洪丞和來再次韻二首
又述一　成彥文奴琵琶
寄黎老西軒　林提學挽詞
和陳少卿　謹次第三章
別陳少卿　偶成二首
鳳池小飲　次韻鄧成彥
戲洪丞　次韻凝翠閣看水

再次前韻二首　陳大夫華嚴閣

卷之四

古風

靖康迎駕行　寄司錄朝奉兼簡伯壽
道源思老以長句[illegible]　大雨
芙蓉軒　賀朱喬年生日
謝虞守送酒　別虞守
昭祖送韓文　偶成
題顯親庵謹次嚴韻　送思道福唐
與郭齋次韻請　遣興

題天慶觀 寒梅上李舍人
送李狀元還朝 霹靂松
題梅齋
卷之五
古風
賀梁溪李先生除右府 上先生
龍興避難 和明遠喜雨作
寄亨甫 東林一枝庵
醉吟軒 嘲蛙傷足
送丹霞 玩芳亭

小飲 贊夫和來
紫芝和來 避近字文
別施君叔昇 雨花軒
訪丹霞 戲吳少緘
寄興國楊聖二老 送游教授
廬山
卷之六
古風
和謝吏部鐵字韻三十四首
卷之七
古風
劉忠順挽詞 寄德裕縣丞
再韻明復和來 口占
送李若上洞天 戲天啓作時文
哭施叔昇 招成老
送成材 避賊引
次韻鄧阜 聚星行
寄李狀元 送張巨源
送呂友善 黃揚巖
遺

卷之八
古風
送李丞相四路宣撫 大水雜言
次韻王信州 再次韻
鼓腹謠 次鼓腹謠元韻
戲王子和 鼓腹謠謝許令
風雨損荔子 題吹衣亭
遊鼓山 別珠公
送許文赴行在

卷之九
古詩
後迎駕行
鄭成彥邀李益之宋喬年及某一飯適忌日
無侑觴者遂還明日成彥偶在式假以食
素謝吾三人朱且行僕以詩從之
偶成　古意三首
觀子陵畫像　謁商齋諸友
再用商齋韻謝　登妙峯閣
遊東山　雲際嶺
塵外堂
次韻李舍人　送李司錄西赴
謝冊霞老師　玉山遊冠
卷之十
古詩
謝李舍人題額　陪李梁溪遊從碧
本上人　和作晢送令德
宴坐軒　舫齋
泛舟示子　萬卷堂
過黃楊巖　飛螢

次韻王信州古風　再次韻謝之
再次壯字韻　第四章兼簡其子
荔子　避地山谷
次韻王信州遊棲雲
卷之十一
樂府
臨江仙九首　浣溪沙八首
菩薩蠻十首　南歌子四首
訴衷情三首　長相思令三首
西江月二首　生査子
感皇恩　一剪梅
蝶戀花　江城子
卷之十二
奏劄子
十九章
卷之十三
文
不枚　青詞
不直　吊墨跡文
誡子

卷之十四
書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　上劉延康
代人上縣令　與胡左司
與李狀元工部　答黃德美
答張居實
卷之十五
序
瑞花堂　丹霞賞音文集
丹霞禪師行化　六祖興國堂頭璨公語錄

卷之十六
記
沙陽重修縣學　具瞻堂
亦顏軒　儀鄭堂
卷之十七
記
新建三清殿　南劒天寧塑像
沙縣福聖院重建塔　興化重建院
卷之十八
記
棲雲日新軒　丹霞清泚軒
沙邑棲雲法雨　一枝庵
卷之十九
題跋
題了翁墨跡　書綠天事
書揚雄事　書字學
題鳳池寺　題賢沙寺
題開平院　題溪淺閣
書法帖　跋李舍人放鱉文
跋陳了翁諫議書鄧堯夫誡子文

卷之二十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題跋
跋了翁真蹟　跋蔡君謨書
跋李丞相贈鄧戊材判官詩
跋羅右文李左史題棲雲真戒大師營治
跋虞郎中書　跋鄧右文天池記
跋樂氏偕來堂記　跋文恭公墓誌
跋胡公墓誌　題稱老開堂疏
卷之二十一

啓簡
上李右丞相啓　上李右丞相簡
寄朱喬年　答吳特中
答陳夢兆
卷之二十二
祭文
奉安陳諫議祭文　沙縣靈衛鄧公祝文
靈衛廟賽願祝文
卷之二十三
疏語
祈雨　謝雨
天王禰老開堂　高飛新老開堂
代人請長老附座
卷之二十四
誌銘
何長善承事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評論
詩評　論書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一

承事郎守左正言充會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宏撰
永安後學　林孜　思舜　校正
知永安縣事南海後學羅瑚廷佩刊行

進花石詩狀

太學生臣鄧肅右臣竊見東南所進花木怪石無甚異者又不能無費臣今有策欲取天下奇絕之觀畢置　皇帝陛下圍中比之今日所貢者固萬萬勝之較之今日之費則無萬分之一臣已撰成文字一軸伏望宣索

花石詩十一章并序

臣聞功足以利一國者當享一國之樂德足以被四海者當受四海之奉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之所形神道之所化舉乎無外不可量數如一元默運萬物自春豈特宜民宜人使由其道雖鳥獸魚鼈莫不咸若是其所享宜如何哉雖移嵩嶽以為山決江海以為沼竭東風之所披拂者以為其苑囿之觀且不足以奉聖德之萬一區區官吏輒以樹蓺之細塊石之微挽舟而來動數千里竊竊然自謂其神功鬼劃追絕古今者真足以報國者此豈

觀之是特以一方之物奉天子曾不以天下之物
奉天子也臣今有策欲取率土之濱山石之秀者
花木之奇者不問大小尤可以駭心動目畢置
陛下圃中若天造地設曾不煩唾手之勞盖其策
爲甚易而天下初弗知也臣獨知之喜而不寐謹
吟成古詩十有一章章四句以叙其所欲言者雖
越祝代庖罔不勝誅然春風鼓舞之下則恢恢乎
爲亦不約而自鳴耳惟　陛下留神幸幸甚甚

蔽江載石巧玲瓏雨過嶙峋萬玉峯爐尾祖徊貢天
子坐移蓬島到深宮

右一

浮花浪蘂自朱白月窟鬼方更奇絶繽紛萬里來如
雲上林玉砌酣春色

右二

守令講求爭効忠誓將花石掃地空那知臣子力可
盡報上之德要難窮

右三

天爲黎民生父母勝景直須蓋寰宇豈同臣庶作園
池但隔墻籬分尓汝

右四

皇帝之國浩無涯日月所照同一家北連幽薊南交
趾東極蟠木西流沙

右五

是中嵩嶽劘星斗下視群山眞培塿千年老木矯龍
蛇天風夜作雷霆吼

右六

二月和風塞太空天涯海角競青紅不知花卉何遠
近六合内外俱春容

右七

聖主胷襟包率土天錫園池乃如許坐觀塊石與根
荄無乃畢九不足數

右八

飽食官吏不深思務求新巧日孳孳不知均是圃中
物遠遠而近蓋其私

右九

恭惟聖德髙舜禹一圃豈當分彼此世人用管妄窺
天水陸驅馳煩赤子

右十

安得守令躰宸衷不復區區踵前蹤但爲君王安百
姓圃中無日不春風

右十一

巖桂

雨過西風作晩凉連雲老翠出新黃清芬一日來天闕世上龍涎不敢香

梅

不顧冬殘自在妍笑將疎影弄嬋娟小軒不用垂簾幙我醉花香自得仙

泛江

風廻浪急月初圓携得魚竿下釣船自是高歌星斗上不須騎氣夜行天

姜池源廟 二首

樽酒原頭一拜神舊年饑饉便青春當年旱魃矜餘虐禱去陽侯失舊津

其二

慱帶峩冠新廟像長杉紫領樂耕民雨暘從此如常德頻作常山萬號人

靈應寺 二首

松篁擁擧入雲間雅稱高人卷道所自是紅塵飛不到一溪流水遶青山

又

老木森森小徑斜淡煙横鎖兩三家晩來欲寫瀟踈景擧目遥岑更望賒

偶題

一葉漁舠破曉煙山環碧玉水連天蒲傾竹葉倚紅玉天遣行雲慰謫仙

靖節先生祠下

五柳歸來昔陶公七閭召還今鄧子不將出處作殊觀便了陶鄧無生死

鄆州道中早行

疎簾不下縱荷香夢破紗厨月滿廊笑盡一杯鞭馬走恍疑山色是家鄉

寄張應和運副 二首

當年曾忝從官班再拜天顔咫尺間今歷千山嬛來穩芒鞋明月又登山

其二

土屋茅茨山萬重陰雲不解雨漾漾桃源目斷知何處身在杜陵詩句中

詠史 二首

雨過東山春意濃但携桃李步春風眼高四海無掠敵百萬胡奴一空

又

五湖范蠡携西子三國周郎嫁小喬盖世功名聊唾手何妨尊酒醉妖嬈

戲題

我欲問尊百物無鄰家酒熟各觴吾扶杖出門又應供三生恐是賓頭盧

訪故人

天寒歲暮兩無聊訪戴那辭十里遙直上洞天三十六馬蹄迤邐步瓊瑤

題挹碧閣

清流繩断炎洲境松響挾將寒意來坐上逸情留不住欲隨風月過蓬萊

次韻李狀元送酒

年來尊酒是生涯赤脚曾無解語花明日可來文字飲新詩共吐半天霞

次韻順之奏雅 四首

誰因厄會作氏祿憑君上天厭人欲要將勲業稱貂蟬世間豈曰無衣六

右一

謫仙酒渴要吞江劉叔一呼從此欲當知明境亦有神引上洞天三十六

右二

夢蝶莊周心槁木入柳穿花本無欲杯酒行春當此時忽遇清明一百六

右三

和仙醉歌天上曲暖春青念人間欲謾將郊島継韓豪五出那配天葩六

右四

鳳池小飲

北山知有出郊心為霽春寒十日陰水石本爲還客共一杖端欲寄深林

落梅 二首

一夕狂風雨萬英醉扶筇竹踏踈星歸來衫袖天香冷一洗人間龍麝腥

右一

飄零不用嘆春工風味端搊鼎鼐中欲攬陽和歸宇宙何妨飛舞作先鋒

右二

和鄭成材五絶

扶筇欲過北山來政頼詩僊共問故走溪山尋勝

景爲君携向筆端來
酒兵招我破愁城頓覺春風拂面生却迫豺狼飛小
艇當知狹手又翩羨
右一 渼在杪口未歸成材先逝靈崩
右二 成材請中朝招而來又遇吐西夫不能往進
朱紫紛趍左柱班羨君不動屹如山卷將禹稷平生
志拚首歸爲陋巷顔
右三 建昌己拜當撤成材棄官歸里
句法徒能泣鬼神文窮欲錢嘆無因臨存多謝知音
鮑爲洗胷中萬斛塵

卧龍何日起南陽萬騎追風虢挽強射落長庚作頑
右四 首尋成村還遊地之所
石坐令四海復農桑
右五
南歸醉題家園 二首
塡海孜如精衛當車人笑螳蜋六合群黎有補一身
萬毀何妨
近輔暴追狼虎聖君德大乾坤萬里去黃金闕一抔
得杏花村
拼櫚先生文集卷之一

拼櫚先生文集卷之二
律詩
凝翠閣陪李瑔溪次韻
欄前碧玉四圍寬滿座清風文字歡霜氣襲人秋更
爽磯光耿月夜生寒登臨顧我那能賦姓字從公遂
不漫此景此時難再得相思但把錦囊看
謝晁招者 近体詩皆用斷韻出入
機鋒不契更何圖便合浮盃出上都此去定須安短
褐平生那肯曳長裾廻天儻是奇男子綰印元非大
丈夫揮手出門殊不惡一帆秋水及鱸魚

謝朱喬年 喬年贈客以冠帶寓之辭起曰留以賀紙筆明日如約朱援筆還冠而以紙爲太對也卯之曰偈無千福總竟不性来卯子以詩謝之
歸帽納毫真得策要㡌留帶計何疎公如買菜吾求
益我已忘要何用栗閑戸羽衣聊自適堆窓柿葉對
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
哭陳興宗先生 三首
森森松竹鎖春風半掩柴門一徑通獨歩水雲情似
鶴對人談論氣如虹詩書當日三冬富光燄他時萬
丈椎忽馭冷風徑歸去長庚依舊耿秋空
右一

蘂盤昔者謾儒宮華白屛黃衣慶同十載從公好景
鐵寸毫今我稍披聾一泓漸笑牛蹄水萬里初歡羊
角風欲反三隅嗟已矣兩行衰淚付春風

右二

滿腹悲辛誰與言叩門不應更依然一斑昔我嘗窺
豹五色逢公自補天新龍只今堪掛劍枯桐從此不
須絃興和今有阿戎在庭與相從對白蓮

右三

無題

風行水上偶成文暖入園林自在春換骨雖工非我

有嘔心得句爲誰珍三生戒老詩堪盡千古長庚筆
有神不用臨風嘆奔逸箄歎一笑彛何人

西庵餞春

傍水禪房半掩門乍晴簾幕捲黃昏風驅紅雨春何
在酒入香肌玉自溫勿笑飢腸充笋蕨須將醉眼盖
乾坤杖頭更有百錢在明日還尋未到村

喜雨二章

萬里炎洲政鬱蒸阿香掟鼓忽砰轟雲驅鐵騎千山
合雨挽銀河一夜傾龜拆有田皆濯濯蝟毛無稻不
生生高樓破曉朱簾捲六合無塵萬象清

其二

腸虫赫赫欲流金炎岸鞭陽失翠陰已恐人間被湯
旱誰從天上作商霖崇朝定有千箱積果腹同傾四
海心我亦不須憂脫粟聊賡既醉入瑤琴

再和寧公 二首

誰向人間脫蘊蒸須公大句激雷轟高才自是百夫
特出語當令四座傾霖雨雖從天上降煙雲要自筆
端生吹噓六合無九骨倒欲乘風欵太清

右一

斗樞不見走蚍金萬里晴空無寸陰郁翕鐵交更揮

汗萬車才出輒成霖詩如劉水驚黃絹力可迴天在
赤心百里敢煩天下手豈伴無事但鳴琴

右二

次韻龍學丈

水色山光入畫屛浩然相對自由身芳菲莫恨無情
去天地常藏不盡春倘得江河化酒醴何須禾穄點
金銀是日諸公錢丹花開花謝兩休問且向樽前一笑顰

和姜季賓

入手新詩奪化機一天星斗夜無輝想君佳思眞泉
湧索我強辭似蓊飛千音端爲渥轄刑臨時得錦

髮師不如且遣長鬚去兀坐冥搜更下帷

雲際鎖

狂直初無涉世才雷公斥下九天來雨街風雪吹三
月馬避干戈易四廻帶雪燒柴畢躲栗瀝糟沽酒慰
飢雷如聞明日登閣鎖茅舍春風夜蒲懷

和鄭宣教

未須絶迹使登霞且飮當朝諫議茶法水有緣隨遠
浪汚泥無計染蓮花千篇信筆初無語萬里浮螺羈
處家已悟色空元不悶變眩何用更吟炖

仲子叔明二邦君義濟子安德和文明四使
者同過逐客於文殊偶食無肉客旣蒲意而
主人略無混色作詩一首

謫宦亡聊又出奔敢煩冠盖也臨存豪華自歇慈人
乳冷落能來叩席門莫嘆愁腸充苜蓿從來醉眼盖
乾坤相知政在世情外賜遠回窮不足論

送冊霞 二

白蓮結社記前緣偶到人間共一年對學三生形已
改相逢一笑性猶全法緣振地公今佛逃思著天我
亦倦明日清風飛錫神溪師先去得林泉

遣妓

吾徒得酒便超然何用紅粧惱醉眠寄約自憐非宋
玉官差聊復免梅仙樽前起舞無鸜鵒坐上求歸似
杜鵑去去眼中無俗物却將詩律絆春姸

遊山

花柳年來不忍春出郊聊復慰憂熏天閔御史欲飛
雨山爲文公却羨雲寸舌不須論理亂壹樽安得遂
耕耘憑君且盡盃中物酒惡花香自在開

謝呂友善見和

扶笻西去謾尋春獨學無人述且熏便欲問津從桀
溺當時折檻混於世六陰雲雜滿目憑誰淨芳早還空未
易耘家學定須興尙父威聲一振九寰聞

謝吳少紼和

茅齋對語夜生春簾幙低圍沉水熏冷坐顧余心似
鐵題詩看子氣如雲山巖老蘇應同孚郭外無田可
獨耘市酒盈樽且狂飮兒曹睨睨不須聞

次韻茂實之才

謫宦誰道不知春出郭猶能一醉熏銀筆爭題追飽
謝席門琢句擬機雲衆垣敢念百朋錫商畝當從千
耦耘剩乞新詩殊不惡恐因叩角徹天聞

秋日白蓮

竹外玻瓈十頃寬水之島下刻垠升吟香翦翦秋風
動孤艷冷冷脆月寒氣樂氣象猶此村易之韻俗更
誰看笑談今日親姑射太華高吟不數鄰

訪故人

扁舟載月隨夜風眺望䃮冰訪老農水骨借風鳴活
活潤毛被雨綠茸茸竹節已削瓊瑩白村酒仍沽琥
珀濃醉倒田間無一事九衢車馬自衝衝

詠鷹鵠

北書一紙憐天容花柳春風不敢穠朱學宜尼歎鳳
德姑從阮籍哭途窮此身已落千山外禮尋逃忘一

夢中何日中興頌吉甫洗開陰翳放晴空

羅知縣挽詩

閉門經史自優游氣宇凌凌上斗牛從政逝將驅鳥
鼠傳家那肯墜箕裘人間端欲揮銀筆天上娥聞記
玉樓山北山南何處問麒麟冢旋舞殘秋

次宋左司韻

往事無如今日新鑾輿一再冒胡塵陽微陰極故
兩鄉愁花愁不忍春已遣傷心傾霧帳打妝淚眼經
楓宸眼前惡景君休問勝負相資齊殺伸

戲彥成諸友

一天梅雨亂繽紛二陸超然樂宦非師命久牛携越
愛相如綵器對文君閑門嗟我如孫敬載酒誰人過
子雲雞窗有心公肯否要將文字雜紅裙

寄張子猷

九州胡馬閙塵埃政恐狂瀾不可迴敢念陶潛舊彭
澤當尋阮籍過天台三朝我乏迴天力一壑君還釣
月來便好相從長夜飲簞瓢新有脯青苔

自嘲

蹤跡平生半九區醉倒時得娥眉扶連年兵火四方
沸一飽難豚半月無住世今非孔北海分司自到窮

頭壓卷簾月色招人醉三百青銅徑自沽

偶成 三首

蒼苔白石雨清幽縹緲虹橋跨碧流日過怱間騰野
馬雨餘墻角篆蝸牛飢寒不作妻孥念笑語那知天
地秋一灶水沉參鼻觀掃空六鑿自天遊

又

夢破南牕裊水沉卧看素壁掛瑤琴絲絲細雨晚煙
合閙閙鳴蛙蔓草深但得甕邊眠吏部不妨蹲下辱
淮陰何時樓上登晴景一醉聊舒萬里心

又

萬里歸來卧白雲蚍蜉撼樹政紛紛大兒文舉知何
在巨擘於陵亦謾云空洞能容數百輩紫髏如見二
三分小槽誰有真珠滴徑覔吾徒作半醺

次韻王信州 三首

逐客難參國士憂扶筇萬里過閩甌豨突充腹初無
憾楛矢踰江生計愁長夜漫漫不肯旦梅霖灑濯禾
應休醉中我欲呼風伯一掃陰霾霽九州

右一

風波未暇怨浮萍多謝朋來慰此情君似髮憑真理
寥我慚侯喜得詩聲酒盃莫向吾徒淺句法當令叔

世驚又恐諸公連茹去堂堂王室要扶傾

右二

平生恥爲一身謀栖鑿方員兩不投蟣虱但知貪肉
食醯雞何足語天遊雪餘自閉袁安户月皎時登王
粲樓更得吾人詩句好當知此樂與天侔

右三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三

律詩

和李梁溪春雪韻 二首

白白朱朱春已深那知雪意更陰陰落花幾陣遮山
徑穿柳餘寒頻洒襟騎馬不前眞有恨留衣過臘豈
無心等爲遷客俱迷雪謾似吳淞綴醉吟

又

玄冥忽欲作春容不許東君利自封已使素英拖暖
粲更摧妖艶別寒松那知往事思飛鷰爲預慶豐年免
豕龍向有謫仙詩句好何妨閉户醉金鍾

送春

宿雨初開萬翠弇扣拂雲水自由身寸心未逐鶯花
老一笑能留天地春儒得新詩同刻燭不妨濁酒共
傾銀往來一氣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分歲

餘臈覉人少共歡那堪瑞雪降雲端四時欲盡三更
鼓六出番成兩歲寒敢壁嶺梅殘艶白寒敲亭竹碎
聲乾公鄉休掃鑾堂下留與來朝賀客看

鄰家翁挽辭 二首

凜然風韻老尤癯方寸靈包九區磬粟巧爲任氏

策縛舩㱔笑退之迂深癡未肯驕傲僕儉德端能卒
里閭故使考終踰七十不因財害似齊奴

其二

高堂宴坐亦何忙金水驪龍毁與穢遠配刀間籠架
燕末饒倚頓拵侯王桑麻有畝今千計牛馬難言用
谷量可惜一朝緣變麥千金無藥治膏肓

從昭祖乞糖霜

甜齒中邊一夜氷璀璀璨璨自天成冷香入骨逡巡
淡秀色當筵瑩水晶解闕不須擬沆瀣玉池何事養
胎律從公乞取洪爐贊一啜冷風上太清

避地過霅霖灘

門前又見馬如流兵革繽紛幾日休嶺似車盤方䟽
駕灘如雷霹更行舟豺狼敢侮乾坤大江海從深蟠
虱憂安得將壇登李郭挽回宸御照神州

偶題

才薄難趍侍奉班歸來作意水雲閑謫官謾說九年
計客枕曾無一夕安渭水不應藏釣艇淮陰便合起
登壇嗟回勝景隱夫子使我𡍼歸首蓿盤

次韻謝明遠和

乞身天上爲溪山征鼓不□□□開閣著扁舟同海
角腰風盃酒念長安高情我自歸蓮社妙譽君應冠
杏壇更約三山少從欵賴虬吐郊粲金盤

題步瀛閣

玲瓏畫閣入鴻冥隱約鴻冥入太清紫氣氤氳隨去
步青霞杳靄逐行旌桃花浪透三山近龜角屏高七
朶積僻逐梅仙在塵世誰知塵世有蓬瀛

子安提擧 二首

南奔千里已途窮更向長江避賊鋒十口未容謀去
住片帆那暇擇西東乞錢不忍從同業食粥新來似
魯公穎有詩情推不老時將新句吐長虹 其初欲過與化今乃

止耳改詩中見之以爲壯日志也

又

征鼓驅人夜發船別來無處寫憂煎高吟自答嚶嚶
嘯疏食時開辟穀筵君夫青天纔尺五我今白髮已
三千何當把飲南湖月顚倒衣裳舞謫仙 山中桑宿時有濡於
余者日中方享門道以□魚爲絶品耳

次韻 二首

王殿曾叨侍冕旒才疎意廣誤身求粟征帆敢私違
鈴勇退何妨在急流蓮華已無原憲室江山要饒子
陵游西庵軒檻多風月李子時來共嘯歌

又

旅底祥光夜滿門朝來入社得詩人空䟕嗟我句無
眼後逃知君筆有神共隱兵戈不到處相携雲水自
由身便當痛飲追河朔紅雪繽紛膾錦鱗

次韻鄭宰兼簡丞尉 三首

獨領詩壇困北窓故應落筆士夫降笑談自許列膝
萬籍從曾高魏闕雙六合便當歸化筆一同聊復賞
澄江初無肯棨娛遊乃夜飲何妨恥萬缸

右一

只將詩律對晴窓我本無爲人自降曹子棒頭施色

五崔候廳下植松雙千篇堪友騎鯨李八詠當奴夢
筆江文字與餘行祭亓肯容碧玉食盈缸

右二

一點螢燈續晩窓已千人十未其降見閒憧得豹斑
一勝負猶爭蛙角雙山聳劍鋒登九坂浪翻銀屋度
三江歸來身在春風裏時得蕭堂獻酒缸

右三

洪丞和來再次韻 二首

堂堂國士洪夫子刻燭從渠心自降妙手故應鈞蔡
六得君那用射鵰雙定流國老興東海肯効騷人㗛

楚江酒醴衣今須變穠要令六合共盈缸

右一

世事無由到竹窓只餘心賞獨難降雨餘翡翠山連
七春漲玻璃矮白雙萬壑不須看越嶠千尋端可配
吳江攬衣便欲同清景安得黃封列萬缸

右二

又述

浮思錦界一小窓利名心滅不須降雖無何子食錢
萬未到潘郎雪鬢雙樓上詩狂欲騎月曉來酒渴思
吞江從今痛飲須論日瓚瓚那能問幾缸

成彦文奴琵琶

娉婷裊裊出紗窓坐使紅粧萬目降翠袖薄籠春笋
十玉釵初合綠雲雙四紘對客泊三疊萬喚令人憶
九江曼倩酒狂本無量爲渠傲遡倒銀缸

寄黎老西軒

水沉一炷裊晴窓默坐無心可得降浥露菖蒲能寸
寸語晴新燕自雙雙秖今得鬼不鑽帑那用浮盃更
度江前世遠公只師是好從元亮供千缸 四

林提學抗詞

文隋曾驚賢士關肯拎伸手惣壇嵩從聲價輝

谷晩節詩貧奈歲寒地下修文瓜顔子人間談易戊
丁寶傳家賴有十人傑三接天衢不作難 綬提學李楷上考東
頒以受貞歸

和陳少卿

頒從萬日世間叟緩步招提味九丘正論羨君無鄭
御知途慰我在商周飄然忽作遐喬興卓尔難追跨
仙遊別去詞源應萬斛幸分涓滴洗離愁

謹次第三章

海角誰能寫客憂童顔鶴髮頌崇丘風流君似東山
熟業余慚赤壁周落筆敢陪風雨夜扶笻時共木
雲遊明朝却羨先生去萬頃煙波醉莫愁

別陳少卿

平生盃酒百無憂四海風流陳太丘據景筆端姿鮑
謝當年門下得伊周那知避世嗷嗷迹也許從公汗
漫遊閑說片帆今又擧三山無處着人愁

偶成 二首

我生詩酒弄林泉紫詔三呼出洞天髙視塵寰但蚊
睫冷看時蠢蟻為有山間巳柚嬰鱗手物外今還釣
月船若使兒曹知此樂人人同得地行仙

其二

數椽茅屋傍山隈野草如雲掩不開小院縱横行蟻
陣孤燈明滅縱蚊雷并包蓋見乾坤大掃滅何時風
雲來磊硯胷中何處洗酒行到手莫停盃

鳳池小飲

愁見孤城萬馬屯山行飄若出塵樊臨池想鳳心皆
安撫檻觀魚道更尊笑吸百川淋酒渴旁看三峽倒
詞源人生適意須觴詠世事升沉不足論

次韻鄧成秀

撩撥不羨貼天飛冷落柴門半掩扉花樹水軒催客
老鉢囊酒熟與心違風流流約自應瘦羨好陳平今
已非誰似宗盟重山嶽九環金帶稱腰圍

戲洪丞

萬里歸來雲水鄉逢春得酒且彷徨好賢誰侶雙松
吏使我將終一石狂忽與高唐來鼠目却令朱戶瓊
梅妝先生取瑟吾知巳安得從今不擧觴

次韻凝翠閣看水

欄干十二俯煙濤月雨從君一醉陶頽覺寒窓挂白
覆敵將勝兵助韓豪波聲裂岸魚歌遠水勢横天
艤高前日主人今國老秉楫何處泛滄消

拜次前韻 二首

蕭條門巷半兼蒿孟酒旧開亦自陶揉栗久要工部
独騎鯨偶爾謫仙豪狂波故作風雷噫逸興何妨日
月高勝景賴君佳句壓胸中江漢更滔滔

又

琢磨佳句皺離騷頼得朋來漉酒陶時還紆餘貧卓
举更猾華妙濟班豪閑臨臣浸商賓近簇搽晴空北
極高更約高談句法外可憐天下政滔滔

陳大夫華嶷閣

星郎德望欲摩天坎止流行任自然直道不回真鐵
石高懷未老巳林泉宗門展了風幡動傑閣聊脩香
火緣領我驅馳成底事羨公真是地行仙

拊櫚先生文集卷之三

拊櫚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風

靖康迎駕行

文貞作意猷人肝揮鞭直視無長安南渡黃河如覆
地東有太行不能山帝城周遭八十里二十萬兵氣
裂眦旌旗城上亂雲煙腰間寶劍鋏秋水雪花一日
故滲滲皂幟登城吹黑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膽兎放
豚一掃空夜起火光迷鳳闕鉦鼓砰轟地欲裂斯民
髮髻將焉之捫領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叩龍墀圍
鬥相臣臣噬臍奇兵化作乞和使誓捐一死生群黎
遊說似龔胡帥怒九鼎如山疑弗顧郊南朝我上皇
輿截破黃流徑歸去陛下仁孝有虞均忍令胡騎登
吾親不龜太史自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虜人慕得
猶貪利千乘載金未滿意斂錮那為六宮留大索民
居幾卷地六龍再為蒼生出身磨虎牙恬不恤重城
突兀萬胡奴杳隔鑾輿今十日南門亦子日駢闐爭
捫香膏自頂然忿氣為雲淚為雨漫漫白晝無青天
大王事狄空金帛坐使卜年踰八百天聽端在民心
耳蒼蒼誰云九萬隔會看春風擁赭黄萬民歌呼喜
欲狂天宇無塵蹕比極捲頭落地化頑石

寄司錄朝奉兼簡伯壽

老松古栢爭清勁杜稷元勳李文正風流千古照人
寰家有白眉聲益振[二]年遊宦落窮山要無衣帛日
號寒只餘淨業磨不去駿駿筆勢江河寬阿我作詩
更難偶銀鉤仍復規顏揶蒼藤千尺練敲冰萬軸晶
熒照窻牖明月夜光兩相酬東箱堆床曾不休公家
自有嘔心戒豈容雕琢損天遊嗟我無文出月脇唯
有蓬牕堆柿葉如何分我三百萬試掃危言功調燮

道原惠茗以長句報謝

大缸官清百物無青衫半作蕉葉枯尚念故人家四

壁郝原春雪隨雙魚燭火雨餘妖蕭院宿酒攻人劇
刀箭李白起觀仙人掌盧仝欣覩諫議面瓶笙已作
魚眼從楊花傍碾輕隨風擊拂共看三昧手白雲洞
中騰王龍堆胥磊磈一洗散乘風便欲欵天漢却憐
世士不借來爲借千將誅趙贅

大雨

夜夜陰雲如潑墨雨勢欲挽銀河竭春工十八落泥
塗驟雨誰云不終日魏紫姚黃業已空嬉遊何足介
心胷只恐年年禾黍地浸淫盡入陽侯宮憑誰爲我
呼少女掃空陰翳開天宇光風霽日慢褙胥坐令六

合同歌舞

芙蓉軒

我聞幽軒榜芙蓉琉璃十頃漾新紅此來踏雪空無
有黃蘆敗葦爭號風却坐明窻弄書史新詞仍試佳
毫楮香風忽到簾幌開一朶芙蓉却能語我生眼中
萬妖娆爲渠還作夢寬勞灸牛未數劉師命驂鸞便
學王子高

賀朱喬年生日

三春一半入群芳朱朱白白競天香人間無處著此
景付與長庚作肺腸長庚乘風下天宇明窻萬卷飽

今古筆端着處皆春容文壘林中三角虎栝今聲價
高雲煙要轍故應歲九遷使當折檻追家世與國同
休億萬年

謝虞守送酒

琵琶嚴風鼓蓬戶對話春園兩亡趣使君送酒喚春
來坐使漫空飛揶絮雪樹懸知雪未消一日千里皆
瓊瑤詩仙吟坐清入骨便合九萬搏扶搖迴首故園
歸未得天意留人亦奇絕我今幸得賢主人公亦未
易有此客

別虞守

閩山去天惟尺五傍立怪石如蹲虎黠額龍埠萬里
歸未能亦脚走風雨嘶㧺使君肯相延十日傾酒如
流泉文字興餘亦不惡紅粧熱樂艷神仙明日觴羅
出有車遠借仁風歸故廬不用廻頭重引領行矣商
霖到海隅

昭祖送韓文

兩鳥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無旋軌斯文未喪得韓
子掃滅陰霾霧九州古來散文與詩律二手方圓不
兼筆獨采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很第一陋巷嗟余
四壁空惡本雕殘付蠹蟲雖得一班時可意魚魯紛

紛意莫窮好古誰似城南杜平生不矜潤屋富力刋
善本妙毫蠢日費千金曾不顧老藤截玉奴側匣千
古松煤騰碧煙入手五行俱可下兀兀短檠忘夜眠
我生嗜好隨時改獨有此書心不解欲酬厚意雖也
無更爲先生作阿買

偶成

乘風上天欵天語天公不怒雷公怒煙霄一斥下人
間豺狼唠牙歸無路欲度三吳血盈川欲泛九江兵
闇天扶筇却出微城去去天一握五危巔水陸辛勤
已足矣雪花更開九萬里英雄困餓古猶今莫學兒

曹生愠喜

題顯親庵謹次嚴韻

寒盧敗帶秋風嚴紅紫妣黃春色妍誰能不隨天地
轉開闔自我古無前秋花忽從三月盛引得好詩來
相愛爲見漫㽾兒女姿義氣猶回君子正我頃失愈
緣鋤亙抱璞未酬不飢泣天生我輩豈偶然但驅百
怵歸籠什愁愧梅仙情最親期我看花三省身已趂
春風聊一笑更做秋霜不改春

送恩道福唐

狂風一過天如洗四卷陰雲空萬里高樓月色三更

寒魚欲相應起寒華一樽初對謫僊人只用㴋㵧細
論文半夜拂衣御欲往飄飄逸與姿秋雲破浪扁舟
一葉細問君去去端君意笑言演峽隘心胸要觀閩
海浩無際砥我蠢蠡尚泮宮安得化雲便從龍好景
欲攬令未遂憑君驅入錦囊中

與郭舜欽朝請

成均給坐窮吞紙頷叩龍墀濱九死背負琴書偶乍
還頼有春風滿故里故里渺居天一隅因仍蔓草不
堪除多謝先生肯尚君羽猛令雷霆一掃驅舊弊忽消
新慶長老稚相攜紛攄瓊坐使中牟一縣曾説鳥共

祇半角上只恐朝廷急失祖制雖不用煩屠龍政須
太山來壓卵金鋼叫回小令公陋巷嗟余空四壁餓
死平生無枉只知有今有呂黎公玉川得目三竿日

遣興

醉中飛夢到神宵夜半高樓借水明下瞰寒波凝水
晶孺子相呼同灌纓樓上天人百寶瓔瑞色天香充
襟裾步雲一曲語春鶯千山洗空煙霧橫酒醒簾外
竹陰行夜風更爲芭蕉生愁腸起向謫仙呈夢境憑
君指顧成一閑後堂花掷盈香肌可萬六出爽佩玉
步違不自輕寒眼那能更指令春慈斜拚玉臺傾真

珠紅酒濃無聲一醉花間豈易醫留來寸日寸心叢
蘭亭家風數帶宗爲余亦復出花城掷腰隨風萬里
征安焉不復數歸程坐令鐵心宋廣平夜指醉眼賞
梅爽歌燕舞越宴更精過雲回當未可許人間不復
數嫦娥神仙遊戲肉眼驚我生不願萬鍾祿對花有
酒即逢瀛高會何須四者并亦脚亦能寫高情家恨
蘇公世公鄉家聲往往九爽傾風流陣中却寢兵酒
酣但借鄰姬擘何日高堂鐘鼓鳴使我心醉如春酲

題天度龕

真人蹋身麥紫煙下憫河世長咨嗟崇樓傑閣羅金

碧開闢至道非雄夸仙茅遇山可度世守此規規如
井蛙靈雲一笑萬事畢到今福地空桃花

寒梅上李舍人

竊山觸目紛芳華此意昏昏誰可洗竹間忽破一枝
梅對月嫣然耿寒水吟詩索價滿高堂穿簾的皪射
晶光世上雅宿來不到翦翦天風吹冷香人言百花
腥未起獨冠群芳是可喜那知和羹付有期未用爭
雄壓桃李但憐雨雪正濛濛寒意未舒萬象竊故作
催鋒驅殘臘挽回天地變春風

送李狀元還朝

元戎簾幙海濱閑謫仙騎鯨天上來尊前談笑贊籌
畫一洗八郡無氛埃功成揮鞭朝玉關九重閶闔開
春色要傳天意下人間翰苑政須萬人傑我今去國
已五年天子令伴貴冠仙遊近稍逢君復去林泉還
我擅雲煙君去上天獻天語莫設雷霆作強禦人間
疾苦欲扣天天門嵯峨隔雲雨紅巾十萬今已無致
此紅巾本何如擾亂倘知原始末制梃自可鞭匈奴

霹靂松

老幹千年如削鐵蟄龍隱蔵未肯泄阿香推車動地
下振起虬髭上天闕砰轟一聲驚倒人雨勢更挽銀

[illegible]癸卯六月塵生海一朝化作無邊春

題梅稿

江邊屢草風颼颼東君一點破寒愁怱聞疏影橫春瘦挑上冷香尋夢幽夜半竹折驚殘雪醉起捲簾千山月肺腑洗空龍麝腥落筆天香鬪倩絶

拼櫚先生文集卷之四

拼櫚先生文集卷之五

古風

賀梁溪李先生除右府

伏承大觀文丞相先生親蒙聖恩擢寘右府縉紳交慶正豪傑林立謀猷川行之時也肅不敢効世俗諂語致賀直述京城罔閉君父蒙塵之狀必見不共戴天之讐在所必報也伏乞鈞慈特賜采擷

門人左正言鄧肅謹百拜上

虜兵震地喧鼙鼓黑幟揷城遍樓櫓蔽空戈甲來如雲窃盜相隨剽豺虎胡塵漠漠四壁昏諸將變色氣軍伍十萬兵謀龍德宮上望遊狄幾無所歸君臣焉詣行營朕躬有罪非君父姦臣草表遠書降身率百官先拜舞那知焉道冷笑渠立晉猶存中國主翠華竟作沙漠行望雲頻有關河阻九天宮殿皆岩嶢目斷龍離變禾黍生靈日夕望中興猶幸君王自神武相公特起爲蒼生下視蕭曹無足數詞議雲湧紛盈庭群策但以二三取老謀大鄭數子弁行見犂庭滅金虜立馬當依仗下鳴月詠杜鵑懷杜甫飛鳥猶尋古帝廷激烈浩歌來義旅規模共依李西平嶄貌不移舊鐘虡

上先生

瘦馬踏殘月荷策來泮宮入門見先生先生何雍容循循言語能下誘青高困得附長松短檠挑燈一千二百夜高談雄辯磊落沃胷中吾皇求士苦忽忽不許先生久卧龍玉鞭斜指長安道秪緣此去何循從鴬啼吁小軒從此冷如水齏鹽朝暮欣欣爾空留緌帳照孤燈窓外西風起寒葦

龍興齋難

傍山怪石如蹲虎絕頂去天無尺五却披叢棘下山腰冉冉碧照空飛揀宇道人養道厭塵勞避世只嫌山不高那知行空老曼倩竊食不遣王母桃松檜參天門晝閉碧玉攅蔬飲欬雪百年冷坐無車音一旦借來真惡客當知喧寂無殊觀出世何妨在世間能致吾人師作古龍興今日始開山

和明遠喜雨作

緯狗鳴空采虎攫神焦鬼猾不堪雩自甓筆力無韓豪不敢讒風干縣鑊闐說祥符物外臣能將念力蘇罷民挽出洞天有末息飛雲驅雨已生春當侯德我詩如洗無乃采詩遺下體當知此雨非人功攻頼曹溪沾溉底君看連天六日陰簷聲夜和蓮寮吟羲和知帥今日去自行天上約秋霖

寄亨甫

晴空當書接腸垂月林欲焚深蠅中多謝吾君肯捐訪袖中詩句來清風變主我堪犬馬北采蕨山巔行餓死豈能五絶比天人疾讀君詩汗如洗君今師友人中豪琢磨事業當日高若扣天門自求試速爲奉天留陸贄

東林一枝庵

世間僚棟俯飛翰攘柱不動天風寒但得一身自安逸誰思寒士三萬間東林天下推第一淨几明窓萬揮客主人幽棲僅一枝便覺覓容無迫窄一身六尺何足患蠢動當知俱欲安誰識曹溪一滴許能令法雨徧塵寰

醉吟軒

淵明句法古無有頭上副巾供漉酒李白豪籍翻倒入舉月望天不討斗二子風流不可追公作幽軒爲喚迴長鯨渴與沉江海錦囊妙句生風雷安得一壓在公側時時去作孔融客愁腸得酒生和風也向毫端寫春色

嘲蛇傷足

責官只得林泉幽也有曲脩禊仇肆壽不知分彼
是後身那擗擗春秋我與逆鱗龍不怒誰知蠢蠢哉
當路要我述陽不作難祇恐壽光劫君去

送丹霞

山壑濃陰勢欲頹阿香推車振不開君來論詩風四
起挽出羲和照九垓別君八年驚雷掃霜髭已失童
顔好逝者姑從造物流吾人一笑初不老明朝飛錫
過半津浩歌歸耕隴上雲巖寶貝不慼藏一滴要須化
作無邊春

玩芳亭

蔓草芊芊迷舊圃日號狐狸走鼯鼠世欲去之嗟未
能竭力來塩汗如雨先生人間第一流目中萬事無
全牛割雞已覺無多手斬新亭柳作清遊紛紛姚魏
爭黃紫醉眼雖觀心似水但獲佳景付吟筵吐作新
詩傾盈紙慨慨知音太史公爲榜佳名字畫雄二公
連茹歸霄漢此亭萬古揚清風

小飲

斷背一朝續根肉括矢湯空夜相逐海島亂飛三丈
毛藍田不行四寸玉何如南嶽追祖風雲間坐致桃
李饌笑盡酒船三百斛醉吹簫管上晴空

賀夫和來

我生不願四壁空千金買笑醉春風半夜酒紅潮玉
頰亭亭秋水影芙蓉作文忽慕元和格遂入賈閬觀
君白邊闇吳甫語穿天淵源蓋是退之害騷句出人
激等高要令天下無英豪擊節一讀百憂失不覺此
身猶布袍平生自足牛蹄水爲公辟易數百里羨得
佳句時飛來此間幸有千期耳兩意朝來猶許重安
得相從恣潮弄蕤溫充腹燈一螢兀坐亡聊真夢要
會轍疋馬城東隅對牀臭味兩相投歸來筆下飽奇
怪不須更事子長游

崇之和來

雨餘榴火欲燒空宮槐老翠開薰風即今此是那可
待忽觀玉露泣芙蓉請公文急出新格一變芽黃兼
葉白坐令鼠輩掃地空毋使再來相主客異日光芒
李杜高聲價豈但一時奈故瘞高視空四海紛紛過
眼萬鈞抱我生作意遊好水蓬萊杳隔三萬里何如
平地擬詩仙一洗從來鄭衛耳期公便作九鼎重世
木未客宿周弄漫天霖雨在胸襟半夜吹作高宗夢
思方月窺雖㖃既願治之忘卵相投厚民事業無多
子要使人人樂[illegible]

關山去天餘尺五漁消摠然濱九死臨水登山萬里來却向春闈飲墨水白雲目斷無飛翮夜將劒鋏於誰彈世人相馬例嫌瘦餓死首陽不作難側聞天下有人條洗出新詩耿氷雪年來亦復坐文窮空使品流居第一舐衣浩歌起相從兩意那憂滄墨還勿勿對語一笑黎萬斛窮愁一洗空公今清興高星斗我乃猿遲事奔走收拾殘頹退之豪瘦寒不復塵殉鳥

別施君叔弁

泮水儒生急寸祿白袍千人如立鵠爭注虫魚股置

雖世外語言小到目我嫌人辟退暇酩常嗟心迹兩相雜避追得君能找意筆歸聊復出新奇愛君未冠少年即語出韓驚鵲鷺行君不紛華替初志事業他時未易量今被青衫走塵土滿面春風歸仕路荏苒政可望西山莫見轄軒腰傴僂我今繫維猶未釋相思何處訪蹤跡爲君時望斗牛間期君光芒高萬丈

雨花軒

君不見辟空宴坐寂無侶寶花忽亦窺巖戶已將精進貸人天是用色相娃其苦又不見毗耶居士坐高堂四落天花恕揮麈君人猶有空可談真機何處隨天女豈嚴寂寂梵王家誰把幽巖名雨花我知此誠驚人耳但識靡空與毗耶誰知豈解了無取口角瀾翻切不語吾宗來從天莫怨真復有花可爲雨

訪丹霞

煙雲着天無寸空寒窓瑟瑟夜號風浩歌出門何所詣故人飛錫梵王宮扣門兀坐寂無語衲被蒙頭面如土逢場聊從臘殘餘千偈瀾翻疾風雨我生鼻孔自撩天笑將龍肉比談禪針水相投得吾子帖肉汗衫今就然但憐淨業渦詩酒醉筆時作蛟龍走儒惟語然兩無妨遇公刻燭聯千首沉是雪意故相留慎勿勿勿撫刀頭明日笑談作春色同看瓊瑤十二樓

戲吳少游

短策對君同泮水蠹蟫不給窮吞紙君今載紙連數鞍貧宦相懸九萬里崇寧政事先方田紛紛訟牒亂如雲遲我今到屋飽虫蠹官析羊酒壽高年夫子幾笑收餘夢不復塵埃生金甑便當痛飲天津橋一網盡呼天下傑

寄興國福聖二老

我本窮山采樵薪偶上[illegible]月[illegible]不肖[illegible]入天公雖笑[illegible]

細肋詹成炊鈄沙倘沙竹[illegible]川民嶠蠟衡偎忘我
二禪客倒屣相迎作禪枕竹蔭飛水管瑩瑚工芝背
禪嶷琥珀余不供僧借供余是事顛倒古所無要知
人我兩無有此飽便當均太虛那日龍興飛又舉枕
我登山有籃輿試問二師肯頷否一飽還君欲借柴

送游數授

世事齟齬飢寒語思怨嘈然相爾汝蠅營拘苟端可
憐不見秋風黃鵠舉看看三山夜降神鍾成人傑起
不群堂堂勁氣薄霄漢睨視四海豈無人簞瓢陋巷
誰知己自足一樽對秋水誰使文星射紫微天書遂

勑川龍起笑來南國開絳帳議論清明森萬象已令
爐錘無頑金九萬扶搏羊角上飄飄歸興凌秋空昊
根丁寬易已東天生若人不私子當令四海逾春風

廬山

平生作意廬山遊往來却會吾越州陛下許臣報匹
馬芒鞋內得效清幽是時六月蒸炎暑六合黃塵公
一雨上方冷翠襲衣襟便覺笑談在天宇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五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風

和謝吏部鐵字韻三十四首

紀德

切切寒蟲常在耳未識洞源萬斛水忽開玉軸見奇
文光燄摩空亂眸子太傳江左風流人靈運在家元
不真家世千年今復振筆飄飄語更真頗足忘言
驚妙絕欲續貂蟬恨才拙斂刀那敢望神劍舒蛋無
方豈常鐵

右一

窮居如將豆塞耳一泓自足牛蹄水那知鄰境有人
豪笑觀造化似兒子筆端萬字驚倒人春色秋風隨
喜真一讀錦囊殆仙去欲借雲軒送朝真更當賀麦
慰愁絕憑公一掃平生掃門入益親自得回會觀踏
破門限鐵

右二

世上區區蠅狗耳不復解纓濯清水只知貪雀不留
珠可憐認賊翻為子珍[illegible]公[illegible]下人冷居林泉雪
不喫雲煙萬不觀不足[illegible]
亦奇絕不能六印[illegible]只有布

余吟似鐵
右三
仕途側皆謟笑耳隨盤方圓無定永前年天子思奇
才霸臺曾推古君子從觀中外儀非人髮上衝冠聊
一嗔那顧城狐并社鼠好惡無私喜怒真旅事年來
迹又絶笑遺林泉似鐵批懲訓夫斬侫臣頭請公速
鑄楚山鐵
右四
四海紛紛爭笛耳誰識子用志洗水韻高調古自難
酬得意吹須副墨子我公聲價第一人積薪居上笑

不嗔但將佳句妙今古逝變雕蟲反太眞孟軻篤續
吾道絶功與神禹論工拙先生今復廻狂瀾豈嫩旌
陽柱鑄鐵
右五
引領門墻數舍耳䂓之水源自撫水公人也聊以裘粮問
道嗟未能參前倚衡見夫子自笑昔爲棄士人寿狂
特逐賣符嘆年來懶惰百事廢洗空入儒惟篠真更
餘浄業磨未絶强繼觽明不知拙豈是螳蜋敢當車
猿猷從來食銅鐵
右六

李白嘗言人之[illegible]皆他洗[illegible]男則取乘自有
時何須終身是非了公今無心從閑人此山有靈定
不嗔天了政作虛實訓谷以無溜鄉子真佇觀大手
稱奇絶致君却笑前賢拙坐作梯航到見方來尋九
州貢璽鐵
右七
眼中儒生聊爾耳借范春閑飲墨水可憐四海萬青
衿却慨嫌安六七子誰似在彼獨可人目無千篇郎
怒嗔崩語陳言俱掃蕩奇之秀句凡大真虎頭固已
稱詩絶更逢安石分工拙新詩爲後特發揮照人之

明鑑磨鐵
右八
結交要在相知耳趣向不殊水投水請看丘侯對謝
公前鋒相契無多子丘侯平日論律人許及謝公喜
與嗔一得新詩即傳誦許久誇談今見肩車馬爭看
紛不絶新詩那簡華蕎拙脫腕供人嗟未能安得垂
界二板鐵
右九
三吳惡少飛豨耳殺人如麻塞流水餘風仳伹到今
閭然爛熊驚父鮒子紛紛回頭作遊人我侯正色黜

一眞坐使倉黃萬老弱復戢太平蓺性眞百弊紛綸
俱杜絕四境無虞安撲拙乃信哲夫自戒箴不須十
例堅削箴

右十

志心政須麴蘖耳醉仙如吸百川水男兒不復問聖
賢杯酒力醉眞豎子我侯要畾壓千人不滿金鐘却
怒眞酒酣那復迷朱碧黃菊猶分僞與眞人言任樂
要須絕恐潰肺腸語亦拙那知眞氣不可侵烏府如
今肝是箴

右十一

邑官有和者亦以寄之其人自云槊方冠

有物

寂寞相如四壁耳陋巷蕭然竊飲水雖似退之獻權
門時作封人慕君子慙愧知音个中人近前不學丞
相嗔掀髯抵掌論今古肺腑傾然笑語眞須余學附
非三絕操琴下齊諧更拙棲遲何以訓已知吾道不
移硯鑄鐵

右十二

丘舉生日

椎營才吹九寸耳帝遣玄冥下司水天麼猾多百四
十變日羗長斗[illegible]陰霾小人[illegible]語

復眞因闢金闕誦太白不許天庭久縛眞太白塵緣
因未絕青冥天巧形世拙會旂霖雨滿人間歸對千
年忘志箴

右十三

陽復朋來七日耳黎明當動有泉水（冬至後十日水泉動此[illegible]）
（[illegible]）陰陽基谷未生春天閔斯民如赤子遂因天
下生奇人俾歌襦袴無怨嗔揭來剖難多暇日逸韻
飄飄騰九眞（謫仙）瑤池津不絕冷笑人間衛生拙三
竊蟠桃頑益童那復虬髯面如鐵

右十四

和謝吏部

昔年怨聲盈滿耳紛紛女巫未訴求天教我侯慰遠
人坐令盜賊化君子甚年仁政遍人人撫之如子不
須嗔吏民欲然亦不忍出言洞見胸中眞要途書問
久已絕人皆巧中渠寧拙優游黃卷有餘歡此志不
回端截鐵

右十五

自叙

琴瑟霜風夜聒耳小院梳梳余如臨水夜濟天吟不減
眠起就短檠閱誦[illegible]

可嗔風日相催紛紛無已一笑玄之又玄亦真我今是竟
兩俱絕百巧百中不如拙寂然無復一念那那有黄
冠下鞭鐵

右十六

憑聲不入伯夷耳獵陵拂袖釣寒水古來豪傑例幽
吾佩雖肯隨時人子造化爐中忽為人笑笑隨緣又
何嗔細語麄言俱入妙醉中不必更論真年來三復
常編絕得趣無多一味拙物外翛然我已仙不愁石
髓堅如鐵

右十七

萬物紛紛一馬耳百川不同均一水不將彼是作殊
觀坐使須彌納芥子李白高視空無人當言更作牙
官嗔可憐紙上較輕重盡飲豪氣俱未真我師宣尼
四病絕拘攣寧作漢攬萬變紛紛不敢侵真宰何
須樞鍵鐵

右十八

遊山

高巖去天尺五耳下飛瀑布千尋水山間瘦竹映枯
松歲寒相對懶君子杖藜去去尋幽人剝啄扣門公
勿嗔瓦骨攛腥儻不獸頭供薪水為修真高人隱几

謾言絕大巧深藏一毫機耕不設術天目山偶見唐
公冠戴鐵

右十九

人生如寄在行樂耳四化相磨逝流水溪山佳處飽遊
遊然次猿中親俗予解龜誰餉謫仙人玉局題墻亦
還嗔世人例作葉公解但喜畫龍誰識真何如便與
兖絕郎聞笑嘯蒼崖擬青瑣門列槃垂楊旋乞青
未對白鐵

右二十

門前如市不入耳忘言隱几心如水紛華時逐長安
兒清爽何似毛錐子我雖事業未如人天公不等吾
常嗔獨步高山尋九室默坐燒香已悟真世事繽紛
俱謝絕吭角自歌思且拙誰暇投書追要語曲之憂銅
勞雖公鐵

右二十一

對酒

世上紛華犧尤耳東流不作西歸水號寒那用學孟
郊投几追季子一鑄怨爾達致人高談往往思
神嗔人間日卜多忌精怨兩相酣鄉真但得如是
酒不絕四壁莫愁生事無

貫穀州識

右二十二

八斗一傾聊熱耳閒匣特擲三尺水指天喝月使倒行揚波直欲斬鯨手安得知音吾黨人相看青眼不余嗔笑驅入蠻有奇策閒懷聊與話識眞可憐吐哺風流絕乞巧未遑枯守拙坐觀明月偃蝦蟇空使玉川懷寸識

右二十三

送成彦尉郎武

萬竅于喁風割耳梅影橫斜耿煙水殺雞爲黍攻追隨乞峯共作隱君子怨舉陽關餞行人去去莫愁官長嗔但知所領馬曹似涪翁更覺予猷眞谷風堂識朋友絕于貢毋輕原憲拙期公鴻鴈不空回開緘八行割知識

右二十四

汗血神駒卓雖耳去似蒼崖決積水據鞍年少笑西狂神仙中人梅氏子平生留胄抱不由人點額再歸曾未嗔儀舌尚存跡足笑卞玉郎愁無識貫一官聊續貧褭絕登山莫厭屐鞋折[illegible]無不須[illegible]黃抽[illegible]識

右二十五

山頭枯木半生耳山下流水[illegible]碧水登山臨水兩超然刻燭千篇對夫子我生北是不[illegible]人白眼望天入其嗔相逢賴有知音勉押[illegible]不厭咳唾負予今更與竹林絕我獨凄然守株拙望公聲譽騰九天不惟去作錚錚識

右二十六

別僧永肩

號寒啼飢自聒耳火中蓮花那着水超然不復顧塵寰空色兩頁舍利子冠巾賈島齒平人當時僅免退之嗔何如伯升雲水去萬劫不磨一點眞公今更恐情難絕從作飛遠諾未拙禍袖牽裳諾不[illegible]當知君入是眞識

右二十七

謝楊休

人生相值梗萍耳無酒投錢亦飲水況公家世足風流封胡羯末又賢子匹馬來尋物外人坐上無氈寒不嗔偶然相逢已如故洗空機械情更眞公今在陳粮屢絕憂悶眞方我尤拙病愁相守兩無然當窮何事知愁識

右二十八

半夜綵黃紛養耳舞仙香風散以水高堂瑞笑坐生
春不誦式微篤遊于孟公投轄雖知人故鄉千里兒
曾嗔殺然徑把刀頭舞百日憂歸今日且依前瘦馬
登高絕未應却笑此行擬邑人前胥于邦求況是立
侯帽無鐵

右二十九

一歲無多數日耳歸心應逐東流水遙想解鞍在于
門滿室生春舞奕子明朝去拜絳帷人遲遲他邦莫
匆嗔頑及散才求入社寫詩千里欲尋眞贄門不與

多病絕無鹽自獻那蓋祇雖知此貧非良金政須廻
翁爲點鐵

右三十

呈幾叟識曹

管中窺豹一班耳敢對江海更言水賴公不作揚雄
毛舞雩曾許隨童子歸抱至今念故人世人欲殺渠
不嗔更將妙語爲高價坐令玉表欲作眞期公終能
不相絕回思參魯余亦拙異時報德但修身那用發
良袖中鐵

右三十一

世士乞[illegible]流水[illegible]厕鼠猶可
尋笑殺物外奇男子先生眼中無可人將軍汸足渠
亦嗔倘欲眠時遣客去而忘物我淵明眞世間勢位
日懸絕不能變渠平日挑鼓如強弓五十步無力可
貫胥居鐵

右三十二

嶺雲去天一握耳取死一分山下水不辭舟車千里
來頗有陳蕃知孺子當堂得酒觴故人醉倒花前夜
不嗔我來一見欣如故險語聊攄肺腑眞安得眼邊
萬事絕與君千首較工拙槃花初無鋒自隨那學祠

東皋費鐵

右三十三

忽忽百年石火耳堰鼠不踰一腹水胡拔百觧何爲
哉薄亂使可安箕子君看世間容恍人脅有搖尾恐
人嗔所得僅能毛髮許抵掌無由一笑眞期公便與
此曹絕祈鄉鑛中歸養拙留與兒孫來即應之鄂公宗
過姑冶鐵

右三十四

耕椚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風

劉忠顯挽詞

靖康之變死其事者數人然皆人死之耳獨忠顯劉公勲業聲譽著於兩河霸乞於朝蓋將用之公獨不顧毅然自盡此所以卓然拔乎其萃爲當今第一人也某以布衣辱公父子兄弟待以國士頃嘗論公之節如顔真卿杲卿等或者駁之曰公尚亡恙子安得出此語乎怱怱十年而公竟以節靈更出顔公之右識者然後知某前日之言自有嘗是蓋非偶然耳公喪南歸義當留一做新阡之下但方以罪逐不欲徹聲於賢公卿之門今件因綴書奈詩以助挽人之唱某敢不勉然我公氣義欲穿天心狼子雖有萬殺不得以兵甲威之今欲馮於毫楮間額豈區區章句數字得以縛之乎謹作古詩一首略去聲律意蓋有在也伏幸采覽

城頭皂幟作雲飛城中不擬胡馬嘶虎狼那顧百萬衆攻期生載人然歸天王[illegible]公抗辭罵胡奴刺拜聽奇語軍中相變得左[illegible]天宇先生一笑凜長虹此[illegible]

忠如魯公[illegible]恨時未[illegible]逆[illegible]結草報君王夜半無人[illegible]行初開聞訃書驚哭往萬人與[illegible]色忠[illegible]略不變忘言凜凜在襟裾當時中國滿朱紫不臣女真即臣楚聞公高節端不回身雖亡恙氣先死英風吹到新昇[illegible]天恩夜破九泉幽佳城可葬不可沒時有紅光上斗牛我昔從公子弟列欲報公知效公節公騎箕尾我誰依獨上山巔采薇蕨

寄德裕縣丞

世人擬擬同畢斯槍搶不識南箕飛避近逢公能可意笑呼文章作群兒扁舟十日繫揚椰未悉積然諾疾走宮長難吳渠不聞且覓吾徒絶詩酒笑談便覺無愛籠勝景況復煩天公眼前突兀萬銀壓河伯欲以山爲宮闕公定非噲等伍愛公高氣塞寰宇此行要須上九天利器干將斬張禹

再韻明復和來

男兒疋馬追風嘶朝燕暮越去如飛談笑功名在鐘鼎卵破草折驪胡兒悲吟誤學愚溪柳落筆幸無龍蛇走詩成不直水一杯誰解金龜與換酒能言差我開雕鑑九萬扶搖致爲公好振鵬威趁霖雨要須長

試未央宮遊戲討地整部伍犨鋒光惟擴天宇畏㤼

請賛七月篇惡食早宮賛神禹

口占

白鶴一去斷消息白鶴嶺高高無極仙人望斷久不歸珠花撩亂瑤海碧當時同伴有飛鸞雪浪揚天㶁絲翼世間千歲會重來過眼不須尋鳥跡

送李君上洞天

北風于喁萬竅號落雪紛紛嬌鵠毛好向高堂褰帷幔新醪入臉股春桃君士何爲嚴不顧叩尹是欲辭我去行行逸興高白雲千里江山入苦覆問君無乃

急所求笑指南安作勝遊南安老師初不死一聞消息郎歸休嗟我平生污詩酒未能赤脚走蒼黃在家自得忘家禪託問老師印可否

戲天啓作時文

君不見晉陽作垣期自固中藏萩蒿翊箘簬知音會遇張孟談安趙有才終一顧人生會遇自有時兩股何須欲置錐佚將好景供詩酒嗟嗟㖓㖓非男兒

哭施叔昇

天上樓成未[illegible]耶[illegible]便更可

併兵向[illegible]高視宵詩[illegible]

橫秋豈惟落筆動驚俗以㫖入眼無全牛汗血共試千里足狂風忽以排秀木生前萬事目置之白頭老母將焉為管鮑交情我最深計求一淌發夫吾相思通昔不作夢對牀蟋蟀更秋吟

招成老

萬竅于喁北風烈爲霙貼地欲飛雪醉乘一葉上玻瓈忽飛除戚行夜月鳳凰山頭想大顛芒鞋竹杖弄清泉胷中得句自春色散入草木騰雲煙安得今宵對揮麈快然別作二歲語遐知今吾非故吾便當刻燭追風雨

送成材

伯夷自甘首陽薇商臣不載周日月那知世人冷笑渠却言濁道有全節紛紛遐瞬驚飛蚊何如閉目日飲醉議論不從流俗[illegible]宗頼有謫仙人謫仙品流居第一射策王庭恣狂直不知天上閶不關見說好臣俱辟易秋風鞭馬衫抜藍一官聊復試江南群從相從得驥尹家學當須與劉談江南風月歸詩酒二陸相從真得友無人肯伴拚搁狂爲我與回脫帽張

遊賊引

[illegible]激星馳羅客起西望烽煙無百里夜半驚呼肝膽

舠老稚相携三百指蛟鼉蚍蝣破篷底忽欲羈身風
刮耳沙汀艤岸少依劉鎭荊愁情空一洗迴思當年
侍玉皇禁垣夜直宮漏長螭䗐誰謂遷如許客枕不
安雲水鄉前日蹇驢衝火烈今此扁舟壓殘雪隆暑
祁寒欲少休鉦鼓迫人如地裂草廬安得無卧龍華
天政賴陸宣公邊誰急呼入傑起使我叩角歌堯風

次韻師泉

平生論交輕白起端欲采芝追甪里誰從聲名到人
間役役十年空血指天狗墮地嗟未已雷聲震迫君
王耳闘山今復暗旌旗回望長安淚如洗羨君好古

慕羲皇器識不減劉真長舍我惸惸得卅寢彷徨怨
在無何鄉安得大明如火烈坐令氛祲消香霧六合
內外還桑田乾坤不容異姓裂看君躍馬如遊龍睥
中睨帽造王公高堂請志中興事吉甫作誦穆清風

聚星行

昴星下天扶漢徳長庚乃向開元鎬光芒相照數百
年一尊不得閑風月何如今日出城闉高堂共享無
邊春風流皆在煙霞表不數當年荀與陳江湖我今
方卷舌君等上天躡北極當時虛名不必多要斥旄
頭作頑石

寄李狀元

渡頭送君泛小舟縹縹細雨連飛寒愁自聞君來天亦
喜急擁陰霾開九州聚星爲曾古難續此欲從君勤
秉燭期君指顧蘇疲氓一笑春風不忍獨

送張巨源

我頌天上謫留斥萬里南歸弄泉石慷慨張侯着眼
看詩卷光芒射奎壁一朝逸氣見眉間浩歌依劉出
關山渠今得客君得主寧復迴首共悲戚陰雨初生
雷在其破閣行空夜的皪何時歸伴耕耦狂一吐長
虹貫白日

送呂友善

火雲燒空汗如雨江北江南俱對虎君侯不顧嶐山
幽雜馬一朝去莫御兗說君少埃秋風清君言倚門有
雙親千里歸從綵衣斕斑在不計萬鍾輕過眼紛紛
青與紫顛倒重輕真可鄙憑君天上整乾坤自古忠
臣多孝子

黃楊巖

石壁巉巖鷲鬼劃異草幽花鎖春色群山逶邐不能
高突兀獨聳雲漢碧若飛千天上崔嵬手摘星辰脚
底踏破煙雲得忽是天門開入門嵯峨

蓀崇玉冷風吹面天香穠露踏翻雲獅兕尾萬指未
充空洞腹我因遊地訪名山高丹夜渡沙溪寒辛勤
博此一笑喜太平猶在水雲間搖將令無三角虎趴
雜書號歎難難巖知有者龍藏挽出人間作霖雨

雹

黑雲壓山山欲頹河香胜車霰不開廣寒宮中珠樸
寸狂風傾下九天來高堂砰轟倒四壁萬瓦飛空如
轉石燈火青熒不敢明世間誰有膽三尺年來奮動
敢爭豪歎彈起舞狐狸嗥一振天威百怪息夜半雲
収北極高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七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八

古風

送李丞相四路宣撫

冷風吹海煙霧開繡衣使者天上來手持天書傳天
語促起天下豪傑趨下堂拜命汗如雨上堂鳴鼓旌
旌舉要令南國生清風不辭馬上蒸溽暑平生直氣
高蒼穹四海草木聞威風業以自任如伊尹那使流
言動周公君臣今日機鋒契六十九州歸重寄層龍
事業磐狗偷談笑定縛吳元濟功成上天相都俞指
呼尾璨化華胥日閑農桑三萬里二十四考書中書
我今流落窮吞絲蟾蜍爬沙蹤不起歸歟自築茅三
橺為作野史書雄偉

大水雜言

前日雨如絲續紛雜朝霧昨日雨如注萬壑爭飈驚
今朝有霽色作意在芒屩那知復如傾漫天飛瀑布
介休借車振蒼穹十八灘攤如火紅濤頭起伏萬銀
屋河伯盡以山為官門前小艇疾飛鴻挽我同趍急
流中人生如夢貴適意亦此可合千頭龍辭中舉杯
謝舟子口腹自營吁可嘆米聞六斛不過門血指為
跳九年水何如求風拌[illegible]天堂令

濟子脫魚腹六合內[illegible]還桑田[illegible]枝卻下[illegible]龍約談
笑支奇村鐵索異時天上[illegible]呼斥作人間鎖折脚

次韻王信州

煤炙飛上天沉沉三日霧銀河一壑推狂兩恣橫驚
我恐鐵騎來疾馳不納穢氣豪如項羽勢猛似瀑布
瀰漫江海接高穹石牛未洗血泥紅天吳八首真奇
怪咄嗟平地作銀宮我貧家火不是竈赤脚蹴泼泥
塗甲日斷曉風生少女又從茅簷飛白龍衛梶北來
王夫子籍籍聲名滿鄒鄒朝吟千賦暮千詩松膛亦
須枯海水莫倚文章似孟堅未用風流追樂天且以

光芒破陰晦挽回日色到桑田樂歲天公有擬約氏
落莲頭沉貫索從公日醉三百盃不怕西風動旗脚

再次韻

我聞張鐵子仰天能服霧又聞填海神揮鞭石欲鶩
二千呼不來登山自斜展雷鼓速雲陣忽忽千巖布
誰云九萬隔高穹玉女笑眼逼入紅銀浦遂傾瓜蔓
水雪浪欲滂天梁宮孤孫得糟時甫翁洗洗浮家煙
浪中競呼力士來西域滕江吹縮十丈能郁知夏雨
逢甲子身如豨鴨不須鄙赤松作此豈無諸門生主
兵渠未水長紅正欲截村船夜亡[illegible]伯水如天池[illegible]

朝成暮可濟[illegible]當[illegible]耳[illegible][illegible]幽一[illegible]從今十日約要
丞豊年入斂索捲君我敢阿瑱[illegible]笑上天門同軟脚

飢腹謠

當待大鑊四十石餚饌如柱餅入尺飽食起來舞金
剛揮戈天上駐斜日底事年來到骨窮炙蒲晡昔許
腹空剸牛一飯期五日一半又聽闍梨鍾球腐吞腥
待日削天公作意殊不惡十國漸化揚柳輕因欲冷
風上寥廓

次飢腹謠元韻

我心不轉本非石世路崎嶇任遲尺杯酒高懷獨未

忘只有三萬六千日原憲雖貧亦非窮石髮溪毛被
飭空已遲寸毫飽風月安得高堂列鼎鍾明朝莫怕
山如削夾路花香破酒惡世間得失競雞虫一笑危
岑天地廓

戲王子和

豪華相陵豆粥石坐上珊瑚碎三尺那知蕭條洙泗
間竈火不是連七日我生不復饒文窮醉眼從來四
海空一飽便令百憂失三合紅陳勝萬鍾君家況有
御枝弱客惡不容主人惡造門果腹姑置之杜陵客
忌君廓

皴廡謎謝許令

東坡不戀二千石却羨黃州羊徑尺一飽何妨作洪
難千古光芒貫白日我生不暇哭途窮入户青錢轉
手空肉食不容久胥瑣齒甲但可叩天鐘許侯詩成
歌斷削飛流來洗徐凝惡開緘百里巳生春九州更
賴此心廓

風雨損荔子

前日雨聲如隕石昨日風狂迸六鷄荔子吐華浸如
雲結實定知餘十一南來赭以慰愁煎端期一飽菓
中仙山頭看花月千樹默默香味空流涎事類翻覆

恨勿恤風雨在天非人力要及豐年天下同那爲海
邦私一物

題吹衣亭

馬上衣衫滿塵土欲板欄門腰偃僂冷風天上呼不
來厚顏如甲汗如雨星郎高韻凌雲煙天籟喚歸酌
流泉人間熱惱飄不到亭上鶴衣飄欲仙君方醉樂
人愁絕何如御此登天闕叩天借取衣上風吹下九
州作春色

遊拔山

闌槐蟻岸霄霆號[illegible]吾人作意水石

閑素志豈因風雨[illegible]山不知客
開靈會陽莫試揮戈手郤恭何妨坐角巾山僧導我
飛芒覆要看渠師得道鼎雷噴鼎熏一斥廻千古淵
流不東注我笑老師太叢碑故令鬼物窺吾蹤安得
廓然無聖辭蒼崖依舊飛白龍

別珠公

我唱詩成惟礙惡寒江夜度秋蕭索曳杖從師得摩
尼洗空愁腸天地廓無來往妄見遂觧去國三秋又
出奔陽嶠從得傳授得一笑喚回逆旅春我心不轉
喚匪石方北雨過天上來飛鷺逢君道價高萬拈方

袍墟法席白雲天下妙林泉香君又作新法緣倘能
容此無歸客便當結社追白蓮

送許文赴行在

秋大夜吹夷門月乾坤易位人泣血那知千官舞蹈
迴馬上洋洋面不熱許侯逆風敢孤騫黃金國履挽
不前大明昇天狐兔避再拜丹墀吾節全我時上天
老狂直推臣舌端飛霹靂當時倡率皆交遊侯獨臨
存貫鐵石此來避近一笑問夜傾闌酒赤如丹留中
磊塊澆未下狂歌谷谷又哭山山前蛟龍翻平生叔
人如麻木充腹摠君伏劍追祖風坐令四海齊田横

古詩

後迎鴐行

揮鞭衝曉露歸轂載夕陽一日復一日不見御袍黃
左拄須文繡𨊙車黍圭璋作意禮樂盛而乃訪毛嫱
上皇襲太平珍怪來四方奇器龍鬼劃粦要欲雲翔
端為大盜積萬里來貪狼文移急星火搜抉到毫芒
代何則不遠吾道其復昌君看天宇間紫微巳輝光
躍馬今朝去定拜御爐香惡衣供禹御茅茨覆堯堂
為邦須弦物人心歸則王

御成彥邀李益之朱香年及某一飯適忌
日無侑觴者遂逵明日成彥偶在式假以
食羹誚吾三人朱且行僕因以詩促之

燕頷萬里歸兀坐冷如水慙愧比阮賢為余欣設醴
既邀折檻朱仍約騎鯨李人亂巳方丈清歌遏皓齒
那知事大謬反誤占食指得麾倘是夢瓣𤸎得無咒
我生飲紅裙萬事空一洗所失如蝟毛豈惟一飯可
端恐荀陳會自此參辰矣縣以反高陽勿專蘭亭美
主入或素餐蘇晉端可擬何妨具太羹陶食從客命

偈成

我涉江東路平如盂尺中間一蹇紫蟾晴天開曉日
媽自婁源來陰雨連朝夕煙嵐淹雲際又斷巻閻滴
顧我亦何人市朝欲掃迹平生一詩酒交落井仍下石
那知涉畏途乃煩造化力要知萬里行入論非天謫
衒雲驥韓愈待市呈蘇軾君知此理不恐物護狂直

古意 三首

妾身如暮雲陰霾愁漸濃郎來如曉色日高雲自空
曉色未應夜愁雲不可重會持一杯酒舉室生春風

其二

妾心如寒梅隨郎適江東妾身如飛雪知落何亭中

雪花故清絕何人能擊節梅花歲歲春千秋香不滅

其三

妾如傍籬菊不肯嫁春風郎如出谷鶯飛鳴辭亂紅
亂紅有何好風雨一夕空菊英雖枯淡不楚霜露濃

觀子陵畫像

陶朱防後患渭濱兆非熊先生但釣月君王友不從
我昔訪其迹碳光磨青銅呼公公不應天籟自號空
何人知此景攜歸光王宮乃知夜半力端在寸毫中

謁商齋諸公

青門好竹綠綠渦中從水[illegible]天機無灸洲

我友有高[illegible]求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吹飛不到軒檻寸寸秋
高文穿天心細字編[illegible]頭氣豪欲騎月志銳定焚舟
我來初過雨衣衫空翠浮平生百斛塵一洗空不留
歸來短槳下淸風入夢幽不知白蓮社肯容靈運不

再用南齋韻謝

沙溪淸可嚥遠山翠欲流翩然航一葦浩歌入蘆洲
高堂上木杪幽人事勝遊但足簞瓢樂不知天地秋
我筆雖無口冥搜空掉頭何如三才傑等是濟川舟
開卷騰光怪天上鄉雲浮阿雲又嗣音吾硯不欲留
平生浪詩聲寒虫號淸幽已對狂道士從此敢吟不

登[illegible]峯閣

維舟古木陰故人能倒屣相攜步高閣千尺誇雄偉
雨餘天氣淸宇宙空如洗對面碧玉峯去天不盈咫
憑欄一超然欲將九萬里下視塵[illegible]間蠢蠢魚蟲耳
平生浪自苦馬上肉消髀匆匆欲何之燒香更隱几
入夜寂無人波聲欄下起坐覺非塵寰雷霆生脚底

遊東山

草木得新露龍人吹冷香泉水夜相激衾枕自淸凉
我勢謫仙人[illegible][illegible]香雨[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塵[illegible]抵掌論老莊
若人不世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作雲間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蒼蒼九萬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天上我去更勢家
不知山高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頭見侍香[illegible][illegible]隔瓊花

謝丹霞老師

丹霞借何行天花雨紅英黃葬化金碧宴坐十年成
落筆多奇語酬唱皆名[illegible]微言寄禍福無心天籟鳴
頃年來七峯見我眼增明西來的的意一語貫三乘
坐令塵土人彈指悟無生別來多許久夜夢飛爽靈
新詩忽入手春風起草萌公以慧生定我自明而誠
相望雖千里秋風共一淸去去勿作念明鏡無將迎

玉山遊冠

前年十月間胡兵陷大邦小臣阻天對血淚夜沾裳
去年十月間左省論征商帝舟歸無處江湖俱豺狼
今年十月間叛卒起南方官兵且二萬一旦忽已亡
一身本無責奉親走窮荒天宇如許大八口無處藏
空山四十日盡餅餌飢腸揭來古招提和氣藹僧廊
迎門有禪伯梵行照寶蒼却念客無歸燒豬飼蘇郎
方抱二百指祖燈其後光中有護法人義氣干天搶
倘床得其寢不知冬夜長明朝曾夫子破浪飛危檣
入門郁春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住句刻琳琅

誰知拚窟中一樂得未曾何當掃陰雪四海共春陽
使舁我輩人浩歌歸醉鄉世事如奕棊臧否均亡羊
簑衣可釣月底處足金章

次韻李舍人

道山文章伯杖屨作幽棲筆硯爲戲劇事業落翰墨嬉
平生百萬言定相初不離更憐世間士塵網深拒關
笑踵雙林轍擊破萬夫堆八面刈神王劒戟森拱持
揭日幹龍宮機緘綜謀惟佛語浩無際天地如可彌
笑談一轉畢璿璣時未授見者皆了了眼根化神機
不然分三藏誰能俱不消白頭鑽故紙底是出頭時

此恩今欲報四願將訛依在佛本無說於公亦何爲
琊重謫仙人登山力未疲天涯渺萬里看麥即爲歸
薦緣作贊嘆妙語何奇奇置之天壤間千古無敢非
我生多內障頗公示寶饒請作一言敝牟尼即仲尼

送李司錄西赴

精舍聳奇峯烈日破昏霧謫仙有行色朋僚傷遠送
嗟哉君子人讀書久從總文星懸長庚勁氣模螮蝀
幡然玉京去行聽朝陽鳳巖野豈能留端肖高宗夢

塵外堂

俯仰天地間論[illegible]心林眾人均一遊

有真故有妄[illegible]投那[illegible]史爲塵外政應在塵[illegible]
憑師一掃空六塵不相[illegible]卽雷聲萬川同一水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九

古詩

謝李舍人題額

寸草春未報秋風掛不停三年泣忽尔過隙白駒奔
廬墳吾豈敢北堂有老人邢巫居釋子佛事勤朝昏
太史憐此意爲額揭顏楣梁間垂玉筋壁上露飛雲
顧我何爲者傳家空一經棲遲已三十寒窗尚短檠
北隣將適楚挾手或譏嗤那能爲雞顯只可充添丁
但念我先人白首困飄零射策不逢賞青衫脫王庭
今爲逢太史發揮身後名坐令九泉下含胃復生春
顯揚政在此松楸萬世榮作詩敢論報欲爲肌上銘

陪李與溪遊泛碧

凉天夜無雲爽已秋更黎冷照月華中水天同一色
畫船渺中流三更群動寂清風遂相隨蘆花秋瑟瑟
近山得桂香隔煙起漁笛樓臺半有無疑是化人國
我生本無事釣竿動水石今宵更可人仍侍君子側
浪登元禮舟本非謫仙對斂手看揮毫光芒騰萬尺

本上入

乞食自王城駿筆揮萬紙成紙動心目忽忽龍蛇起
殿可老嫗寶[illegible]償日手握[illegible]求[illegible]賢勘杯擱手

栟櫚亦何人是心如灰死懸誰揭人間春風自桃李
憑君一笑揮萬事空一洗忙了風動幡在處針投芥
飄將膚淺古語出亦揀粃糠到我輩人敢堪覆醅耳

和作哲送令德

我從非相石安能移不用但將少年氣未肯就羈絏
趨人已厭燊章亦決出宋何如子建文疏口人爭諷
笑示善者機綺語將一棄妙竟秘不傳只管閑雲夢
因憑溦芽滌清明奴隸共明年鬱梧桐定作噌吰鳳
歸來訪京窗慎毋學子貢故人猶未病反已能求中

宴坐軒

客食笑不點馬上肉消脾所得知幾何此生亦等虛
何如豈巖公一室萬緣止竹林能清幽巖實宮奇偉
閑門寂無人燒香坐隱几今年忽拄鶖杖履數百里
持此凝宴坐老師一答齒我豈死灰如春風吹不起
請君看九淵止水即一洗

舫齋

寓形天宇間一枝慎所處到眼無溪山堆胸自塵土
陳子作舫齋端能世外趣笑指風波境恬無風波處
斯本魚可觀灰心鷗自舞風帆雖可入公乎聊盼顧
紛紛逐末流非獲沉迷苦[illegible]事在擠川慎勿五湖去

定齋示予

秋江十日雨破浪飛花檣恍如在天上萬頃煙茫茫
狂風自南來桂華雨新黃傳盃不須飲且飲空中香
平生四海心老大愧周郎聊復讀孺子解纓濯滄浪
比斗挹酒漿天孫織衣裳兼與挈舟去一笑上銀潢

萬卷堂

世人無遠韻挾策干浮雲識字僅有數得志無短檠
太丘妙家法不肯鹵耕耘藏書浩無際兀坐觀洛濱
寒陋鄙李邕假書勤朝昏過眼如杜甫散爲筆下神
一家今四傑射策到王庭自視猶細事家塾方討論

嗟我未聞道吹作鑽竊蠅會同阿戎去從公問斷輪

過黃楊巖

朔風夜號空子遇幾枝木深山自春色芳草不凋綠
朋來得佳遊招挑藏翠穠新酒赤如丹竹萌肥勝肉
一醉出門去缺月掛脩竹歸路沙溪從危橋踐寒玉
夜過渭濱居門庭故不俗對坐寂無語泉聲如擊筑
宗盟更可人相邀勸秉燭開緘得捷音對狼俱面北
廻掉今可矣賞心嗟未足西去有奇巖佳名配王屋
算路列十人未充空洞腹更約林宗供來伴白雲宿
飛錫

谷而已十日不散陰雲頑夜風習習鬧草借光[illegible]
往來自相照似欣天地寬何時莫方白紅日開雲[illegible]

次韻王信州占風

我昔少年日氣與風霜壯一言既不合掉頭歸豈望
誓將老煙霞叩角耕閑曠一日傾千鍾叩天舒玉浪
自從舟一葉沙溪春蕩漾百川從已東吾力那能障
尚賴天地寬未即棄山放撐艭付吟居乃爲世所長
老妻畫紙棊赤腳涉村釀醉抱舞彩衣吾道頗休暢
人餘又鼎來不怕供詩帳翻唱激清風洗空煙雨瘴
故人化鶴仙穹廬共悽愴生還義更高累飯遠相餉

演山見長庚醉眼不敢仰便結騎鯨遊不知飛燕謗
蘭亭最後來德齒均所尚傷時雖慨慷論事尤倜儻
盃酒七峯下逸思九天上萬事俱可人稱灰城看唱

再次韻酬之

四海王信州志氣老益壯家學九夷闢人物萬夫望
若使在廟堂天下無怨曠胡爲一葉舟也泛闊溪浪
顧余真斷梗江淮付推漾逢人輒傾倒涉世無隄障
既念抛人癖仍欲鄭聲放斥下九天來宜侶幽怪長
（一作幽怪多完長）酬追忽相逢琥珀傾新釀大意賡歌詩肯
贍顏發陽我始無餘韻日書甲乙帳得君雖細寸不

憂朝陽卒三年去國心洶湧門後愴東家久不熇稚
子將無飼詩成皆置之觴事吾不仰那復思重襄屈
臣欲止謗明朝史川人苦鞋謗好尚遲知槩微中高
談得縱儻至樂越鰲間虛名鍾鼎上輕重不須論杯
行且酬唱

再次此字韻

以幕論佛骨南行氣亦壯獻書請鑱五却起北歸迎
香山最風流詩酒事夷猶那知聞琵琶淚濺九江浪
此身苦海中風波隨蕩漾要見分南北無乃眼中障
嗟我果何人楚狂本天放外物不須論有身今已長

床歸水雲鄉日醉渾拋醸若飲過陸羽禪悅得文暢
安此更何求萬里飛瓢蘢死生則置之北邙豈俱葬
使君憐我愚了無遜谷愴謂我耕白雲不獨齊眉餉
詩來覓歡娛光芒不可仰欲酹桃李春那憂貝錦謗
赤脚敢云無社舞非特尚侯門刻畫眉一見吾良儻
抛擲此當矣積薪君在上更為李與蘇兩家按新唱

第四章兼簡其子

鳳卜雖爾條房筵因象壯疊皆有得失未慮胸中空
那知方寸地太空等虛擴川繼水不流石高風自泯
鄭五相府榮湖三浪[illegible]

鼓瑟鏗爾捨扶杖曝然放在我本不到底處更來長
獨掛百錢遊無人識私醸醉歸一腹春滿榻揮琴蝴
[illegible]琢重江左王德郡官絳
帳天遠千里來不能閒以煩人言良朱同政可慰懷
愴誰知金王子詩成明翰筆力到天心醉卷人爭
仰但勿賦兎葵小兒[illegible]謗獻之詩更奇句法晉宋
尚從身行精深逞令人悅儻何當日相從煩君更語
上徑追太古風三嘆和一唱

荔子

荔子有佳品乃在府城東我來方秀發黃雲點萬重

遂知香味色已具於花中恍欄一念足不食意自充
人世知蔓耳當餘色即空謂是為真實便可值千鐘
謂是為非實兵飽亦何從虛實兩無有樓高兩濛濛

避地山谷

大禹不到處石壁誰鑿開雲端欲相搏飛出白雲來
餘沫亂飛雪雄聲散春雷泝流湧百尺銀山陵崔嵬
顧我雖遷客解雨已春迴嗟此天盡處胡為乎來哉
豈堂有張白蓮室紛提孩內外三百指奔竄君為懷
我疑雲水間亦有天下才何特日三錫一振紀律頹
羲和儀中天六合[illegible]叔侯亂[illegible]犹不風當自推

坐令隨卷中依舊樂類回亦能書夫秋朝會帥天管

次韻王信州遊樓霞

勝遊出林杪參天僅一分從君知別驛顧我類爲雲
野色連空碧幽香襲露薰𢬵飮當卜此橫笛夜相聞

拼櫚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樂府

臨江仙 題□□□九首

帶雨秋花看上馬明入底事匆匆于飛有願恨難從
大鵬搏九萬鷦鷯鎖金籠 怨怨便爲千里隔危岑
已援高穹回頭亦忽問前蹤家留烟雨外入在斗牛
中

右一

百尺危樓初過雨隔風 樂作輕寒一聲漁笛在雲端
黃昏簾幙捲新月半欄干 青鳥不來音信斷雲窓

香隔三山何當携手便驂鸞今宵同勝景玉斝不留
殘

右二

春雪一甌扶醉玉翩翩兩腋生風𢬵腰無力殢雲蹤
陳郞投轄意分袂忽忽忽 白玉璘盃龍襲泛瀲灩
天酒爭濃何妨一飮上青驄晴空行夜月綾轡水晶
宮

右三

湖水泠泠行碧玉扁舟一葉吹風玉人招手畫橋東
一款隨月去恭在小欄中 ……低聲問……

笑捧春盞謾將兩意作雙蛾羅帕收來淚門外鸚
瓏
右四
雨過荼蘼春欲歸輕寒約住餘芳南國今日被朝陽
瓊花開萬點[illegible]天香 百卉叢中紅紫亂玉肌
自笑孤光清絕[illegible]餘醒空一洗不數壽陽
粧
右五
獨宿禪房清夢斷鷄聲喚起晨鐘出門曉月耿寒空
小池凝翡翠竹外跨飛虹 梅萼不知何處子傍籬

臨水重重簾歌都在冷香中人間那有此天上廣寒
宮
右六
夜飲不知更漏永餘酣困倚朝陽庭前鶯燕亂絲簧
醉眠猶未起花影滿簷牙 簾外報言天色好水沉
已染羅裳檀郎欲起趁春狂佳人嗔不語勞面哭丁
香
右七
夜靜黃雲承寶觀九霞人到翠微紫宮仙曲逸流霞
東陵分玉井遠勝[illegible]花 [illegible]一笑[illegible]

食棗如瓜書橋煙柳 忽翻鸚鵡鬢傾綠醑參月共橫
斜
右八
樓北樓南青不斷晴空總是春容先來無處問郎蹤
那堪風不定雨盡一窓紅 初恨水中徒捉月而今
水月俱空謾將兩意伴雲濃臨風千點淚不到潮江
東
右九
浣溪沙八首
雨入空堦滴夜長月行雲外借孤光獨將心事步長

廊 深鎖重門飛不去巫山何日夢襄王一林金桃
冷淩香
其二
傍竹柴門俯碧流見人無語眼橫秋鳴機軋軋弄纖
柔 定有迴文傳寶字何時銀漢度牽牛歸來風雨
夜颼颼
其三
宿雨潛回海宇春朧風徐散日邊雲熙熙人意一番
新 破睡海棠能媚客舞風垂柳似招人春衫歸去
馬蹄輕

其四

欄外彤雲已蒲空簾旌不動石榴紅誰將秋色到樓中 碼瑙一泓浮碧玉動犀終日凜天風炎洲人到廣寒宮

其五

高會橫山酒八仙煙雲不減九華妍暖風瓊佩倚樓前 妙唱一聲塵閣落靚粧四座玉相連驂鸞何日共翩翩

其六

二八佳人宴九仙華堂清靜鬧春妍瓊枝相倚妙無前 良夜黃雲來縹緲東風碧酒意留連花間蝶夢想翩翩

其七

半醉依人落珥簪天香不數海南沉時傾秋水話春心 已覺吹簫歸碧落從今袂歛笑山陰金盆休惜十分深

其八

海畔山如碧玉簪天涯消息嘆魚沉頼逢傾國洗愁心 莫爲世情生旅況且因樂事惜光陰明朝紅雨已春深

菩薩蠻十首

隔窓瑟瑟聞飛雪洞房半醉回春色銀燭照更長羅屛圍夜香 巫山幽夢曉明日天涯有倚戶黯芙蓉消消秋露濃

又

萋萋欲遍池塘草輕寒却怕春光老微雨濕昏黃梨花啼晩粧 低垂簾四面沉水環深院太白困鶯嬌天風吹夢長

又

飛紅欲帶春風去柳絲却織春風住去住任春風只愁謝姐空 今朝鞭馬去又得高陽侶半醉踏花歸霜蹄驕欲飛

又

簾旌不動爛餘熱高堂誰送能言雪一笑下人間天風襲坐寒 歌聲雲外去句句蘇仙語曲罷一樽空飄然欲馭風

又

簾纖細雨連天遠紗窓不隔斜風冷花柳自生春燕寥空閉門 雙雙携手處可胥蹔汀暮擁笑在高樓知人半落不

又
垂楊裊裊腰肢軟寒溪練練琉璃淺短艇逆吹風生
涯一葉中　五湖須徑去何用若耶文煙雨嶺沙汀
花香喚酒醒
又
腰肢欲趁楊花去歌聲能遏行雲住杯酒醉東風鷄
愁一洗空　謫仙清飲露意在飛瓊侶未醉即求歸
新詞句欲飛
又
歸心謾逐飛雲去歡情却爲芳菲住翠袖揀香風乎

辭玉帚空　主人承湛露元是皋夔侶早晚定還歸
高霧四海飛
又　和李秋元
騎鯨好向雲端去踏花偶爲狂朋住語笑凛生風眼
高四海空　羊裘銜雨露我是漁樵侶已趁白鷗歸
長江自在飛
又
一心唯欲南園去東山著意留難住曾慣識逍風馬
群今已空　金盤盛玉露情絶似結鶯鸞侶破賊凱還歸
冲天看一飛

南歌子
竹影窺燈閣泉聲語夜長小窓無夢到高唐獨對三
杯長嘯步脩廊　月午衣衫冷遙開風露香欄干西
角下銀潢我欲乘槎天上泛寒光
右一
皓月明顯雪冷風亂響鐘高樓簾漠夜生春半醉依
人秋水欲斜傾　曉雨雙溪漲歸舟一葉輕香無青
翼寄愁思目斷煙波漁火又黃昏
右二
雲繞風前鬢春開檻裏粧風吹清畫蕭龍香淺畫蛾

眉新樣遠山長　比翼曾同夢雙魚隔異鄉玉樓依
舊猶垂楊樓下落花流水自斜陽
右三
驛畔爭將草車前自喫牛風城一別幾經秋身在天
涯海角忍回頭　旅夢驚殘月勞生寄小舟都人應
也望宸遊早晚忽忽佳氣滿皇州
右四
訴衷情　送李秋元
乘鸞縹緲過三山遊戲下人間金樽不辭頻倒春色
上朱顏　依暖玉拂風鬟語關關惟愁漏短酒散雲

飛騎月空還

其二

龍頭一語定閩山黃色上眉間詔書從歸金鑾玉帶侍天顏　攏象板歸宮鬟唱陽關從容禁闥若念林泉應寄書還

其三

從來雲雨過巫山只記夢魂間何如醉逢傾國眷到一瓢顏　歌窈窕舞娉婷鬟袖雲閑重城五鼓月下西樓不忍輕還

長相思令 三首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　菊花開菊花殘鴈已西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閑

又

一重溪兩重溪溪轉山回路欲迷朱欄出翠微　梅花飛雪花飛醉卧幽亭不掩扉冷香尋夢歸

又

紅花飛白花飛郎與春風同別離春歸郎不歸　雨霏霏雪霏霏又是黃昏獨掩扉孤燈隔翠帷

西江月 二首

臘雪猶埋石徑春風已入海棠冷香臨馬上瓊瑤不與時人同到　拍手忽驚星斗高歌已在煙霄醉時玉女解金貂笑問如何達曉

右一

風遞荷香翦翦月行竹影徐徐微聞環佩過庭除恐是陽臺行雨　玉筍輕籠樂句綵毫夜轉詩餘酒酣風露凝珠我欲驂鸞歸去

右二

生查子

執手兩淒然情極都無語去馬更匆匆一息迷回顧　孤館得村醪一醉空離緒酒醒卻無人殘燭三更雨

感皇恩

翠竹護連雲天風不到簾幕重重自熱惱冷香忽至愛惜當同芝草井花浮碧玉炎威掃　涓渴想東鄰憂心如擣納履生疑謾悔恨未容沉李相對亭前傾倒報君惟短句瓊琚好

一剪梅 題史君齋

雨過春山翠欲浮影落寒溪碧玉流片帆乘興掛東風夾岸花香擁去舟　樽酒時追李郭遊醉卧煙波萬事休愛回風定竹杓寒流消一葉扁舟天地秋

蝶戀花

執手長亭無一語淚眼汪汪滴下陽關句

還復住春風吹斷梨花雨 海角三千

王皇那復回頭顧旌旆已因風月駐

去

江城子

酒闌携手過回廊夜初涼月如霜笑問木犀何日吐

天香待插一枝歸斗帳和雲雨襯襄王 如今滿目

雨新黃遶高堂自芬芳不見堂中携手舊鴛鴦已對

秋光成感慨更夜永漏聲長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奏劄子

辭免除左正言第一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准當月初八日劄子奉聖旨

除臣左正言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國家多難無

如今日比屬方職二聖未回姦佞在朝盜賊滿野若

獻可替否之臣挾私心有誤聖聽則天下之患有不

可盡言者顧臣何人敢與茲選臣雖不食僞祿有死

無貳然比之大焉僅可無愧而已求其所以過於大

焉者臣實無有若眞之言路恐非所宜伏望聖慈收

還成命以安愚分臣除已遄還前去聽候指揮 謹

錄奏聞謹奏

第二

臣自供職以後伏暑傷冷且汗且下日加一日狀至

危急終未能一望冕旒以吐胸中之所欲奏者然臣

會冒聖時有死無貳終不忍巧為身謀矯情求去但

慮臺諫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不可一日無人豈容

不才之人藉此以養病乎臣今幸得國子監竹問堂

粗可安身臣欲望聖慈賜臣假十餘日就此將治此

身萬一未先朝露當碎首粉骨求所以為君父之報

端不敢在衆人之後也臣不勝瞻天望聖衰祈之至
取進止

七月初一日申尚書省乞指揮初三日申尚
書省乞指揮初四日伸奏狀得旨依所乞初五
日恭假放見乞對初六日第一班對

○第三

臣竊稱貪鴻臚主簿日虜人須道釋板籍以職此拘於虜中凡五十日虜人之情已備知之自粘罕以下至於步卒分朝廷所賜之絹人得五十有五疋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爲率則盡虜人之數不過五六

萬有餘而已況有陣亡者有疾病者有以事從虜者有隨軍以伐戰具者其得絹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固不過八萬耳因得朝廷所與綾錦等虜人謂之表段當時分俵其數雖同其物不等金人得錦勃海得綾契丹得[illegible]繒之類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一日忽然欲起相攻則虜兵之心亦不齊矣忽一日有虜人遇臣泣下臣問之對曰某兄第三人荷戈而來以亡於真定[illegible]亡於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大集而南方兵所動必斬州某豈複得見鄉曲耶臣初不信其語及見虜[illegible]

夫道釋各有餉犒之人其皇恐之語皆如臣所聞則虜兵亦何嘗不怯也夫虜兵之數既不甚多又加之以其心離其氣怯儻合天下之力以攻之若無足畏者然虜兵未嘗少挫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虜無他長惟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爲畏耳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止在吏人之手賞既不明人誰自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使凡立功者人人自陳若功狀已明輒踰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

之功同而賞有輕重者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後先者並重寘之法常赦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二員提點其事若臺諫不知覺察亦寘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錄矣夫寸功畢錄人孰不樂赴功名之會乎若天下人人有樂赴功名之心而使之攻之八萬已驕之虜則社稷生靈又何患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四

臣聞有同腹心之臣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之臣雖患難之來無足慮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之德可追湯禹一旦[illegible]於不測正爲無同腹心

之臣耳聖駕既出無一人以紫垣爲念者邀上皇則
宮臣奉之邀太子則詹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
是舉朝之臣爭用私心指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
嗚呼痛哉古未聞也及僞楚一立則爭拜其庭略無
難色有願爲事務官者以請僞帝之禮有願爲奉使
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閑爲宮觀而下爲廢官者皆彈
冠而起爭爲禁從甚者至有居宰執持樞柄傳呼道
路洋洋得志其下下無能者及竭姦諛之心有名犯
邦昌即請於朝以改之舉家翕然知有僞楚而已儻
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帝其無腹心之臣如
此爲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者不能盡知往往
爲姦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在城內者又各
食僞祿以污其身故無肯爲陛下盡言者遂致陛下
雖念二聖之未迴而惡叛臣之賣國稍正典刑以立
朝綱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聖之怨也淵聖
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託市少物以爲路費遂簽御諱
如與平交其意豈在物耶正爲行計已迫欲速相救
援耳豈意舉朝叛臣他職有在坐視君父如棄路人
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治王
甫蔡京等罪不肯果決費臺諫一年之力遂致邊事

有失防閑臣愚欲乞先立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
有司者皆不得以容私焉則一按而定可以絕後患
矣諸侍從官而僞爲執政者諸廢官及宮觀而起爲
侍從者與撰勸進文獻赦書亦事務官與因張邦昌
改名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德矣臣請定爲叛臣之
上諸執政侍從臺諫曾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
及願爲奉使與廢官非攙差遣者是皆臣服僞楚矣
臣請定爲叛臣之次叛臣之上乞寘於嶺外叛臣之
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若夫鄉監以下
廢官也朝廷初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
君未嘗非攙及如前所論二等之罪惟載僞楚供職
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亦乞籍定姓名從
此不復用爲臺諫侍從矣蓋惡其無立也若用此法
則一網而盡不惟可以上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
下姦雄之膽也使舉朝之臣畧無姦雄則人人可與
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所以勝紂
也况以天下之大而誅醜虜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第五

臣竊聞人臣之事君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
君之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

聰明睿智卓絶今古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
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見陛下臨御以
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
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爲
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者耿南仲與其
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濟沮渡河萬全之戰
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黃河自謂和
議可必無患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若孝慈
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蓍龜敷奏之語
蓋未嘗不從也及旁人皆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

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使
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陛
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爲南仲父
子所諫以爲和議已成不可輙壞是則南仲父子主
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諳
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爲兩府以
宮觀居閒延禧尚爲兩制以名郡自奉雖南仲自擇
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嚴何容南仲
等惡如此其恕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陛
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群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
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疎之間乎淵聖不忍輙棄南仲
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於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
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孤
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爲陛下惜
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
下之公取進止

○第六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僞楚
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
按僞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

皆不得以容私一綱而盡不廢朝廷之力臣遂不敢
瑣瑣取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
陛下謂臣在國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
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爲陛下盡陳之臣所論
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爲僞執政者
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呂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
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
雍處獨事僞楚朝臣爲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
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
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然者始爲奉册使俄爲

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於
偽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爲股肱之任也其
二曰諸叛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偲
太府卿朱宗之爲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爲大尹盧
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爲禁從是也胡偲
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
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群小浩
歌城上虜已登埭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
偽楚一立則由貴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
臣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廷對捨王甫

之志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略無一語及
之姦雖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
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妻婦事范
瓊以資口腹及偽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爲諫議殆
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議貢位犯
宮嬪罪已顯著今其腹心之臣尚可用乎其三曰撰
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
云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不唯不忠之語可
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爲朝廷
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

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顏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
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
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
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踐爲措遜北面而拜
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號泣以事英觀皆事務官
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
廷不聞有先特而爲事務官者及偽楚之立而十友
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
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
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

偽楚之廷乞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爲知
厥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爲赦文更不顧廟
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
時群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
但泣血而已上數等臣乞定爲叛臣之上實之嶺
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
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
馮澥是也從駕而出脫身而還尚忍行平日從駕之
路入平日朝謁之庭伏蝶鐫人便爲君父此不知果
何等用心也所謂[illegible]行從衆惟有李會

尚爲中書舍人服儞無知乎昔碌碌此固不足論然在淵聖朝既爲從官在僞楚朝又爲從官今復用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事僞楚如事淵聖略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尚容之未正典刑不知李會亦何施面目尚敢持橐以行天日之下乎李會嘗自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爲非切切然爲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任僞楚之職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

也屬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救天作奇禍則含黄失措遂爲他人之庭復爲臺諫之職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一曰以廢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蓋省寺監學校類爲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從康珹之使翁彦國擁黄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焉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爲邦昌之心

之計故邦昌嘗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爲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嘗聞之曰邦昌何爲者豈有朝士乃其心爲之奴僕乎旗色用黄賞人用告皆若所勢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廢官在位供職不廢但切禄食臣乞赦其罪而録其名蓋爲能爲有爲能爲亡既不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切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謂僞楚之事爲金人迫脅無足罪者臣以謂蘇軾誠善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脅終以李白爲豪傑

之士殊不知迫脅而從不過畏死耳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亡義乎況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況皆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群聽腹心之患既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聰察取進止

、第七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三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從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嘗謂以爲中興之道正在

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旣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待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濊足沒跗未嘗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

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失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八

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主和之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乞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南仲其誤國者今越八日未蒙行遣臣切惑之謹再爲陛下敷奏曾不知其爲再三之瀆也臣嘗面奉孝慈淵聖皇帝面諭曰耿南仲嘗薦汝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府第今此待罪諫省亦何忍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恩門之德一己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畏日流金雖庸夫

販婦亦以行色爲難而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途作止飲食悉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爲虜然皆在沙漠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之皆爲泣血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墮虜計中正在耿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爲南仲所誤如此義不戴天豈容默默陛下若念南仲父子嘗在艱難之中久從行在未忍賜罪則臣之言爲失矣臣待罪諫省數奏有失臣之罪也夫何面目尚稱諫臣雖疏臣進退不足以爲朝廷重輕然在臣之節則不可以不立也臣視此命[illegible]取進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九

十四日拜賜緋勅二十一日上殿臣嘗槪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蒐定還訪裹頭宮人陸贄切諫猶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月宮嬪求赴行在猶有卻之者方之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邇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而已此德亦安得而不與乎然陛下出命嘗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褻而爲奢侈之事切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拆洗女童不計數且洗拆云者豈必姝麗耶切知聖意特服浣濯之衣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切知聖意以謂有人則置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爲限也此盛德之事卓絶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躰睿意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見女童衆封其貲間有脫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採擇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呼尹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illegible]天子如是甚哉

今日如有方[illegible]之[illegible]問吾之間以肆規捲內有僞妄之黨幸吾之失以快私忿陛下安可纖毫疑似之迹墮賊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開封府御藥院管吏重寘之法仍降明詔以榜京東具言陛下所不買拆洗之意不爲姝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爲多求凡女童之封貲者悉縱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特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中當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衆安天下之人舉安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

第十

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虞若病在四肢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九四肢之有疾未有不自元氣之乏者今欲治邊鄙其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爲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虜寇猖獗拜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爲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欲然如[illegible]生[illegible]弱相扶稍有歸者然皆日所[illegible]相[illegible]有餘力

復為新稍之華寺十也□□□尚循舊例日促秋祖以為歲計是失誅臣之誠□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王業其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以謂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為正二月之間也今年虜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哉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曾不少恕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逋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暢四肢有病其能久乎此正爲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留意焉

○第十一

臣伏覩近日聖詔戒勅百官使各恭乃職臣竊欣幸以為中興之道正在此也然官吏之未去者固有戀主之心雖非聖詔彼已不遁官吏之既去者已不知有君矣雖有聖詔獨奈何哉臣請為陛下盡陳之偽楚僭號百官安之曾無一人敢違偽楚者陛下已登九五之位而官吏懼罪各為去計此其情尤可罪也留守謁告既不緣朝廷閤門披見又不拜君父一旦待舟而濟往往自相變質問其故則有以省墳為辭者有以省親為念者有以生事為憂者為百官之計則善矣為朝廷之計則如之何且時適艱難虜人未滅陛下方事巡幸未能歸謁宗廟而百官先欲省墳上皇北狩今尚未還陛下難念定省之勤且不能致而百官先欲省親汴都九重如天遠地設變興行幸猶未暇顧而百官先以生事為憂嗚呼事君如此果何等人也比之犬馬猶有漸德然朝廷尚以充官為廣矣又并以兵食為憂矣若按在職官吏託故而去者盡削仕版而取其所食之祿以給禁衛豈兩得也若夫五月初一日已前先假指揮徑走江湖問者其情罪又過於衆人數等欲乞追赴行在付之有司大正典刑以聳天下切聞太平興國間賞州錄事參軍王蒙避官不之任詣闕自陳太宗皇帝怒甚杖脊二十配之海島此當時官吏所以無敢擇官者今日士大夫擇官求便比比皆是也祖宗已有定法陛下可不遵追乎取進止

○第十二

臣聞三省近奉聖旨催已召人呈夜前來內有周武仲者臣竊惑之不知陛下以武仲為忠乎以武仲為才乎宣和之末金賊已在畿中朝廷懲副不勝其弊又有免夫錢之類天下騷動既罷譚稹復帥童貫王

甫與師成等循敵泰然肆為欺罔奪供軍之物以資
應奉武仲時為御史中丞觀望王甫不敢輒出一語
上皇深察其姦以謂當時之弊有布衣敢言而臺諫
無一言者遂黜臺諫之不一月間旣罷王甫然則武
仲之不忠固可知矣初結金人之禍雖始於趙良嗣
然[illegible]講之會兩軍莫測[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北盡務王甫再
遣趙良嗣與周武仲從而議定遂以營平付金人取
之營平旣為金人所據則下瞰全燕矣全燕旣破虜
遂長驅此前日之禍所以酷也然則武仲之不才又
可知也朝廷痛此固嘗一正典刑矣王黼誅若王甫

輩平殺之爲之使者趙良嗣去年殺之若周武仲者
則力奉王甫之命共待良嗣之鄰其罪無以異於二
人者縱使勿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
誤國事乎易於師卦彖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今陛下正用師而開國之時記
小人其可用耶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illegible]第十三

臣竊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諫何每出
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illegible]諫議[illegible]
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

三朝之知

以毆之曰國步如此尔猶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
巧為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
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耿竄流于海島
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
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
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
為狂而淵聖容之尚寘於寺監今年不食麥粟飢餓
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
望天顏遂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
臣必蹈張所吳給之轍矣不[illegible]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

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
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
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
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
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
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illegible]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
為高伯振即為[illegible]矣此臣[illegible]所以日夕惶恐而未
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illegible]一相陛下初登九五
之位召李綱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安[illegible]之非不專
而讒之非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illegible][illegible]陛下崇[illegible]臣[illegible]李
綱宜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實誤陛下此臣所以
切有疑也既非豈宜又非諫[illegible]不知遣詞者亦何所
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illegible]臣愛君其敢默默乎
且兩河百姓罹於兵死而[illegible]內之間暗無統領民心
忙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
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罪當萬
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遂逆臣張邦昌然
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
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illegible]則夷狄驕矣李綱於此

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illegible]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
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
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
亦惟陛下采之

第十四

臣竊謂臺諫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人主之職在論
一相而已李綱繫國朝[illegible]於今月十一日罷之臣備
員言路曾無一語執奏[illegible]員職跡有類觀望况臣於
今月二十一日上殿奏[illegible]復論李綱有可取者二伏
恐[illegible]訓謂臣所奏一[illegible]實則臣之不職益又明矣
雖蒙陛下赦臣狂直未忍即賜臣罪然恐後來臺諫
觀望成風臣見居私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陛下明
正典刑取進止

第十五

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偽楚之臣止論王時雍
徐秉哲等未嘗輒論呂好問且王時雍等偽執政也
呂好問亦偽執政也論時雍而捨好問豈非以好問
今為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雖賢與否不得
以盡知然偽楚之朝始為冉立使俄為門下侍郎[illegible]
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漏網以罔天

子之聽乎謹按好問本非姦雄但怯懦耳故王時雍
輩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也今雖居宰職亦不
能為朝廷患然國家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懦無
立之士厠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偽楚姦臣必不
盡責蓋有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至今當
語人曰張邦昌有伊周之志非謀逆者其推戴偽楚
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雜偽楚之廷其為替從今
日復厠朝班有[illegible]列遂為巧語以蔽邦昌嗚呼衣
天子之衣而坐天子之殿[illegible][illegible]以朝百官擬殿[illegible]
以捐陛下邦[illegible]及[illegible]淮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矣其臣不[illegible]

會不知何辭尚敢爲之遊說乎且以邦昌爲是則陛
下責之爲非是邦昌而非陛下使乎猝之大可使吠
堯也臣所論數臣今陛下定罪章疏再上未蒙陛下
一正典刑臣切考數臣在朝今居二府者邦昌問也
今作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先正此二人之罪以
去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校者數臣八種定罪二
格一綱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怨以
慰天下之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惑群聽取進止

○第十六

臣竊觀發運司歲計五百餘萬每歲入貢艫尾相銜

略無虛日崇墉比櫛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責出互無
餘者今年不知何以處之去冬自遭圍閉運漕不通
今夏又以堤岸失防汴流久絕按之每歲所入蓋未
有百分之一也切聞之已入汴口者有百六十萬此
數之外未有繼者朝廷欣然便以爲有餘殊不知京
師所積止於八月九月已後使去年冬計每月之費
在京師者以二十萬爲率在行在者以十萬爲率又
有東場二十四所并勤王軍兵與門巡防人兵口食
等兼非從取索數目會入汴口之數僅支五月日耳
五月之外將如之何况[illegible]入絕然不復有撥則運漕

[illegible]利害[illegible]事又[illegible]撥用于我師不知軍民衆
[illegible]將爲乞食也事實亦不可以倉卒備也舟船有限
日數甚迫雖發運百人亦無如之何矣臣愚欲乞諸
州選才幹官員代發運司各運逐州[illegible]計往赴京師
近地期以十月已前足五十餘萬之數[illegible]舟船人兵
與其餘所費之物各責辦知通乃以公使錢代支國
家艱難之時雖三二年闕公使關之未爲要務協數
十州之力入各自勸又立賞罰從而驗之則糧道又
何患哉昔蕭何給饋餉不絕糧道漢高祖自以爲不
如蓋當時糧道若或不繼雖有韓信亦將何所施乎
惟陛下無忽取進止

第十七

臣於今月初八日以本職上殿因奏論次遂言夷狄
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
今日事勢豈可遲也而奉聖訓曰正此討論欲併二
省盡依祖宗法臣切欣幸以爲太平興國之治可以
指日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
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
分布四海取嶺蜀平江南來吳越下河東紛紛萬國
莫不稱臣混一六合如指諸掌此一時富庶所以遠

逮成康而豐功偉績又有以過之也自時厥後日就
太平群臣無可論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簡髮
數米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日益煩而政事所以日
益擾也䁆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邊鄙未寧朝廷
措置當如救焚如拯溺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
時乎臣以謂英烈果斷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學也
比嘗有討論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兩月不聞所正
者何事豈以爲用兵之際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
之道正以此爲急務耳蓋法祖宗以考官制略虛文
以稽實効者用兵之本也不務其本而欲齊其末臣

所未聞臣愚欲乞專委宰執擇禮官數人限以旬日
期於必正庶幾法嚴事簡如出一人賞罰之權不至
濡滯將使天下嘆曰太祖皇帝今復起矣蠢爾小虜
何足道哉昔高宗爲有商中興之主爲之舟楫鹽梅
者傳說一人而已其言則不過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蓋中興之道未有不以古先爲念者惟陛下斷之
取進止

第十八

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
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無墮不已惟恐天下之
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權騶
南巡之頌嘗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爲
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傳當自
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如
是則鑾輿所幸孰非金城乎儻以軍興之際一日二
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覺頻而相告矣傳之
天下速於置郵萬一他有巡幸嘗有深可慮者臣切
聞夏四月陛下臨幸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
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駭之兵火之後居民離散
一得眞主如獲再生州郡不能省此復取其膏脂而

略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
殘忍者又以爲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
實惠也凡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
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
直者且令朝廷償之大勝諸邑俾仰體聖意庶幾四
方相慶曰天子聖德如此其巡幸所至又恤民如此
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之
以皮幣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眞若不復振者卒能肇
基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
民之從之者如歸[illegible]天亦不能違矣

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第十九

伏覩十三日赤氣夜起横貫斗柄士夫驚嘆莫知所自況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切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幾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若未息焉其故何也蓋嘗考康定元年春三月京師大風晝冥經刻是夜東南有黑氣横亘數丈赤兵氣也黑殺氣也用兵之時

豈免兵氣廼於殺氣則為變尤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繁偃兵致治之道過於成康是果天變不足懼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為災也陛下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於祖宗矣然風俗頹壞為日滋久雖欲正之不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叛臣未去姦贓未戢此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己之詔求切直之言號令必行無使壅遏所以肅綱紀功過無謬以指邪正所以信賞罰按僞楚以警從楚之臣不使輒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矣檢柅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參有內外要職則姦贓戢矣如是則陛下應天之實亦無愧於仁廟雖有殺氣亦不害四十餘年平治況止於兵氣而已耶蓋天心不遠人心是已有德於人則無愧於天不必於人心之外更求天也五季之末康澄嘗有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天變不

常所以戒人君也倘能自慎何足懼耶人事不修所以戒禍亂有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其所可畏者日加慎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為陛下累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文

不校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淮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屑屑於其小者所以養成其大也揚雄不肯屈節於董賢而卒為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於皇甫湜而卒為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日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誅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輙出一語上抗虜廷卒負其君為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切齒名臨大節則顧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並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御虵虺陰陽寒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於太空不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飽食糞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順目怒牙奮氣俱厲狺狺而噬之然後為快於心雖其[illegible]若僕有以為投骨於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之視養者切齒之人但為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九牛毛蓋嘆其相絕如此顏子於此犯而不校蓋不足與校也小子其志之

青詞

惟金賊息兵沙漠將大寇擾我方再造區夏弗克念帝乃拜臣左正言臣用夙夜慄慄危懼曰有宋宗社幾百有八十載今日存亡弗繫于百職事係于冢宰暨二三議論之臣臣罔有舟楫克濟臣用謹拜手稽首告于昊天后土請自戒者三其一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德其二曰罔以國事用攻我私怨其三曰罔以國事用資我富貴服食既盟之後二三其德以惑我后之聽臣當寧戮臣既畢啓心而罔有嘉謀嘉猷可告于后惟天祐之嗚呼惟天聰明惟天念我太祖太宗之德弗忝堯舜文武惟天嗟我九州赤子劫劫願治若歲大旱儀霖雨惟天矜彼醜虜恭虐華夏熾于虎狼貪獸天用臚臣俾事罔大小臣咸知入告于后后克從德政惟新天下悅服蠻夷寇賊弗干我邊陲萬民奠居邦其休哉遂俾臣小子亦克還歸省厥

毋於此堂若臣小子尚克有濟惟天斥之俾投荒服
速登俊良救民於水火毋俾小臣以蠹我家邦

原直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栁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於賊手是爲直必窮矣子貢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揚再思得宰相是則爲佞者必達矣夫爲直者必窮爲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姦鄙以干妻孥之奉一時侈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饑寧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於剖心抉眼碎於賊手亦事仕之惟直不可變耳余生躓跡幾遍天下求其不以窮達生死少變其直者雖間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illegible]

若茂質諒茶若相過覩其貌溫而謹聽其言愨而信遊竊自幸曰是必學者非止爲科舉之士耳予以得罪至重流落蓋久君又宦於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從且三年矣覩君所爲猶一日也與人無親疎貴賤一切以誠心待之聞人有善欣然若己有得及論朋友之過雖面顏發赤弗顧也其事官長亦不能少變辭色作寸進計顧雖窮厄苶然殆不能煙青衫百結如霜後葉其自處如得志嗚呼君真坐直而窮者君真不以窮而變其直者此余所以願與交遊之未不敢以罪逐孤蹤自爲君棄也孔子論三友以友直爲家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秤友爲可鄙蓋華以時爲盛衰秤視物爲低昂此豈可與正直之友同日而語哉君今別余而東矣恐無規余失者余於是黯然作惡惜君之行也作原直

吊墨跡文

曾侯藏東坡墨跡十軸端友取其二歸而玩焉殆忘寢飯時有同學之友見而毆之曰異時之文何可尚哉伺端友之出也於是焚之今十餘年矣端友此恨尚填胸臆[illegible]鬱鬱志忘作文以吊焉其詞曰

孟明之舟田單之牛楚王之象晉師之裘施之於用無或不周一旦火之若不當惜善事有大於此者而又何足留哉先生之書顧豈此儔一過撥劍回祿是役闖者奮起欲追無由此氣憤然徒吞九州嗟嗟先生稟稟高風道學卓然一世獨稚文中之虎人中之龍我筆無舌安能形容獨書其書天下之掊瓊貝臥方顏筋柳骨躲避紛紛精爽不沒其或得之如藏白璧道既不行四海馳驅謝者疾之毅欲掃除書何預焉亦復焚如蓋愁之所稜有及於水中之蝌而惡之已盛遂延厨下之胥也嗚呼惜哉古人或孤於庭下

以干訟牒或忍於斷棺以求遺法或見石鼓而長歎欲以隸諸生之業先生之書不械若人世間俗子迺亦寶藏豈書孟嘗之券將欲持之以奔走豈書祭乾之文退之爲之去取必精妙之至貫古無有直與六經一揆爲先後李斯見之又將以愚黔首矣吾聞欒巴噀齊郭憲噀蜀劉昆降雨於江陵天使赦財於麋竺是皆奪之於煨燼之中而傳之於已胥之肉先生之書獨不合焉吾知天使之未賢而三子亦碌碌因者耳嗚呼書乎今何之乎紅焰烈烈其可追乎將歸於日月助其光明乎豈吐爲長虹以攄其不平乎將誅爲飛電以神其威靈乎豈散爲星斗以纈於天之文乎其煙氣蓬勃上徹青冥亦將化爲卿雲以瑞天庭耶亦將感而爲膏雨以澤生民耶亦念彼鄭衞之聲紛焉雜出將化爲管中之灰以正其音律耶抑亦視彼狂瀾混混之中若城若没又從而哀之乃積爲女媧之石以拯其陷溺者歟雖然是皆不足爲先生道也先生之喜雖走風雷先生之心實若死灰心且灰矣書何有哉室之燬亦焚之宜哉

誡子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身之計在少此陳

了齋之言也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此韓昌黎之言也大丈夫不時將以古今洗沃胷中既鏡則兩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黃山谷之言也余長子晉偶請余書余曰師節義於陳學古文於韓而習句法於黃當於妙年先味此三語勉之

洴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

鄉姓鄧某謹裁書上提宮博士先生閣下嗟呼世人學者急於爵祿之奉綴緝裔飾以逭時好九不可以取青紫者無復紿視鶴年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於卓犖環奇之士未始數數於此者則必箕踞高吟遊心景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實錦囊直鄙特譽爲嘈嘈蜩螗若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篆龍均於無用又烏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

之書而求其所以言者不得於經則必求於世儒之說卽世儒之說而求之其覩見異聞往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捉凡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得去而之佛若失嗚呼道之不明眞學者之不幸也某於衆人不幸之中若天與之幸者得遊於令胥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涯涘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於先生先生之學非有環偉俶詭之論紛詭卓驁之節以驚世俗之視聽獨於行止疾徐而堯舜之道於不爲已甚而得孔子之心其所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皆可行也某之心於是知所獨某之方於是知可以勉矣蓋亦嘗因其可言者以思其所未能言因其所可行者以思其所未能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獨風之動頹識之志往往參前倚衡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於毗陵徘徊鄉郡某適在此幸可以瞻拜履舄此某所以輒布區區之誠仰干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孔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古之人其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姓字且不見於論語則亦必無大過人者

某雖不肖不足以望君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於儀封人若無甚愧不識先生肯與之一見否干冒威嚴皇懼之至

上劉延康

某月某日南劍州上舍貢士鄧某謹齋戒沐浴裁書東拜獻判府經略大學相府先生閤下某嘗讀顏眞卿杲卿及張巡許遠四公列傳見其爲君社稷奮身不顧守節死義名高日月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天地英傑之氣勃鬱未吐不知幾千百年乃鍾若人以爲萬世標準是豈可以[illegible]之人有背者

誰笑能容悅皆亦不敢指此數公以誣今之君子雖
好大喜功不計能否欲追配古人者聞此數公亦必
竦然起惕然愧歎然而不敢當也嗚呼是果不敢當
乎抑有待而後博乎天地英傑之氣亦安知其不再
吐耶今年寇歎猖獗山谷奮臂疾呼而群小附之攻
城圍邑江淮騷然官吏狼顧喪魂沮魄棄城而逃者
不可勝數會稽大府又賊所必爭之地廢命來寇動
以千計中外聞之莫不爲之股慄也而判府大學報
國赤心可動天地驅兵士戰卒保城池使賊衆奪然
卽破章折是可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者

也其視大唐四公又不知孰爲優劣哉雖然平原日
窘眞卿棄之常山力竭杲卿死之睢陽之救不至張
巡許遠亦連頸就戮夫眞卿之去雖出於不得已要
非功成而名遂者三公死節雖人所難然身可死也
其於民社之寄無乃誤所委乎故以功烈論之則四
公猶有所愧獨於先生一無疵焉蓋節義等於四公
而勳又遠也嗚呼至矣其不可企及哉此非特某之
私言也廼天下之公論亦非特天下之公論也顧雖
知先生謙冲退託亦不能自諱其不然也以今之人
康彼四公且勸勉若此[illegible]之人企望先生

盛德復何如哉某雖無狀生得與先生同時且宋
於閩中而嘗托從學又獲與令弟爲齏鹽之友家於
閩中是鄭先生之居也嘗托從學是習先生之業也
獲與令弟爲友是其処守可以達於左右者也其天
幸如此頗雖家有老母不能遠去掃門執鞭以快平
生之願而揮毫染翰寫此精誠亦安得獨後於衆人
乎雖然亦僭矣以一介賤士而千萬世之功臣貴賤
賢否不啻霄壤其率尔之罪固亦不勝誅亦何恃而
敢爲哉蓋先生旣立已然之功必建未然之策雖奇
謀妙算已定胸中而芻蕘之言或有可採者此某所

以願有獻也某無他能雖須通古今粗聞盜賊之與
私切念某賊治其已盛又欲阻其方來故仰求縉紳
先生之論俯採匹夫匹婦之言考諸古而不違質諸
今而可用研精極慮得十策焉欲進九重恨無因也
効死有志窮鄉可惜謹寫之別卷以干台視伏幸先
生留頃刻之暇聊賜一覽或無甚謬有可用者惟先
生委曲而審處之非某敢自擇也昔者有爲聞京觀
察使者張籍相距於五千里外猶以書寓達而不以
僭易爲嫌得非學者所爲大人君子當有以恕之乎
又况稱育於日觀爲幾人矣且不敢覆語而試韓愈

代之文其所以區區自叙者亦不過求錢財以濟醫藥耳是皆無足取也某雖恍進不足比數於人然論才與志則非籍北懷付今日得出甄陶之下而不與草木同腐則竭力自効亦必十至為門下辱也區區毫豬豈能殫此心哉干冒鈞重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代人上縣令時年十七

某聞士人趍走王公大人之門有為名者有為利者有不為名利者為名之士朝夕汲汲冗坐其技一篇之出惟恐人之不已知也為利之士詠窮叙德緘封求謁殘寒啼飢若不能朝暮者有不為名利者其患

難之人乎某也無狀蓋村鬼難之事仰首一鳴以期左右之見念矣某囊如垂磬地無置錐家父執役於公以給伏臘而某不免寄食於村落與十數學生相聚少貲束脩以申反哺之忱驅馳近歲昨日方還雙親欣然遂寬倚門之望殺雞為黍各相勞苦父輒醉且懼然而起曰公有事焉不可緩也遂到公庭厲聲以進反以酒故遂陷罔罟嗚呼痛哉一歲之勤將成一日之歡文豈知一日之歡反作一家之禍乎幸望先生察其哀結之情原其[illegible]生之道若果醉酒無積舞文弄法當棄生[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疾首而已矣若或養令[illegible][illegible]乎為[illegible][illegible]閭門之內把酒相勞則其情可憐其命自決其與下牢先生垂骨肉之恩故雖殞滅亦不足為先生報也憂懼之深言不成章伏罪而已

與胡左司

某頓首再拜丞公在司若兄某平日議論動與時左脫身風波棘荊簡路流落瘴邦不鼓齒一時縉紳之列比者邂逅人傑從遊許時每聞功論浩然欲塞天宇下視異類聾不比肩然後知吾道猶行於士大夫之賢者使抑鬱亡聊之氣亦可以少慰其萬一也自

左右持節西歸峻遷宰爲念欲上狀以致區區且以謂左右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而議論英發出人數等勤勞最久尚居庶官之右此又何足以為左右慶乎雖然社稷安危之所託四海生靈休戚之所係一時賢不肖之所以進退實在乎廟堂諸公耳今與廟堂諸公反覆議論能可否乎其間者二三都司而已然則左右新除顧不亦重乎若更抱咸寧則占位惟謹緩不省何事此固無可言者若以平日愛主憂民之心施於化宦可行之地而從容乎二三知己之前此亦何惜而不盡言乎將使吾言行於廟堂之上而澤

及乎九州之遠則吾道固已窮矣又何必身到廟堂然後爲道行哉然廟堂之論其來稍矣然豈問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夫以二百年社稷存亡之機止在今日議論閒聞之令人食不下咽則廟堂之所以貽人主與夫左右之所以動廟堂者亦豈可嘗試爲之以苟歲月耶此事非公不可責非某不敢以責公亦幸毋秘之毋示他人也經曰有言不信尙口乃窮此道固窮於

特矣豈窮於吾人哉惟丞公察之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愛以膺三接謹具啓不宜

與李狀元工卿

某頓首再拜順之工卿狀元老兄自羅源人去忽忽具狀併以惡語呈覽想無不達者即日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某客此餘年巢南之念無食頃置但以鄉里殘破之後斗米千錢雞豚蔬笋一切無有投薦大作死亡相枕遂不能即去且復傾止耳但不知仰俯三百指爰將焉歸乎水國眾成之歸東坡具歎我哉雖然窮中之味非吾輩不能堪非處之久不能知其味之亦也須在都城時方坐帳幸而賜歸又落屈淺之地列士自責時無不危頓運主敕於必死遂獲南歸方安故畝爲終焉計又爲窮鹽所迫來客海嵎今雖困于疏離豈不愈於前日九死之地乎以此亦能日安辛老兄毋重為小人念也老兄湖南之行竟得免否願首亦豈能久留老兄那官無大小要行其志志不可行則袖手旁觀一時士君子進退出處之際獨論辭讓之道與夫談笑議論之餘其善者固可師而不然者亦可戒此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之義也豈不愈於紙上之學乎順之學富識高追配古

人固無事此然捨此亦無以寓吾志也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耳丞公數相過否輒以數字晚之議論任直殊慨化分然吾徒所以相好政在阿堵之中非我罪我俱在春秋乎貫道早晚如閩中想遂相從子安失意將不安此德和將罷新任文明亦以黌去廻首前月鳳池之遊豈非夢耶然人生孰非夢聚散無常即生病扶於此思之則生滅俱滅又何足討乎欲言無窮恨不能多幅何日握手一笑以償此心臨紙東瞻精爽俱逝更冀萬萬加愛以壽君親

答[illegible]

集頑耳食者襲誣非吾情奚變章忽接來教詞義灼然
固已驚異於閱二覽浩然有御風騎氣之興不覺捲
卷而起曰天其或者遺此英材以慰我亡聊乎士人
中國有高才者但筆力無來馳流為焉異李赤而恬
不知怪刻舟膠柱泰然自以為得意此有志於文墨
者所以為其太息也德美句法抑按已逼蘇黃此天
下士也豈易得哉然子路終身之所誦者孔子以為
何足以臧羞待子路非衆人之比耳德美浮沉里巷
閭能不作富貴之念乎能不恤世眼之青白乎能不
畏禍患死生之逼人乎其闔志在一邦者當恤一邦

之毀譽志在天下者弗恤也志在天下者當顧天下
之重輕志在萬世者不顧也德美來書尚介於一邦
此非僕所知也孟軻之文雄於戰國韓愈之文拔於
李唐惟能不介其小者故能若是其大也蘇黃之文
拔於比肩及其絕塵黃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
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常充塞乎天
地之間山谷以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閒於
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搖其氣爾所以為山
谷者果安在哉吾黨妁學蘇黃者胸中有涇渭不敢
獨享因書以告吾子幷以示刈徒子弟我者而怒生

嫉也其近有數篇相摘錯不敢寄也有新作無吝見
示未會面間為學業自愛不宣

答張君實

某頓首再拜久別奉書開緘如見君子寵諭詳備非
愛人以德者不能也某何人嘗生和之末見九州需
察東南一室而花石之奉鼎沸無已學校諸生仰瞻
白雲但相顧泣下且自度曰聖天子未嘗殺一諫臣
士大夫吞聲坐類同位耳偶得數章推敲以進雖
為虀粉不顧也敢意包荒未賜誅殛今得郎報乃有
召命是將責我以前日未死之軀以為今日報也白

日尚在赤心敢渝區區平生所學哉異時有違此
語公當出之則僕有何面目更行天日之下耶反覆
來書益知已者以報公所以不得不盡也春且老傳
道佳勝未見幸為吾道自愛不宣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瑞花堂

政和間有瑞花生於葉隆吉起然家狀如牡丹紅瑩不謝而未嘗有根衆雖異之竟不知其爲何物也起然一旦抱其所能笑入成均且十餘年增擴間以智謀中科得官未試建炎二年再擢進士第易紫衣藍歸拜其親里閈榮之友人鄧肅志宏爲榜其所居曰瑞花堂且語之曰物亦有不根而生者乎草木無有也造化之英不能自鬱其逵而在上則有輪囷之雲扶踈之桂行於天而現於月者無俟乎根者其降而在人也則所謂將相公侯寧有種乎是也今起然以寒儒家運取文武二科猶掇之也異時將相蓋唾手可取較之卿雲桂月初不俟根若無甚異者然則瑞花之生豈偶然哉雖然闇者須明月乃燭之旱者求蘇雲乃澤之彼蒼蒼者豈徒爲是無種之物以駭人哉盖以種種而生者政有頼於此耳起然其勉之吾輩所謂將相云者亦豈特爲觀美而已乎今天下須明求蘇者蓋不可以一二數起然其勉之建炎三年七夕鄧肅序

丹霞賞音文集

邵武里泰寧僧明暁遠人四百里以書抵予曰吾師得士夫詩文亡慮三百篇樵文綴句日傳千紙師不得以私之也僕將鏤於板命之曰丹霞賞音集夫子享於吾師者請爲我序之余告之曰君師農家子忽有所遇遂傳心印坐斷白雲法可參又能出其糟粕作詩頌三稊如靈沙印泥不事雕鐫雖貫休齊己等輩旬鍛月鍊有不得其髣髴者又何待士夫爲之賞音乎而况三百篇之中有爲社稷臣者有爲文章伯者有爲道山之秀者有爲栢臺之英者有宣埋輪之威者有布愷悌之政者有布衣韋帶而尚友古人者鉤章棘句光芒相薄皆不在人下而又何待潦倒不堪者從而序之乎雖然世間遊戲法門類相假合若以序爲不必爲則諸公之文雖不必作可也若以諸公之文爲不必作則丹霞之迹雖不顯可也是將類頹委靡蕩然不可收拾而與兔角龜毛同歸於無用之域矣豈中道哉盖閻匕佛之出世達磨之西來與三藏四萬八千卷之流布於六合內外者譬猶煙雲出岫本無定跡而風行水上偶尒成文故其建立之隨風揚之音雖[illegible]者當聲而亦未嘗不淵默也然則

丹霞示現之迹士夫從而賞之明牘從而列之僕又從而序之是亦循斯須與又孰有不可者哉丹霞法名宗本棄妻而庵居得度五年鳳號露峙之地化爲金碧太守請於朝以名其院所謂丹霞是也世間人或得其歸者卽以吉凶書夫夾之猶蓍龜也此特其蓍者識耳丹霞豈作意哉明牘作字吟詩亦超然不凡而見辯的的不落一邊蓋其師之嫡嗣云宣和七年中元瑞芝軒書

丹霞禪師行化

曾子固嘗言世人[illegible]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貸

余始惜其言之過甚而久處里閈乃信其言之不妄也今本禪師一瓶一鉢來自丹霞以關田因緣化于鄉邑未踰月而所獲幾百萬是何其速耶豈吾鄉居民固不若子固之所言耶不然則師亦何自得此於人哉惟而問焉有對者曰嘻師異人也其言人之禍福死生輒以期至故智者多其能愚者畏其福敢爲不譽者又將隱其過此所以舉有接踵各擄所藏無敢爲師齋者以是康乎又安得而不速乎余仰天而笑曰有是哉夫所謂[illegible]者豈習佛圓悟耶豈唐僧一行耶明數以先知之[illegible]

又焉吾又何焉而必聞哉雖然亦有可占者乃性見之與存之餘遂耶其然言禍福死生已著於人者聊復許之耶方且懸然而辭若不以此而自多也夫欲不以是自多則必有逆乎是者余乃易色改容不敢以世俗之所問者叩焉徐而聽其軟語味其所詠之詩超然不復塵中見解禪不能枯律不能縛雖如我等亦不能測其涯涘殆不知其果何人也其與人之頌若所爲文初不經意一瞬百紙颯如風雨豈以雖莫此乎豈以印印泥乎抑八窓玲瓏而人之善惡莫得以逃之乎不然則其姑示之以天機使人得以相

之故丹霞道場能就於今日耶吾皆不得而知也因其將行姑爲之序

太平興國堂頭欒公語錄

佛菩薩語流布人間九五千四十八卷而一祖西來直指心源不立文字若佛若祖孰少孰多口教曰禪若此殊執殊不知佛菩薩語雖累億萬亦未嘗離立文字而達摩直指心源雖默無一語而五千四十八卷已在其中矣太平堂頭欒公頃從蔣山何嘗得兎[illegible]住太平本自亡離琢而予座作師子吼未嘗爲人[illegible]說甚麼法四方學者皆聯門點地拾其殘膏[illegible]

藏之且和栟櫚居上師[illegible]以存禪爲序
上曰噫此特其亡筌耳從其散靜然土苴之外何
若爲眞一機而空頤所皆是村話亦可無語亦可雷
聲淵默本自同時動爲五十四十八卷而眺爲不立
文字者乎拈衛爲弟子任祖爲嫡孫盖一道也門人
曾子若只此以有悟則謦咳動息皆西來意而況所
裁之般若乎若守此以求師則拈花微笑已是剩法
況所論之簪纓乎悟之者天地一指守之者毫釐
千里反以問師了無與焉余姑爲門人者序之耳師
名了禪得法於蔣山懃其祖盖出於楊岐之下作字
吟詩皆得遊戲三昧而未嘗作意也大丞相李公嘗
訪師於捿雲菴之許爲具眼人遂結看經社世士因
以多師爲呼師豈止具眼看經而已耶當有辨之者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沙陽重修縣學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
方之顧豈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
有所懼京嘗有頂吏會者流家者流曰我能爲人於
天可以幾福於式於彼貪者喜之釋氏者流曰我能
福人於九泉之下雖從業深重者愚亦不得以誅之
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
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麗殆遍天下非學
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爲相崇寧辟天下學者納之學舍
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
止付於魚肉緣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從從然貪之
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
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爲美觀耳部
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斥此所
及宮吏膳落致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
妙絶今古可以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
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亦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
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學校之[illegible]誠哉余

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稷迹詠歛之地今則鼓譟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凄凄然如墟墓間君不可以復掃者是真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奇文物之盛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爲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兩楼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建安郭侯得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後知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罷置而弗顧非爲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秀者舉侯之語各

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宮祭器無不備具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寺閒所能及者於是學者濟濟歌詠闔閭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始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秀者懼使者之督而爲之乎抑貪天所謂三舍之選而爲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秀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被事柱史嘗自左掖除居里間盡將來書貫[illegible]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藉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弊今已新之矣畧非易風雨摧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既閒于時牛刀割雞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爲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志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顧豈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侯持節此過觀諸君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具瞻堂

大丞相李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沙邑鹺元權某年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贊決大計遂參左轄虜騎迫城公以身蔽之虜退遷元樞未幾而出虜騎再至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即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爲左僕射紀律維正群盜向息而公又遂不數月間翠華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係朝廷重輕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吾今於公復見之矣新安呂子文望以智謀中科得官九品然壯之初嘗襄公莞庫之職日居其傍而仰頌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

慰予平日仰公如太山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復其
瞻仰之誠參乎倚衡如見公於上雖食息謦欬之頃
不敢暫忘請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以致僕拳拳
之誠且與後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予即造焉雖喜呂
子趨向不凡且爲呂子危之李公直氣亦塞天壤不
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當時願留之者殆以萬
計幾坑於竄[illegible]以爭之者皆目黨流離
去朝廷數十年矣[illegible]以誠天下呂子何
恃而敢如此乎故爲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日死
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予從遊之舊當時議論予
無不與者若朝廷大臣[illegible]但未有以發之耳故
去年省試予雖[illegible]欲乎求寵竟不獲廷
對今不肖愈易[illegible]後公作爲是自貽咎耳
後悔其將追乎呂子曰諾坐此獲罪者多矣謹俟
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記

某不善作真字記成而不能書畏禍患者又不
肯書建安張博見而喜曰李公之德卓卓如許
豈獨呂子願遊其門哉僕請書之禍福之來吾
所計也愿世間惟不計禍福者方可與論出處
某今又何幸而得與二子同游乎後五日某題

亦驥軒

余謫官左掖邊歸里閈志中與鄉四十餘里迓余於
高砂鄉亭拜拜而起曰兄以言事召復以言事出職
也然守[illegible]萬里遂得以拜顏闕幸也謹以賀
復拜[illegible]見者豈三二年問學問自
進[illegible]浮沉里巷中
然未能[illegible]贊樂育之心則不啻若飢渴
然予因其進[illegible]見果非佼吾足不負余所
業也雖是[illegible]不至哉志中乃歸治其
室環列今古[illegible]泰如也
予過之而字其軒曰亦驥軒且銘之曰希驥之馬亦
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此揚雄氏之言也回之
道非常常然者雄以驥比之豈稱其德而不稱其力
歟且夫氣逸神駿蹀褫燕越長鳴就道前激電飛此
驥之力也至於俛首斂轡以安服御載上之勤夷險
不變此非以其德歟回在陋巷之間以言語則不如
宰我子貢以政事則不如冉有季路以文學則不如
子游子夏其所以卓然冠於三千之徒而居四科之
首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志中有志於若人乎即此
心之是亦本矣雖然希驥可能也而亦驥不可能也

希驥云者特有志焉而已至於亦驥則已行其所志與之齊驅並駕殆有不可得而優劣者余所以命軒之名者大矣乎所以期志中者高且遠矣志中其勉之哉日無愧於此軒之名斯無愧於遡兄若無愧於遡兄則步驟馳驅殆未可以今日量也會有伯樂爲子一顧豈久困鹽車者哉志中其勉之志中名壹於子爲第六

儀鄭堂

延陵吳方夔進拼𢢆鄭肅之門以告曰余先君刑曹與夫子先府君爲姬䓗之舊少年同薦於鄉晩得官九

品復同等余於夫子嘗在庠序爲莫逆之交今以姻舊奕碁賦詩無頃刻相捨予之貧又與夫子等夫子其知我也深且舊矣余先君子嘗視死生之變不入其含嘗究土爲墳曰吾死卽埋此今旣不幸捐館舍空家所有粗給襄事作堂基側以致歲時之思卷曲撒才僅除風雨册椳之飾皆屛棄弗用從治命也或過之曰嘻陋矣哉或曰噫其亦儉於其親哉夫子視我果貧乎果儉於其親乎先君子果安於此耶其亦弗安耶肅對曰余雖未獲拜刑曹君於堂下然嘗聞吾先君子云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今人不尚爲孔子之所爲而從綺之禮且欲過之殊不知孔子之道不可過也以奢易儉以易易戚是欲與孔子背馳矣學孔子之道而與之背馳豈知學者小子其志之今以先府君之言以卜其交之志當無二道也然則刑曹君之安於此也審矣君之戚君之儉當無愧於孔子矣夫不儉於戚而儉於營奉之索又其力無以爲營焉以克成先君子之志其過於流俗也亦遠矣昔杜預過邢山見有冢焉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冢率犹者祭石甓焉其隧道不塞其前示無以藏所用之石不取美者

而取諸洧水示不勞工巧而石不可用於世也預將相土而爲容身之室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全耳杜預之賢民至于今稱之弗釋也刑曹君之志其杜預乎君當戚之可也吳子於是愀然而知曰余嘗名其堂曰儀鄭堂其言偶與吳子合豈吳子之貧然後知余之貧乎抑家世學問初無殊綸乎夫子其爲我記其語可也余曰唯雖然昔室未振吳氏方強當時群臣縮肖以瓢數穿無一人爲其主鬪之惟預與張華等潜知主意赫然請帥干戈南慱郊破阜折坐今數業與日月爭輝余嘗讀其書乃雖以鄭爲

則其左右晉室則以周召爲則也先刑曹龔則其下
稱失其所以則周召者實付後人吳子才學卓卓爲
一時望律身持志堅於金石又擢科名以居仕版時
適今日甚有爲之時當有大於晉室者夫子其勉之異
日當爲予大書勲業並爲二碑以嵌邪山澗水之事
豈不然偉是說而已矣夫子其勉之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新建三清殿

闕水曲折行亂石間亦未嘗噴相激而起獨沙邑有
溪廣千餘尺紆餘舒緩湛如青銅其遠至於二十餘
里不聞淙激聲者也其岸不甚蒼然四時不改北列
萬年諸峰尤磊不可以數計昔令尹自縣治而南方
其爲[illegible][illegible]七峯之最高者陡山爲堂殿危爲閣下
俯風雨[illegible][illegible]似非塵寰中盡沙邑據閩中之勝
而其堂[illegible][illegible]又據沙邑之勝此登覽之士所以冠蓋
相望而遊宦於此者尤切切焉若以不得款於是者
爲大可恨也今令尹郭侯覓而嘆曰嘻此勝景也是
真可喜者雖然有家焉必有仰事俯育之計有職焉
必有民社之憂今爲家者棄其家以嬉爲職者捨其
職以嬉舉邑之人若狂焉紙乃以勝景爲累乎於是
呼道士張唐的居之鑿山作殿中設三清像巍巍堂
堂與閣相稱昔日飲歌曼舞之地今化爲欽[illegible][illegible]神
之宮昔日窮奢極欲之境今化爲悔罪懺非之地昔
者邑官宴此以營大子之民今也邑官卯此以請天
子之壽是非善惡豈不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俱此舉其可謂卓

私矣且叩寺門請以文紀之予筮仕之初嘗待罪鴻
臚寺道釋二教盡所轄者其紀之爲宜且嘗因職
之簡得以考其教之所自來矣其源出於黃帝其道
寓於老聃其末流誕異有具可駭者其爲家三十有
七其爲書九百九十有三論元有天下者必崇其道
論其尤若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
是三帝者才智絕人度視一世竊六合之大不足以
厭其欲於是涓然有御風騎氣之意煉丹飛符雜以
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本不能
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此學孔子者所以不欲言老

聃氏也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則以張良爲最其治
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
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
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
於清淨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
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誕妄不經者得
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
今郭侯崇奉之志既在其本此吾所以紀之不辭辭
詳夫末流滋蔓漸自此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
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也予因學者之失實獨孟子

能闢楊朱武當有辨之者

南劍天寧塑像

昔者釋迦嘗爲其母說法於忉利天宮久而不返爲
之君父者不得以見之目連行空往反者三刻其像
以歸以慰當時瞻學者故後世之士欲見佛菩薩而
不可得則必効焉此塑像所以興也東漢之後教入
中原有妙傳此道而像設於其徒者如丹霞德山皆
號第一流然丹霞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
像其於目連之論若相反焉余每疑之而考其所自
矣蓋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漸離而爲達磨由

達磨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能爲秀能秀之辨始
置於論禪教之判其來已久自達磨既離之後不立
文字則無復以教相爲主者此丹霞德山所以不得
不與目連殊也雖然達磨之道其果離於佛耶其亦
未嘗離耶色空未融則物無非妄一視而空則物無
妄者既謂之妄則無物可存既曰無妄亦何所存而
不可乎是故累土於地屹高尋丈假以金碧丹雘之
飾望之儼然罔不離一聚泥耳然方爲聚塊夫人皆
得以賤之一旦建立於上則頑夫悍卒亦必肅然如
臨父母是可以責亦之耶其功識之妙雖知於作者

之手而瞻仰之誠則生於見者之心原其手之所以運用推其心之所以守護天臟忽然不容擬議數外不傳之妙已行乎其中矣然則乃靈德山之道亦豈殊於自運者乎此吾禪僕有其於佛氏塑像所以未能釋然不以介介也南劍天寧者大禪寺也政和間廢爲道宮典殿佛像民不忍毀竭一城之力遷於東山定大道場靖康之初錫還舊觀士庶紛來無瞻拜之地群議閧然欲昔所遷者或曰東山道場自不可廢有石佺者緊金錢二百萬鼎作塑像粧備莊嚴過於曩昔而東山勝地因得不毀既事凡揚住持僧淨

選着請記於予曰昔李遷修崇師院歐陽公爲之記謂遷得不忘佺其遷之流歟願夫子記之予曰噫地遷入貧無如七閩者居民脫捐一錢不益於用怏怏然若切肌膚者累日今石所捐動以萬計其於妻孥口腹之奉了無與焉問其所以則曰天寧道場佺君父萬萬壽不可以一日廢其區區之誠有足嘉者豈止爲李遷之徒哉故余爲書之且記其所以然者異時禪悅之士來造天寧一瞻塑像釋然而悟不必掃滅教相亦可遣塵之心將歸德於遷而將歸德於佺耶其亦將有取於文乎東坡嘗有言曰譬如蚰蜒作塔寺不達之意則不可當作如是觀可也

沙縣福聖院重建塔

塔寺之建自蜀賓國始梁與之大不過二所佛氏且從而贊之以爲希有事然是佛塔豈可多得耶唐武后欲創祠於白馬坂狄仁傑力諫曰竭山之木以爲材不足高也唐延之衆以爲塔豈易建耶然近年以來州郡縣趣以有之累計天下之大當以萬數難易多寡何相絶如此豈今日佛教之盛非昔者比乎抑天下富庶而土木之功易於創造乎余嘗疑其說以質諸長老曰凡建塔者爲藏以供佛爲堂以供僧爲

橋爲路以通往來是各有所爲而非偶然者獨浮屠之建勤切是護其功並勞其費不貲而於僧徒未見其有益焉然則古今所以難之而不欲多建者豈非爲是耶長老曰不然此莊嚴之道也今人未必非而古人未必是也今大假木石之功而飾以丹青之麗光芒璀璨卓然出於邑之上凡有目者皆見而仰之曰佛菩薩舍其下凡十人瞻之而一人能作正念則千而百萬而千展轉不窮當有不可以數計者是則莊嚴之勝以五乘說法而觀聽之士得以目聽之其助教化固不小矣而謂之無益可乎況阿育王之建

集094-591

塔所以至八萬四千而佛氏亦不以為多也南劒之沙縣有寺曰福聖古道場也三朝寵賜費鏹其中古塔中立蓋累數百年雖風沐雨曝之經閱不足以撓人住持僧端一毅然慨曰吾將協智力以新之銖積寸累垂十餘歲斲削之功僅十五三易主僧事益困殆塔忽傾影在寺室六蘇兩陽弗遂也衆復敬之然亦塵為六字請李公泰之濃墨大字以題其額又錄宣和褒書之詞僧之以四頌釋迦之迹刊於塔右飛以壽成道公選第二主僧之志老矣建安郭侯來宰是邑乃喟然嘆曰若公遺蹟既臣子所不敢

易而塔額之設乃遺蹟之所託者也於此不竭力焉忍非人臣之道也噫曰作浮屠者必合其尖將以合之於我而誰哉於是率邑人之秀者皆以故且令主僧了機從而奔走之故富者出財能者竭力疊疊相勸若有不能以自已者閱明年而塔成實靖康改元之春也其級五其廣四十有八尺而高三十丈雲煙縹緲之間金碧相照夜燈數枝煥如星斗嗚呼盛哉豈特使百里之內遊暮於觀瞻之際而悔過於杳冥之間乎三后之德且不隸於海嶼而雲漢之章人天共仰蓋將與日俱新與天長仰而事君仰而化民參一

舉而兩得之其可謂賢令尹哉余適屏還鄉與觀勝事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嘻昔韓愈氏必欲火佛氏之書而廬其居然後為快於心至僧澄觀能造浮屠於淮泗之上構材舉甓高三百尺愈遂作詩以美之且謂當時公才吏用無如師者遂令澄觀之名同愈不朽得非寶塔之建於有為佛事為甚難顧雖倔強如韓子者亦不樂以御之乎今莊嚴是塔而主其寺者僧惠深也具正大法眼為達磨嫡嗣若非澄觀所能髣髴余嘗從之論西來意又非若退之以譏佛為諱者因願以筆墨賁之而況邑大夫切切外護之

志在君與民又於予為詩酒之情見而屬之勤至於再三者乎此皆余所樂書者敢以不才辭

興化重建院

余嘗謂人之才術智識常生於不得已而死於因循者則亦偷安而已矣此天下之通患而祝髮壞衣者尤甚也何以言之風雨寒暑不可以切身鹿豕不可以雜處飲食不具居處不可以得衆僧未嘗有寺而欲闡揚祖道者其於創立豈可以已乎若夫既有寺宇粗可以居而歲月相仍摧風燥日主之者雖測然作念欲一新之彷徨四顧曰陋者可補也頹者可支

也汗漫者可飾也因陋就簡吾亦可以安也又何必
盡毀舊廬化出蓮宮然後爲快於心哉因循偷安是
亦人之常情耳南劒沙縣有寺曰興化屹立山間雖
云簡古然建於中和之初梵宮所當有者無或不備
光化間犖敎輪林以題其額政和末又易律爲禪以
寘在[illegible]中亦卓然爲古道場三百年間未聞有悲
[illegible]者政和丙申法海主此亦可以已矣師乃慨然
不能以自安曰屋老如許四字蕭然亦何以爲佛地
莊嚴扶傾立仆苟新耳目瑣瑣然一二治之非吾志也
於是即寺之左得地爽塏對峯聳翠乃遷故址顧雖

齋菴索然殆不能堙亦未嘗過計縮身節口益堅今
力得匠者數十人延躬自執爨如事其師雖風雨迷
天弗顧也誠心旁達鄉井翕然由是富者出財壯者
竭力百日之間葦三遷村有至於三千指者故閱十
年而寺成巍然中立危棟翬飛欲凌霄漢堂堂塑像
亦妙絶一世爲堂於上者二內而宴寢外而演法爲
堂於下者三以供羅漢以齋水陸以飰緇素香積有
廚聲鐘有樓翼之以廊而重之以門左右前後繩繩
翼翼計寺內外既無毫髮不具其雄麗莊嚴又非前
寺所能髣髴而尺椽片瓦俱出師力未嘗取用舊者

嗚呼難矣哉是可以[illegible]不可恃者也其勉勉自
克志力俱到篤於前業求之故余因其求記乃詳爲
書之且以爲怠惰殘靡者之戒云師初建法堂石其
基者再凡再圯師[illegible]特作特虔建是寺有[illegible]皆
能發者告之以[illegible]異然久詩乃眞道場嘗試闢
之恍如夢中[illegible]以建幾寸有足痕者尺餘
在石柱之陰見者皆云此非迹也非雕鐫所能至此
寺之興所以神異如此[illegible]乎夢中之境變滅須臾石
中之迹千古不變存者以夢爲虛而以石爲實乎爲
乎晝夜本無二相石與[illegible]夢亦非虛也夢中古

夢師固不暇然所賴此以興寺要之此以爲寺之所
以興故余併爲詳論之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拜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樓雲日新軒

自西晉以下像教浸淫之禁弛於中國故四海內外紅山勝處皆釋子居之凡居寺以領衆者孰不欲峻治其宇以歸護此道哉但爲事之初必躊躇四顧曰吾力孰若者如何求於人者如何事成若否其利害若是又如何也故其決然欲爲之志已奪於衰憊不果之氣矣旣當復有鬱仰幸而有氣宇不凡嶄然若將有爲者又其經營措置顚倒錯亂或悉其所宜廢而

後其所當先顧雖疲精竭力亦徒自紛紛耳此敗椽老屋所以頹圮日甚可以深嗟而屢嘆也故余嘗論天下事曰有欲爲之志者未必有敢爲之氣有敢爲之氣者未必有能爲之才三者備矣雖天下可爲也況一寺之小乎或闕一焉雖八口之家亦有不克者況一寺之衆乎沙縣孃雲古禪刹也堂宇卑陋僅庇風雨蓋不知幾百年眞戒大師可臣以百丈法居之才三年余往造焉見其翬飛棟宇屹立寺東所謂庫院者新矣明年過之則見其金碧相照佛若璀宮所謂知來賓職者新矣越[illegible]中星布

樓藏香動莊嚴之勝如天造地設所謂寶藏亦新矣余因[illegible]勞[illegible]之奇也且度其力必窮矣非息肩數十年[illegible]敢議若事矣近年過之則又見其立殿於藏之右以奉傳經者架堂於殿之下以居閱經者闢宇於殿之上以娛遊息者又創雲會堂於藏之左單單夏屋可居數百衆華榱石之用贍煥然又一新也計寺內公營不發一以搢手矣而良材山積瓦甓鱗比又若有鬼神之助曰法堂齋廚今雖亡恙然數年新創已儼立雲霄間此不得以獨卑也意必盡新之而後已余驚問其故曰若歲所入幾何曰聊

留求於人者幾何曰未嘗違化士然則斤斧之聲積十年不絶而土木之工鼎來未艾使遊賞之客每見而益新是何自而然哉曰縮身節口錙銖寸進亦隨緣耳余益知眞戒之志之氣之才果有絶人者乃與之坐於小軒之上作終日歎師以軒楣請余故字之曰日新益記所見也有客難之曰此寺之興十八年矣眞戒之力可以唾手而就期以一二年間無可新者後日過之然乃尊吾子命名之意乎余曰嘻此特眞戒之餘事耳眞得法於雪峯見聞的的然人數等故步陳迹一切掃去然雖興之歸亦無勝而不

新也豈止制力之功哉[illegible]無以對余於是併書之

康改元清明記

丹霞清泚軒

丹霞僧明賾作軒於其院之西中植菖蒲數種
斲於几案間不遠數百里來乞名於拼櫚御某某名
曰清泚軒盖取東坡贊語而賾猶且此是也因爲之
言曰偉哉之花濟兒之所贊當之竹祖梯之松奇質
老於猗不可易安之所贊寔瑰遲克有生是以未能
脫然仙去不離壁土間物耳獨菖蒲之生不事此寨
寒怪石流滿清泉泉石相森生寒風於此蒼然得

意四時一色顏豈與凡卉木同列哉其節如夷齊之
高其顏如懋阮之勝其情絕知子猷之從雪其風洒
如列子之御風其謂寵辱如扁舟之泛蠢其安淡蓮
如釣臺之子陵鳴呼至哉於胸中有是德者焉能嗜
此物哉東坡仙人有得此風且為叙贊以開安否彼
能輕死生傲將禄高視四海若無介意者獨於此切
切何也盖公所嗜之意不在菖蒲直寄焉耳賾能爲
東坡之意乎明窓淨几坐見古人如其不然見所嗜
一草芥而已賾作字吟詩有吾宗風格其種菖蒲而
喜之意決有在也雖然頗師建之法眼有云陝然鐵

芥泛此岸求庵留師其無留焉可也曾和辛亥中秋

瑞芝軒書

沙邑棲雲寺法雨

沙邑有寶坊曰棲雲飯鉢寶藏修撰羅公為之唱樂
翁然從之閣五年而藏成公又捐錢百萬易經五千
四十八卷以次春三月丙辰率衆爲傳經會就私居
函之以寶於城中王蓋道俗袈勸來者千許而天忽
大雨勢不可行逐遲一日越日衆又集而宿雨沛然
又如倒井衆乃異之曰嘻有是哉昔戴封積薪而雨
許意暎揮戈而日返雨暘之變常在古人猶以為

今修撰公留心此舉非一日積而每出輙雨天若不
偶然何也有能辯者曰子不見今日傳經之人乎六
根所接無在非塵天其意者一雨以洗之僕對曰雨
之所澤特欲浴其體耳烏能洗其心哉辯者又曰梵
書所寓必有神物護焉今此經留於公久矣若不忍
釋知吾而去也僕又對曰公已坐傳心印視此經如
糟粕彼神物者亦烏得以去留為念哉求是而不得
焉乃質於僕僕曰夫何者於說説耶九年之水堯不
得以勝之孟津之雨武王不得以止之雨暘在天人
如彼何哉然而感其會亦不然矣若謂此經所

得之由韋護在西域去中夏者萬餘里非若兎與烏
逝忽然而至於前也昔三藏法師犯危涉險以入兜
方捫腹不粒者往往經日如此馳馳經數十寒暑僅
能得之以歸中國彼其勤勞爲如何哉始得以謂之
傳經令也嗚呼伐鼓幡幢藏空鐵步舞雖僅三五里
許若四入春霽風和日朕然若雨以知歸其行顧難
豈心拾爲之矣亦得以盜傳經名矣是不亦濫哉惟
霧雨作矣則泥淖深尺掘衣以趨者往往滅足役跗
故無恭敬之心者將自怠無勇猛精進之心者將自
怠其有確然不改志在必傳者必能自度曰三藏若

彼之勞且不廻顧我獨何者而變於風雨之偶然也
是則因雨而去者但以傳經爲名雖雨必傳者是皆
至誠而不息者矣天使傳之者必至誠焉則此會所
得不旣多乎嗚呼不有疾風孰知勁草不有歲寒孰
知松栢不有霖雨則傳經之人誠與不誠吾亦不得
而知之也而今而後乃知是雨之作所以爲修換惠
者深且巧矣故人以爲淫雨而我以爲法雨也於是
衆議寂然無敢峯其喙者見勉其記之某寺而知之
矣敢以不才辭諸記

余少年喜水嘗觀池沼陂澤朔月彌日以爲遊之樂蓋
將安焉曰水止是矣或者曰是未嘗見江河淮濟也
比年奔走道路備皆見之汪洋萬頃茫無涯涘若風
作其上則澎湃汗漫銀高銀屋然後知余前日所喜
者止半蹄涔耳或若又曰此亦未足以言水也見將
四瀆之分耳若大海則會而納之六合內外通爲一
流豈啻萬川而已哉余曰唐有是哉余將游焉客曰
是爲能徧耶天地之大各五億五萬五千五百里而
四海爲之際今以登窮髮涉蕃耳以極無窮之觀非
而飛八極不可也余乃茫然自失仰而嘆曰天下之

景無窮而玩景之情亦無盡也任情逐景不知歸宿
其將爲波流乎常觀涓涓之微升於天行於地運乎
千古曾無損益於此了之則當體而足滿空之水固
無異乎一滴耳亦何必滄海乎旣或不然而必欲嘗
之又有大於此者則將若之何哉嗚呼豈特觀水爲
然耶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夏屋廣殿金碧相照鳴鐘
伐鼓食指數萬此釋氏之居也領其寺者猶顧之間
方袍要集作止寢食無不可意其視蝸居老人宗頃
冷坐飲水來藏然以相爲乎雖然不能庵居而必欲
領寺若以寺爲未足則如之何世間經營然其迷接

瑣屑不知幾萬等吾又安能是其志耶嗚呼紛芬繁
烹要在滿腹咻恍備居要在駐足一庵之大固有餘
地矣又何事他求哉莊周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善乎莊周之能了此意也且不了一滴之旨雖傾
四海之流不足以洪其實不悟一枝之要雖積六合
之大不足以厭其求此世士所以終身汨汨蕩蕩忘
返可以深嗟而重惜也妙智大師吳公少年學醫法
造三昧精壯則專治庵求西來意精進皴慮便為一
時名僧若肯降志以悅當路則巨刹名寺當盡付之
師乃恬然曾不介意是故求醫之人亦施山積師盡

損之以作佛事嘗託跡大平寺適遭回祿尺椽不具
二十年間構宇輪奐冠於一邑師之力蓋居其半事
毋最孝無愧古人忽失所恃則謝卻醫術曰吾不復
事此頤畢喪奉迎作庵墓側為終焉計其視同參子
歷歷雖居沛然得志但知如佛歷耳豈非了此一滴
遂能安此一枝乎故余牢其庵曰一枝庵客有問曰
居庵之士當以懷術豈皆了此乎余曰不然世人有
才學智術不足以動人者退居茅舍蓋其分也幸而
有學問語言粗可酬對又甲居交遊無顯人臚仕雖
欲踏庵又將焉往此特繫焉而止耳豈皆悟此理耶

忙識越然出人數等也吳喜師不可勝計於此安
之不有覷覦是其了此者也鄭然列子行天非風不
可古人識之蓋非無待而然者今師必賴一枝猶未
脫焉百尺竿頭當進一步師肯承當否更俟他日與
師分衍師名仁瓊南劍州沙縣人也庵在縣之南起
於宣和之辛卯成於靖康之初云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題丁翁墨跡

顏魯公忠義之氣充塞宇宙故散落毫楮間者皆銅筋鐵骨使人望之凜然不寒而慄顧豈規規從事屈迆攣搖而至於斯乎觀丁翁作字便知與魯公同科蓋其胸中所蘊有默契者亦非可以擬探求也夔得寶此豈偶然哉建炎四年十二月初十日鄧恭書於衫口

書樂天事

王涯讒樂天貶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

書揚雄事

屈原伍子胥晁錯皆死國之士不當更譽之蓋事君以忠為主才智不足論也揚雄一切纖之謂非智者之事是知揚雄胸中所蘊欲作美新之書久矣豈迫於不得已而後為乎迨莽以符命誅劉棻甄豐等雄自投閣班固便謂棻嘗從雄學故雄不得不懼殊不知美新猶作一[illegible]於莽[illegible]則於美新何有乎[illegible]身爲叛臣[illegible]猶張湯趙[illegible]耳此揚雄之徒所謂賊也

書字學

莊周以短後之衣為趙王說劍孟軻與齊王語乃論好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救之以所不可為抵乃類於蘇秦張儀之辨舌乎曰戰國以縱橫之說為勝其來久矣卒然以大中至正之道陳於前彼且驚駭而不能安吾說亦何自而入乎借蘇秦張儀之辨以論周公孔子之道此君子之術也熙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大夫之不敢議何蓋字以孔聖為謬耳端不敢以剿服為非也蘇東坡猶切齒特於文字中以見戲玩之今觀其論入俗則考說文曰從人從谷了翁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集鄙視安石不啻奴隸等及作書與曾子宣乃論悔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為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乎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題鳳池寺

曾使陳汝作遊西[illegible]定延平外史[illegible]志宏同遊鳳池寺[illegible]人泉石[illegible]

鳴環珮方兵戈初定之際尋此勝景以衎一尋豈
易得哉紹興二年三月丙午

題賢沙寺

莆田陳汝作遊三山黃兗翁毗陵張泰定廷平鄧志
宏號集賢沙寺㣲雨初霽景物一新遂獲縱觀飛山
之勝豈衡山之雲特爲退之一開乎僉曰當志之紹
興二年三月丙午

題開平宮

拼櫚鄧英志宏遊此勝境超然聞非塵俗御而往持
材成之新詩典筆氣欲吞雲夢終了不及世事

也白蓮結社當在異日幸俗而行慨然作悲宣和癸
卯八月五日誌之

題鶴渡閣

七峯鄧鴛道隱若紫鄧志宏伏自塵寰中縱步得此
茂林危閣泉石相激凜然寒風貫踏霹頂論出世法
積後二日而歸天上廣寒宮未可知人間決無此景
也

書法帖

羲之書妙絶今古猶劍爲潤各有奇態如雲煙變化
自出天然非人力可致也

以來風流吾恐曾公政得羲之緒餘耳且力
至若非其天也自生民以來一羲之而已
李太白以舞詩爲詩奴余初過之後因睹舞書者數
日縱縱然如在樊籠中忽見王羣後逸如此便覺縱
上有騎氣馭風之興然後知太白之言端不妄也

放鶴亭舍人放鶴文

夏四月己卯侍舍人李公遊于隱國公以放鶴之事
語其間而是之經謂曰幸先生書焉以爲衆生福田
公不可曰夢寐之事未徵也明日造門復請曰南海
之民特魚爲命戕魚而食者歲以萬計未聞有以壽

者今獨於先生而祈焉不書之何以嘉見聞而動
激化公乃惻焉爲之揮毫叙其戕殺之害爲甚詳考
其口腹之適爲甚微使之見者皆若親感其苦而覩
血氣之類皆爲戮也則凡有惻隱之心者其肯忍殺
之愛物之仁固不可量數又豈止二戮而已耶昔人
嘗謂螺蚌蜆蛤之類賦性不全殺之無害噫了有言
此乃愚陋頑固衆生不能自解報怨背君殺之正是
善怕恐夫鶴之爲物介產遷播遐深淵豈亦賦性
之者之類乎今且能感夢如此則又鳥知其不能
公之會而類爲列

之且道其所欲攻[illegible]入卻甚

跋陳了翁[illegible]夫誠子文

此卲堯夫先生之文了齋先生陳公書之無甚高不可企及之事皆中庸之道也但智者忽之若不足為愚者棄之而不能學也卲陳二公所以不能默默且有望於賢子孫也其謂余氏宗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變于之虞則至矣而爲子之志則陋也方以卲陳過庭之訓[illegible]乃能尊守淬識者察之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自王荊舒祖桑弘羊以竭山海之利故世無飽食之農師商鞅以推不可行之法故祖宗無可留之典學揚雄以贊美新之書故學者并爲異姓之臣予讀其書不能終篇况學其字乎朱喬年學道於西洛學文於元祐而能喜荊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知其善者歟建炎三年閏月庚辰栟櫚老書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題跋

跋了翁真蹟

龔公陟升叟以忠義教道於郡攜其妻舅了翁真蹟以過余曰幸子跋之開卷凜然銅筋鐵骨洗空千古側媚之態蓋曾公之後一人而已升叟勉之學其書者豈在點畫之間乎無充宇宙之氣者必不能斥蔡京於崇寧間不能斥蔡京者决不能作是書也升叟勉之

跋蔡君謨書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爲天下主盟者挍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

跋李丞相贈御成材判官詩

建炎三年冬十一月金寇破洪傳檄下建昌當時無敢誰何者判官御材獨不可曰寧死耳忍負吾君父乎拂袖而去誓不降虜竊奔閩山斥逐僕御脫身爲死而臣子之節立矣大丞相李公聞而壯之因勸有

詩遂次其韻既贊其然已至又勉其所當爲鏘金戛
玉鏗然郁廟之音蓋道德之妙形於言詠非止以句
法高天下耳卿子之學其光矣乎宣和間卿子嘗以
諸生從公遊於沙陽得其議論之餘逮能所立如此
今公相期益尊又非前日比他時施設當如何哉因
讀公詩謹題其後蓋非特勉子耳亦自警云將紹興
元年四月晦

跋羅右文李左史題棲雲真戒大師營治

沙縣佛宮始以百計獨無輪藏以聳觀者棲雲禪院
真戒大師可臣首造之金碧相照恍若天宮蓋閩中

所未有也又以謂傳公之建藏三藏之傳經皆唱吾
道者因架殿以報之又立堂於殿下以招具眼人同
觀藏敎白石清泉之間明牕淨几如在世外右文羅
公見曰此老當爲吾邦之傑然者歎賞久之乃紀以
詩而左史李公亦曰豈特此邦耶雖求之天下指不
多屈遂次其韻亦以贈焉且二公平日爲吾道主盟
近年以來義不辱於金張賈馬之門寧居吟窟聊以
卒歲耳夾非假人以言者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不知真戒者但觀其所主則其
人可知矣

跋虞卿中畫

韓退之作畫記於句法中自有用青至今開卷熟讀
如見畫馬蓋文字奇偉至此又一變也竹溪先生虞
仲子今記有晉司空鹵簿於用青外更考一代制度
至於論若父錫子之盛以報人臣勳業之隆上下參
然不相綜貳吾知仲子筆力不爲畫師作耳茂先標
致晉室衆一流常鸛鶴自喻若無志於九萬里者頻
豈眷此車馬赫奕胥徒繁盛區區使愚夫愚婦驚咤
咨嗟於蹕息間遂忘其身至不得終於牖下且禍及
其三族乎蓋以身許國者不顧其私死生存亡一切

任之耳倘不如是則海鳧既至台星中折茂先已翻
然爲竹林遊矣寧至如是耶仲子職在道山而以洞
霄自隱其視世間榮辱得喪是何等物一見茂先鹵
簿乃愛篤考之詳贊之美如此蓋所羨於茂先者在
此而不在彼也惟有識者辨之

跋鄭右文天池記

天池有二其一在天上乘風而去九萬里其一在廬
阜飛錫而西九十有七今余每恨其遠若不可數數
者今又得一焉即沙縣所[illegible]者是也巖在梅
峯百尺之上君者以[illegible]爲右文鄭其母氏

殘叢隈欲作大佛事忽一念開得一泉耳令可給數百人故等慈頭老以天池目之余族叔德裕又考古摭今爲作記文吾出吾廬西望縱步可至一日雖五七返不見衰憊是太虛間有三天池吾乃占其一時供勝賞豈不謂閒居之幸乎或曰正恐大小高卑不可同日而語余曰噫曹溪一滴與四海同味大小高卑何足論耶乘風而行天上者羽人也飛錫而走廬阜者釋子也羽人釋子安知其不欽吾右文之孝慕頭老之禪而喜德裕之文章一日借來乎姑俟之

跋樂氏借來堂記

韓愈氏倔強豪邁縱若空視世間軒冕若無足介意者至玉帶金魚或叩其門則形於詩筆以誇示兒輩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君子其可忽諸唐輔粹夫爲樂氏二難卜居深杳蓋將追友逸民若不數數於趨走者前輩君子輿叩其門或作一再款樂氏喜之作堂以名借來所以志之也然則好賢樂善之心端不愧退之矣鄉人之彥者作詩以贈焉是可以賦也余罪逐遠歸聞樂氏之風恨未能至舍弟壹携其詩軸乞余跋語於是乎書

跋文恭公墓誌

安定文恭公執政日力修盟好重與女眞當時貪功生事者往往未必以爲然至宣和間邊隙一開海內鼎沸二聖播遷遠在沙漠而天下横屍當以億兆計然後知前輩安主憂民之心爲天下後世之慮非世間淺夫淺子所能窺測也九原已矣不可復作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讀誌文謹慟哭以書之紹興二年春正月庚申

跋胡公墓誌

蔡京當國二十餘年天下士人舉遊其門間有不爲京所汚者非才術智識不足以悦京則其所踈遠不

能與京接也夫初以不才爲京所棄今乃洋洋謂非京黨不亦欺天乎了翁誌胡公墓有曰帥在政府者蓋斥京也公爲京所知如此卒不爲京用豈非人傑哉諸子於政和間敢犯時忌力求翁文以誌先德亦下視京輩如草芥耳今也節義文章皆卓然出人數等蓋淵源傳當有自來也嗚呼盛哉

題釋老開堂疏

釋老掛錫延平廣教禪院之餘閒户讀書時出好語使君太傅莊公聞而喜之今春天王爲製跋文有神珠法雨之語可[illegible]日傳此道

清譽四播如走風霜亦可謂不負使君所知矣德公
之賜欲刋其蹟且求其跋之余以謂欲報其德者不
必刋其文然非託於文則無以志吾之知遇也於是
乎書靖康改元四月己未栟櫚某書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啓簡

上李右丞相啓

伏審光被殊恩擢參大政士民交慶社稷增輝恭惟
右丞相公先生道貫天人氣充宇宙盡忠社稷遑恤
其身[illegible]斡旋之力士繼親香案遂同折
衝之寄寔有與縣落於窮山尺寸不干於要路惟居
[illegible]慕進之心故位崇高不爲患失之慮敢陳
大計於羣衆洗空天上之𦘦頭擁出雲端之北極
措九州於磐石脫萬姓於虎牙撥亂殊勳既出于房

之惟艱守成有道吏資傅說之鹽梅穀賤終身要觀
定劾既金撿玉何取盧文某頃以青衿久從絳帳亢
居閩嶺但足一邱之牛蹄坐想沙堤上摶萬里之羊
角繼之聲鱗之業幸爲擊壤之民其爲欣愉寔倍倫
等

上李右丞相簡

某頓首拜覆比覩郎報切聞入參大政欣躍之餘連
夕不寐蓋非謂大夏已成預爲燕雀討賀幸斯道有
傳而海內均福也國勢委靡無如今日然紀律已定
大何慮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太平可以指日矣天

下幸甚

尋替太平日久不聞鉦鼓之音一旦羽檄星馳天下騷動窮鄉不能致死但搖滌耳伏聞先生定大計建大議毅然以身當之笑談之際脫萬姓於累卵之危顧豈近世學者敢望其後塵哉所幸老拙散才得先天下之願識者欲倚杖巖於山水之間吟詩飲酒作終年謝其爲欣幸可勝言哉

頃狂躁守不知世事如許每得聲咳及之但見感頌若不自勝者及來京師於所聞歸拜北堂無復西意敢意今日得覩人傑起佐聖君復祖宗故事與天下息肩皆亦安然爲太平民知幸知幸

嘗觀崇寧以來久元祐之文以塗天下之目凡官於其時者皆斥而不用未嘗不失笑也天下公器自有輿論放人之賢不肖亦何與於年號耶甚矣小人之惡君子也不知大體但極其私心耳然君子之惡小人亦猶是也儻極其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此照之不落一邊政類中庸之道昔竊覩先生有包荒之德不爲卓絶有異之行蓋於行止疾徐之間而得見舜之道不爲已甚而見仲尼之心者也今也既留天下亦何事於有說之言耶然吾師之道猶當說也苟有所聞故自隱乎惜惜易易

寄朱爲卿

某頓首再拜數千里之遠才把合便見君子遂作許欽慰惶之懷殆非意措所能既也平津渼別還復黯然此後起居如何臨政當有神相某前此狂妄幸脫虎口今當築泉種竹作安爲計但遠去吾裔年而令德諸友又復他適兀坐深井日覺茅塞耳儻不我棄幸時惠書得近日新作切懇切懇餘惟爲吾道百千自壽不宣

某頓首再拜天王大風一首聊叙別後眷眷之私二

兄略不見和豈餘雖耶但吾黨中人洞見肺腑不敢以此牽疑耳便風幸首見及也微城揖煤泉南二香及鏞黃墨刻皆勝物也非吾子不能有非老弟不可分幸早專人以慰此鶴立至望至望俞人傑秀才盖名家之子也頃在泮宮嘗與同舍云於左右曾有一日之雅今在鉛下他無所求惟覓一安下處想不難應副也千聒不罪堂上太夫人尊嫂宜人萬福令子安樂否老兄貴恙今想平復要當森煩去之有漸可也藥物有効者聚把一二時服之其他雜方幸一切置之爲妙多癡作吾姐一旦之間戒之良易桂帶之上

非斬釘截鐵者不能慎也然所望吾喬年與喬年所
以自期者當自知之其可以頃刻之適壞此無窮之
計乎越祝代庖雖爲可厭要贅已有三折則能明醫
故不可不盡也許簿伯仲余思晦黃彥武諸兄近方
作書更不及縷布也某再拜

答吳時可

某頓首再拜時中畆校吾友坐下作別益久馳仰殆
不勝言專人損教感服友誼仍審即日尊候萬福某
託芘粗遣未有承晤之幸敢祈百千自壽前牘殊遲
謹上狀不宣

某頓首再拜樗罪逐孤蹤日後一日便當叩角作歸
農計但時勢未寧恐不可以安枕耳時中養閑里閈
事業當益進也一丘一壑自有高韻世間榮辱不足
介念此間朋友雖不乏人議論才學類有可取但進
取之志特津津然見於顏面間此瘦妹墜於不能滿
意時中有暇能惠然肯顧否木牛石馬當有以爲公
獻也謝丈閑居爲衆人作佛事使風耨徇偷無敢窺
其境者乃知此公志在愛人非自爲也世間小人雖
閨門之內尚與兄弟分彼此孰能克己如謝丈乎想
左右亦有以助之此皆風俗間美事良爲助喜也欲

言無窮但不能多瀆耳某頓首再拜

答陳夢兆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縣朝奉史坐前夏熱伏惟字字
多暇神明贊祉尊候動止萬福某託芘西來已造建
安行遂參見但切忻愉謹先奉狀起居不宣

某頓首再拜前日承書墨之幅尤荷意勤來辛智之沙
陽更不具狀上謝想蒙照亮某誤蒙召對實出獎提
幸見君父以攄所欲論者非特教誨何以副九重之
望哉即于提耳得毋金玉其音也某頓首再拜

某再拜搬家之喻極荷見教前日被受聖旨令日下

就道再有火急起離指揮前後九十有一次催促自
顧何人敢遲延既對之後即歸迎侍使老人不冒畏
暑以登途蓋兩便也如何如何

耕橺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祭文

李安陳諫議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戊申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故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公之靈曰靖康之難胎於崇寧相彼元祐治亂已分人皆見於已著公獨察乎未形正色立朝上嬰逆鱗雖叔粟之奉不給於朝暮而正直之氣蓋充塞乎乾坤若上皇能用公於三縣之後則必無宣和之亦若淵聖能作公於九泉之下則必無沙漠之征嗚呼已

矣乎公道與棄繫國休戚故公之死生存亡不繫於公而繫乎造物昔公南遷義不枉尺斯民企踵猶冀萬一旦夢奠於兩楹之間四海為之失色善類冗師吾道將絕小人無畏爭臣新室此有志之士所以為天下慟而不獨為邦人惜也聖人念公恩錫日隆平生事業已勒豐碑鄉曲儒生慕公高風參並依衡若接音容貌公之像血食學宮先聖之道與公無窮尚享

沙縣靈衛鄧公祝文

祗公昔因唐季寇擾賊汝萬姓於殺不措一同於化國俱冥顯其傳果縣之危陰賛我邦獨享慶土之困使華協奏天寵載旒尸祝之來紛如蟻聚廟祠之建聚若雷飛更須左右其民以克終始之德英風凛世洗空天上之施頭義氣橫空擁出雲端之紅旌四爽雷威六合春迴豈惟一邑之雄要作萬邦之傑翊希聰聽俯察輿情

宣和八年春二月庚寅聞金人不恭敢拒大邦翌邀逞兇於邑驚擾切得兵符而讀之往往泣下靖康改元癸卯夜夢有老人東嚮而坐呼所統之兵紛來無窮皆屏息受命無敢誰何者老

人語之曰若等善護此勿撓之群卒皆云某屬於公敢他為哉覺而異之曰是何神乎而獨祐我也忽聞中途門而請曰靈衛披旨創廟冠絕吾邦出師者爭禱焉但未有祝文幸夫子製之然後知靈衛公果祐吾邑者丙午謹撰此錄未果而捷音到矣天兵所指摧朽拉枯因其請降舍之使去嗚呼快哉叩角擊壤將復為太平民矣遂併書之以彰靈衛之迹云

靈衛廟賽劉祝文

詔矢南飛漫天如雪左蔽江南右闢吳越嗟嗟七閩

江潮之間凜如累卵上壓太山我邑在閒浪名富庶
其大鼎來食曰可饜妥寧儒士列邦廟庭與公之貺
以寫康寧天書夜報賊兵稍北莫挽舊居實公之德
公德如山我不敢忘既陳牲幣又奠椒漿君恩如天
公其可忽既福此邦當佐上國賁壓蒙塵今猶海鄉
公其相之焉賜來王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疏語

祈雨

良日炎炎困將爍石斯民切切誓欲焚巫不有一滴
之稗難均四方之惠非惟定慧大師法轉乾坤道周
夷夏鳳從衆願每慈群生今此玄祈更希慈念笑驅
雷電去挽天上之銀河淨遍根莖失人間之火甕
當使斬我之恐化爲鼓腹之謳實望慈航速濟苦海
某等瞻天望聖哀祈之至

謝雨

佛法如天肯責狠巫之報人心似子難忘父母之恩
肆啓學筵式陳悃懇切以時丁流火之候月無離畢
之躔涓涓已絕於千疇種種皆頹於紡毫仰賴佛駕
俯降塵寰一念回天驅雖暑於過時之盛運實倒井
起群生於既困之餘坐令焦瘁之枝容忽變熙熙之
春色然本緣湯旱少憩人間已作商霖當歸巖寶仰
瞻回馭同傾不替之誠更冀餘波以卒無邊之惠某
等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天王稱花開堂

當年主席曾煩獨腳之夔今日傳衣可無三角之虎

政賴作家之手段來繼本色之鉗鎚非犯祥光喚回勝景稱公禪老風觀文墨每懸鼻孔之撩天壯了宗乘已覺脚根之點地掛眼金屑業已掃之貼肉汗衫予今剝矣用勤三條之篾來覆一把之茅法雷嗔呻萬籟俱息禪林蹴踏六合皆驚爲妙傳六祖之心永祝一人之壽請昇猊座須振雷音

高飛嶄老開堂

鶴絲孔內既可追牟午歸淞中何妨說法況此三家村裏亦是百尺竿頭儻若當人自堪選佛令起諸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鉗鎚惟嶄公禪老出自梵藏之叢林來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蹴踏孳孳何曾暖暖姝姝忽有悟於吹毛遂難藏於碓米今兹拈出分明對簫當胸但看令行不是呼難作鳳喚回癡種子接取明眼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爲佛地何用龍宮天食從衆人觀好振雷音仰祝先筭

代人請長老陞座

幻鉢反空已失倚門之望潮音振地寧須庭皷之求盡禪悅之門不殊今古故嬉戲之際可度人天惟亡男甑寧令尹紹業箕裘律身氷雪雖苦學志於附鳳而投世終於割鷄陶令徑歸雅有林泉之趣子文無愠何妨簑非之譏氣方凜於長虹身忽先於朝露欲追九泉之福可無一滴之禪而崞慈有大比丘玉面灰頭初不落於兎角枯花竪拂亦何與於卵毛盡明西江而爲法雨生吞栗棘高視叢林願假妙音喚回先妣已脫南閻之苦便躋兜率之遊

拭疣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誌銘

何長善承事墓誌銘

君諱抗字彥高晉永嘉中有八姓入閩者何其一也君世其裔故世爲邵武樵溪人曾父諱福大父諱景皇考諱紹謨皆隱德不仕自大父以下皆傳通經史尤深左氏春秋然止用以行己耳未嘗爲進取計君継其業家益貧遂習進士舉自元豐歷紹聖經義詞賦蓋嘗再變君各臻其妙振衣膝行願爲門弟子者蓋不特爲閩中士人耳自江以西往往皆來九舉君

獎提者類登危科作縣仕或青紫拜綵纈以謝恩德者歲不乏人故君雖棲遲蹭蹬未有所遇然聲譽益磅礴皆意君旦夕爲雲霄人矣會崇寧間行舍法月考歲計銖積寸累必歷數寒暑然得以射策王庭君曰噫吾二親垂白家無擔石豈可輟吾溫凊不可闕之恩以易區區無用之虛名乎故安居陋巷以敎四方學者鶉衣蔬茹泰然自處力事二親孝行翕聞晚年尤喜佛書於生死之變蓋了了然宣和七年冬得疾踰月未嘗伏枕但擇肉食耳十一月三日衣與正冠西首奄然而逝得歲六十有七娶馮氏男二人曰元曰方皆應進士舉方嘗遊邊得承信郎令隋燕山不能歸孫三人曰錞曰鑄曰鐔元才學卓然於其爲友舊以君門下士通直郎謝壽狀君之行不遠數百里過余曰先君子老死場屋不有碣銘將泯沒矣願夫子誌之余曰噫君終身不遇豈才之罪乎君小年未聞道寧侍母疾至於刲股此在君爲不足書然孝誠所洎非以聲音笑貌爲也嘗同仲兄遊學江西兄不幸即負其骨以歸時方炎蒸積瘴日甚死於道路者往往相枕或戒君以徐行君曰噫死生不足顧也吾知負吾兄以慰倚門之望耳考其所發如此其

可謂之孝子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君使君得志在朝廷上必不顧妻孥服食之私責國以自婚其所立當有絕人者君今不忍捨其親以君學校遂使天下失此忠臣蓋崇寧創法者沮之耳此余所以傷一時政事之失而不傷君之不偶也請銘之銘曰

胸中萬卷　筆下雲煙　百不一死　歸此九泉
子孫繩繩　既藝且賢　其後必大　吾卜之天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評論

詩評

或人問詩於鄭子鄭子曰詩有四忌學白居易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若學竹樂子詩者尤忌說功名平易之過如抄錄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悶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匃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論功名之過如論諛封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論旌麾此尤可羞也若能不作此數格然後可以論詩東坡曰要知兩極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此雖平易自有精采又曰陽虫陰界投承啄翅淵之化帝祝尾此雖奇僻自非隱語又曰嶽寒氷嶺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此雖怪誕要非乞匃道人所能近似也至論功名則曰正與群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是豈復有封影氣味乎此四者不可以筆墨求之要退於筆墨之外者自有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學者不可不知也

論書

持筆如馭將柔順從指者皆非良材而桀悍縱逸者亦不可制要當與伏抑按每使人欲而然上[illegible]

有生意然後爲妙筆也近世人多作無骨字盱睢似婦有乞憐之態故其所用者皆無心冗毫也此筆才入手則諸葛所製當爲生硬矣不能用諸葛筆而欲作字如項羽棄范增而欲取中原也其可乎

墨以黑爲體以光爲神神采輕浮不能深黑譬如紈綺子弟濃塗大黛黑而無光亦一田舍翁耳眉山老仙謂陳瞻墨潘生不逮瞻何爲者敢冀潘耶此論未公吾不服也

硯不必甚佳者比嘗見士人相矜曰此端也其色瑩被欽也其文縷不知文與色亦何與於墨乎皆好奇之過也大抵石在山者燥在水者脆脆者不能以制墨而燥者又不行筆二者胥失也去是二病雖屬咮足矣亦何必近捨皇甫湜哉

張長史脫帽露頂抵掌於八仙之中今物化數百年矣每觀其字則怳然逸韻猶在目前顏魯公作字端嚴可畏狀之屋壁窖人瞻落與長史無毫髮相似而史氏謂魯公獨傳其法何也蓋字法三昧當以神悟之飯悟矣如嗣宗老宿或以拳或以喝或作老婆態種種不等要之皆西來意也

本朝評書以君謨爲第一信嘉祐之間可以冠也蘇

蔡襄以文妙天下而書又能張其軍於君謨者無甚
懸殊然君謨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縱橫上下皆
藏古賢學之力也蘇黃資質過人筆力天出其大白
詩字深得其趣者自當見其優劣矣
六書於楷者也作字蕭遠有晉宋氣所恨者但能行
書不真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三者不可闕一也若用
蔡叔之法實彌於贅者則米芾往所譏也
乃發明學余蓋未學年前有可觀者今來求益言
衍窮矣姑使之擇筆墨之精者以利其器然後品藻
下今能字者以俾其自取耳歷代之風韻不凡他日

所學當有不止於書者吾將併得而告也政和戊戌
春栟櫚鄧肅朝陽字書

栟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栟櫚文集跋

栟櫚鄧先生有宋之大儒為名諫
官識一代之人豪也予嘗觀宋史
至欽宗之高宗為左正言時忠邪
並列于朝先生撫膺然累疏以擯奸
佞天下賴之以安則其忠義之激切

有以得其大略矣第未獲觀其全
文每以為恨今由叨祿永邑鄉進
士林思舜會聞道及先生文集舊
梓甚已灰于燼今幸猶有筆之者
因得而觀之玩之見其文辭義正
自為機軸實有於世教深爾裨益

而謂先生在鄉賢中當與楊羅李朱並稱而文章固無忝焉蓋均爲後世師範亦均之與天地相爲悠久焉耳道學之傳自有公論奚可以其詮述之顯晦而遂少貶之哉遂刻之以永其傳若其履歷之末之見於平素者則詳侍御林思齊二先生之備述之矣茲不復贅書

正德己卯孟秋朔日後學南海羅珧謹跋

書有不必宋元舊刻而亦足珍者此種是也述古堂書目云鄧肅栟櫚集二十五卷猶是足本近時傳本則止十六卷矣古書失傳即此可見是書出郡城宗某處以明鈔本[illegible]破損殊不耐觀命工補綴[illegible]而藏之

己巳春三月 復翁

[illegible] 四月晦日 復翁又識

[illegible] 三日 [illegible] 記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八卷

（宋）王蘋撰　（明）王觀輯

清鈔本

王著作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蘋撰。蘋字信伯、福清人。福建通志稱、紹興初平江守孫祐以德行薦於朝、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累官左朝奉郎。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以趙忠簡薦賜進士出身、官至著作佐郎。秦檜惡之、會其族子坐法、牽連文致奪官。與通志所記不同。然此集以著作爲名、則陳氏所言爲是矣。陳氏著錄作四卷、寶祐中其曾孫思文刊於吳學、虞鈇爲序。此本爲明宏治中蘋十一世孫觀所編。一卷爲傳道支派圖、二卷爲對子雜文十餘篇、三卷以下爲像贊題跋及門人私志語錄之類、較陳氏所記卷數遂增一倍。然遺文不過一卷、餘皆附錄。實則亡佚四分之三。蓋掇拾殘賸而成、已非舊本。以其學出伊洛、而能不附秦檜、立身無愧於師門、故錄而存之、不以殘闕廢焉。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序

儒者處必有道而後出必有用也若王先生信伯者產於閩越
之間游寓震澤之上從事河洛之門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當時
若楊時尹焞朱震諸儒素所推讓無意求達適宗高宗臨郡訪
求布衣時郡守孫公佑首以先生學行薦召對便殿先生議論
純正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授者一心也心者一人之
心也廣大悉備爲善無垠人主苟能推之舉而措之耳高宗目
爲道儒勅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其後高宗感后之言卽召
范冲重修神哲二宗實錄先生實預其事遂使當時焞下之奸
誣謗潛釋宣仁盛德垂照萬世朱墨之史行而邪正之說辨矣
觀高宗勅詞撰諭有曰凡筆削之去取無裁不遺核朱墨之異
同咸得其當備一代之成書詔萬世而無憲蓋匪特指一事爲
然也先生之達而在位雖不大任而行道之幾於是可見矣於
乎若先生者處身優游守道純正達則行退則藏所謂與顏淵
同條而共貫者耶平生所受制勅若干道及閒居與尹焞諸儒
論諍經旨令爲世孫惟顯翻刻于梓使鄉之後學皆得而觀之
知先生之爲人坦然君子窮達一致如此若惟顯者醫學既爲
今時所重而好儒又若此焉於乎是可謂無忝爾祖聿修厥德
者耶

正德九年三月吉日後學徐源序

著作王先生文集序

鉞少始知學景行前脩閩鄭邑福清有鄭介公俠以忤王安石
被謫仕竟不顯有文集二冊行於世吾鄉言節誼者首稱焉鉞
茲焉客吳始得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而讀之乃知其先亦爲福
清人厥考始從居吳中先生從學程門以王安石尚經義而廢
春秋守所學不就科舉晚遭四七之際卒以道鳴而吾鄉粹學
之傳又有人焉謹按國史紹興四年僞齊挾虜入寇冬十月詔
親征
上幸平江是時守臣孫佑疏先生學行以聞有
旨引見上殿初賜右迪功郎未幾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
蓋嘗撫卷三歎曰明哉
高宗之爲君也其知急先務也能尊尚正學也良哉趙公鼎之
爲相也其知以道事君也不蔽賢也儒哉孫佑之爲牧守也其
知風化之本也能舉善也夫惟上有傳道統之君下有宅道揆
之臣外而郡國皆能以道學相尚茲非人文之一泰歟故自王
先生之既舉也越明年六月召尹焞又越二年三月召胡安國
凡程門同學之士以次顯擢嗚呼亦盛矣然寄疑之紹興距今
未遠也洛學源流世之學者皆能歷歷指數而王著作之姓字
則落落不掛齒頰間豈其言論風旨不甚接於人耳目故耶今
觀著作出處本末則有信史忠言嘉猷則有奏編師友淵源性
理奧義則有語錄非不足徵也而付之湮晦豈非爲人後裔者
之責抑亦居於是邦者之羞也福清邑庠舊有先生文集而吳

學獨無有非一大欠欸歟襄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于學訪
其後曰思文者俾奉嘗歲時思文將以福清墨本刋于吳學屬
鉞序之鉞惟發揮舊德世自有人第念生長永陽距福清才一
舍且嘗習春秋今復寓吳慕藺最為親切不可無一語以答聞
孫之辱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於已不希名於世文豈足以
論先生哉且其獨抱遺經殺不舍所學以從彼退然肥遯若將
終身斂跡不際熙朝則韞玉藏珠閟其光而不耀平生未嘗著
書若非章憲栒邦弼之徒追纂微言則理學精密來者亦何從
而窺之哉蓋嘗觀其答門人顏子樂道之問有曰若有心樂道
便有倚著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吁此孔門
曾點輩人物也文豈足以論先生哉要之欲求先生之心不得
於言則奚自吳門文獻之邦使家有其書士宗其學庶乎師道
立而善人多矣時
寶祐丙辰夏五望日後學盧鉞書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目録

前序
第一
傳道支派
薦上殿劄子
上殿聖語除官賜出身
聖語
勅詞五
第二
寅冬上殿劄子三
應詔論事奏狀
卯三月二十四日面對劄子二
五月七日面對劄子二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二
第三
納宰相劄子二
夫子之道忠恕論
題論語後
送李子勉序
跋陳諫議書後
題張思叔書後
答呂舍人書居仁

資中袁先生跋
玉山汪先生跋
雝國虞先生跋
柯山徐先生跋
天台毛先生跋
鶴皐朱先生跋
眉山黄先生跋
第四
文定胡先生書 二
和靖尹先生書 七
玉山汪先生跋
第五
西涯李先生篆字
著作寄題
賛
跋
墓誌
祭文
挽詩
國史傳
吴郡誌
嘉熙元年詔舉策題

第六
立祠劄子
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
郡庠先賢位次
性學李教授添立
掌祠府帖
李提刑帥行學取問立祠因依申狀
第七
著作與尹和靖講易
第八
震澤記善録
宋宮教所録
乾道八年信州周憲跋
乾道八年當郡曾逮跋
淳熙六年蘄春假守施溫舒跋
序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目録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一　　十一世孫　覲編

傳道支派

明道程先生

濂溪周先生

伊川程先生

明道程先生

游定夫　謝顯道　劉質夫　李端伯　呂與時

蘇季明　王信伯　胡康侯　王彥明　林大節

劉安禮　李先之　周恭叔　朱子發　陳貴一

陳經邦　陳貴叔　邢和叔　馮聖先　唐彥思

李嘉仲　邵伯溫　謝天申　潘子文　范叔器

范文甫　暢中伯　許景衡　劉安世　吳給

伊川程先生

張思叔　暢悅道　呂原明　范淳父　謝顯道

劉質夫　李端伯　呂進伯　尹和靜　蘇季明

馬時中　侯仲良　楊中立　王信伯　胡康侯

王彥霖　劉安禮　林大節　周伯忱　周恭先

周伯溫　孟敦夫　李先之　周恭叔　郭立之

楊遵道　朱子發　譙夢授　趙承議　鮑商霖

陳貴一　陳經邦　陳貴叔　邢和叔　馮聖先

唐彥思　邵彥溫　張閎中　游定夫　謝用休

潘子文　范文甫　暢中伯　許景衡　劉安世

朱公掞　呂與叔　李嘉仲　馬伸　吳給

著作王先生 蘋字信伯

陳長方　曾幾　范如圭

章憲　楊邦弼　周憲

章愁　宋宜之　陳戍

陳少方　曾逮　吳明中

薦上殿劄子

權發遣平江府臣孫佑劄子據府學生陶孝友等保舉布衣
王蘋學行竊惟
主上親秉戎輅臨幸本府軍務之暇延見人材今有賢士近在
數十里間有憂時愛
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伏望
特賜敷奏召赴
行在審察錄用候
指揮
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布衣王蘋令入内内侍省引見上殿

上殿聖語除官賜出身

十二月四日引見進對
十二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昨日上殿王蘋特與補右迪功郎
十二月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王蘋特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除秘書省正字日下供
職
十一日内殿宰執呈王蘋辭免特賜進士出身秘書省正字
劄子

聖語

上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于朝通儒也大抵儒
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儒才無所長何所用耶臣鼎曰
陛下聖人人臣能否何所逃耶臣與求曰儒者不通世務是謂
腐儒如漢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此三人皆名儒故史稱其通
當世之務臣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惟通世務乃為有用
上曰誠如卿等言耳

勑詞

勑右迪功郎王蘋朕於一時人材苟其名字稍有以自見則往
往至屢試而治不加進於是從而求其所未試者至於巖穴
之士庶幾有會朕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韞櫝既久聲
實自彰行誼之修溢於朕聽燕見訪問辭約而旨深師友淵
源朕所嘉尚乃命錫之高第職是校讐豈特為儒者一時之

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爾志毋愧師言可特授左
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
紹興四年十二月

勑詞二

勑左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可特授左承奉
郎依前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
紹興五年二月

勑詞三

勑左承奉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朕豈尚經義而廢
春秋崇觀行舍法而罷科舉使自信篤學之士無以售於有
司爾獨守遺經不追時好昔人所謂為人臣子而不可不知

者爾既知之矣是用特起布衣擢居東觀嘉此老成之望藹
然英俊之躔爰自校讐俾參撰述益思懋勉嗣有褒陞可特
授依前左承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
紹興六年八月
勑詞四
勑左承奉郎新差權通判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王蘋紹聖
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爲廢立
之議以誣謗
宣仁傷
泰陵孝治之風失
神祖勵精之意凡是厚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
第一
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賴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蘋
親見大儒得其要眇維此一代之典遂爲不刊之書增秩之
榮厥有故實尚思奮勵朕不爾遺可特授左宣義郎差遣如
故
紹興八年五月
勑詞五
勑王蘋汝咸以儒學擢在道山比賛相臣纂修鉅典凡筆削之
去取兼載不遺核朱墨之異同咸得其當按指事實錄之法
彰辨是與非之明備一代之成書詒萬世而垂憲眷嘉事傾
之績可忘紬繹之勞恭覽奏篇歎美無斁故兹奬諭想宜知
悉
勑
紹興九年十月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一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二

寅冬上殿劄子一

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孟子謂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凡以上之所爲視民之所向而
已比者雅簡有警
陛下決意親征
詔下之日民情欣悦此無他當於人心而已夫民離而聽之則
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謂其衆心之所同
有至公之理存焉臣願
陛下推是心以見於用人則用人皆慰人望推是心以施於政
事則政事不咈於人情三王之治不過於得人心而已

臣竊謂人主好惡其猶天歟天之所發生肅殺固無容心於其
間是以人主法天而爲治賞善罰惡惟才是用曾何適莫焉其
於臣下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然後用人不失其宜矣苟
知其人之善矣雖或憎焉未嘗廢也知其人之惡矣雖或愛之
未嘗擬也昔汲黯之戇嘗面折人主漢武每惡其妄發及與嚴
助論之必以黯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也唐文皇嘗愛之延
入閤語每至夜分及稱佳木文帝必以佞人目之二君之不蔽
於好惡之私故能盡其臣下之能否
陛下憂勤庶政急於爲治然百執事之列每患於乏才焉臣願
陛下察臣下之忠佞捨短取長隨才器使各當其職乃無才之
患矣

臣聞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春秋者
誠經世之大法也然諸儒棄經任傳使聖經之旨闇而不彰鬱
而不發故王通謂三傳作而春秋散豈不信然側聞
陛下萬機之暇留意春秋誠得進德之要矣然臣竊謂帝王之
學與世儒之學異蓋世儒之學從事於章句之末辯析文義而
已至於聖人經世大法往往莫之察也而帝王之學在得其至
指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昔九方皋之相馬也物色牝牡有所
不察而卒能得天下馬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也臣愚竊
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春秋之學有類於是伏望
陛下深求作經之旨自得於言意之表而不惑於先儒之偏見
則春秋之旨昭然矣

應詔論事奏狀

右臣准尚書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來江北賊馬已退應
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者臣謹按六月宣王北
伐之詩也而詩序有及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以至
於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焉夫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
皇者華之遣使棠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朋友故舊如魚麗美
萬物盛多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何預於北伐哉及觀車攻之詩
稱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疆土復會諸侯於東

都乃知攘夷狄實係於政事之修舉也又觀禹之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以舜之聖其不爲慢遊又何疑焉而禹之
陳戒乃至於是者蓋臣之於君所以告戒者惟恐其有所不及
以此見其愛君之至也然則人臣之事君可不法於斯乎臣竊
謂今日政治之本有三而已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
三曰消朋黨三者既至則夷狄不足慮也何謂正心誠意記曰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然則治天下國家以至於修身皆本於正心誠意而已蓋誠者
天之道也意與天合則動靜語默不以毫髮已私間於其間無
適而非道矣心其有不正乎舉而措之事業蔑無難也故記曰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九經之多該括萬事
而謂行之者一者何也亦曰誠而已昔舜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以有苗之遠夷負固不服而舞干羽于兩階
乃能格之則誠之所感豈有遠近之間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不可不察也何謂辨君子小人蓋君子小人若氷炭之異不可
以並用也君子曰可則小人必曰不可君子曰然則小人必曰
不然君子以爲是則小人必以爲非其相戾如是而欲其共成
治功難矣彼之不同非故爲不相伴也以其智識之大小見聞
之廣狹此則喻於義彼則喻於利此則上達彼則下達何自而
能一之哉觀齊侯伐魯展喜犒師對齊侯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否又觀晉陰飴甥之對秦伯曰小人戚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
必歸則君子小人不同也常若是可不辨之哉何謂消朋黨昔
唐文宗常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黨難當時牛李之黨互相傾
軋四十餘年臣竊以爲當時之黨雖起於牛李而文宗實成之
也蓋朋黨之成破係於人君之取捨爾苟文宗不以爲黨則臣
下孰從而成之乃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黨難是未知夫黨之
所以成實出於文宗之疑心而小人因此以成之耳一有所疑
則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
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苟以是數者推之
孰非朋黨乎又況近年以來宰相數易則人臣之立於朝門戶
衆矣括擘多門同於大公惟才是用而無彼此之間則盡善矣
此朋黨不可不消也惟

陛下正心誠意以辨君子小人而消朋黨之所自臣竊以謂今
日艱難之時苟此三者既正則其餘不勞而正矣臣區區之心
實願
陛下萬機之暇留意於此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卯三月二十四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道一而已何古今之異乎昔韓愈作原道嘗曰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若
合符節其揆一也則前聖後聖其所傳者豈拘於方册之間哉

所謂傳聖人之道者非傳其道也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人之心攢而充之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苟不能充之則亦梏亡之矣故治天下國家必本於正心誠意焉主於一身則爲心心有所感則爲意心旣正矣意其有不誠矣乎帝王之治未有不本於此者逮及秦漢則異於是秦任法律漢雜霸道操術任數以御臣民旣失其本所以治功終不近古也譬之鑑焉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伏惟

陛下留意問學固已默契於二帝三王矣臣前所謂正心誠意者旣已得之推此以決庶政以待羣臣無非誠意視彼秦漢之君以智術馭下何其淺也然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則湯之聖德在於日新不已也伏望

陛下愼終如始亹亹不已則聖德日新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竊觀易之否泰二卦考其成卦之由泰則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則內小人而外君子以泰通之時於小人非能絕之也特外之而已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也而所進者未必君子所退者未必小人其故何哉昔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爲之禮貌仲尼賢於堯舜而魯人以爲東家丘夫人之好惡之相去豈直尋常之間哉蓋物我異觀是非相埒彼君子曰吾之所好者君子也所惡者小人也其小人亦曰吾之所好者君子也所惡者小人也則君子小人又孰從而辨之及考泰之

初爻稱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志在外也以此見君子達時則出而有爲也至否之初爻稱拔茅以其彙貞吉亨象曰志在君也君子不用退處草野而猶曰志在君者以此見君子之心惓惓不忘於君也及觀需之六四曰需于血出自穴以陰柔而居三陽之上小人在上之象也必至於見傷然後出于穴焉穴者陰之所安也則小人於進退之際可見矣至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蓋小人之志所包蓄者在順承於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而已豈復顧於國家天下哉昔趙充國漢將之忠於國家者也嘗曰明主可爲忠言又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又曰非公家忠計也則知君子之於國家未嘗不盡其忠也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自是諫諍路絕卒成天寶

之禍則知小人之於國家未嘗爲忠謀也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分在夫忠與不忠之間爾

陛下任賢使能以圖中興之治而臣區區之心猶以是言之者蓋以小人難退而易進苟可以乘間而入必用其智巧願

陛下常加察焉取

進止

五月七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乾之象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然後繼以首出庶物之上而萬國皆寧也於太和之氣然後能首出庶物之上而萬國皆寧也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泰通之時所以財成輔相於天地者豈智力所能及哉亦全其至和之氣

而已由是觀之人君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惟在於勿傷其和
氣而已
陛下學造精微德配天地所以贊化育者固已得之矣然臣愚
竊謂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皆足以傷
於和氣又况今日軍興賦斂之繁州縣督責於民間者非一豈
無愁歎之聲以傷於和氣哉
陛下不可不察也願毋留
聖慮以召和氣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聞鄭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著二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以子產之為
政尚及三年然後民信而愛之則知為政之道欲民之信服必
在久於其職也今之郡守監司以二年成資已不久矣其間又
有席不暇煖而易之者欲民之信服其政其可得乎臣愚竊謂
除授郡守監司初宜慎擇及畀付之後勿數移易使得各盡其
材而無苟且脫去之心庶幾治功得以及民伏望
陛下加察幸甚取
進止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和氣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也保和氣者其國治保
元氣者其生全故人之恃元氣以生所以保養之者其精在於
喜怒哀樂之際而其粗在於飲食起居之節有天下者恃和氣
以為治所以培養之者其微在於心術之感通而其著在於百
姓之休戚此不可不察也昔東海殺孝婦而旱顏真卿辨獄而
雨以匹婦之冤與獄之情乃能感動如是而況天下百姓之休
戚乎比年軍旅之興兵食之費取足於東南固所不得已也然
監司守令苟逃譴責以不恤者謂之辦事以殘忍者謂之敢為
能以赤子為念者有幾如和糴軍儲和僱舟船之類名為情願
實是抑勒未易以一二數也
詔令叮嚀非不切至然終不能革者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人
毋使監司守令得人則百姓受實惠矣亦不在 著二
詔令之數下也近者有
詔銓量監司郡守已嘗有譴黜者天下曉然皆知德意之厚然
其間宜罷而幸免者亦不少矣至於縣令尚未有澄汰甄別之
法此正今日之急務也元元垂命於縣令可不為之慮乎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令二三大臣講求所以旌別澄汰縣令之方使
民安於業而頌聲興則和氣充溢豈復有愁歎之苦哉取
進止

二

臣嘗謂為治之本在於定國是國是定則人心正人心正則風
俗厚昔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
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夫國之所是乃至公之理君子之所同

也而叔敖曰衆之所惡者何也蓋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此正論所以難勝也惟能審其是非示以好惡使知所嚮以定國是則人孰不歸於正乎今日之國是尚有可言者焉臣願
陛下毎留
聖慮天下幸甚取
進止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二終

納宰相劄子一

竊聞大臣事君以人則宰相在於知人而善任使耳然似是而非者有之似非而是者有之如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爲之禮貌仲尼賢於堯舜而魯人以爲東家丘其似非而是有如此者如殷浩隱於山林謝尚王濛候其出處以卜興衰而庾翼乃謂此曹可束之高閣其後終不能成功其似是而非有如此者所以知人爲難焉自非知道者未易究此伏惟
執事深得此道發於事業以濟
中興之治而鄙區區猶以是言之者蓋至誠無息惟不息則能合内外之道内外之道合則孰能間之哉推於知人宜無難矣不識
僕射相公然之否也

二

竊謂人君毎惡朋黨而人臣毎成於朋黨至於小人之欲去君子也亦必以朋黨而去之蓋人主之於臣下賢則進否則退初無心於其間也故臣下之爲朋黨未嘗不惡之也人臣之執其政柄者固非有意於爲朋黨也然分別邪正苟失於過甚則不幸而近似之矣而小人者乘此以中傷於君子則必曰非其黨不用故造爲疑似之謗以傾之而君子往往以是去矣伏惟
執事以公忠直道

簡在
上心固無偏私矣然近年以來
宰執數易士大夫之立於朝者門戶衆矣伏望
執事掊擊多門同於大公則人才短長皆不棄矣蘋區區之心
非謂其有此也盖將逆慮其未至爾

夫子之道忠恕論

中庸論天下之達道而終於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之書是爲入德之要其言乃曰一而已疑若不以斯道示人也豈欲驚天下後世而不使之有知乎盖道本無在惟造道者能出於言意之表超然自得有契於心則萬善兼該不待博觀而泛取也故夫子以一以貫之告於曾子而曾子應之曰唯則固已黙識之矣及門人之問則告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信乎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然既曰一矣而曾子以忠恕言之何哉忠恕之名既分果可謂之一乎忠以處己恕以接物則忠恕非一也忠以事上恕以濟衆則忠恕非一也自其末而求之則忠恕未嘗不二自其本而求之則忠恕未嘗不一夫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所謂盡己者豈有意於爲忠耶克己之私一毫不留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廓然無際而心無有外非盡己而何天地之造化與之同流矣萬物之散殊與之同體矣擧斯心以加諸彼爲往而非恕乎則恕之爲用豈外於忠哉是忠恕者合內外之道爾斯道也聖人體之君子行之體之者從容中道大而能化故發於言也亦不見其迹焉行之者方且勉進於是故必顯其入德之由所以夫子言一以貫之而曾子語門人必及於忠恕者告之以入德之由也盖夫子之言有德之言也有德之言所言皆己之所有也曾子之言造道之言也造道之言賢人之言聖人之事也欲由而未至也然率是以往其入聖域也必矣則曾子稱夫子之道何赧焉其後曾子傳之子思子思筆之於書亦曰忠恕違道不遠豈非有得於斯乎夫子之門自顏淵死之後門弟子於聖人之道信之篤得之深行之力守之固未有如曾子者其稱夫子之道宜其異於衆人也以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猶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未達夫一貫之理及聖人語之而後知則曾子之言非造道者能之乎

題論語後

讀書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玩味優游涵泳期於黙識心通洞達無間然後爲學若秪循習詁訓解析文義適足爲玩物爾
崇寧三年甲申歲九月十八日題

送李子勉序

子路問强夫子告以南北方之强而繼言至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皆以强矯之士之特立獨行至死不變亦可以無愧矣進德至此亦不可以有加矣夫子又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强即毅也何待於弘哉而子思稱孔子之聖必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信知弘毅之不可偏也李子勉余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於古人與人合如膠漆不復可解不

合不能忍見雖忤大臣拂流俗曾莫之顧然有　而為之未若
無心而適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余嘗有意於斯而未能
願與子勉共進之故書以告焉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四月望日
長樂王蘋序

跋陳諫議書後

諫議先生忠言至論爲時蓍龜雖愚夫愚婦皆知尊仰至於葉履之精微通於神明蓋人有不得而盡知者觀諫議爲龍舒公求銘書辭意勤懇必誠必信雖字畫之末悉盡其至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於諫議見之矣紹興十三年五月廿六日長樂王蘋謹題

題張思叔書後

張思叔世爲壽安農夫思叔自幼已不樂爲農家子凡三易業始遊庠序即有能文聲及屢試禮部不偶乃冥心進取有求道之志是時

伊川先生歸自涪陵遂受業以終身焉

先生之門晚進甚衆然得之多待之力未有能及思叔者思叔明敏疎通學問深造真有用之才也偶於篋中得思叔書二紙惜其中年而亡爲之悵然因錄其詩文五篇于後亦可以見思叔所學矣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立秋日長樂王蘋題

答呂舍人書居仁

蘋自前年冬罷官毗陵即還村落復以賤累疾病相仍去冬山妻不幸傷悴之切殊不能堪以此不獲爲記室問然懷仰

德義朝夕

台誨感佩不勝

舍人日與道俱想

聰明才智不能爲胸次累也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此

舍人所深曉也於道既得之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於密所以和順於道德者皆不過此齋戒者若顏氏之心齋是矣未始有四方能如是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尚存則不密矣如莊生謂未始出吾宗釋氏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既如是則於道德未有不和順者所過既化則所存者神爾神初無二也學者所造未至於極則不能無先後之序自志學至於立至於不惑至於知天命皆其序也故不成章則不能遠子思云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不以躐等爲貴也人與仁異孟子以學者分此故謂仁乃人也能體合之即道也孟子以人與仁與道未嘗異也學者正欲合之爾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如耳目者物也能視聽者則也心主於身不存則放矣性則養之爾二者學者之事故謂之事人遠蒙下問不敢不報然辭拙理暗不勝愧汗

資中袁先生跋

程門諸賢多不甚著書大抵要於涵養持守處用工蓋二程夫子教人之法如是也明道嘗云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因

尹和靜說易曰且更涵養莫要輕說及答橫渠所論亦欲其全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今觀
著作王先生奏篇遺稿僅存十餘他文不過數則讀之皆溫醇
平實沈潛縕藉藹然有餘味眞得程氏之傳矣楊龜山每言同
門後來成就莫逾吾信伯胡文定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
二公非輕於許與者知
先生蓋深矣予故表而出之以識
先生師友淵源之學
寶祐四年歲次丙辰重陽前三日資中袁蔿酒書
玉山汪先生跋
孟子既沒聖學絕講
本朝河南二程夫子生於千載之後獨得往聖精微之緖而斯
文日以緝熙
著作先生早登河南之門學聚問辨得所就正充廣涵養其德
粹然
高宗皇帝中興趙忠簡公相繼荊舒而主伊洛於是河南之門
如尹公朱公輩人相繼名用而
先生以布衣特招首論
親征之舉民情欣悅得民心則格天心三王之治也又論帝王
之學將以措諸事業非徒事章句之末而已及舉小雅宣王諸
詩以爲內脩政事者乃所以外攘夷狄謂正心誠意而辨其君
子小人人主之先務也凡此皆其師門所素講深造義理之髓

著二

可舉而底績者也
思陵一見以爲起草茅而議論如素宦則其踐履純熟足以動
寤人主者又可見矣偉言遺事絕無僅有而玩其議論想其辭
氣雍容切當何有奕奕照映簡編者則其學豈章句言語而已
哉門人記
先生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望之可敬卽之可慕可謂不阿
矣懲之
先曾大父文定公嘗條於趙忠簡公而講習於
著作先生陳齋之亦先友也今幸覩遺帙不勝降歎僭識卷末
寶祐歲在壽星立冬日後學玉山汪懋書
睢國康先生跋
紹興六年趙忠簡兒相陳公輔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
筵不敢詠胡文定奉祠居衡岳獨上疏封爵邵張二程先生貼
黃實薦
著作王公與和靜尹公皆伊川門人乞以王公校正
中興以來程門後凋之松柏獨胡公尹公
著作公而已雖然
著作公既除
思陵固未能昌其所學然遺名遯世在
崇寧不與於屛逐學徒之時潔身事道在
紹興又不與於禁斥頥門之日
公之學力縕蓄始終全節可謂不負師門矣觀其奏篇論汲黯

著三

宇文士及之忠佞牛李朋黨之成破至哉斯言雖千百年可爲
龜鑑
思陵以通儒稱之信哉
寶祐五年丁巳立夏日雝國虞兟謹書

柯山徐先生跋

鼎幼從父師之訓已知和靖先生以程門之學
高宗皇帝由布衣擢寘經筵鼎今章備湶拜書堂之後流風遺
教鼎與諸生拜謁無數已而復知此邦有
王公是時亦以程門之學
召入著作庭猶恨未知
公學問言論之詳居數月

第二

公之孫思文揭丈集見過伏讀數四編以慨歎不能自已噫嘻
炎精實祚程氏之學廢而幾熄程氏之學興而復然不特歎
二先生能守其師之學抑以歎
高宗之所以再造國家與吾儒所以關涉於國家者其學如此
之大云
景定二年歲舍辛酉重節後十日柯山後學徐鼎謹書

天台毛先生跋

自馬上得之之說行君則曰事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屑臣則
曰執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言嗚呼曷不視此哉崎嶇金革一
間守臣之薦則惟有道者是信是使不曰徐議其任也懇切奏
疏一惟師學之明必欲以道而立政立事不曰姑舍所學也是
誠
明良之盛際
修攘之大原茲
炎興所以配夏配天而衍萬億年之休歟
咸淳二年丙寅七月望天台後學毛鼎新

鶴舉宋先生跋

南渡以來伊洛學之春二三君子力也
著作先生爲後凋之松實最其間今觀遺稿醇實雅度如弁冕
秉珪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斂衽而敬心生焉以蕪辭述
盛德則奚其敢
咸淳十年甲戌永嘉後學朱子昌敬書

第三

眉山黄先生跋

自一貫曰唯之後羣弟子各以其親傳之學仕列國厥後罔有
聞知亞聖繼興闡揚斯道甚絕復續寥寥千載天啟
炎宋五星聚奎諸儒間出背項相望一時聲稱日光玉潔跨漢
跌唐文治興道學由此而盛中間不幸各立門戶相勝相非於
議論之間致使士習風靡或歸于朔或附于川或從于洛支分
派别不復會歸於皇極之源小人衆間抵巇大倡僞學之謗荏
苒歲月貽禍國家幸而天不閼道
二程門人尚存胡尹暨
著作王先生者落落晨星理學流委僅存一綫使
先生不遇

思陵未免埋光晦彩終其身幾與草木同腐豈不重可惜哉愚
也生於叔世萍寓吳門每恨生晚不及游
先生之門且聞
先生之為人又知
先生之所學嘗味其功名富貴道德性命皆不足樂之語且與
曾顏氣象相似可以振薄俗可以藥士心惜乎道不傳於後文
不著於世雖獲用於一時在
先生亦姑云爾吁天耶人耶愚不得而知耶時
祥興改元戊寅歲仲春三日眉山晚學生黃大有拜手謹書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三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四　十一世孫　覲編

文定胡先生書一

安國頓首頃在行闕奉所多
教方欲再造問信已以罪行矣既渡湘水之西山居自省相望
數千里無緣復通聲息懷思可量去此凡報伏審
賜對受知
寶瀛館豈特交游之私慶也已辱
書既欣承
校正多餘
德履增福未期晤集切冀
順時為此道自衛不宣安國頓首

信伯學士先生執事

二

安國再啟一別三十年光既及而學不至回省初心旦夕自愧
每聞
德譽相造養之益深也
信伯既親見
伊川丈人入其堂奧責任亦不輕矣使斯道遂行邪說不得汨
之也真有望於
君勉之安國再啟

和靖尹先生書一

焞頓首啟前月特蒙

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
教益爲悵繼辱
賜書併録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顯道書
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
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焞即此遠依庥庇諸事粗適腰痛
亦減七八不煩遠慮曾憲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
車馬聞欲來此遂得款聴
益論未聞尚冀爲
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使還専奉啟
起居兼謝下情不周焞頓首再拜
録示易傳差互且據焞所校本寫呈乞
檢至更望
訂其是非他族
面議焞再拜

卷四

二

焞頓首啟向寓虎丘時蒙
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
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别之久日益瞻仰承
惠問獲聞
動静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
尊體萬福焞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
遠念未由拜
會惟乞爲斯文倍加
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啟
上問不周焞頓首再拜 六月二十四日謹空

三

焞再啟自至會稽以退閑不修講人事不遇使人故久不得
上問必能
深察向承
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定處有的使無惜貶論朋友
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
信伯也萬萬
留念鄙望鄙望

卷四

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
保愛爲祝小姪墺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遵有禄庶僥倖
僥倖亦恐知之焞再拜

四

焞頓首啟拜違
教益兩見改歲瞻仰之心與日增積仲夏謹時伏惟
贊畫之暇
尊體萬福焞守拙碌碌隨分而已然平日所聞不敢不遵衰老
日甚幸未昏憒不煩
過念未由拜會敢冀
順時保重前需

名除以副友執之願謹專附狀
起居不周焞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賢友執事五月十六日謹空

五

焞
再啟近兩妝所
惠教墨複閤
動靜感慰無至過荷不忘甚幸甚幸常州往來衝要應接不能
不少勞神用在
信伯處之必不廢力有暇進道否有學者來講此道否必不倦
以告也塊處僻寺伺風不勝馳情焞再拜
貴眷各惟上下安裕夏暑敢以

卷四

保愛為請焞上問賤累特蒙
問念感愧之至焞再拜

六

焞頓首拜啟久違
益論日增瞻仰粤使至特辱
貶教伏審即日
按察之暇
尊體萬福感慰兼集焞居此幸安諸事粗遣不敢煩
念慮未有會期伺風馳情秋暑尚熾伏乞順時保重前需大來
以副願望下情豈勝拳拳使還謹奉狀
起居無謝不周焞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友舊執事八月上澣日謹空

七

焞
再拜啟那壻以日到府中不敢草率上狀小姪塽近已娶婦
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
垂問至荷春與復拜起居禮焞再拜上
時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問陳齋之令赴官未嘗通訊否或
訪我存亡盍為告之
貴眷各叶吉慶敢以
保愛為禱焞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道契執事

玉山汪先生跋

卷四

國朝崇重儒學然自布衣聘召者特為難得故侍講侍郎尹公
著作崇道王公皆
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師友輝映搢紳榮之尹公致
位通顯德望表表而
王公立誠為己仕不求進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優劣也
令觀尹公所道
王公尺牘一語一言必以尊所聞務講學相期青善之誠如此
則
王公之為人可知已蓋嘗以為國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陂而
邪說暴行之肆熙豐符紹所以基靖康之禍也惟儒者則有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功焉紹興初年懲創前轍隆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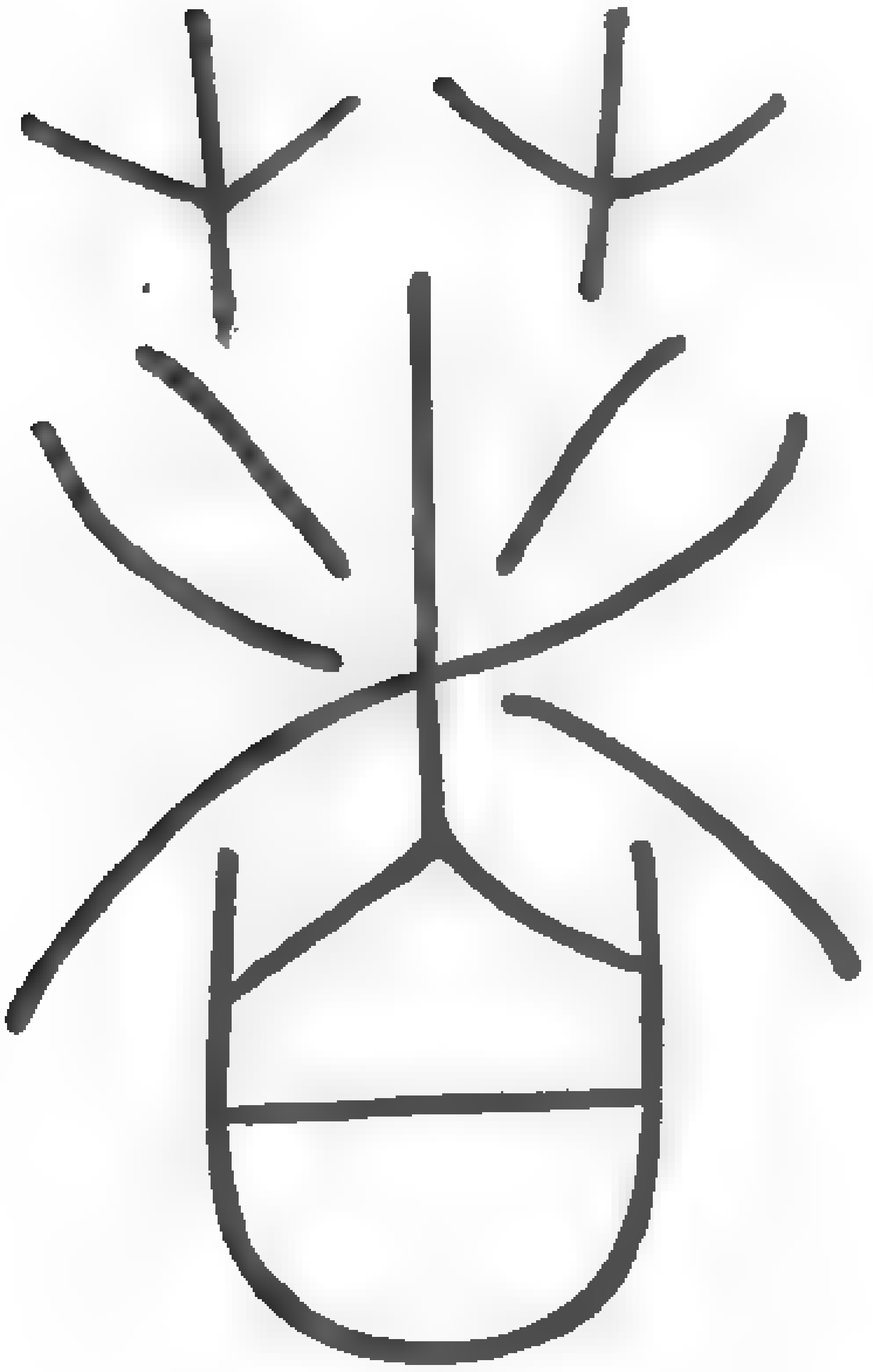
勸學
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經學納誨所以格君心者熾矣
王公討論史觀破紹聖元符誣謗之說悉明
宣仁
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細凡此皆正人心之偉節也用又
厥辟紹開
中興豈偶然哉然格心之道難明而遜志之言易孚此世道消
長所以相推而不已也厥後權姦秉國盡上志賊人心天下泄
泄斯道幾墜幸賴乾道淳熙諸公相與扶持考其師友淵源則
出於河南之門者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譜但載
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用朱子發范元長

於貲善堂時以為極天下之選朱嘗乞官謝顯道之子其奏疏
推明伊川以為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尹之被
召命陳之除吏部郎則皆以范薦也陳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
害乞數數禁切且言臣初無所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
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其文學行誼實為
可稱而尚在遠方遲遲未來者乞下有司多方津遣已而忠簡
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
上眷獨存公輔復上言建臣有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
者偽為大言謂其實繼孔孟頤實何人將見淺俗僻學惑亂天
下伏望
睿斷擇庫臣有為此學者皆屏絕之於是朱公亟求去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五

十一世孫　觀編

西涯李先生篆字



著作寄顔

後學李東陽題

著作寄顏

著五

贊

冲乎其融慤乎其恭杏壇化雨程門春風

洛陽王敬方

鄉先生著作王公小象其十一世從孫覲奉以示寬瞻拜之餘謹爲之賛曰

嗟乎先生負笈而求道已爲北學之言游獻策以救時又爲南渡之陸贄故當誣史重作雖執筆而損修然使新學尚行終抱經而不試才可用而有爲行獨持而無愧是宜祭于其社以慰鄉邦之思豈特私于其家以爲子孫之庇也哉

延陵吳寬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叅其穠著作閑産而家於吳淵源一脉鄉邦所模遺象儼然如挹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鄉後學王鏊謹贊

受性理之學於程門究肇尚之旨於孔氏語其體則正心修身措諸用可更化善治惜乎時君徒稱其爲通儒而不任以國事然後之學者泝道學之正傳跡出處之高致宜其於先生企仰之有加而誦法之不置也耶

郡後學李傑贊

跋

按宋史著作王先生生於南服奮然壯遊得聞大學之説於伊川之門屬高宗南渡拜官於戎事倥偬之秋而所以獻納於君

著五

者拳拳以正心誠意及分别君子小人爲言雖當時仕不甚顯弗克表見于世然其所學者大而不少枉以狥人亦於此可見矣拜瞻

遺像凛然起敬因識于後漳浦吳原書

墓誌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剄者寔自髫齡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絶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既冠居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弟乃與吾季弟極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灌溉於仁義道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

清自其考從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
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蓋其理達而義精故也
然不徼名當世世罕知之今
天子急賢圖治搜揚巖穴俊乂棄征知府事孫公佑列先生學
行於
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於是冀得行其道以
所學爲
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禹以傳湯
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然非傳
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
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
著五
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
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
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屬
刊修
裕陵實録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
管台州崇道觀族子生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

窮經得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不得其
傳下到今若河南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
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於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
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於格物致知自盡己之性以至
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主誠不息達於禮樂
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
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深
然冰釋於斯道先生既葬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以
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予晉甚宜寡義不得
以淺陋辭也謹次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考不誣蓋有待於
來者銘曰聖人迹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辨芬聚微絕塞道之
著五
眞剝剔闡隱攻於文章哉夫子闢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不雜
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胡神畀此畀躬屯我述基文琢
斯珉詒兹源異再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門人浦城章憲譔
門人浦城楊邦弼書

祭文

維紹興二十三年歲次癸酉八月戊午朔初十日丁卯門人章
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
著作王先生之靈曰嗚呼聖人既沒六經雖備學失其傳派派
千歲有偉河南興起廢墜世方驚疑盲聆違視不驚不疑覺士
雲翠行歟先生清明淵懿乃泳于深乃躋于遠不雜不溺乃得

其粹私淑諸人河南是繼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
内外孰賦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評以評
斯市不惑多岐卒習於是哲人云亡斯學隆地先生非隱亦非
玩世相時行可庶幾得志志舉斯道匪曰臘仕斯命也夫身屯
道否念昔從遊東阡西里從先生者陳子兄弟同升諸堂亦有
吾季二十年間流落殆既晩及師門弔影捻袂奚為於今師亦
長逝嗚呼哀哉自我不見于今三祀馳書未復訃音遄至呼天
不弔慟哭于位温温郁郁隨此窮窶誨導循循不聞其聲陳此
菓觴精車其行終天之恨併此以傾尚饗

挽詩

伊洛流風在丘軻道益尊道經啟幽眇後學有淵源錯叩知由
考五
户衰逄阻及門三年思解函一旦絶微言
行義時建可澤民事却嗟斯文猶有寄俗學豈終迷不復存三
經空聞見白鶴詠茅方柄幸卜葬已若溪先生末西平捐館故明書書白鶴故事
西觀才然實類與却佐州濟時早嘗要稱志在春秋嘏嘏孤雲
沒沉沉厚夜幽升堂閔禮樂終覺混程仇

門人浦城章憲

伊洛覩閫道淵微賴發揚東吳瞻望重西觀稿書藏吾黨將安
放斯文豈遂亡堂堂寧復見門士慟新岡
梁木俄摧壞嗟吁長大賢典刑看子育道學付誰傳一代風流
盡千年物論先師言猶在耳身敢墜周旋

門人浦城楊邦弼

國史傳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始寓平江蘋師事河南程
顥視其高弟龜山楊時為後進而時獨深可許之每以為後來
師門成就者惟蘋也
上親征駐蹕知平江府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之蘋曰民雖而聽
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心之所
同有至公之理也令
陛下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當於人心耳
陛下誠推是心以見於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於
政事則政事不咈於人情故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
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
考五
必以為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文皇每延入閤語必至夜分
至稱佳本乃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於好惡此所以能盡臣下
之賢否人主好惡猶天焉惟才是用何適莫之有
上他日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於朝通儒也賜進
士出身授左廸功郎秘書省正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曰六月
宣王北伐之詩也而詩序及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
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焉此亦何預於北伐哉及觀車攻之詩稱
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然則攘夷狄實係於政事之修也
今日政治之本有三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
朋黨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治天下國家本於正心誠意而已誠者天之道也意與天合則動靜語默無毫髮私而此心無適非道矣舉而措之事業宜無難也君子之與小人如冰炭之不可並用也君子曰可小人曰不可君子曰然小人必曰不然其相炭若是欲望其共成功難矣然彼之所不同非故不相侔也以知識之小大見聞之廣狹不同耳齊侯伐魯展喜犒師對齊侯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晉陰飴甥對秦伯亦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然則可不稱之哉唐文宗嘗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蓋當是時牛李之黨互相傾軋四十餘年而文宗不知當時之黨雖起於牛李而實成於文宗之疑也惟人君以為疑故親戚故舊人得以謂之黨交游執友人得以謂之黨同學相同得

卷五

以謂之朋門生故吏得以謂之黨朋黨之成破係於人君取舍使文宗不以為黨臣下孰從而成之會修

神宗皇帝實錄兼史館校勘書成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累官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平居頹然若與世忘及語當世之務乃如習於從政者在常州人以為不屑於簿書錢穀也蘋鈎考不懈必舉職乃已或叩之曰子欲我為不解事人耶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論語執取其與所見合者為一書亦未及而卒

吳郡志

王蘋字信伯父仲舉福州福清人蘋出繼伯父伯起後伯起字聖時居吳江震澤少入京師受經於王介甫學文於曾南豐遊

曾宣靖公公亮父子間舉進士不第題其居曰西室江公望為記平生所作詩曰唱道野集伊川程先生在涪陵及洛陽令蘋從遊遂為河南高弟蘋學通春秋視楊時猶為後進時亦謂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也舍法行遂不就舉紹興四年高宗駐蹕平江知府孫佑言蘋素行高潔有愛時憂國之心有開物成務之道丞相趙鼎以聞十二月召對上以通儒稱之補右迪功郎後四日特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者大抵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與修神宗實錄優詔獎諭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

卷五

代安國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累為秦檜所嫉會從子鍔坐法一時親黨文致以罪久之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二十三年五月卒年七十二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鄉東山門人章憲譔誌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頹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作論語集解未成合文集為四卷行於世憲及陳長方楊邦弼皆同門弟子也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蘋學宮寶祐初里人立像震澤以長方邦弼配食號三賢祠陳長方字齊之其先福州長樂人父侁字復之娶弟婦吳人林旦女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其

于皆生長外家亦為道學之士長方紹興進士終江陰軍學教
授居吳中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及春秋
禮記尚書傳漢唐論俱行於世學者稱為唯室先生弟少方字
同之亦端慤不產孝宗朝為東宮講官時號二陳皆王信伯門
弟
楊邦弼字良佐其先建寧浦城人文公德四世孫也來從王蘋
學遂居震澤探極理趣發為詞章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會
行都初建太學選為博士逾年通判信州服除以大理卿改湖
南漕不務鉤致甚得大體遷秘書丞著作佐郎又兩遷禮部郎
以起居舍人出使金國還起居郎中書舍人而卒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

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
邃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公為之序寔父甫字䜣叔自建徙居吳其八世祖本甫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為仕珠林至甫曾祖法始登科
嘉熙元年鉛峯宋題
閱禮云凡學釋奠于其先師釋者從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
教焉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是則豈必鄉
之先生而後敬之仕於其邦寓於其里者皆所當然也師道立
善人多豈不宜乎若文正范公生於斯仕於斯樂圃朱公唯室
兄弟皆長於斯私淑艾於斯若安定胡公教授是邦和靖尹公
講道虎丘之下著作王公召於吳而老於吳是六君子者雖事
業顯晦之不同非吳之所謂先師歟非吳學之士所當嚴事而

景行者歟愚請誦所聞於六君子之一二與諸友訂夫章之對
規模正大隱然有王佐氣象答元昊書心事明白西賊膽寒之
謠豈言語文字使之然者其居吳也義學義莊遺愛猶在其守
吳也興學校舉賢才此又公之餘事爾安定泰山十年攻苦食
淡明道景祐間振師道於久廢之餘其授學蘇湖也東南之士
翕然有仁義禮樂之風四方來游者踵序和易不問知其為弟
子而經義治事本末兼舉異時出而為政往往適於世用慶曆
間自太學而州縣宜其為法二公本朝之大儒也敢問其學問
之本果安在歟使文正經制西事歸坐廟堂安定久侍經筵進
當事任其經世大用亦可逆覩歟樂圃以名父之子得師訓之
傳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理闕又曰心通乎道然後能

辯是非伊川直指內外之學以告之者可謂切至著書閱古樂
究舜之道以終其身而郡守監司造　請政則亦非　然忘斯
世者和靖紹聖之高風為師門之曾子義不苟後棄子弗顧
經以解而明亦以解而晦先生此言豈以辯說章句為功者論
孟二解言近指遠有非游楊諸公之所及虎丘之集闡明道奧
開發後學之擊蒙二公程門之高弟也敢問讀其書習其說者
何所得歟使樂圃早歲俯從吏仕晚而久在朝廷和靖渡江之
名從容講席其所養所施亦可悉聞歟高宗駐蹕吳會首以郡
守之薦召見王公布衣入對若素宦於朝上以通儒目之賜第
入館以治本三說應詔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
消朋黨此正師友言治之要旨而中興祈天永命之大端也于

時唯室與少方學于震澤實以王公為師語録一編備天下之妙理若逝者如斯授受於不言之表至觸處相應之詩而後自得焉二公亦中興以來之端人也而郡不知尊學不知祀何歟六君子之淵源至於今未遠也尊其名而不考其實敬其人而不維其學猶何益歟近世紫陽夫子起於諸老之後是邦之賢髮而受業寓書而請益者亦十有餘人諸友亦嘗紬繹其說而有得焉否乎其與六君子之學異乎同乎亦有互相發明者乎願詳以告之文無取焉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五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六　　十一世孫　觀編

立祠劄子

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税務王德文劄子

右德文不避

蕭斧之誅輒瀝衷忱冒干

威聽德文

曾大父通判頻家本福唐僑寓震澤執經伊川之門紹興四年

知平江府孫公佑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對稱

旨

聖語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議論若素宦于朝通儒也始命初品越一日復賜出身除小著俾毗陵國史有傳有文集語解記善

録行於世程門名流如胡文定尹和靖張思叔三先生相與講道遺帖可攷陳唯室曾文清皆門弟也惟是抱負不克盡施貴志以歿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芋栗山門戶淒落家叔左藏正甚攺秩而遽亡家兄帥幹斗文雖擢乙科尚遲合頌德文碌碌不武弗振厥緒俱不能發揚潛耀實負愧恧幸遇

判府節制侍制侍郎先生宗主斯文維持正道凡前輩明義理之學者莫不褒表而顯揚之至若近日唯室先生許祠於學闔郡嘆詠扶植名教之意甚盛甚休唯室師曾大父者也且崇奬則為師者當俾與唯室並祠何榮如之然則薦於朝者前使

君孫公也祠于鄉者今

判府侍郎實齋先生也異世一轍千古兩賢九原有知當必效

亢田之報矣留犯
峻嚴德文下情無任戰灼俟
命之至
右謹具申
呈伏候
台旨
嘉熙元年七月　日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稅務王
德文劄子
台判王著作乃程門高弟他郡猶為之立祠况生長之郡乎送
學議行

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在丁酉八月己卯朔初八日丙戌朝奉大夫煥
章閣待
制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框涇水軍王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告于
著作先生王公　唯室先生陳公遂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
夫免淪于荊舒之烈餘而獲游於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
力也
著作先生以正論動
上聽　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於世教宏矣郡有陸
宣公以下祠啟奉
二先生以祔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戶知正理顧然淵源之所
出其自今始尚饗

郡庠先賢位次
唐陸宣公贄字敬輿德宗朝
大參魏國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三鴻之德
周國范恭獻公純禮字彛叟
樂圃朱先生長文字伯原教授鄉學監司郡守以不接見為恥
著作王先生蘋字信伯程門高弟郡守王遂立
唯室陳先生長方字齊之寓崑山著作王先生門人江陰軍學校
侍郎王公晙字重建郡庠丞相岐公珪孫華陽人中興紹興　年
忠節滕公茂實字秀穎奉使不失節吳守淵立
文穆范公成大字致能賢勞四方

正字周公南字南仲吳縣人慶元名臣博學無所不通
清獻陳公塤字子和勵風俗嘉熙西憲　寓嘉興宗理宗御筆清節高風
安定胡先生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教授蘇湖二學
丞相魏國文正王公旦字子明魏州人三槐王氏
和靖先生尹肅公焞字彥明洛陽人伊川高弟虎丘讀書
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知荊門
慈湖先生楊文元公簡字敬仲象山門弟苑橋讀書如溫州
右史倪公千里字　教授吳學有忠諸生
周國正惠趙公希懌字　寓吳
觀文趙公與箎字　開闢學校鄉飲酒
性學李教授淦立大德五年

太子中允陸公 先朝字德明註釋六經
延平先生李公 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
水心先生葉公 適字正則龍山人
丞相文忠富公 弼字彥國河南人
參政歐陽文忠公 修字永叔吉水永豐人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 軾字子瞻眉山人
閣府富公巖 名之字 青田人以刑部郎中守鄉郡所居以德壽
鶴山先生魏文靖公 了翁字
左丞許公
平章高公
掌祠府帖

軍府
據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狀曾大父著作頻執經伊川先生之
門親傳正學紹興四年
六龍南渡行幸吳門郡侯孫公佑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
對稱
旨
聖語有云王蘋起于草茅議論若素宦于朝通儒也榮賜進士
出身遷至著作國史有傳及語解文集記善錄行于世有如胡
文定尹和靖張思叔三先生遺帖可考陳唯室曹文清皆門弟
子也前政
實齋閣學王先生下車之初首以吾鄉六君子為閣以寀于學

念
先著作及唯室祠祀未備繪像並祠于郡庠德至渥也今唯室
之孫陳之琮首祈請于
判府史尚書月有奉祠之賜學有掌祠之職其他先賢之後亦
各有之獨是曹大父之祠缺然有愧思文蒙前政江府教俾與
霑沔微俸得尾殿祭之後思文一介幺麼粗安義分不敢躁求
靖惟
先著作門人之後既已得職儻不控陳實維忝業茲蓋恭遇
判府發運提領節制侍制侍郎先生道傳孔孟業紹伊周幸陶
教育之恩久被作成之澤乞照
先著作門人陳唯室先生孫陳之琮例拨給使府奉祠職事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庠呈一日繳據公使庫單子貝呈照得
掌祠官月支錢叁拾貫十七界官會所據府學掌祠學生王思
文申乞拨支請給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索掌祠帖呈仍契勘掌祠俸有無高下
又據公使庫單子據王思文稱見充掌祠未曾給帖提督官書
擬王掌祠據稱未曾給帖然而著作之像既祠于學則與陳唯
室事體一同合不合照例月給俸仍給帖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牒學保明府司已牒府學契勘去後今
承府學申繳進前所契勘呈今據正錄直學鄉貢免解進士學
生許東發等狀中蒙送下府牒為王秘校思文乞支月錢事東
發等照得王思文見肄業本學時中齋其先世著作見祠于學

令據所陳欲就使府給帖支幫月錢東發等保明諳實申乞備
申使府取自指揮施行申府施行奉
台判本學既與保明合與照朱社校例支自六月為始須至行
遣
右令帖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仰充王著作掌祠先具遵稟狀
申
淳祐六年閏四月　日帖
從事郎兩易平江府觀察推官吳
迪功郎特兩易平江軍節度推官蔡
宣教郎差充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
承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事余

承議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暫領府事郭庭堅台押
　李提刑帝行學問立祠因依申狀
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王思文狀
右思文伏蒙
師旨備準
提刑提舉郎中秘閣判部侍郎先生取問立祠因依者伏念思
文
曾大父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將學寓居平江師事
伊川先生親龜山楊先生為後進龜山先生獨深可許之每以
為後來師門成就者惟信伯也紹興四年駐蹕吳會軍務之暇
延見人材郡守孫公佑特薦于朝布衣王蘋近在數十里間有
受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特賜著察
錄用遂蒙
賜對第一劄論得人心足以合天心第二劄論人主不可徽於
好惡之私第三劄論人主學春秋與世儒異
王音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于朝通儒也賜
出身授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又詔條賦退利害一曰正心誠
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會修
神宗皇帝實錄書成改左承奉郎史館校勘後集古今論語說
取其與所見合者為一書亦未及而卒今家藏有福清刊行文
集蘄春刊行論語集解震澤記善錄兼國史有傳可考出處累
贈中大夫震齋王先生來鎮吳門首以吳郡六君子以策多士

嘉熙元年八月九日與門弟陳唯室先生長方並祠于學祭文
有曰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於荊舒之烈踐而獲游
於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
著作王先生以正論動
上聽　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于世教宏矣郡有陸
宣公以下祠敬奉
二先生以樹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户知正理顯然測源之所
出其自令始　思文竊為寡學獲叨奉祠之職又蒙教養作成之
賜而奉
遺像焉謹具狀申謹狀
咸淳元年五月　日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王思文狀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六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七　　十一世孫　觀編

著作與尹和靜講易

乾彖

慈溪本云偏言則一事

偏字為是

或本云偏言則一事

乾文言天下文明

慈溪本云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或本云見其文明而化之

埓所收本見其文明而化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慈溪本云既始則亨

或本云既始則必亨

既始則必亨為是

師九二

慈溪本云恃專制失為下之道

或本云恃專則失為下之道

埓所收本無制字

小畜彖

慈溪本云加曰字者皆重卦名

或本云加曰字者皆重名卦

埓所收本皆重名卦

同人彖
慈溪本云必與人同力乃能濟
焞所收本與此本同
或本云必與人同乃能有濟
大有九三
慈溪本云公當亨于天子
或本云公當用亨于天子
焞所收本必用亨通于天子
謙彖
慈溪本云抑高舉下損過抑不及
或本云抑高舉下損過抑不及
著七
焞所收本損過益不及恐抑字是
臨六五
慈溪本云是不自任其知大矣
焞所收本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或本云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大畜
慈溪本云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
或本云諸爻則惟爲止畜之義
焞所收本則惟爲止畜之義
大過九五
慈溪本云得過極之陰

焞所收本無以字
或本云以過極之陰
咸彖
慈溪本云誠慤之義　堅慤之意
或本云誠慤之義　堅慤之意
恒初六
慈溪本云居常之始
或本云居恒之始
焞所收本居恒之始
家人
慈溪本云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
著七
或本云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
焞所收本至於天下
解六三
慈溪本云曰作易者其知道乎
或本云曰字作謂字
焞所收本作謂字
損六三
慈溪本云醇謂醲厚厚猶精一也
或本云醇謂醲厚猶精一也
焞所收本醇謂醲厚醲厚由精
井彖

慈溪本云無喪無得其德也往來井井其用也用常也困也
井之道也
或本云無喪無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
井之道也
焞所收本無喪無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
周也井之道也

歸妹九四

慈溪本云以無悔故為愆期之義
或本云以無應故為愆期之義
焞所收本以無應故為愆期之義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七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八　十一世孫　觀編

震澤記善錄　門人周憲記

憲初至震澤見先生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憲舉楊文靖公中庸序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先生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嘗抗呂與叔大臨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其言未瑩伊川答語甚簡曰中無倚着憲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浩曰吾雖未識先生面已識先生心何其所造之深也憲問顏子非樂道何所樂先生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着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問夫子何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而言故曰不改其樂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造化之迹如何曰陰陽之功用便是為善則善氣應之為福為惡則惡氣應之為禍非世俗所謂鬼神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死於人乎死於鬼神乎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皆以鬼神與人析而言之也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為二也

問呂與叔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未有知識大人智周萬

物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不失其虛明純一之心而已若錄
錄而較之固有不同曰大人何嘗添得來
問孔子何不言非禮勿思曰動即思也如情動乎中豈不是思
伊川作動箴云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曰
思曰爲蓋兼言之矣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
伊川云若熟看語孟亦自有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
語孟要緊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
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學者於知見上日有所進於自得處更無分毫進何也曰自
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明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

若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安能頓然此正說有所得也學
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使見若悠悠卽玩矣若未有見又
且放過然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問張思叔繹詩此道難將智力求學者有所思索是用智力求
也曰此言則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學者安能免得不
用智力人須求悟悟不求人若靜坐有所得雖矣學者體究
切不可以文義解釋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致中和之效歟曰不必言效致中和
則天地以是而位萬物以是而育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
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

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問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似無差等曰此言有抑揚司馬牛憂無
兄弟故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廣其意
問學者若未見天下歸仁且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從事於此須自見天下歸仁曰固是然自要使見
得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廢
問至大至剛以直直是順理否曰浩然之氣是自然底不可言
順橫渠云陽性直而遂陰性翕而受體此可見以直之意如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問五十而知天命夫四十已不惑若未知天命安得謂之不惑
曰知天命是至誠之道則與數參而無待於推數矣伊川亦

至此地位先生曰明道猶有誰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謂
語曰明道問一名公欲解中庸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
疑遂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
生閒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問仁人心也而曰以仁存心何也曰學者觀書不可拘於文義
詁訓曰以仁存心者但言能體仁耳如以辭害難論語亦有
所不通處如曰性與天道性與天道豈有二
問學者常患思慮紛擾何以處之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記
既往與未來事且如在生只是有疑欲問畢何所思慮事未
嘗累人心人心自累於事不肯放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
點未來都俟別枝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
間又豈止塞乎天地之間而已哉
問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知亡者可與言性矣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
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其意如何曰知性即明死生之
理性猶水也
先生問答其言甚簡每以經子皆疑問難先生只抑揚其辭而
義理已明一日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矣先生正容曰萬
物皆備於我處於言下有省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
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向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即堯舜揖遜之心
即唐后德遜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
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難究
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
是一理先生昔在洛中嘗晚生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
長卜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先生因
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
陳齊之長方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
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
得寔遂心服師事之一二年間才見先生只問逝者如斯夫

先生但云理是如此齊之其後有詩云閑花亂蘂競紅青誰
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
方有所自得
曾文清公幾問儒釋異同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釋否陳可
行戒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
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陳齊之亦有詩云參倚前衡
豈易陳只今便了可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于張書在
紳陳了翁作了齋六絕中一聯云仲由行行終身誦張也堂
堂帶上書楊文靖公屬其韻遂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
為書皆發明此意而先生之言最為精要
先生在館中時范伯達如圭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

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其後齊之有詩云大海
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同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
要徹頭
先生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寬違過見楊良佐邪辨舉似先生之言楊曰多少該括經子
之言皆然是亦作文之妙法楊亦先生之門人以文章登甲
科
宋景祭中書舍人呂公文曰深期達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氏
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欲游泳此理既見了不
便休了也顏子問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
游泳此理也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禮儀三百威儀三

干亦游泳此理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游是游泳之游既依於仁又游泳此理於六藝之中如無故不去琴瑟皆游於藝之謂也

謨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是知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此是養之先生曰不然若嘗問伊川進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進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天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為堯舜禹湯文武者皆此心堯夫自餘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此之謂也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問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曰聖人非以其德合天地之德也非以其明合日月之明也聖人之德即天地之德聖人之明即日月之明言合者立言不得不如是耳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以天與聖人混同說

卷八

晏太易明中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陳齊之以詩答之若道堅高未始離誰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成我與伊太易意甚不平質之先生先生曰齊之言是

先生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從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灧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

謨紹興癸亥間獲供灑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門公教人大要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其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疾日漸乃以書薦于著作王先生曰周謨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自蒙與進未果行而公啟手足公之門弟文清曾公又以書申公之意且勉其行以卒業二年歸見文清公于上饒首命以記錄所聞

先生之言謨竊意

先生進將見斯人退且著之書故未敢私有所論撰

先生既沒道學精微私淑諸人世或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聞遺忘多矣因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卷八

乾道壬辰二月甲子信州周謨書

逮昔者獲從

先生於毗陵震澤嘗聞師友之道

先生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為善觀師友者逮謹識之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從容周旋而已然後知群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

先生今殁久矣周子自上饒來出一編以示皆其緒言有益於後學者顧恐徒觀其言而不觀其所以言則於道益遠因以所聞於先生者書之卷末嘗試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精神氣貌雖千載粹然有生氣

乾道八年壬辰五月六日晉郡曾逮

宋宮教所録

宜之問孟子養氣持志及存心養性之説

先生云志氣心性許多名字為同為異宜之云各據名義不無分別若　本原初無二事

先生首肯

宜之問三教異同

先生云聖道無二門户各别因指坐間桌子以指從桌子中間旋運出桌子外放手云二氏既理會得便從這裏出去復以指從桌子邊緣旋運入來云吾儒既理會得依舊在此用行

宜之問如何得合道去

先生云須是便理會得宜之問如何理會

先生云直下便是宜之言下有省不覺膝之至地

先生止定宜之不令拜

宜之問伊川嘗云三頭説亘古亘今只一箇亦得謂一日一箇亦得此理如何

先生云所謂傳燈於釭前焰非後焰

右紹興壬戌癸亥間

先生在毗陵宜之侍教所聞如此

右震澤記善録

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辭也

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於

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刻之以示後學云

淳熙三年丙申仲冬十有二日蘄春假守施溫舒謹識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八終

重刻王著作先生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傑至今聘君觀為十九世實惟聞孫力振先澤閒取典籍之存者彚整刻之於是著作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聘君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寶祐中曾孫貢補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刋于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復取像贊之屬附之第為八卷授允明請序其成而寶祐之序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不過狀劄數篇餘文五首與周宋二弟子所錄語耳盖程門之教不尚詞章固如此然豈惟是哉嘗竊求諸孔氏之書如論語中齊魯諸君之問答即後世之狀劄也門人所述微言緒論即後世之語録也則聖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朽於兩閒

是集雖其言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付畀期於不朽也哉先生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序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門弟子雜述師言以為書始於論語若庸孟則皆自為之者至宋明道伊川起河洛閒講明致門人皆有語録昉此而雜出多病經朱子删為定本若著作先生實二程高弟得真傳者故其門生又各記其所言如震澤記善錄者特在義塾中一時一人所書耳理精詞簡有所發明於斯道今世孫惟顒將刻以傳众徐先生鄉丈為序之矣徐丈精於理學而又得其要　復何贅因綴名於末云

五爲杜　拜書